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第二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第三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第四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第五冊

中華書局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全五冊)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79 7/8印張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1—550冊 (150)

ISBN7—101—00745—7/I·124 ①9

《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以首字筆劃爲序）

- 大塚秀高 日本埼玉大學副教授
小南一郎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三慶 臺灣文化大學教授
王秋桂 臺灣大學教授
石昌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米列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伊維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伊藤漱平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杜德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李田意 臺灣東海大學教授
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胡萬川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柳存仁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
浦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
雷威安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韓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〇輯前言

《古本小說叢刊》第二十輯收錄小說共三種：《連城壁》、《幻中遊》、《南史演義》。

(一)《連城壁》，十八回。清李漁撰，杜濬評。康熙年間寫刻本。日本佐伯文庫藏。

封面題「木鐸餘音」，「覺世名言連城壁」，「內外計十八集」。

版心題「連城壁」。各回署「覺世稗官編次，睡鄉祭酒批評」。

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字。有眉批及回後總評。原闕《連城壁全集》午集卷七第二十九葉。

有杜濬序。其中說：「故予於前後二集皆爲評次，茲復合兩者而一之。」署「睡鄉祭酒漫題」。

此書係由《連城壁全集》、《連城壁外編》組合而成。

《連城壁全集》以地支分集，從子集到亥集，共十二集。每集一回，計十二回。

《連城壁外編》分爲禮、樂、射、御、書、數六卷。每卷一回，計六回。

此刊本乃海內外僅存的孤本。大連圖書館藏有此書的日本抄本，但《外編》僅四卷（闕射、御二卷）。

(二二)《幻中遊》，四卷，十八回。清步月齋主人編次。乾隆年間「本衙藏板」本。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藏。

封面題「幻中遊」，「煙霞主人編述」，「本衙藏板」。

卷端題「新刻小說幻中遊醒世奇觀」，署「步月齋主人編次」。
演明末石茂蘭事。

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八字。

末葉題云「大清乾隆三十一年菊月新編」。

此係海內外僅存的孤本。

(三)《南史演義》，三十二卷。清杜綱編次，許寶善批評，譚載華校訂。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陳景川局刊本。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鈴木文庫藏。封面題「南史演義」，「乾隆乙卯年鑄」，「玉山杜綱草亭氏編次，雲間許寶善穆堂氏批評，門人譚載華南溪氏校訂」。版心、卷首題「南史演義」。有許寶善乾隆六十年三月序。有凡例十則。目錄後題「玉峯陳景川局鑄」。此書繼《北史演義》而作。演南朝事，自晉迄隋。已見於《東西晉演義》及《隋唐演義》二者，則不復述。文中有雙行小字夾批，回後另有總批。有像讚十六葉。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原闕卷二十八第五葉的下半葉和第六葉的上半葉。

此爲原刊本。影印本所據之底本，許寶善序僅存首葉的前半葉，凡例闕，目錄僅存末葉的後半葉。現據他處所藏之原刊本補排序、凡例、目錄，作爲附錄，列於《前言》之後。

附錄

《南史演義》

序：

余既勸草亭作《北史演義》問世，自東、西魏，以至周、齊，及於隋初，其興亡治亂之故，已備載無遺，遠近爭先覩之爲快矣。特南朝始末，未能兼載，覽古之懷，人猶未饜，且於補古來演義之缺，猶未備也。乃復勸其作《南史演義》，凡三十二卷。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二百餘年，廢興遞嬗，無不包羅融貫，朗如指上羅紋。持此以續北史之後，可謂合之兩美矣。或謂：南朝風尚，賢者驚於元虛，不肖者耽於聲色。所遺事蹟，類皆風流話柄，所謂六朝金粉是也。載之於書，恐觀者色飛眉舞，引於聲色之途，而不知返，詎非作書者之過耶？余應之曰：嘻，子何見之小也！夫有此國家，即有興替。而政令之是非，風俗之淳薄，禮樂之舉廢，宮闈之淑慝，即於此寓焉。其興也，必有所以興。其亡也，必有所以亡。如是而

得者，亦如是而失。影響相隨，若報復然。閱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究其心。則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道，胥於是乎在，寧可執「金粉」兩字概之耶！且聖人刪詩，不廢鄭、衛，亦以示勸懲之意。是書之作，亦猶是而已矣。況荒淫侈靡之事，正史亦並載之，其能盡棄之否耶？或無以應，乃書之，以弁於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愚弟許寶善撰。

凡例：

一、是書自晉迄隋，備載六朝事蹟。而晉則孝武以後始詳，其上不過志其大略。隋則僅志其滅陳一師，餘皆未及者。蓋是書及北史，原以補古來演義之缺，緣前有《東西晉演義》，後有《隋唐演義》，事已備見於兩部，故書不復述。

一、宋代晉，齊代宋，梁代齊，陳代梁，迹若一轍。而其中興亡得失之故，仍彼此不同，故各就正史本文而演暢之，閱者可參觀焉。

一、六朝金粉，人物風流，中間韻事韻語足供玩繹者，美不勝收。如《世說新語》等書所載皆是。書中不及備錄，唯於本文有關涉者，採而錄之。

一、開業之主，若宋高祖裕，齊高祖道成，梁高祖衍，陳高祖霸先，皆雄才大略，多有善政可紀。而規模氣象，總遜宋高一籌，故載敘宋事獨多。

一、南朝之敗，每由幼主在位，強臣得行弑逆。然如宋之子業、蒼梧，齊之東昏，淫凶。暴虐，惡逾桀、紂，死不足惜。他若宋少帝、齊鬱林，同一無道，尚無甚大惡，故於弑之尤多貶詞。

一、南北地名屢易，有地去而名存者，如兗、豫既失，仍設南兗州，南豫州等號是也。閱者須辨之。

一、事有與北史相犯者，如侯景之亂梁，隋師之滅陳，彼此俱載。然此詳則彼畧，彼詳則此畧，一樣敘事，仍兩樣筆墨。

一、書中所載詩詞歌賦，有本係前人傳留者，即其原本錄之，不敢增減一字。

一、凡忠義之士，智勇之臣，功在社稷者，書中必追溯其先代，詳載其軼事，暗用作傳法史。

一、坊本敘戰，每於臨陣之際，必先敘明主將若何披掛，若何威武，彼此出陣若何照面，若何交手，一番點綴，竟成印板廝殺。書中大小數十戰，此等語絕不一及，避俗筆也。

目錄

第一卷

晉室將亡廊廟亂 宋家應運帝王興

第二卷

劉寄奴滅寇立功 王孝伯稱兵受戮

第三卷

楊佺期演武招婚 桓敬道興師拓境

第四卷

京口鎮羣雄聚義 建康城僞主潛逃

第五卷

扶晉室四方悅服 伐燕邦一舉蕩平

第六卷

東寇乘虛危社稷 北師返國靖烽烟

第七卷

除異己暗襲江陵 翦強宗再伐荆楚

第八卷

任諸將西秦復失 行內禪南宋聿興

第九卷

廢昏庸更扶明主 殺大將自壞長城

第十卷

急圖位東宮不子 緩行誅合殿弑親

第十一卷

誅元凶武陵正位
聽逆謀南郡興兵

第十二卷

子業凶狂遭弑逆
鄧琬好亂起干戈

第十三卷

計身後忍除同氣
育螟蛉暗絕宗祧

第十四卷

輔幼主道成懷逆
殉國難袁粲捐身

第十五卷

沈攸之建義無成
蕭紹伯開基代宋

第十六卷

縱敗禮宮闈淫亂
巨廢君宗室摧殘

第十七卷

救義陽蕭衍建績 立寶卷六貴爭權

第十八卷

行亂政外藩屢叛 據雄封衆士咸歸

第十九卷

蕭雍州運籌決勝 齊寶卷喪國亡身

第二十卷

寶寅潛逃投北魏 任城經畧伐南梁

卷二十一

停洛口三軍互解 救鍾離一戰成功

第二十二卷

築淮堰徒害民生 崇佛教頓忘國計

第二十三卷

伐東魏淵明被執 納叛臣京闕遭殃

第二十四卷

羊侃竭忠守建業
韋粲大戰死青塘

第二十五卷

侯景背誓破臺城
諸王斂兵歸舊鎮

第二十六卷

陳霸先始興舉義
王僧辯江夏立功

第二十七卷

侯景分屍懲大罪
武陵爭帝失成都

第二十八卷

魏連蕭詒取江陵
齊納淵明圖建業

第二十九卷

慕狡童紅霞失節
掃餘寇興國稱尊

第三十卷

廢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徹立功

第三十一卷

張麗華善承寵愛 陳後主恣意風流

第三十二卷

陳氏荒淫棄天險 隋兵鼓勇下江南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下旬

音餘鐸木

覺世名言

連城壁

內外計十

八集



連城壁序

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

返此等壘界繼不能得之於

夏楚勸而不能得之于道鐸每

在文人筆端能使好善之心
蕪，而蓮惡惡之念油，而生乃
知天下能言之流青裨世道不
淺 友屏絕塵氛閉戶搦管

額、不徒視其書非傳奇即
釋官、釋史予謂古人著書如
班固、袁宏、賈逵、鄭玄之徒皆
以修史傳當世子何屬此事

為吾友徵笑不荅予因取其所著之書跼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讀之其深心奧見于是樞人情詭變天道漸微

從巧心慧舌筆，鉤出使觀者

手心燄燄騰，時忽如冷水澆

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惡惡念起

予因拍案大笑，呼吾友詢當世

引心人載經史之學僅可悟儒
流何如此作爲大衆慈航也非
光遠有言曰但見情偽變詐于
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于是

乎在其斯之謂歟。卑乎。乎前後。

二集皆為評次。以茲復合函者。

而之。稍可樽節者。必為逸去。

其意使人不病。高價。則天下。

之人皆得見其書天下之人皆得
見其書而吾又維持世道之心
亦沛然遍于天下

睡纜祭酒湯題



連城壁全集目次

第一回

諱楚王戲裡傳情

劉藐姑曲終死節

第二回

老星家戲改八字

窮鬼隸徒發萬金

第三回

乞兒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第四回

目次

遺身屋

清宮不受扒灰誘

屈士難伸竊婦愛

第五回

美婦同遭花燭冤

村郎偏享溫柔福

第六回

遺風遺法致身藏

讓本還財成巨富

第七回

姬妻守有夫之寡

嬌夫還不死之魂

第八回

妻妻敗綱常

梅香宅節操

第九回

寡婦談計贅新郎

眾美齊心奪才子

第十回

吃新醋正室蒙冤

續舊德家堂和氣

第十一回

重義介喪妹僕好

貧財殞命子孫悲

第十二回

目次

二

女子守貞來異謫

朋儕相譖致奇宮

連城壁外編目次

卷之一

嬰○眾○怒○捨○命○狗○龍○陽○
樵○派○裁○全○身○報○知○已○

卷之二

落○禍○坑○智○完○節○操○
借○雙○口○巧○描○聲○名○

卷之三

說○鬼○話○計○賺○生○人○
顯○神○通○智○恢○舊○業○

卷之四

目次

待詔喜辰流釐錢請安
運弁持公道捨米追賊

卷之五

受人欺無心落局
連鬼騙有故傾家

卷之六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變女成男

連城璧子集

譚楚玉戲裡傳情

詩云

從來尤物最移人
一曲霓裳千淚落

又詞云

覺世科官編次

曠鄉祭酒批評

劉藐姑曲終死節

况有青衫似舞身

曾與上清起嬌聲

好。教。好。歌。喉。擅。盡。風。流。慣。將。歡。笑。起。人。愁。盡。說。
含。情。單。為。我。魂。魄。齊。勾。捨。命。作。纏。頭。不。死。無。
休。瓊。瓊。玖。競。相。投。李。全。然。無。報。答。尚。羨。嬌。羞。
這。首。詩。與。這。首。詞。乃。說。世。間。做。戲。的。婦。人。比。尋。常。妓。
女。另。是。一。種。娉。婷。別。是。一。般。嫵。媚。使。人。見。了。最。易。消。
魂。老。實。的。也。要。風。流。起。來。慳。吝。的。也。會。撒。漫。起。來。這。
是。甚。麼。原。故。只。因。他。學。戲。的。時。節。把。那。些。鶯。啼。燕。語。
之。聲。卸。得。甚。翻。之。態。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

夏院中
 二天號
 板極會
 幫襯假
 利難為
 真才及
 不知這
 係釋半
 控有公

消○作○意○自○有○一○種○雲○行○水○流○的○光○景○不○但○與○良○家○女
 子○立○在○一○處○有○輕○清○重○濁○之○分○就○與○娼○家○姊○妹○分○坐
 兩○旁○也○有○矯○強○自○然○之○別○况○且○戲○場○上○那○一○條○鯉○草
 又○是○件○最○作○怪○的○東○西○極○會○雜○為○醜○婦○幫○襯○佳○人○醜
 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醜○陋○起○來○標○致○的○走○上○去○使
 他○外○標○致○起○來○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婦○人○在○臺○下
 看○了○也○不○過○如○此○及○至○走○上○臺○去○做○起○戲○來○竟○像○西
 子○重○生○太○真○復○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還○比○他

不止這種道理。一來是做戲的人。命裡談吃這碗飯。有個二郎神呵護他。所以如此。二來也是平日馴養之功。不是勉強做作。得出的。是便是了。天下最賤的人。是娼優隸卒。四種做女旦的。為娼不足。又且為優。是以一身兼二賤了。為甚麼還把他做起小說來。只回第一。轉下賤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猶如糞土裡而長出靈芝來。奇到極處。所以表揚他。別回小說。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說一樁小事。做個引子。獨

有這四不同。不須為主邀賓。只消借母形子。就從冀
土之中。說到靈芝上去。也覺得文法一新。却說浙江
衢州府西安縣。有個不大不小的鄉村。地名叫做楊
村塢。這塊土上的人家。不論男子婦人。都以做戲為
業。梨園子弟。所在都有。不遠出在這一處。獨有女旦
脚色。是這一方的土產。他那時。禮節聲容。亦外未得
道地。一來是風水所致。二來是骨氣使然。只因他父
母原是做戲的人。當初交媾之際。少不得把戲臺上

頭○事○及○生○下○種○時○口○裡○學○術○不○生○道○學○之○子○何○

的○聲○音○糟○單○上○的○態○度○做○作○出○來○然○後○下○種○那○些○父○
精○母○血○已○先○是○世○戲○料○了○及○至○帶○在○肚○裡○又○終○日○做○
戲○古○人○原○有○胎○教○之○說○他○那○些○鶯○啼○燕○語○之○聲○抑○舞○
花○翻○之○態○從○胞○胎○裡○面○就○教○習○起○了○及○至○生○將○下○來○
不○見○所○聞○除○了○做○戲○之○外○並○無○別○事○習○久○成○性○自○然○
不○差○豈○是○半○路○出○家○的○婦○人○所○能○仿○佛○其○萬○一○所○以○
他○這○一○塊○地○方○代○出○幾○個○馳○名○的○女○旦○別○處○的○女○
旦○就○出○在○娼○妓○裡○面○日○間○做○戲○夜○間○接○客○不○過○借○做○

戲○為○由○好○扮○攬○嫖○客○獨○有○這○一○方○的○女○旦○不○同○他○有○
三○許○三○不○許○那○三○許○那○三○不○許○
許○看○不○許○吃○許○名○不○許○實○許○謀○不○許○得○
他○做○戲○的○時○節○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被○人○看○到○就○
是○不○做○戲○的○時○節○也○一○般○與○人○頑○耍○一○般○與○人○調○情○
獨○有○香○噴○的○那○鍾○美○酒○只○使○人○乘○爽○燕○噀○再○沒○得○
把○人○沾○唇○這○叫○做○許○看○不○許○吃○遇○着○那○些○公○子○王○孫○
富○商○大○賈○或○以○錢○財○相○結○或○以○勢○力○相○加○定○要○與○他○

相處的他也未嘗拒絕只是口便許了心却不許或
是拍說身子有病或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說去夫不
容還要緩圖機會捱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
到手這叫做許名不許實就是與人相處過了枕席
之間十分雖然你便認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戲只
當在戲臺上而與正生做幾齣風流戲文做的時節
十分認真一下了臺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
重價替他贖身他口便許你從良使你終日因他而

惜納交之費。圖到後來。究竟是一場春夢。不捨得把身子從人。這叫做許謀不許得。他爲甚麼原故。定要這等作難。要曉得此輩的心腸。不是替丈夫守節。全是替丈夫掙錢。不肯替丈夫掙小錢。要替丈夫掙大錢的意思。但凡男子相與婦人。那種真情實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後。却在眉來眼去之時。就像極飽的客。人上了酒席。衆人不曾下筋時節。自己聞見了香味。竟像那些餚饌。都是不曾吃過的一般。不住要垂涎。

燕○唾○及○至○到○口○之○後○狼○餐○虎○嚼○吃○了○一○頓○再○有○珍○饈○
上○來○就○不○覺○其○可○想○反○覺○其○可○厭○了○男○子○見○婦○人○就○
如○餓○人○遇○酒○食○只○可○使○他○聞○香○不○可○容○他○下○筋○一○下○
了○筋○就○不○覺○興○致○索○然○再○要○他○垂○涎○燕○唾○就○不○能○勾○
了○所○以○他○這○一○方○的○女○旦○知○道○這○種○道○理○再○不○肯○輕○
易○接○人○把○這○三○句○秘○訣○做○了○傳○家○之○寶○毋○傳○之○于○女○
姑○傳○之○于○媳○不○知○傳○了○幾○十○世○忽○然○傳○出○個○不○肖○的○
女○兒○來○偏○與○這○秘○訣○相○左○也○許○看○也○許○吃○也○許○名○也○

許實也。許謀也。許得。總來是無所不許。古語道得好。
有治人無治法。他團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
協力。掙了一主大錢。還落得人說他脫套。這個女
旦姓劉名絳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喚
音既好。身段亦佳。資性又來得聰慧。別的女旦只做
得一種腳色。獨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做旦。忽而做
生。隨那做戲的人家。要他裝男。就裝男。要他扮女。就
扮女。更有一種不羈之才。到那正戲做完之後。忽然

填起花面來不是做淨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諢的
話都是簇新造出來的。句口鑽心言口入骨使人看
了分外銷魂。沒有一個男人不想與他相處。他的性
子原是極圓通的。不一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隨
你一字不識。極醜極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錢。他就與
你相處。只圖美惡。兼收遂致。賢愚共賞。不上三十歲。
掙起一分絕大的家私。封贈丈夫。做了個有名的員
外。他的家事雖然大了。也還不離本業。家中田地倒

伊化身

妙
命名即

託別人照管自己。隨了丈夫。依舊在外面做戲。指望
傳個後代出來。把擔子交卸與他。自己好回去養老。
誰想物極必反。傳了一世。又傳出個不肖的女兒來。
不但把祖宗的成憲。視若弁髦。而且將慈母的芳規。
作為故紙。竟在假戲文裡。做出真戲文來。使千年
萬載的人。看箇不了。這箇女兒。小名叫做藐姑。容貌
生得如花似玉。可稱絕世佳人。說不盡他一身的嬌
媚。有古語曰。句竟是他的定評。

往
...

容
絕妙形

進○劫○身○
 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紅○加○之○一○寸○則○太○長○損○之○
 一○寸○則○太○短○
 至○于○過○雲○之○曲○繞○梁○之○音○一○發○是○他○長○技○不○消○說○得○
 的○了○他○在○場○上○搬○演○的○時○節○不○但○使○千○人○叫○絕○萬○人○
 贊○奇○還○能○把○一○座○無○恙○的○乾○坤○忽○然○變○做○風○塵○世○界○
 使○滿○場○的○人○個○個○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來○為○甚○
 麼○原○故○只○因○看○到○那○銷○魂○之○處○忽○而○目○定○口○呆○竟○像○
 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

生我之
 門死我
 尸婦人
 原捺生
 殺之權
 但藐姑
 不生殺
 一字有
 異耳

所以人都贊嘆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殺之權。他那
 班次裡面。有這等一個女旦。也就勾出名了。誰想天
 不生無對之物。恰好又有一個正生。也是從來沒有
 的脚色。與藐姑配合起來。真可謂天生一對。地生一
 雙。那個正生。又有一樁奇處。當初不由生脚起手。是
 從淨丑裡面提拔出來的。要說這段因緣。須從根脚
 上叙起。藐姑十二三歲的時節。還不曾會做成本的
 戲文。時常跟了母親。做幾齣零星雜劇。彼時有個少

年的書生姓譚名楚玉。是湖廣襄陽府人。原係舊家子弟。只因自幼喪母。隨了父親。在外面游學。後來父親又死於異鄉。自己隻身無靠。流落在三吳兩浙之間。年紀纔十七歲。一見藐姑。就知道是個尤物。要相識他。于未嘗安體之先。乃以看戲為名。終日在戲房裡面。走進走出。拍望。以眉眼傳情。挑逗他。思春之念。先弄個破題。上手。然後把承題開講的工夫。逐漸見做去。誰想他父母拘管得緊。除了學戲之外。不許他

見一個閒人說一句閒話。譚楚玉窺伺了半年。只是
無門可入。一日開得他班次裡面。樣：脚色都有了。
只少一個太淨。還要尋個伶俐少率。與蕓姑一同學
戲。譚楚玉正在無聊之際。得了這個機會。怎肯不圖
就去見絳仙夫婦。把情愿入班的話說了一遍。絳仙
夫婦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與蕓姑同堂演習。
譚楚玉是個聰明的人。學起戲來。自然觸類旁通。聞
一知十。不消說得的了。蕓姑此時年紀雖然幼小。知

識○還○強○似○大○人○譚○楚○玉○未○曾○入○班○
容○貌○見○他○看○戲○看○得○慇○慇○知○道○醉○翁○之○意○決○不○在○酒○
如○今○又○見○他○投○入○班○來○但○知○香○麝○之○可○親○不○覺○娼○優○
之○為○賤○欲○借○同○堂○以○納○款○難○為○花○而○不○解○分○明○是○
個○情○種○無○疑○了○就○要○把○一○點○靈○犀○託○付○與○他○怎○奈○那○
教○戲○的○先○生○比○父○親○更○加○嚴○厲○念○脚○本○的○時○節○不○許○
他○交○頭○接○耳○串○科○分○的○時○節○惟○恐○他○靠○體○沾○身○譚○楚○
玉○竟○做○了○梁○山○伯○劉○藐○姑○竟○做○了○祝○英○臺○雖○然○同○憲○

惡怕虎
之流一
久

夢上做
夫妻使
千萬人
只可
出書
如書
如命

共○學○不○曾○說○得○一○句○衷○情○只○好○相○約○到○來○生○變○一○
對○蝴○蝶○同○飛○共○宿○而○已○譚○楚○玉○過○了○幾○時○忽○然○驚○
起○來○道○有○心○學○戲○除○非○學○個○正○生○還○存○一○綫○斯○文○之○
體○即○使○前○世○無○緣○不○能○勾○與○他○同○床○共○枕○也○在○戲○臺○
上○面○借○題○說○法○兩○下○裡○訴○衷○腸○我○叫○他○一○聲○妻○也○
少○不○得○叫○我○一○聲○夫○雖○然○你○不○得○正○經○且○占○那○一○時○
三○刻○的○風○流○了○從○前○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場○
這○花○面○脚○色○豈○是○人○做○的○東○西○况○且○又○氣○悶○不○過○粧○

子

十

命人
 通文理
 亦小
 之福不
 然天下
 之樂

扮出來的不是村夫俗子就是奴僕丫鬟自己睜了
 酸眼看着他與別人做夫妻這樣膀胱臭氣如何忍得
 遇一日乘師父不在館中衆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戲
 譚楚王與藐姑相去不遠要以齒頰傳情又怕衆人
 聽見還喜得一班之中除了生旦二人沒有一個通
 文理的若說常談俗語他更知道略帶些之乎者也
 就聽不明白了譚楚王乘他念戲之際把眼睛覷着
 藐姑却像也是念戲一般合與藐姑聽道小姐小姐

與天下
共之美

你是個聰明絕頂之人。豈不知小生之來意乎。藕姑也。像念戲一般。答應他道。人非木石。夫豈不知。但苦有情難訴。耳譚楚玉又道。老夫人隄防得緊。村學究拘管得嚴。不知等到何時。纔能勾遂我三生之願。藕姑道。只好兩心相許。俟諸異日而已。此時十日相視。萬無佳會。可乘幸勿妄想。譚楚玉又低聲道。花面脚色。竊取為之。乞于令尊令堂。前下為緩頰。使得權為正生。暫締場上之良緣。預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獨

子

十一

用戲中
事竟方
是似女
且的文

無意乎。藐姑道。此言甚善。但出于賤妾之口。反生堂
 上之疑。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子當以術致之。譚楚
 玉道術將安在。藐姑低聲道。通班以得子為重。子以
 不屑作花面而去之。則將無求不得。有蕭何在。君側
 勿慮。追信之無人也。譚楚玉點頭道。敬聞命矣。過
 了幾日。就依計而行。辭別先生。與絳仙夫婦。要依舊
 回去讀書。絳仙夫婦聞之。十分驚駭。道。戲已學成。正
 要出門做生意了。為甚麼忽然要跳起槽來。就與教

難是託
詞又託
序有文
有理真
生花舌
也

戲的師父窮究他變卦之由譚楚玉道人窮不可失
志我原是個讀書之人不過因家計蕭條沒奈何就
此賤業原要借優孟之衣冠發洩我胸中之壘塊只
說做大淨的人不是扮關雲長就是扮楚霸王雖然
塗我筆臉做到那慷慨激烈之處還不失我英雄本
色那裏曉得十本戲文之中還沒有一本做君子倒
有九本做小人這樣垂名敗節之事豈大丈夫所為
故此不情愿做他絳仙夫婦道你既不屑做花面任

子

十三

憑尊意揀個好脚色做就是了。何須這等任性譚楚
王就把一應脚色都評品一番。道老旦貼旦以男子
而屈為婦人。恐失丈夫之體。外脚末脚以少年而扮
作老子。恐銷英雄之氣。只有小生可以做得。又往
因人成事。助人成名。不能自開門戶。究竟不是英雄
本色。我也不情愿做他。戲師父對絳仙夫婦道。照他
這等說來。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我看他人物聲音
倒是個正生的材料。只是戲文裡面。正生的曲白景

文心
轉筆勢
許四

多如今各樣戲文都已中就不日就要出門行道了。即使教他做生那些脚本一時怎麼念得上。譚楚玉笑一笑道只怕連這一脚正生我還不情愿做若還願做那幾十本舊戲如何經得我念一日念一本十日就念十本了。若遲一月出門難道三十本戲文還不勾人家搬演不成。那戲師父與他相識一向知道他的記性最好就勸絳仙夫婦把他改做正生。倒把正生改了花面。譚楚玉的記性真是過目不忘果然

子

十三

不上一月學會了三十多本戲文。就與藐姑出門行道。起先學戲的時節。內有父母隄防。外有先生拘管。又有許多同班朋友。夾雜其中。不能勾匠心匠意。說幾句知情識趣的話。只說出門之後。大家都在家邊。少不得同事之人。都像弟兄姊妹一般。內外也可以不分嫌疑。也可以不避捱肩擦背的時節。要嗅他的濕香摩。他的軟玉料。想不是甚麼雜事。誰料戲房裡面的規矩。比閨門之中更嚴一倍。但凡做女旦。

且曰學
 堂裡而
 同忌諷
 戲者極
 多反出
 梨園下
 耶或曰
 只因先
 不怕孔
 子先要
 誠戲學
 生故有

的。是。人。都。可。以。調。戲。得。只。有。同。班。的。朋。友。調。戲。不。得。
 這。個。規。矩。不。是。劉。絳。仙。夫。婦。做。出。來。的。有。個。做。戲。的。
 象。祖。叫。做。二。郎。神。是。他。立。定。的。法。度。同。班。相。諛。就。如。
 姊。妹。相。奸。一。般。有。碍。于。倫。理。做。戲。的。時。節。任。你。肆。意。
 詼。諧。盡。情。笑。耍。一。下。了。臺。就。要。相。對。如。實。笑。話。也。說。
 不。得。一。句。略。有。些。曖。昧。之。情。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諱。
 不。但。生。意。做。不。興。旺。連。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來。所。
 以。劉。藐。姑。出。門。之。後。不。但。有。父。母。隄。防。先。生。拘。管。連。

子

志

此例耳

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糾○察○見○他○與○譚○楚○玉○坐○在
 一○處○就○不○約○而○同○都○去○伺○察○他○惟○恐○做○些○勾○當○出○來
 要○連○累○自○己○大○家○都○擔○一○把○干○係○可○憐○這○兩○個○情○人
 只○當○口○上○加○了○兩○紙○封○條○連○那○之○乎○者○也○的○舊○話○也
 說○不○得○一○句○只○好○在○戲○臺○之○上○借○古○說○今○猜○突○個○啞
 謎○而○已○別○的○戲○子○怕○的○是○上○臺○喜○的○是○下○臺○上○臺○要
 出○力○下○臺○好○躲○懶○故○也○獨○有○譚○楚○玉○與○賴○姑○二○人○喜
 的○是○上○臺○怕○的○是○下○臺○上○臺○好○做○夫○妻○下○臺○要○避○嫌

疑故也。這一生一旦立到場上，竟是一對玉人。那一個男子不思，那一個婦人不想，又當不得他以做戲為樂。沒有一齣不盡情極致，同是一般的舊戲。經他兩個一做，就會新鮮起來。做到風流的去處，那些偷香竊玉之狀，恨紅倚翠之情，竟像從他骨髓裡面透露出來，都是戲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無不動情，做到苦楚的去處，那些怨天恨地之詞，傷心刻骨之語，竟像從他心窩裡面發洩出來，都是刻本所未

子

十五

載○的○一○般○使○人○聽○了○無○不○墮○淚○這○是○甚○麼○原○故○只○因○
 別○的○梨○園○做○的○都○是○戲○文○他○這○兩○個○做○的○都○是○寔○事○
 戲○文○當○做○戲○文○做○隨○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且○
 自○且○兩○下○的○精○神○聯○絡○不○來○所○以○苦○者○不○見○其○苦○樂○
 者○不○見○其○樂○他○當○戲○文○做○人○也○當○戲○文○看○也○若○把○戲○
 文○當○了○寔○事○做○那○做○且○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
 做○生○的○命○脉○繫○定○在○做○且○的○手○裡○竟○使○兩○個○身○子○合○
 為○一○人○痛○癢○無○不○相○關○所○以○苦○者○真○覺○其○苦○樂○者○真

無○語○不○
 關○至○性○
 無○字○不○
 各○至○理○

覺其樂他當寔事做人也當寔事看也他這班次裡
 面有了這兩個生旦把那些平常的脚色都帶挈得
 尊貴起來別的梨園每做一本不過三四兩五六兩
 戲錢他這一班定要十二兩還有女旦的纏頭在外
 凡是富貴人家有戲不遠數百里都要來接他接得
 去的就以為榮接不去的就以為辱劉絳仙見新班
 做得興頭竟把舊班的生意丟與丈夫掌管自己跟
 在女兒身邊指望教導他些騙人之法好趁大主的

子

十六

錢財誰想藐姑一點真心。死在譚楚玉身上。再不肯去周旋別人。別人把他當做心頭之肉。他把別人當做眼中之釘。教他上席陪酒。就說生來不飲酒杯。也不肯沾唇。與他說一句私話。就勃然变色。起來要託故起身。那些富家子弟。拚了大塊銀子去結識他。莫說別樣不許。就是一顰一笑。也不肯假借與人。打首飾送他的。戴不上。一次兩次。就化作銀子。用了做衣服送他的。都放在戲箱之中。做老旦貼旦的行頭。

20
冊
2
A

何物小
譚令人
始死

自己再不肯穿着。隱然有個不肯。二天要與譚楚玉。守節的意思。只是說不出口。一日做戲做到一個地方。地名叫做。埠。這地方有兩古廟。叫做晏公廟。晏公兩職掌的。是江海波濤之事。當初曾封為平浪侯。威靈極其顯赫。他的廟宇。就起在水邊。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聖誕。到這時候。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戲文。替他上壽。往年的戲。常請劉絳仙做。如今聞得他小班更好。預先封了戲錢。遣人相接。所以

絳仙母子赴召而來。往常間做戲。這一班男女都是同進戲房。沒有一個參前落後。獨有這一次。人心不齊。各樣脚色都不曾來。只有譚楚玉與藐姑二人先到。他兩個等了幾年。只討得這一刻時辰的機會。怎肯當面錯過。神廟之中。不便做私情勾當。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說了一會。就跪在晏公面前。雙雙發誓。說譚楚玉斷不他婚。劉藐姑必不另嫁。倘若父母不容。當繼之以死。決不作負蕪忘情。半途而廢之事。有

陰陽禍
福之事
皆起于
一念之
起此
延基

背盟者神靈極之發。得誓完。只見衆人一齊走到。還
虧他迴避得早。不曾露出破綻來。不然疑心生暗鬼。
定有許多不祥之事。生出來也。當日做完了。一本戲。
春回東家安歇不題。却說本處的檀越裡面。有個極
大的富翁。曾由貨郎出身。做過一任京職。家私有十
萬之富。年紀將近五旬。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劉絳
仙少年之時。也曾受過他的培植。如今看見貌姑一
貌如花。比母親更強十倍。竟要拚一主重價娶他好。

子

六

與家中的姪妻湊作金釵十二行。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十分款待。少不得與絳仙溫、舊好。從新培植。一番。到那情意綢繆之際。把要娶藐姑的話。懇、切、切、的說了一番。絳仙要許他。又因女兒是顯搖錢樹。若還變得他性轉。自有許多大錢。趁得來。豈止這些聘禮。若還要回絕他。又見女兒心性執拗。不肯替爹娘掙錢。與其使氣任性。得罪於人。不如打發出門。得主現成財物的好。躊躇了一會。不能定計。只得把句

兩可之詞。回覆他道：你既有這番美意，我怎敢不從。只是女兒年紀尚小，還不曾到破瓜的時節。況且延師教誨了一番也。等他做幾年生意，待我弄些本錢上手，然後嫁他未遲。如今還不敢輕許。那富翁道：既如此，明年十月初三，少不得又有神戲要做。依舊接你過來，討個下落就是了。絳仙道：說得是。過了幾日，把神戲做完，與富翁分別而去。他當晚回覆的意思，要在這一年之內，看女兒的光景何如。言者回

心轉意替父母掙錢。就留他做生意。萬一教誨不轉。就把這着工夫。做個退步。所以自別富翁之後。竟翻轉面皮來。與女兒作對。說之不聽。繼之以罵。上之不聽。繼之以打。誰想蕩姑的性子。堅如金石。再不改移。見他凌逼不過。連戲文也不情願做。竟要尋死尋活。起來。及至第二年九月終旬。那個富翁早上差人來接。上到之時。就問絳仙討個下落。絳仙見女兒不是成家之器。就一口應允了他。那富翁竟允了千金聘。

禮交與絳仙約定在十月初三神戲做完之後當晚
就要成親。絳仙還瞞着女兒不肯就說。直到初二晚
上方纔知會他道。我常初生你一場。又費許多心事
教導你。指望你盡心協力。替我掙一分人家。誰想你
一味任性。竟與銀子做對頭。良不像良。賤不像賤。逢
人就要使氣。將來畢竟有禍事出來。這椿生意。不是
你做的。不如收拾了行頭。早些去嫁人的好。某老爺
是個萬貫財主。又曾出仕過。你嫁了他。也美得一佳。

小○上○夫○人○况○且○一○生○又○受○用○不○盡○我○已○收○過○他○的○聘○禮○把○你○許○他○做○偏○房○了○明○日○就○要○過○門○你○又○不○要○任○起○性○來○帶○挈○老○娘○洵○氣○煞○姑○聽○見○這○句○話○嚇○得○魂○不○附○體○睜○着○眼○睛○把○母○親○相○了○幾○相○就○四○覆○道○母○親○說○差○了○孩○兒○是○有○了○丈○夫○的○人○烈○女○不○更○二○夫○豈○有○再○嫁○之○理○終○仙○聽○見○這○一○句○不○知○從○那○裡○說○起○就○變○起○色○來○道○你○的○丈○夫○在○那○裡○我○做○爺○娘○的○不○曾○開○口○雜○道○你○自○己○做○主○許○了○人○家○不○成○菟○姑○道○豈○有○自○許○人

此罪節

娘好出

脫自己

絕絕智

絕

此語更

巧使他

家○之○理○這○個○丈○夫○是○爹○人○與○母○親○自○幼○配○與○孩○兒○的○
 雞○道○還○不○曉○得○倒○粧○擊○做○啞○起○來○絳○仙○道○好○奇○話○這○
 等○你○且○說○來○是○那○一○個○親○姑○道○就○是○做○生○的○譚○楚○玉○
 他○未○曾○入○班○之○先○終○日○跟○來○跟○去○都○是○為○我○就○是○入○
 班○學○戲○也○是○借○此○入○門○好○親○近○孩○兒○的○意○思○後○來○又○
 不○肯○做○淨○定○要○改○為○正○生○好○與○孩○兒○配○合○也○是○不○好○
 明○白○說○親○把○個○啞○謎○與○人○猜○的○意○思○母○親○與○爹○都○
 是○做○過○生○旦○演○過○情○戲○的○人○難○道○這○些○意○思○都○解○說○
 子

將。緣。因。不。

更。新。娘。

知。不。

萬。目。

地。生。

年。忽。

親。平。

出。既。不。肯。把。孩。兒。嫁。他。當。初。就。不。該。留。他。學。戲。即
 使。留。他。學。戲。也。不。該。把。他。改。為。正。生。既。然。兩。件。都。許。
 分。明。是。猜。着。啞。謎。許。他。結。親。的。意。思。了。自。後。做。戲。以
 來。那。一。日。不。是。他。做。丈。夫。我。做。妻。子。看。戲。的。人。萬。耳
 萬。目。那。一。個。做。不。得。証。見。人。：。都。說。我。們。兩。個。是。天
 地。生。成。造。化。配。就。的。一。對。夫。妻。到。如。今。夫。妻。做。了。笑
 年。忽。然。叫。我。變。起。節。來。如。何。使。得。這。樣。圓。通。的。事。母
 親。平。日。做。慣。了。自。然。不。覺。得。詫。異。孩。兒。雖。然。不。肯。還

千古至
言不刊
出子集

是一塊無瑕之玉。怎肯自家玷污起來。這樁沒理的事。猶見斷。不做。絳仙聽了這些話。不覺大笑起來。把他牽了一聲道。你難道在這裡做夢不成。戲臺上做夫妻。那裡作得准。我且問你。這個戲字。怎麼樣解。說。既謂之戲。就是戲謔的意思了。怎麼認起真來。你看見幾個女旦。嫁了正生的。藕姑道。天下的事。樣樣都可以。戲謔。只有婚姻之事。戲謔不得。我當初只因不知道道理。也只說做的。是戲。開口就叫他丈夫。如今

子

三

又寫
貴也
叫熟口一時改正名來只得要將錯就錯認定他
做丈夫了別的女旦不明道理不守節操可以不嫁
正生孩兒是個知道理守節操的人所以不敢不嫁
譚楚玉絳仙見他說來說去都另是一種道理就不
復與他爭論只把幾句硬話發作一場竟自睡了到
第二日起來吃了早飯午飯將要上臺的時節只見
那位富翁打扮得齊整在戲臺之前走來走去
要使衆人看了見得人羨慕個思量不能夠到

怪物

青心集

手的佳人竟被他收入金屋之中不時取樂恨不滑
把獨占花魁四個字寫在額頭上好等人唱采譚楚
玉看見這種光景好不氣忿還只說藐姑到了此時
自有一番激烈的光景要做出來連今日這本戲文
決不肯好，就做定要受母親一番奚楚然後勉強
上臺誰想天下的事儘有變局藐姑隔夜的言語也
甚是激烈不想賺了一晚竟圓通起來坐在藥房之
中歡喜，一毫詞色也不作反對同班的朋友道

子

苗

我今日要與列位作別了。相處幾年，只有今日這本戲文，纔是真戲。往常都是假的。求列位幫襯。幫襯大家用心做一番。又對譚楚王道：你往常做的都是假生。今日纔做真生。不可不盡心協力。譚楚王道：我不知怎麼樣叫做用心。求你教導。一教導。藐姑道：你只看了我的光景，我怎麼樣做，你也怎麼樣做。只要做得相合，就是用心了。譚楚王見他所說的話，與自己揣摩的光景，絕不相同。心上大有不平之氣。正在念

妙
無字
不深

恨的時節只見那富翁搖、擺、走進戲房來要討
戲單點戲譚楚玉又把眼睛相着蕓姑看他如何相
待只說讐人走到面前定有箇变色而作的光景誰
想蕓姑的顏色全不改常反覺得笑容可掬立起身
來對富翁道照家母說起來我今日戲完之後就要
到府上來了富翁道正是蕓姑道既然如此我生平
所學的戲除了今日這一本就不能勾再做了天下
要看戲的人除了今日這一本也不能勾再看了

奇抄
久不解

壽

要待我盡心盡意摹擬一番。一來顯自家的本事。二來別衆人的眼睛。但不知你情願不情願。那富翁道：正要如此。有甚麼不情願。蕪姑道：既然情願。今日這本戲不許你點。要憑我自家做主。棟一本熟此的做。統得盡其所長。富翁道：說得有理。任憑尊意。就是。但不知要做那一本。蕪姑自己拿了戲單。棟來棟去。指定一本。道：做了。荆釵記。富翁想了一想。就笑起來。道：你要做荆釵。難道把我比做孫汝權不成也。

罷○只○要○你○肯○嫁○我○，○就○暫○做○一○會○孫○汝○權○也○不○叫○做○
有○屈○這○等○大○家○快○請○上○臺○。○眾○人○見○他○定○了○戲○文○，○就○一○
齊○粉○扮○起○來○上○臺○。○擺○演○果○然○個○畫○心○人○，○効○力○曲○
子○裡○面○沒○有○一○個○打○發○的○字○眼○。○說○白○裡○面○沒○有○一○句○
掉○落○的○文○法○。○只○有○譚○楚○王○心○事○不○快○做○來○的○戲○不○盡○
所○長○還○虧○得○貌○姑○幫○襯○。○等○他○唱○出○一○句○「○流○水○
接○腔○還○不○十○分○出○醜○」。○至○于○貌○姑○自○己○的○戲○，○真○是○慶○
摹○神○韻○，○畫○鼓○前○面○幾○齣○雖○好○還○不○覺○得○十○分○動○情○。

子

共

直做到遺嫁以後。觸着他心上的苦楚。方纔漸入佳境。就不覺把精神命脉。都透露出來。真是一字一金。一字一淚。做到那傷心的去處。不但自己的眼淚。有如泉湧。連那看戲的一二千人。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再做到抱石投江。一箇分外覺得奇慘。不但看戲之人。墮淚連天地日月。都替他傷感。起來忽然紅日收藏。陰雲密布。竟像要混沌的一般。往常這齣戲。不過是錢玉蓮自訴其苦。不曾怨悵別人。偏是他的做

無道也

稱術提

鼓罵曹

禍有此

病快無

此智巧

法不同竟在那将要投江未曾抱石的時候添出一
 段新文字來夾在說白之中指名道姓呢罵着孫汝
 權恰好那位富翁坐在臺前看戲藐姑的身子正對
 着他罵一句欺心的賊子把手指他一指呢一句遭
 刑的強盜把眼相他一相那富翁明曉得是教訓自
 己當不得他良心發動也會公道起來但不怒還
 點頭稱贊說他罵得有理藐姑呢罵一頓方纔抱了
 石塊走去投江別人投江是往戲場後面一跳入

子

七

戲房之中名為赴水。其實是就陸他這投江之法也。與別人不同。又做出一段新文字來。比呪罵孫汝權的文法更加奇特。那座神廟原是對着大溪的戲臺。就搭在廟門之外。後半截還在岸上。前半截竟在水裡。魏姑抱了石塊。也不向左。也不向右。正正的對着臺前。唱完了曲子。就恨命一跳。恰好跳在水中。呆然合着前言。做出一本真戲。把那滿場的人。幾乎嚇死。就一齊吶喊起來。教人撈救。誰想一回不曾救得。起

兩人先
後赴水。

夫是○一○
 婦之事○
 若叙得○
 太急則○
 朴而少○
 致且易○
 自掌叙○
 洋太緩○
 人非當○
 自急○
 情起此○
 牛處景○

又○有○一○個○跳○下○去○與○他○湊○對○成○雙○這○是○甚○麼○原○故○以○
 因○窈○姑○臨○跳○的○時○節○忽○然○掉○轉○頭○來○對○着○戲○房○裡○面○
 道○我○那○王○十○朋○的○夫○阿○你○妻○子○被○人○凌○逼○不○過○要○投○
 水○死○了○你○難○道○好○獨○自○一○个○活○在○世○上○不○成○讓○楚○王○
 坐○在○戲○箱○上○面○聽○見○這○一○句○就○慌○忙○走○上○臺○來○看○見○
 窈○姑○下○水○惟○恐○追○之○不○及○就○如○飛○箭○的○跳○下○去○要○
 尋○着○窈○姑○與○他○相○抱○而○死○究○竟○不○知○尋○得○着○尋○不○着○
 滿○場○的○人○到○了○此○時○總○曉○得○他○要○做○荆○釵○全○是○為○此○
 子

難下手
看他臉
格頓撲真
令人服
死。

是○那○辱○罵○富○翁○的○着○數○不○過○是○順○帶○公○文○燥○火○脾○胃○不○
是○擠○了○身○子○嫁○他○又○討○些○口○上○的○便○宜○也○他○只○因○隔○
夜○的○話○都○已○說○盡○母○親○再○不○回○頭○知○道○今○日○戲○完○之○
後○決○不○能○勾○完○名○全○節○與○其○拖○刀○弄○劍○死○于○一○室○之○
中○做○個○啞○鬼○不○如○在○萬○人○屬○目○之○地○暢○快○做○他○
一○場○也○博○個○千○載○流○傳○的○話○柄○所○以○一○夜○不○睡○在○枕○
頭○上○打○稿○做○出○這○篇○奇○文○字○來○第○一○看○巧○處○妙○在○嘻○
笑○如○常○不○露○一○毫○愠○色○使○人○不○防○備○他○終○能○勾○為○取○

欲為不然。這一本擔干係的戲文，就斷不容他做。了第二着巧處，妙在自家點戲，不由別人做主。纔能勾借題發揮，洩盡胸中的壘塊。倘若點了別本戲文，縱有些巧話添出來，也不能勾直捷痛快。至此也。第三着巧處，又妙在與情人相約而死，不湏到背後去商量，就在衆人面前邀他做個鬼伴。這叫做明人不。做暗事。若還要瞞着衆人，與他議定了，纔死料想。今日決死不成，只好嫁了孫汝權，再做抱石投江的故。

事也。後來那些文人墨士都作輓詩弔他。有一首七言絕句云。

一誓神前死不渝。

心堅何必怨狂且。
化作江心比目魚。
痘音

却說這兩個情人一齊跳下水去。彼時正值大雨初晴。山水暴發之際。那條壁峻的大溪。又與尋常溝壑不同。真所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兩個人跳下去。只消一刻時辰。就流到別府別縣去了。那裡還勝得幾

可怕

所以看戲的人口便喊叫。沒有一個動手。劉絳仙看見女兒溺死在戲臺之上。搥胸頓足。哭箇不了一來。倒了搖錢樹。以後沒人生財。二來受過富翁的聘禮。恐怕女兒沒了。要退出來。還他。真所謂人財兩失。哭了一頓。就翻轉面皮來。願不得孤老表子。相與之情。竟說富翁倚了財勢。逼死他的女兒。要到府縣去告狀。那些看戲的人。起先見富翁賣弄風流。個個都有些醋意。如今見他逼出人命來。好不快心。那一個不

子

三

摩拳擦掌。要到府縣去遞公呈。還虧得富翁知竅。教
人在背後調停。把那一千兩聘禮送與絳仙。不敢取
討。又去一二千金。彌縫了衆人。絳仙保得平安無事。錢
玉蓮不曾娶得。白做了半日孫汝權。只好把打情
罵趣。四個字消遣。情懷說曾被絕世佳人親口罵過
一次而已。且說嚴州府桐廬縣有個濱水的地方。叫
做新城港口。不多幾分人家。都以捕魚為業。內中有
個漁戶。姓莫。人就叫他做莫漁翁。夫妻兩口搭一間

茅舍住在溪水之旁。這一日見洪水泛濫，決有大魚經過。就在溪邊張了大罾。夫妻兩個輪流捱扯。遠望見波浪之中，有一件東西順流而下。莫漁翁只說是個大魚。等他流到身邊，就一罾兜住。這件東西却也古怪。未曾入罾的時節，分明是浮在水上的。及至到了罾中，就忽然重墜起來。竟要沉下水去。莫漁翁用力很捱，只是捱他不動。只得與妻子二人，四脚四手一齊用力，方纔拽得出水。伸起頭來一看，不覺吃

連城璧全集

子集

了。一驚。原來不是大魚。却是兩個屍首。面對了面。胸
貼了胸。竟像網在一處的一般。莫漁翁見是死人。就
起了一點慈悲之念。要弄起來埋葬他。就把曾索繫
在樹上。夫妻兩個。費盡許多氣力。抬出曾索。仔細一
看。却是一男一女。緊上撲在一處。却像在雲雨網縈
之際。被人扛抬下水的一般。莫漁翁夫婦解說不出。
把他兩個面孔細看一番。既不像死。又不像是
活人。面上手上。雖然冰冷。那鼻孔裡面。却還有些溫

開話亦
美思

意但不見他伸出氣來莫漁翁對妻子道看這光景
分明是醫得活的不如替他接一接氣萬一救得這
兩條性命只當造了個十四級的浮屠有甚麼不好
妻子道也說得是就把男子的口對了男子婦人的
口對了婦人把熱氣呵將下去不上一剎兩個死人
都活轉來及至扶入草舍之中問他溺死的原因那
一對男女訴出衷情原來男子就是譚楚玉婦人就
是劉藐姑一先一後跳入水中只說追尋不着誰想

此段更
妙不但
新奇又
且周匝
若無此
段併大
入

波濤裡面竟像有人引領把他兩個弄在一處不致
你東我西又像有個極大的魚把他兩個負在背上
依着水面而行故此來了三百餘里還不曾淹得斷
氣只見到了岸邊那個大魚竟像知道有人撈救要
交付排場好轉去的一般把他身子一丟竟自去了
所以起先浮在水上後來忽然重墜起來虧得有骨
隔位不曾沉得到底故此莫漁翁夫婦用力一挺就
挺上來也譚楚玉與貌姑知道是晏公的神力就望

增補
通鑑
復井
以之
事
矣

空叩了幾首然後拜謝莫漁翁夫婦莫漁翁夫婦見
是一對節義之人不敢怠慢留在家中款待幾日養
好了身子勸他往別處安身不可住在近邊第一父
母知道尋訪前來這一對夫妻依舊做不成了譚楚
玉與藐姑商議道我原是楚中人何不回到楚中去
家中的薄產雖然不多耕種起來還可以稍供饘粥
待我依舊讀書奮志幾年怕沒有個出頭的日子藐
姑道極說得是但此去路途甚遠我和你足精老的

此老太 做險事 儘有忠 難受恩 而富貴 背義者 心字 情正不 易教耳

身子○那裡討這許多盤費○莫漁翁看見譚楚玉的
 貌○知道不是個落魄之人○就要放起官債來○對他二
 人道○此去要得多少盤費○譚楚玉道○多也○多得○也
 少○得○若還省儉用○此○只消十兩○也就勾了○莫漁翁道
 這等不難○我一向賣魚○趨聚得幾包銀子○就併起來
 借你○只是一件○你○若沒有好處○我一厘也不要○你還
 倘○若讀書之後○發達起來○我却要十倍的利○或
 一倍○我也決不肯受的○譚楚玉道○韓信受漂母一

之恩尚且以千金相報你如今救了我兩口性命
豈止一飯之恩就不借盤費將來也要重報何況又
有如此厚情我若沒有好日就罷了若有好日千金
之報還不止豈但十倍而已哉莫漁翁夫婦見他要
去就備了饑行的酒席料想沒有山珍只有水錯無
味○是○些○蝦○魚○蟹○鱉○之○類○貧○賤○之○家○不○分○男○女○四○個○人
坐○在○一○處○吃○個○盡○醉○睡○了○一○晚○第○二○日○起○來○莫○漁○翁
併○了○十○兩○散○碎○銀○子○交○付○與○他○譚○楚○王○夫○婦○拜○辭○而

不但入
情懷多
德則貴
生去一
女不織
或受之
案正為
耳

去○一○路○風○餐○水○宿○薰○月○披○星○自○然○不○辭○辛○苦○不○上○一○
月○到○了○家○中○收○拾○一○間○破○房○子○安○位○了○身○就○去○鋤○治○
荒○田○為○衣○食○之○計○競○姑○只○因○自○幼○學○戲○女○工○針○指○之○
事○全○然○不○曉○連○自○家○的○綉○鞋○褶○褲○都○是○別○人○做○與○他○
穿○的○如○今○跟○了○譚○楚○玉○方○纔○學○做○起○來○當○不○得○性○子○
聰○明○一○做○便○會○終○日○替○人○家○緝○麻○撻○草○做○鞋○做○襪○趁○
些○銀○子○供○給○丈○夫○讀○書○起○先○還○是○日○裡○耕○田○夜○間○誦○
讀○競○始○怕○他○分○心○分○力○讀○得○不○專○竟○把○田○地○都○歇○了○

願不
解本邑

單○靠○自○己○十○個○拍○頭○做○了○資○生○的○美○產○連○買○紫○羅○米○
之○事○都○用○不○着○丈○夫○只○託○隣○家○去○做○總○是○怕○他○妨○工○
的○意○思○譚○楚○玉○讀○了○三○年○出○來○應○試○無○論○大○考○小○考○
總○是○失○無○虛○發○進○了○學○就○中○舉○中○了○舉○就○中○進○士○殿○
試○之○後○選○了○福○建○汀○州○府○節○推○論○起○理○來○湖○廣○興○福○
建○接○壤○自○然○談○從○長○江○上○任○順○便○還○家○做○一○箇○衣○錦○
還○鄉○的○好○戲○怎○奈○他○炫○耀○鄉○里○之○念○輕○圖○報○恩○人○之○
念○重○就○差○人○接○了○家○小○在○京○口○相○會○由○浙○江○一○路○上○

去○好○從○衢○嚴○等○處○經○過○一○來○叩○拜○晏○公○二○来○酌○謝○莫
漁○翁○夫○婦○又○怕○衙○門○各○役○看○見○舉○動○知○道○他○由○戲○子
出○身○不○像○體○面○就○把○迎○接○的○人○都○發○落○轉○去○叫○他○在
滿○城○等○候○自○己○夫○妻○兩○個○一○路○遊○山○玩○水○而○来○十○分
洒○樂○到○了○新○城○港○口○看○見○莫○漁○翁○夫○婦○依○舊○在○溪○邊
習○魚○就○着○家○人○拿○了○帖○子○上○去○知○會○說○當○初○被○救○之
人○如○今○做○官○上○任○了○從○此○經○過○要○上○来○奉○拜○莫○漁○翁
夫○婦○聽○了○幾○乎○樂○死○就○一○齊○褪○去○箬○帽○脫○去○蓑○衣○不

漁翁情
敘事耳
酒不盡

等○他○上○岸○先○到○舟○中○來○賀○喜○譚○楚○玉○夫○妻○把○他○請○在○
上○面○深○上○拜○了○四○拜○上○完○之○後○譚○楚○玉○對○莫○漁○翁○道○
你○這○樁○冒○的○生○意○甚○是○勞○苦○捕○魚○的○利○息○也○甚○是○輕○
微○不○如○丟○了○冒○網○跟○我○上○任○去○同○享○此○榮○華○富○貴○何○
如○藐○姑○見○夫○夫○說○了○這○句○話○就○不○等○他○夫○妻○情○急○竟○
着○家○人○上○去○收○拾○行○李○莫○漁○翁○一○把○扯○住○家○人○不○許○
他○上○岸○對○着○譚○楚○玉○夫○妻○搖○手○道○譚○老○爺○譚○媽○
饒○了○我○罷○這○種○榮○華○富○貴○我○夫○妻○兩○個○莫○說○消○受○不○

子

共

其前所
以後也
金針
言石
此純是
其前著
書本意
著眼者
眼

起○点○且○不○情○愿○去○受○他○我○這○攤○冒○的○生○意○雖○然○勞○苦○
打○魚○的○利○息○雖○是○輕○微○却○儘○有○受○用○的○去○處○青○山○綠○
水○是○我○們○叨○住○得○慣○明○月○清○風○是○我○們○借○享○得○多○好○
酒○好○肉○不○用○錢○買○只○消○拿○魚○去○換○好○朋○好○友○走○來○就○
吃○不○須○用○帖○去○招○這○樣○的○快○樂○不○是○我○誇○嘴○說○除○了○
捕○魚○的○人○世○間○只○怕○沒○有○第○二○種○受○此○勞○苦○得○來○的○
錢○財○就○輕○微○些○倒○還○把○德○若○還○游○手○靠○閒○動○不○動○要○
想○大○塊○的○銀○子○莫○說○命○輕○福○薄○的○人○其○他○不○來○就○弄○

莫做貧
 官酷吏
 妙在現
 身說法
 借已醒
 人比直
 讀者更
 廣十倍
 此老真
 異人也

了。他。來。少。不。得。要。陪。些。驚。嚇。受。些。苦。楚。方。纔。送。得。他。
 去。你。如。今。要。我。跟。隨。上。任。吃。你。的。飯。穿。你。的。衣。叫。做。
 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有。甚。麼。不。好。只。是。當。不。得。我。受。
 之。不。安。于。此。有。愧。况。且。我。這。一。對。夫。妻。是。閒。散。慣。了。
 的。人。一。旦。閉。在。署。中。半。步。也。走。動。不。漆。豈。不。懣。出。病。
 來。你。在。外。面。坐。堂。審。事。比。較。錢。糧。那。些。鞭。抽。之。聲。啼。
 號。之。苦。順。風。吹。進。衙。裡。來。叫。我。這。一。對。慈。心。的。人。如。
 何。替。他。疼。痛。得。過。所。以。情。急。守。我。的。貧。窮。不。敢。享。你。

的富貴你這番盛意只好心領罷了譚楚玉一片熱
腸被他這一曲漁家傲唱得冰冷就回覆他道既然
如此也。不敢相強。只是我如今統中進士。不帶做官。
舊時那宗恩債。還不能奉償。待我到任之後。差人請
你過來。多送幾頭分上。等你趁些銀子。回來買田置
地。膳養終身。也不枉救我夫婦一場。你千萬不要見
棄。莫漁翁又搖手道。也不情愿也。不情愿那打抽豐
的事體。不是我世外人。做的只好讓與那些假山。

的。的。
偏。偏。

人打外
河憤
無字不
具針砭

許問照
應保見
妙才

人○真○術○士○去○做○我○沒○有○那○張○薄○嘴○唇○厚○臉○皮○不○會○去○
招○搖○打○點○只○求○你○到○一○年○半○載○之○後○分○幾○兩○不○傷○陰○
德○的○銀○子○或○是○俸○薪○或○是○羨○餘○差○人○齋○送○與○我○待○我○
夫○妻○兩○口○條○些○衣○衾○棺○槨○防○條○終○身○這○就○是○你○的○威○
德○了○我○是○斷○不○做○游○客○的○千○萬○不○要○來○接○我○譚○楚○
玉○見○他○說○到○此○處○一○發○重○他○的○人○品○就○分○付○船○上○條○
酒○與○他○作○別○這○一○次○的○筵○席○止○列○山○珍○不○擺○水○錯○因○
水○族○是○他○家○的○土○產○不○敢○以○常○物○相○獻○故○也○雖○是○富○

子

世元

近○來○富○貴○人○的○官○俸○車○馬○費○而○

貴之家也。一般不分男女與他夫妻二人共坐一席。因他是貧賤之交不敢以官體相待故也。四個人吃了一夜直到五鼓方纔分別而去。行了幾日將到受審的地方。彼時乃十一月初旬晏公的壽誕已過了一月。譚楚玉對蕓姑道：「可惜來遲了。幾時若早得一月。趁那廟中有戲子就順便做本戲文。一來上壽二來謝恩。也是一樁美事。」蕓姑道：「我也正作此想。只是過期已久。料想那鄉村去處沒有梨園。只好偕副三

牲啞祭一祭罷了。及至行到之時。遠望見晏公廟。前依舊搭了戲臺。戲臺上的椅桌。還不曾撤去。却像還要做戲的一般。譚楚玉就分付家人上去打聽。看是甚麼原故。原來十月初旬。下了好幾日大雨。那些看戲之人。除了露天。沒有容身之地。從來做神戲的名。雖為神。其實是為人。人若不便於看。那做神道的。就不能勾獨樂其樂了。所以那些禮越。改了第二個月的初三。替他補壽。此時戲方做完。正要打發梨園。

起身○不想譚楚玉夫妻走到○雖是偶然的事○或者也
是神道有靈○因他這段姻緣○原以做戲起手○依舊要
以做戲收場○所以留待他來做一齣喜團圓的意思○
也○不可知○譚楚玉又看家人上去打聽○看是那一班
戲子○家人問了下來○回覆原來就是當日那一班○只
換得一生○一旦○那做生的脚色○就是劉絳仙自己○做
旦的脚色○乃是絳仙之媳○藐姑之嫂○年紀也只有十
七八歲○只因死了藐姑○沒人補缺○就把他來頂缸○這

八。此。是。單。是。

兩個生旦雖然比不得譚藐却也還勝。別班。此。這一方的檀越依舊接他來做。藐姑聽見母親在此。就急。要請來相會。譚楚玉不肯道。若還。遽然與他。相見。這。齣。團圓的戲。就做得。冷靜了。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總做得有些熱鬧。藐姑道。說得有理。就着。管家取十二兩銀子。又寫一個名帖。去對那些檀越。邀家老爺。選官上任。從此。經過。只因在江中。過了。颶風。許一個神愿。如今。要借這廟宇。裡面了。上愿心。兼。

子

四一

借花園一用。戲錢照例送來。一毫不敢短少。那些檀越。落得做個人情。又多了一本戲看。有甚麼不便宜。就欣然許了。譚楚玉又分付家人。備了猪羊祭禮。擺在神前。只說老爺。冒了風寒。不能上岸。把官船橫泊在廟前。艙門對了神座。夫妻二人。隔着簾子。拜謝拜完之後。就並排坐了一邊飲酒。一邊看戲。只見絳仙拿了戲單。立在官艙外面。道請問老爺。做那一本戲。文譚楚玉叫家人分付道。昨日夫人做夢。說吳公老

爺要做荆釵。就做荆釵記。羅絳仙收了戲單。竟進戲房。粧扮王十朋去了。看官你說。譚楚玉夫妻為甚麼原故。又點了這一本。難道除了荆釵。就沒有好戲不成。要曉得他夫妻二人。不是要看戲。要試劉絳仙的母子之情。觀姑當日原因。做荆釵而赴水。如今又做荆釵。正要使他見鞍思馬。睹物傷情的意思。若還做到苦處。有此真眼淚掉下來。還不失為悔過之人。就請進來。與他相會。若還舉動如常。沒有此酸楚之意。

就不消與他相會竟可以飄然而去了。所以別戲不
點。單點荆釵。這也是譚楚玉聰明的去處。只見絳仙
扮了玉十朋走上臺來。做了幾齣。也不見他十分傷
感。直到他媳婦做玉蓮投江。與女兒的光景無異。方
纔有此良心發動。不覺狠心的猫兒。忽然哭起鼠來。
此時的哭法。還不過是背了衆人。把衣袖拭。眼淚
不曾哭得出聲。及至自己做到祭江一齣。就有此禁
止不住。竟放開喉嚨。哭個盡興。起先是叫錢玉蓮的

妻阿你到那裡去了○哭到後面○就不覺忘○其所以○妻
字○竟不提○起○忽然○叫起○見○來○滿場○的人○都知道○是○哭
藐姑○雖有○頌曲○之周○郎也○不○忍○提○他的○錯○音挫字○藐姑
隔○着○簾子○看見○母親○哭○得○傷○心○不○覺○兩○行○珠○淚○果○破
幾○粧○就○叫○了○鬟○把○簾子○一○掀○自○己○對○着○臺○上○叫○道○母
親○不○要○啼○哭○你○狹○兒○並○不○曾○死○如○今○現○在○這○邊○絳○仙
睜○着○眼○睛○把○舟○中○一○看○只○見○左○邊○坐○着○譚○楚○玉○右○邊
坐○着○女○兒○面○前○又○擺○了○一○桌○酒○竟○像○是○他○一○對○冤○魂

知道臺上設祭特地來受享的一般就大驚大駭起
來對着戲房裡面道我女兒的陰魂出現了大家快
來通班的戲子聽了這一句那一個不飛滾上臺對
着舟中細看都說道果是陰魂一毫不錯那些看戲
的人見說臺前有鬼就一齊害怕起來都要回頭散
去只見官船之上有個能事的管家立在船頭高聲
么唱道衆人不消驚恐艙裡坐的不是甚麼陰魂就
是譚老爺譚奶子的原身當初赴水之後被人撈救

楚來如今讀書成名選了汀州四府從此經過當初
虧得晏公顯聖得以不死所以今日來酬愿的那些
看戲的人聽了這幾句話又從新掉轉頭來不但
避還要挨擠上來看這一對淹不死的男女好回去
說新聞就把一座戲場擠做人山人海那些老幼無
力的不是被人擠到水邊就是被人踏在腳底譚楚
玉看見這番光景就與妻子商議道既已出頭露面
瞞不到底倒不如同你走上臺去等眾人看個明白

省得他挨人擠。夾壞了人。藐姑道也說得是。就一齊脫去私衣。換了公服。譚楚玉穿了大紅圓領。藐姑穿着鳳冠霞佩。兩個家人。張了兩把簇新的藍傘。一把蓋着譚楚玉。一把蓋着藐姑。還有許多僮僕。了纜簇擁他上岸。譚楚玉夫妻二人。先到晏公法像之前。從新拜了四拜。然後走上戲臺。與絳仙行禮。行禮之後。又把通班的朋友。都請過來。逐個相見過去。衆仙與同班之人。問他被救的來歷。譚楚玉把來中有人

引領又被大魚負載而行。及至送入罾中。大魚忽然不見。幸遇捕魚人相救。得以不死的話。高聲大氣說了一遍。好使臺上臺下之人。一齊聽了。知道晏公有靈。以後當愈加欽敬的意思。衆人聽了。驚詫不已。衆檀越聞知此事。個個都來賀喜。當日要娶蔡姑的富翁。恐怕譚楚王夫妻恨他。日後要來報怨。連忙備了重禮。央衆檀越替他解紛。譚楚王一毫不受。對衆檀越道。若非此公一激之力。不但姻緣不能成就。連小

弟○此○時○還○依○舊○是○個○梨○園○豈○能○飛○黃○騰○達○至○此○公○
非○小○弟○之○讐○人○乃○小○弟○之○恩○人○也○何○報○之○有○衆○人○聽○
了○嘖○稱○羨○都○說○他○度○量○寬○宏○藐○姑○對○絳○仙○道○如○今○
女○婿○中○了○進○士○女○兒○做○了○夫○人○你○難○道○還○好○做○戲○不○
成○趁○早○收○拾○了○行○頭○隨○我○們○上○任○省○得○在○這○邊○出○醜○
絳○仙○見○女○兒○女○婿○不○念○舊○惡○喜○之○不○勝○就○把○做○戲○的○
營○業○丟○與○媳○婦○承○管○自○家○跟○着○女○兒○去○享○榮○華○富○貴○
誰○想○到○了○署○中○不○上○一○月○就○生○起○病○來○千○方○百○計○

說即孔
等小

治不好只得叫女兒送他回去。及至送到家中。那病體不消。醫治竟自好了。病愈之後。依舊出門做戲。康健上一毫災難也不生。這是甚麼原故。一來因他五行八字註定是個女戲子。所以一日也離不得戲場。離了戲場。就要生災作難。可見命輕福薄的人。莫說別人扶他不起。就是自家生出來的兒女。也不能勾拍舉父母做個以上之人。所以世間的窮漢。只該安命。切不可警恨富貴之人。說不肯扶持。帶挈他。

子

六

子○是○之○
六○當○付○
以○未○錄○
之○權○自○
作○間○人○
連○士○矣○
以○大○賢○
以○下○者○

來○回○伴○仙○的○身○子○終○日○輕○浮○慣○了○一○時○鄭○重○不○來○就
 如○把○梅○香○陞○作○夫○人○奴○僕○收○為○養○子○不○但○幾○相○要○露
 出○來○連○他○自○己○心○上○也○不○覺○其○樂○而○反○覺○其○苦○一○覺
 其○苦○就○有○疾○病○生○出○來○所○以○妓○女○後○良○和○尚○還○俗○若
 非○出○之○本○意○被○人○勉○強○做○來○的○久○浸○定○要○復○歸○本○業
 本○能○隨○主○終○身○也○却○說○譚○楚○玉○到○任○之○後○做○了○半○年
 就○差○人○齋○了○五○百○金○送○與○莫○漁○翁○叫○他○權○且○收○了○以
 後○還○要○不○時○餽○送○決○不○止○千○金○而○已○誰○想○莫○漁○翁○

既不適
貪又不
婚廉此
老真妙
人也

分廉介止收一百兩做了十倍利錢其餘四百金盡
皆送璧譚楚玉做到辰期之後行取進京又從衢嚴
等處經過把晏公廟宇鼎新一番又買了幾十畝香
火田交與檀越掌管為祭祀演戲之費再到新城港
口拜訪莫漁翁莫漁翁先把幾句做世之言挫去他
的驕奢之色後把許多利害之語攻破他的利慾之
心譚楚玉原是有此根器的人當初做戲的時候看
見上臺之際十分開契真是千人拭目萬戶傾心反

子

六

徒來做
 官都係
 做戲近
 自做官
 又係做
 難劇不
 沒有全
 承戲文
 吳璋楚
 至見之
 其不知

至戲完之後。鑼鼓一歇。那些看戲的人。竟像要與他
 絕交的一般。頭也不回。都散去了。可見天地之間。沒
 有做不了的戲文。沒有看不了的關契。所以他那幾
 富貴之心。還不十分着緊。如今又被莫漁翁點化。一
 番。只當夢醒之時。又遇一場棒喝。豈有復迷之理。就
 不想赴京去考選。也不想回家去煇耀。竟在桐廬縣
 之七里溪邊。買了幾畝山田。結了數間茅屋。要遠追
 嚴子陵的高踪。近受莫漁翁的雅誨。終日以釣魚為

○
○
○

○
○
○

事○莫○漁○翁○又○薦○一○班○朋○友○與○他○不○是○耕○夫○就○是○樵○子○
 都○是○此○有○入○世○之○才○無○出○世○之○興○的○高○人○終○日○往○還○
 課○此○漁○樵○耕○牧○之○事○貌○姑○又○有○一○班○女○朋○友○都○是○莫○
 漁○翁○的○妻○子○薦○與○他○的○也○是○此○能○助○丈○夫○成○名○不○勸○
 良○人○出○仕○的○智○女○終○日○往○來○學○此○黍○稷○織○紉○之○事○後○
 來○都○活○到○九○十○多○歲○纔○終○天○年○只○可○惜○沒○有○兒○子○因○
 賴○姑○的○容○貌○過○于○嬌○媚○所○以○不○甚○宜○男○譚○楚○玉○又○薦○
 于○夫○婦○之○情○不○忍○娶○妾○故○也○

子

况

評

這回稗史之中有七件怪事皆與尋常情理相背以極淫之婦而生極貞之女一怪也以極下賤之人而為極高貴之事二怪也從來作傳奇者皆從實事之中演出戲文此獨于戲文之中演出實事三怪也從來梨園中之淨丑為生脚之退步此獨為生脚之入門四怪也既以神道設教則二郎神為梨園子弟之主即當從之

見○借○渠○作○氤○氲○使○者○乃○二○郎○神○絕○不○與○事○急○以○
 不○相○關○涉○之○晏○公○越○神○狙○而○代○庖○五○怪○也○從○來○
 神○官○野○史○皆○以○主○人○攜○客○未○聞○以○客○携○主○譚○楚○
 玉○一○朝○發○蹟○則○常○携○帶○莫○漁○翁○做○個○富○貴○之○人○
 乃○常○理○也○此○獨○以○旁○見○側○出○之○莫○漁○翁○携○帶○譚○
 楚○玉○做○了○個○高○隱○之○輩○六○怪○也○從○來○戲○文○小○說○
 皆○以○熱○鬧○收○場○方○合○時○眼○否○則○為○觀○者○所○棄○此○
 獨○以○山○林○寂○寞○終○之○七○怪○也○種○種○拂○情○背○理○之○

連城璧全集

子集

事不見怒于觀者亦已幸矣乃復令人自開卷
稱奇直至終篇無刻不欲飛欲舞此何故耶真
令人解說不出只好罵矣聲作怪釋官釋官作
怪而已

連城璧全集

老。星。家。戲。改。八。字。

詩云

從來不解天公性。

八字何曾出母胎。

既賦形骸為用命。

銅碑鉄板先刊定。

貴賤榮枯難改正。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窮皂隸陡發萬金

多少英雄哭阮途。叫呼不轉天心硬。
這首詩單說個命字。凡人貴賤窮通榮枯壽夭總定。
在八字裡面。這八個字是將生未生的時節。天公老子。
御筆親除的。莫說改移不得。就要添一點減一書。
也不能勾。所以叫做死生由命。富貴在天。當初有個。
老者。一生精於命理。止有一子。未曾得孫。後來媳婦。
有孕到臨盆之際。老者拿了一本命書。坐在媳婦卧。
房門外伺候。媳婦在房中腹痛甚緊。收生婆子道。只

在這一刻了。老者將時辰與年月日干一合叫這箇時辰犯了關煞是養不大的媳婦做你不着再熬一刻到下面一個時辰就是長福長壽的了。媳婦聽見慌忙把腳拿住恨命一熬誰想孩子的頭已出了產門被產母閉斷生氣死在腹中及至熬到長福長壽的時辰生將下來他又到別人家托生去了依舊合着養不大的關煞這等看來又的八字果然是天公老子御筆親除斷改不得的了。如今却又有個

道方厚。改得的起先被八字限住真是再窮窮不奈後來把八字改了不覺一發貴將來這味做理之無事之。再有的奇話說來新一新看官的耳目成化年間福建汀州府理刑廳有個皂隸姓蔣名成原是舊家子弟乃祖在日田連阡陌家滿倉箱居然是個大富長者到父親手裡雖然比前消乏也還是個瘦。駝。及至父死蔣成纔得三歲兩兄好嫖好賭不上十年家骨蕩盡等得蔣成長大已無立錫之地了。一日蔣

成對二兄道。偌大家私都送在你們手裡。我不曾吃
父親一碗飯。穿母親一件衣。如今費去的。這不轉了。
還有甚麼賣不去的東西。也該把件與我做父母的
手澤。二兄道。你若怕折便宜。為甚麼不早此出世。被
我們風花雪月去了。却來在死人髻眼裡。揸屁。如今
房產已盡。只有刑廳一個皂隸頂首。一向租與人當
的。將來撥與你。憑你自當。也得租與人當。也混得成
思量道。我聞得衙門裡錢。來得潑。轉不如自己去當。

若掙得來也好要房家小員闖往房省得在兒媳家
寵下取氣又聞得人說衙門裡面好修行若遇着好
行方便處念幾聲不開口的阿彌捨幾文不出手的
佈施半積陰功半養身何等不妙竟往衙門討出頂
首辦酒請了皂頭揀箇好日立在班蓬底下伺候刑
廳坐堂審事頭一根籤就抽着蔣成行杖蔣成是個
慈心的人那裡下得這雙毒手勉強拿了竹板恐着
肚腸打下去就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犯人叫阿彌

此一
便
佛作
此特
此實
此已

他自己也叫起阿豹來，打到五板，眼淚直流，心上還說太重了，恐傷陰德。誰知刑廳大怒，說他預先得了杖錢，打這樣學堂板子，丟下籤來，犯人只打得五板。他倒打了十下，倒棒自此以後，輪着他行杖，雖不敢太輕，也不敢太重，只打肉，不打筋，只打臀尖，不打膝。害人都叫地做恤刑皂隸。過了幾時，又該輪着他聽差。別人都往房科買票，蔣成二來之本，二來安分，只是聽其自然，誰想不費本錢的差，不但無利，又且有

害不但賠錢，又且賠棒，當了一年，差抵錢，不曾留得半箇屈棒，倒打了上千，要仍舊租與人，當人見他，嘗着苦味，不識甜頭，反要拿捏他，起來不是要減租錢，就是要貼使費，沒奈何，只得自己苦捱。那同行裡面，也有笑他的，也有勸他的，笑他的道：「不是撐船手，休來弄竹篙。」衙門裡錢，這等好趁，要進衙門，先要吃一服洗心湯，把良心洗去，還要燒一分香，天紙，把天理香辭，然後吃得這碗飯，你動不動，要行方便，這方便。

二○字○是○毛○坑○的○別○名○別○人○漏○乾○淨○自○家○受○賸○積○你○若
有○做○毛○坑○的○度○量○只○管○去○行○方○便○不○然○這○兩○個○字○請
收○拾○起○蔣○成○聽○了○只○不○回○言○那○勸○他○的○道○小○錢○不○去
大○錢○不○來○你○也○拚○此○贖○本○買○張○票○子○出○去○走○走○自○然
有○此○興○頭○終○日○捏○着○空○拳○等○差○有○甚○麼○好○差○到○你○蔣
成○道○我○也○知○道○只○是○去○錢○買○的○差○使○既○要○償○本○又○要
求○利○拿○住○犯○人○自○然○恨○命○的○需○索○了○若○是○該○得○出○的
還○好○萬○一○詐○不○出○的○或○者○逼○出○人○命○或○者○告○到○上○司○

道。明。中。問。了。軍。徒。暗。中。損。了。陰。德。豈。不。慎。悔。者。道。你。
一。發。近。了。衙。門。裡。人。將。本。求。利。若。要。十。倍。二。十。倍。方。
纔。弄。出。事。來。你。若。肯。平。心。只。討。一。兩。倍。就。是。半。途。車。
賣。的。生。意。了。犯。人。還。尸。祝。你。不。了。有。甚。麼。意。外。的。事。
出。來。蔣。成。道。也。說。得。是。只。是。刑。廳。比。不。得。府。縣。衙。門。
沒。有。賤。票。動。不。動。是。十。兩。半。勛。我。如。今。口。食。難。度。那。
有。這。項。本。錢。勸。者。又。道。何。不。約。幾。個。朋。友。做。箇。小。會。
有。一。半。付。與。房。科。他。也。就。肯。發。票。其。餘。待。差。錢。到。手。

我帳未遲。蔣成聽了這話，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次日就辦酒請會，會錢到手，就去打聽買票。聞得按院批下一起着水人命，被犯是林監生，汀州富戶。教他第一平日，又是个撒漫使錢的主兒，故此謀票者極多。蔣成道：「先下手為強。」即去請了承行，先交十兩，寫了一半欠票。次日簽押出來，領了拘牌，尋了副手同去。不料林監生預知事發，他有个相知在浙江做官，先往浙江求書去了。本人不在，是他父親出來相見。

父親鬚髮皓然，是吃過鄉飲的耆老，兒子雖然慷慨，自己甚是慳吝，封了二兩折數，要求蔣成回官。蔣成見他是个德行長者，不好變臉，需索况且票上無名，又不好帶他見官，只得延捱幾日，等他慷慨的兒子回來，這主肥錢仍在，不怕誰人搶了去。那裡曉得刑廳是个有慾的人，一向曉得林監生巨富，見了這張狀子，拿來當做一所田庄，怎肯忽畧過去。次日坐堂，就問林監生可曾拿到蔣成回言未奉之先，往浙江

去了求老爺寬限。日帶審刑廳大怒說他得錢賣放選頭。號竹板打了四十。仍限三日。一比蔣成到神前許愿。不敢再想肥錢。只求早卸干係。怎奈林監生只是不到。比到第三次。蔣成臂肉腐爛。經不得再打。只得盪頭哀告道。小的命運不好。省力的事。差到小的。就費力了。求老爺差個命好的去拿。或者林監生送到。也。不可知。刑廳當堂就改了值白皂隸。起先蔣成的話。一來是怨恨之辭。二來是脫肩之計。不想倒

做了金口玉言果然頭日改差第二日林監生就鈔
承票的不費一厘本錢不受一毫驚嚇越了大塊銀
子數日之間完了憲件蔣成去了重本模得二兩八
折低銀不勾買棒瘡膏藥還欠下一身債負自後再
不敢買票鑽刺也吃虧守分也吃虧要錢也沒有不
要錢也沒有在衙門立了二十餘年看見多少人白
手成家自己只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衙門內外就
起他一個混名叫做蔣晦氣吏書門子清晨撞着他

定要叫幾聲大吉利市，久而久之，連官府也知道他
這個混名，起初的刑廳，不過初一十五不許他上堂，
平常日子也還隨班值役，末後換了一個青年進士，
是揚州人，極喜穿着，凡是各役中衣帽齊整，模樣乾
淨的，就着頭他，見了那襠襖，齷齪的不是罵，就是打，
古語有云：

楚王好細腰，官中皆餓死。

因刑廳所好在此，一時衙門大小都穿紉着絹起

來頭上簪了茉莉花。袖中燒了安息香。到官面前乞
憐。邀寵。蔣成手內無錢。要清客也。清客不來。新官到
任。兩月不曾差他一次。有時見了。也不呼名字。只喚
他。教化。奴才。蔣成。弄得。踟天。躑地。好不可憐。忽一日
刑廳。叢了。二挪。各役。都來。伺候。見官。不曾。出堂。大家
席地。坐了。講開。話。蔣成。自知。不合。時宜。獨自。一人。坐
在。圍屏。背後。衆人。中。有一個。道。如今。新到。個。笑。命的。
叫。做。華陽。山人。笑。得。極。准。說。一句。驗。一句。又。一個。道。

果然我前日去美他說我驛馬星明日進宮第二日
果然差往省城送禮又一個道他前日說我恩星次
日到命果然第二日賞了一張好牌衆人道這等我
們明日都去試一試那美過的道他門前挨擦不開
要等半日纔輪得着蔣成聽見思量道這等是個活
神仙了我蔣成偃寒半世將來不知可有個脫運的
日子本待也去美只是跟官的人那有半日工夫
去等躊躇未了刑廳三柳出堂只見養濟院有箇孩

老成狀說妻子被同伴打壞命在須臾求老爺急救
刑廳初意原是不肯准的只因看見蔣成立在階下
便笑起來道喚那教化奴才上來我一向不曾差
誰知有○你○這○個○教○化○差○人○又○有○一○對○教○化○的○原○被○告○
也是千載奇逢就差你去拿標一根籤丟下來蔣成
拾了竟往養濟院去從一箇命館門前經過招牌上
寫一行字道

華陽山人談命一字不著不受命金

將成道這就是他們說的話神仙了。掀簾一看一個
算命的也沒有心上思忖道。難得他今日清閒。不如
偷空進去算。看得到明日來。遇着朋友。笑得不好。被
他齒笑。走進去。把年月日時說了一遍。山人展開命
紙。填了八字。五星仔細一看。忽然哼了一聲。將命紙
丟下地。去道。這樣命。其他怎的。將成道。好不好。也要
算。難道不好的命。就是沒有命錢的麼。山人道。這
樣八字。我也不忍要你命錢。將成道。甚麼緣故。山人

道。凡人命不好者運，不好者星。你這命局已是極
不好的了。從一歲看起看到一百歲要一日好運。一
點好星也沒有。你休怪我說這樣八字。莫說求名求
利。就去募緣抄化。人見了你。也要關門閉戶的。蔣成
被這幾句話說傷了心。不覺掉下淚來。道：先生你說
的話。雖然太直。却也是一字不差。我自從出娘肚皮。苦
到如今。不曾舒眉一日。終日痴心妄想。要等個苦盡
甘來。據老先生這等說。我沒面沒有好處了。這樣

子過他怎的。不如早些死了的乾淨。這先還是會說。說到此處。不覺痛哭起來。山人勸他住。又不住。教他去。又不去。被他弄得沒奈何。只得生個法子。哄他出門。對他道。你若過好日子。只除非把八字改一改。就有好處了。蔣成道先生又來取笑。八字是生成的。怎麼改得。山人道。不妨。我會改。重新取一張命紙。將蔣成原八字。只顛倒一顛倒。另排上五星運限。後面利上幾句好話。折做幾折。塞在蔣成袖中。道。以後人

問你八字只照這命紙上講。還你自有好處。蔣成知道是渾話。正要從頭哭起。忽然有個皂頭拿一根火籤。走進來道。老爺拿你蔣成。問甚麼事。發原來是養濟院那個孤老。等他不去。拿人又來稟官。故此刑廳差皂頭來捉。違限蔣成吃了一驚。隨他走進衙去。只見刑廳怒沖沖。坐在堂上。見他一到。不容分說。把籤連筒推下。叫打蔣成。要辦被行杖的一把拖下。袖中掉出一張紙來。刑廳道。甚麼東西。取來我看。門子

小兒不
情不奇
只怕奇
得波趣
空翁小
說可謂
奇哉

將上去刑廳展開原來是張命紙從頭看了一遍大
驚道叫他上來你這張命紙從那裡來的是何人的
八字蔣成道就是小人的狗命刑廳大笑道看你這
個教化奴才不出倒與我老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
當下饒了打退堂進去到私衙見了夫人不住的笑
道我一向信命今日總曉得命是沒有憑據的夫人
問怎見得刑廳道我方纔打一個皂隸他袖中掉下
一張命紙與我的八字一般一樣我做官他做皂隸

連城璧全集 丑

也就有天淵之隔了。況且又是皂隸之中第一個落魄的。你道從那裡差到那裡。這等看來。命有甚麼憑據。夫人道。這畢竟是劫數不同了。雖然如此。他既與你同時降生。前世定有些緣法。也該同病相憐。把隻眼睛看。他總是刑廳道。我也有這個意思。次日坐川堂。把蔣成叫進來。問他身上為何這等樞樓。蔣成哭訴從前之苦。刑廳不勝憐惜。分付衙內取出十兩銀子。教他買幾件衣帽。換了來。聽差蔣成啞頭謝了。

出○去○暗○中○笑○个○不○了○。○隨○往○典○舖○買○了○幾○件○時○興○衣○服○
又○結○了○一○頂○瓦○楞○帽○子○。○到○混○堂○洗○一○個○澡○。○從○頭○至○脚○
脫○舊○換○新○。○走○出○來○恰○好○遇○着○個○磨○鏡○的○挑○了○一○担○新○
磨○的○鏡○子○。○蔣○成○隨○着○他○一○面○走○一○面○。○照○竟○不○是○以○前○
的○窮○相○。○心○上○暗○想○道○。○難○道○八○字○改○了○。○相○貌○也○改○了○。○不○
成○。○走○進○衙○門○。○合○堂○恭○賀○。○又○替○他○上○個○徽○號○。○叫○做○官○同○
年○。○那○些○穿○紬○着○絹○的○羨○慕○他○。○這○幾○件○衣○服○都○叫○做○御○
賜○官○袍○。○安○息○香○也○送○他○。○薰○采○莉○花○也○送○他○。○戴○蔣○成○一○

時清客起來。弄得那六宮粉黛無顏色。自此以後。刑廳教他貼堂服事。時刻不離。有好票就賞他。有起事就問他。竟做了腹心耳目。蔣成也不敢欺公。作弊地方的事。知無不言。以無不盡。倒扶持刑廳做了一任。好官。古語道。不差官久自富。蔣成在刑廳手裡。不曾做一件壞法的事。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錢。不上三年。也做了數千金家。娶了妻。生了子。買了住房。只不敢奢華炫耀。忽一日想起我當初。若不是那個箕

十三

先生那有這般日子。為人不可忘本。辦了幾色禮。親自上門去拜謝。華陽山人見了。不知是那一門親戚。問他姓名。蔣成道不肖。是刑廳皂隸。姓蔣名成。向年為命運。迤邐來求先生。推笑先生見賤。造不好替我另改一個八字。自改之後。忽然亨通。如今做了個小人家。都是先生所賜。故此不敢忘恩。特來拜謝。山人想了半日。終記起來。道：那是我見你啼哭。不過假設此法。寬慰你的。那有當真改得的道理。蔣成道被

時我也知道是笑話，不想後來如此如此，把刑廳見了命紙，回嗔作喜，自己因禍得福的話說了一遍。山人道：世間那有這等事？只怕還是你自己的命好。我當初看錯了，也不可。知你說來待我，再笑一笑。蔣成將原先八字說去，山人仔細看了一遍，道：原不差。這樣八字，莫說成家，飯也沒得吃的。你再把改的八字說來。看蔣成因那張命紙是起家之本，時刻帶在身邊，怎敢丟棄？就在夾袋中取出來，與山人一看。山人

大笑道。確然是這個八字上發來的。若照這個命。你不但發財。後來還有官做。蔣成大笑道。先生又來取笑我。這個人家。已是欺天枉人。騙來的。還怕天公查將出來。依舊要追了去。還想做甚麼官。山人道。既然前面驗了。後面豈有不驗之理。待我替你再判幾句。留為後日之驗。撰起筆來。又續上一個批語。蔣成袖了。作別而去。不上月餘。刑廳任滿。欵取進京。臨行對蔣成道。我見你一向小心守法。不忍丟去。你要帶你進

京你可願去。蔣成道小的蒙老爺大恩，終身難報情。
願跟去服事老爺。刑廳賞了銀子安家。蔣成一路隨
行，到了京中，刑廳考選吏部。蔣成替他內外緝察，不
許衙門作弊。盡心竭力，又扶持他做了一任好官。主
人蒙他數載勤勞，沒有甚麼賞犒。那時節朝中獎賞
初開，異路前程可以假借。主人替他做個吏員，特色
棟個絕好縣令，選了主簿出來，做得三年，又陞了
愿。兩任官滿，還鄉。官家竟以葉計却好，又應着。

先生的話。這豈不是理之所無。事之所有的奇話。說來真個耳目一新。說話的。若照你這等說來。世上人的八字。都可以信意改得的了。古聖賢死生由命。富貴在天。的話。難道反是虛文不成。看官要曉得。蔣成的命。原是不好的。只為他在衙門中。做了許多好事。感動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華陽山人。替他改了八字。湊着這段機緣。這就是孟子上。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究竟這個八字。不是人改。還是天改的。又有

這城月

二

一○說○若○不○是○蔣○成○自○己○做○好○事○怎○能○勾○感○動○天○心○就○
說○這○個○八○字○不○是○天○改○竟○是○人○改○的○也○可○

評

這○回○野○史○與○太○上○威○應○篤○相○為○表○裏○當○另○刻○一○
冊○印○他○幾○千○部○分○送○衙○門○人○自○有○無○限○陰○功○強○
如○修○橋○砌○路○是○便○是○了○只○怕○吃○過○洗○心○湯○燒○過○
告○天○絲○的○就○看○了○他○也○不○見○有○甚○好○處○

連城壁全集

覺世釋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乞兒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詞云

好○漢○徒○來○難○得○飽○窮○到○乞○兒○猶○未○了○得○錢○休○舊
 灑○顛○危○甘○死○溝○渠○成○餓○草○叫○化○銅○錢○容○易○討○
 乞○丐○聲○名○難○得○好○誰○教○此○輩○也○成○名○只○為○衣○冠○

人物少

右調玉樓春

這首詞是說明明朝正德年間一個叫化子的好處。世上人做了叫化子也可謂卑賤垢污不畏進到極處了。為甚麼還去稱贊他。不知討飯吃的這條道路。雖然可耻也。還是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漢落魄的後門。比別的事不同。若把世上人的營業從末等數起。則數轉來也。還是第三種人物。第一種下流之人是

○極○確○之
○極○確○之
○極○確○之

強盜穿窬第二種下流之人是娼優隸卒第三種下
流之人終莫着此輩的心腸只因不肯做強盜
穿窬不屑做娼優隸卒所以慎交標術終做這件營
生世上有錢的人凡遇此輩都要憐憫他一憐憫體
諒他一體諒者見懦弱的乞兒就把第二種下流去
比他心上思量道這等人若肯做娼優隸卒那裡弄
不得飯吃討不得錢用來做這樣苦惱生涯有取不
為之人一定是可以有為之人焉知不是吹簫的伍

寅

二

與未勸
化之毒
有此理
明表暢
與人喜
結樂從

相國落魄的鄭无和無論多寡定要周濟他幾文切
不可欺他沒用把惡毒之言去垢罵他○把嚼綻之食
去侮慢他○看見凶狼的乞兒○就把第一種下流去比
他○心○上○思○量○道○這○等○人○若○做○了○強○盜○穿○窬○黑○夜○之○中
走○進○門○來○莫○說○家○中○財○物○任○他○席○捲○連○我○的○性○命○也
懸○在○他○手○中○豈○止○這○一○文○兩○文○之○錢○一○碗○半○碗○之○飯
為○甚○麼○不○施○捨○他○定○要○逼○人○為○盜○人○人○都○把○這○種○心
腸○優○容○此○輩○不○但○明○去○暗○來○自○身○有○常○奉○之○富○貴○後

大○見○識○大○學○問○從○來○聖○賢○中○不○然○道○破○害○將

世○無○乞○丐○之○子○孫○亦○可○使○娼○優○漸○少○賊○盜○漸○稀○即○于○
 王○者○之○政○亦○不○為○無○助○陳○君○公○云○釋○教○一○門○乃○朝○廷○
 家○中○絕○大○之○養○濟○院○也○使○鰥○寡○孤○獨○之○人○悉○歸○于○此○
 不○致○有○策○民○無○告○之○憂○我○又○云○甲○田○一○院○乃○朝○廷○家○
 中○絕○大○之○招○安○寨○也○使○游○手○亡○賴○之○人○悉○歸○于○此○不○
 致○有○饑○寒○竊○發○之○慮○這○兩○種○議○論○都○出○自○己○我○不○是○
 釋○官○野○史○上○而○襲○取○將○來○的○套○話○看○小○說○者○不○得○竟○
 以○小○說○目○之○况○且○從○來○乞○丐○之○中○儘○有○忠○臣○義○士○文○

野史之流 身負其 書地 擬作 其體

今墨客總在其中不可草草看過至于亂離之後
 草之初乞食的這條路教竟做了忠臣的救軍國
 士的株蔕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網之處凡是有家
 難奔無國可歸的人都托足于此有心世道者竟被
 用招賢納士之禮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去地境
 地總是怎麼好把殘茶剩飯去嘉賓他或如今先請
 兩位教化陪客與本傳做個引手一備是太平時節
 的文人墨客一個是亂離時節的義士忠臣說來都

可以新人耳目。明朝弘治年間。曾有一個顯宦。忘其
姓名。他因出使琉球。還朝覆命。從蘇州經過。慕虎丘
山上風景之勝。特地泊了座船。備了筵席。又開一樽
名酒。叫做葡萄醪。是琉球國王送他。做下程的。携到
山頂之上。帶了幾個陪賓。把筵單鋪了一邊。飲酒一
邊。賦詩。正在那邊。被索枯腸。忽然有個乞兒。走上山
來。立在面前。討酒吃。顯宦大怒。說他阻撓筆興。攪亂
吟思。可恨之極。分付家人驅逐他。不慌不忙。而覆

寅

四

那頭宦道○我○只○說○列○位○老○爺○相○公○在○這○邊○做○甚○麼○難○
事○正○以○怪○人○攪○擾○却○原○來○是○做○詩○做○詩○有○甚○麼○難○處○
怕○人○攪○擾○我○自○討○我○的○飯○你○自○做○你○的○詩○兩○不○相○對○
何○須○發○惱○說○了○這○兩○句○只○是○立○了○不○動○那○頭○宦○對○着○
家○人○高○聲○大○怒○道○面○前○立○了○個○叫○化○子○如○何○做○得○好○
詩○出○來○還○不○快○趕○他○去○乞○兒○道○面○前○立○了○個○叫○化○子○
就○做○不○出○好○詩○來○若○還○立○了○個○正○經○人○連○好○字○也○寫○
不○出○了○虧○那○唐○朝○的○李○太○白○面○前○坐○了○個○皇○帝○又○六○

了○個○貴○妃○尚○且○下○筆○如○流○做○出○清○平○調○三○首○為○千○古○
之○絕○唱○難○道○從○古○及○今○只○有○李○太○白○一○個○終○稱○得○才○
子○列○位○老○爺○相○公○還○笑○不○得○詩○翁○麼○顯○宦○聽○了○這○些○
話○氣○得○目○定○口○呆○要○忍○耐○又○忍○耐○不○住○要○發○作○又○發○
作○不○得○與○那○幾○個○陪○賓○面○相○視○有○一○個○陪○賓○道○他○
不○過○在○說○評○話○的○口○裡○聽○了○幾○個○故○事○未○在○這○邊○調○
唇○弄○舌○曉○得○清○平○調○是○甚○麼○東○西○且○待○我○盤○他○一○盤○
就○對○乞○兒○道○我○且○問○你○清○平○調○還○是○古○風○還○是○律○詩○

寅

五

這○是○絕○句○乞○兒○道○不○是○古○風○不○是○律○詩○也○只○怕○不○是○
絕○句○衆○人○道○這○等○是○甚○麼○詩○體○乞○兒○道○清○平○調○三○個○
字○就○是○詩○體○了○何○須○問○得○衆○人○笑○了○一○陣○又○問○他○道○
這○三○首○詩○是○爲○何○而○作○詩○裡○面○的○意○思○是○說○的○一○件○
甚○麼○東○西○乞○兒○道○清○平○調○三○個○字○就○是○詩○的○意○思○了○
又○何○須○問○得○衆○人○又○笑○了○一○陣○就○對○他○道○何○如○你○的○
馬○脚○露○出○來○了○這○三○首○詩○是○爲○咏○杜○身○而○作○叫○做○七○
言○絕○句○詩○體○尚○且○不○知○題○義○全○然○不○解○竟○在○這○裡○瞎○

請問前
官
效
等
等
等
等

備○橫○也○是○清○平○調○豎○也○是○清○平○調○清○平○調○是○伴○甚○麼○
東○西○可○是○吃○時○的○麼○乞○兒○道○這○等○說○來○列○位○相○公○話○
錯○了○這○三○首○詩○不○但○不○是○絕○句○亦○且○叫○不○得○是○詩○乃○
是○三○篇○樂○府○但○凡○詩○詞○裡○面○可○歌○而○不○可○唱○者○謂○之○
詩○可○歌○而○不○可○唱○者○謂○之○樂○府○若○選○這○三○首○是○詩○當○
初○的○題○目○就○該○是○咏○牡○丹○三○字○不○該○叫○做○清○平○調○了○
所○謂○調○者○就○是○詞○曲○裡○面○越○調○商○調○大○石○調○之○類○是○
也○玄○宗○天○子○出○這○個○題○目○與○他○原○是○要○被○之○管○絃○使

皇
寅

六

詞

日有是

詞

詞

詞

詞

詞

伶工演習見得海宴河清朝延無事聖天子安坐深
 宮終日看名花親國色宴樂清平的意恐所以叫做
 清平調這三首樂府的妙處在于文采既佳宮商又
 協所以喜動天顏受了許多寵賜若單上只取文采
 不過是裝首咏物詩罷了為甚麼千古相傳以為絕
 調如今列位相公詩體也不叫做盡知題義也不叫
 做甚解虧得生在今時做仕宦的陪賓還可以藏拙
 若還也生在唐朝與李太白一同應制只翰文字做

來○未○必○中○式○不○但○賞○賜○輪○不○着○連○那○兩○盞○龍○鳳○燈○籠○
還○要○借○重○尊○手○提○了○送○李○太○白○回○院○也○不○可○知○說○過○
這○些○話○又○拱○手○道○乞○兒○麤○鹵○不○知○忌○諱○衝○撞○列○位○
相○公○莫○怪○莫○怪○衆○人○聽○了○氣○得○面○如○土○色○恨○不○得○把○
頭○髮○揪○了○過○去○痛○打○一○頓○方○纔○暢○快○只○因○礙○了○主○人○
不○好○動○手○那○顯○官○見○他○應○對○如○流○又○且○說○得○理○明○義○
暢○知○道○是○個○文○人○墨○士○流○落○下○來○的○詞○色○之○間○有○些○
要○優○待○他○的○意○思○怎○奈○那○些○陪○賓○不○服○不○肯○作○與○他○

世間此
聖極多
陪賓之
書不錄

內○中○有○一○個○道○他○那○些○話○都○是○別○處○聽○來○的○世○上○儘
 有○說○今○說○古○口○若○懸○河○的○人○及○至○提○起○筆○來○一○個○字
 也○寫○不○出○如○今○求○老○先○生○考○他○一○考○若○還○筆○下○寫○來
 的○也○像○口○裡○這○等○便○捷○晚○生○們○情○願○讓○他○上○坐○那○頭
 官○就○對○乞○兒○道○你○會○做○詩○麼○乞○兒○道○像○李○太○白○那○樣
 的○樂○府○果○然○做○不○出○若○還○只○要○成○篇○不○論○音○律○與○這
 幾○位○相○公○唱○和○起○來○或○者○也○還○應○付○得○過○頭○官○道○取
 一○幅○詩○箋○一○副○筆○硯○與○他○乞○兒○道○這○等○求○老○爺○命○一

個題限一個韻頭官道詩的題目不過是登高眺遠
的意思隨意做來就是了料你做叫化子的人越不
多幾個字不好把險韻難你限一個上大人的上字
罷了乞兒提起筆來先寫個一字後寫個上字就丟
下筆來袖手而立却像做不出的光景那些陪賓看
了個人都掩口而笑頭官道我說你的胸中不過一
兩點墨水罷了曉得做甚麼詩終寫得兩個字就住
了手世上有兩個字一首的詩麼乞兒道不瞞老爺

說○乞○兒○的○才○雖○然○不○如○李○太○白○平○日○做○詩○的○毛○病○却○
與○他○一○般○先○有○了○半○酒○然○後○總○有○詩○百○篇○若○還○要○我○
乾○做○其○實○是○做○不○出○的○頭○官○道○就○賞○他○一○碗○酒○管○家○
斟○了○一○大○碗○放○在○桌○上○乞○兒○一○吸○而○盡○提○起○筆○來○依○
舊○寫○個○一○字○寫○個○上○字○又○丟○下○筆○來○袖○手○而○立○頭○官○
大○怒○道○為○何○又○是○這○兩○個○字○寫○了○這○兩○個○字○又○不○動○
了○乞○兒○道○只○因○才○多○酒○少○接○濟○不○來○所○以○筆○橫○乾○遊○
寫○不○成○篇○求○老○爺○再○賜○幾○碗○還○你○一○揮○而○就○頭○官○道○

這等再賞他一碗。管家又斟一碗與他。吃盡了。提
起筆來。增上個又字。再寫一上二字。依舊去下筆來。
袖手而立。頭宦道。如今還有甚麼講乞兒道。畢竟是
酒少的原故。若飲盡此壺。而詩不成者。罰以金谷酒
數。頭宦對家人道。我明曉得他是騙酒吃。就拚這一
壺。捨他若還再做不出一搃。與他算帳。就是了。乞兒
一手舉筆。一手拿碗。叫管家不住的斟。吃了一碗。仍
寫一上二字。那些陪賓見他寫來。寫去。不過是這兩

個容易字知道是白下無趣了。正要打點報讐。不想
 吃完之後。就把這幾個容易字眼。湊成一句。後面又
 續上三句。恰好是一首曉望的詩。顯官取去一看。不
 覺大驚大笑。喝采起來。

其詩云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與○青○天○榜○等○閒○四○首○
 白○雲○低○四○海○五○湖○同○一○望○

顯官捏了這幅詩箋。把那幾個陪擠到青樓去商議。

說此人口氣極大。必非以下之人。要拉他入席同飲。那幾個陪賓。衆口一詞。都說朝廷重臣與乞丐之人同坐。近于失體。旁人傳揚開去。有做官箴頭宦疇。了一會掉轉身來。正要與他說話。不想他詩成之後。飄然而去。任憑呼喚。再不回頭。頭宦沒奈何。只得分付一個管家。尾他下山。察其動靜。只見走到山脚之下。有三四個。纒標欽的名妓。接他下船。替他除去破帽。脫去破衣。換了新中。裝服。大家笑做一團。開船飲。

酒而去。連岸上的人也都拍掌呵。笑個不住。管家
問道：考。終上船去的是何等之人。為甚麼原故。假裝
這個模樣。岸上人道：這是本處一個解元相公。姓唐。
名寅。表字伯虎。字畫文章。俱是當今第一。極喜詼諧。
玩世。人都叫他風魔解元。起先你家老爺將要上山。
的時節。他的酒船泊在你們船邊。聞得你解船上開。
了。一瓶好酒。他無涎不。過後來見你老爺上山。他對
那些名妓。道：怎麼樣。生個法子。走上山去。騙他幾杯。

嘗一嘗滋味。緣好有個名妓道。如今的仕宦。那個不
曉得名士之中。有個唐伯虎。你拚得寫個名帖。走去
拜他。怕他不留你坐首席。唐伯虎道。寫晚生帖子。干
謁要津。是當今名士的長技。我一向耻笑他們的。此
戒。斷不可破。况且明白。走去撞席也。覺得沒有
波瀾。須要生個妙法。去吃了他的酒。來還不使他知
道姓名。方纔有趣。有個名妓道。這等說。除非做齊人
乞食的故事。方可必得。只怕你沒有這副臉皮。唐伯

是○錯○道○與○醺○走○可○虎○
兄○過○原○他○想○上○做○道○
們○可○來○說○是○中○山○况○才○
不○惜○就○了○他○是○了○來○人○
肯○可○是○唐○他○中○了○來○玩○
阻○惜○是○唐○他○中○了○來○玩○
塞○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賢○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路○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使○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他○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做○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了○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玩○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世○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不○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穩○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的○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時○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人○埋○是○唐○他○中○了○來○玩○

差○感○而○容○水○畫○在○
得○此○易○粉○粉○之○高○
不○公○上○洗○人○祿○

使○我○做○了○賢○愚○不○辨○的○俗○吏○這○椿○奇○事○將○來○必○傳○萬○
一○有○人○做○起○戲○來○我○面○上○這○兩○筆○水○粉○是○兄○們○見○惠○
的○了○把○那○幾○個○陪○賓○說○得○啞○口○無○聲○羞○慚○滿○面○第○二○
日○恰○了○一○副○成○禮○又○携○了○一○樽○葡○萄○醪○進○城○去○訪○唐○
伯○虎○唐○伯○虎○辭○了○禮○物○止○受○名○酒○一○樽○當○面○開○了○與○
他○盡○歡○而○別○臨○別○之○時○顯○宦○問○他○求○畫○他○就○把○昨○日○
的○故○事○畫○做○一○幅○着○色○山○水○叫○做○六○如○山○人○乞○食○圖○
這○幅○名○畫○與○這○椿○韻○事○至○今○流○傳○以○為○實○蹟○他○雖○然○

連城璧全集

寅集

寅集

一六五

不是真正乞兒。却也裡了一時三刻的糲碗。穿了七
拼八補的袖頭。騙許多好酒吃下。吐還博個風流豪
放之名。這是文人墨家的故事了。那個忠臣義士去
今不遠。就出在崇禎末年。自從關賊破了京城。大
行皇帝遇變之後。凡是有些血性的男子。除危難之
外。都不肯從賊。家亡國破之時。兵荒馬亂之際。料想
不能豐衣足食。大半都做了乞兒。聞得南京立了弘
光。只說是個中興之主。個個都伸開手掌。沿途抄化。

此字古
第...有
心人宜

而○來○指○盟○輔○佐○明○君○共○討○國○賊○誰○想○來○到○南○京○見○弘
光○貪○酒○好○色○放○出○多○門○知○道○不○能○中○興○夫○失○從○前○之
盟○到○那○時○節○取○出○院○中○的○隱○士○然○不○得○饑○餓○出○來○做
官○的○十○分○之○中○雖○有○八○九○分○也○還○有○一○二○分○高○人○達
士○堅○持○精○碗○硬○着○袖○衣○穿○為○長○久○之○乞○兒○不○圖○須○史
之○富○貴○所○以○明○朝○末○年○的○叫○化○子○都○是○些○有○氣○節○有
操○守○的○人○若○還○沒○有○氣○節○沒○有○操○守○就○不○能○勾○做○官
也○後○在○流○賊○之○中○檢○搨○財○物○去○了○那○裡○還○來○叫○化○彼

實

主

此為
楊海

時魚龍混雜好反擊。○
 列 誰知卷五之中儘有人物。○
 清新定鼎大兵南下的時節。○
 有叫化子裡面死難的最多。○
 載只有江寧府百川橋下。○
 清難的詩寫在橋堍之上。○
 至今膾炙人口。

其詩云

三百餘年卷士朝。○
 一闕國難盡皆逃。○
 網常留在

甲田院乞丐蓋存命一條

這豈不是乞丐裡而的忠臣義士話休煩絮且把正
事說來明朝正德年間山東路上有個知書識字的
乞兒混名叫做窮不怕為人極其古怪忽而姓張忽
而姓李沒有一定的姓氏今日在東明日在西沒有
一定的住居有時戴方巾穿綉縐做乞丐之中第一
個財主有時蓬頭赤腳連破衣破帽都沒有做叫化
裡頭第一個窮人為甚麼沒有定姓他原是個舊家

子第○只○因○為○人○輕○財○重○義○把○金○銀○親○為○真○土○朋○友○當
做○性○命○又○喜○替○人○抱○不○平○鄉○里○之○中○有○大○冤○大○屈○的
事○本○人○懦○弱○不○能○告○理○他○就○挺○身○出○頭○代○他○伸○訴○不
上○幾○場○官○司○幾○年○揮○霍○就○把○數○千○金○產○業○費○得○罄○盡○
吳○得○倉○無○一○粒○囊○無○半○文○平○昔○愛○恩○的○朋○友○見○他○窮
了○分○文○不○肯○借○貸○連○自○家○的○妻○子○沒○穿○少○吃○饑○寒○不
過○也○逼○他○做○起○來○買○米○來○他○因○着○破○世○情○毫○無○眷○戀
竟○把○妻○孥○棄○了○飄○然○出○門○隨○他○娘○也○得○守○也○得○只○擔

一根棒○一隻碗○做個不驕妻妾的齊人○在外面乞食○知道自已不長進○玷辱祖宗○怕人知道姓氏○說他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孫○要把叫化二字封贈先人○所以不肯說出真言○忽而姓張○忽而姓李○為甚麼沒有定居○他道叫化兩個字○也是隨人解說得的○若還只顧口腹○不惜齷齪○把幾十個老爺奶○換他一文低錢○叫了又叫化○化了又叫化○這就是叫喚之叫○募化之化了○若還做得清高○討得齷齪○在乞弓○裡面行些道義○出

妙論

好高比

人唾罵就是自己心上也覺得不安不如周游列國
 定在一處討過的人家終日去討不但惹人憎嫌
 一文錢尚且不叫做貪墨何況于乞弓之人若違守
 一○裡○面○有○個○一○錢○太○守○做○太○守○的○人○每○一○個○百○姓○取○他
 他○一○文○在○我○不○傷○其○庶○在○人○不○傷○一○惠○當○初○做○官○的
 化○了○每○一○分○人○家○終○身○只○討○他○一○次○遠○一○次○及○只○討
 人○而○不○如○乞○弓○身○這○等○做○來○就○是○勸○教○之○教○變○化○之
 未○使○人○見○了○個○思○村○道○乞○弓○之○人○尚○且○如○此○豈○可
 三○身○

教意斗
 化二字
 的題目
 竟有許
 大文章
 做出來
 真神手
 真絕技

傳食四方使我的教化大行于天下天下好施喜捨
 的人要見我第二面也不能勾就像天上的神龍一
 般使人見前而不可見尾何等清高何等肅介他真定
 了這個主意所以今日在東明日在西再不會在一
 個地方住上一年半載為何忽然財主又忽然做了
 窮人只因他天性慷慨最惡的是慳吝之人古語道
 得好

江山易改

秉性難移

上民書

去

他就做了叫化子。依舊還輕財重義。自己。要別人施捨。討來的錢鈔。又要施捨別人。財主人家見他討飯。討得清高。做人做得硬淨。又且通今識古。會做幾首粗淺詩詞。都不把他做乞兒看待。見他走進門來。不是親手遞茶。就是喚人送飯。不是解開串頭揀一大錢。就是攤開銀包。拈一小塊。都不消他開口。輸心樂意的施捨他。所以他的錢財。極來得容易。一日到晚。定有幾百個絕大的銅錢。幾十塊極碎的小銀子。若肯

攢積起來不但消叫化還○可以恢復舊業○做個中○
興財主○怎奈他舊性不改○竟像銀子錢財○上面有刀○
鋒劍○銜要割人手掌○的一般○有了幾分○定要散去○決
不肯留在身邊○過夜○看見同伴之中○有時連不濟○叫
化不來的○論分論錢○周濟他○有病倒在床○不能出去○
叫化的○論年論月○供給他○這或者是同病相憐○物傷
其類的意思也○還罷了○有時討到窮苦人家○見他家
中○糧絕○灶上烟消○死者無棺○病者少藥○就不覺動起

連城璧全集

寅

十七

學 化五支

關○的○一○般○所○以○起○他○一○個○混○名○叫○做○窮○不○怕○叫○到○這
 非○還○不○回○頭○得○了○錢○財○依○舊○浪○用○竟○像○要○與○窮○鬼○打
 就○是○叫○化○裡○而○第○一○个○窮○人○人○見○他○窮○到○叫○化○的○地
 去○了○的○時○節○一○兩○日○沒○人○接○濟○衣○裳○賣○盡○出○身○露○體
 些○衣○服○穿○着○起○來○就○是○吳○乞○丐○之○中○第○一○个○財○主○撒○漫
 柳○作○福○所○以○叫○化○得○來○的○時○節○三○五○日○不○做○好○漢○買
 飯○倒○送○與○施○主○充○饑○破○布○袋○中○摸○出○金○錢○反○施○與○檀
 剛○隱○心○未○豈○但○不○要○他○施○捨○還○向○舊○蒲○包○裡○傾○出○冷

20
冊
6
A

名他竟做了乞丐之中的名士人人人都望他上門要
 看是怎生一副面孔做人這等異樣一日計到山西
 太原府也是他運眼不利劫數難逃名士的境際忽
 然儼塞起來初到地分叫化只有一個好善的妓婦
 留他吃了一頓飽飯出門的時節還約他再來走
 窮不怕是計過一次不計第二次的怎麼還肯再去
 那時時除了這個信女再沒有第二個善男計了四

連城壁全集

連城壁全集 寅集

五日低錢不見一文。在人家門首立上幾個時辰。討
不濟半碗冷粥。一塊鍋巴。臨捨他的時節。還要罵上
幾聲。把飯食丟在地下。等他自拾。再沒有和顏悅色。
在手裡遞與他的。窮不怕。是有傲骨的人。寧可忍饑
受餓。使性出門。不肯受那啼號之食。一連餓了十幾
日。不覺眼中花紅。耳內蟬鳴。一張沒倚靠的肚皮。吸
到骨脊上去。看人要做伯夷。叔齊了。自己宿在冷廟
之中。反覆思量。這我祖宗的。叫化時運。是從來少有。

的○發○甚○麼○沒○原○沒○故○倒○起○運○來○雖○然○說○是○叫○他○的○人○
就○活○到○一○百○歲○少○不○得○是○餓○死○只○是○我○這○叫○犯○子○此○
別○人○不○同○多○活○一○年○還○替○世○上○的○人○多○做○一○年○好○事○
難○道○不○老○不○病○就○是○這○等○死○了○不○成○想○過○一○會○忽○然○
醒○悟○轉○來○道○是○了○往○常○人○肯○施○捨○一○米○一○粟○我○的○人○
品○二○來○是○慕○我○的○名○聲○取○以○一○見○了○而○就○相○待○如○賓○
錢○財○飯○食○不○求○而○至○我○如○今○初○到○地○方○又○不○曾○有○人○
替○我○先○容○說○有○個○輕○財○重○義○的○窮○不○怕○要○到○這○邊○來○

二
寅

九

行道大家作興他一作興。我又不曾自己稱名道姓。說我就是遠近知名的窮不怕。初到這邊來糊口。東列位看顧。一看顧他知道我是何人。肯破格相待。我如今沒奈何。只得要做毛遂。自薦了把近來做名士的訣竅。也要試驗出來。使他知道我在盛名之下。終好尊敬我。美計定了。就買一張大綿紙。裱做幾層。做一首七言四句的詩。寫在上面。就如星相醫卜的招牌。一般。捏在手裡。走到人家去叫化。

其詩云

仗義疎財窮不怕。自書名號肩頭掛。別人施我。我施人。叫化之中行教化。

拿了這張招牌熬着餓肚。到街上去東走西撞。只說窮不怕。三個字是顆搖錢樹。街上人見了。只恨相見之晚。豈有當面錯過。竟不延納之理。誰想天下之事。儘有出之意外。的未掛招牌之先。銀子銅錢。雖然討不着。還有些殘茶剩飯。與他看。做個望梅止渴。事。

連城璧全集 寅

二十

餅充饑○自掛招牌之後○冷粥要留○來養○猶○鍋○巴○要○拿○
去○喫○狗○沒○得○與○他○見○而○窮○不○怕○立○得○腿○酸○叫○得○口○渴○
還○討○一○頓○棍○子○打○了○出○來○一○個○太○原○城○裡○不○知○幾○十○
萬○人○家○不○約○而○同○都○是○如○此○竟○像○寫○了○合○同○議○約○要○
餓○死○他○的○一○般○不○知○是○甚○麼○原○故○他○只○得○歎○口○氣○道○
道○之○不○行○也○歟○命○也○窮○不○怕○其○如○命○何○回○到○冷○廟○之○
中○丟○了○招○牌○也○不○求○生○也○不○尋○死○只○是○仰○天○僵○卧○做○
個○束○手○待○斃○而○已○可○憐○他○是○餓○壞○的○人○那○裡○經○得○再○

餓只消一日一夜沒有水漿下賤就不覺四肢冰冷
目定口張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了。看官你說窮不怕
的教化。處上太行獨有太原行不去別處的人都喜
施捨獨有太原不喜施捨。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太
原的人也是極慕他的。只因終日炭在口裡說來說
去。看見乞兒上門就訶叱他道。你不曉得叫化裡面
有個窮不怕麼。一分人家只討一次。到第二次就請
他。也不來了。這纔是個好花子。你為何不學他一學。

必至之
情必有
之事無
春戲的
如處如
在事上
在人處
德之外

三日兩頭只管上門來惹厭我們就有錢也不捨你
 要留在這邊等那窮不怕人人都是這等說傳騰開
 去就有个遠方乞兒要射起利來竟假冒窮不怕迎
 着先到太原來行道太原的人都把他面龐舉上細
 細看了一遍然後把銀錢送他飯食請他那個乞兒
 倒撥了一主大錢而去臨去的時候又對眾人道我
 窮不怕是一頂好馬再不吃回頭草的如今撥過一
 次已後再不再來了只恐怕有無能之徒等我後去後

其事
在人意
想之中
前以為
從來小
說之冠

上○一○年○半○載○假○冒○我○的○賤○名○來○攪○擾○地○方○不○但○費○了○
施○主○的○錢○鈔○又○且○壞○了○不○肖○的○名○聲○列○位○際○記○此○言○
切○不○可○被○人○欺○騙○所○以○太○原○之○人○一○來○錯○認○了○前○人○
之○貌○二○来○誤○聽○了○先○入○之○言○起○先○既○把○假○的○當○做○真○
的○如○今○自○然○把○真○的○當○做○假○的○了○所○以○一○見○了○他○就○
像○鷓○人○一○般○半○個○銅○錢○不○肯○輕○捨○連○那○一○塊○鍋○巴○
碗○冷○粥○勉○強○丟○擲○與○他○還○像○遺○了○聖○旨○的○一○般○怎○麼○
肯○撒○喜○的○出○手○窮○不○怕○只○因○名○高○致○累○弄○到○生○

連城璧全集

寅

三

言索然又没人對他說。他那裡得知。彼時錢到光死。一生之際。本處的地方。樞甲姓常巴。不得死了乞身。好往各家科斂銀錢。多少買幾個蘆席。棊了死人。盡去埋了。餘剩下來的好。拿去買酒肉吃。此時見窮不。怕。渾身冰冷。料想沒有生機。就不等他斷氣。先到各家科斂。偶然斂到一個娼婦人家。那個娼婦姓劉。是太原城中第一個名妓。正接着一個財主嫖客。與他對坐下棋。聽見說死了乞兒。就把棋子丟下了。連忙

問道那叫化子是那裡人。可曉得他的名字。地方道。
是山東路上來的。混名叫做窮不怕。妓婦大驚道。這
是一尊活菩薩。為甚麼沒病沒痛。就會死了。地方道。
是沒人施捨。餓死了的。妓婦連聲歎息。說這個乞兒。
本處的人。不曉得他的來歷。我當初在山東居住。他
也在山東叫化。只有我認得他。這個總是真正窮不。
怕。以前來的。那一個。是冒名的。嫖客道。乞馬的人。有
甚麼好處。別人冒起名來。妓婦把他生平善行對嫖。

家述了一遍。嫖客道：這只怕是傳聞的話。乞丐裡面。那有這等好人。妓婦道：耳聞是虛。眼見是實。他的好處。我。不但眼見。還親自受他恩惠。過的不瞞相公說。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家裡徹窮。母親死了三日。不能。恁辦棺柩。他叫我到我家來。我對他痛哭道：母親。的是。屍暴露。尚且不能收殮。那有銅錢打發你。他起。先不。待。我。至。領。他。看。過。屍。首。他。就。動。了。惻。隱。之。心。取。出。一。包。銀。子。雖。然。不。上。一。兩。倒。有。七。八。百。塊。都。是。以。

○ 平○均○又○湊○上○幾○百○銅○錢○送○與○我○家○父○親○。○ 請○辦○棺○木○。○
○ 這○家○正○在○危○急○之○際○。○ 顧○不○得○羞○耻○。○ 只○得○受○了○他○的○。○ 若○
○ 不○是○他○周○濟○母○親○的○骸○骨○。○ 幾○乎○不○能○收○殮○。○ 他○竟○是○我○
○ 結○恩○人○。○ 前○日○走○進○門○來○。○ 我○便○認○得○他○。○ 還○認○不○得○我○。○
○ 只○留○他○吃○得○一○頓○飯○。○ 約○他○改○日○再○來○。○ 要○對○他○說○出○原○
○ 情○。○ 重○上○的○報○他○一○報○。○ 那○裡○曉○得○幾○日○不○見○。○ 就○餓○死○了○。○
○ 豈○不○可○憐○。○ 說○完○不○覺○淚○下○起○來○。○ 嫖○客○道○。○ 他○既○感○助○你○
○ 甚○。○ 親○我○如○今○也○替○你○還○他○一○口○棺○木○。○ 再○做○些○好○事○。○ 超○

度他過度。也就可○以報得他了。妓婦道。若得如此。感
恩不盡。孀客○分付家人。取五兩銀子。交與地方。總
甲。偷辦棺食。待此○婚之後。再叫和尚。超度他。妓婦恐
怕地方。總甲。侵漁。入已。叫家人。跟去。面同收殮。誰想
買了棺木。擡到廟中。把死人一看。還是不曾絕命的。
家人討此熱湯。費了我口。就斬。有些生氣。再把粥
湯灌。不覺對人說起話來。說我是餓死的人。一個
銅錢半碗冷飯。尚且沒人施捨。這口棺木。是從那裡

來○的○滿○城○的○財○主○都○要○置○我○于○死○地○列○位○是○何○等○這
人○又○為○何○肯○來○救○我○地○方○與○家○人○把○妓○婦○感○他○昔○日
之○恩○嫖○客○助○他○棺○食○之○費○的○話○說○了○一○遍○窮○不○怕○大
驚○道○難○道○如○今○世○上○還○有○個○知○恩○報○德○的○人○不○成○這
是○精○奇○事○了○這○等○看○來○不○但○我○乞○丐○之○中○有○人○物○連
娼○優○隸○卒○之○中○也○有○人○物○了○驚○喜○了○一○會○就○勉○強○掙
茶○起○來○買○些○點○心○吃○上○央○家○人○扶○了○走○去○拜○謝○恩○人○
妓○婦○見○他○活○了○不○勝○之○喜○連○忙○取○飯○食○款○待○他○嫖○客

他道你往常窮不怕如今窮怕了麼他點頭道
窮怕了嫖客道你以後有了錢財還敢浪用麼他搖
搖頭道不該浪用了嫖客對妓婦道他大難不死
又能悔還將來必有好處你當初既受過他的恩惠
如今又沒有親人何不與他結為姊妹留在家中把
些閒飯養他一來報恩二來積德何等不妙妓婦道
我也正要如此就在嫖客面前對天拜了幾拜從此
以後妓婦呼他為兄他呼妓婦為妹兩下相敬得極

第一卷
第五回

好過了三五日，窮不怕有此厭煩。起來自己思量道：「我當初破家之後，只因不屑做娼優隸卒，所以出來叫。如今爭了十年，餓氣又從新跟了妓女做起。烏龜親養來，圖個吸而喪聲名，豈不是為小而失大。就說故辭了妓婦與嫖客，要往別處去，嫖客留他不往，只得分付他道：『你這等一個人，為甚麼好事不做，只想去叫化？你看從來叫化裡面那一個是有收成的？』我如今贈你五十兩銀子，你拿去做本錢，尋此生。

金瓶梅

共

意做○一切不可再去叫化了○說完○就分付家人○開
皮匣○取出一錠大元寶○親手交付與他○窮不怕再三
推辭○推辭不脫○只得受了○妓婦又分付他道○你是個
慷慨的人○有了這五銀子○少不得看見窮人○又要施
捨○去之後○少不得又像前日的故事○只怕餓死在
別處○沒有第二個灌粥湯○拾棺木的人了○我如今把
個戒指送你○戴在手上○但凡要用銀子的時節○就
想着我的話急○要止住了○不可再成○以前撒漫說

完。就褪下一個金戒指。替他戴在手上。窮不怕。千思萬謝。拜別出門。心上思量。道有了五十兩銀子。自然該做生意了。難道還好叫化不成。只是一件。我自有一生以來。不曾做過生意。不知那一樁買賣。做得萬一做折了本。依舊叫化。不如把銀子藏在身邊。再叫化幾時。看世上的生意。是那一樣最穩。學些本事。在肚裡。然後去做。也不為遲。算計定了。就離了太原地方。到北京保定府高陽縣去行道。也虧他善聽忠言。不違

諫諍把妓婦叮囑的話。紫。記在心頭。半個低錢。不
敢浪用。准。熬。了。一。個。月。到。一。月。之。後。又。是。他。月。建
不。利。却。數。難。逃。每。日。清。晨。起。來。到。街。上。叫。化。只。見。個
四。十。多。歲。的。婦。人。跪。在。一。個。鄉。宦。人。家。門。首。不。住。的
流。頭。流。一。個。頭。叫。一。聲。道。天。官。老。爺。還。了。我。的。人。罷。
一。連。流。上。幾。百。個。頭。方。終。走。了。開。去。今。日。如。此。明。日
也。如。此。竟。家。湊。巧。窮。不。怕。不。去。他。再。不。來。他。若。不。來。
窮。不。怕。也。不。去。竟。像。約。定。的。一。般。目。下。在。他。門。首。撞。撞。

着○一○連○過○見○十○幾○次○窮○不○怕○恚○隱○之○心○又○有○些○動○揮○
起○來○待○他○轉○去○的○時○節○跟○住○了○他○走○到○個○僻○靜○去○處○
叫○住○了○問○道○老○奶○奶○你○爲○甚○麼○事○跪○在○人○家○門○首○磕○
頭○有○甚○麼○苦○情○對○我○說○一○說○看○那○婦○人○正○在○悲○苦○之○
際○聽○見○後○面○有○人○叫○喚○巴○不○得○立○住○了○告○訴○一○叢○等○
人○替○他○區○處○及○至○回○轉○頭○來○看○見○是○個○叫○化○哥○那○裡○
有○口○對○他○說○話○啐○了○一○聲○往○前○竟○走○窮○不○怕○不○好○再○
問○只○得○跟○他○回○去○看○他○住○在○那○裡○再○做○計○較○跟○了○許○

寅

寅

多○路○跟○到○個○冷○落○鄉○村○那○婦○人○走○進○一○間○草○屋○就○把○
門○掩○上○放○聲○大○哭○起○來○哭○了○一○陣○隔○壁○有○個○婦○人○勸○
他○道○周○夫○娘○不○要○哭○你○家○大○姐○是○取○不○轉○來○的○了○落○
得○省○些○脚○步○以○後○不○消○去○罷○那○婦○人○道○我○銀○子○又○措○
辦○不○來○勢○力○又○敵○他○不○過○難○道○把○個○活○計○的○女○兒○
坑○死○在○他○家○裡○不○成○少○不○得○日○去○盪○盪○着○討○得○人○
來○當○做○來○他○討○不○得○人○來○當○做○况○他○有○他○怎○麼○樣○發○
落○我○窮○不○怕○未○開○之○先○見○他○終○日○嗑○頭○禮○拜○還○怕○是○

解不開的冤結。及至眼到門前。聽見說出銀子二字。心上就寬了一半。腰間那個元寶。竟像要動起來的。一般。就把婦人的門敲幾下。道周大娘送女兒的來了。快些開門。那婦人聽見這一句。又驚又喜。只說果然。是鄉官的管家送女兒上門。連那隔壁的婦人也替他歡喜。不過大家走出來迎接。誰想開門一看。只見那個不識高低。好管閒事的。叫化子婦人。又啐一

連城璧全集

寅

先

眾住我歪纏我的女兒在那裡為甚麼敲門打戶騙起人來窮不怕道大娘不要發惱我這個叫化子比別的叫化子不同是替人分得憂挑得擔的我見你日日在人家門首磕頭畢竟有甚麼冤枉之事所以眼住了問你誰想你並不回言我只得隨你回來察其動靜方纔聽見這位大娘勸你且說勢力天教他不過銀子又該處不來這等說若有了銀子就可以取得人出了請問你的金爰還是賣與他的富與他

痛○不○蘇○
三○入○一○
珠○世○話○

的○請○說○一○說○代○我○替○你○區○處○那○婦○人○笑○一○笑○道○好○大○
力○量○好○大○而○皮○高○陽○城○裡○不○知○多○少○財○主○多○少○貴○人○
我○個○人○都○告○訴○過○了○不○曾○見○有○一○毫○用○處○你○一○個○討○
飯○吃○的○人○自○己○性○命○甚○不○活○要○替○人○處○起○事○來○可○不○
是○多○勞○的○氣○力○窮○不○怕○道○這○等○說○起○來○大○娘○見○在○了○
如○今○世○上○那○有○個○財○主○肯○替○人○出○銀○子○貴○人○肯○替○人○
講○公○道○的○若○要○出○銀○子○講○公○道○除○非○是○貧○窮○下○賤○之○
人○裡○而○或○者○還○有○幾○個○我○這○叫○化○的○人○只○因○窮○到○極○

連城璧全集 寅

連城璧全集

寅集

三

三

道。身。月。處。賤。到。至。處。不。想。做。財。主。不。望。做。公。卿。所。以。倒。肯。替。人。代。此。銀。子。講。此。公。道。你。但。說。來。只。要。銀。子。取。得。人。出。還。你。一。個。全。愛。就。是。了。何。須。管。我。叫。化。不。叫。化。那。婦。人。還。不。肯。信。只。說。是。個。油。嘴。花。子。要。騙。他。茶。飯。吃。的。隨。他。盤。問。再。不。開。口。隔。壁。的。婦。人。道。周。大。娘。你。也。忒。煞。執。意。他。雖。是。叫。化。的。人。也。難。為。他。一。片。好。意。便。對。他。說。也。不。妨。事。難。道。費。你。甚。麼。本。錢。不。成。那。婦。人。却。不。得。隣。舍。體。面。只。將。告。訴。他。道。我。這。個。女。兒。今。

年十六歲了三年之前我丈夫去世。沒有一個倚靠
的人。地方上有幾個光棍見我女兒生得眉清目秀
就起了不良之心。沒原沒故生出詭計來說我丈夫
在白曾把女兒許他。要白領去做媳婦。見我不肯
竟要告起狀來。方纔那個鄉官不知從那裡知道就
教管家來對我說道。我家老爺聞得地方光棍要白
占你女兒十分不服。要替你出頭。你若肯做寫一張
賣契。只說賣與我家老爺。他們自然斷了。妄想若再

來與你講話。待我老爺拿個帖子送到縣裡去。怕不
打斷他狗筋。待事平之後。歇上一年半載。把女兒交
付還你。尋好人家做親。就是。我聽了這些話。只說果
然是好意。就央人寫一張賣契。填了三十兩虛價。連
女兒送到他家。還磕了許多頭。謝他的恩德。自從送
去之後。地方上的光棍。就果然斷了妄想。不敢再提
前事。如今過了三年。是非也息了。女兒也大了。我要
領他回來。招個女婿。養老。誰想那鄉宦又起不良。

心○要○收○我○女○兒○做○小○我○知○道○落○了○圈○套○跳○不○出○來○
得○依○從○了○他○又○誰○想○那○鄉○宦○的○夫○人○是○高○陽○城○裡○第○
一○個○奶○婦○聽○見○夫○夫○要○收○我○女○兒○就○把○我○女○兒○百○般○
磨○滅○做○定○了○規○矩○每○日○要○打○一○百○皮○鞭○逼○我○去○領○及○
至○我○走○去○領○那○鄉○宦○又○留○住○不○發○說○你○若○要○領○去○須○
照○賣○契○上○的○銀○子○一○本○一○利○還○得○清○楚○我○這○裡○
方○纔○發○人○若○少○一○厘○不○要○痴○想○我○如○今○要○贖○又○沒○有○
這○主○銀○子○若○還○不○贖○女○兒○又○吃○打○不○過○只○得○日○去

連城璧全集

寅

頭指里他過意不去。或者把女兒還我。也不可。誰想哀告了幾十天。頭也磕過上萬。他全然不理。昨日女兒寄信出來。說他的皮鞭也打過上萬了。渾身的肌肉。沒有一寸不紫。沒有一寸不爛。再經不得打了。贖與不贖。教我寄個回信與他。贖得成。再熬幾頓。贖不成。待他好尋死。你說這樣的事。教我苦不苦。急不急。說完。又放聲大哭起來。窮不怕。道大娘不要哭。且商量正事。請問這位令愛。要吃得多少銀子。纔贖

得○出○婦○人○道○他○講○過○了○照○原○契○上○一○本○一○利○我○嘗○初○
並○不○曾○得○他○一○厘○只○是○不○合○馮○了○這○張○虛○契○如○今○若○
要○取○贖○須○得○三○十○兩○本○錢○三○十○兩○利○錢○共○成○六○十○兩○
交○送○進○去○方○纔○領○得○出○來○如○今○莫○說○六○十○就○是○六○兩○
六○錢○也○沒○得○打○樁○教○我○怎○麼○處○窮○不○怕○道○他○說○這○些○
難○道○就○要○這○些○不○成○婦○人○道○他○明○是○愛○我○女○兒○捨○不○
得○發○還○知○道○我○沒○有○銀○子○故○此○把○這○難○題○難○我○就○
有○了○六○十○兩○送○去○還○輪○他○不○肯○又○要○把○別○話○支○吾○若

連城璧全集

寅集

這○個○元○寶○是○一○個○大○惡○人○送○與○我○活○命○的○我○若○都○送○
與○你○就○是○後○井○救○人○萬○一○叫○化○不○來○依○舊○餓○死○就○負○
了○他○的○盛○意○了○好○事○也○要○做○性○命○也○要○活○老○實○對○你○
說○這○六○十○兩○之○中○我○只○好○助○你○一○半○那○一○半○我○替○你○
生○个○法○子○出○來○還○你○不○上○三○五○日○就○有○女○兒○進○門○婦○

還少了一兩五錢。不能足數。他一發却之有名。自然
贖不出了。窮不伯道。就要這。也不是甚麼難事。我
現有一個元寶在此。就少十兩。也容易湊。只是一件。
這個元寶是一個大惡人送與我活命的。我若都送
與你。就是後井救人。萬一叫化不來。依舊餓死。就負
了他的盛意了。好事也要做。性命也要活。老實對你
說。這六十兩之中。我只好助你一半。那一半我替你
生个法子出來。還你不上三五日。就有女兒進門。婦

人生生人其意亦不始道天下作福的事人
 肯做只怕沒有不始肯的人我如今助你三十兩那
 三十兩也要想一個人助你就不能勻若還一兩二
 兩三錢五錢不拘多寡湊集起來料想也還容易你
 如今就像化緣一般做起一本冊子來待我把你自
 家口氣做萬善助的引子寫在前而開頭一名是我
 寫起人見我乞弓之人而且助你三十兩難道那些
 有體面有身家的人不助你幾兩一個不成你到各

尺牘

五

家去寫一寫料想不出三五日就可完清數了。婦人這合少成多的事或者也還難清來只是你這窮人怎好累你出一半窮不怕通我的銀子是通人這得懶的不通你替我心疼快些法想來就是此鬼樣幾個銅錢走去買了一個毛邊帖子他的筆硯是時常帶在身邊的取將出來替他寫個引子道

告助孀婦周門某氏痛夫早亡止生一女向因葬夫乏用賣與 知官某老爺為婢淨身價銀

三十兩是實。今因氏老無見。桑榆莫靠。蒙某
老爺垂憐。孤寡恩許。係價贖回。贖價養老。可憐
赤貧。婆婦囊無半文。木利不貲。何從措辦。謹此
奉告。

四方義士。三黨懿親。各發婆心。共垂佛手。或損半
縑之費。或捐一飯之資。割少成多。共襄義舉。子
母全歸之日。即是娘兒永聚之期。德比二天。恩
同再造。惠助者請列大名于左。

寅

共

寫完高禱誦一遍。與婦人聽了。然後提起筆來。大
書一行字道：海內知名乞見窮。不怕義助贖。女銀叁拾兩。
寫完之後。又押了一個毛字。遞與婦人。婦人接便接
了。心上還有些疑感。說他是個叫化之人。那有這主
大銀子。恐怕是脫空扯謊的話。口裡便歡喜。面龐舉
動之間。不大十分踴躍。窮不怕。知道他的意思。就在
一個破布袋裡。摸出那錢元寶。放在婦人面前。道：大

娘○不○要○疑○心○這○件○東○西○不○是○銅○傾○錫○鑄○的○鄉○宦○人○家○
用○得○慣○拿○去○他○自○然○認○得○只○是○繫○他○開○來○要○費○許○多○
氣○力○不○如○就○交○與○你○上○明○日○告○助○來○的○銀○子○送○我○二○
十○兩○這○個○元○寶○就○不○消○動○得○圖○上○圖○上○送○去○就○是○了○
婦○人○看○了○這○件○東○西○方○絲○手○舞○足○蹈○起○來○千○恩○萬○
好○人○稱○謝○个○不○了○連○隔○壁○的○婦○人○也○朝○他○念○了○幾○聲○
阿○彌○陀○佛○第○不○怕○把○元○寶○交○付○與○他○自○己○依○舊○去○叫○
化○婦○人○拿○了○這○个○帖○子○到○那○些○財○主○親○眷○人○家○凡○是

第

與他丈夫有一面的。摸家逐戶去走一次。只說者
大頭腦不怕沒有小幫助。難道一縣的財主。概不
一個叫化子不成。放心惹惹去求助。誰想天下的
再料不定。起先只說把叫化二字塞住裏人的口。
家說得有理。使他回不出來。乞丐之人。尚且助我他
是。何等之人。肯說我不如乞丐。先不得意思。定然要
出。手的了。誰想倒被叫化二字塞住自家物口。被他
說得有理。自己反回不出來。俗語二句道得好。

勢

無錢買茄子

只把老來推

衆人的本意原是不肯破慳的。若沒有前面這行大
 字，還不便直接回他。只好說：待別人寫了，再來見我。
 做個緩兵之計。只因有了窮，不怕這個尊名。寫在緣
 簿之首。衆人見了，就不約而同，都把窮不怕三個字
 寫了。回帖說：你把叫化子寫在前面，教我們寫在後
 面。明說：我是叫化子，不如的人。了。既然叫化不如那
 有銀子，助你叫化子，寫三十兩。我們除非寫三百兩。

連城璧全集

寅

六

終○是○若○還○寫○二○十○九○兩○也○是○張○不○如○叫○化○的○供○收○了○
如○何○使○得○你○既○有○了○這○個○叫○化○檀○越○只○消○再○尋○一○位○
叫○化○施○主○寫○了○第○二○行○就○贖○得○女○兒○出○了○何○須○要○求○
衆○人○還○有○幾○個○是○他○丈○夫○的○好○朋○友○好○親○戚○銀○子○便○
沒○得○周○濟○他○偏○會○責○人○以○大○義○說○做○寡○婦○的○人○還○該○
理○烈○此○不○該○容○閒○雜○不○良○之○人○在○家○走○動○做○叫○化○子○
的○怎○得○有○三○十○兩○銀○子○只○怕○來○歷○也○有○些○不○明○他○與○
你○是○那○一○門○親○眷○為○甚○麼○沒○原○沒○故○肯○把○這○五○銀○子○

助○你○只○怕○名○色○也○有○世○不○離○婦○人○被○他○說○得○滿○面○羞
慚○無○言○可○對○回○到○家○中○悶○上○的○坐○了○幾○日○料○想○女○兒
贖○不○成○要○等○窮○不○怕○來○把○元○寶○交○還○他○去○到○第○五○六
日○窮○不○怕○走○進○門○來○問○那○二○十○兩○銀○子○有○了○不○曾○婦
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朝○他○哭○了○一○場○然○後○回○覆○窮
不○怕○不○等○說○完○就○截○住○道○這○等○說○多○分○是○沒○有○了○也
罪○一○客○何○勞○二○主○這○樁○野○事○待○我○一○个○叫○化○子○做○完
了○罷○那○個○元○寶○是○五○十○兩○我○這○幾○日○又○討○了○幾○串○銅

錢都換做銀子在這裡。算來也有八九兩。還不能勻
足數。我手上有個金戒指。是個結義的妹子送與我。
戒浪用的。我如今浪用戒不住。要他也沒得。一張放
在裡面。湊成足數罷了。說完就把銀子取出來。戒指
勦下來。一摺交付明白。催他去。贖如兒。自己別了。由
門約到明日來。賀喜婦人。拿了這五封物。走到拜官
門首。那世管家只說他要進香。繳賴不肯放他入門。
婦人將无窮金銀。把與他看。說為贖金。而來家人信。

了方纔放他進去。婦人見過鄉宦，磕了幾個頭，就取出身價，擺在他面前，求他稱允。那鄉宦把元寶戒指仔細一看，問他是那裡來的。婦人就說是個財主乞兒，贖我的。鄉宦躊躇了一會，分付他道：我今日有事，沒工夫兌銀子，放在這邊，明日來兌。婦人不敢違拗，只得應聲而去。到第二日清晨，窮不怕走到婦人家，理問他女兒贖出不曾。婦人把鄉宦事忙約了今日的話說了一遍，窮不怕正要出門，不想有幾個健漢

如○狼○似○虎○擁○進○門○來○取○一○條○鉄○練○把○他○鎖○在○一○頭○把○
婦○人○鎖○在○一○頭○不○容○分○說○牽○了○出○去○窮○不○怕○問○是○甚○
麼○原○故○衆○人○不○應○婦○人○問○是○甚○麼○情○由○裏○人○也○不○理○
一○直○帶○到○高○陽○縣○前○閉○在○一○間○空○屋○裡○而○窮○不○怕○出○
婦○人○兩○个○跪○在○地○下○哀○求○要○他○說○出○鎖○拿○之○故○那○些○
健○漢○道○打○劫○錢○糧○的○事○發○了○誰○道○你○自○家○做○的○事○自○
家○不○明○白○還○要○問○我○不○成○窮○不○怕○與○婦○人○面○面○相○視○
不○知○那○裡○說○起○再○問○幾○句○那○些○健○漢○就○辭○他○去○了○

下來窮不怕與婦人兩個不敢開口只得說業
業抖做一團縮在屋前頭等候發落看官你道這是
甚麼原故只因那一日鄉紳看了元寶心上動說
從來只有官府的錢糧少終傾做元寶隨你財主人
家銀子也不過是五兩一錠十兩一錠叫化的人若
不是做強盜打劫這件東西從那裡來又有一個赤
金戒指搭在裡面一發情獎顯然了且元寶上面
兩邊都有小字○鄉官是老年的人○眼睛不濟不
曾戴

得○眼○鏡○看○來○不○大○分○明○所○以○打○發○婦○人○回○去○一○來○要
細○看○元○寶○二○来○要○根○究○来○歷○及○至○婦○人○去○後○拿○到○日
頭○底○下○戴○了○眼○鏡○仔○細○一○看○一○邊○是○解○戶○的○名○字○一
邊○是○銀○匠○的○名○字○原○来○這○解○戶○與○銀○匠○就○是○高○陽○縣
人○半○年○之○前○高○陽○縣○解○一○項○錢○糧○進○京○路○上○遇○着○响
馬○乾○淨○打○劫○了○去○累○那○解○戶○轉○来○傾○家○蕩○產○從○新○賠
出○銀○子○傾○做○元○寶○解○進○京○去○方○纔○保○得○身○家○性○命○這
樁○大○事○是○通○縣○皆○知○的○一○鄉○官○豈○不○聞○得○如○今○看○了○這

兩行小字。不覺大驚。大笑起來。隨即打轎去拜知縣。把著他訪著強盜。拿住真贓的話。說了一遍。就把元寶取出來。付與知縣親驗。知縣看了。千稱萬謝。送了謝神回去。就傳捕快頭目。進衙分付。叫他用心捉獲。不可疎虞。所以窮不怕與婦人。受了這場橫禍。幸得知縣升堂。捕快帶了進去。必不得知縣先審婦人。問他這主贓物。是那裡來的。婦人少不得說出真情。推到窮不怕身上。窮不怕不辜。知縣拷問。就說元寶全

銀都是乞兒送與他的。要審來。應只問乞兒。不干這婦人之事。知縣道。這等。你把打劫錢糧的情節。徑直說來。省得我動刑具。窮不怕道。一尺天。一尺地。乞兒並不帶打劫甚麼錢糧。這個元寶。是太原城裡一個嫖客。捨與乞兒的。這個戒指。也是太原城裡一個妓婦。送與乞兒的。這些散碎銀子。是乞兒叫化了銅錢。在本處兌換來的。有憑有據。並沒有來歷不明的事。求老爺察察。知縣見他不招。就把怒棋一拍。分付

子快夾起來。窮不怕平日。雖然打過幾場官司。都是
從旁公舉代衆伸冤的事。自己立在上風。看別人打
板子。夾上棍的。何曾受過這般刑罰。夾了一夾棍。沒
有話招。知縣又分付禁子。重上的獄。一連獄上幾百
棍。窮不怕。熬鍊不過。知道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招
了還死。得是不招反死。得快只得信口亂說。道不消
再夾待小的。招出來就是這項錢糧。是我在某處。各
上了銀來的。只爲好嫖好賭。都用盡了。只留得這般

元寶。雖。真。事。實。死。罪。無。辭。知。縣。道。打。劫。錢。銀。決。不。是。
你。一。人。定。有。幾。个。夥。伴。領。穿。脏。物。決。不。在。這。一。處。定。
有。幾。个。寓。家。連。上。招。來。不。然。我。還。要。夾。窮。不。抽。道。小。
的。氣。力。最。大。本。事。最。高。生。平。做。惡。盜。再。不。用。幫。手。都。
是。一。个。人。打。劫。到。一。處。地。方。只。以。乞。丐。為。名。日。走。街。
坊。夜。宿。廟。宇。再。沒。有。一。個。寓。家。知。縣。道。你。方。終。竟。那。
個。元。寶。是。嫖。客。捨。你。的。那。个。戒指。是。妓。婦。送。你。的。這。
等。新。來。那。嫖。客。就。是。夥。伴。妓。婦。就。是。寓。家。了。為。甚。麼。

不○招○窮○不○怕○道○那○都○是○信○口○支○吾○的○話○其○實○不○會○
看○甚○麼○嫖○客○相○處○甚○麼○妓○婦○不○敢○妄○扳○良○善○之○人○求
老○爺○鑒○察○知○縣○道○盜○情○之○事○不○是○一○次○審○得○出○的○且
把○婦○人○討○保○強○盜○送○監○待○改○日○再○審○隨○即○分○付○刑○房
出○幾○張○告○示○張○掛○四○門○道○

高○陽○縣○正○堂○示○照○得○本○縣○于○本○年○某○月○解○某○項
錢○糧○進○京○途○中○被○劫○致○累○本○縣○捐○俸○賠○償○緝○訪○多
時○人○在○未○獲○忽○今○天○網○不○疎○大○盜○窮○不○怕○挾○帶○原

賊潛入本境幸其鄉紳訪確家首本縣緝獲審明○
大盜窮不怕已經定罪監候俟申詳處決但本縣
所失錢糧甚多今止獲元寶一錠強盜黨與甚衆○
今止獲窮不怕一人盜首既至黨羽必隨除一面
差捕緝拿外仍着地方鄉保挨戶嚴查但有面生
可疑之人來歷不明之物即行家報以便拘捉如
有容隱疎縱等情事發一體連坐各保身家毋貽
後悔特示○

告示掛了一月不見有人出首賊黨緝獲餘賊忽然
一日窮不怕正在監中吃牢飯外面有個差人捏了
一張硃票進來要捉他出去窮不怕見了硃票嚇得
三魂入地七魄升天只說要捉他處決眼淚汪汪眼
了差人出去走到丹墀之下跪定身子擡起頭來只
見上面坐了三個官府都是認不得的兩邊廳柱上
鎖了兩個犯人仔細一看誰想左邊一個就是本縣
的知縣前日夾他夾捉定他死罪的人右邊一個就

連城壁全集 寅

四

是本處的神紳清日替他作對書他到官的人處
無辜受累的婦人也從來跪在下面還有一個十五
六歲的女子跪在婦人旁邊頭不梳臉不洗面上有
許多血印都像打傷的一般窮不怕看了知道就是
婦人的女兒但不知提在一處做甚麼上面坐的
位是甚麼官府難道三官大帝怒顯神通知道我
椿事情實係冤枉清天白日現出真形來替人伸
雪柱不成只見跪了一會右邊一個官府把知縣

紳與下面一千人犯的名字。唱了一遍。連人連卷。更
將與左邊兩個。右邊兩個。收了文卷。就分付跟隨的
人。押解起身。自己也上了馬。一路同行。因前不知若
後。那裡去。及至走了三日。窮不怕細問。解人方將說
出原故。原來是聖上知道高陽縣裡有這樣大冤大
枉的事。特差兩個校尉來提知縣。紳并提一千人
犯。帶到京中。要親自發落。的那唱名燕祥的官府是
本處按院。聖旨着他協拿的窮。不怕知道原由。却傳

等。來
說不知
書以馬
小說

死了幾十從新滿轉來的一航。那裡喜歡得。但不
 知皇帝坐在深宮。何從知道外面的事。就是有人傳
 說進去。也只該發與本處撫按。從新審鞠。這話我的
 死罪深了。為甚麼皇帝自己做官。替叫化子審起事
 來。一恐猜起對京。弄不明白。及至解到北京。校尉
 奏皇上說。高陽一起人犯。解到。皇上果然坐殿。
 親自研審。先把知縣叫上去。問他這們兒。見怎見得
 是強盜。這個元寶。怎見得是真贓。為甚麼不審的。

就把無辜之人定了死罪。知縣說本犯手裡現有銀
去。能元寶可憑元寶上面現有解戶銀匠的姓名。可
據。況且審鞠之時。本犯親口供招。說打劫糧銀是實。
犯臣終定死罪。怎敢屈害無辜。皇上又叫卿官上去。
問他為甚麼一毫身價不付。要白占良家子女。一毫
影響沒有。要陷害無罪良民。這個乞兒與你有甚麼
冤仇。定要置他于死地。卿官道。明中赤契買人為婢。
怎敢白占子女。真贓實犯。首他到官。怎敢羅織無辜。

先自爲他打劫錢糧害民悞國。從朝廷百姓起見。故
此從公出背。其實與他沒有私孽。皇上又叫婦人上
去。問他這個乞兒爲甚麼原故。就肯助你一個元寶。
莫非與他有甚麼私情。故此這等相厚。廢婦人道。犯
婦只因女兒被占。終日跪在衙官門前。磕頭。他出來
料化日。撞着動了惻隱之心。起先還只肯助我一
半。要留一半養命。恐怕餓死了。奉員救他之人。後來
見滿城財主。分文不肯幫助。他看不過。方纔做了。

漢○一○分○不○留○犯○婦○守○寡○多○年○並○無○失○節○之○事○就○要○失
却○為○甚○麼○不○相○處○一○個○好○人○却○與○叫○化○子○通○起○姦○來
皇○上○審○完○了○衆○人○方○終○叫○到○窮○不○怕○窮○不○怕○俯○伏○在
地○不○敢○擡○頭○皇○上○問○他○道○窮○不○怕○你○這○個○元○寶○與○那
個○戒指○委○實○是○打○劫○來○的○還○是○別○人○與○你○的○照○直○說
來○不○可○回○護○窮○不○怕○道○萬○歲○爺○在○上○窮○不○怕○雖○是○個
乞○兒○也○是○有○些○操○守○有○些○氣○節○的○人○怎○肯○做○越○理○犯
法○之○事○那○個○元○寶○其○實○是○太○原○城○裡○一○個○嫖○客○見○乞

寅

四九

見做人疎財仗義。幾乎錢死。贈與乞兒做本錢的。那
個戒指。是太原城裡一個妓婦。曾受過乞兒的恩惠。
見嫖客贈了這主銀子。恐怕乞兒留不住。又要送與
別人。故此把乞兒帶在手上。戒浪用的。有根有據。並
非來歷不明。求萬歲爺超豁。皇上道。這等說來。你雖
不曾打劫。或者是那個嫖客打劫來的。也不可。知。知
縣夾你的時節。你為甚麼不招出他來。招出他來。就
脫了你的死罪了。窮不怕道。那個嫖客。生得方面大。

耳○着○實○有○世○福○相○決○非○盜○賊○之○徒○怎○好○寬○民○作○賊○就
作○他○是○打○劫○來○的○他○好○意○把○錢○財○贈○我○我○不○將○恩○報
也○罷○了○怎○好○拔○出○他○來○教○他○替○我○問○罪○所○以○寧○可○自
已○死○決○不○賴○扯○別○人○皇○上○道○這○等○說○你○果○然○是○個○好
漢○怪○不○得○道○路○之○人○個○個○稱○贊○你○這○等○那○個○嫖○客○你
如○今○若○遇○着○了○他○可○還○認○得○麼○窮○不○怕○道○他○是○乞○兒
一○個○大○恩○人○時○刻○刻○放○在○心○上○就○是○睡○夢○之○中○却
像○在○在○而○前○的○一○般○恨○不○得○買○塊○沉○香○刻○他○一○個○相

卒

○愛○終○日○燒○香○禮○拜○的○人○怎○麼○會○忘○記○皇○上○道○你○方○纔
○詳○他○生○得○方○面○大○耳○有○些○福○相○不○知○他○與○寡○人○的○面
○貌○還○是○那○一○個○生○得○齊○整○賜○你○撻○起○頭○來○相○一○相○看
○窮○不○怕○奉○了○聖○旨○怎○敢○不○依○只○得○撻○起○頭○來○把○皇○上
○的○面○貌○仔○細○一○相○不○覺○大○驚○小○怪○伸○頭○縮○頭○心○上○有
○話○不○敢○說○出○口○來○皇○上○道○看○你○這○個○先○果○莫○非○寡○人
○的○面○貌○與○他○有○些○相○似○麼○窮○不○怕○把○舌○頭○拳○在○口○裡
○試○了○幾○試○方○纔○答○應○道○是○他○的○面○孔○果○然○與○龍○顏○相

一路者
 美使人
 親虛說
 妻道天
 地之刑

似○皇○上○笑○一○笑○道○若○不○相○似○你○如○今○被○帶○官○勢○官○慶
 見○在○獄○中○不○得○到○這○邊○來○了○老○實○對○你○說○那○贈○你○元
 寶○的○嫖○客○就○是○寡○人○寡○人○只○為○要○訪○民○間○利○弊○取○以
 私○行○出○宮○偶○然○遊○到○太○原○在○妓○女○劉○氏○家○中○住○了○幾
 日○只○不○好○說○出○姓○名○連○妓○女○劉○氏○也○只○說○我○是○遠○方
 客○人○不○知○就○是○當○今○正○德○皇○帝○那○日○無○心○之○中○不○曾
 檢○點○賜○你○那○個○元○寶○後○來○思○想○起○來○看○寶○替○你○害○怕○
 豈○有○叫○化○之○人○帶○了○元○寶○不○弄○出○事○來○之○理○及○至○後

連城壁全集

寅

五

那有是 事乃不 有到此 少不學 釋然之 重步際 之妙亦 生于此

來遊到○高陽○看見○那張告示○知道○你果然○弄出事來○
 寡人○又在地○方住了一○日○把你○受害的○緣故○細○訪○
 在○肚○裡○然○後○進○京○進○京○之○後○就○差○人○來○救○你○如○今○究○
 也○伸○了○禍○也○脫○了○窮○不○怕○的○好○處○天○下○都○知○道○了○劫○
 你○以○後○這○樣○險○事○少○要○去○做○留○條○性○命○吃○幾○年○飽○飯○
 羅○說○了○這○幾○句○就○把○知○縣○鄉○官○一○齊○叫○上○去○發○落○對○
 知○縣○道○虧○你○做○官○的○人○一○些○民○情○也○不○知○一○些○吏○弊○
 也○不○請○他○若○果○然○是○個○強○盜○本○處○打○劫○的○銀○子○還○該○

一册8A

龍○可○供
蕭○方○知
從○前○知
月○處○一
絲○不○漏
真○誠○也
雙○手○也

帶○到○別○處○去○怎○麼○肯○把○別○處○打○劫○的○贓○物○反○帶○到○本
處○來○你○說○元○寶○上○面○有○名○字○可○據○這○等○你○劫○去○之○後
從○新○解○來○的○元○寶○難○道○是○沒○有○名○字○的○麼○寡○人○發○到
各○處○去○用○難○道○也○是○打○劫○來○的○不○成○就○說○事○有○可○疑
也○該○明○察○暗○訪○待○千○真○萬○確○之○後○絲○動○刑○具○終○定○死
罪○也○不○為○尋○為○甚○麼○不○管○好○歹○就○動○夾○棍○不○問○虛○實
就○正○典○刑○問○他○一○個○死○罪○也○罷○了○還○把○夾○棍○套○後○腳
上○叫○他○板○害○良○民○還○虧○他○果○然○仗○義○不○肯○招○供○送○元

真
實

實的人來。看這招出姓名。幾子寓處。連寡人。都是。的。因。犯。了。即。此。一。事。糊。塗。不。知。你。往。日。做。官。是。死。了。多少。百。姓。說。完。發。與。錦。衣。衛。重。打。四。十。棍。刑。職。為。民。以。為。不。公。不。明。之。戒。又。對。紳。宦。道。你。做。仕。宦。錢。人。也。曾。做。過。官。府。曾。過。百。姓。為。甚。麼。占。人。子。女。又。要。寬。容。良。民。居。然。如。此。平。日。做。官。可。知。你。的。罪。重。做。幾。官。沒。有。多。話。分。付。你。發。與。刑。部。立。刻。梟。斬。為。行。勢。虐。虐。民。之。戒。這。些。人。犯。個。上。都。發。落。去。了。只。有。婦。人。齡。女。兒。跪。

在金臺殿下。不曾叫得着。皇上擡頭看見。就叫宣那
女子上來。這個女兒原有十二分姿色。起先被
磨滅壞了。所以蓬頭垢面。不似人形。如今雖
十幾日不吃皮鞭。面上血痕消了。就有些紅裡透白
起來。走到皇上面前。儘有一種媽然之致。皇上把他
從頭至腳看了一遍。就對寡不怕道。寡人知道你没
有妻子。看這女兒。儘有福相。你當初為他一人受了
百幾磨折。若不把地配你。還教他嫁那一回。就是寡

人○做○媒○成○就○你○這○樁○好○事○說○了○這○一○句○就○教○他○夫○婦
兩○個○在○金○臺○殿○上○拜○堂○拜○完○之○後○又○對○竈○不○怕○道○你
這○樣○好○人○算○前○乞○弓○之○中○沒○有○第○二○個○就○是○衣○冠○裡
而○也○尋○不○出○來○竈○人○眼○見○這○些○好○處○豈○有○不○權○居○民
上○之○理○如○今○就○要○分○付○吏○部○教○他○補○你○一○個○清○要○之
官○替○百○姓○做○些○好○事○也○強○如○在○乞○弓○裡○面○仗○義○疎○財
窮○不○怕○叩○頭○道○萬○歲○在○上○別○的○賞○賜○臣○只○管○謝○恩○惟
有○這○樁○事○不○敢○奉○詔○衣○冠○乃○朝○廷○之○名○器○怎○麼○好○賜

不
官

蓋曰亦 且子世 是乃亦 若使中 一不文 未有不 故吏部 尚書 林學士

與乞馬之人。歷時化十年。足跡遍于天下。誰人不知。窮不怕。是個有名的乞兒。一旦頂冠束帶。立于縉紳之間。使人見了。視寵為穢。器待祿于殘羹。不說叫化之中。賢愚不等。只說朝廷之上。貴賤不分。萬一賤人。君子都掛號。過過起來。萬歲的天下。與誰人共。理難道教他領此叫化子來。替朝廷做事。不成。所以這一樁事。斷不敢奉詔。皇上見位說得理。正雖然不好相強。心上畢竟丟他不下。躊躇了一會。又對他

連城書院

也

道不肯做官。也是你的好處。我如今另有個賞賜。到你那妓女劉氏已隨寡人入宮。現拜貴妃之職。你當初曾與他結為姊妹。我就把你賜姓為劉。使異姓。庶為同族。封你做個皇親國戚。何如。窮不怕。想了一會。方纔答應道。皇親國戚。雖然榮貴。還有官無職。與臨民治國的不同。自古道。皇帝也有草鞋親。就下賤。此也。無礙。這等說。臣就要奉詔了。當日謝了皇恩。回到寓處。與周氏成親。滿朝文武見他封了皇親。那一個

窮而不
窮猶可
衰也富
不能怕
不可及

不來慶賀後來皇上的寵眷日隆賞賚甚厚又賜他
一個宅子住在皇城裡面榮華富貴享用不起先
窮不怕後來富貴太過倒有些怕起來只恐命輕福
薄承載不起要生出意外之災惹出非常之禍所以
見人一味謙虛不敢放肆朝中文武百官稱他為老
先生他稱別人不論尊卑一槩老爺到底自己稱為
小人自做皇親之後還時常扮做叫化子出來私行
訪民間利弊凡有興利除害之事就入宮去說勸皇

寅

五

上○做○後○來○生○了○三○子○都○為○顯○宦○自○己○活○到○八○十○八○歲○
終○然○天○年○這○是○從○來○未○叫○化○之○中○第○一○個○異○人○第○一○件○
奇○事○看○官○們○看○了○都○要○借○他○來○彙○策○一○番○切○不○可○也○
把○叫○化○二○字○做○了○回○帖○說○乞○丐○之○人○我○不○屑○學○他○反○
去○做○乞○丐○不○為○之○事○也○

評

如○今○世○上○人○所○做○之○事○大○半○皆○乞○丐○之○事○又○大○
半○皆○乞○丐○不○為○之○事○及○以○乞○丐○二○字○學○他○又○必

夫怒柳何乞其實不乞其名耶窮不怕之事有
乞巧之名無乞巧之實正是今世人情對証之
藥禪宮真醫國手也

一六 實

五六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二五〇

遠城壁郊集

覺世裨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清○官○不○受○扒○灰○榜○

義○士○難○伸○竊○婦○冤○

詩云

從○來○廢○吏○最○難○為○

不○似○貪○官○病○可○醫○

執○法○法○中○生○弊○實○

失○公○公○裡○受○奸○欺○

怒○恨○響○震○民○情○杳○

鐵○筆○搖○時○生○命○危○

莫道獄成無可改。好將山寨自翻移。

這首詩是勸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虛衷含已。體貼民情。切不可說我無愧於天。無忤於人。就審錯與椿詞。認百姓也怨不得我。這句話。那些有守無才的官府。箇箇拿來塞責。不知誤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來的風俗。偏是貪官起身。有人曉執清官去後。沒人尸祝。只因貪官的毛病。有藥可醫。清官的過失。無人敢諫的緣故。說便是這等話。教那做官的心。

百姓在私下做事他又沒有千里眼順風耳鑽牆曉
得其中能曲直自古道無說不成狀要告張狀詞少
不得無中生有以虛為實纔騙得准官府若照狀詞
審起來被告沒有一個不輸的了只得要審口供那
口供比狀詞更不之信原被告未審之先兩邊都接
官訟師請了干証就像梨園子弟串戲的一般做官
的做官做吏的做吏盤了又盤欺了又欺直說得一
破綻也沒有方纔來聽審及奉官府問的時節又

像○秀○才○在○明○倫○堂○上○講○書○的○一○般○那○一○箇○不○有○條○有○
理○就○要○把○官○府○騙○死○也○不○難○那○官○府○未○審○之○先○也○在○
凌○堂○與○幕○賓○串○過○一○次○戲○了○出○來○的○此○時○只○看○兩○家○
造○化○造○化○高○的○合○着○凌○堂○的○生○旦○自○然○震○了○造○化○低○
的○合○着○凌○堂○的○淨○丑○自○然○輸○了○這○是○一○定○的○道○理○
道○造○化○高○的○裡○面○就○沒○有○幾○箇○微○倖○的○造○化○低○的○裡○
面○就○沒○有○幾○箇○冤○屈○的○不○成○兩○以○做○官○的○人○切○不○可○
使○百○姓○撞○造○此○我○如○今○先○說○一○箇○至○公○至○明○造○化○撞

不去的做箇引子崇禎年間浙江有箇知縣忘其姓
名性極聰察慣會審無頭公事一日在街上經過有
對門兩下百姓爭嚷一家是開糖店的是一家是開米
店的只因開米店的取出一箇巴斗量米開糖店的
認出是他的巴斗開米店的又說他冤民做賊兩下
爭鬧起來見知縣擡過結住轎子齊稟知縣先問米
糖的這你怎麼講賣糖的道這箇巴斗是小的家稱
的不見了一年他今日取來量米小的走去認出養

他、不、肯、還、小、的、所、以、稟、告、老、爺、知、縣、道、巴、斗、人、家、都、
有、馬、知、不、是、他、自、買、的、賣、糖、的、道、巴、斗、雖、多、各、有、家、
認、這、是、小、的、用、熬、的、難、道、不、認、得、說、完、知、縣、又、叫、賣、
米、的、審、問、賣、米、的、道、這、巴、斗、是、小、的、自、己、辦、的、裝、在、
家、中、用、了、幾、年、今、日、取、出、來、量、米、他、無、故、走、來、買、米、
巴、斗、事、小、小、的、怎、肯、認、箇、賊、來、求、老、爺、詳、察、知、縣、道、
既、是、你、自、己、置、的、可、有、甚、麼、憑、據、賣、米、的、道、且、而、這、
有、字、號、知、縣、取、上、來、看、果、然、有、其、店、置、用、四、字、之、號、

他道這字是買來就寫的還是用過幾時了寫的賣
米的應道買來就寫的知縣道這樣事請我也不明
白只得問巴斗了巴斗你畢竟是那家的一邊問了
幾聲看的人笑道這個老爺是瘋的巴斗那得會說
話知縣道你若再不講我就要斬了果然丟下兩根
籤叫皂隸重打皂隸當真行起棍來一街兩巷的人
幾乎笑倒打完了知縣對弄下人道豈是來看下面
可有甚麼東西皂隸家過巴斗與下一看回愛道地

下○有○許○多○芝○蔴○知○縣○笑○道○有○了○示○証○了○味○那○賣○米○的
過○來○你○賣○米○的○人○家○怎○麼○有○芝○蔴○藏○在○裡○面○這○分○明
是○糖○坊○裡○的○傢○伙○你○為○何○徒○賴○他○的○賣○米○的○還○支○重
不○認○知○縣○道○還○有○箇○姓○水○的○平○証○我○一○發○味○來○審○一
審○這○字○若○是○買○來○就○寫○的○過○了○這○幾○年○自○然○洗○刷○香
去○若○是○後○來○添○上○去○的○只○怕○就○見○不○得○水○面○了○即○取
一○盆○水○一○把○茛○帚○叫○皂○隸○一○頓○洗○刷○果○然○字○都○不○見
了○知○縣○對○賣○米○的○道○論○理○該○打○獎○板○只○是○怕○給○你○兩

下的冤讐。以後要財上分明。切不可如此。又對賣糖的。道料他不是偷你的。或者對門對戶借去用用。因你忘記取討。他便久假不歸。又怕你認得。所以寫上幾箇字。這不過是貪愛小利。與無端挖壁的不同。你不可疑他作賊。說完兩家。齊叫善。天嗟頭禮拜送。知縣起轎去了。那看的人。沒有一個不張牙吐舌。道這樣的人。纔不在教他做官。至今博得以為奇事。看官要曉得這事。雖奇也還是小。聽小察只當與百姓講。

重○凡○遇○開○段○相○爭○的○小○事○還○可○以○隨○意○判○斷○只○有○人
 命○姦○情○二○事○一○關○生○死○一○國○名○節○須○要○靜○氣○虛○心○詳
 審○爰○謙○就○是○審○得○九○分○九○厘○九○毫○是○實○只○有○一○毫○可
 疑○也○還○要○留○心○餘○地○切○不○可○草○草○下○筆○做○箇○鐵○案○如
 山○使○人○無○可○出○入○如○今○的○官○府○只○曉○得○大○命○事○大○說
 到○審○姦○情○就○像○看○戲○文○的○一○般○已○不○得○借○他○未○燥○脾
 胃○不○知○姦○情○審○屈○常○常○弄○出○人○命○來○一○事○在○成○兩○害

審得九分九厘九毫是實只有一毫可疑也還要留心餘地切不可草草下筆做箇鐵案如山使人無可出入如今

是初那裡知道。如今總在下說二傳來便知其申判
害正德初年四川成都府華陽縣有箇童生姓蔣名
瑜原是舊家子弟父母在日曾聘過陸氏之女只因
是親之後屢遇荒年家無生計只得衣食不周陸家
頗有悔親之意因受聘在處不好辱罵蔣瑜長陸氏
三年一來因手頭乏鈔二來因妻事遂小故此十八
歲上還不曾娶妻過門他隔壁有箇明奴舖的哥姓
趙玉吾為人天性好賭博與人而前賣弄家私

及至問他情事。又分毫不知。更有一種不好。極喜與人問問之事。坐下來。不是說他家。就是說他家。家偷。壞。所以鄰黨之內。沒有一箇不恨他的。年紀四十多歲。止生一子。名喚旭。即相貌甚不濟。又不肯長。十五六歲。只像十三三歲的一般。性子痴痴呆呆。不知天曉。自有箇姓何的本家。家貧甚富。妻生一子。妻生一女。女比趙旭。即大兩歲。玉吾因貪他較實。兩下就做了親家。不多幾時。何氏夫妻雙雙病故。彼時

女兒十八歲了。玉吾要娶過門。怎奈兒子尚小。不知人事。欲待不娶。又怕他兄妹年相彷彿。况不是一母生的。同居不便。玉吾是要談論別人的。只愁弄此話。說出來。把與別人談論。就央媒人去說。元接過門。待兒子略大。一夫即便完親。何家也就許了。及至接過門來。見媳婦容貌。又標致。性子又聰明。玉吾甚是歡喜。只怕嫌他兒子痴呆。只把媳婦頂在頭上。過日任其再求。無不與那曉得何氏。是箇貞淑女子。嫁為逐

鷄全沒有憎嫌之意。王喜家中有兩箇扇墜。一個是漢玉的一箇是迦楠香的。王喜用了十餘年不住的。吊在扇上。今日用這一箇。明日用那一箇。其實兩件合來。直不上十兩之數。他在人前。驕富說。直五十兩銀子。一日要買媳婦的歡心。教妻子拿去。任他揀箇中意的用。何氏拿了。看不釋手。要取這箇。又丟不得。那箇要取那箇。又丟不得。這個王喜之妻道。既然兩箇都愛你。一搵拿去罷了。公公要用他。自會買何氏。

果然兩箇都收了去。一雙輪流扇在榻上。吾有不用
的時節。就將兩箇結在一處。藏在紙匣之中。至吾的
扇。墜被媳婦取去。終日捏着一把光光的扇子。鄰舍
家。則道你那五十四箇。如今那裡去了。至吾道一向
是房下。夜在那邊。被媳婦看見。討去。用了。衆人都笑
了。一笑。存中。也有疑他。扒火。送與媳婦。做表記的也。
有知道他。兒子不中媳婦之意。借死寶去。代活寶的。
口中不好說出。只得付之一笑。至吾自悔失言也。只

得罷了。却說蔣瑜因家貧不能從師。終日在家苦讀。書房隔壁就是何氏的卧房。每夜書聲不到四更不住。一日何氏問婆道。隔壁讀書的是箇秀才。是箇童生。婆答應道。是箇老童生。你問他怎的。何氏道。看他讀書這等用心。將來必定有些好處。他這句話是無心說的。誰想婆竟認為有意。當晚與玉吾商量道。媳婦的卧房與蔣家書房隔壁。日間的話無論有心無心。到底不是一件好事。不如我和你搬到後面去。教

書○世○間
書○有○巧
香○人○情
那○淨○不

媳婦搬到前面來使他朝夕不聞書聲就不動憐才
之念了。玉吾道也說得是揀了一日就把兩個房換
轉來。不想又有壞巧的事換不上三日那蔣瑜又移
到何氏隔壁唧唧唔唔讀起書來這是甚麼原故。只
因蔣瑜是箇至誠君子一向書房做在後面的此時
聞得何氏在他隔壁做房承李之嫌不得不避所以
移到前面來。這家搬房之事又不曾知會他他那裡
曉得本意要避嫌誰想反惹出嫌來。何氏是箇聰明

的人。明曉得公婆。聽他有那念。此時。能見善聲。念知
沒趣。只說。蔣瑜有意。隨着他。又現。又恨。玉吾夫妻。正
在。驚疑之際。只見。媳婦。面帶。羞色。十數。拜。加。起。五
善道者。這樣。光景。難道。做出。來了。不。成。其。妻。道。雖。有
形跡。沒有。憑據。不好。說。破。他。且。再。留。心。察。訪。看。官。你
道。蔣瑜。何氏。兩箇。搬。來。搬。去。弄。在。一。處。無。心。做出。有
心的。事。來。可。謂。極。奇。極。怪。了。誰。想。還。有。怪。事。在。沒。比
這。樣。事。更。奇。十。倍。真。令人。解。說。不。來。一日。蔣瑜。在。梁

上取書來讀。忽然書面上有一件東西。像箇石子一般。取來細看。只見

形如鷄蛋。而略扁。圓似寒蠟。而不黃。手摸似無痕。眼看始知紋。紋深淺。觀其有結。近規。幾土。經生。做手堪誇。誰謂如生。就巧玉情。可愛溫柔。每似美人。曾歷時。何止數千。年間人不知。幾百輩。

原來是箇善玉的。扁。遂將喻大。豈道我家向無此物。是從那裡來的。我聞得本境五聖極靈。難道是他攝

來富我的不成。既然神通會攝東西，為甚麼不攝些銀子與我。這些玩器，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要他怎的。又想一想，道：玩器也賣得銀子出來，不要管他將來吊在扇上，有人看見要買，就賣與他，但不知價值幾何。遇着識貨的人，先央他估一估，就将線穿好了，串在扇上，走進走出，再不見有人問起。這一日，合該有事，許多隣舍坐在樹下乘涼。蔣瑜偶然經過，隣舍道：「轉大官讀書忒煞用心，這樣熱天，便在這邊涼涼了。」

去、蔣、瑜、只、得、坐、下、口、裡、與、人、閒、談、手、中、剛、拿、着、扇、子、
將、玉、墜、掉、來、掉、去、好、啓、衆、人、的、問、端、就、有、箇、隣、舍、道、
蔣、大、官、好、箇、玉、墜、是、那、裡、來、的、蔣、瑜、道、是、箇、朋、友、送、
的、我、如、今、要、賣、不、知、價、值、幾、何、列、位、替、我、估、一、估、衆、
人、接、過、去、一、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則、聲、蔣、瑜、
道、何、如、可、有、個、定、價、衆、人、道、玩、器、我、們、不、識、不、好、亂、
估、改、日、尋、箇、識、貨、的、來、替、你、看、蔣、瑜、坐、了、一、會、先、回、
去、了、衆、人、中、有、幾、箇、道、這、箇、扇、墜、明、明、是、趙、王、吾、的、

道、他、說、把、與、媳、婦、了、為、甚、麼、到、他、手、裡、來、莫、非、小、蔣、與、
他、媳、婦、有、些、拘、而、搭、之、送、與、他、做、表、記、的、麼、有、幾、箇、
道、他、方、纔、說、是、人、送、的、這、箇、窮、鬼、那、有、人、把、這、樣、好、
東、西、送、他、不、消、說、是、趙、家、媳、婦、送、交、夫、醜、陋、愛、他、
致、兩、箇、弄、上、手、送、他、的、了、還、有、甚、麼、疑、得、有、一、箇、裏、
酸、的、道、可、恨、那、老、亡、八、平、日、輕、嘴、薄、舌、慣、要、說、人、家、
隱、情、我、們、偏、要、把、這、樁、事、塞、他、的、口、又、有、幾、箇、老、成、
的、道、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知、道、是、不、是、明、日、只、說

蔣家有箇玉墜，與我們估價，我們不識貨，教他來估。看他認不認，就知道了。若果然是他的，我們就刻薄他幾句，燥燥脾胃，也不為過。筭計定了，到第二日，等玉吾走出來，衆人招攬他到店中坐了一會，就把昨日看扇墜估不出價來的話說了一遍。玉吾道：「這等何不待我去看者？有幾箇沒生的，竟要同他去。又有幾箇老成的，朝沒生，搖搖頭道：『教他拿來就足了。』何須去得？看官，你道他為甚麼不教玉吾去，他只怕着

瑜見了對頭不肯拿出扇。陸來沒有憑據不好取笑。他故此只教一兩箇去好騙他的出來。這也是慮慮。到的去處誰知蔣瑜心無鬼作見說有人要看就夾與他自己也眼出來見王吾高聲問道老伯這樣東西是你用慣的自然瞞你不行你道價值多少。王吾把陸子捏了仔細一看登時換了形臉上脹得通紅。眼裡急得火出衆人的眼睛相在他臉上他的眼睛相在蔣瑜臉上蔣瑜的眼睛沒處相只得笑起來。

道○老○伯○莫○非○疑○我○寒○儒○家○裡○不○該○有○這○件○玩○器○麼○老○
實○對○你○說○是○人○送○與○我○的○王○吾○聽○見○這○兩○句○話○一○發○
火○上○添○油○。○親○蔣○瑜○賺○了○他○的○媳○婦○還○當○面○譏○誚○他○
竟○要○咆○哮○起○來○仔○細○想○一○想○道○衆○人○在○面○前○我○若○動○
了○聲○色○就○不○好○開○交○這○樣○醜○事○揚○開○來○不○成○禮○面○只○
得○收○了○怒○色○換○做○笑○容○朝○蔣○瑜○道○府○上○是○舊○家○玩○器○
儘○有○何○必○定○要○人○送○只○因○舍○下○也○有○一○箇○式○樣○與○此○
相○同○心○上○躊躇○要○買○去○湊○成○一○對○恐○是○下○要○索○高○價○

故此察言觀色。繞取冰。薛瑜道。若是老伯要。但
是賜。就是。這。故。論。價。案。入。看。見。玉。吾。的。光。景。都。曉。得。
是。了。到。背。後。滴。量。道。他。若。猜。我。兩。銀。子。依。舊。買。四。兩。
減。了。跡。我。們。把。甚。麼。害。他。動。嘴。就。生。箇。計。較。走。過。來。
道。你。而。箇。不。好。論。價。待。我。們。替。你。作。中。趙。老。爹。家。那。
一。箇。與。一。楠。墜。子。共。是。五。十。兩。銀。子。買。的。除。去。一。年。
該。二。十。五。兩。如。今。這。箇。待。我。們。掣。了。筮。老。爹。去。取。出。
那。一。箇。來。比。一。比。好。歹。若。是。那。箇。好。似。這。箇。就。要。減。

裝○兩○器○是○這○箇○好○似○那○箇○要○增○幾○兩○器○是○兩○箇○一○
根○就○照○當○初○的○價○錢○再○沒○添○錢○王○香○道○那○一○箇○是○婦○
人○家○拿○去○了○那○裡○還○討○得○出○來○衆○人○道○豈○有○此○理○公○
公○問○媳○婦○要○怕○他○不○肯○你○只○進○去○討○只○除○非○不○在○家○
裡○就○罷○了○若○是○在○家○裡○自○然○一○討○就○拿○出○來○的○一○而○
說○一○面○把○玉○墜○取○來○藏○在○袖○中○了○王○香○被○衆○人○逼○不○
過○只○得○假○應○道○這○等○且○別○待○我○去○討○肯○不○肯○明○日○回○
話○衆○人○做○眼○做○勢○的○作○別○番○瑜○兒○扇○墜○放○在○衆○人○身○

邊也回去了。却說王吾怒氣沖沖回到家。對妻
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說完摩胸拍桌。氣箇不了。妻
道物件相同的儘多。或者另是一箇。也不可待我
去討討者。就往媳婦房中。送公公要討。王陸做樣好
去。另買快拿出來。何氏把紙匣揭開一看。莫說王陸
連迦楠香的都不見了。只得把各箱各籠倒翻了尋
還不曾尋得完。王吾之妻就罵起來。道野淫婦。我一
向如何待你。你做出這樣醜事來。扇陸送與野老公。

竟○是○主
可○但○不
此○好
何○就

去了。還故意東尋西尋。何不尋到。人家去。何氏
道。婆婆說差了。媳婦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隔壁的
人。又不曾到我家來。有甚麼醜事。做將玉吾之妻道。
從來偷情的男子。養漢的婦人。箇箇是會飛的。不須
從門裡出入。這牆頭上屋梁上。那一處扒不過人來。
丟不過東西去。何氏道。照這樣說來。分明是我與人
有甚麼私情。把扇墜送他去了。這等還我一個憑據。
說完。放聲大哭。顛作不了。玉吾之妻道。好羞婦。你的

賍証現被衆人拿在那邊。還要強嘴說把蔣瑜拿與衆人看。衆人拿與玉吾看的說話。俗細說了一遍。說完。把何氏勒了一頓面先。何氏受氣不過。只要尋死。玉吾恐怕隣舍知覺。難于收拾。只得假叫妻子忍耐。分付了衆人勸住何氏。次日走出門去。衆人道。扇墜一定討出來了。玉吾道。不要說起。房下問媳婦要他。媳婦娘家拿去了。一時討不來。待慢慢去取。衆人道。他及沒有父母。把與那一個。難道送他。爹兒不成。有一個

好。有。只。

通他令兒與我相熟的待我去討來說完起身要走
玉吾慌忙止住道這是我家的東西為何要列位這
等着急衆人道不是我們前日看見明明認得是你
家的為甚麼在他手裡起先還只說你的度量寬私
或者明曉得甚麼原故把與他的所以拿來栽你不
想你不曉得畢竟是箇正氣的人如今府上又請
不出那一箇他家又現有這一箇隨你甚麼人也
要
或
是
來
了
我
們
是
經
有
誣
養
的
尚
且
替
你
辦
不
住

要查个明白。你平素是景喜批評別人的。為何輪到
自己身上。就這等厚道起來。玉吾起先的肚腸。一味
要忍耐。恐怕查到實處。要難。難而壞了體面。她嫌
不好相容。所以只求掩過一時。就可以禁止下次。
箇。這婦人被奸朦。籠一世也罷了。誰想人住馬不住。
衆人說到這箇地步。難道這好存厚道不成。只得
着媳婦做事了。就對衆人嘆一口氣道。若論正理。寔
醜不可外揚。如今既蒙諸公見愛。我也忍不住。一

向疑心我家淫婦與那箇畜生有此勾當。只因沒有憑據，不好下手。如今有了真証，怎麼還禁得住。只是告起狀來，須要幾箇干証。列位可肯替我出力麼？衆人聽見齊聲唱采道：這纔是箇男子，我們有一箇不到官的，必非人類。你快去寫起狀子來，切不可中止。玉吾別了衆人，就尋箇訟師，寫一張狀道：告伏人趙玉，為姦拐戕命事。歟惡蔣瑜，欺男幼孀，覲媳姿容，買屋結隣。穴鳩窺誘，豈媳憎夫貌劣。苟

合從姦明去暗來。匪朝伊夕。忽于本月某夜。席幕
衣玩千金。隔牆拋運。計圖擊拐。身覺喊。隣圍救。遭
傷。幾斃。通里某等。慘証。竊思受辱。被姦。情方切。為
証財殺命。勢更寒心。

天正法。扶倫。斯奸。上告。

却說那時節。成都有個知府。做官極其清正。有一
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囑託。百姓有狀告在
他手裡。他再不批屬縣。一槩親提。審明白了。也不中

五司罪輕的打一頓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懲諸杖下。他生平極重的是綱常倫理之事。他性子極惱的。是傷風敗俗之人。凡有姦情告在他手裡。原責沒有一個不贏。被告沒有一個不輸。到底趙玉香尋狀子寫完。竟奔府裡去告。知府因了狀詞。當堂批個准字。帶入後衙。次日檢點隔夜的投文。別的都在。只少了一張告姦情的狀子。知府道。必定是衙門人抽去了。及至升堂。將值日書吏臭罵。又打板子。又臭罵。

道坊學，
是不招只得差人教趙玉吾另補狀來。狀子補到，即
便差人去拿，却說蔣喻因扇墜在簿舍身邊，日日去
討見隣舍，只將別話支吾。又聽見趙家婆媳之鬧，妙
炒鬧鬧，甚是疑心。及至差人奉票來拘，纔知扇墜果
是趙家之物。心上思量，道：「或者是他媳婦在梁上窺
我，把扇墜丟下來，做个潘安擲菓的意思。」我因讀書
用心，不曾看見也。不可知。我如今一理直氣壯到官府
面前，照直說去。官府是吃鹽菜的，料想不好難為我。

故此也不訴狀。竟去聽審。不上幾日。差人帶去。投到
縣出牌來。第一起。就是姦拐戕命事。知府坐堂。先叫
玉吾上去問道。既是蔣瑜姦你媳婦。為甚麼兒子不
告狀。要你做公的出名。莫非你也與媳婦有私。在房
裡撞着姦夫。故此爭鋒告狀麼。玉吾磕頭道。青天在
上。小的。是敦倫重禮之人。怎敢做禽獸聚麀之事。只
因兒子年幼。媳婦雖娶過門。還不曾併親。雖有夫婦
之名。尚無唱隨之實。況且年輕口訥。不會講話。所以

這少君

十一

小的自己出名知府道這等他姦你媳婦有何憑據
甚麼人指見從直請來王吾知道官府明白不敢駕
言只將媳婦卧房與蔣瑜書房隔壁因蔣瑜挑這媳
婦媳婦移房避他他又跟隨引誘不想終久被他姦
淫上手後來天理不容露出跡據被隣舍拿住的話
從直說去知府點頭道你這等話到也像是真情又
叫干証去審只見衆人的話與王吾句句相同沒有
一毫滲漏又有王隱做了姦証還有甚麼疑得就料

蔣瑜上去道。你為何引誘良家女子。肆意姦淫。又騙
了許多財物。要拐他逃走。是何道理。蔣瑜道。老翁在
上。童生自幼喪父。家貧刻苦。勵志功名。終日刺股懸
梁。尚博不得一領藍衫掛體。那有功夫去鑽穴踰牆。
只因數日之前。不知甚麼原故。在書架上。檢得玉墜
一枚。將來吊在扇上。衆人看見。說是趙家之物。所以
不察虛實。就告起狀來。這玉墜是他的。不是他的。童
生也不知道。只是與他媳婦。並沒有一毫姦情。知府

他無甚這王陸是飛到你家來的不成不
動。真你那裡肯招。叫皂隸夾起來。皂隸就把夾棍
去。將蔣瑜鞋襪解去。一雙雪白的嫩腿。放在兩塊
檯板之中。用力一收。蔣瑜疼得一棒暈死去了。皂隸
這便將板解開。過了一會。方纔甦醒。知府問道。你招
不招。蔣瑜搖頭道。並無甚情。叫小的把甚麼招得。知
府又命皂隸重敲。敲了一百。蔣瑜熬不過。疼只得喊
冤。知府就叫鬆了。皂隸把夾棍一鬆。蔣瑜

又死去一刻。纔醒來道：他媳婦有心到小的，是真。這玉蔭是他丟過來引誘小的，小的以禮法自守，並不曾敢去姦淫他。老爺不信，只審那婦人，就是了。知府道：叫何氏上來，看官。但是官府審奸情，先要看婦人的容貌。若還容貌醜陋，他還半信半疑。若是過着標致的，就道他有誨淫之具，不審而自明了。彼時何氏跪在儀門外，被官府將上去，不上三丈路，走了一二刻時辰。一來脚小二來，胆怯及至走到堂上，雙

膝跪下好像沒有骨頭的。一般竟要隨風吹倒。那一種軟弱之態。先画出一幅美人圖了。知府又叫擡起頭來。只見他俊臉一擡。嬌羞百出。遠山如画。秋波欲流。一張似雪的面孔。映出一點似血的朱唇。紅者愈紅。白者愈白。知府看了先笑一笑。又大怒起來。道：「看你這個模樣。就是个淫物了。你今日來聽審。而且臉上搽了粉。嘴上點了胭脂。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則平日之邪行可知。奸情一定是真了。看官。你道這是。」

傳法為
罪頓挫
野史中
第一半

甚麼原故。只因知府是個老實人。平日又有些懶。不。曾。見。過。美。色。只。說。天。下。的。婦。人。畢。竟。要。搽。了。粉。綠。白。點。了。胭。脂。纔。紅。扭。捏。起。來。纔。有。風。致。不。曉。得。何。氏。這。種。姿。容。態。度。是。天。生。成。的。不。但。扭。捏。不。來。亦。且。洗。滌。不。去。他。那。裡。曉。得。說。完。了。又。道。你。好。好。托。蔣。瑜。嘉。你。的。話。從。直。說。來。省。得。我。動。刑。具。何。氏。哭。起。來。道。小。婦。人。與。他。並。沒。有。姦。情。教。我。從。那。裡。說。起。知。府。叫。標。起。來。皂。隸。就。么。喝。一。聲。將。他。纖。手。扯。出。可。憐。四。箇。第。

實是 實情其 實是 實是

尖樣的拍頭套在筆管裡面。袖將擺來教他如何。豈
 得少不得嬌啼婉轉有許多可憐的態度。做出來如
 府道他方纔說王墜是你丟去引誘他的。他到歸案
 于你你怎麼還替他隱瞞。何氏對着蔣瑜道。皇天在
 上我何曾丟王墜與你起先我在後面做房你在後
 面讀書引誘我。我搬到前面避你。你又眼到前面來
 只為你眼來眼去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所以陷我
 至此。我不埋怨你就勾了。你到穿屈我起來說完。故

華大哭。知府肚裡思量道：看他兩邊的話，漸漸有些合襯來了。這樣一個標致，後生與這樣一個嬌艷女子，隔着一層單壁，乾熬烈火，豈不做出事來？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何如。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蔣瑜，還要費一番推頭，倘若相貌庸劣，自然情契頭然了。就令付道：且把蔣瑜收監，明日帶趙玉的兒子來，再審一番。就好定案。只見蔣瑜送入監中，十分狠狽。禁子要送御醫要醫，又要送飯調理。囊中沒有半文，教他犯

甚麼使費。只得央人去謝。無少借。成陸家一向原有
悔親之心。如今又見他弄出事來。一發是眼中之釘。
鼻頭之醋了。那裡還有銀子借他。就回。沒道要借。實
是沒有。他若肯退親。表情。要將財禮送還。蔣瑜此時
性命要緊。那裡顧濟。體面。只得寫了退婚文書。央人
送去。方纔換得些銀子救命。且說知府因接上司。一
連忙了數日。不曾審得這起事情。及至公務已完。纔
斗原差帶到各犯。都不叫。先叫何旭。即上來。旭即走

到丹輝知府把他仔細一看，是舊生一箇模樣，有
江月為証。

面似退光黑漆，髮如鬃累金絲。鼻中有涕，眼多脂。
滿臉露麻，燕痣。方相般般俱備，誰知更有微疵。
瞳人內有好花枝，帶着把官斜視。

知府看了這副青臉，心上已自了然。再問他幾句話，
一字也答應不來。又知道是箇憨物，就道：「消說了。」
叫蔣瑜上來，蔣瑜走到膝頭，不曾着地。知府道：「你如

不可作
不說
不說

今招不招蔣瑜仍舊照前說去只不改口知府道再
 爽起來看官你道爽棍是伴甚麼東西可以受兩次
 的熬得頭一次不招也就是個鐵漢子了臨到第二
 番莫說官杖徒流的活罪寧可認了不來換這個苦
 吃就是砍頭刑是零遲碎副的極刑也只得權且認
 了捱過一時這叫做在生一日勝死千年為民上的
 要曉得犯人口裡的話無心中試出來的纔是真情
 爽棍上逼出來的據非實據從古來這兩塊無情之

未○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後○
一○次○除○功○多○用○他○一○番○損○一○番○賸○德○不○是○甚○麼○家○中○
日○用○的○家○伙○離○他○不○得○的○蔣○瑜○的○脚○骨○前○次○夾○傷○了○
此○時○還○不○會○還○原○怎○麼○再○要○得○這○个○苦○楚○就○喊○道○老○
爺○不○消○夾○小○的○招○就○是○了○何○氏○與○小○的○面○面○是○實○這○
玉○墜○是○他○送○的○表○記○小○的○家○貧○因○不○住○拿○出○去○賣○被○
人○認○出○來○的○所○指○是○實○知○府○就○丟○下○錢○來○打○了○二○十○
味○道○玉○上○去○問○道○奸○情○害○得○是○真○了○那○何○氏○你○還○要○

他做媳婦。唐顯祖遺下。始是有體面的。怎好。而與
 前之婦情。應教兒子。雖。如。府。而。教。盡。供。一。面。提
 起。年。未。到。道。

害得蔣瑜。雖玉比。蔣而居。這。之。媳。何。氏。長。夫。夫。
 年。雖。試。死。夫。未。姓。命。香。蔣。瑜。書。室。與。何。氏。時。相。止。
 隔。一。堵。怨。噴。相。挑。邊。成。苟。合。何。氏。以。玉。陸。為。贈。蔣。
 瑜。貧。而。售。之。為。求。蔣。復。友。相。繼。傳。趙。玉。取。索。培。淡。
 之。壽。通。有。是。探。據。瑜。口。供。事。：。時。實。盜。法。度。女。觀。

辟何辭。因屬和奸。姑從輕擬。何氏受玷之身。難與
良人相匹。應遣夫歸。趙玉家範不嚴。薄杖示儆。
衆人盡供之後。各討保還家。却說玉吾。雖然贏了
官司。心上到底氣憤不過。聽說蔣瑜之妻陸氏已經
退婚。另行擇配。心上想道。他奸我的媳婦。我如今偏
要娶他的妻子。一來氣死他。二來好在隣舍面前說
嘴。雖然聽見陸家女見容貌不濟。只因被那標致媳
婦弄怕了。情愿娶个醜婦。做良家之寶。就連夜央人

說親陸家會他豪富欣然許了王吾要氣蔣瑜分外
張其聲勢一邊大吹大擂娶親進門一邊做戲排戲
醉謝隣里欣欣好不鬧熱蔣瑜自從打回
恁深刻骨又聽見妻子嫁了驍人一發咬牙切齒隔
壁打鼓他在那邊挺胸隔壁吹簫他在那邊雲氣欲
待撞死又因大克未雪死了也不瞑目只得會生忍
恥過了一月有餘却說知府審了這椿怪事之後不
想衙裡也弄出一樁怪事來只因他上任之初公子

病故媳婦一向寡居甚有節操。知府有時與夫人同
 宴。有時在書房獨宿。忽然一日。知府出門拜客。夫人
 到他書房閒玩。只見他床頭邊帳子外有一件東西。
 塞在壁縫之中。取下來看。却是一隻綉鞋。夫人仔細
 識認。竟像媳婦穿的一般。就藏在袖中。走到媳婦房
 裡。將床底下的鞋子數一數。恰好有一隻單頭的。把
 袖中那一隻取出來一比。果然是一雙。夫人平日原
 有醋癖。此時那裡忍得住。少不得千誑萬騙。將

媳婦罵起來。媳婦於心無愧。怎肯受這樣營氣。就你
一句。我一句。鬧個不了。正鬧在鬧熱頭上。知府拜客
回來。聽見婆媳相爭。走來勸解。夫人把他一頓老扒
灰。老無恥。罵得口也不開。走到書房間。手下人道。爲
甚麼原故。手下人將床頭邊尋出東西。拿去合着油
瓶蓋的說話。細說上。知府氣得目定口呆。不知那
裡說起。正要走去。與夫人分辨。忽然有個醫來。報道大
娘子吊死了。知府急得手腳冰冷。去埋恁夫人。說他

死○人○命○夫○人○不○由○分○說○一○把○揪○住○將○面○上○鬚○鬚○等
去○一○半○自○古○道○蠻○妻○拗○子○無○法○可○治○知○府○怕○壞○官○箴
只○得○忍○氣○吞○聲○把○媳○婦○頂○殮○了○一○來○肚○中○氣○悶○不○過
無○心○做○官○二○来○面○上○少○了○鬚○鬚○出○堂○不○便○只○得○往○上
司○告○假○一○月○在○書○房○靜○養○終○日○思○量○道○我○做○官○的○人
替○百○姓○審○明○了○多○少○無○頭○公○事○偏○是○我○自○家○的○事○再
審○不○明○為○甚○麼○媳○婦○房○裡○的○鞋○子○會○到○我○房○裡○来○為
甚○麼○我○房○裡○的○鞋○子○又○會○到○壁○縫○裡○去○翻○来○覆○去○想

了。一。月。忽。然。大。叫。起。來。道。是。了。是。了。就。換。了。裏。一。面。
請。夫。人。來。一。面。叫。家。人。伺。候。及。至。夫。人。請。到。知。府。因。
前。日。的。鞋。子。在。那。裡。尋。出。來。的。夫。人。指。了。壁。洞。道。在。
這。个。所。在。你。藏。也。藏。得。好。我。尋。也。尋。得。巧。知。府。對。家。
人。道。你。替。我。依。這。个。壁。洞。拆。將。進。去。家。人。拿。了。一。把。
薄。刀。將。磚。頭。撬。去。一。塊。回。覆。道。裡。面。是。精。空。的。知。府。
道。正。在。空。處。可。疑。替。我。再。拆。家。人。又。拆。去。幾。塊。磚。只。
見。有。許。多。老。鼠。跳。將。出。來。知。府。道。是。了。看。裡。面。有。甚。

應東西只見家人伸手進去一連扯出許多物件來。事○常○救○粟○無○所○不○有○裡○面○還○有○一○張○綿○紙○展○開○一○看○原○來○是○前○日○查○檢○不○到○起○衙○門○人○袖○去○的○那○張○奸○情○表○子○知○府○長○嘆○一○聲○道○這○樣○冤○屈○的○事○教○人○那○裡○去○伸○夫○人○也○豁○然○大○悟○道○這○等○看○來○前○日○那○隻○鞋○子○也○是○老○鼠○啣○來○的○只○因○前○半○隻○尖○後○半○隻○虎○他○要○扯○進○洞○去○扯○到○半○中○間○高○底○礙○住○扯○不○進○原○以○留○在○洞○口○了○可○惜○屈○死○了○魏○媽○一○條○性○命○說○完○捶○胸○頓○足○悔○个

不。了。知。府。曉。到。半。夜。又。忽。然。想。起。那。椿。奸。情。事。未。講。諸。道。官。府。衙。裡。有。老。鼠。百。姓。家。裡。也。有。老。鼠。馬。知。首。日。那。个。王。陸。不。與。媳。婦。的。鞋。子。一。般。也。是。老。鼠。啣。去。的。思。量。到。此。等。不。得。天。明。就。教。人。焚。柳。一。連。費。了。三。柳。天。也。明。了。走。出。堂。去。斗。前。日。的。原。差。將。趙。玉。蔣。瑜。一。千。人。犯。帶。來。覆。審。蔣。瑜。知。道。又。不。知。那。頭。禍。費。冷。灰。裡。爆。出。炒。豆。來。只。得。走。來。伺。候。知。府。叫。蔣。瑜。趙。玉。上。去。都。一。樣。問。道。你。們。家。裡。都。養。猫。麼。兩。个。都。應。道。

香。香。知。府。又。問。還。係。納。家。報。的。香。氣。多。麼。香。兩。人。都。感。
道。怪。多。知。府。就。分。付。一。個。差。人。押。了。蔣。瑜。回。去。先。在。
鳳。鴻。可。將。進。去。禮。面。有。甚。麼。東。西。都。取。來。見。我。是。人。
中。蔣。蔣。蔣。蔣。去。不。多。時。取。了。一。套。笑。的。家。牌。物。件。送。
知。府。教。他。兩。人。細。聽。不。是。蔣。家。的。纔。是。趙。家。的。內。中。
有。一。個。趙。納。香。的。扇。墜。去。一。小。半。還。剩。一。大。半。道。
王。道。這。個。香。墜。就。是。與。那。個。扇。墜。一。樣。文。典。媳。婦。的。
知。府。道。是。了。想。是。兩。個。結。在。一。處。老。鼠。拖。到。洞。口。咬。

斷下。這。下。來。的。對。齊。禮。道。道。是。本。府。不。明。教。化。
屈。受。了。許。多。刑。罰。又。累。何。氏。胃。了。不。覺。之。名。斷。絕。
愧。就。丟。人。去。喚。何。氏。來。當。堂。分。付。道。王。道。他。並。不。會。
失。節。你。原。領。回。去。做。媳。婦。這。五。靈。頭。道。小。的。兒。子。已。
男。妻。事。親。事。不。依。兩。全。情。愿。聽。他。別。嫁。知。府。道。你。妻。
惡。麼。不。家。女。兒。這。等。成。親。得。快。再。輸。哭。訴。道。老。爺。不。
問。及。此。童。生。也。不。敢。伸。冤。姑。今。只。得。哀。告。了。他。妻。的。
媳。婦。就。是。童。生。的。妻。子。知。府。問。甚。麼。原。故。再。輸。把。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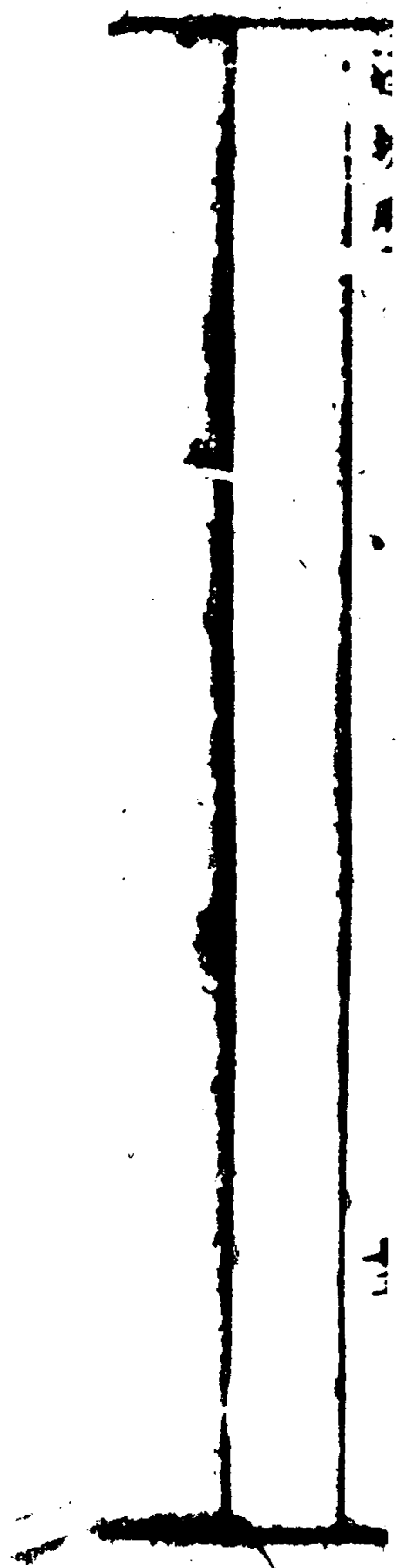
家愛富嫌貧。趙玉恃強奪娶的話。一一訴上。知府大
怒道。他倒不曾奸你媳婦。你的兒子倒奸了他的髮
妻。這等可惡。就丟下籤來。將趙玉重打四十。還要問
他重罪。玉香道。陸氏雖娶過門。還不曾與兒子併親。
送出來還他。就是知府就差人立取陸氏到官。要思
量斷還蔣瑜。不想陸氏拘到知府。教他抬頭。一看。只
見髮黃臉黑。脚大身矮。與趙玉的兒子却好是天生
一對地產一雙。知府就對蔣瑜指著陸氏道。你看他。

這○個○模○樣○豈○是○你○的○好○連○又○箱○着○何○氏○道○像○他○這○
種○姿○容○豈○是○趙○旭○郎○的○仇○儂○這○等○看○來○分○明○是○趙○物○
憐○你○們○錯○配○姻○緣○特○地○着○老○鼠○做○个○氣○氳○使○者○替○你○
們○改○正○過○來○的○本○府○就○做○了○媒○人○把○何○氏○配○你○吳○庫○
吏○取○一○百○兩○銀○子○賜○與○何○氏○絡○粧○奩○一○面○取○花○紅○銀○
十○兩○就○教○兩○人○在○丹○墀○下○拜○堂○迎○了○回○去○漢○東○蔣○瑜○
何○氏○夫○妻○恩○愛○異○常○不○多○時○宗○師○科○考○知○府○覽○蔣○蔣○
瑜○薦○為○案○首○以○儒○士○應○試○鄉○會○聯○捷○後○來○由○知○縣○也○

陸到四品黃堂何氏受了五花封誥俱享年七十而
終却說知府自從害屈了這椿詞訟反躬罪已申文
上司自來罰俸後來害事再不敢輕用矣罷起先做
官百姓不怕他不清只怕他太執後來一來虛表凡
事以前車為戒百姓家戶戶說以為名父再生後來
直教到侍郎邊住只因他生性極直不會藏匿隱情
常對人說及此事人都道不信川老鼠這等利害總
是動鞋子都會拖到公公房裡來後來就傳為口業

至今叫四川人為川老鼠。又說傳道四川人要媳婦
公公先要扒灰。如老鼠打洞一般。尤為可笑。四川也
是道德之鄉。何嘗有此惡俗。我這回小說一來勸做
官的。非人命強盜。不可輕動夾足之刑。常把這樣好
人。殺斃。二來教人不可像趙王孫。輕嘴薄舌。讓
閻閻之事。後來終有報應。三來又為四川人。暴虐
老鼠之名。一舉而三善。恰為真道野史。無益世。

老鼠畢竟是个惡物。既要成就他夫妻。為甚麼
不待知府未審之先。去拖他媳婦的鞋子。直到
蔣瑜受盡刑罰。纔替他白冤。雖有焦頭爛額之
功。難免直突留薪之罪。怪不得蔣瑜夫妻恨他。
成親之後。夜夜要打他幾次。



連城璧辰集

覺世釋官編次

美○女○同○遭○范○燭○寃○

村○郎○編○喜○濕○柔○福○

詩云

天○公○局○法○亂○如○麻○

十○對○夫○妻○九○配○差○

常○使○嬌○鶯○棲○老○樹○
合○歡○床○上○眠○雙○侶○

慣○教○頑○石○儂○奇○花○
交○頸○幃○中○帶○熱○劫○

只有鴛鴦無錯配。

不須夢裡抱琵琶。

這首詩單說世上姻緣一事錯配者多使人不能無恨。這種恨與別的心事不同。別的心事可說得出。醫得好。惟有這樁心事叫做啞子愁。然身病是說不出。醫不好的。若是美男子娶了醜婦人。還好到朋友面前去訴。若姊妹人家去遣。與樂然改正不得。也還有箇娶妻討婢的後門。只有美妻嫁了醜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兩扇死門。並無半條生路。這鏡中

做○真○苦○古○來○紅○顏○薄○命○四○箇○字○已○說○盡○了○只○是○這○四○箇○字○也○要○解○得○明○白○不○是○因○他○有○了○紅○顏○然○後○纔○薄○命○只○為○他○應○該○薄○命○所○以○纔○罰○做○紅○顏○凡○生○出○箇○紅○顏○婦○人○來○就○是○薄○命○之○坏結音了○那○裡○還○有○好○丈○夫○到○他○嫁○好○福○分○到○他○享○當○初○有○箇○病○人○死○去○三○日○又○活○轉○來○說○曾○在○地○獄○中○看○見○閻○王○升○殿○鬼○判○帶○許○多○惡○人○聽○他○審○錄○他○逐○箇○酌○其○罪○之○輕○重○都○罰○他○變○猪○變○狗○變○牛○變○馬○去○了○只○有○一○箇○極○惡○之○人○沒○有○甚○麼

連城

變得閻王想了一會點點頭道：「你做一箇絕標的婦人，嫁一箇極醜陋的男子，夫妻都活百歲，將你禁錮終身，纔准折得你的罪業。那惡人只道罪重罰輕，歡歡喜喜的去了。判官問道：「他的罪業如何？」就變做猪狗牛馬，還不足以盡其辜。為何反得這般美報？」閻王道：「你那裡曉得猪狗牛馬雖是畜生，倒落得無知無識，受別人奉養，終身不多幾年，便可超生轉世。就是臨死受刑，也不過是一力之苦。那婦人有。」

美下時
 去諷張
 美的文
 美下時
 去諷張
 美的文

世○的○磨○難○這○統○是○懲○奸○治○惡○的○極○刑○你○們○那○裡○曉○得
 做○禁○錮○終○身○我○如○今○教○他○借○苦○百○年○一○世○受○別○人○幾
 馬○拚○受○一○切○一○素○之○苦○依○舊○可○以○超○生○轉○世○也○不○叫
 叫○做○禁○錮○終○身○就○使○他○自○己○短○命○也○不○過○像○借○狗○牛
 自○己○會○磨○自○己○若○是○夫○夫○先○死○他○還○好○去○改○嫁○不
 志○不○遂○終○日○憂○煎○涕○泣○度○日○如○年○不○滿○人○去○磨○他○他
 妻○來○五○一○般○的○男○子○及○全○配○了○箇○愚○醜○夫○夫○自○然○心
 統○標○致○的○顏○色○一○定○乖○巧○聰○明○心○高○志○大○要○想○嫁○潘

世說新語
 卷之八

看官照鬧王這等說來紅顏果是薄命的根由薄命
定是紅顏的結果那啞子愁自然是消不盡終身病
自然是醫不好的了我如今又有箇消啞子愁醫終
身病的法子傳與世上佳人大家都要緊記這箇法
子不用別的東西就用紅顏薄命這一句話做箇四
字金丹但凡婦人家生到十二三歲時節自己把
鏡子照一照若還眼大眉粗髮黃肌黑這就是第一
種恭喜之兆了將來決有十全的丈夫不消去占卜

難奇的
 話又是
 稀正的
 話極道
 學的話
 又是極
 及流均

若○有○二○三○分○姿○色○還○有○以○八○分○的○丈○夫○可○求○若○有○五
 六○分○的○姿○色○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萬○一○姿○色○到
 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又○有○些○聰○明○才○技○就○要○曉○得
 是○箇○薄○命○之○坏○只○管○打○點○去○嫁○第○一○等○第○一○名○的○愚
 醜○丈○夫○時○時○刻○刻○以○此○為○念○看○見○才○貌○俱○全○的○男○子
 曉○得○不○是○自○己○的○對○頭○眼○睛○不○消○偷○觀○心○上○不○消○妄
 想○預○先○這○等○磨○鍊○起○來○及○至○嫁○到○第○一○等○第○一○名○的
 愚○醜○丈○夫○只○當○逢○其○故○主○自○然○貼○意○安○心○那○箇○羅○王

的。極。刑。自。然。受。不。着。了。若。還。教。傳。家。看。第。二。三。等。第。四。五。名。的。愚。說。文。夫。就。是。出。于。里。外。不。但。不。忘。恨。還。要。歡。喜。起。來。了。人。人。都。用。這。箇。法。子。自。然。心。安。意。遂。宜。室。宜。家。啞。子。愁。也。不。生。終。身。病。也。不。害。淺。有。死。路。只。有。生。門。這。紅。顏。薄。命。的。一。句。話。豈。不。是。四。字。金。丹。做。這。回。小。說。的。人。就。是。婦。人。科。的。國。香。了。奉。勸。世。間。不。曾。出。閣。的。閨。秀。服。藥。于。未。病。之。先。已。歸。金。屋。的。阿。嬌。收。功。于。瞑。眩。之。後。莫。待。病。入。膏。肓。纔。悔。途。豈。不。早。

我如今再犯一樁實事。演戲。五。戲。不。像。以。前。的。話。出。于。關。王。之。口。入。于。判。官。之。耳。死。去。的。病。人。還。魂。說。鬼。道。有。是。証。的。明。朝。嘉。靖。年。間。湖。廣。荆。州。府。有。箇。財。主。姓。關。字。里。侯。祖。上。原。以。忠。厚。起。家。後。來。一。代。富。似。一。代。到。他。父。親。手。裡。就。笑。荆。州。第。一。箇。富。翁。只。是。一。件。但。出。有。才。之。貝。不。出。無。貝。之。才。莫。說。舉。人。進。士。掙。禁。不。來。就。是。一。頂。秀。才。頭。巾。也。像。平。天。冠。一。般。承。受。不。起。里。侯。自。六。歲。上。學。讀。到。十。七。八。歲。測。測。只。會。記。帳。

邊拜他也要央人替寫內才不齊也罷了那箇相貌
 一費取濟可憐凡世上人的惡狀都令來聚在他一
 身事伴也不差遺漏好事的就替他取箇別號叫做
 關不全為甚麼取這三個字只因他五官四肢都帶
 此毛病伴都關伴姓都不全關家以叫做關不全
 那幾
 做全瞎微有白花園不叫做全疤但多紫
 叫做全禿指甲裏塞是花叫做全疏脚跟

五便知
羊不全
萬人中
也

點○點○鼻○不○全○赤○依○稀○見○酒○糟○裏○髮○不○全○黃○朦○朧○
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帶○雙○聲○背○不○全○
駝○頸○後○肉○但○高○一○寸○還○有○一○張○歪○不○全○之○口○忽○動○
忽○靜○暗○中○似○有○人○提○更○餘○巧○通○出○不○全○之○眉○或○斷○
或○連○眼○上○如○經○樵○採○

古○語○道○得○好○福○在○醒○心○連○他○迷○等○一○箇○樵○斃○享○這○樣○
的○家○私○也○勾○得○緊○了○誰○想○他○的○妻○子○又○是○箇○絕○代○佳○
人○父○親○在○日○轉○過○鄰○國○對○之○女○此○女○儀○長○史○婢○妾○

生結髮之時。纔四五歲。長史只道一箇通房之女。許了。那富之家。做箇財主婆也罷了。何必定要懸謬命。夫。今。際。此。世。說。便。許。不。問。女。婿。何。如。誰。想。長。大。來。竟。替。爺。娘。爭。氣。不。過。他。的。姿。貌。雖。則。風。度。媽。然。有。仙。子。臨。凡。之。致。也。還。不。叫。做。傾。國。傾。城。獨。有。那。種。聰。明。可。稱。絕。世。與。醫。的。時。節。與。兄。弟。同。學。讀。書。別。人。讀。一。行。他。讀。得。四。五。行。先。生。講。一。句。他。悟。到。十。來。句。等。到。將。次。及。笄。不。便。從。師。的。時。節。他。已。帶。出。于。藍。也。用。先。生。

不着了寫得。一筆好字。畫得。一手好畫。只因長史平日以書畫擅長。他立在旁邊。看着總學會了寫畫。出來竟與父親無異。就做了父親的提。為人時常替他代筆。後來長史拜官。四方將他帶。在任滿還鄉。關里。又在喪中。不好婚娶。等到三舉報。男女都已二十外了。長史當日許親之時。不料女兒聰明至此。也不料女婿愚鈍至此。直到這箇時候。方纔曉得。錯配了姻緣。却已受聘在先。悔之不及。都小姐

也。只道財主人家兒子，生來定有學識，決不至于
 做頭鼠腦，那胡不塗的名號。家中舊日，曉得車輛，得
 他一人，里侯照滿之。後夫人來，催親家，更不好回看。
 只得憑他迎娶過門。成親之夜，拜堂禮畢，齊入洞房。
 里侯是二十多歲的新郎，見了這樣妻子，那裡用得
 着軟款溫柔，連合酒杯也等不得吃。竟要扯他上床，
 只是自己曉得，容顏不濟，妻子看見，定要做作起來。
 就趁他不曾抬頭，一口氣先把燈吹滅了。然後走近

○
○
○
○
○

續後天
寶業記

初戲請

即話說

果又不

穩雅所

以爲妙

身○去○替○他○解○帶○寬○衣○鄒○小○姐○是○賦○過○標○梅○的○女○子○也○
 肯○脫○套○不○消○得○新○郎○死○拖○硬○扯○順○手○帶○帶○也○就○上○床○
 雖○然○是○將○開○之○意○不○怕○鋒○鏘○究○竟○是○未○放○之○花○難○禁○
 鏢○採○摧○殘○之○際○定○有○一○番○狼○藉○女○人○家○這○種○磨○難○與○
 小○孩○子○出○痘○一○般○少○不○得○有○一○次○的○這○也○不○消○細○說○
 只○是○雲○收○雨○散○之○後○覺○得○床○上○有○一○陣○氣○息○甚○是○難○
 聞○鄒○小○姐○不○住○把○鼻○子○亂○嗅○疑○他○床○上○有○臭○蟲○那○裡○
 曉○得○里○侯○身○上○又○有○三○種○異○香○不○消○楚○酸○檀○點○安○息○

自然會從皮裡透出來的那三種。
口氣。體氣。腳氣。
那小姐聞見的是第三種。俗語叫做「酸氣」。那口裡
的。酸。他。自。己。成。拙。不。敢。親。嘴。舌。不。知。大。會。聞。見。脚。上。的。
酸。做。一。頭。賺。了。相。去。有。風。馬。牛。之。隔。再。以。也。不。會。聞。
見。那。小。姐。把。被。裡。圍。巾。圍。足。把。被。外。圍。一。圍。覺。得。被。
外。還。略。好。些。就。曉。得。是。他。身。上。的。原。故。了。心。上。早。有。
三分不快。只見過了會。那。小。姐。說。起。話。來。那。口。中。的。

說必痛
哭之人
把這出
不說與
看

穢氣對着鼻子直噴。竟像吃了生葱大蒜的一般。那
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爐上過世的那裡。當得這箇
薰法。一霎時心翻意倒起來。欲待起來嘔吐。又怕新
郎知道。嫌他不是做新人的厚道。只得拚命忍住。忍
得他睡着了。淚水飛到腳頭去。睡誰想他的尊足與
尊口也差不多。躲了死尸。撞着臭氣。美得箇進退無
門。坐在床上。思量道。我這等一箇精潔之人。嫁着這
等一箇污穢之物。分明是蘇合遇了麝。卿這一世怎

自然會
在笑起

頭不曾看見他的面貌。若是面貌可觀，就是身上有
些氣息，我拚得用些水磨，洗出來再做
美箇香囊，與他佩帶。或者也遮掩得過萬一。面貌
再不濟，伐這一生一世，怎麼了。思量到此，已不為早
此天明，好看他的面孔。誰想天也替他藏拙，黑黢黢
的，再不肯亮。等得精神倦怠，不覺睡去。忽然醒來，却
已日上三竿，照得房中雪亮。正睡到好處，誰想

有人在帳裡描他的臉容。鄒小姐把他臉上一看，嚇
 得大汗直流，還疑心不曾醒來。在夢中見鬼，睜開眼
 睛，把各處一相，纔曉得是真。就放聲大笑起來。里侯
 在夢中驚醒，只說他思想着娘，就坐起身來。把一隻
 粗而且黑的手，臂搭着他，而且白的香，有勸他研
 煩些，不要哭。羅誰想越勸，越發難。他越哭得狠，直等里
 侯穿了衣服，走出房去。冤家^離了^眼，眼前方纔歇息。一
 會等得走進房來，^{從頭}哭起^{從此}以後，^雖則同

連城璧全集 辰

床共枕，猶如帶鎖披枷。憎嫌太太的惡意，不好明
 說出來，却處處示之以意。里候家裡另有一所書房，
 同在一宅之中，却有微露之別。鄰家姓有處，眼裡就
 瞞了里候，教人離立離一專親觀音來，像裝金完了，請到書
 房待滿月之後，揀箇好日對里候，道我當初做女兒
 的時候，一心要皈依三寶，只因許了那家，不好祝髮。
 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緣法也不為不盡。如今
 要求你，大捨慈悲，把書房布地與我，改為靜室，做箇

0. 丹

在家出家。我從今日起。就吃了長齋。到書房去獨宿。終日看經念佛。打坐參禪。以脩來世。你可另娶一房。當家生子。隨你做小做大。我都不會。只是不要來攪我的清規。說完。跪下來拜了四拜。竟到書房去了。里侯勸他又不聽。扯他又不住。等到晚上。只得携了梳席到書房去。就他。誰想他把門窗戶扇都封鎖了。猶如坐關一般。只留一箇了鬘在關中。服葦里。侯四顧徬徨。無門可入。只得轉去獨宿一宿。到次日。接了夫

人夫毋進去。苦勸自己跪在門外哀求。怎奈他立定主意。並不回頭。過了幾時。裏候善勸不轉。只得用惡勸了分付手下人不許送飯進去。他餓不過。自然會鑽出來。誰想鄒小姐求死不得。情願做伯夷叔齊。一連餓了兩日。全無求食之心。裏候恐怕弄出人命來。依舊叫人送飯。一日立在門外大罵道。不賢慧的淫婦。你看甚麼經念甚麼佛。備甚麼來生。無非因我相貌不好。本事不濟。不能勾遂你的淫心。故此在這

邊粧腔使性。你如今要稱意不難待我。責你去為娼。
立在門前。只揀中意的。扯進去睡。就是了。你說你是
箇小姐。又生得標致。我是箇平民。又生得醜陋。配你
不來麼。不是我誇嘴說。只怕沒有銀子。若拚得大主
銀子。就是公主西施。也要得來。你辦眼睛看我。我偏
要娶箇人家大似你。兩容貌好似你的。回來生兒育
女。當家立業。你那時節。不要懊悔。那小姐並不口言。
只是念佛。里候罵完了。就去叫媒婆來。分付說。要箇

官宦人家女兒。又要絕頂標致的。竟學作正。並不做小。只要相得中意。隨他要多少財禮。我只管送。就是媒錢。也不拘常數。只要送得意來。一箇元寶也情愿謝你。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因他許了元寶。謝媒。那些走千家的婦人。不分晝夜。去替他尋訪。某五日。就來回。覆道。有箇何運判的小姐。年方二八。容顏賽得過西施。因他父親壞了官職。要湊銀子。寄到休上去完賬目。下平要打鼓。女兒出門財禮要三百。

金這是你出得起的。只是何夫人要相女婿。方纔肯許。又要與大娘說過。他是不肯做小的。里侯道。兩件都不難。我的相貌其實不揚。他看了未必肯許。待我央箇朋友做替身去。把他相就是了。至于做大一事。一發易處。你如今就進閣去。對那凌婦講說。有箇絕標致的小姐。要來作正。你可容不容。萬一嚇得他回心。我就娶不成。那一箇也只當重娶了。這一箇一樣。把媒錢謝你。那媒婆聽了。情願趁這主。現成媒錢。

連城壁

不願做那椿欺心交易，就拿出來張儀的舌頭來，
佳開去做說客，誰想鄒小姐巴不得要來作正，纏斷
得他的禍根，若是單單做小目下，雖然替死，只
怕久後依舊要起死回生，就在佛前發誓道：我若還
想在闕家做大，幾我萬世不得起昇媒婆，知道說不
轉，出去回覆里侯，竟到何家作伐，約了一箇日子，只
說到某寺燒香，那邊相女婿，這邊相新人，到那一日，
里侯央一箇絕標致的朋友，做了自己，自己反做了

新開。跟去偷相。兩箇預先立在寺裡等候。那小姐隨
着夫人。却像行雲出岫。冉冉而來。走到面前。只見他
眉彎兩月。目閃雙星。摹擬金蓮。說三寸尚無五寸。
批評花貌。算十分還有十分。拜佛時。屈倒蠻腰。露
壓海棠。嬌着地。拈香處。伸開纖指。烟籠玉笋。細朝
天。立下風。暗嗅肌香。甜淨居。麝蘭之外。播上游。俯
觀髮采。氤氳在雲霧之間。誠哉絕世佳人。笑出
塵仙子。

里侯者見不覺搖頭擺尾露出許多歡欣的態意。古道兩物相形好醜愈見那朋友原生得齊整又加這箇傀儡立在身邊一發覺得風流俊雅何夫人與小姐見了有甚麼不中意當晚就允了里侯隨即送聘過門選了吉日一樣花燈彩轎娶進門來進房之後何小姐斜着星眸把新郎觀了幾觀可憐兩滴珍珠不知不覺從秋波裡瀉下來里侯知道又來撒了心上思量道前邊那一箇只曰我進門時甚嬌縱了

他前以後來不受約束。古語道三朝的新婦。月子的孩兒。不可使他弄慣。我的夫綱。就要從今日整起。主意定了。就叫丫鬟拿合酒杯來斟了一杯。送過去。何小姐籠着雙手。只是不接。里候道。交杯酒是做親的。大禮為甚麼不接我頭一次送東西與你。就是這事。裝模作樣。後來怎麼稱做人家。還不快接了去。何小姐心上雖然恁恨。見他的話說得正經。只得伸手接來。放在桌上。從來的合酒杯。不過沾一沾手。微箇意。

思。後來原是新郎代吃的。里侯只回要整夫綱。見他
起先不接。後來聽了幾句硬話。就接了去。知道是可
以威制的了。如今就當真要他吃。起來對一箇丫鬟
道。差你去勸酒。若還剩一滴。打你五十皮鞭。丫鬟聽
見流水走去。把杯盞與何小姐。小姐拿便拿了。只是
不吃。里侯又叫一箇丫鬟去驗酒。看乾了。不曾。丫鬟
看了。來回要道。一滴也不曾動。里侯就怒起來。叫勸
酒的過來。道。你難道是不怕家主的麼。自古道。拿我

曉服我官。我有銀子討你來。怕會你。不。下。要。你。動。一
鐘酒。都不肯依。後來。怎麼樣。奉你。做。事。叫。驗。酒。的。往
下。去。重。打。五。十。打。輕。一。下。要。你。賠。十。下。驗。酒。的。怕。連
累。自。己。果。然。一。把。拖。下。去。擊。了。皮。鞭。恨。命。的。打。何。小
姐。明。曉。得。他。打。了。髮。驚。自。己。肚。裡。思。量。道。我。今。日。落
了。人。的。圈。套。料。想。不。能。脫。身。不。知。權。且。做。箇。軟。弱。之
人。過。了。幾。時。拚。得。尋。箇。自。盡。罷。了。總。是。要。死。的。人。何
須。替。他。喘。氣。見。那。丫。鬟。打。到。苦。處。就。止。住。道。不。要。打。

連城璧全集

我吃就是了。聖候見他費法，也就回過臉來，叫丫頭
捧一杯熱酒，自己送過去。何小姐一來，勸飲二杯，
因嫌了，應人慣，不過索性把酒來做對頭，接到手，
為三日，概就了。聖候以為得醉，喜之不勝，一杯一杯，
只管遞去。何小姐量原不高，三杯之沒，不覺醺，而且
使慢轉，搖擺來，衣襟魚，這晚成親，比前番，吹滅了燈，
暗中摸索的，光景大不相同。何小姐一來，酒醉二來，
打眼一箇死字，放在胸中，竟把身子當了尸骸，連那

三體異香。聞來也不十分覺。察受創之淡。一覺直睡。
到天明。次日。起來梳過了頭。就問了慧道。我聞得他。
預先娶過一房。如今為何不見。慧道說在書房裡看。
經念佛。再不過來的。何小姐又問。為甚麼就去看經。
念佛起來。了慧道不知甚麼原故。做親一月。就發起。
這箇願來。家主千言萬語。再勸不轉。何小姐就明白。
了。到晚間。睡的特節。故意歡喜。對里侯道。聞得。
那小姐在那邊看經。我明日要去看他。一看你心下。

這切原
何如。重侯未娶之先，原在他面前說了大話。如今應
了。口巴不得把何小姐送去與他看。好好聘自己的
威風。就答應道：「正該如此。却說那小姐聞得他娶了
新人，又替自家歡喜。又替別人擔憂。心上思量道：我
有臭子，別人也有臭子。我有眼睛，別人也有眼睛。只
除非與他一樣奇醜奇臭的，纔能勾相視。莫道着是
稍有幾分顏色，略知一毫香臭的人，難道會相安無
事不成。及至臨娶之時，預先叫幾箇丫鬟擺了塘報。

有人物好，不好。性子善不善，兩下相投不相投，有話
說，說他，說他，只是娶進門來，頭一報說他，人物甚是標
致。第二報說他，與新郎對坐飲酒，全不推辭。第三報
說他，兩箇吃得醉醺醺的，上床安穩，睡到天明。如今
好，在那邊梳洗。那小姐大驚道：好涵養好德性女
中聖人也。幾一千也學他，不來。只見到第三日，有箇
丫鬟，拿了香燭，禮車，預先來知會道：新娘要過來拜
佛。兼看大娘，那小姐就叫洛茶伺候。不上一刻，遠

望見里候，攬了新人的手，搖搖而來，把新人送入佛堂。自己在門前看她拜佛，又一眼相着鄒小姐，看他氣不氣。誰想何小姐對着觀音法座，竟像和尚尼姑拜懺的一般。合一次掌，跪下去，盞一箇頭，連合三次掌，盞三箇頭。全不像婦人家的禮數。里候看見，先有些詫異了，又只是他拜完了，佛起來對着鄒小姐道：「這位就是鄒師父麼？」繫道：「正是何小姐。」道：「這等師父，請端坐客，弟子稽首。」就扯一把椅子，放

在上邊請那小姐坐了好拜那小姐不但不肯坐連
得也不教他拜正在那邊扯扯身兒只見黑侯嘍起
來道請就跪。又說請就跪。主婆自己跌入冷宮原
說。姜休來作正。如今只該姊妹相稱。那有拜他的
道理。好沒志氣。何小姐應道。今日是徒弟拜師父。
不是做小的拜大娘。你不要認錯。主婆說完。也像
起。克祥佛一般。心向了三六。那小姐也搖搖頭。他拜
完了。兩箇對面坐下。邊吃邊講。一盤菜。好幾塊。雞。開。談。

道師又在上弟子雖是俗骨凡胎。生來也頗有善願。只因前世罪重業深。今生墮落奸人之計。如今也學師父。遍省四頭。情愿拜為弟子。陪你看經念佛。早步。二。早。教。相。雜。若。有。人。來。纏。擾。弟。子。弟。子。精。這。箇。真。皮。囊。去。結。識。他。也。落。得。早。生。早。化。鄒。小。姐。道。新。娘。說。是。了。我。這。修。行。之。念。蓄。之。已。久。不。是。有。激。而。成。的。况。且。我。前。世。與。開。家。無。緣。一。進。門。來。就。有。反。目。之。意。所。以。我。前。世。家。虛。左。待。賢。聞。得。新。娘。與。家。主。相。得。甚。歡。如。

今正是新婚燕爾的時候。怎麼說出這樣无情的話。來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可保得耳根清淨。若是新娘也要如此。將來的靜室。竟要變做鬧場了。連三寶也不得相安。這箇斷使不得。說完立起身來。竟要送他出去。何小姐那裡肯走。里侯立在外邊。聽見這些說話。氣得渾身冰冷。起先還疑他是套話。及至見鄒小姐勸他不走。纔曉得果是真心。就氣沖沖的罵進來。道好淫婦。纔走得進門。就被人過了氣。為甚麼要

新在這邊。難道我身上是有刺的麼。還不快走。何氏道。你不要做夢。我這等一箇如花似玉的人。與你這箇畜牲。題題宿了兩夜。也是天譴大的人情。海樣深的度量。就跪在黃河裡。洗一千箇澡。也去不盡身上那穢氣。你也勾得緊了。難道還想來玷污我麼。里侯以前雖然受過那小姐幾次言語。却還是綿裡藏針。泥中帶刺的話。何曾罵得這般出像。況且何小姐進門之後。屢事小心。教舉杯就舉杯。教吃酒就吃酒。只

天情好
其五

○這○是○這○樣○滑○溜○圓○裡○溜○的○了○判○如○今○想○這○樣○說○
○這○女○變○做○脫○免○教○里○候○怎○麼○忍○耐○
○就○說○清○定○他○就○預○先○捏○了○拳○頭○同○索○性○等○他○這○个
○書○情○甚○漫○動○手○到○此○時○不○知○不○覺○何○小○奴○的○身○熱○如
○髮○已○被○他○揪○在○手○中○一○邊○罵○一○邊○打○把○那○小○姐○弄○得
○成○一○鏡○：○只○說○這○等○一○箇○婦○皮○細○肉○的○人○怎○能○得○這
○樣○的○奉○頭○打○起○只○得○拚○命○去○扭○誰○想○罵○罵○得○重
○打○却○打○得○輕○勢○便○做○滑○山○心○還○使○得○善○打○了○半○日○

佛心

此是

變身

佛心

佛心

佛心

佛心

佛心

佛心

空○心○奉○頭○不○曾○有○一○兩○个○到○他○身○上○就○故○意○殺○羅○漢○
 手○好○穿○他○腰○身○自○己○一○邊○罵○一○邊○走○出○去○了○何○小○娘○
 拜○脫○身○子○氣○咤○痛○哭○大○成○婦○人○家○的○本○色○要○在○那○裏○
 懂○意○道○的○時○節○方○纔○看○得○出○來○徒○客○暖○豫○之○時○那○一○
 箇○衣○會○做○咭○嬌○聲○粧○些○媚○態○及○全○檢○點○不○到○之○際○本○
 相○就○要○露○出○來○了○何○小○姐○進○門○拜○佛○之○時○雖○小○姐○把○
 他○後○頭○看○到○脚○底○真○是○孃○娜○異○常○頭○上○的○雲○髻○大○銀○
 水○簪○又○且○黑○得○可○愛○不○知○他○用○鏡○子○頭○纔○方○纔○視○賭○

等來。又至此時。被里。綉散披。將下去。竟與身子。一
裁。長。要。半。根。假。髮。也。沒。有。至。于。哭。聲。雖。然。激。烈。却。沒
有。一。毫。破。漏。之。聲。滿。面。都。是。啼。痕。又。洗。不。去。一。些。粉
跡。撞。一。愁。容。苦。態。都。是。畫。中。的。嫵。媚。詩。裡。的。輕。盈。無
心。中。惹。出。來。的。就。是。有。心。也。做。不。出。那。小。姐。口。中。不
說。心。上。思。量。道。我。常。一。對。鏡。自。憐。只。說。也。有。幾。分。姿
色。了。如。今。看。了。他。真。是。味。玉。在。前。令。人。形。穢。這。樣。他
世。佳。人。高。且。落。于。村。夫。之。手。我。們。一。叢。是。該。當。的。了。

想了一會。就竭力勸住。教他從新梳起頭來。兩個對面談心。一見如故。到了晚間。里候叫了裏請他不去。只得自己走來。負箱留宿。下晚。叫娘呼娘。嬌。醜態。每。做。盡。何。小姐。只。當。不。知。沒。來。被。他。苦。纏。不。過。袖。裡。摸。出一把利刀。竟。要。刺。死。里。候。怕。弄。出。事。來。只。得。把。他。交。與。鄰。小。姐。央。泥。佛。勸。土。佛。若。還。掌。印。官。妻。不。來。少。不。得。還。請。你。舊。官。去。復。任。却。說。何。小。姐。的。容。貌。果。然。比。鄰。小。姐。高。一。二。成。只。是。肚。裡。的。文。才。手。中。的。技。

藝。却。不。及。鄒。小。姐。萬。分。之。一。從。他。看。經。念。佛。每。是。虛。
名。學。他。寫。字。看。書。倒。是。實。事。何。愛。鄒。之。才。鄒。愛。何。之。
貌。兩。箇。做。了。一。對。沒。卵。夫。妻。關。里。侯。剛。時。看。禮。聘。在。
旁。邊。吃。醋。熬。了。半。年。不。見。一。毫。生。意。心。上。思。量。道。看。
這。光。景。兩。箇。都。是。養。不。熟。的。了。他。們。都。守。活。寡。難。道。
教。我。絕。嗣。不。成。必。不。得。還。要。娶。一。房。叫。做。三。遺。為。定。
前。面。那。兩。箇。原。怪。他。不。得。一。箇。才。思。忒。高。一。箇。容。貌。
忒。好。我。原。有。些。配。他。不。來。如。今。做。過。兩。遭。把。我。自。己。

也明白，了，四，凌，再，討，只，去，尋，那，一，字，不，議，粗，了，笨，也，的，只，要，會，做，人，家，會，是，兒，子，就，罷，了，何，須，弄，那，上，書，上，畫，的，來，磨，滅，自，己，算，計，定，了，又，去，叫，媒，婆，分，付，媒，婆，道，要，有，才，有，貌，的，便，難，若，要，老，實，粗，笨，的，何，須，弄，得，我，肚，裡，儘，有，只，是，你，這，等，一，派，大，人，家，也，要，有，些，福，相，有，些，才，幹，纔，承，受，得，起，如，今，袁，進，士，家，現，有，兩，箇，小，要，打，幾，出，門，一，箇，姓，周，一，箇，姓，吳，姓，周，的，極，有，福，相，極，有，才，幹，姓，吳，的，又，有，才，又，有，貌，隨，你，要，那，一

箇就是。且侯道。我被。有才有貌的。丟得。七死八活。嚇
見。這兩箇字。也有些。頸疼。再不要。說起。竟是。那姓周
的。罷了。只是。也要。過。眼。纔。好。成。事。媒。婆。遭。遭。等。我
先去。說。一。聲。明。日。等。你。來。相。就。是。兩。箇。的。定。嫌。人。竟
到。袁。家。去。了。却。說。袁。家。這。兩。箇。小。爺。是。袁。進。士。極。得
意。的。周。氏。的。容。貌。雖。不。十。分。艷。麗。却。也。生。得。端。莊。且
是。性。子。不。好。一。些。不。遂。意。就。要。尋。死。尋。活。至。于。姓。周
的。那。一。箇。莫。說。周。氏。不。如。他。就。是。關。家。娶。過。的。那。高。

位。此。姓。有。其。才。者。無。其。貌。有。其。貌。者。無。其。才。只。除。奉
兩。箇。併。做。一。箇。方。纔。敵。得。他。來。袁。進。士。的。夫。人。性。子
極。妬。因。丈。夫。寵。愛。這。兩。箇。小。姐。常。啣。氣。不。過。如。今。袁
丈。夫。進。京。去。謁。選。要。一。舉。打。喪。出。殯。以。往。將。來。之。禍。
曉。見。關。家。要。相。周。氏。又。有。箇。打。抽。豐。的。舉。人。要。相。袁
氏。袁。夫。人。不。勝。之。喜。就。約。明。日。一。齊。來。梅。里。侯。因。袁
丈。夫。人。央。壞。了。事。這。番。並。不。假。借。竟。是。自。己。親。征。決
日。走。到。袁。家。恰。好。遇。着。打。抽。豐。的。舉。人。梅。中。了。吳。氏。

出來聞得財禮已交約到次日來娶里侯道舉人揀
的日子自然不差我若相得中也是明日罷了及至
走入中堂坐了一會媒婆就請周氏出來從頭至脚
任憑檢驗男相女固然仔細女相男也不草草周氏
把里侯睨了兩眼不覺變下臉來氣沖沖的走進去
了媒婆問里侯中意不中意里侯道才幹雖看不出
福相是有些的只是也還嫌他標致再減得幾分姿
色便好媒婆道鄉宦人家既相遇了不好不成勸你

得就舉裏回去罷。里候只得把財禮交還自己回去。只等明日做親。却說周氏往常在家聽得入說有富姓關的財主。生得奇醜不堪。有關不全的名號。周氏道。我不信。一箇人身上就有這許多果致。幾時從門口經過。教我們出去看看也。好這次媒人來說親。只道有箇財主要相。不說姓關。不姓關。奇醜不奇醜。及至相的時候。周氏見他身上臉上果致不少。就有此疑心起來。又不好問得。只把媒婆一頓臭罵。說陽關。

悔沒有人家要到陰間去領鬼來相媒人道你不要
看錯了他就是荊州城裡第一箇財主叫做關里侯
沒有一處不聞名的周氏聽見一發顛作起來道我
寧死也不嫁他好好把財禮退去袁夫人道有我做
主莫說這樣人家就是叫化子也不怕你不去周氏
不教與大娘對口只得忍氣吞聲進房去了天下不
均勻的事儘多周氏在這邊有苦難伸吳氏在那邊
快活不過相他的舉人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標致

異常。又是箇有名的才子。吳氏平日極喜看他詩稿。的此時。親事說成。好不得意。只怪他當夜不要過門。百歲之中。少了一宵。息愛。只得和衣睡了一晚。蒸到次日。纔早起來梳粧。不想那舉人。差一箇管家。押媒婆來退財禮。說昨日來相的時節。只曉得是箇鄉紳。不曾問是那科進士。及至回去。細查。蓋錄。纔曉得是他父親的同年。豈有年侄娶年伯母之理。夫人見他說得理正。只得把財禮還他去了。吳氏一天高

與掃得精光、白白梳了一箇新婦頭、竟沒處用得着。
停一會、闕家轎子到了、媒婆去請周氏上轎、只見房
門緊閉、再敲不開、媒婆只說他做作、請夫人去、做作
他、誰想敲也不開、叫也不應、及至攔門來一看、可
憐一箇有福相的婦人、變做箇沒收成的死鬼、高
掛在梁上、不知幾時吊殺的、夫人慌了、與媒婆商議
道、我看打發他出門、明日老爺回來、不過啣一場小
氣、如今逼死人命、將來就有大氣、啣了如何了、得媒

連城野

婆道。老爺回來。只說病死的。就是他難道好開棺檢屍不成。夫人道。我家裡的人。別个都肯急購。只有吳氏那箇妖精。那裡閉得他的口。住媒婆想了一會道。我有箇兩全之法。在此那邊一頭。女人要嫁得慌。男子又不肯娶這邊一頭。男子要娶女人。又死了沒得嫁。依我的主意。不如待我去說一箇謊。只說某相公又查過了。不是同年。如今依舊要娶他。自然會鑽進轎去。竟把他做了周氏嫁與闕家。闕家聘了醜的。創

得○了○好○的○難○道○肯○退○來○還○你○不○成○就○是○吳○氏○到○了○那
邊○雖○然○出○橋○之○時○有○一○番○驚○嚇○也○只○好○駐○裡○呢○我○幾
聲○難○道○好○跑○回○來○與○你○說○話○不○成○替○你○除○了○一○箇○夫
害○又○省○得○他○後○來○學○嘴○豈○不○兩○便○夫○人○聽○見○這○箇○機
計○竟○要○歡○喜○緩○來○就○催○媒○婆○去○說○說○吳○氏○是○一○心○要
嫁○的○人○聽○見○這○句○話○那○裡○還○肯○疑○心○走○出○綉○房○把○夫
人○拜○了○幾○拜○頭○也○不○回○竟○上○轎○子○去○了○及○至○擡○到○關
家○把○新○郎○一○看○全○然○不○是○昨○日○相○見○的○他○是○个○絕○頂

聰明之人不消思索就曉得是媒婆與夫人的詭計了。心上思量道：既來之則安之。只要想個妙法出來。保全得今夜無事。就可以美計脫身了。只是低着頭。思量主意。再。不。露。一。些。煩。惱。之。容。里。候。昨。日。相。那。一。箇。還。嫌。他。多。了。幾。分。姿。容。怕。娶。回。來。啣。氣。那。曉。得。又。被。人。調。了。包。出。轎。之。時。新。人。反。不。十。分。驚。慌。倒。把。新。郎。嚇。得。魂。不。附。體。心。上。思。量。道。我。不。信。婦。人。家。竟。是。會。變。的。只。過。得。一。夜。又。標。致。了。許。多。我。不。知。道。了。甚。

磨業障觸犯了天公。只管把這毒好婦人來磨滅我。
正在那邊怨天恨地。只見吳氏回過朱顏。拆開絳口。
從容的問道。你家莫非姓關麼。里侯回他正是。
吳氏道。請問昨日那箇媒人與你有甚麼冤孽。下這
樣毒手來擺佈你。里侯道。他不過要我幾兩媒錢罷
了。那有甚麼冤孽。替人結親是好事。也不叫做擺佈
我。吳氏道。你家就有天大的禍事。到了還說不是擺
佈。里侯大驚道。甚麼禍事。吳氏道。你昨日聘的是那

一箇可曉得他姓甚麼。里侯道：你姓周。我怎麼不曉得。吳氏道：認錯了。我姓吳。那一箇姓周。如今姓周的。被你逼死了。教我來替他討命的。里侯聽見眼睛睜得直豎，立起身來問道：這是甚麼原故。吳氏道：我與他兩個都是袁老爺的愛寵。只因夫人妬忌，乘他出去，選官騙了家主要出脫我們。不想昨日你去相他。又有個舉人來相我，一齊下了聘，都說明日來娶我。與周氏約定要替老爺守節，只等轎子一到，兩個要

不但不
好
不即
明

雙○尋○死○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等○不○到○第○二○日○昨○夜○
就○吊○死○了○不○知○被○那○一○個○走○漏○了○消○息○那○舉○人○該○造○
化○知○道○我○要○尋○死○預○先○叫○人○來○把○財○禮○退○了○去○及○至○
你○家○轎○子○到○的○時○節○夫○人○教○我○來○替○他○我○又○不○肯○只○
得○也○去○上○吊○那○媒○人○來○勸○道○你○既○然○要○死○死○在○家○裡○
也○沒○用○開○家○是○个○有○名○的○財○主○你○不○如○嫁○過○去○死○在○
他○家○等○老○爺○回○來○也○好○說○話○蘇○道○兩○條○性○命○了○不○得○
他○一○分○人○家○故○此○我○依○他○嫁○過○來○一○則○替○夫○夫○守○節○

也却念
因念巧
可似十
書奇介

二○則○替○周○氏○伸○冤○三○來○替○你○討○一○口○值○錢○的○棺○木○看○
得○死○在○他○家○威○在○幾○塊○薄○板○之○中○後○來○拋○尸○露○骨○說○
完○解○下○束○腰○的○絲○懸○繫○在○頸○上○要○自○家○勒○死○他○不○會○
講○完○的○時○節○里○候○先○嚇○得○戰○戰○兢兢○手○脚○都○抖○散○了○
再○見○他○弄○這○個○圈○套○怎○不○慌○上○加○慌○就○一○面○扯○住○一○
面○高○聲○喊○道○大○家○都○來○救○命○嚇○得○那○些○家○人○婢○僕○沒○
腳○的○趕○來○周○圍○立○住○扯○的○扯○勸○的○勸○使○吳○氏○動○不○得○
手○里○候○纔○跪○下○來○道○吳○奶○：○袁○夫○人○我○與○你○前○世○無○

穿○今○世○其○甚○麼○上○門○來○害○我○我○如○令○不○敢○相○留○
就○把○原○轎○送○你○轉○去○也○不○敢○退○甚○麼○財○禮○只○求○你○等○
棄○老○爺○回○來○替○我○說○箇○方○便○不○要○告○狀○待○我○送○些○銀○
子○去○請○罪○罷○了○吳○氏○道○你○就○送○我○轉○去○夫○人○也○不○肯○
相○容○依○舊○要○出○脫○我○我○少○不○得○是○一○死○自○古○道○走○三○
家○不○如○坐○一○家○只○是○死○在○這○裡○的○快○活○里○候○弄○得○沒○
主○意○只○管○磕○頭○求○他○生○箇○法○子○放○條○生○路○吳○氏○故○意○
躊○躇○一○會○纔○答○應○道○若○要○救○你○除○非○用○箇○伏○兵○緩○用○

之計方纔保得你的身。家里候道甚麼計較。吳氏道：我老爺選了官，少不得就要回來。也是看得見的日子。你只除非另尋一所房屋，將我歲在裡邊待他四來的時節，把我送上門去。我對他細講說：周氏是大娘逼殺的，不干你事。你只因誤聽媒人的話，說是老爺的主意，纔敢上門來相我。及至我過來，說出原故，就不敢近身，把我養在一處。待他回來，送還他。平素是極愛我的，見我這等說，他不但擺佈，你還感這。

你○不○盡○一○些○禍○事○也○沒○有○了○里○候○聽○見○一○連○磕○了○幾○
箇○响○頭○方○纔○爬○起○來○道○這○等○不○消○別○尋○房○屋○我○有○一○
所○靜○室○就○在○家○中○又○有○兩○箇○女○人○可○以○做○伴○送○休○過○
去○安○身○就○是○說○完○就○叫○幾○箇○丫○鬟○快○送○吳○奶○奶○到○書○
房○裡○去○却○說○鄒○何○兩○位○小○姐○聞○得○他○又○娶○了○新○人○少○
不○得○也○像○前○番○叫○了○鬟○來○做○探○子○誰○想○那○些○丫○鬟○聽○
見○家○主○喊○人○救○命○大○家○都○來○濟○困○扶○危○了○那○有○工○夫○
去○說○閑○話○兩○箇○等○得○寂○然○無○聲○正○在○那○邊○猜○謎○只○見

許多丫鬟簇擁一箇愛得人疼的女子，走進闈來，先拜了佛，然後與二人行禮，纔坐下來。二人就問道：今日是佳期，新娘為何不赴洞房？花燭却到這不祥之地來。吳氏初進門，還不知這兩箇是姑娘，是妯娌。聽了這句話，打頭不應，空就答應道：供僧伽的所在，叫做福地，為甚麼反說不祥？我此番原是來就死的。今晚叫做忌日，不是甚麼佳期。二位的話，句句都說在了。兩箇見他言語來得激烈，曉得是箇中人了，再教

幾句寒溫，就託故起身，叫丫鬟到旁邊細問了鬟，把起先的故事說了一番。二人道：「這等也是箇脫身之計，只是比我們兩箇更做得巧。」吳氏乘他問了鬟的時節，也扯一箇到背後去問。這兩位是家主的甚麼人？鬟也把二人的來歷說了一番。吳氏暗笑道：「原來同是過來人也。」虧他尋得這塊避秦之地。兩邊問過了，依舊坐籠來，就不像以前客氣。大家把心腹話說做一堆，不但同病相憐，竟要同舟共濟。那小姐

與他分韻聯詩，得了一箇姓皮何小姐，與他同婚。比
前番歲一對玉人，三箇就在佛前結爲姊妹。過到後
來，一日好似一日，不多幾時，聞得袁進士補了外官，
要回來帶家小上任。鄒何二位小姐道：你如今完璧
歸趙，只當不曾落地，依舊去做天上人了。只是我
西簡珠沉海底，今生料想不能出頭，只好修箇來世
罷了。吳氏道：我回去見了袁郎，贊你兩人之才貌，訴
你兩人之冤苦，他請善做官的人，自然要動憐才好。

色之念。若有機會。可圖我。定要把你。兩箇一齊。弄到。天上去。決不教你。在此受苦。二人口。雖不好。應得。心。至也。着將如此。又過幾時。里候。訪得袁進士。到了。就。叫一乘轎子。親自送吳氏上門。只怕袁進士。要發作。他不教。先投名帖。待吳氏進去。說明。纔好。相見。吳氏。見了袁進士。預先痛哭一場。然後訴苦。說大娘逼他。出嫁。他不得不依。虧得闕家知事。許我各宅。而居。如今。幸得橫雲見日。說完。扯住袁進士的衣袖。又悲悲。

切切哭箇不了。只道袁進士回來不見了他。不知如何。何陶氣此時見了他。不知如何歡喜。誰想他在京之時。時時有家人趕去報信。周氏吳氏兩番舉動。他胸中都已了然。此時見吳氏訴說。他只當不聞。見吳氏悲哀。他只管冷笑。等他自哭自泣。並不勸他。吳氏只道他因在前廳。怕人看見。不好露出兒女之態。就低頭朝裡面走。袁進士道。立住了。不消進去。你是箇知書識理之人。豈不聞覆水難收之事。你當初既要守

袁進士
李男

卷之八
公
科

節○為○甚○麼○不○死○却○到○別○人○家○去○守○起○節○來○你○如○今○說
與○他○各○宅○而○居○這○句○話○教○我○那○裡○去○查○帳○你○不○過○因
那○姓○關○的○生○得○醜○陋○走○錯○了○路○頭○故○此○轉○來○尋○我○若
還○嫁○與○那○打○抽○豐○的○舉○人○我○便○拿○銀○子○來○贖○你○只○怕
也○不○肯○轉○來○了○說○了○這○幾○句○就○對○家○人○道○關○家○可○有
人○在○外○邊○快○叫○他○來○領○去○家○人○道○姓○關○的○現○在○外○面
要○求○見○老○爺○表○進○士○道○請○進○來○家○人○就○去○請○里○侯○里
侯○起○先○十○分○憂○懼○此○時○聽○見○一○箇○請○字○心○上○纔○寬○了

幾分只道吳氏替他說的方便就大膽走進來與表
進士施禮表進士送了坐不等里候開口就先說道
會下那些不祥之事學生都知道了雖是妬婦不是
也。因。這。兩。箇。淫。婦。各。懷。二。心。所。以。纔。有。媒。人。出。去。打
合。兄。們。只。道。是。學。生。的。意。思。所。以。上。門。來。相。他。周。氏
之。死。是。他。自。己。的。命。限。與。兄。無。干。至。于。吳。氏。之。嫁。雖
出。奸。媒。的。詭。計。也。是。兄。前。世。與。他。有。些。風。緣。所。以。無
心。湊。合。學。生。如。今。並。不。怪。兄。兄。可。速。速。領。回。去。以。後

不可再教他上門來壞學生的體面。他一面說，裏侯
一面叫青天說完，裏侯再三推辭，說是老先生的愛
寵。晚生怎敢承受。表進士變下臉來道：你既曉得我
的愛寵，當初就不該娶他。如今娶回去，過了這幾時
又送來還我，難道故意要羞辱我麼？裏侯慌起來道：
晚生怎麼敢就蒙老先生開恩，教晚生領去。怎奈他
嫌晚生醜陋，不願相從，領回去也要啣氣。表進士就
回過頭去對吳氏道：你聽我講，自古道紅顏薄命，你

這○樣○的○女○人○自○然○該○配○這○樣○的○男○子○第○一○在○我○家○過○世○
這○句○古○語○就○不○驗○了○你○如○今○甚○好○好○跟○他○回○去○安○心○
點○意○做○人○家○或○者○還○會○生○兒○育○女○討○此○下○半○世○的○便○
道○若○還○炒○炒○鬧○鬧○不○肯○要○生○將○來○也○不○過○像○周○氏○是○
箇○梁○上○之○鬼○莫○說○死○一○箇○就○死○十○箇○也○沒○人○替○你○伸○
冤○說○完○又○對○里○侯○道○闕○之○請○別○學○生○也○不○送○了○只○着○
手○拱○一○拱○頭○不○回○竟○走○了○進○去○吳○氏○還○啼○啼○哭○哭○
不○肯○出○門○當○不○得○許○多○家○人○你○推○我○或○把○他○塞○進○牆○

子起先威風凜凜而來此時興致索然而去到了開
家頭也不抬竟往書房裡走里候一把扯住道如今
去不得了。我起先不敢替你成親。一則被你把人命
嚇倒。要保身家。二則見你忒標致了。些些恐怕毒氣如
今尸主與兇身當面說過。只當批箇執照來了。難道
還怕甚麼人命不成。就是容貌不相配。此方纔黃甲
進士親口分付過了。美妻原該配醜夫。是黃金板上
刊定的。沒有甚麼氣。啣得請條直些。走來成親。吳氏

心○上○的○路○數○往○常○是○極○多○的○當○不○得○來○進○士○五○十○
 話○把○他○路○數○都○塞○斷○了○如○今○並○無○一○事○可○行○被○他○做○
 簡○顧○手○牽○牽○不○响○不○動○拉○進○房○裡○去○了○里○侯○這○一○晚○
 成○親○之○樂○又○比○束○縛○醉○人○的○光○景○不○同○真○是○漸○入○佳○
 境○從○此○以○後○只○怕○吳○氏○要○脫○逃○竟○把○書○房○的○總○門○鎖○
 了○只○留○一○道○轉○筒○遞○茶○飯○過○去○那○何○兩○位○小○姐○與○吳○
 氏○隔○斷○紅○塵○只○好○在○轉○筒○邊○談○談○表○曲○而○已○吳○氏○的○
 身○子○雖○然○被○他○箝○束○住○了○心○上○只○是○不○甘○翻○來○覆○去○

吳氏器
 心路絕
 路不絕
 苦不絕
 苦不絕
 苦不絕
 苦不絕

思量道。他娶過三次新人。兩箇都走脫了。難道只有
我是該苦的。他們做清客教我。一箇做蛆蟲。定要生
箇法子去弄他們過來。大家分些臭氣。就是三夜輪
看一夜也。還有兩夜好養臭子。美計定了。就對里侯
道。我如今不但安心貼意。隨你終身。還要到書房裡
去。把那兩箇負固不服的。都替你招安過來。纔見我
的手段。里侯道。你又來美計脫身了。不指望獐。犯鹿
兔。只怕連獵狗也。不得還鄉。我被。人騙過。幾次。如今

再不到水邊去放蟹了。吳氏就罰咒道：我若騙你，教我再不到水邊去放蟹了。吳氏就罰咒道：我若騙你，教我如何如何。你明日把門開了，待我過去勸他。你一面收拾房間伺候。包你一拖便來。只是有句話要來付你：你不可不依。卧房只要三箇床鋪，却要六張。里候道：要這許多做甚麼？吳氏道：我老實對你說：你身上這幾種氣息，其實難聞。自古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等他們過來，大家做定規矩。一箇房裡一夜，但許同房不許共鋪。只到要緊頭上，那一剎工夫過來走。

要都
標一

新五人
原也無

走閒空時節。只是兩床宿歇。這等纔是箇可久之道。
里侯聽見。不覺大笑起來。道。你肯說出這句話來。就
不是箇脫身之計了。這等一一依從。就是次日起來。
早早把書房開了一面。收拾房間。一面教吳氏去做
說客。却說鄒何兩位小姐。見吳氏轉來。竟與里侯做
了服貼。夫妻過上許多時。不見一毫响動。兩小姐
沒有醋意。覺得有些懊悔起來。不是懊悔別的事。他
道。我們一箇有才。一箇有貌。終不及他才貌俱全。一

連城璧全集

同當兩箇的尚且與他過得日子我們半箇頭與他
尚甚麼氣當初那些舉動其實都是可以不做
做的兩箇人都先有這種意思吳氏的說客自然容
易做了這一日走到你歡我喜自不待說講了一會
閒話吳氏就對二人道我今日過來要講箇分上你
二位不可不聽二人道只除了一樁聽不得的其餘
無不從命吳氏道聽不得的聽了纔見人情容易的
事那箇不會做但凡世上結義的弟兄都要有福同

真有苦肉受前日。業一住不棄與我結了金石之
盟。我如今不幸不能脫身。他拘在那邊受苦。你們
都是常過滋味的。難道不曉得。如今請你們過去。大
家分些受。受者身磨死。我一箇條。你們依舊不得安生。
二人道。你當初還說要超度我們上天。如今倒要扯
人到地獄裡去。虧你說得出口。吳氏道。我也指望上
天。只因有箇人說。這地獄該是我們坐的。被他點破
了。如今也甘心做地獄中人。你們兩箇也與我一樣。

是天堂無分地獄有緣的。所以來拉你們去同坐。就把袁進士勸他紅顏自然薄命。美妻該配醜夫的話。說了一遍。又道他這些話說得一毫不差。二位若不信。只把我來比。就是了。你們不曾嫁過好丈夫的。遇着這樣人也。罵氣得過我前面的男子。是何等之才。何等之貌。我若罪他。終身雖不是誥命夫人。也做箇烏紗愛妻。儘可無怨了。怎奈大娘要逼我出去。媒人要哄我過來。如今弄到這箇地步。這也罷了。那日來。

補我的。人。又是。何等。之才。何等。之貌。我。若。嫁。將。過。去。
誰。不。敢。自。穩。佳。人。也。將。就。配。得。才。子。自。然。得。意。了。誰。
想。他。自。己。做。不。成。親。反。替。別。人。成。了。好。事。到。如。今。悞。
得。我。進。退。無。門。這。等。看。起。來。世。間。的。好。丈。夫。再。沒。得。
把。與。好。婦。人。受。用。的。只。好。拿。來。試。你。一。試。哄。你。一。哄。
罷。了。我。和。你。若。是。一。箇。兩。箇。錯。嫁。了。他。也。還。說。是。造。
化。偶。然。之。悞。如。八。錯。到。三。箇。上。也。不。叫。做。偶。然。了。他。
若。娶。着。一。箇。兩。箇。好。的。還。說。他。沒。福。受。用。如。今。娶。着。

三箇都一樣，不料做沒福了。想來是我前世造了孽障，故此弄這鬼魅變不全的人身。到陽間來，感感你我如今大家認了晦氣去，等他磨滅罷了。吳氏起先走到之時，先把出兩箇人的手，一邊捏住一隻，沒來却像與他間步的一般。一邊說：「一邊走，說到差不多之時，即已到了書房門口。兩邊交界之處，無意之中把他一扯，兩箇人的身子已在總門之外。流水要回身進去，不想總門已被了鎖鎖。可這是吳氏

預先做定的圈套。二人夫驚道：「這怎麼使得？」就要知此也。待我們商量的議想箇長策出來，慢慢的回話。怎麼裡人在拳頭裡硬做起來。吳氏道：「不勞你們費心，長策我已想到了。」聞香縣臭的家伙都現現成成。擺在那邊還你不即不離，決不像以前只有進氣沒有出氣。就是二人問甚麼計策，吳氏又把同房各舖的話說了一遍。二人方纔應允。各人走進房去，果然都是兩張床中間隔着一張桌子，桌上又擺着香爐。

是筋里侯也會奉承每一箇房裡買上七八斤速香。憑他們燒過日子好掩飾自家的穢氣。從此以後把這三箇女子當做菩薩一般燒香供養。除那一刻要緊工夫之外再不敢近身去褻瀆他。由鄒而何。由何而吳。一箇一夜週而復始。任他自去自來。倒喜得沒有醋吃。不上幾年三人各生一子。兒子又生得古怪。不像爺只像娘。箇箇都嬌皮細肉。又不消請得先生。都是母親自教。以前不曾出過科第。漢素一般也。破

天荒進學的進學中舉的中舉出貢的出貢里侯只
因相貌不好倒落得三位妻子都會保養他不十分
肯來耗其精所以直活到八十歲纔死這豈不是
美妻該配醜夫的實據我願世上的佳人把這回小
說不時擺在案頭一到煩惱之時就取來翻閱說我
的才雖絕高不過像那小姐罷了貌雖極長不過像
何小姐罷了就作兩樣俱全也不過像吳氏罷了他
們一般也嫁着那樣丈夫一般也過了那些日子不

且說

曾見飛河上天鑽得入地。每夜只消在要緊頭上。蒸
那一兩刻工夫。況那兩刻又是好熬的。或者度得
箇好轉出來。下半世的便宜就不折了。或者丈夫
醜也。還配不到國不全的地步。只要面貌好。得一
分。幾氣少。得一兩種墨水。多得一兩滴。也就
要當做潘安宋玉一般。肯承切不可求全。責備我
這服金丹的訣竅。都已說完了。藥囊也要收拾了。
隨你們聽不聽。不干我事。只是還有幾句話。分付
那些惡醜丈夫。

他們嫁着。你固要安心。你們娶着他。也要惜福。要曉得。世上的佳人。就是木子。也沒福受用的。我是何等之人。能勾與他作配。只除那。一刻要緊的工夫。沒奈何。要少加褻瀆。其餘的時節。就要當做菩薩一般。燒香供養。不可把穢氣薰他。不可把惡言犯他。如此相發。自然會像閻里侯。度得。好種出來了。切不可把這。回小說。做了口實。說這些好婦人。是天教我磨滅他的。不怕走到那裡去。要曉得。磨滅好婦人的男子。不

是。你。一。箇。磨。滅。好。婦。人。的。道。路。也。不。是。這。一。條。萬。一。
關。王。不。曾。禁。錮。他。終。身。不。是。咒。死。了。你。去。嫁。人。就。
是。弄。死。了。他。來。害。你。這。兩。樁。事。都。是。紅。顏。女。子。做。得。
出。的。關。里。侯。只。因。累。世。積。德。自。己。又。會。供。養。佳。人。所。
以。後。來。得。此。美。報。不。然。只。消。一。箇。袁。進。士。翻。轉。臉。來。
也。就。勾。他。了。我。這。回。小。說。也。只。是。論。姻。緣。的。大。槩。不。
是。說。天。下。夫。妻。箇。箇。都。如。此。只。要。曉。得。美。妻。配。醜。夫。
倒。是。理。之。常。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變。處。當。的。要。相。

安慶變的要謹慎。這四。是慶常的了。還有。一。而慶變
的。就在下面。另有一。般分詳。

奇

從來傳身即定。定以。人配才。千一。有嫁錯者。
即。然。生。惡。婦。之。聲。必。使。政。正。而。後。已。使。妖。治。婦。人。
免。之。各。懷。二。心。以。事。其。主。攬。得。世。間。夫。婦。不。和。
教。婦。人。家。閨。門。不。謹。作。傳。奇。野。史。者。盡。謔。入。阿。
婁。地。獄。此。書。一。出。可。使。天。下。無。及。目。之。夫。妻。四。海。

絕窺牆之女子教化之功不在周南召南之下豈可
作彈史觀○這回故事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
作者竟操生殺之權

連城壁已集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遭風遇盜致奇贏

讓本還財成巨富

詩云

從來形體不欺人

燕領封侯果是真

虧得世人皮相好

能容豪傑隱風塵

前面那一回講的是命了，這一回却說個相字相與

已

命這兩件東西是造化生人的時節搭配定的。半斤的八字還你半斤的相貌。四兩的八字還你四兩的相貌。竟像天平上彈過的一般。不知怎麼這樣相稱。若把兩格較量起來。賦形的手段比賦命更巧。怎見得他巧處。世上人八字相同的還多。任你刻數不同。少不得那一刻之中。也定要同生幾個。只有這相貌。億萬蒼生之內。再沒有兩個一樣的。隨你相飲到底。走到一處。自然會異樣起來。所以古語道：人心之不一。

周有如其面。這不同的。與在已見他巧了。誰知那相
同的。與在更見其巧。若是一相。貌相同。所處的地位也
相同。這就不奇了。他偏要使那貴賤賢愚相去有天
淵之隔的。生得一樣。好顛倒人的眼睛。所以為
妙。當初仲尼親他陽虎。蘇邕親似虎。責仲尼是個至
聖。陽虎是個權奸。蘇邕是個富貴的文人。虎奇是個
下賤的武士。你說那裡差到那裡。若要把孔子認做
聖人。連陽虎也要認做聖人了。若要把虎責認做賤

相連。蔡邕也要認做戲相了。這四個人的相貌。雖然
畢竟有些分別。只是這些凡夫俗眼。那裡識別得來。
從來負奇磊落之士。個個都恨世多肉眼。不識英雄。
我說這些肉眼。是造化生來。護持英雄的。只該感他。
不該恨他。若使該做帝王的人。個個都知道他是帝王。
能做豪傑的人。個個說得他是豪傑。這個帝王豪傑。
一定做不成了。項羽知道沛公該有天下。那鴻門宴。
上豈肯放他。潯陽淮陰少年知道韓信。後為齊王。那

用天妙

騰○下○之○時○豈○肯○留○他○性○命○虧○得○這○些○肉○眼○終○隱○藏○得○
過○那○此○異○入○還○有○一○說○若○使○後○來○該○富○貴○的○人○都○曉○
得○他○後○來○富○貴○個○去○趨○奉○他○周○濟○他○就○預○先○要○
騎○奢○淫○慾○起○來○了○那○裡○還○肯○警○心○惕○慮○刺○股○懸○梁○造○
到○那○富○貴○的○地○步○所○以○造○化○生○人○使○來○美○巧○的○去○處○
都○有○一○片○深○心○不○可○草○草○看○過○如○今○却○說○一○個○人○相○
法○極○高○遇○着○兩○個○面○貌○一○樣○的○一○個○該○貧○一○個○該○富○
他○却○能○分○別○出○來○後○來○恰○好○合○着○他○的○相○法○與○前○邊○

卷之三

教演的話句，相反方終叫做異聞。弘治年間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有個財主姓楊，因他家貲有百萬之富人，都稱他為楊高。當初原以飄洋起家，後來曉得飄洋是樁險事，就回過頭來，坐在家中，單以放債為事。只是他放債的規矩，有三樁異樣：第一樁，利錢與開當舖的不同。當舖裡面當一兩二兩，是三分起息。若當到十兩二十兩，就是二分多些起息了。他翻一個案道：借得少的，畢竟是個窮人，那裡納得重利。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不○用○主○

拿○我○的○本○去○趁○出○利○來○便○多○取○他○些○也○不○為○虐○所○以
 他○的○利○錢○論○十○的○是○一○分○論○百○的○是○二○分○論○千○的○是
 三○分○人○都○說○他○不○是○生○財○分○明○是○行○仁○政○所○以○再○沒
 有○一○個○稱○他○的○第○二○樁○收○放○都○有○個○日○期○不○肯○零○星
 交○完○每○月○之○中○初○一○十○五○收○初○二○十○六○放○其○餘○的○日
 子○坐○在○家○中○與○人○打○雙○陸○下○象○棋○一○些○正○事○也○不○做
 人○知○道○他○有○一○定○的○規○矩○不○是○日○期○再○不○去○纏○擾○他

第三樁一發古怪。他借銀字與人，也不問你為人信實，不信實，也交與他家。私還得起，還不起，只要看入的相貌。何如？若是相貌不齊，票上寫得多的，他要改少了。若是相貌丑，得齊整，票上寫一倍，他還借兩倍。真，你這是甚麼緣故？只因他當初在海上海上，遇個異人，傳授他的相法。一隻眼睛，竟能兩塊試金石。人走到他面前，一生為人的好歹，衣祿的厚薄，他都了然。於胸中，這個術法，別人拿去，趁錢，他却拿來放債。其

於債於得着一般也是趁錢當初唐朝李世勣在軍
中選將要相那面貌豐厚像個有福的人。總教他去
出征。那些卑微庸劣的一個也不用。人問他甚麼原
故。他道：薄福之人豈可以成功名。也就是這個道理。
楊百萬只因有此相法。所以借去的銀子再反有一
王落空。那時節南海縣中有個百姓姓秦名世民。是
個儒家之子。少年也讀書。赴考。後來因家事消條。不
能糊口。只得廢了舉業。開個極小的舖子賣些草紙。

連城璧全集 已

運劫是
燈心之類。常。因子頭之鈔。要問揚百萬借些本錢。
只怕他的眼睛利害。萬一相落不好。當面真還幾白。
豈不被人輕賤。所以只管苦捱。到及面一日窮似
一日。有些過不去了。只是思量道。如今的人。還要拿
了銀子去。央人相面。我如今又不費一文。幸。今。是
銀子不肯借。也討個終身下落了。回來。有甚麼不好。
就寫個五兩的借票。等到放銀的日期。走。去。候。候。
清晨。立到巳牌時分。只見楊百萬走出廳來。前。後。

後○眾○了○幾○十○個○家○人○有○持○筆○硯○的○有○拿○算○盤○的○有○持○
天○平○的○有○攪○銀○手○的○揚○百○萬○走○到○中○廳○朝○身○坐○下○就
像○官○府○升○堂○一○般○分○付○一○聲○放○票○只○是○有○數○百○人○一
齊○取○出○票○來○摺○擡○上○去○就○是○府○廳○裡○教○官○投○文○也○沒
有○這○等○關○轉○委○官○也○這○些○雜○進○把○官○票○塞○與○家○人
投○去○立○在○階○下○聽○候○唱○名○只○見○揚○百○萬○果○然○逐○個○交
將○上○去○交○頭○坐○的○相○過○一○箇○方○臉○書○生○也○有○改○多○為
少○的○也○有○改○少○為○多○的○解○數○少○為○多○的○先○完○銀○子○走

道。身。下。來。個。個。都。是。事。事。而。上。看。勝。人。之。色。那。改。多。為。少。的。銀。子。便。接。幾。兩。會。來。看。他。神。情。蕭。索。氣。色。黯。然。伊。謙。秀。才。考。了。劣。等。的。一。般。介。士。都。低。頭。掩。面。而。去。世。官。看。見。這。些。光。景。有。些。懊。悔。起。來。道。銀。子。不。過。是。借。貸。終。久。要。還。又。不。是。白。送。的。為。甚。麼。受。人。這。等。怠。慢。款。待。不。借。借。怎。奈。票。子。又。被。他。收。去。正。在。教。慮。之。間。只。見。並。排。立。着。一。個。借。債。的。人。面。貌。身。材。與。他。一。樣。竟。像。一。副。印。板。印。下。來。的。世。良。道。他。的。扮。貌。與。我。相。

同他看先叫上去。但看他的得失，就是我的吉凶了。不曾想屏完那人已喚上去了。世良定着眼睛看，側着耳聽，只見楊百萬將此人相遇一番，就查票上的數目，却是五百兩。楊百萬笑道：「那裡借得五百兩？」那人道：「不肯，雖窮也還有千金薄產，只目在家坐，不過借些本錢到江湖上走走。這銀子是有抵押的。」那人道：「你莫道我，不要怪我說你這千金，打真說千金就是百金也，留名任無論做生意。」

意、不、做、生、意、將、來、這、些、尊、產、少、不、得、同、歸、於、盡、不、知、
請、回、去、坐、坐、還、落、得、安、逸、幾、年、省、得、受、那、風、霜、勞、碌、
之、苦、那、人、道、不、借、就、是、了、何、須、說、得、這、等、盡、情、討、了、
票、子、一、路、叩、、響、、罵、將、出、去、世、良、道、免、死、狐、悲、我、
的、事、不、消、說、了、竟、要、討、出、票、子、託、故、回、家、不、想、已、被、
他、喚、着、名、字、只、得、上、去、討、一、場、沒、趣、了、下、來、誰、想、揚、
百、萬、看、到、他、的、相、貌、不、覺、眼、笑、眉、歡、又、把、他、的、手、掌、
捏、了、一、捏、就、立、起、身、來、道、失、敬、了、竟、查、票、子、看、到、五、

而的數目大笑起來道。兄。這。個。尊。相。將。來。的。家。資。不。
在。小。弟。之。下。為。甚。麼。只。借。五。兩。銀。子。世。良。道。老。員。外。
又。來。取。笑。了。晚。生。家。世。心。壁。蕭。然。就。不。謂。夕。只。是。這。
五。兩。銀。子。還。愁。老。員。外。不。肯。怎。麼。說。這。等。過。分。的。話。
敢。是。誤。請。晚。生。麼。楊。百。萬。又。把。他。仔。細。一。相。道。豈。有。
此。理。兄。這。個。財。主。我。也。得。過。任。你。要。借。一。千。五。百。只。
會。及。去。并。想。是。有。得。還。的。世。良。道。就。是。老。員。外。肯。借。
晚。生。也。不。敢。擔。當。這。等。事。如。幾。幾。罷。楊。百。萬。道。笑。而。

幾十兩的生意。豈是見做的。你竟借五百兩去。隨你做甚麼生意。包管越錢。還不要你費一舉氣力。受一毫辛苦。現成。做個安邊財主。就是說完。就拿筆遞與世良。改與世良。沒奈何。只得依他。就在五字之下。兩字之上。夾一個百字。進去。寫完。楊百萬又留他吃了午飯。把五百兩銀子。兌得齊。替教家人送他回來。世良暗笑道。我不信有這等奇事。兩個人一樣的相貌。他有一千金產業。尚且一厘不肯借他。我這

等一個窮鬼就拚五百兩銀子放在我身上難道我
果然會做財主不成不要管他上既拚得放這樣飄
海的奉錢就拚得去做飄海的生意聞得他的人
家原是洋裡做起來的。我如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到洋裡去試上就與走番的客人商議說要買些
山貨衆去看。外國的風光衆人因他是讀過書的
一向來得有用着他的去處就許了相帶同行。還不
要出些盤費。世良喜極就將五百兩銀子都買了船

這方書

細隔眾一齊下船。他平日的筆頭極勤，隨你甚麼東西，
 而定要塗幾個字畫在上面。又且營初讀書時，每刻了
 幾方圖書法來，名習筆畫，還有用炭經在手巾中，不
 的東印西印，這也是書狀子的慣相。一日舟中無事，
 將自己細紙解開，連皮上角一縷圖書，用完捆好，
 在蒲包上寫兩行泰記，四個大字，眾人都笑他道：你
 的本錢忒大，實屬忒多。也該做個記號，省得別人冒
 認了去。世良聽了，羞在得通紅。正要掩飾幾句，忽聽着

船工嘆道。此方黑雲起了。要起風暴。快放進島去。
 那些水手聽見。一齊立起身來。遠遠搖櫓的。
 搖櫓的。一夜。一個島內。來幾聲。雷雨。齊來。
 波紅救不及的。翻了幾隻。世民同船。客人個。一。張
 牙吐舌。都說。虧船三叔。紅得平。等了。兩個。時辰。有。舊
 青天。皎潔。上。要。開。船。只見。島中。走出一。夥。強盜。雖不
 上十餘人。却個。身。長。力。大。手。持。利。器。以。上。每。氣。喘。
 道。快。拿。銀子。買。命。來。大。者。是。象。頭。不。好。一。春。變。了。道。

我們的銀子都買了貨物。腰間盤費有限。盡數用去。就是只見有個頭目。立在岸上。鬚長耳大。一表人材。對眾人道。我只要貨物。不要銀子。銀子實你們做盤費。轉去。可將貨物盡搬上來。衆強盜得了鈎金。一齊動手。不上數刻。剩下一隻空缸。頭目道。放你們去罷。罵掌舵起風道。方纔離了虎穴。洪船客人個個都帶。吡痛哭埋怨道。不該帶了個沒時運的人。累得大家。每氣世良。又恨自家命窮。又受別人埋怨。又慮楊

業言主平錢如何下落。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
上數日。依舊到了家中。思量道。醜媳婦。免不得見公
婆。如今本錢劫去。也要與他說個明白。難道縣得過
世不成。只得走到楊百萬家。恰好遇着個收銀的日
子。那天平裡面鏗鏘鏘。好像戲臺上的鑼鼓響。個
不住。等得也收完。已是將要點燈的時候。世良面上
黑。胡巴。不。得。指。中。相。見。楊。百。萬。見。他。走。到。而。前。吃。一
驚。道。你。做。甚。麼。生。意。這。等。回。頭。得。快。就。是。得。利。也。該。

再○做○或○轉○難○道○就○拿○來○還○我○不○成○世○良○聽○見○一○聲○羞
上○加○羞○說○不○出○口○仰○面○笑○了○一○笑○然○後○開○談○少○不○得
是○慚○愧○二○字○起○頭○就○把○買○貨○飄○洋○避○風○遇○盜○的○話○說
了○一○遍○深○上○唱○個○偈○道○這○都○是○晚○生○命○薄○扶○持○不○起
有○負○老○員○外○培○植○之○恩○料○今○生○不○能○補○報○只○好○待○來
世○變○為○犬○馬○償○還○恩○債○說○完○立○在○旁○邊○低○頭○下○氣○不
知○楊○百○萬○怎○生○發○作○非○罵○即○打○誰○知○他○一○毫○也○不○介
意○倒○陪○个○笑○臉○道○勝○敗○乃○兵○家○之○常○做○生○意○的○人○失

不拿
不拿

風過盜之事。那裡保得沒有遺把。就是學生當初飄洋十次之中。也定然遇着一兩次。自古道。生意不怕虧。只怕發。你切不可因這一次受驚。就冷落了財之念。譬如擲骰子的一次大輸。必有一次大贏。我如今再借五百兩與你。你再拿去飄洋。還你一本數十利。世良聽見笑起來。道。老員外。你的本錢一次丟去。不怕還要丟第二次麼。楊百萬道。我若不扶持你。做個財主。人都要笑我。沒有眼睛。你放心。先去。只要把膽放。

世良道

○此○不○要○說○不○是○自○己○的○本○錢○畏○首○畏○尾○那○生○意○就
○做○不○開○了○自○古○道○貌○不○虧○人○有○你○這○個○尊○相○偷○也○偷
○個○財○主○來○今○晚○且○別○明○日○是○放○銀○的○日○期○我○預○先○先
○五○百○兩○等○你○世○良○別○了○到○第○二○日○當○真○又○寫○一○張○借
○票○號○衆○走○去○只○見○果○然○有○五○百○兩○銀○子○封○在○那○邊○上
○面○寫○一○筆○道○

大富長者秦世良客本

衆人的銀子都不曾發揚百萬先取這一宗當衆人

交與世良道。銀子你收去。我還有一句先凶後吉的話。分付你。萬一這主銀子又有差池。你還來問我。借我的眼睛。再不會錯的。任你折本。越錢。總歸到做財主了。緣住。衆人都把他細看。也有贊嘆。果然好相的。也有不則聲的。都要辨着眼睛。看他做財主。世良謝道。揚百萬回來。算計道。他的意思極好。只是分付的。話。分付你。依他教我。把膽放。這些我。爾番。只因。發壞。事。如今。怎麼。還好。發得。況且。財主。口裡。的話。極是。

有准的。他方纔那先凶漢吉的言語。不是甚麼好米。
 頭。勿說要謹慎。飄洋的險事。斷定不可再試了。就是
 做別的生計。也要留個退路。我如今把二百兩封好
 了。掘個地窖。藏在家中。只拿三百兩去做生意。若是
 路上好走。沒有驚嚇。到第二次。一齊帶去。你本第一
 時。運不通。又遇着意外之事。還得一小半回來。又
 好別尋生理。算計定了。就將二百兩藏入地窖。三百
 兩束縛隨身。竟往湖廣販米。船上搭着一個老漢。同

更前准
 的

行年紀有六十多歲。說家主是表陽齊的經歷。因解
糧進京。回來遇着響馬。把回批。初去到省裏。軍門軍
門不信。將家主禁在獄中。如今要進京去幹文書。來
知會。只是衙門使用。與往來。並賣項。滿三百餘金。家
主是個窮官。不做料理。得來快活。世中之憂。說了一
遍。竟淚下起來。世良見他。是個美漢。十分憐憫。只是
愛莫能助。與他同行。同宿。過了幾日。一日宿在飯店。
天明起來。來來不見了。一個或銀子的。頗家。世良是

驚說店中有賊。主人家查點客人，早少了那個同行
的。老漢世良知道被偷去，趕早多路，並無踪影。
只得捶胸頓足，哭了一場，依舊回家。上思量道：虧
我這個運步，若依了財主的話，如今屁也沒得放了。
只得把地窖中的銀子，掘掘將起來，仍往湖廣販米，到
了地頭，尋個行家住下。因客多，米少，坐了等貨。一日
見行中有個客人，面貌身材與世良相似，聽他說話，
也是廣東的聲音。世良問道：兄數月之前，可曾問揚

百萬借銀子麼。那客人道：去便去一次。他不會有得
借我。世良道：我道有些面善。那日小弟也在那邊聽
見他說話。見的話。過於莽。難。小弟也替他不平。那客人
道：他的話。雖太真。眼睛原相得。不差。小弟自他相遇
之後。共此一樁人。命官司。千金薄產。費去三之二。
如今只得將餘剩田地。賣了二百金。出來做家。若趁
錢。便好萬一。折去。就要合着他的話了。世良道：他的
話。斷凶。便有准。斷吉。一些。也不驗。就將揚言。罵許他。

做財主。自己已被劫被拐的話。細說一番。那客人道。聽
聞得他相中一人。說將來也有他的家事。不想就是
老兄。這等失敬了。就問世良的姓名。世良對他說。過
少不得也。回問姓名。他道。小弟也姓秦。名世芳。在商
海。蘇西湖居住。世良道。這也奇了。面貌又相同。姓又
相同。名字也像兄弟一般。前世定有些緣分。兄若不
棄我。兩個結為手足。何如。世芳道。照揚百萬的相法。
老兄乃異日之陶朱。小弟實將來之饒莫。怎敢仰慕。

世良道休得取笑。兩人辦下三牲，寫出年紀生日，世芳為兄，世良為弟，就在神前結了金石之盟。兩個搬做一房，日閒促膝而談，夜間抵足而睡，情意甚是綢繆。一日主人家道末到了，請兌銀子買貨。世良盡為弟之道，世芳未賞。世芳道去取銀子，忽然大叫起來道：不好了！銀子被人偷去了。走出來埋怨主人家說：成房裡我與別人往來，畢竟是你家小廝送茶送飯，看查非裡套開鎖來取去了。我這二百兩不是銀

子是一家人的性命。你若不替我查出來，我就死在
你家。決不空手回去。至於家道合下的小婿，俱是親
丁。決無做賊之理。這主銀子畢竟到同房共宿的客
人。袒面去查。不出來，然後鳴神發咒。我主人家是
沒得賄的。世芳道：同房共宿的，只有這個舍弟。他雜
道：做這樣的事，不成。主人家道：你這兄弟，又不是同
宗共祖的，又不是一向結拜的，不過是萍水相逢，偶
然投契。如今的盟兄盟弟，裡面無所不至的事，都做

出來就是。你信得他。過我也。信他。不過世良道。這等
說明。是我偷來了。何不將我的行李取出來搜一
搜。主人家道。自然要搜。不然怎得明白。世良氣忿。
走進房去。把行李盡搬出來。教世芳搜。世芳不肯搜。
世良自己開了順袋。取出一封銀子。道。這是我自己
的。二百兩。此外若再有一封。就是老兄的了。主人家
道。怎麼他是二百兩。你恰好也是二百兩。難道一些
零頭都沒有。這也有些可疑。就問世芳。道。你的銀子

是多○少○一○封○每○封○是○多○少○件○數○可○還○記○得○世○芳○道○我○
的○銀○子○是○血○產○賣○來○的○與○性○命○一○般○怎○麼○記○不○得○就○
把○封○數○件○數○說○了○一○遍○主○人○家○又○問○世○良○道○你○的○封○
數○件○數○也○要○說○來○看○對○不○對○世○良○的○銀○子○原○是○借○來○
就○分○開○的○藏○在○地○下○已○經○兩○月○後○面○取○出○來○見○原○封○
不○動○就○不○曾○解○開○如○今○那○裡○記○得○就○答○應○道○我○的○銀○
子○藏○多○時○了○封○數○便○記○得○件○數○却○記○不○得○主○人○家○道○
看○兄○這○個○光○景○也○不○像○有○銀○子○藏○多○時○的○這○句○話○一○

青春信
新詩出
我來說
是个成
德君子

不可起如今只看與他的件數對不對就知道了一
把銀子拆開一看恰好與世芳說的封數件數一一
相同主人家道如今還有甚麼辨得就把銀子遞與
世芳世芳又細細看了一遍道數目也相同銀水也
相似只是紙色與字蹟全然不是也還有此可起主
人家道有你這樣欺客人他既偷了去難道不會換
幾張紙包包寫幾個字混如今銀子書出來了隨
你認不認只是不要胡賴我家小衙說完竟進去了

世良氣得目定口呆，有話也說不出。世芳道：「賢弟這
樣事，幾分兒也難處。欲待不認我的銀子，查不出二
家性命難存；欲待認了，又恐有屈賢弟。如今只得用
個兩全之法：大家認些晦氣，各分一半去做本錢。胡
盧提結了這個局，眾世良道：「豈有此理？若是小弟的
銀子，老兄分毫認不得；若是老兄的銀子，小弟分毫
取不得事，都可以仗義。只有這項銀子，是仗不得
義的。老兄若仗義讓與小弟，就是獨為君子。小弟若

仗義謀親老兄就是甘為小人了。世芳道：這等怎麼
處世良規。如今只好明之於神。若是老兄肯發，說
此銀幣，是你的。小弟情願空手回去。若是小弟肯
發，說此銀幣，是我的。老兄也就說不得要抽手。
空回小弟家，可別處請罪了。世芳道：賢弟，不消這等
周旋。管仲是千古的賢人，他當初與鮑叔交財，也有
輸贏的時節。鮑叔知道他家貧也，矜憐不加責備。如
今詩聖面前，不是兒戲得的。還是依劣兄各分一半。

的。是。兩。個。人。爭。論。不。止。那。些。家。人。與。主。人。家。都。管
世。芳。不。服。道。明。是。你。的。銀。子。怎。麼。有。得。多。與。他。又
對。世。良。道。我。這。行。裏。是。財。帛。聚。會。的。所。在。不。便。容。你
這。等。匪。人。快。把。飯。錢。拿。來。稱。還。了。走。世。良。是。個。有。血
性。的。人。那。裡。受。得。這。樣。話。起。就。去。請。了。城。隍。關。聖。兩
尊。紙。馬。對。天。跪。拜。說。這。項。銀。兩。若。果。然。是。我。偷。他。的
教。我。如。何。如。何。只。表。自。己。的。心。再。不。咒。別。人。一。句。拜
完。將。飯。帳。一。笑。立。刻。稱。還。背。了。包。果。就。走。世。芳。苦。苦

不知三

不住只得瞞了衆人。那一百兩趕到路上去送他。他只是死推不受。別了世芳。竟回南海。依舊去見楊百萬。哭訴自己命窮不堪。扶植奉養。兩番周濟之恩。慚愧無地。說話之間。露出許多蹊蹺。不安之態。楊百萬又把好言安慰一番。到底不悔。還要借銀子。借他被他再三辭脫。從此以後。糾集幾個義重學生。處館過日。那此地方。隣里因楊百萬許他做財主。就把財主二字做了他的別號。遇見了也不稱名。也不道姓。

只叫老財主一來笑他不替揚百萬爭氣。二來見得揚百萬的眼睛也會相錯了人。却說秦世芳自別後良之後要將銀子買米。不想因送世芳遲了一白米。被別人買去了。止剩下幾百擔稻子。主人家道你若不買。又有幾日等貨。不如買下來。自己磨做米。一粒好裝去賣。省得耽擱工夫。世芳道也說得是。就儘二百兩銀子買了。因有便舡下瓜洲。等不得磨。竟將稻子搬運下船。要思量裝到地頭。春做米賣。不想那一

午准揚兩府饑饉異常家戶做種的稻子都春
米吃了等到播種之際一粒也無稻子竟賣到五兩
一擔世芳貨到千人萬人爭買就是珍珠也沒有這
等值錢不上半月工夫賣了一本十利二百兩銀子
變做二千不知那裡說起又在揚州買了一宗芥菜
裝到京師去賣京師一向只吃松蘿不吃芥菜的那
一年疫病大作發熱口乾的人吃了芥菜即便止渴
世芳的茶葉竟當了藥賣不止數月又是一本十利

世○芳○做○到○這○個○地○步○真○是○平○地○登○仙○思○量○揚○百○萬○的○
說○話○竟○是○狗○屁○恨○不○得○飛○到○家○中○問○他○的○嘴○說○在○京○
師○搭○了○便○船○路○上○又○置○些○北○貨○帶○到○揚○州○發○賣○雖○然○
不○及○以○前○的○利○息○也○有○個○四○五○分○錢○此○時○連○本○算○來○
將○有○三○萬○之○數○又○往○揚○州○買○做○綉○綉○帶○回○廣○東○不○一○
日○到○了○自○家○門○前○貨○物○都○放○在○船○上○自○己○一○人○先○走○
進○去○妻○子○見○他○回○來○大○驚○小○怪○的○問○道○你○這○一○向○在○
那○裡○做○些○甚○麼○勾○當○世○芳○道○我○出○門○去○做○生○意○你○難○

○書○上○奇
○書○如○此
○類○者○甚
○多○做○你
○薄○許○多
○本○說

道不曉得。要問起來。妻子道。這等你生意做得如何。
世芳大嘆道。一本百利。如今竟是個大財主了。妻子
一發大怒。道。這等你本錢都沒有。把甚麼趁來的。世
芳道。你的話好不明。白。我把田地賣了二百兩銀子。
帶去做生意的。怎麼說本錢都沒有。妻子道。你那二
百兩銀子。現在家中。何曾帶去。世芳不解其故。只管
定着眼睛相。妻子道。你那日出門之後。我晚間
上床去睡。在枕頭邊。摸着一封銀子。就是那宗田價。

只說你本錢掉在家中畢竟要回來不誰知望了一
向再不見到我只怕你沒有錢費流落在異鄉你怎
麼到會做起財主來世勞呆了半日方纔嘆一口氣
道銀子便越了這些負心人也做得勾了妻子問甚
麼原故世芳就將下處尋不見銀子親世良偷去的
話說了一遍妻子道這等你的本錢是那个人偷銀
子了銀子雖是他的時運却是你自己的如今拚得
把這二百兩送去還他就是世芳道豈有此理有本

後有利。我若不是他這主本錢，莫說做生意，就是蒸
饅頭，也及得回來。那時命把他的銀子錯來，也罷了。還
教他認一個賊去仔細想來。我成得個甚麼人。如今
只有一說，將本利一齊送去還他。隨他多少分些與
我。一來賠他當日之罪，二來也見我不是有意負心。
這緣是個男子，妻子道自己天大的造化，越得這主
銀子，怎麼白白拿去送人。你就送與他，只說自己
本錢上生出來的，也決不感激你。為甚麼做這樣獸

事世芬見妻子不明道理，隨口答應了幾句。當晚把貨物留在舟中，不發上岸，只說裝到別處去賣。次日殺了豬羊，還個愿心，請隣舍吃鍾喜酒。第三日坐了貨船，竟往南海去訪世良的踪跡。問到他家，只見一間稀破的茅屋，幾堵傾塌的土牆，兩扇柴門，上高懸一副對聯道：

裏奇甘忍辱
形穢且藏羞

世芳見了，知道為他而發，甚是不安，推開門來，只見許多蒙童，坐在那邊寫字。世良朝外坐了，打嗑睡，衣衫甚是襤褸。世芳走到面前，叫一聲賢弟，醒來。世良嚇出一身冷汗，還像世芳趕來羞辱他的一般，連忙走下來，作揖，口裡千慚愧，萬慚愧。世芳作了一個揖，竟跪下來，嗑頭。口裡只說：劣兄該死。世良不知那頭事，發也跪下來對拜，完了，分賓主坐下。世良問道：劣兄一向生意好麼？世芳道：生意甚是趁錢，不上一

年做了上百個對合。這都是賢弟的福分。芳兄今日
一來負荆請罪。二來連本連利送來交還原主。請賢
弟驗收。世良大驚道：這是甚麼說話！小弟不辭世芳
把到家見妻子說本錢不曾帶去的話。迷了一遍。世
良笑一笑道：這等說來。小弟的賊星出命了。如今事
已長久。儘可隱瞞。老兄肯說出來。是見盛德。小弟是
一個命薄之人。不敢再求原本。只是洗去了一個賊
名。也是恭敬侍之事。心領盛情了。世芳道：說那裡話。

劣兄弟不是賢弟的本錢。莫說求利就是身子也不
得回家。豈有負恩之理。如今本利共有三萬之數。都
買了綉緞。現在舟中。賢弟請去發了上來。劣兄雖然
去一年工夫。也不過是微天之幸。不曾受甚麼辛苦。
賢弟若念結義之情。多少見惠數百金。為心力之費。
則可。若還推辭不受。是自己稱為君子。教劣兄做貪
財負義的小人了。說完。竟扯世良去收貨。世良立住。
道。老兄不要矯情。世上那有自己求來的富貴。括與

不
成
結
之
言

示人之理。古人常道不義取財。如以身為溝壑。小弟
若受了這些東西。只當把身子做了毛坑。凡世間不
潔之物。都可以丟棄了。這是斷然不要的。世芳變起
臉來道。賢弟若苦。不受方兄把細紙卷上來。堆在
空野之中。買幾擔乾柴。放一炷火燒去了。就是世良
見他言詞太執。只得陪個笑臉道。老兄不要性急。今
日晚了。且在小館荒宿。明早再做商量。多少領些。就
是一邊說。一邊扯個學生到旁邊。喚出和尚議

無非是預支東道主人之意。妙芳知道了，就叫世良過來道：「賢弟，不消費心。方兄昨日到家，因一路平安，還個小愿，現帶些茶餘在船上取來，做夜消，就是世良也曉得來。修預支不來，落得老實。做個主人，擾客當挽叙舊談心，歡暢不了。說話之間，偶然談起楊百萬來，世芳道：「他空負半生風鑑之名，一些眼力也，豈有只方兄一人就可見了？」他說我無論做生意，不做生意，千金之產，同歸於盡。我坐家的。

命雖然不好做生意時運却甚是亨通如今這些
貨物雖不是自己的東西料賢弟是仗義之人多少
與分些與我拿去營運起來怕不掙個小小人家
可見他口裡的話都是精胡說的我明日要去問他
的口賢弟可陪我去且看他把甚麼言語支吾世良
道我去到要去只是借他一千銀子本利全無不好
見面世芳大笑道你如今有了三萬還愁甚麼一千
兩日就當我面前把本利算一算盤些細帳還他就

是了。世良大喜道：「極說得是。」兩個睡了一晚。次日是
楊百萬放銀的日期。世芳道：「我若竟去，可他決要
賴口說。去年並無此話。你難道好替我託他不成？我
如今故意寫一張借票，只說問他借一千兩銀子。他
若不借，然後翻出陳話來取笑他一場，使他無言對
我。然漢暢快，笑計定了，就寫票同世良走去。依舊照
前番的規矩，先把票子遞了。伺候唱名唱到秦世芳
的名字。世芳故意粧做失志落魄的模樣，走上臺等。

他相揚百萬從頭至脚大概看了一遍又把他臉上
仔細相了半個時辰就對家人道先與他不看
還得起的世芳道老員外相仔細些萬一銀子放
空不要懊悔揚百萬道若是去年借與你就要落空
今年借去再不會落空的世芳道原來老員外也認
得是去年借過的既然如此同是一個人為甚麼去
年就借不起今年就借得起難道我的臉上多生出
一雙耳朵另長出一個鼻子來了不成揚百萬道

你相貌是個徹底的窮人，只是臉上氣色比去年大不相同。去年是一團的滯氣，不但生意不趁錢，還有官符口舌。我若把銀子借你，只好貼你打官司。你如今臉上不但滯氣沒有了，又生出許多陰陽紋來。畢竟做了天大一件好事，緣有這等氣色。將來正要發財。你如今莫說一千二千，也只管借去。只是有一句話要分付你：自己的福分有限，須要幫着個大財主與他合做生意。沾此時運過來，還你本少利多。若

自己單鎗獨馬去做。雖不折本也。只好趁此繩頭。割而已。世芳被他這此話說得毛骨悚然。不覺跪下。來道。老員外。不是凡人。乃是神仙下界。點化衆生的。敢不下拜。楊百萬扶起來。道。怎見得我是神仙。世芳道。晚生今日不是來借銀子。是來問口的。不想晚生的毛病。向日被老員外說着。不但不敢問口。竟要寫伏。便了。就把去年相了回去。弄出人命官司。後來賣田。昨本棹在家中。不曾帶去。錯把世良的銀子認做。

今幾拿去做生意。屢次得米回來。知道原故。將本利送還世良的話。備細說過一遍。世良也走過去說去。年湖廣相遇的。就是這位仁兄。他如今連本利送來還我。決無受他之理。恐老員外勸他將貨物裝回。肯得隔人於不義。楊百萬聽了。仰天大笑一頓。對衆人道。成湯老子的眼睛。可會錯麼。指着世良道。我去年原說他。隨你折本。這錢。總歸到做財主了。總位如今折本。折出上萬銀子來。可是折出來的財主麼。我

又說他不要費一毫氣力受一毫辛苦現成做
個安逸財主如今別人替他走過千山萬水送了銀
子送上門來可是個安逸財主麼階下立着數百人
齊聲喝采道好相法真是神仙莫說秦兄該下跪連
我們都要拜服了楊百萬又仰天笑了一頓對世良
道這主錢財你要辭也辭不得不是我得罪他講他
若不發這片好心做這樁好事真說三萬就是三十
萬也依舊會去的我如今替你酌慶一個出了本錢

一個費了心力對半的。分再說得說世芳道既蒙老
員外分付不敢不遵。只是這項本錢原是他借老員
外的。利錢自然該在公帳裡除。難道教他獨認不成。
揚百萬道也說得是。就時家人把利錢一算。連本結
個總帳。共該一千三百兩。世芳要一摠除還世良不
肯道。你只受得二百兩。其餘的你未曾見。而難道強
逼知。你的孩子。投去的。也要你認不成。揚百萬道一
發。道是就依世良。只算二百兩的本利。世芳教人

運力身
發了幾箱細緞替他支明白了楊百萬又替他把船
上貨物對半分開世良的發了上岸世芳的留在舟
中當晚楊百萬大排筵席做戲相待一來痊瘳他二
人尚義二來誇示自家的相法不差世芳第二日別
了世良將一半貨物裝載回去走到自家門前只見
兩扇大門忽然粉碎竟像刀剗斧砍的一般走進去
問妻子妻子睡在床上叫苦連天問他甚麼緣故妻
子道自從你去之後夜間有上百強盜打進門來說

你○有○幾○萬○銀○子○到○家○將○我○細○了○教○拿○銀○子○買○命○我○說○
銀○子○貨○物○都○是○丈○夫○帶○出○盡○了○他○只○不○信○直○把○我○吊○
到○天○明○方○纔○散○去○如○今○渾○身○紫○脹○命○在○須臾○世○芳○聽○
了○嘆○口○氣○道○楊○百○萬○活○神○仙○也○他○說○我○若○不○起○這○點○
好○心○銀○子○終○久○要○去○如○今○一○發○驗○了○若○不○是○我○裝○去○
還○他○放○在○家○中○少○不○得○都○被○強○盜○劫○去○這○等○看○起○來○
我○落○得○做○了○一○個○好○人○還○拾○到○一○半○貨○物○妻○子○道○如○
今○有○了○這○些○東○西○鄉○間○斷○然○住○不○得○了○趁○早○進○城○去○

世○芳○道○揚○百○萬○原○教○我○幫○着○個○財○主○沾○他○此○時○運○我
如○今○者○起○來○以○前○的○時○運○各○明○是○世○良○兄○弟○的○了○我
何○不○搬○進○城○去○依○傍○着○他○莫○說○再○起○大○錢○就○是○保○得
住○這○些○身○家○也○勾○得○緊○了○就○把○家○伙○什○物○連○妻○子○一
齊○搬○下○貨○船○依○舊○載○到○城○中○與○世○良○合○買○一○所○廳○房
同○往○結○契○的○朋○友○做○了○合○產○的○兄○弟○况○且○面○貌○又○不
差○不○認○得○的○竟○說○是○同○胞○手○足○一○日○世○良○與○世○芳○商
議○道○這○些○細○緞○在○本○處○變○賣○沒○有○甚○麼○利○錢○你○何○不

戶丁飄洋的客人到縣裡去走。越看越時運。或者
飄得着。也不可知。世芳道。我也正有此意。就把妻子
託與世良照管。將兩家分開的貨物。依舊合將攏來。
世芳戴去飄洋。不提。却說南海到了一個新知縣。是
一貢士出身。由府幕陞來的。到任不多時。就差人訪
問。言更有個百姓。叫做秦世良。請來相會。差人問到
世良。世良道。我與他並無相識。天下同名同姓
的多。豈不是我。差人道。是不是。也要進去見。就把

世良赴到縣中，傳柳進去。知縣請進私衙，教世良在善房坐了一會。只見簾裡有人張了一張，走將進去。知縣絲出來相見。世良要跪，知縣不肯，竟與他分庭抗禮。對面送坐，把世良的家世問了一遍。就道：本縣聞得台兄是個儒雅之士，又且素行可嘉，所以請來相會。以後不要拘官民之禮，地方的利弊常來賜教。就是人有甚麼分上相央，只要順理本縣也肯用情。不必過於廉介。世良謝了，出去思量道：我與他無一

面之交。又沒有人舉薦。這是那裡說起。難道是我前
世的父親不成。隔了幾時。又請進去吃酒。一日好似
一日。地方上人見知縣禮貌他。那個不趨奉。有事就
來相央。替他進個徽號。叫做白衣鄉紳。壞法的錢。他
也不趨。願禮的事。他也不辭。不上一年。受了知縣五
六千金之惠。一日進去吃酒。談到綢繆之處。世良問
道。這與老爺前世無交。今生不熟。不知老爺為甚
屢緣。故一到就問及治民。如今天高地厚之恩。再從

不厭求老爺說个明白好待治民族心知照道這本
緣故論禮是不該說破的我見兄是歲德之人且又
相知到此料想決不替我張揚所以不妨直告我前
任原是湖廣襄陽府的經歷只因解糧進京轉來失
身回批軍門把我監禁在獄我着個老僕進京幹部
來未知會老僕因我是个窮官沒有銀子料理與兄
路上同行見兄有三百兩銀子帶在身邊他只因救
主心堅就做了椿不良之事把兄的銀子拐進京去

青地針
原

替我幹了部文下來。我總歸勾復還原職。我初意原
要設處這項銀子。差人送來奉還的。不想機緣湊巧。
我就陞了這邊的知縣。所以一到就請見相會。又怕
別人來冒認。所以留在書房。教老僕在簾裡護認。
得是了我。纔出來相會。後來用些小情。不過是補還
前債的意思。沒有甚麼他心。說完了。就叫老僕出來。
磕頭謝罪。世良扶起道。這等你是個義士了。可敬可
敬。世良別了知縣。出去。絕口不提自此以後。往來愈

這坊屋
加稠家却說世界開航之後選到順風不上一月
到朝鮮一般之像中國國有行家招接上岸替他弄人
發賣一日聞得公主府中要買綉緞行家領世秀送
貨上門請駙馬出來看貨那駙馬耳大鬚長絕好一
個人品會說中國的話問世秀道你是那裡人叫甚
麼名字世秀道小名姓秦名世秀是南海人駙馬道
這等秦世良想是你兄弟秦世秀道正是不知千歲
那裡和他熟駙馬道我也是中國人當初因敵洋蠻

了船隻貨物都沉在海中。喜得命又該免絕性一。船板浮入島內。因手頭沒有本錢。只得招募幾個弟兄。却此貨物。你本後面來到這邊。本處國王見我相。影生得程梧。就招我做駙馬。我一向要把翻來的寶。本加利寄還中國之人。只是不曉得原主的名字。內中有一宗緬緞。上面有秦世良的圖書字號。所以留。一訪問。今日恰好遇着。你也是他的造化。我如今一。送他十倍。願你帶去。與他。你的貨。不消別言。我都。

替你用就是了。說完，教人挑進去。到明日來領價。世芳過了一晚，同行家幾去，果然賣出兩宗銀子。一宗是昨日的貨價，一宗是寄運世良的貨本。世芳收了，又教行家替他置貨，不數日買完，發下本船。一路順風順水，直到廣州。世良見世芳回來，不勝之喜。只曉得這次飄洋得利，還不曉得討了陳帳回來。世芳對他細說，方纔驚喜不了。嘗，對着鏡子，自己笑道：不信我這等一個相貌，就有這許多奇福。奇福又都

從禍裡得來。所以更不可解。銀子被人冒認了去。加上百倍送還。這也勾得緊了。誰想遇着的拐子。又是個孝順拐子。撞着的強盜。又是個忠厚強盜。個個肯運起冷帳來。那裡有這樣便宜。失主世良。只因心淡薄。到此時。還不曾娶妻。楊百萬十分愛他。有個女兒新寡。就與他結了親。粧奩甚厚。一裝錦上添花。與世芳到老同居。不分曉。我後來直富了三代。終往看官。你說這樁故事。奇也不奇。照表世良看起來。



更看他
要領字
眼可是
極小文
筆的乎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四七八

鏡生得好的。只要不做。事。後來。畢竟。積。錢。主。也。
 會。變。做。黃。金。照。秦。世。子。看。起。來。就。是。相。貌。生。得。不。好。
 的。只。要。肯。做。好。事。一。般。也。會。發。積。錢。等。可。以。做。得。財。
 主。我。這。一。回。小。說。就。是。一。本。相。書。看。官。看。完。了。大。家
 都。把。鏡。子。照。一。照。生。得。上。相。的。不。消。說。了。為。一。尊。容
 欠。好。須。要。千。方。百。計。弄。出。此。臉。臨。終。來。富。貴。自。然。不
 求。而。至。了。



21101000707150 WZ

連城璧許集

覺世標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妬○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還○不○死○之○魂○

詞云

妬○婦○有○方○可○治○懦○夫○無○藥○堪○醫○聞○中○強○悍○不○由○
妻○盡○是○男○兒○縱○起○菩○薩○何○曾○忘○以○金○銀○自○去○
低○眉○蛇○頭○鰲○頭○失○前○威○那○怕○龍○身○豹○尾○

午

右調西江月

這首詞專為懼內之人而作。世間懼內的男子，動不動怨天恨地，說氣氣使使，配合不均，強硬的大夫，偏把柔弱的妻子配他，像我這等溫柔軟款，沒有性氣的人，正該配個柔弱的妻子。我也不敢犯上，他也不忍陵下，做個上和下的睦婦，唱夫隨冠冕的過他。一世有甚麼不如他，偏不肯如此。定要選個強硬的婦人來欺壓我，一日壓下，一日壓下，一尺。

○其○為○人○
 ○也○候○內○
 ○而○好○犯○
 ○上○者○
 ○誤○解○

怕
學
點

學
之
書
從
來
講

壓○到○後○面○連○寸○夫○尺○夫○都○稱○不○得○了○那○裡○還○美○得○个○
夫○夫○這○是○惧○內○之○人○說○不○出○的○苦○楚○據○我○看○起○來○天○
地○之○間○只○有○爬○不○起○的○男○子○沒○有○壓○不○倒○的○婦○人○做○
男○子○的○秉○陽○剛○之○氣○而○生○沒○有○不○強○硬○之○理○做○婦○人○
的○秉○陰○柔○之○氣○而○生○沒○有○不○軟○弱○之○理○以○男○子○之○強○
硬○治○婦○人○之○軟○弱○不○但○于○夫○夫○有○益○亦○且○于○妻○子○相○
宜○不○信○但○看○交○媾○的○時○節○那○一○個○婦○人○不○喜○男○子○之○
強○硬○那○一○位○妻○子○不○怪○夫○夫○之○軟○弱○這○是○造○物○付○他○

午

二

高以此為第一。此為第一。今日始。滑其辭。異人異。入。

這。本。性。不。知。不。覺。從。天。機。忽。動。之。際。透。露。出。來。的。身。
 的。本。性。不。知。不。覺。從。天。機。忽。動。之。際。透。露。出。來。的。身。
 此。一。事。就。是。男。子。宜。剛。婦。人。宜。柔。男。子。喜。軟。婦。人。喜。
 硬。的。話。據。了。為。甚。麼。不。投。以。所。喜。反。投。以。所。怪。使。他
 習。久。成。性。爬。到。夫。夫。頭。上。來。終。日。炒。之。鬧。不。但。男
 子。受。苦。連。他。自。己。也。吃。虧。竟。像。携。雲。握。雨。的。時。節。婦
 人。越。縱。橫。男。子。越。畏。縮。這。種。苦。楚。比。遭。刑。受。罰。更。甚
 一。倍。辜。負。造。物。一。片。好。心。把。兩。个。行。樂。的。身。子。交。付
 與。他。只。目。當。硬。者。不。硬。以。致。當。軟。者。不。軟。也。或。知

今先說个強硬丈夫與後面軟弱之人。做个領袖。比尋常引子不同。却是兩事合為一事。那个軟弱之人。全虧了這個硬漢。方纔爬得起來。不然竟被妻子壓下地去。永世竟不能翻身。這個強硬丈夫。是洪武末年永樂初年的人。姓費字隱公。住在浙江衢州府常山縣。由進士出身。做到四品黃堂之職。大小妻室共有二十多房。正夫人不倡酸風。衆姬妾莫知醋味。同年的弟兄。相好的朋友。走到他家。但聞鞦韆院內有。

竟情妙
諒非俗
神仙者
不能通

嘻○笑○之○聲○不○見○鄉○吼○堂○中○有○包○哮○之○氣○沒○有○一○個○不
羨○慕○他○。○到○別○人○家○裡○看○見○夫○妻○妙○開○聽○見○妻○妻○相
爭○就○像○看○戲○女○聽○鼓○樂○的○一○般○心○止○十○分○快○樂○看○了
又○看○聽○了○又○聽○再○捨○不○得○起○身○回○去○的○人○問○他○甚○麼
原○故○他○說○這○種○光○景○生○平○不○曾○看○過○這○種○聲○响○生○平
不○曾○聽○過○正○要○借○看○一○看○借○聽○一○聽○不○見○此○輩○之○苦
那○知○自○己○之○樂○見○過○一○遭○走○回○家○去○定○有○幾○日○神○仙
好○做○故○此○不○忍○棄○之○而○走○不○想○到○四○十○之○外○忽○然○變

了正室。恐怕姬妾衆多。没人彈壓。自己出門的時候。要嘈雜起來。就托了親戚朋友。要尋一位耆老佳人。做个繼室。那此親戚朋友。都是些惧內之人。平日見他。譏諷自己。懷恨在心。大家商量起來。要尋个極妬極悍的女子。與他續絃。使他說不得。嘴有个新寡之婦。年紀不上三十歲。姿貌之美。甲于里中。只是妬悍。不過平日有醋大王之名。夫夫未死之先。與个醜陋丫頭偷了一次雲收雨散之後。被他看出破綻來。祀

丈夫叫到面前○三推六問○定要屈打成招○好結果了○
 鬻的性命○丈夫寧可吃打○只是不招○那醋大王疑心○
 不解○就剗出個試驗奸情的法子來○分付了鬻取一○
 碗冷水○放在丈夫面前○道○若還果然無奸○就吃了○下○
 去○你敢吃不敢吃○那丈夫一心要救○鬻竟不顧自○
 己的性命○連聲應道○敢吃○敢吃○就取了那碗冷水○一○
 口吃將下去○彼時是炎熱天光○那丈夫要徵萬一之○
 幸○只說五臟六腑之中○盡是暑氣○以一杯之水○救滿○

名天下
 無不
 之類矣

舊○之○火○解○涼○止○渴○尚○且○不○足○那○裡○有○得○流○入○腎○經○不○
知○道○以○水○救○火○則○不○足○以○水○濟○水○則○有○餘○熱○精○絕○去○
冷○水○即○來○豈○有○不○病○之○理○激○成○一○個○大○陰○症○不○上○三○
日○就○嗚○呼○哀○哉○尚○饒○了○這○位○醋○大○王○是○一○刻○丟○不○下○
醋○味○的○弄○死○了○丈○夫○只○當○打○翻○了○醋○甕○成○年○成○月○沒○
有○一○滴○沾○唇○那○裡○口○淡○得○過○少○不○得○要○尋○个○釀○醋○之○
人○就○分○付○媒○婆○要○尋○男○子○再○醮○那○些○恨○肉○之○人○歡○喜○
不○過○大○家○攬○掇○費○隱○公○叫○他○娶○來○續○絃○費○隱○公○也○久○

清坊名

集其名。知道是個姑婦。因他有傾國之容。不忍我全
責備。竟依衆人娶了他。衆人只說此婦進門。定要把
座清平世界。攪做混濁乾坤。這今說嘴的神仙料想
不能再做了。等到第二日。大家以叫喜為名。都辦了
眼睛。去看他。炒鬧。不想走到門前。竟有笙簫鼓樂。之
聲。從內而出。竟像夫妻大小。同在裡面作樂的一般。
全是太平氣象。沒有一毫變亂之形。衆人驚詫不已。
就叫家人通報。家人道。老爺今日有家宴。方纔上席。

不好傳稟改日再來罷衆人走了回去第三日又來
家人照舊回覆說今日又有家宴不便傳稟及至第
四日走去家人回覆的話依舊照前不改一字衆人
道爲甚麼他的家宴再吃不了家人道前日的酒是
衆位小奶；作主公請大奶；的昨日的酒是大奶
奶一人作主回請衆位小奶；的今日的酒又是老
爺自己作主回請大小各位奶；的衆人聽了一發
驚詫不已就問家人道那位新奶；是有名會吃醋

連城璧全集

午集

午集

六

四八九

的難道走進門來竟不露一毫風象與這些姬妾猫
鼠同眠起來不成家人道進門的時節也甚是強梁
不肯服毒被老爺處治一夜就服貼了如今好不和
氣比前面的奶子還覺得賢慧些眾人聽了要學些
法則回去處治強梁就把起先不服的光景後來制
服的原故細盤問他家人道新奶子進門看見許多
女子只說是接親的婦人全不介意及至到了晚上
見他不去又要陪老爺吃酒方纔知道是毒就變起

○ 曉○ 來○ 道○ 一○ 家○ 人○ 家○ 只○ 有○ 夫○ 妻○ 兩○ 個○ 那○ 裡○ 來○ 這○ 許○ 多○ 婦
○ 人○ 我○ 眼○ 裡○ 着○ 不○ 濕○ 他○ 快○ 些○ 打○ 發○ 開○ 去○ 老○ 爺○ 道○ 若○ 沒○ 有
○ 幾○ 個○ 婦○ 人○ 只○ 是○ 夫○ 妻○ 一○ 對○ 竟○ 與○ 挑○ 葱○ 弄○ 菜○ 之○ 人○ 無○ 異
○ 了○ 成○ 得○ 一○ 家○ 甚○ 麼○ 人○ 家○ 我○ 的○ 規○ 矩○ 不○ 是○ 今○ 日○ 做○ 起○ 的
○ 這○ 些○ 姬○ 妾○ 也○ 不○ 是○ 今○ 日○ 纔○ 來○ 的○ 不○ 會○ 打○ 發○ 得○ 慣○ 你○ 若
○ 有○ 福○ 做○ 夫○ 人○ 好○ 的○ 坐○ 過○ 來○ 一○ 同○ 飲○ 酒○ 若○ 還○ 沒○ 有○ 福
○ 氣○ 請○ 遊○ 過○ 一○ 邊○ 看○ 我○ 們○ 你○ 樂○ 決○ 不○ 回○ 你○ 一○ 個○ 向○ 隅○ 使
○ 我○ 滿○ 堂○ 之○ 人○ 不○ 能○ 歡○ 歡○ 落○ 得○ 不○ 要○ 費○ 心○ 大○ 媽○ 聽○ 了

午

七

這話

這些話就爬起身來道。既然如此。我是沒福的人。快

打轎來送我回去。老爺道。我這家人家。是走得進來。

走不出去的。我也久聞大名。知道你不好相處。起先

說親的時節。還不曾打掃櫺房。就設立一座冷宮。伺

候喜得。不甚相遠。就在這野室之旁。若還不嫌寂寞。

請過去安。逸幾時。等你威怒稍平之後。再過來奉請。

新奶。聽了這些話。只說是嚇他的。掉轉頭來竟走。

那些小奶。都要跟他過去。被老爺一聲喝住。不許

妙在談

笑而道

之不作

一毫

動靜

動靜

一个相隨等他過去之後就與眾位奶。上席吃酒。分付家中女戲子叫他。把零齣的戲用心做來。新奶。奶走到那邊就放聲大哭。老爺又不付梨園叫把唱。曲的聲音與他相和。他若哭得輕便做文戲。他若哭得重就做武戲。輕清重濁都要和得均勻。不許參差。上下那邊哭了一夜這邊唱了一夜。及至唱到天明。將要徹席的時節。那邊有个丫鬟慌。張。走過來道。新奶。把一根絲線繫在梁上。想是要尋死了。大

連城璧全集

午集

午集

家快去勸一勸。老爺分付衆人道：你們一個不許來。待我自己去勸新奶。人見老爺走到，只說被他嚇慌了。當真來勸他，一發做起勢來，要去上吊。誰想老爺走進房門，就把門窗戶扇盡行闔了，不放一人進去。對新奶道：方纔丫鬟來說，新夫人要想升天，特地過來相送。雖然不曾成親，娶你過來也。笑一場夫妻離別之際，無以為情，贈你幾遍往生神咒，首得做了。命之鬼，不得起界。說了這幾句，就坐轉身子，把背

這都是
他這人

奔向了。他高聲大氣念起咒來。一連念了幾十遍。再
不回頭。只說他死了。那裡曉得往生神咒。是這等靈
驗的。不但死者聽了。可以超生。連生者聽了。也可以
免死。新奶。見他念得發狠。竟不肯上吊起來。說你
要我死。我偏不肯死。看你念到我時。絕住。老爺笑了。
一聲掉轉頭去。道你既不肯死。我也不念了。如今勸
你改腸換肚。只當死過一次。再按人身的。一般開門
七件之中。成了第六件。不要吃葷。新奶。道要我不可

午

九

事受重 名受而 公之 道也 姓名實 收真 見織 之 不 也

吃醋須要效公道。此不要把虛名哄我。一个寔惠加。
 與衆人。老爺這決不如此。這還你。有名有寔。就是了各。
 位小姐。見他這種。光景。知道。要挽回了。大家落得。
 做好人。就飲起。介子。棘。又當賀喜。又當和事。第二日。
 就辦酒席。勸他。兩個。成親。大媽。做了那一場。怕老。
 爺嫌他。如。忌。以後。還要。賤。入。冷宮。要。整。个。酒。席。賠。罪。
 他。恐怕。各。位。奶。取。笑。就。以。四。席。衆。人。為。名。第。三。日。
 也。辦。酒。筵。吃。了。半。夜。老。爺。見。他。悔。過。自。新。自。己。也。有。

這。種。胆。量。只。該。是。婦。人。有。

此過意不去也要辦酒請軍他恐怕名色不好聽
以四席兩處為名所以今日又有酒筵少不辱還要
吃到半夜如今三處的酒席都已吃完明日沒有題
目了列位要會老爺定是明日眾人聽了這些話都
贊嘆起來道不信做男子的人竟有這般胆量別人
一生一世弄不服的婦人被他一晚上弄服了
誰道天下的姑婦都該愛他的節制不成這等看起
來那個婦人叫做醋大王這一個男子又該叫做姑爺

言○下○大○話○要○讓○他○說○神○仙○要○讓○他○做○沒○本○事○奈○何○他○
 這○些○說○話○被○人○傳○播○聞○去○竟○把○妖○棍○棍○會○之○名○做○了○他○
 的○別○號○他○見○衆○人○如○此○莫○辨○就○願○名○思○義○起○來○竟○
 以○棍○會○自○任○看○見○人○家○有○如○婦○就○千○方○百○計○要○教○導○
 男○子○去○做○善○事○使○商○民○免○受○苦○而○後○上○帝○界○棋○內○
 之○人○不○能○言○職○尊○卑○年○紀○長○幼○每○要○來○拜○門○生○求○他○
 傳○授○心○法○交○友○一○年○竟○收○了○幾○百○个○門○生○終○日○登○壇○
 說○法○把○朝○敵○立○醋○之○方○細○心○的○傳○授○他○大○槩○說○天○下○

平古之
 論姑婦
 圖之無
 不行事
 而服其
 月也之
 病者
 重之又
 去

的○姑○婦○不○是○些○無○用○之○人○皆○女○中○之○曹○孟○德○也○
 之○奸○雄○即○治○世○之○能○臣○化○得○他○轉○來○都○是○絕○好○的○內○
 助○可○惜○為○男○子○者○不○能○駕○馭○之○耳○男○子○駕○馭○婦○人○要○
 以○氣○魄○為○主○才○術○副○之○有○才○術○而○無○氣○魄○究○竟○用○不○
 出○來○與○痴○蠢○之○人○無○異○氣○魄○二○字○是○圖○通○不○得○的○要○
 從○根○脚○上○做○起○一○次○畏○懼○他○被○他○奪○了○氣○魄○去○就○不○
 能○駕○馭○婦○人○反○要○受○婦○人○的○駕○馭○了○才○術○二○字○比○氣○
 魄○不○同○全○要○用○得○靈○變○是○要○回○人○起○見○因○事○起○見○回○

時起見的若執了死法行去不但才術無所施連氣
魄都要受累了以執一之氣魄行圓通之才術天下
古今無不可化之如婦笑諸兄一向受制于尊閻如
今都在喪氣落魄之時才術二字全然用不着且回
去養精蓄銳把從前失去的氣魄逐分逐毫的恢復
轉來待氣充魄定之後然後來商量才術中人以上
者要用七分氣魄三分才術諸兄們本領不足只靠
得个中人以下之人若有得三分氣魄以七分才術

濟之名。可以為成人矣。那些及門的高足。得了真傳。個個從氣魄做起。做到才術上去。費隱公又會審時度事。因人而施。問他尊間。是那一種人。好做那一種事。到那不先不後的時節。把個法子教與他。沒有一個姑婦。不被男子壓倒。不上三年。數百里內外。幾有汝墳江漢之風。吃醋二字。竟沒人說起。只有一個婦人。住在費隱公隔壁。偏要與他作梗。年過四十。而無子。不容丈夫娶妾。人都說姑嫂管的威名。但能服遠。

其○城○層○而○不○能○制○近○費○隱○公○甚○以○為○恥○這○個○婦○人○叫○做○淳○子○氏○夫○夫○穆○子○大○是○個○有○名○的○孝○廉○他○家○俱○內○之○風○是○祖○墳○上○蔭○下○來○的○父○傳○子○子○傳○子○孫○再○不○曾○空○了○一○代○孝○廉○之○父○與○費○隱○公○鄉○會○同○年○景○相○契○厚○未○死○之○前○曾○對○費○隱○公○道○小○弟○不○肯○做○了○一○世○滯○皮○軟○夫○夫○不○能○振○拔○可○惜○這○個○同○年○老○師○不○曾○認○得○如○今○甚○以○為○悔○只○是○亡○妻○雖○姪○還○姪○出○個○兒○子○來○不○曾○使○小○弟○絕○後○不○像○如○今○的○兒○婦○除○吃○醋○之○外○並○無○他○長○做

親二十餘年。不曾懷娠一次。又不許小兒買妾。將來必有絕嗣之憂。這今年任門生。是一定要拜的。你千萬不要拒絕。若還教誨得來。使他做個充宗之子。娶房姪妾。生個兒子出來。則老年兄之恩德。與小弟之宗祀。俱不泯矣。費隱公道。漠不相聞之人。尚且替他籌畫。何況同年之子。只要令郎不棄葑菲。肯來相商。還他有後。就是此老回去。正要率領兒子來拜門生。不想被家務纏了幾日。又忽然生起病來。不多幾

時就物故了。這今年侄門生究竟不曾拜得。淳于氏知道左隣右舍沒有好人見了丈夫。定要勸他娶妾。就以守制為名。把丈夫關在家中。一步不許他走動。有時出門拜客。定要送到門前。直待他走過費家方纔進去。其畏姑。總管也如此。直到三年服闋之後。移于大的年紀。一發多了。慮後之心十分急切。只得轉託朋友替他先容。把費隱公約到。親慶方纔拜了門生。一來求他傳授心事。為此時療姑之方。二來備他遠

作聲援為將來禦如之計。費隱公也把從前的秘訣傳授他。一番叫他回去培養氣魄。穆子大道門生所處的特勢與別人不同。娶妻生子之事。一日也遲不得。了。若要氣充魄定之後。纔來商議才術極少也。得三五年到那鬢髮皓然精髓告竭的時節。就娶了姬妾來。也用他不着了。還求老師別作商量。想个早間種樹。晚上乘涼的法子。緣子門生有濟費隱公想了一會。又對他道。氣魄二字。究竟是少不得的。沒有浩

然○之○氣○如○何○行○得○道○義○出○來○如○今○沒○奈○何○只○得○用○個
權○宜○之○法○你○自○家○沒○有○氣○魄○把○學○生○的○氣○魄○借○你○去
用○一○用○你○今○日○回○去○就○要○把○要○要○的○話○劈○空○講○起○他
若○窮○究○未○歷○就○說○是○學○生○的○意○思○回○念○同○譜○之○情○不
忍○令○先○尊○絕○後○故○有○此○舉○且○看○他○如○何○答○應○再○來○見
我○自○有○應○變○之○法○穆○子○大○道○若○還○這○等○說○去○他○畢
竟○要○震○怒○起○來○斷○絕○門○生○的○來○路○就○要○求○見○老○師○為
善○後○之○計○也○不○能○勾○了○費○隱○公○道○他○不○放○你○出○來○我

自有破柱取人的手段不必自己親征只消幾個門
下之士以公討姪婦為名到府上來羞辱他一頓
連你也要發作幾句還要逼你離絕他到那時節我
自有法子引他入彀決不至于有縱無收只是這樣
事情利于急而不利于緩一面託人尋親一面與他
講話等他畧有肯意就緊進門去總沒有轉變若還
遲了幾日你是個沒有氣魄的人就像舞仙童的一
般全看神仙附着他方纔舞弄得一刻離了神仙

連城璧全集 午

連城璧全集

午集

五

五〇七

就要露出本相來。沒有人畏懼他了。所以這樁事情再
緩不得。穆子大聽了這些話。不覺胆壯起來。把他分
付的言語。改頭換尾。做了一篇新奇文字。去說。那
閩內將軍。走到家中。見了淳于氏。預先耀武揚威。把
奴總管的聲勢。看實誇張一遍。漸說到他身上來。
說他征服了醋大王。威名遠播。常山縣中。沒有一個
奴婦。不出來接降。未有兒子的。都勸丈夫娶妾。凡是
懼內之人。感頌他的恩德。都納齊了去。拜門生。克不

通○知○一○聲○把○我○的○名○字○也○開○在○數○內○這○也○罷○了○又○有
許○多○好○事○的○朋○友○要○替○他○廣○施○德○化○大○家○勸○我○娶○小
我○再○三○回○絕○他○就○成○群○結○黨○做○起○武○斷○之○事○來○刺
了○一○篇○征○勸○姑○婦○公○討○忤○逆○的○檄○文○各○處○傳○諭○說○我
年○近○五○旬○未○有○子○息○現○為○姑○婦○所○制○不○肯○買○姬○置○妾
以○危○宗○祧○使○姑○摠○管○之○德○化○不○能○徧○及○子○孫○祥○仍○限
我○十○日○之○內○置○買○側○室○如○過○期○不○娶○如○係○不○夫○不○婦
傷○倫○敗○化○之○人○要○一○齊○打○上○門○來○聲○其○罪○而○致○討○你

連城璧全集

午集

說這樁事情好笑不好笑。淳于氏聽了這些話，就翻翻轉面皮來，先罵一頓。方纔問他道：你這些巧話要騙那一個？你這些硬話要嚇那一個？我家絕嗣與別人何干？他來逼你要小，就是男子不敢娶婦人，不容也是仕宦人家的常事，又不是謀反叛逆為甚麼就征勦起來？明是你自己生心要做不軌之事，又懼怕我的法度不敢胡行，故此假借別人的威勢來嚇制我。我是个不受欺騙不怕嚇制的人，征勦不征勦

且等他上門我自會抵敵。你從來不敢放肆。今日忽
然胆大起來。這个初犯。斷饒不得。好。跪過來領打。
說了這幾句。就揪住穆子大的耳朵。要用起寔法來。
穆子大的刑罰。往常是受慣的。如今有了靠山。正要
處治他。那裡還肯受他。處治就像殺猪一般。馬嘶大
喊起來。要等曹廉公聽見。好發救。真的意思。誰想是
水。救不濟。這皮肉在火上。加起油來。浮于氏道。你這
等叫喊。難道要勒名。勒文。來擺飾。我不成。竟把丈夫

插去倒在地。得罪了家法。打個不殺。打完之後。又取一
把交椅。朝東面坐。對了貴家的宅子。叫了陳公的書
字。高聲大罵。起來。道。你自己要做烏龜。是討了一箇粉
頭。在家裡接客。鄰舍人家。不來笑你。也勾了條狗。要
勾引別人。也做起烏龜來。你勸別人娶小。想是要把
自己的粉頭。出脫與他。多賣幾兩銀子。又好去販稍
的意思。莫說我家的男子。遵守法度。不敢胡行。就是
要討。也要尋個正氣世的。用不着那等騷貨。這個主

言正理
順醋大
王闈之

顧○落○得○不○要○粘○攬○罵○了○一○頓○又○前○定○醋○大○玉○的○名○字○
把○他○脚○色○手○本○細○的○念○將○出○來○說○你○的○來○歷○那○个
不○知○你○的○名○頭○那○个○不○曉○前○面○的○夫○夫○是○你○親○手○弄
殺○的○弄○死○了○夫○夫○還○不○替○他○守○寡○孝○服○不○曾○做○就○發
起○騷○來○要○想○出○嫁○這○樣○忍○心○害○理○的○事○虧○你○做○得○出○
既○出○來○嫁○人○也○要○存○些○大○体○醋○大○玉○的○威○風○關○係○天
下○婦○人○的○体○面○只○因○你○一○个○喪○氣○使○天○下○的○婦○人○都
喪○氣○起○來○成○个○甚○麼○体○統○嫁○過○來○的○時○節○若○還○三○夜

午

老

又不免
其于上甲

這○力○居○
 五○夜○不○得○成○親○然○後○倒○了○威○風○也○還○氣○得○你○過○只○熬○
 得○一○夜○不○曾○同○宿○就○去○拜○倒○隸○門○使○男○子○得○志○還○要○
 辦○酒○請○罪○他○這○樣○喪○名○敗○節○的○事○也○虧○你○做○得○出○罵○
 完○之○後○又○去○拷○打○夫○夫○定○要○逼○他○画○了○供○招○千○年○萬○
 載○不○敢○娶○妻○方○纔○住○手○到○了○第○二○日○氣○憤○不○過○餘○舊○
 向○着○東○邊○從○新○罵○起○正○罵○到○發○興○之○處○不○想○上○百○个○
 男○子○一○齊○擁○上○門○來○一○个○一○拳○就○把○兩○扇○大○門○搥○得○
 粉○碎○一○齊○叫○喊○道○奶○婦○在○那○裡○滾○走○出○來○淳○于○氏○看○

見勢頭洶湧○知道衆怒難犯○口便應他○我○在○這○裡○你○們○要○怎○麼○樣○那○個○知○竅○的○身○子○與○那○隻○在○行○抗○音○的○小○脚○却○比○口○嘴○不○同○一○步○一○步○的○縮○將○進○去○要○拴○上○房○門○為○開○開○自○守○之○計○又○對○夫○夫○道○你○這○個○失○志○烏○龜○雜○道○看○了○妻○子○被○衆○人○毆○辱○不○成○他○這○句○話○明○是○個○求○救○之○意○穆○子○大○怕○他○鐵○破○故○意○做○些○畏○縮○之○形○也○隨○着○他○的○身○子○要○躲○進○房○去○却○像○自○家○見○了○衆○人○也○不○免○于○雜○的○光○景○被○淳○子○氏○推○將○出○來○竟○把○房○門

有世可
後世也
代神手

閉上外面的人。聽見淳于氏的聲氣。一步遠似一步。
 知道婦人家胆怯不敢出頭。大家就乘虛而入。一步
 進似一步。竟打進內室裡來。穆子大看見眾人做個
 躲藏不住的光景。方纔走去攔住道。列位雖有盛情。
 也不該如此。這許多個內外。總是衆人道。胡說你這
 樣。這屋的人。少不得被姪婦磨死絕了後代。這家人
 家。指日之間。就要冰消瓦解了。還有甚麼內外。淳于
 氏。躲在房中。回覆他道。就是絕了後代。也是命該如

此與列位何干。要你們這等善惡衆人。道我衆人。不是你公子的年侄。就是你丈夫的朋友。朋友總歸就與我們絕嗣一般。怎麼不干我事。況且費老師大宣德化。遠近的婦人。沒有一個不改心革面。偏是你這狗婦。在近邊作梗。其實容你不淨。要打死你這狗婦。等丈夫另娶一房。好生兒子。說了這幾句。就月月骨碌。打到房門上去。其聲如雷。比起先推門的聲勢。更加利害。只是手法不同。起先用拳頭。此時用巴掌。

連城璧全集 午

廿

聲○蹟○重○而○勢○寔○輕○所○以○兩○扇○房○門○再○打○不○碎○穆○子○大○
故○意○驚○慌○起○來○跪○在○衆○人○面○前○替○妻○子○討○饒○衆○人○道○
既○然○如○此○打○便○不○打○這○个○姑○婦○斷○然○容○他○不○得○你○快○
快○寫○封○休○書○趁○我○們○在○這○邊○休○他○回○去○淳○子○氏○在○裡○
面○應○道○我○又○不○犯○七○出○之○條○把○甚○麼○題○目○休○我○衆○人○
道○七○件○裡○面○你○倒○犯○了○三○件○還○說○沒○有○題○目○寫○于○氏○
道○那○三○件○衆○人○道○姑○是○一○件○不○生○子○是○一○件○不○孝○是○
一○件○這○三○件○之○中○那○一○件○是○不○該○出○的○那○房○門○外○面○

收

現○有○文○房○四○寶○衆○人○一○邊○說○一○边○寫○到○說○完○的○時○節○
連○休○書○草○稿○都○替○他○打○就○了○竟○拿○住○穆○子○大○要○他○騰○
真○穆○子○大○不○寫○衆○人○就○干○不○孝○萬○烏○龜○罵○將○起○來○罵○
之○不○已○又○扭○住○他○的○胸○脯○你○推○一○空○奉○我○湯○一○虛○脚○
做○个○打○草○驚○蛇○之○意○丫○鬟○使○婢○看○見○只○說○家○主○果○然○
吃○打○都○驚○慌○啼○哭○起○來○穆○子○大○叫○喊○道○列○位○不○要○打○
我○寫○就○是○衆○人○放○了○手○穆○子○大○提○起○筆○來○一○揮○而○就○
衆○人○捏○了○休○書○又○逼○他○去○僱○轎○子○内○中○有○一○个○道○費○

老師就在隔壁他家轎夫轎子都是現成的問他借
用一用就是了衆人道也說得是我們喊了半日
也乾了大家一齊過去一來借轎二來吃茶畧歇一
歇力再來打發姑婦起身就一齊走了出去不多一
會有个老婦人走將進來對着穆子大道你家爲甚
麼原故門都被入打下來大娘在那裡爲甚麼不見
穆子大並不回言只把指頭指着房內那婦人道原
來躲在裡面這等快請出來有我在在此不怕那

你下去。他若再來放肆。拚我老性命。結識他。淳于氏
在門縫裡。面張了一張。原來是換首飾的婦人。叫做
錢二媽。一向在他家走動的。淳于氏就把門縫一開。
招了他進去。錢二媽問他原故。他把始末根由畧畧
說了幾句。錢二媽道。這等說起來。是通縣的公憤了。
自古道。衆怒難犯。又都是些舉人秀才。不是惹得的。
少刻打進房來。連我也不加皂白。老人家吃虧不起。
放我出去罷。淳于氏一把扯住。低聲囑付他道。他們

就要休我回去○正沒个解勸的人○你千萬救我一救○
錢二媽道○怎麼樣一个救法○你趁此時對我請省得○
衆人進來商量不及○淳于氏道○不過開條門路○容他
委一房就是了○緣說得完○那些衆人就領着轎子○依
舊擁了進來說○轎子到了○快些開門○若遲一刻○我們
依舊打進來了○錢二媽道○列位相公○請息尊怒○我是
換首飾的錢二媽○偶然走到○的你們請退一步○待我
出來調停○衆人道○除了打死○只有休的一法○沒有甚

麼調停口便這等說衆人的身子却退開了許多錢
二媽把門縫一開走出來道列位相公的意思不過
要穆相公娶小如今是我代做主張容他娶就是了
何須這等發怒衆人道你的話那裡你准除非姪婦
口裡明白說個肯字我們纔罷不然定要休他
回去出空了房子好另娶新人說了這一句又大家
囉喚起來要打的要打要休的要休還說語行之際
每人只打一拳當做送風的筵席錢二媽對着門縫

道○大○娘○你○便○依○我○的○話○家○他○娶○一○房○罷○淳○于○氏○道○衆○
人○勸○逼○我○做○我○其○實○不○許○像○你○方○纔○好○的○勸○我○自○
然○肯○依○錢○二○媽○道○何○如○大○娘○許○過○了○你○們○還○有○甚○麼○
說○得○衆○人○道○這○是○緩○兵○之○計○不○要○聽○他○錢○二○媽○道○你○
們○幾○百○位○相○公○動○了○公○憤○一○个○人○一○口○涎○唾○就○淹○得○
人○死○的○怕○甚○麼○緩○兵○之○計○難○道○他○騙○你○回○去○好○出○名○
告○狀○不○成○若○還○不○信○我○做○保○人○就○是○了○衆○人○道○既○然○
如○此○穆○兄○不○許○在○家○跟○了○我○們○出○去○直○等○尋○了○親○事○

練○了○日○子○與○新○人○一○同○進○門○省○得○你○在○家○受○氣○成○親
之○日○若○有○一○句○話○說○必○不○得○從○頭○做○起○連○你○這○個○保
人○也○辦○口○棺○材○伺○候○說○完○扯○了○穆○子○大○一○齊○擁○出○去
了○淳○子○氏○待○衆○人○去○後○少○不○得○要○咒○罵○一○場○痛○哭○一
頓○這○是○婦○人○家○的○故○態○不○消○細○述○當○晚○丈○夫○不○在○就
把○錢○二○媽○留○在○家○中○一○來○做○伴○二○来○商○議○翻○招○當○不
得○這○個○婦○人○是○如○提○骨○的○心○腹○預○先○分○付○定○了○把○他
埋○伏○在○近○處○到○計○窮○力○竭○之○際○着○他○進○來○收○兵○的○不

連城璧全集

午集

但不勸他翻招。還說許多利害的話。使他懾服到底。却說衆人擁了穆子大。不往別處。竟到費隱公家。把征服婦。面取供招的話。回覆了一遍。費隱公把穆子大。還在家中。又替他分付家人。遍訪如色家人。去了幾日。回來。覆命道。訪得有兩個婦人。都有絕色。媒婆去知會了。但不知是老爺代相。還是穆相公自己。去相費隱公道。穆相公生平。俱內不曾見過婦人。那裡知道。好歹有心娶妻。索性娶个上好的。不然空費。

此老既
其妻心
又有妹
手直是
一專鉄

了○這○个○名○色○又○枉○費○我○一○片○心○機○竟○是○我○去○代○捕○羅
了○自○己○坐○着○轎○子○出○去○相○了○半○日○回○來○對○穆○子○大○道
也○是○兄○的○造○化○兩○个○婦○人○都○是○尤○物○我○相○了○半○日○不
能○定○其○去○取○不○如○都○用○了○罷○穆○子○大○道○豈○有○此○理○就
娶○一○个○也○是○萬○幸○的○了○非○老○師○大○力○決○不○至○此○一○之
已○甚○其○可○再○乎○費○隱○公○道○一○鋤○頭○也○是○動○土○兩○鋤○頭
也○是○動○土○我○有○心○做○个○惡○人○索○性○教○你○享○福○到○底○况
且○你○娶○妾○一○事○原○為○生○子○而○設○怎○見○得○娶○來○那○一○个

連城璧全集

午集

善哉

就斷然會生萬一與尊間一般不能生育又要與我
做起事來那接發案之請就不敢從命了你若都娶
回去一个不生還有一个做了備卷若還两个都生
一發是椿好事難道中年得子還怕他多了不成穆
子大見他說得有理就不怕折福居然借妄起來竟
把两个佳人一齊聘了費隱公揀个好日把以前出
力的門生一齊傳到好送他過去成親臨行之際又
問他道前日炒鬧的時節你知道我多少計衆又社下

謀無不
滅料無
不中若
用此者
不可不
之矣夫

出○來○的○意○思○麼○穆○子○大○道○門○生○不○知○正○要○請○教○費○隱
公○道○總○是○目○你○沒○有○氣○魄○恐○怕○離○了○衆○人○決○要○露○出
本○相○來○被○他○看○破○淺○深○這○要○妄○之○事○就○依○舊○不○穩○了
所○以○帶○你○出○來○使○他○不○知○虛○實○如○今○送○你○三○個○進○門
只○當○把○皇○帝○扶○上○龍○床○文○官○武○將○的○事○都○做○完○了○這
个○皇○帝○要○你○自○家○去○做○衆○人○的○氣○力○着○不○到○你○身○上
來○就○是○起○兵○勤○王○之○事○也○不○是○真○正○義○舉○止○可○一○試
不○可○再○試○的○從○今○以○後○你○須○要○自○家○爭○氣○別○人○的

廿七

這城屋

氣。認。做。自。己。的。氣。魄。一。句。話。也。講。錯。不。得。一。樣。事。
也。做。錯。不。得。若。還。差。了。一。着。又。等。他。爬。上。頭。來。不。但。
前。功。盡。棄。連。那。兩。位。佳。人。還。不。知。死。所。這。番。陰。險。都。
歸。到。我。身。上。來。不。是。為。好。反。是。造。孽。了。你。須。要。謹。記。
此。言。不。可。忽。畧。穆。子。大。道。門。生。受。老。師。再。造。之。恩。以。
當。重。做。一。世。人。了。怎。敢。不。圖。振。作。從。今。以。後。強。將。部。
下。無。弱。兵。斷。不。失。門。牆。之。體。求。老。師。放。心。費。隱。公。
分。付。之。後。等。兩。乘。轎。子。抬。到。門。前。叫。他。隨。了。新。人。一。

齊進去。淳于氏起先只許一個。如今見了一隻沈且
又美到極處。一個抵得幾個。竟把眉毛氣得直豎。
就甯了眾人。發作起來。說許了娶。不容他娶。就是我
的。不是許他娶一個。如今娶起兩個來。這是誰的不
是。眾人請講。一講。衆人道。一個娶得。十個也娶得。
豈但兩個。難道你要暗端生事。好趕他出去不成。大
家又鼓噪起來。把以前的聲勢。從新做起。淳于氏也
不肯甘心。竟要拚了性命。與衆人抵敵。虧得錢二媽

夫在中間做好做歹替他排難解紛這樁好事終不
至于決烈錢二媽等衆人去後把淳于氏扯進房中
再三苦勸又與他抵足而眠使他不見所見不聞所
聞竟像吃酒醉的一般鶻突過了一夜穆子大
倚了衆人的虎威不顧天顏咫尺竟在輦轂之旁做
起越禮犯分的事來把兩副鋪蓋併做一床大家共寢
同眠疊成一個磊字以生平不一色之人忽然驕奢
淫慾享起王侯天子之福來你說他這場春夢後那

(以下原闕一葉)

文章之
妙至此
極矣豈
漫前有
古人後
有今人
乎耶死
耶死

親○之○夜○還○怕○衆○人○去○後○自○己○孤○立○少○援○而○處○的○洞○房○
料○想○不○能○安○堵○即○使○緊○閉○重○闔○死○守○一○處○少○不○得○有○
一○處○受○虧○所○以○把○兩○床○鋪○蓋○併○做○一○床○全○是○為○此○要○
做○个○照○兵○禦○敵○之○計○誰○想○波○恬○浪○息○桴○鼓○不○鳴○不○但○
沒○有○烽○火○之○驚○還○帶○擊○他○在○中○軍○帳○裡○享○了○一○夜○帝○
王○之○福○你○說○穆○子○大○心○上○感○激○他○不○感○激○他○當○晚○雅○
然○感○激○還○說○他○這○片○好○意○未○必○出○于○自○然○都○是○錢○二○
媽○挽○回○之○力○焉○知○不○是○他○要○起○兵○為○左○右○之○人○所○制○

午

三

習力居

要○養○精○蓄○銳○等○扯○勸○的○人○去○了○然○後○與○他○為○雞○也○不
 可○知○所○以○第○二○日○耀○武○揚○威○虛○張○聲○勢○全○是○為○此○要
 做○個○先○聲○奪○人○之○計○誰○想○他○偃○旗○息○鼓○絕○不○嬰○鋒○不
 但○不○做○驕○兵○連○應○兵○也○不○肯○做○使○自○己○唱○凱○而○旋○以
 致○兩○位○新○婦○替○他○頌○德○稱○功○奏○了○一○夜○武○成○之○樂○你
 說○穆○子○大○心○上○憐○憫○他○不○憐○憫○他○此○時○見○了○以○二○十
 餘○年○不○曾○反○目○的○夫○妻○忽○然○吳○越○了○許○久○又○新○被○這
 些○德○化○所○以○不○知○不○覺○做○了○被○感○的○膠○魚○先○對○他○流

不但服
死竟令
人拜殺

那得不
令人絕
倒

起○淚○來○婦○人○家○的○眼○淚○又○比○男○子○不○同○時○刻○旋
在○眼○裡○伺○候○要○用○就○流○下○來○不○用○就○收○上○去○隨○你○甚
麼○男○子○再○哭○不○過○婦○人○所○以○這○一○次○的○哭○法○雖○是○穆
子○大○占○先○究○竟○不○能○持○久○淳○于○氏○絕○哭○動○頭○他○的○眼
淚○就○有○些○告○竭○了○見○妻○子○哭○得○可○憐○自○己○陪○他○不○過
就○叫○兩○個○新○人○跪○下○來○相○勸○淳○于○氏○的○威○風○倒○了○幾
日○總○討○得○他○這○點○羸○頭○也○不○好○十○分○自○大○遂○把○兩○個
一○齊○扶○起○與○他○同○拜○三○朝○禮○貌○之○間○十○分○優○待○穆○子

午

廿一

大○看○了○竟○把○自○己○當○做○神○仙○却○像○徒○然○以○後○不○但○朋
友○用○不○着○連○隔○鄰○的○姪○管○都○要○禪○音○位○與○他○這○一
世○的○門○生○自○然○收○不○盡○了○當○晚○就○別○了○新○人○與○淳○于
氏○復○敦○舊○好○少○不○得○把○請○罪○的○筵○席○放○在○情○興○裡○面
乾○折○與○他○不○像○費○老○師○公○請○一○家○使○吃○虧○之○人○不○能
獨○享○淳○于○氏○的○筵○席○不○但○與○醋○大○王○不○同○不○肯○花○錢
費○鈔○連○情○興○二○字○也○不○肯○破○慳○知○道○他○是○喜○笑○的○人
只○把○眼○淚○去○結○識○他○使○他○陪○哭○不○過○定○要○想○个○止○疾

事○怕○
物○婆○
考○經○

之○方○新○人○不○在○面○前○少○不○得○要○自○己○下○跪○再○討○他○些○
 羸○頭○到○手○那○以○前○失○去○的○威○風○就○不○怕○不○復○了○等○他○
 完○事○之○後○不○知○不○覺○就○啼○哭○起○來○此○時○的○眼○淚○不○像○
 日○間○流○得○洶○湧○故○意○使○他○消○心○滴○心○做○個○細○水○長○流○
 從○一○更○哭○起○哭○到○三○更○隨○你○苦○勸○再○不○肯○任○穆○子○大○
 物○他○不○過○畢○竟○墮○入○計○中○爬○起○床○來○跪○在○踏○板○上○面○
 把○丈○夫○改○做○尺○夫○淳○于○氏○還○不○肯○住○直○等○他○俯○伏○在○
 地○把○尺○夫○改○做○寸○夫○然○後○收○住○哭○聲○發○放○他○起○來○同○

連城璧全集

午集

午集

五三七

睡了一會○就把以前炒鬧的來歷○細細盤問他道○
我與你兩個○惡殺了還是夫妻○那一班眾人○好殺了
也是朋友○為甚麼○夾了他們○權飾起我來○還虧我那
一日○知機不肯與他對敵○若還走了出去○你一拳我
一脚○豈不打死在他們手裡○這還是那個的主意○你
好○對我說○若是別人強你做的○也還恕得你過○我
不但○不怪你○連衆人也去○不怪他○要逼我做○下賢
婦○也是一片好意○難道有甚麼○售氣不成○若這是一

自家的主意有心叫人處治我。就比強盜的心腸更甚一倍了。還與你做甚麼夫妻。不如一索吊死。到閻王面前去。伸口怨氣。只怕妖怪官的威風行不到陰司裡去。就是那一班惡人。也不肯爲了朋友。送到閻王面前來。這公揭你這个新郎。只怕做不長久。我既要死。也不肯好。就死。定要把新來的。人打上幾十頓。罵上几百遭。等他那兩條性命。將要結果的時節。我纔到陰司去。等他。決不肯爲他而死。還容他在世。

上享福。你如今終直說來。穆子大見他這些言語。又說得婉轉。又來得急切。只道他果是真心。自己躊躇道。他若知道這番舉動。不是自己的意思。一定肯原諒。我把往事付之東流。就不曾反目。這兩個新人。落得好過日子了。若還不說真情。自己認了不是。化就愈加懣恨起來。那些打罵新人。自己上吊的事。都是做得出的。那有這許多精神去替他。啣氣穆子。大想到此處。就作那些圈套。果然是自己做的。也要。

借○重○別○人○替○他○任○過○那○裡○肯○把○別○人○的○過○來○認○到○的○
已○身○上○來○就○把○始○末○根○由○和○盤○托○出○說○這○些○罪○過○承○
但○與○自○己○無○干○連○眾○位○朋○友○也○不○過○是○体○天○行○通○德○
是○費○老○師○一○片○好○心○看○先○人○面○上○不○肯○使○我○絕後○
以○號○召○眾○人○幫○扶○我○做○事○的○就○是○趕○進○來○打○你○也○是○
虛○張○聲○勢○要○逼○你○个○肯○字○出○來○那○有○當○真○做○辱○之○理○
即○使○你○不○知○樣○出○來○與○他○對○敵○我○也○要○喝○退○眾○人○難○
道○肯○把○自○己○的○妻○子○與○別○人○沾○手○不○成○這○是○虧○心○沒○

有的事淳于氏見他肯說真情就歡喜不過又把許
 多的甜言蜜語去哄誘他還要盡其底裡穆子大要
 全直道索性說个盡情連姪管傳授的心法都被
 他透漏出來說姪婦不是無用之人化淨轉來就是
 內助你如今化轉來了將來助內之功正不可限量
 豈止不如而也哉淳于氏道他既然會變化姪婦畢
 竟有个化姑之方你一發也說一說我是化之人
 雖然用他不著也待我記在心裡等你生出兒子來

好教他一教省得你是有事的人將來要忘記了可惜這樣秘訣不能勾傳授子孫穆子大道也說得是就在他肚子上面登壇說法起來把先用氣魄後用才術的話有條有理說了一遍淳于氏得了真傳就像九尾狐狸學會了偷精吸髓之法不但以前攝來的氣魄沒得還他連將來未吐之氣未生之魄都要預先攝過來了當晚歡喜心曠到天明第二日起來把那兩個姬妾優待如初不露一毫聲色到了晚

連城璧全集

午集

午集

笑

上○穆○子○大○要○與○新○人○同○睡○先○來○稟○命○于○他○說○做○親○的○
舊○例○一○月○之○內○新○人○不○守○空○房○要○等○滿○月○之○後○纔○好○
定○一○個○規○矩○或○是○每○人○一○夜○或○是○你○得○一○夜○他○們○西○
個○共○得○一○夜○且○到○臨○時○酌○擬○如○今○不○曾○滿○月○只○得○要○
去○相○伴○他○屈○你○獨○宿○幾○晚○到○滿○月○之○後○我○過○來○多○睡○
幾○時○補○還○你○的○欠○帳○就○是○淳○于○氏○道○既○然○如○此○昨○夜○
就○不○該○過○來○了○穆○子○大○道○那○是○一○句○虧○負○了○你○心○上○
不○安○要○過○來○暴○白○心○事○故○此○不○拘○常○格○過○來○宿○了○一○

晚如今說明白了。還要他去循舊例。淳于氏想了一會。就對他道。既然如此。你去就是了。何須說得穆平大聽見這一句。只當奉了溫旨。有甚麼不遵。竟到以前。竹樂之。唐自己脫了衣服。先爬上床。專等那兩位新人。來寫。嘉字。等了一更。天氣再不見新人。自房裏說他與大娘說話。不好抽身。只得披衣而起。急急去叫喚。不想爬下床來。一頓。那兩扇房門。起先。是開着的。如今忽然閉了。心上已有三分疑感。及至去開

廿七

門○又○是○反○扣○着○的○連○聲○叫○喚○再○沒○有○人○答○應○就○愈○加○
愁○悶○起○來○原○來○是○尊○夫○人○的○計○然○起○先○稟○命○的○時○節○
穆○子○大○前○脚○走○來○後○物○就○他○跟○到○趁○那○兩○個○姪○妾○
不○曾○進○房○就○如○飛○取○一○把○鐵○鑰○把○房○門○鎖○上○自○己○陽○
為○不○知○竟○去○闔○門○睡○了○使○那○兩○個○姪○妾○既○不○得○進○房○
又○沒○處○借○宿○彼○時○是○隆○冬○天○氣○不○怕○不○凍○斷○狗○筋○穆○
子○大○立○了○一○會○只○見○門○又○曳○不○開○人○又○叫○不○應○知○道○
是○醋○病○發○作○幸○急○雜○醫○只○得○脫○了○衣○服○又○爬○上○床○

冰○之○的○睡○了○一○夜○睡○到○第○二○日○等○得○于○氏○開○了○房○門○
放○他○出○去○只○見○那○兩○位○新○人○凍○得○頭○青○面○紫○抖○做○一○
團○問○他○在○那○裡○睡○了○一○夜○那○兩○个○新○人○要○說○被○上○面○
的○牙○齒○與○下○面○的○牙○齒○相○打○不○過○一○句○也○說○不○出○來○
穆○子○大○甚○是○不○安○要○想○扯○他○上○床○自○己○脫○了○衣○服○把○
熱○身○子○掩○他○一○塊○又○怕○于○氏○看○見○不○好○意○思○只○得○
做○眉○做○眼○把○牙○齒○咬○了○幾○下○做○个○警○恨○婦○婦○之○意○也○
不○曾○敢○說○出○來○凌○上○楚○王○的○過○了○一○日○等○到○晚○上○恐

午

完

取淳于氏又用前法。要擺佈他。就預先分付新人。叫他坐在房中。不要出去。關了房門。等我。我到點燈時。節自會進來。那兩個新人果然依了這句話。不曾到晚。就以補睡為名。都上床安歇了。開着房門。專等他來。訴苦。穆子大在書房坐了一會。知道淳于氏沒有好意。竟不去。稟命他。到點燈時。節往新人房裡。竟走。不想走到門邊。又有說事。那兩扇房門。起先叫他開着的。如今忽然閉上了。只說那兩個新人。怪我累他。

受苦故意閉門不納。要使我求告的意思。就一面叫。一面推。要新人放他進去。裡面應道。房門並不曾栓。推進來就是了。穆子大舉手一摸。原來又是鎖着的。昨晚不得出來。今晚不得進去。這終合着。一句俗語。叫做進退無門。穆子大知道。又是詭計。只得要上門。哀告求他解危。料想那北門鎖鑰。是失然不發的了。落得不要開口。只好將機就計。去借宿一夜。一來省得受凍。二來要去調停。一番預為明日之計。省得這

重牢門夜上鎖○就走到他卧房之外○也像起先一
般一面叫一面推○要淳于氏放他進去○裡面只是不
開○隨他在外面叫喚○穆子大道○我不是來請鑰匙○是
來借宿的○不要認錯了○主意快些開門○裡面伴宿的
丫鬟聽見這一句○知道不是有損無益的事○竟要起
來開門○被淳于氏喝住○道○不許他有了兩個新的○何
須到舊處來借宿○不要理他○穆子大道○既不容我借
宿○求你把鑰匙發出來○可憐我凍不過○淳于氏道○你

心○上○愛○他○的○人○為○你○凍○了○一○夜○你○就○凍○一○夜○賠○罪○他○也○不○為○過○善○還○熬○凍○不○起○你○家○的○門○扇○原○不○十○分○堅○固○的○再○去○為○此○朋○友○幫○你○打○開○就○是○了○何○須○要○用○鑰○匙○穆○子○大○聽○了○這○些○刁○聲○一○發○憂○煎○不○過○心○上○思○量○道○我○要○打○進○去○眼○有○何○難○哉○只○是○這○个○惡○婦○決○不○等○你○安○眠○穩○宿○又○有○別○事○做○出○來○半○夜○三○更○與○他○啣○甚○麼○氣○况○且○今○日○之○事○都○是○費○老○師○送○料○過○的○我○臨○行○之○際○何○等○說○得○感○佩○如○今○被○他○聽○見○其○竟○要○取○笑○我○

○憤○內○之○
○家○真○大○
○不○可○不○
○事○

○送○場○屋○
○發○兵○勤○姑○之○事○他○既○過○不○肯○再○談○他○料○想○不○來○救○護○
○只○是○貪○忍○的○好○在○頭○右○身○沒○有○个○處○身○之○所○只○得○走○
○至○灶○前○到○亂○草○窠○中○去○投○宿○慙○得○一○隻○義○犬○把○熱○烘○
○烘○的○床○鋪○搭○了○家○主○與○他○抵○足○而○眠○雖○然○凍○了○一○宵○
○還○不○至○于○十○分○狼○狽○穆○子○夫○未○到○天○明○就○預○先○思○慮○
○道○這○个○姑○婦○詭○計○多○端○令○人○又○可○測○度○我○這○兩○夜○的○
○磨○難○也○受○得○勾○了○馬○知○到○了○晚○上○又○沒○有○別○計○生○出○
○來○不○如○還○照○前○番○與○他○硬○做○一○出○費○老○師○是○執○意○的○

知○道○決○心○
有○點○方○
知○道○決○心○
有○點○方○

人○發○兵○勦○姦○之○事○他○說○過○不○肯○再○試○自○然○不○肯○再○試
了○落○得○不○要○求○他○只○好○去○哀○告○朋○友○求○他○為○人○為○徹
竟○把○費○老○師○的○威○風○瞞○着○費○老○師○來○使○一○使○若○還○嚇
得○姦○婦○回○心○只○當○撞○着○了○个○六○歲○竟○不○必○使○他○與○聞
我○已○陰○受○其○福○了○且○等○太○歲○撞○不○着○然○後○共○衆○人○寫
封○公○書○求○費○老○師○于○常○法○之○外○生○个○變○法○出○來○救○我
一○救○料○想○他○還○是○肯○的○我○如○今○且○慢○些○出○門○索○性○把
衆○人○的○威○風○也○瞞○了○衆○人○先○在○家○中○使○一○使○或○者○如

午

三

婦是傷弓之鳥○提○起○衆○人○來○就○預○先○害○怕○不○敢○再○用
○詭○計○也○不○可○知○若○得○知○此○也○只○當○撞○着○了○个○太○歲○連
○衆○人○也○不○使○與○聞○我○已○陰○受○其○福○了○且○等○太○歲○撞○不
○着○然○後○去○央○煩○朋○友○求○他○在○假○事○之○中○做○出○真○事○來
○應○了○我○的○說○話○料○想○也○是○肯○的○算○計○定○了○又○恐○怕○炒
○鬧○起○來○被○姑○婦○據○了○要○害○不○得○出○門○各○路○的○救○兵○無
○由○而○至○就○預○先○走○到○書○房○寫○了○一○封○告○急○的○書○交○與
○一○个○老○僕○叫○他○留○在○身○邊○備○而○不○用○等○到○萬○不○得○已

之際○拿去請兵○這個老僕是他管家裡面第一個忠
義之人○常慮家主絕後的○穆子大透書之後○正要去
尋事○丫鬟責備奴僕○預先試一試虎威○好做假途滅
虢之事○不想淳于氏的兵法○比他略神速○些不等這
邊發作○就預先整頓起來○把丫鬟奴僕一齊喚入中
堂○大喝一聲○叫他跪下○先問家人道○前日衆人打進
門來○明上是个圈套○只嚇得我一个○你們都是知情的
的○爲甚麼不說一聲○使我中了詭計○好好的招出來

同他計較的是那一個替他請兵的是那一個那些
家人都說是相公自己做的不干下人之事淳于氏
又問了鬢道前日衆人打進來我是个正经人要頭
惜○廣○取○不○好○出○頭○露○面○去○抵○敵○他○你○們○是○我○的○丫○鬟
就○像○牙○爪○羽○翼○一○般○都○該○奮○勇○爭○先○替○我○出○氣○為○甚
麼○縮○頭○縮○頸○都○躲○在○背○後○去○難○道○與○家○主○串○通○一○路
要○置○我○于○死○地○不○成○那○些○丫○鬟○都○說○自○己○是○胆○小○之
人○看○見○勢○頭○利害○不○敢○向○先○况○且○大○娘○又○沒○有○軍○令

怎敢擅自出兵。故此不曾抵敵。漢子氏道。既然如此。都饒你一個初犯。從今以後。若還那個烏龜家主要。與人與我。所關官家裏面。知風不報者。重打五十板。同謀此事者。繫諸杖下。那些烏合之衆。若還再上門來。與我爭競。鬚裡面。有畏首畏尾。不行抵敵者。重打五十板。有能奮勇爭先。出奇制勝者。計功行賞。那些丫鬟奴僕。起先喚到之時。大家都拚了肌膚。來受罪。如今感他不打之恩。那一個。不要將功折罪。磕

了謝恩的頭都起去。這子民不付了醫藥。那兩個
婢妾出來等他。走到中堂也與了裝奴僕一般。大
喝一聲。叫他跪下。自己拿張交椅對他坐着。道。為你
這兩個妖精。使我受了多少臭氣。你們兩個畢竟是
來嫁之前。與他勾搭上手。他丟你不下。要做先奸後
要的。事。所以央了衆人來壓制我。如今從直招來。是
我時。這在財起的那兩個婢妾。跪便跪了。還有個不
受的。東之意。他面孔朝了空處。不肯向他。又見他取

說的話都是沒有來歷要在雞蛋裡面尋出骨頭來
的。那裡肯答應他。惟有相對凄然痛哭流涕而已。淳
于氏見他心高氣傲不服審理。就取一根絕細的皮
鞭。把那粉嫩的皮膚抽個不住。淳于氏發性之初。拷
問婢僕的時節。穆子大氣憤不過。就要與他交鋒。只
因他所說的話。句句合着心事。自己正要借兵。他就
說着借兵之事。竟像知道的一般。就是諸葛孔明也
沒有這等的神見。被他智勇所驅。不敢攖鋒。後來見

他喚到新人。靳有剝膚之慮。料想止不得。就對老
漢做個手勢。叫他一面來。攬自己一面去。羅見兩個
姬妾。打到苦處。就捏着一根門栓。趕上前去。對淳于
氏高聲擊起。要在當頭賞他一棒。不想那根門栓。又
是雌木頭做的。不聽男子指揮。反替婦人効力。擊起
的時節。十分輕便。就像一根燈草。及至擊到半空。他
就作聲起來。不肯向前。只想退後。就是幾百斤的鐵
杵。也沒有這般柔脆。限命要打。再打不下去。被淳于

氏一把接住就拿來處治丈夫一到婦人手裡他就
輕便起來要起就起要落就落竟在穆子大身上翻
了。幾。十。個。筋。斗。可。憐。這。一。男。二。女。被。這。強。悍。之。婦。打
得。皮。破。血。流。那。些。丫。鬟。奴。僕。見。他。軍。令。森。嚴。那。個。肯
惹。火。燒。身。都。一。齊。避。了。開。去。要。不。標。疼。摸。痛。的。也。沒
有。穆。子。大。要。喊。叫。幾。聲。又。怕。妨。礙。軍。令。要。怪。他。不
聽。軍。令。夫。了。門。牆。之。體。不。但。不。發。救。命。還。要。阻。撓。義
氣。所。以。忿。氣。吞。聲。不。敢。東。向。而。哭。淳。于。氏。打。過。之。後

說有許多苛政嚴法。號令出來。總是要磨滅婦人。制
服男子。苦事定要這一男二女點頭答應。當了遵
依的。羊子方纔發落。起去。却說那個齋書的老僕。知
道家主在急難之中。不能久待。就如飛似箭。跑往各
處求援。大奮包胥之哭。不上一個時辰。就把各路救
兵。盡皆徵到。又怕淳于氏要疑慮。他自己吃虧不致
緊。家主以沒沒人効力。就等眾人將到之時。先替淳
于氏。做個探子。慌張張。走去報信。道聞得隔鄰黃

老爺聽見我家啣氣又未燒台衆人叫他來打開不
可不防備他纔說得了那些打開的人已進了大門
淳于氏只當不知隨他打開一面分付家人叫他去
守住大門不到賊兵大救之際不許放一人逃走家
人去後就把中門闔了一面分付了藥叫他各尋器
械放在手頭看我與衆人爭鬧衆人爭我不過畢竟
要打進門來待我躲避上樓的時節你們一齊動手
又分付一應下人叫把銅盆水桶與手中衣服之類

連城璧全集

午集

五七

五六三

這城月
都收拾上樓不許留在耳目之前使衆人看見那些
下人不解其故都在莊裡猜疑說衆人的意思不過
來打開一番又不是抄家擄掠爲甚麼藏起物件來
難道怕他打劫了去不成淳于氏等也收拾完了就
立在門鎖之中緊對着外面道你們這些鼠輩前
日來打開一番我看斯文面上不好以擄你你們得
些蠢頭也就該住了爲甚麼今日又來難道你們有
口會罵有手會打我是一個啞子孩子不成衆人見他

以前服善如今忽然放肆起來那裡含忍得住就太
家拍定了他千姑婦萬狗婦罵个不了淳于氏道你
們這些鼠輩以前都是好人只回拜了个烏龜頭目
做了門生都學他做起烏龜來那一个不討些粉頭
在家裡接客只回我家男子不肯學樣你怪他獨為
君子恐怕在背後談論你們所以千方百計也要逼
他討几个如今粉頭也討了烏龜也做了為甚麼還
於他不過要打上門來難道要借我姑惡為名好弄

這班烏龜門生

這兩個淫婦出去放在你們家裡借別人的私頭替
自己接客不成說了這幾句就于烏龜罵七人罵个
不了還有許多村言淡語都是男子口中罵不出來
的說話都被婦人罵出來衆人也要把村言淡語回
覆他幾句又礙了樣子大的體面罵不出以來到舌
尖上又縮了轉去除如婦狗婦之外沒有第三个名
目加他口上的便宜已先折了一大半于氏道你
們這班烏龜門生也罵得勾了如今饒了你罷只有

我○向○未○盡○之○言○煩○你○衆○人○的○口○寄○與○那○烏○魚○老○師○說○
他○傳○授○別○人○的○心○法○別○人○都○試○過○了○不○見○十○分○應○驗○
他○說○壓○制○婦○人○要○先○用○氣○魄○像○我○家○男○子○前○日○那○樣○
威○風○不○但○自○家○賣○弄○豪○強○還○把○通○國○之○兵○都○號○召○權○
來○要○壓○制○我○也○可○謂○雄○到○極○處○杜○到○極○處○了○我○如○今○
還○會○拊○束○夫○夫○鞭○撻○姬○妾○可○見○先○用○氣○魄○的○話○甚○是○
荒○唐○全○然○聽○不○得○的○他○說○氣○充○魄○定○之○後○就○用○才○術○
像○我○家○男○子○前○日○那○樣○聰○明○不○但○做○盡○圈○套○嚇○我○校

卷之五 午

四九

近人 可謂 貴大 祭此婦 不實 起信必 自大名

遇○了○大○巫○被○我○說○破○之○後○叫○他○老○實○了○實○了○實○了○
作○對○所○以○妄○自○尊○太○做○了○半○世○的○夜○郎○王○如○今○小○巫○
是○他○前○半○生○的○命○好○不○曾○遇○着○个○能○幹○的○婦○人○與○他○
愚○夫○愚○婦○都○哄○動○起○來○終○日○受○他○約○束○豈○不○愧○死○搥○
樣○心○法○也○平○常○濟○緊○為○甚○麼○就○享○此○大○名○把○一○縣○的○
取○可○見○後○用○才○術○的○話○也○甚○是○誕○妄○毫○用○不○着○的○這○
無○遺○料○敵○多○中○的○了○我○如○今○還○會○跳○出○牢○籠○不○受○駕○
降○連○休○書○草○稿○都○央○人○打○就○要○離○絕○我○也○可○謂○以○勝○
道○身○人○

躲○在○污○泥○洞○中○過○了○下○半○世○罷○衆○人○見○他○以○前○的○話○
 雖○然○狠○毒○還○是○罵○的○自○己○况○且○這○番○舉○動○是○瞞○着○費○
 隱○公○的○恐○怕○弄○出○事○來○要○惹○他○埋○怨○所○以○一○味○含○容○
 不○敢○輕○易○動○手○如○今○見○他○丟○了○自○己○罵○到○費○老○師○身○
 上○就○一○齊○胆○壯○越○來○正○要○借○此○為○名○好○大○鬧○一○場○等○
 老○師○知○道○方○纔○動○氣○就○把○幾○十○個○拳○頭○一○齊○照○起○來○
 對○了○中○門○狠○挺○亂○打○淳○于○氏○不○等○攻○開○就○先○把○門○栓○
 一○拔○做○个○抱○頭○鼠○竄○的○光○景○急○急○的○跑○上○樓○去○衆○人○

見他畏懼。一直打進中門。直趕到樓梯脚下。看見兩扇踏門。是緊閉着的。衆人回他今日的躲法。與前日一般。也就把今日的攻法。與前日一樣。故意在踏門之上。狠敲亂擊。要逼他投降。那裡曉得。虛中有實。做姑婦的人。不消讀得武經七書。自然是諳練兵法。的不曾搥得幾下。只見伏兵四起。有許多丫鬚使婢。執了器械。趕上前來。對了衆人亂打。衆人都是赤手空拳。那裡抵敵得過。打到痛處。就喊起來道。我們替

你相公出力你倒打起我來難道你不是相公的人麼。衆丫鬚道大娘叫打我們不敢不打火娘的法度。是相公知道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他決然不怪說。了這幾句就分外猖獗起來。適于氏傳令道你們畧打幾下見。大意就罷了。不消十分囉哩。如今對衆人說。叫他立到天井裡來。我言幾句好話。說在橫窓裡面告訴他。叫他們仰起頭來看。了我說衆人看見出兵不利。都有怨心。心見他說了這一句。只道也。

連城壁全集

午集

五

五七一

像前日一般要放炮。好等衆人出去的意思。巴
不得要借此收兵。就一擁擁入明堂。果然仰起頭來。
看他說話。只見養正兩童子。還是圍着的。只說在裡
面打點說話。好解散衆人。那裡知道他安排兵器少
刻。憲子一响。竟有許多污穢之物。從樓上傾將下來。
傾得衆人滿頭滿面。你說。是些甚麼污穢。原來是淨
桶裡面的東西。叫做米田。共預先防備他來。擺在樓
上伺候的。起先躲避上樓。就是為此。居高建鎮。正要

使這恩施普遍所以衆人種面沒有一個不被他雨露之恩又喜得是仰面而受沒有一滴洒在空處這一個越王勾踐是人，要做的了衆人在不意之中接了滿面的污穢竟像在糞缸裡面爬起來的一般那裏○瞇○瞇○得○過○况○且○渾○身○衣○服○又○沒○有○一○寸○乾○淨○的○要○尋○件○拭○面○揩○嘴○的○東○西○竟○不○可○得○對○了○魯○子○大○道○我○們○為○你○一○個○吃○了○這○樣○大○虧○還○不○去○分○付○家○人○多○番○幾○盃○臉○水○多○取○幾○條○手○巾○等○我○們○洗○抹○一○洗○抹○再○有

午

三

這坊屋

○隨○便○的○衣○服○取○幾○件○來○待○我○們○權○換○一○換○好○出○去○見
○人○不○然○這○一○付○嘴○臉○怎○麼○走○得○出○去○穆○子○大○道○家○人
○雖○有○幾○個○都○被○姑○婦○割○過○了○沒○有○一○個○敢○來○待○我
○自○己○去○取○那○些○衆○人○見○疑○疑○不○過○那○裡○等○得○他○取○來
○就○一○齊○跟○到○灶○前○要○就○了○銅○盆○洗○而○那○裡○曉○得○銅○盆
○水○桶○與○拭○而○措○嘴○的○東○西○都○預○先○收○拾○過○了○那○裡○摸
○得○着○一○件○再○去○搜○尋○衣○服○一○發○乾○淨○得○好○莫○說○破○裙
○破○襖○藏○得○精○光○就○是○揩○桌○的○抹○布○也○不○留○一○塊○衆○人

帶污穢
入費家
與浣費
隱公無
里所藏
器物
是為
無極

嘆口氣道神哉。妬婦真擾世之才也。如今沒奈何。只
得趕到隔壁去求救于費老師。討他幾盃熱水洗濯。
一洗濯。借他幾件衣服更換。一更換。然後與他細作
商量。就齊帶了污穢。擁入費隱公家。費隱公看見。
驚慌不已。竟不知甚麼原故。只得掩鼻而問之。衆人
把釀糞的根由。與受糞的來歷。細述了一遍。又把
妬婦談話。請費隱公託他轉發的話。一字不遺。都替他
直言告稟。費隱公聽了。氣得隻睜直眼。神氣素然。因

通坊局

他污穢不過。難以接談。就分付家人。取衣服臉水。與他洗換過了。方纔討他。這我前日。也曾說過。勸他的事。是再說不得的。為甚麼。肯了我的話。又欺瞞着。我走去。生起事來。如今被他掃盡威風。連我也為之喪氣。却怎麼了。衆人道。門生們的。不是自然。不消辨了。只是這場勝負。大于風化。有閑還求老師。會短慮長。想个奇計出來。正一正風化。纔好。不然南風自此不。就連以前收服的。姑婦。都要反叛起來。老師莫門。

妙

生○輩○都○有○不○測○之○憂○矣○費○隱○公○道○治○妬○之○方○只○有○氣
魄○與○才○術○兩○件○這○等○看○起○來○都○被○那○個○無○用○之○物○告
訴○了○他○終○有○這○番○蠢○動○如○今○我○輩○的○伎○倆○都○被○他○看
透○了○氣○魄○不○能○制○才○術○不○能○馭○連○王○法○官○刑○都○治○他
不○得○了○那○裡○還○處○治○得○來○衆○人○道○善○還○處○治○不○來○穆
門○生○與○那○兩○個○姬○妾○都○要○死○于○此○婦○之○手○也○且○老○師
與○他○勢○不○兩○立○妬○婦○之○道○不○息○夫○子○之○道○不○暮○老○師
處○治○他○不○來○不○但○自○家○喪○氣○將○來○還○要○受○制○于○他○焉

卷之五

五

道○身○身○
知○他○得○志○以○後○沒○有○姪○婦○去○拜○門○生○他○也○五金○壇○說○法○
與○老○師○相○抗○起○來○只○怕○倡○如○容○易○化○姪○煩○難○吾○道○之○
哀○可○立○而○待○矣○還○來○老○師○作○急○圖○之○費○隱○公○不○言○不○
語○躊○躇○了○一○會○方○終○回○覆○他○道○就○要○相○圖○也○不○是○旦○
夕○之○事○且○看○他○得○志○以○後○舉○動○何○如○我○自○有○道○理○與○
人○得○了○這○句○話○方○纔○肯○去○却○說○淳○于○氏○戰○敗○眾○人○之○
後○先○把○了○襲○使○婢○叙○功○行○賞○連○報○警○的○老○僕○亦○在○犒○
勞○之○中○賞○功○已○畢○就○把○三○个○台○寇○之○人○喚○到○面○前○許○

罰○穆○子○大○領○竹○板○。○兩○個○姪○妾○吃○皮○鞭○。○一○日○之○中○受○了○
兩○番○嚴○拷○。○從○此○以○後○。○把○這○三○個○犯○人○監○在○兩○處○。○日○間○
不○許○見○面○。○夜○裡○不○使○聞○聲○。○兩○處○都○揆○了○了○鬚○。○不○時○巡○
邏○一○有○响○動○。○就○取○出○來○治○罪○。○監○了○幾○日○。○這○一○男○二○女○
都○生○起○病○來○。○明○日○是○憂○鬱○之○症○。○淳○千○氏○又○說○他○害○相○
思○。○分○外○防○得○嚴○緊○。○穆○子○大○再○三○哀○告○。○要○出○去○。○就○醫○淳○
于○氏○。○只○是○不○許○。○穆○子○大○道○。○如○今○春○闈○已○過○。○今○試○的○同○
袍○。○都○要○起○身○快○了○。○別○樣○的○事○。○不○許○我○走○動○。○恐○道○進○京○

午

五

會試也不容我去不成。淳于氏聽了這句話，就歡喜起來。思想會試還是小事，且等他出去之後，好結果這兩個婦人，省得他立在面前，到底有些碍手。就一面料理行裝，一面催辦船隻。直到起身那一刻，纔叫老僕挑了行李，跟他出門。未行以前，恐怕那班惡少要替他商量計策，思想覆仇，一槩不許他辭別朋友。那兩個姬妾知道他此番出去，不是生離，竟是死別。了到臨行之際，就不受拘攔，從房裡跳將出來，一齊

和住穆子大。號兆痛哭。說我們兩個。終久是一死。不
知死在你未去之先。各人取出一把剃刀。都要自刎。
被淳于氏喝令下鬢。奪下剃刀。扯了開去。德打發得
丈夫出門。穆子大傷心。不過那裡去。得向前心上。思
量道。我病体十分沉重。就到了京師。料想德病交煎。
也做不得好文字。寫出拿定。不中去也。枉然不如住在
家。對的光景。好惡機會。就在船上住了一
夜。到第二日。黎明。來到黃德公家。哭訴從前之苦。求

他生个法子。教了這一個係姓的。隱公恨他不過。那
裡肯管。只說沒有計策。穆子文道。老師不教門生。門
生有死而已。說了這一句。就跪下地去。只管撞頭費
隱公想了一會。終問他道。照你說起來。這一次的公
車。新煞不上了。你可肯懸在我家。住上一年。兩載。待
我把這強悍之婦。處个盡情。使他一生一世不敢反
覆。麼。穆子文道。若得如此。莫說一年。兩載。就躲一世。
何妨。你如今被他磨滅。不過所以恨他。只怕一月。兩

月不在面前沒有姑婦磨滅你的骨頭又有誰作
癢起來要思想姑婦去受他的磨滅了那裡保得一
年兩載不想回去穆子大道門生的體面爲他壞了
門生的宗祀爲他絕了連自己一條性命尚不能保
此等孽恨竟可以不共戴天豈有隔絕了他還去思
想之理費隱公道既然如此我就要便宜行事了你
從今以後住在我家待我把小兒輩都從了你做個
西席者得你沒有事做要想出門那兩位佳人包你

不出十日○就變○弄他出來○與你併做一處就是了○
終于大得了這句話○歡喜不了○也不問他○只出住人○
當用何法○處治婦○當用何方○索性付之○不聞好○等○
他○便宜行事○却說淳于氏○打發丈夫之後○把那兩個○
姪妻○三日一歇○五日一此○定要送他上○路○馬○了○一○个○
能事的○賣婆○常在他家走動的○把淳于氏○再三苦○勸○
說打死○不如放生○何不尋○西○家人家○送他出去○去○一○來○
斷絕禍根○二○來○心○積一場陰德○三○來○還得幾○兩○銀子○

又省了兩口棺材。淳于氏見他說得有理，纔肯放一
條生路。要打發他出門，只是不肯嫁在近處，恐怕夫
夫回來要背地取贖。除非嫁與遠方之人，方纔沒有
後患。媒婆道：「這也不難，就去尋了兩個孤客，說是江
南海北之人。」淳于氏接了財禮，把兩個姬妾一齊打
發出門，只說他與前面的丈夫千年萬載不識。勾見
而了。那裡曉得跨出門檻，就會相逢。原來那個媒婆
又是費隱公的心腹，設定圈套，叫他來做事的。果然

午

五九

送他回去。不出十日，就把兩個佳人與穆子大保做一處。這一男一女，不但分而復合，又只當死而復生，那裡快活得了。住在費隱公家，看了樣子，與他一般。你樂住到一月之後，費隱公走到書房，對穆子大道：「你們三個住在這邊，是極妥當的了。只是家中的事，也還要人料理。我看你這個老僕，大有忠義之心，須要想個法子，打發他回去。一來叫他料理家務，為目前著事之人；二來請他做個內應，為將來聚合之計。」穆子大道：

死之... 而... 此... 一... 一... 一...

我也正要如此。只是他走了回去。奴婢就要疑心。說我既然進京。為甚麼不帶人服事。只有一個老僕。又打發轉來。費隱公道。自有妙法。不但使他無疑。還只怕要信之太過。只是一件。後令以後。要屈你權死。一死到一年兩年之後。再法轉來。這個奴婢方纔。征得他服與你們三個。和氣到老。沒有一毫變更。你若不肯。權死幾年。這个奴婢是萬。征他。不服的。只好暫且安樂。笑時依舊。回甚受。苦。罷了。穆子大聽了這幾

連城璧全集 午集

通坊層

句○就○驚○駭○起○來○道○別○樣○的○事○可○以○做○得○生○死○大○事○豈
是○見○戲○濟○的○况○且○死○了○一○兩○年○如○何○再○活○得○轉○來○費
隱○公○笑○起○來○道○不○是○當○真○教○你○死○只○要○認○个○死○字○說
你○原○是○有○病○的○人○出○門○之○後○沉○重○起○來○死○在○路○上○就
是○了○穆○子○大○道○此○計○極○妙○我○自○做○親○以○後○受○了○如○婦
多○少○磨○難○就○屈○他○受○些○妻○涼○暫○守○幾○年○活○寡○且○讓○我
住○在○這○邊○作○樂○作○樂○度○个○後○代○出○來○也○不○為○過○只○是
一○件○到○一○年○兩○年○之○後○用○个○甚○麼○法○子○又○好○說○我○活

轉來費隱公道法子儘有只是如今說不得苦還對
你說了少不得又○像○前○日○一○般○把○我○傳○授○的○心○法○都
賤靈出來○使○他○識○破○底○裡○以○致○一○敗○而○不○可○救○三○日
兩日○尚○且○如○此○何○况○一○年○兩○年○開○得○你○的○口○住○穆○子
人道○既然○如○此○門○生○不○必○再○問○依○了○老○師○打○發○他○回
去○就○是○了○費○隱○公○道○他○口○裡○說○死○尊○嚴○還○未○必○見○信
須○要○你○自○己○的○親○筆○寫○一○封○遺○書○與○他○說○我○死○在○途
中○不○及○寫○遺○書○門○戶○之○計○全○要○仗○你○主○持○不○可○貽

六

道切層
笑于桑梓所娶二妾若還不曾懷娘可速教化改
嫁你自已年過四旬平日又專談節操儘可作未亡
人切不可再行他思想這等寫去他就信到極處你這
一二年之間也可以無內顧之憂了穆子大道極說
得是就一面寫遺囑一面分付老僕叫他看守門戶
不可放閑雜人往來家中事體不時過來說說那老
僕是个忠義之人巴不得家主自在幾年好生个兒
子替故主接後就把家中之事一力擔當領了遺囑

夢

而丟却說淳于氏遣了二妾只當拔去眼中之釘好不遺意遠近的婦人都說他大奮雄威征服了如提管當今女子之中要算他第一個豪傑果然不出衆人之料竟有如婦去拜門生求他廣行教化連丈夫真心為難的人都要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要去就依從之一起決淳于氏正在得意之際不想報讐的某僕忽然走到說丈夫死在途中再取出書一看自然方是真萬確的不少不得大哭一場要替他開

我愛和○被○老僕○止住○道○相○公○分○付○過○了○說○我○的○死○信○
只○可○使○親○人○得○知○外○面○的○朋○友○且○慢○些○使○他○知○道○只○
因○我○出○門○未○久○一○旦○命○終○不○知○道○的○只○說○我○被○妻○子○
殺○死○前○里○受○虧○的○人○未○必○不○來○多○事○如○今○師○出○有○名○
不○像○前○番○孟○浪○萬○一○打○開○起○來○就○要○受○他○的○塗○毒○了○
且○到○一○年○半○載○衆○人○氣○平○之○後○然○後○說○出○此○未○遲○就○
是○開○喪○受○弔○的○事○都○要○等○我○旅○攬○到○了○總○可○舉○行○以○
前○切○不○可○做○這○些○說○話○都○是○費○隱○公○的○主○意○恐○怕○死○

事而諸
善俗向
對標之
密法至
可也

信問于衆人。後來不好收。熟故此分付他說的。如今
照樣說來不改一字。淳于氏聽見十分感念丈夫。就
遵了遺命不敢開喪。喘着外面的人。設个靈座在家。
私自拜奠。凶信未到的時節。收了許多。如婦門生。正
要登壇說法。做那斬昂豪舉之事。及至聞了此信。就
有些收斂起來。壇也不登。法也不說。只是閉門自守。
要做个無榮無辱之人。初守的半年也。甚是貞節。一
毫沒有二心。終日號咷痛哭。穆子大聽見。竟懊悔起

卷之五 午

三

運○身○月○
來○有○个○起○死○回○生○之○意○費○隱○公○只○是○不○許○說○你○的○骨○
頭○雖○然○作○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
限○未○到○不○該○去○見○羅○刹○何○及○全○守○到○半○年○之○後○淳○于○
氏○的○心○腸○就○有○些○改○變○起○來○竟○在○痛○哭○流○涕○之○中○富○
了○嘻○笑○怒○罵○之○意○不○但○不○感○激○他○反○咬○牙○切○齒○痛○恨○
他○起○來○終○日○叫○天○叫○地○說○我○前○世○造○了○甚○麼○孽○障○今○
生○罰○我○受○苦○嫁○了○个○有○情○有○義○的○丈○夫○替○他○守○節○也○
還○氣○消○過○他○生○前○背○我○娶○妾○還○做○出○許○多○因○奈○來○這○

佈我如今自己死了。累我不上不下。守這樣無情之
寡。着甚麼來由。難道叫我沒兒沒女。靠了幾個奴僕
過了一世不成。終日哭來笑去。總是這世話。穆子大聽
見。多有此着惱起來。對了費隱公道。聽他的口氣。分
明要嫁了萬一弄假成真。等他做起來。失節的事。來怎
麼。得費隱公見他。聽到此處。料想身上的骨頭。只
會怕疼。決不作養了。就把降姑的方。法與他說。知也
怕漏洩。不敢彰揚了。就答應道。此非惡聲也。將來

連城璧全集 午集

連城璧全集

午集

六

五九五

會○合○之○機○正○在○于○此○我○前○日○要○兄○假○死○認○為○這○一○着○
不○然○游○學○四○方○埋○頭○一○處○的○話○那○一○句○講○不○得○定○要○
說○起○死○來○我○要○先○把○守○寡○一○事○去○刻○動○他○望○子○之○心○
然○後○把○失○節○二○字○去○塞○住○他○吃○醋○之○口○他○起○先○不○容○
你○娶○妾○想○是○不○曾○做○過○寡○婦○不○知○絕○後○之○苦○一○味○要○
專○寵○取○樂○不○顧○將○來○只○說○有○飯○可○吃○有○衣○可○穿○過○得○
一○世○就○罷○了○定○要○甚○麼○兒○子○如○今○做○了○寡○婦○少○不○得○
要○自○慮○將○來○得○病○之○際○那○个○延○醫○臨○死○之○時○誰○人○送○

老○自○己○的○首○飾○衣○服○糧○米○錢○財○付○與○何○人○少○不○得○是
一○擔○而○散○想○到○此○處○自○然○要○懊○悔○起○來○可○見○世○間○的
兒○子○無○論○嫡○生○庶○出○總○是○少○不○得○的○以○後○嫁○了○丈○夫
自○然○以○得○子○為○重○取○樂○為○輕○了○他○起○先○挾○制○丈○夫○難
為○姬○妾○總○是○說○他○身○子○站○得○正○口○嘴○說○得○向○立○于○不
敗○之○地○不○怕○那○个○休○了○他○所○以○敢○作○敢○為○不○肯○受○人
箱○束○若○還○累○有○差○池○等○丈○夫○捏○住○筋○節○就○有○飛○天○的
本○事○也○只○好○共○拾○起○來○了○他○如○今○打○熬○不○過○少○不○得

要○想○出○門○待○我○用○個○心○腹○之○人○走○去○說○合○做○裡○一○個○
名○字○說○有○人○娶○他○續○弦○另○尋○一○兩○房○子○把○你○安○頓○在○
裡○面○竟○去○娶○他○過○來○做○一○齣○奇○幻○戲○文○與○他○看○：○到○
那○時○候○失○節○兩○個○字○不○消○別○人○說○他○：○自○己○塞○住○了○
口○料○想○一○生○一○世○吃○不○得○醋○了○你○說○這○個○計○較○妥○當○
不○妥○當○穆○子○大○聽○了○這○些○話○歡○喜○不○過○不○覺○手○舞○足○
蹈○起○來○說○了○許○多○贊○服○的○話○又○對○他○道○既○然○如○此○求○
老○師○及○早○央○：○：○去○說○合○不○要○去○遲○了○等○他○又○分○付○

別人費隱公道學生娶過數十房姬妾那一個媒婆不是相熟的等他央了那一個我然後呼喚他來于中取事方纔萬安若還叫人去說就有三分不妙了穆子大道也說得是只見過了幾時那兩個姬妾一齊肚大起來原來是成親那兩夜所受的胎起先不覺如今看出來的等到十月將滿一先一後生將下來不想兩個婦人竟生出三個兒子有一個雙胞的在裡而穆子大跳躍不過思想不是老師的妙法弄

這坊屋
出人來豈但解兩個娼妻死于娼婦之手連這三個
兒子都不能勾出世了。那裡燕窩潑潑過竟刺了長生
牌位。供養他起來。却說淳于氏守節年年之後漸
立脚不住。要想出門。一來怕家人恥笑。不好去喚媒
婆。替自己說親。二來要把了鬘使婢。逐漸賣去。把銀
子盤在身邊。終好出嫁。就以賣婢為名。喚了媒人。不
時計議。計議定了。就把以前出力的了鬘今日一個
明日一個。不上幾月。都被他賣完。然後賣到自己身

上媒婆就替他尋下主子。把家中的物件逐漸運了
 出去。正要打點嫁人。不想有個得力的家人。聽了外
 面的話。進來報信。道外面人言藉藉。都說大娘謀殺
 了丈夫。並不使一人知道。又把丫鬟使婢都出脫盡
 了。思想去嫁人。這樣傷風敗俗的事。斷不容許。要
 等大娘出家之日。後轎子裡。竟出來活。打死一來
 替自己出氣。二來替相公伸冤。這些話說。雖然未必
 真假。只怕也不可不防。這子氏聽了。就慌做一團。與

金瓶梅

年

六十七

媒婆商議道：還是嫁的好，不嫁的好，媒婆道：這等着
起來，有些嫁不得了，不如將計就計，做個貞節之
人，守了這一世，深浮于氏道：成不得，一來沒有兒子，
倚靠何人？二來了鬻使婢，都已賣去，把甚麼人做伴？
三來運出去的東西，也不好再運進來，就運了進來，
也要被人識破，說我這個節婦，是他們運出來的，中
止之事，萬一做不得，只好想個法子，不要在家裡上
轎，另尋一個去處，走到那裡，起身時，家人知道的時

節已疑我不着了。難道好尋到那邊來與我炒鬧不成。成媒婆道：也說得是。就替他揀了日子，尋個地方，竟像做賊的一般。等到黑夜之中，鬼鬼祟祟的逃走出去。只見走到一處，有個絕美的婦人出來迎接他。媒婆道：這是我親眷，你同他坐一會。我去領了轎子來。媒婆去後，那個婦人就與他各叙寒暄。問他年紀多少。前面的丈夫作何營業。如今沒了幾年，成親以後，可曾生養幾個。淳于氏就說：年過四旬，前夫是讀書

人也。曾中過鄉榜。客死。未及一年。從來不曾生育。那婦人道。這等說起來。是每人家的宅眷了。爲甚麼不坐轎子。竟走了出來。淳于氏見是媒婆的親眷。料想不笑他。就把丈夫吳未死之先。亦與他炒鬧。如今見他出嫁。要伺候轎子。與他爲難的話。細說了一遍。那婦人道。這等尊失之死。由于何病。果然是大娘氣殺的麼。淳于氏道。不瞞大娘說。他出門的時節。原有此病。症是我炒鬧出來的。想是出門之後。又記掛兩

个姬妻恐怕被我磨死。所以越愁越重。把這性命。了。那婦人道。這等說起來。我雖不報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既然結髮一場。又害了他的性命。大根心上也該過意不去。替他守。總是為甚麼。就嫁起來。這子氏道。一來沒有兒子。二來沒有家業。叫我靠那一個。難道呷西風過日子不成。那婦人道。我聞得做媒的說。大娘賣了鬢的銀子。也有許多。生息起來。儘夠過日子了。就是要嫁也。還該畧守幾年。等孝服滿了。再

嫁也○未○遲○不○該○這○等○性○急○淳○于○氏○道○不○瞞○大○娘○說○我
做○親○二○十○多○年○不○曾○離○過○男○子○倒○不○為○別○樣○總○是○怕○
冷○靜○不○過○所○以○有○心○要○嫁○不○論○遲○早○那○婦○人○道○這○等
說○起○來○是○我○的○知○已○了○我○當○初○也○曾○死○過○丈○夫○也○等
不○得○服○滿○就○要○出○嫁○竟○有○不○相○諒○的○婦○人○罵○起○我○來○
我○是○個○腼○腆○的○人○不○會○回○罵○得○幾○句○至○今○恨○他○不○過
如○今○遇○了○大○娘○只○當○有○個○幫○手○了○幾○時○約○你○同○去○見
他○等○他○說○起○的○時○節○大○家○罵○他○一○頓○替○我○們○再○解○之

人爭些餓氣也好。淳于氏道：「那個不難？我這張嘴是
罵得人慣的，還你相見的時節，決不折氣。就是兩個
說了一更天，再不見媒婆走到。淳于氏心焦，不過自
已囔聒道：「這早晚不見轎子，幾時纔得過去？難道揀
了好時好日，不恰過門。要到第二日成事不成，那婦
人道：「這也不論我當初改嫁的時節，當晚有事，不得
成親，也是到了第二日纔做好事的。淳于氏道：「那是
尊夫的，不是婚姻大事，豈是就攔得的大娘？是有養

連城璧全集 午集

七十

的○人○客○得○他○如○此○若○他○我○們○就○是○當○晚○不○好○說○到○第○
二○三○日○也○要○奉○承○他○幾○句○兩○個○談○說○又○過○了○一○
更○多○天○那○婦○人○道○這○時○候○不○來○定○是○有○事○耽○擱○了○不○
如○牒○了○衣○服○同○我○睡○罷○淳○子○氏○道○大○娘○若○坐○不○過○請○
預○先○安○置○我○這○一○晚○料○想○睡○不○着○不○如○坐○的○好○那○
婦○人○陪○他○不○過○竟○自○睡○了○淳○子○氏○在○他○卧○榻○之○前○走○
來○走○去○再○沒○有○一○刻○消○停○聽○見○那○裡○响○一○下○就○說○是○
轎○子○到○了○伸○起○頭○來○東○張○西○望○及○至○曉○得○不○是○定○要○

幾○話○把○媒○婆○罵○上○幾○句○守○到○天○明○不○知○看○上○幾
 十○次○罵○上○幾○百○聲○直○到○第○二○日○早○飯○之○後○那○個○媒○婆
 轉○領○一○乘○轎○子○走○進○門○來○說○昨○晚○過○去○原○說○就○來○的
 不○想○巷○頭○巷○尾○都○開○了○相○門○轎○子○抬○不○過○所○以○就○擱
 了○一○夜○今○日○錢○樓○學○子○大○不○及○怪○他○竟○別○了○婦○人○上
 轎○那○婦○人○到○臨○別○之○際○還○說○幾○時○約○個○月○子○要○請○他
 同○去○馬○以○薄○謝○款○上○轎○子○抬○到○那○公○人○家○只○見○出
 轎○的○時○候○孟○英○面○帶○愁○容○道○這○是○自○己○一○個○走○入○中

午

七

道○城○學○
 堂○那○中○室○之○主○為○何○堂○主○之○相○候○連○香○花○燈○燭○都○是○
 沒○有○的○淳○于○氏○看○見○其○子○不○好○就○要○轉○去○及○至○頭○
 一○看○又○不○見○了○慧○生○等○人○個○熟○識○的○人○都○轉○去○了○淳○
 于○氏○十○分○疑○惑○又○思○自○己○一○個○推○進○中○門○走○到○內○
 室○裡○去○只○見○卧○房○裡○面○擺○設○得○齊○整○都○是○自○己○
 的○物○件○叫○媒○婆○運○過○來○的○只○是○不○見○個○人○影○淳○于○氏○
 不○明○不○白○竟○像○做○夢○一○般○心○上○思○量○道○莫○非○遇○了○鬼○
 怪○被○他○攝○到○這○裡○不○成○就○是○鬼○怪○也○該○有○些○鬼○形○怪○

影出現一出現為甚麼絕無影响只聽見卧房後面
有幾個孩子一齊啼哭但不知就在一處還是隔壁
人家正要去觀望不想黑暗之處閃出一個人影
來一步近似一步走到門外就立住了却像有
件凶器裡在手裡的一無事于氏定睛一看竟是前
面的丈夫就嚇得冷汗直流高斯大喊起來一連說
上幾十個有鬼要等凌二一人來相救喘了一會不
見人來就對着影子跪拜三下可磕頭說你生前死後

連城壁全集

午集

午集

七三

六一一

這切層
的事都是我該怪不該怪來報怨我如今知罪了
求你轉去罷說了這幾句便伏在地死也不敢抬
頭不想伏了一會那影子一面說起話來道我既
然來在這邊那裡肯與你等同你算本德帳砍下
頭來把身子剝作幾塊方纔肯去我出門以前的事
說不得許多且去過一邊罷了為甚麼我出門幾日
就把我兩個愛妻一齊賣去只做得兩夜夫妻竟不
使我再見一面這是一可殺了他兩個腹中都是育

身○孕○的○把○我○現○成○的○兒○子○送○到○別○人○家○去○使○我
做○了○絕○嗣○之○人○這○是○二○可○殺○了○我○生○前○受○你○多○少○磨
難○連○性○命○都○死○在○你○手○裡○還○不○見○你○感○念○一○句○懊○悔
一○聲○哭○到○半○年○之○後○還○叫○天○叫○地○罵○起○我○來○難○道○我
生○前○的○咒○罵○還○不○曾○聽○得○句○死○在○陰○司○地○府○還○聽○你
的○咒○罵○不○成○這○是○三○可○殺○了○我○在○生○之○時○你○何○等
動○不○動○要○鼓○節○義○者○見○隔○鄰○的○婦○人○改○嫁○了○丈
夫○還○指○定○姓○名○字○罵○今○不○可○為○甚○麼○輪○着○自○己○就○忍

道○身○身○
心○害○理○起○來○不○怕○別○人○笑○恥○竟○做○了○失○節○之○婦○這○是○
回○可○殺○了○就○是○要○嫁○也○該○守○過○三○年○兩○載○把○我○的○靈○
柩○裝○了○回○來○尋○一○塊○土○地○安○厝○了○我○然○後○嫁○也○未○遲○
為○其○麼○這○等○性○急○連○期○年○的○服○也○不○曾○穿○得○滿○就○嫁○
起○人○來○使○我○骸○骨○不○能○歸○家○做○了○異○鄉○之○鬼○這○是○五○
可○殺○了○你○自○己○不○肯○守○節○就○是○了○策○使○婢○也○留○上○一○
兩○个○做○了○燒○錢○化○紙○的○人○在○宗○族○裡○面○立○个○螟○蛉○之○
子○替○我○接○了○後○代○把○家○中○的○財○物○交○付○與○他○煮○後○出○

來改嫁也還氣得你過為甚麼把許多不
好家都替我賣去把銀子繫在身邊連我
一分好人家都搬了過來與別人享福這
是七可殺了其餘的零星罪犯若要細數
起來要幾百棒也有我如今總置不論只
問你這七棒大罪每一棒罪砍你一刀只
把你的尸骸分做七塊罷了他起來問罪
的時候厚于氏伏在地下等他說一個可
殺自己應一個該當說兩個可殺應兩個
該當說至說到第七個上知道說

完○之○後○就○要○下○手○那○條○見○機○而○作○的○魂○靈○已○先○走○散○
了○止○留○個○沒○幹○的○身○了○仗○意○那○邊○等○殺○連○這○該○當○二○
字○那○裡○還○應○得○出○只○好○縮○做○一○團○呀○，○嘎○，○的○掙○命○
罷○了○預○先○硬○了○頸○項○等○他○下○刀○不○想○命○根○未○斷○那○卧○
房○後○面○有○許○多○胆○雄○力○大○不○怕○鬼○的○婦○人○提○進○房○來○
把○他○丈○丈○的○陰○靈○一○把○扯○住○跪○下○來○勸○道○殺○死○不○如○
放○生○看○我○們○衆○人○面○上○饒○了○他○罷○又○有○兩○個○婦○人○不○
但○不○怕○鬼○還○要○與○他○打○鬧○竟○把○凶○器○奪○了○下○來○不○由

他○不○走○兩○個○死○拖○硬○曳○扯○到○卧○房○後○面○去○了○那○些○承○
去○的○婦○人○都○一○面○說○一○面○拿○手○來○攙○道○相○公○去○了○大○
娘○起○來○羅○淳○于○氏○仰○起○頭○來○把○衆○人○一○看○又○吃○了○一○
大○驚○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他○丈○夫○未○死○之○前○零○星○討○
來○的○使○婢○丈○夫○既○死○以○後○這○個○書○去○的○丫○鬟○如○今○見○
舊○主○有○難○不○知○是○那○個○神○道○托○夢○與○他○大○家○不○約○而○
同○特○地○趕○來○相○救○的○淳○于○氏○吃○驚○之○後○爬○起○來○坐○了○
一○會○把○起○先○失○去○的○魂○魄○招○回○轉○來○方○纔○問○衆○人○道○

你們是從那裡來的○方總社勸的人○是那兩個○為甚
麼原故○你們都不怕鬼○竟與他說起話來○那些下
道大娘○出脫我們的時節○就是賣與這家人家○方總
那兩個○也是大娘賣去的小我們○未賣之前○他老嫗
過來的○大家都在一處○並不會分開○只有大娘來得
遲○所以受了這場驚嚇○方總捏着凶器○與大娘算
總帳的○是個活人○不是甚麼死鬼○大娘不要認錯了○
淳于氏道○這等說起來○難道是他們的丈夫○夫不成○那

世○了○鬚○道○不○但○是○他○們○的○夫○夫○只○怕○連○大○娘○自○己○還○
要○做○他○的○妻○子○也○不○可○知○淳○于○氏○道○這○等○說○起○來○想○
是○他○們○恨○我○不○過○故○意○做○定○圈○套○斗○夫○夫○娶○我○過○來○
等○他○們○做○夫○捉○我○做○小○好○出○氣○的○意○思○了○這○等○為○甚○
麼○原○故○那○个○人○的○聲○音○面○貌○竟○與○死○者○一○般○說○來○的○
話○又○二○句○不○錯○那○有○這○等○相○像○的○理○你○們○快○說○一○說○
了○鬚○道○不○是○他○們○恨○你○不○過○要○擺○佈○你○還○是○他○們○弄○
你○不○下○要○收○錄○你○我○老○是○對○你○說○方○纔○捏○刀○的○人○就○

連城璧全集

七七

是相公的原身○當初並不曾死○被你磨滅○不過做了
這番圈套○要騙個兒子出來的○如今兩位小主母○已
生了三個大咏○他這公人家○不但未曾消滅○還添
了幾口人○丁愈加昌盛起來了○勸大娘從今以後○落
得做個好人○不要去處治他罷○淳于氏聽了這些話○只
不但不肯教心○反愈加害怕起來○這是甚麼原故○只
因起先相鬼○如今又要怕人○怕人的心腸○比怕鬼更
加一倍○思想一個結髮之妻○做了這許多歹事○把甚

磨○顏○面○見○他○見○面○而○且○不○可○何○况○跟○了○他○們○後○新○過○
起○日○子○來○起○先○受○他○一○刀○還○是○問○的○斬○罪○如○今○同○過○
日○子○料○想○不○得○安○生○少○不○得○要○早○笑○一○句○晚○說○一○句○
剝○削○我○的○面○皮○只○當○問○了○今○凌○遲○碎○割○這○樣○的○重○罪○
如○何○受○得○起○就○是○他○不○還○我○自○家○心○上○也○饒○不○過○
自○家○相○他○一○眼○定○要○沒○趣○一○遭○叫○他○一○聲○定○要○羞○慚○
一○次○這○個○凌○遲○碎○割○的○重○罪○少○不○得○是○要○受○的○不○如○
不○見○的○好○所○以○怕○人○的○心○腸○比○怕○鬼○更○加○一○倍○起○先○

一定之
理說
以

連城層
 怕鬼的時節○只○想○求○生○如○今○到○怕○人○的○時○節○反○要○如
 死了○就○對○衆○了○鑿○送○我○半○日○果○出○茶○如○今○要○方○便○了
 可有僻靜的所在○送我去解一解○了○鑿○不知○只○說○果
 然○要○上○馬○桶○就○把○他○送○到○方○便○之○處○自○己○走○出○門○來
 好○等○他○上○馬○誰○想○他○馬○倒○不○上○竟○去○騰○起○雲○來○等○了
 繫○出○去○之○後○就○拴○上○房○門○解○下○一○條○絲○線○繫○在○屋○梁
 之○上○不○多○一○會○就○高○挂○起○了○了○鑿○在○門○縫○之○中○看
 見○主○母○上○吊○就○一○面○打○開○房○門○一○面○喊○人○相○救○那○面

个生子之妻。随着了繫一齊。趕進房來。捧脚的捧脚。解頭的解頭。把个不曾断氣的人。又救活了。大家坐在一處。都把好言勸慰他。只有穆子大。一个得了老師的真傳。不肯進房。坐在門前。大念往生神咒。淨子氏見了。两个姬妾羞慚。不過眼睛。也不敢睜開。那兩個姬妾道。大娘不要多心。我們是曉得世事的大。畢竟是大小。畢竟是小。決不為這番形迹。就胆大起來。只要大娘容寬厚些。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依舊頂

係在頭上。○決沒有怠慢之體。○就是男子的心腸。○也是
極回得轉的。○有教訓在此。○決不使他做狠心人。○還你
氣。○就是薄子。○既了這些話。○方纔放心。○就從起身。
裏與他見禮。○認了許多不是。○又託他轉致丈夫。○也認
了許多不是。○這兩個姬妾在費宅住了許多時日。○也學了
些學家風。○兩邊鬧出公份。○替他解和。○少不得把兩個
攔一推在一處。○他做了夫妻。○這叫做變妻拘子。○無
法可治。○只好如此。○而它到了第二日。○費隱公的夫人。

坐了大轎上門來賀喜要借新人一看。淳于氏曉得是醋大王當初罵過了他。怕他要取回席不肯出法。相見那兩個姬妻道：回席取過了。決不取。第二次出去見人。也不妨。及至走出中堂。把他一看。原來就是前晚留宿的人。淳于氏滿面羞慚。措身無地。費夫人道：今日一來賀喜。二來相邀。那個不相諒的婦人。喜得。不遠就在舍間。隔壁借重大娘的尊口。去狠罵他一場。替我出口小氣。淳于氏滿面通紅。答應不出聲。

午

八十

這塊是
那兩個体心的姪妾把別話阻撓問者各顧在孝而
言他還不至于羞死只當積了一場陰德後素夫妻
之內大小之間竟和好不過淳于氏把妾生之妾領
在身邊撫育當做親生之子一般好等那兩個姪妾
重生再養後來連生六子眼見十孫傳到後來竟做
了一縣之中第一個繁衍之族皆費隱公變化之力
也費隱公的教化不獨當世為然他的流風餘韻至
今尚在俗語有兩句云江山婦人不穿褲常山婦人

不吃醋此之謂也

評

古今療妬之方可謂窮奇極巧無一事没人做
過皆不能取效即有驗者亦是庸醫治病但能
救末而不能除根未有假死一法之盡善者所
慮夫死婦嫁之說不能隱匿必致貽笑于人隱
公又能各出奇計使先後二事俱不聞于外其
愚可及也其智不可反也亦有發難者曰使淳于

卷之五 午

八

遠身居

氏守節不嫁○則隱公將奈之何○
 曰○不然○天○下○
 第一等妬婦○即是第一等淫婦○
 求淫婦○必于妬婦之門○
 淫而不妬者○庸或有之○
 未有妬而不淫者○
 也○淳于氏守節○此次無之○
 事故○隱公能必之○
 於前耳○

連城璧未集

覺世釋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事○妾○敗○綱○常○

梅○香○完○節○操○

詞云

妻○妾○眼○前○花○死○後○冤○家○尋○常○說○起○抱○琵琶○怒○氣○
直○冲○霄○漢○上○切○齒○磋○牙○及○至○戴○喪○豎○
長○情○芽○個○中○心○緒○亂○如○麻○學○抱○琵琶○猶○恨○晚○尚○
音 拆 棄 別

不如他。

這一首浪淘沙詞，乃說世間的寡婦改醮者多，終節者少。凡為丈夫者，教訓婦人的話，雖要認真，屬望女子之心，不須太切。在生之時，自然要着意防閑，不可使他動一毫邪念。萬一自己不幸，死在妻妾之前，至臨終永訣之時，倒不妨勸他改嫁。他若是個貞節的，不但勸他不聽，這番激烈的話，反足以堅其守節之心。若是本心要嫁的，莫說禮法禁他不住，情意結他。

不來就把死去嚇他道你若嫁人我就扯你到陰間
說話他也知道閻羅王不是你做且等我嫁了人看
你扯得去扯不去當初魏武帝臨終之際分付那些
嬪妃教他分香賣飯消遣時日省得閒居獨宿要起
慈心也可謂會罵遺孀的了誰想晏駕之後依舊都
做了別人的姬妾想他當初分付之時那些婦人到
背後去那一個不罵他幾聲阿說說我們六宮之中
若個替你守節只怕空歸地而狹窄起不下這詩

運城府

多○節○婦○解○訪○若使遺 若○使○遺○上 若○使○遺○上 若○使○遺○上
 歸○民○間○任○從○嫁通 嫁○通○此 嫁○通○此 嫁○通○此
 他○賣○錢○為○資○去○登○真○他○千○載○以○後○還○落○個○真○堆○曠○達
 之○名○省○得○把○小○香○賣○獲○四○個○字○露○出○一○生○醒 態○填○人
 笑○罵○的○舌○根○所以 以○後 夫○夫○人○兒 兒○到○易○貴○之○時○都○要
 把○親○武○帝○做○個○殺○盤○姬○妻○多○的○須○趁○自○家○眼○裡○或○是
 贈○與○貧○士○或○是○嫁○與○良○民○省○得○他○到○披○麻○戴○孝○時○節
 把○哭○聲○做○了○怨○聲○就○是○沒○有○姬○妾○或○者○妻○子○少○艾○的

也○該○把○我○向○曠○達○之○書○去○激○他○一○激○以○得○着○的○等○他○
自○守○當○而○決○不○怪○我○衝○撞○激○不○着○的○等○他○自○嫌○奔○後○
也○不○罵○我○阿○獸○這○是○死○丈○夫○待○活○妻○妾○的○秘○訣○列○位○
都○要○緊○記○在○心○我○如○今○說○兩○個○激○不○着○的○一○個○激○得○
着○的○做○個○榜○樣○只○是○激○不○着○的○本○該○應○激○得○着○激○得○
着○的○儘○可○以○激○不○着○於○理○相○反○於○情○相○悖○所○以○叫○做○
奇○聞○明○朝○靖○曆○之○間○江○西○建○昌○府○有○個○秀○士○姓○馬○字○
麟○如○生○來○資○顏○超○凡○才○思○出○表○更○有○一○副○絕○美○的○姿

容。那些善風釐的，都道男子面顏不宜如此嬌媚。將來未必能享大年。他自己也曉得命理，常說我二十九歲運限難過。若跳得這個關去，就不妨了。所以功名之念甚輕，子嗣之心極重。正妻羅氏做親喪年不見生育，就娶個莫氏為妻。莫氏小羅氏幾歲，兩個的姿容都一般美。羅家中又有個丫鬟叫做碧蓮，也有幾分顏色，儼如收做通房尋常之夜。在妻妾房中宿歇得多，但到行經之後，三處一般下種，過了七八年。

羅氏也不生。碧蓮也不育。只有莫氏生下一子。生子之年。麟如恰好二十九歲。果然運限不差。生起一場大病。似傷寒。非傷寒。似陰症。非陰症。麟如自己也是精於醫道的。竟辨不出是何症候。自己醫治也不好。倩人醫治也不效。一日重似一日。看人要絕命了。就把妻妾通房。都叫來立在面前。送著兒子問道。我做一世人。止留得這此骨血。你們三綱之中。那一個肯替我無養我。看你們都不像做家母的料。肯守不

肯守大家不妨。殖說：「若不惜願，做未亡人，好待我尋個朋友，把孤兒託付與他。」省得他為做姑爺，帶到別人家去，被人磨滅了。對我一問宗祀，羅氏先開口道：「相公說的甚麼話！烈女不更二夫，就是沒有兒子，而且要在嗣守節，何況有了親骨肉，還越別樣的心腸？我與相公是結髮夫妻，比他們轉妻不向，他們若肯同伴相守，是相公的大幸，若還不願，也不要搭攔了。他要去，只管去，有我在此撫養，不愁兒子不大。」

須尋甚麼朋友。託甚麼孤兒。惹別人談笑。麟如點。頭道說得好。這總像個結髮夫妻。莫氏聽了這話。心上好生不平。丈夫不曾唱采得完。他就高聲截住。道。結髮便怎的。不結髮便怎的。大娘也忒把人看輕了。你又不生不育的。尚且肯守。難道我生育過的。反丟了自家骨血。去跟別人不成。從古來只有守寡的妻。那有守寡的梅香。我們三個之中。只有梅香去。這相公。若有差也。尋一分人家。新發他。去。我們兩個生。

是馬家人死是馬家鬼。沒有第二句說話。相公只管
放心。麟如又點點頭道。二姨說得好在。最年寵
愛羅氏。莫氏說話之時。碧蓮立在旁邊。只管賞。林
美及至說完也。羞羞着地。應付裏面。他竟低頭屏氣。
果然無聲。麟如道。碧蓮為甚麼不講。是果然要嫁
麼。碧蓮閉着口。再不則聲。羅氏道。你是沒有關係的。
要去就說去。難道好強你守節不成。碧蓮不得已。纔
面道。我的話不消自己答應。方纔大娘二娘都督。

我○說○過○了○做○婢○妾○的○人○比○結○髮○夫○妻○不○同○只○有○守○寡
 的○妻○妾○沒○有○守○寡○的○梅○香○若○是○欲○兒○沒○人○照○管○要○我
 撫○養○他○成○人○替○相○公○延○一○條○血○脉○成○自○然○不○該○去○如
 今○夫○娘○也○要○守○他○二○條○也○要○守○立○的○母○親○多○不○過
 那○希○罕○我○這○個○養○娘○若○是○相○公○百○幹○以○後○沒○人○替○你
 守○節○或○者○要○我○做○個○看○家○物○這○時○過○年○燒○一○份○紙○錢
 與○你○我○也○不○該○去○如○今○大○娘○也○要○守○立○二○條○也○要○守
 寡○馬○家○有○甚○麼○夫○親○未○一○時○就○要○守○三○條○也○要○守
 寡○

連城璧全集

連城璧全集

未集

但憑二位主母，我我在家服侍，我我之不想出門，我我
 還愁吃飯的多，我我打發我，我我走我也不敢，我我賴在家中，我我
 來做了藥的人，我我沒道喜，我我麼開，我我深，我我忘，我我無損於已，我我守
 節也無益於人，我我只好聽其自，我我然罷了，我我譬如聽見這此
 話，我我雖然說他老實，我我也怪他無情，我我心上酌量道：這三
 個之中，我我第一個不把穩的，我我是碧蓮，我我第二個把穩的，我我是
 羅氏，我我莫氏還在穩不穩之間，我我碧蓮是個使婢，我我況且年
 紀幼小，我我我活在這邊，我他就老了面皮，我說出這等無恥

的話我死之後還記得甚麼。息憤羅氏的年紀長似
他們兩個。況且又是正妻。豈有不守之理。莫氏既生
了兒子。要嫁也未必就嫁。畢竟要等兒子離了乳哺。
交與大娘。方纔去得。做小的在家守寡。那做大的要
嫁。也不好嫁得。兒子長大。妻要嫁人。持節他的
年紀也大了。顏色也衰了。就沒有必守之心。也成了
必守之規。將來代莫氏撫養者。不滿說。是此人。就是
初莫氏守節者。也未必不是此人。分付過了。只等斷

氣。誰。想。潘。公。一。只。不。見。面。空。了。幾。時。不。吃。藥。那。病。反。痊。可。起。來。再。當。養。幾。時。公。然。好。了。從。此。以。後。與。羅。氏。莫。氏。恩。愛。更。甚。於。初。若。蓮。只。因。我。向。本。色。話。說。冷。了。家。主。的。心。終。日。在。面。前。走。來。走。去。眼。睛。也。沒。得。相。他。真。說。閒。空。時。節。不。來。耕。治。荒。田。連。那。農。忙。之。際。也。不。見。來。播。種。了。却。說。麟。如。當。初。自。垂。髻。之。年。就。入。了。學。人。都。以。神。童。目。之。道。是。兩。榜。中。人。物。怎。奈。他。自。恃。聰。明。不。肯。專。心。舉。業。不。但。詩。詞。歌。賦。件。件。俱。能。就。是。

琴棋書画的技藝。星相醫卜的術數。沒有一般不行的。別的還博而不精。只有岐黃一道。極肯專心。故志告語云。

秀才行醫。如策作蘇。

試如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又兼多識方言。無所不閱。自然觸類旁通。見一知十。凡是鄉里社會之中。有疑難的病症。醫生醫不好的。請他診一診。脈定一個方。不消一兩貼藥。就醫好了。只因他精於醫理。真得自

已應接不暇。那些來方問病的，不是朋友，就是親戚。醫好了病，又沒有謝儀，終日賠工夫看病，賠紙筆寫方。把自家的舉業，反荒疎了。一日宗師蒞試，不考彙經。脉訣出的題目，依舊是四書本經。麟如寫慣了藥方，筆下帶些黃蓮苦參之氣。宗師看了，不覺瞑眩。起來竟把他放在末等。麟如前程考壞，不好見人。心上添思量道：我一向在家被人纏擾，不過不如棄此失意之時，離了家鄉，往別處行遊。古人云：得志則為良。

相不得志。則為良醫。有我這藥國手。何愁不以青囊
致富。美計定了。方村羅氏莫氏說。我要往遠處行醫。
你們在家善守。或立定腳。就來接你們。爾去羅氏
莫氏道。這也是個美計。就與他叔拾行李。辭知止。得
一個老僕。留在家中。給薪水。自己約一個朋友同行。
那朋友姓葛。字子潤。與葛如自小結契。年事相仿。而
貌山大。同小異。一向從醫。如李醫頭的。二人離了是
昌。搭江船順流而下。到了揚州到揚州。道此處。是冠蓋往來

之地。家高。藥集之處。儒醫馬麟如的。牌。不多。失時。
 觀前。租。間。店。面。知。府。患。的。內。傷。湯。費。的。人。都。認
 就。有。知。府。請。他。看。病。知。府。患。的。內。傷。湯。費。的。人。都。認
 做。外。感。換。一。個。醫。生。發。表。二。次。把。知。府。的。元。氣。消。磨
 殆。盡。竟。有。旦。夕。之。危。麟。如。走。到。只。用。一。貼。清。理。的。藥。
 以。後。就。補。元。氣。不。止。救。帖。知。府。病。勢。退。完。依。舊。陸。堂
 理。事。道。他。有。活。命。之。功。十。分。優。待。送。人。便。說。揚。州。城
 裡。止。得。一。個。醫。生。其。餘。都。是。劊。子。手。麟。如。之。名。由。此

大著未及三月，知府陞了陝西副使，定要強麟如同去。麟如受他知遇之恩，不好推却，只是揚州生意正好，捨不得丟，就與子淵商議道：「我便隨他去，你還在此守着藥，做個退步。」我兩個面貌相同，到此不久，地方之人還不分相識。但有來討藥的，你竟冒我名字應付他，料想他們認不出我。此去經家漸遠，音信難通，你不時替我寄信回去，安撫家人。今付完了，就寫一封家書，將揚州所得之物盡數留下，教子淵

這城月

竟便寄回。自己竟隨主人去。子淵與鄰舍別處遇
着。一個寫布客人。是自家鄉里。就將銀信。
交付與他。自凡也寫一對家書。託他一同寄去。終日
坐在店中。變梳生意。那些求醫問病的。只聞其名。不
察其人。來的都叫馬先生。馬相公。況且他用的藥。與
麟如原差不多。地方上人。見醫得病好。一發不契。只
是鄰舍人家。還曉得有些假借。子淵再住幾時。人頭
漸熟。就換個地方。搬到小東門外。連鄰居都認不出。

又出了，只有我個知事的，在背後猜疑道：聞得馬麟
如是前任太爺帶去了，為甚麼還在這邊？那鄰居聽
見，就述這句話來轉問子淵。子淵恐怕露出馬脚，想
句巧話對他道：這句話也不為無因。他原要强我同
去，我因離不得這邊，轉薦一個舍親，叫做萬子淵，隨
他去了。所以人都誤傳是我鄰居聽了這句話，也就
信以為實。過上半年，子淵因看病染了時氣，自己大
病起來，自古道：庸醫不自醫，千方百劑，再效不好，不

上幾時，做了異印，是身邊沒有親人，以前積聚的
東西盡為催，與地方所得同到江都縣，過一張
報呈，知縣批着地方收殮，地方就買一口棺木，得尸
首成了，抬去丟在新城脚下，上面刻一行字道：

江○西○醫○士○馬○麟○如○之○柩

待他親人好來，識認，都說子淵在日，止託夏布客入，
寄得那封家信，只說信中之物，儘勾安家，再過一年，
半載，寄信未遲，誰想夏布客人，因貪小利，竟將所寄

之銀買做貨物。往浙江發賣。指望翻個筋斗。趁些利
錢。依舊將原本替他寄回。不想到浙江賣了貨物。回
至鄆鎮地方。遇着大夥強盜。盜身漫銀兩盡為所劫。正
愁這主信銀不能着落。誰想回到揚州。見說馬醫士
已死。就知是萬子淵了。原主已沒。無所稽查。這宗
銀子。落得送與強盜。連空信都棄之水中。竟往別處
營生去了。却說羅氏莫氏。見丈夫去後。音信杳然。聞
得人說。在揚州行道。就着老僕往揚州訪問。老僕行

揚州問到原舊寓處方終得知死信。老僕道：「家相公原與萬官人同來，相公既死，他就該討回報信。為甚麼不見回來？如今到那裡去了？」鄰舍道：「那姓萬的是他薦與前任太爺帶往陝西去了。姓萬的去在前，他死在後，相隔數十里，那裡曉得他死？討回來替你報信。」老僕聽到此處，自然信以為真，尋到新城脚下，換了棺木，痛哭一場，身邊並無盤費，不能裝載還家，只得討回報討羅氏、莫氏、吳若蓮三人，聞失所天。

哀慟哉死換了孝服設了靈位一連哭了三日聞者無不傷心到四五日上羅氏莫氏痛哭如前只有碧蓮一人雖有悲淒之色不作酸楚之聲勸羅氏莫氏道死者不可復生徒哭無益大娘二娘還該保重身子替相公料理後事不要哭壞了人羅氏莫氏道你是有去路的可以不哭我例一生一世的事止於此了即欲不哭其可得乎碧蓮一片好心反討一場沒趣只見羅氏莫氏哭到數日之後不消勸得也就住

起先碧蓮所說料理後事的話。第一要催他設慶
、費、好、替、家、主、裝、喪、第、二、要、勸、他、想、條、生、計、好、替、夫
、夫、守、節、只、因、一、句、有、去、路、的、話、截、住、謀、臣、之、口、以、後
再不敢開言。還只道他止哀定哭之後。自然商議及
此。誰想過了一月有餘。絕不提裝喪二字。碧蓮忍
耐不過。只得問道。相公的骸骨。拋在異鄉。不知大娘
二娘。幾時差人去裝載。羅氏道。這句好聽的話。我家
主婆。怕不會說。要你做通房的。開口千里裝喪。須得

數十金盤費。如今空拳白手。那裡借辦得來。只好等有順便人去託他焚化了。稍帶回來埋。在空處做個記念罷了。孤兒寡婦之家。那裡做得爭氣之事。莫氏道。依我的主意。也不要裝也。不要去化。且留他停在那邊待孩子大了。再做主意。碧蓮平日看見他兩個。都有私房銀子。藏在身邊。指望各人拿出些來。湊作舟車之費。誰想都不肯破慳。說出這等惡心害理的話。碧蓮心上好生不平。欲待把大義至情責備他。

我○向○又○怕○激○了○二○人○之○怒○要○事○通○一○路○逼○他○出○門○以○
後○的○過○失○就○沒○人○規○諫○只○得○用○個○以○身○先○人○之○法○去○
感○動○他○就○對○二○人○道○碧○蓮○昨○日○與○老○蒼○頭○商○議○過○了○
扶○欄○之○事○若○要○獨○僱○船○隻○所○費○便○多○倘○若○搭○了○便○船○
順○帶○回○來○也○不○過○費○得○十○金○之○數○碧○蓮○聞○空○時○節○替○
人○做○些○針○指○今○日○半○分○明○日○三○厘○如○今○湊○集○起○來○只○
怕○也○有○一○半○不○知○大○娘○二○娘○身○邊○可○湊○得○那○一○半○出○
萬○一○湊○不○出○來○我○還○有○幾○件○青○衣○纔○則○守○孝○的○人○三○

年○穿○着○不○得○不○如○拿○去○賣○了○湊○做○這○樁○大○事○也○不○枉○
相○公○收○我○一○場○說○便○是○這○等○說○也○還○不○敢○自○專○但○憑○
大○娘○二○娘○的○主○意○羅○氏○莫○氏○被○他○這○幾○句○話○說○得○滿○
面○通○紅○那○此○私房○銀○子○原○要○藏○在○身○邊○帶○到○別○人○家○
去○幫○貼○後○失○的○如○今○見○他○說○得○詞○嚴○義○正○不○敢○回○個○
沒○有○只○得○齊○聲○應○道○有○是○有○幾○兩○只○因○不○勻○所○以○不○
敢○行○事○如○今○既○有○你○一○半○做○主○其○餘○五○兩○自○然○是○我○
們○湊○出○來○了○還○有○甚○麼○說○得○若○道○這○在○身○邊○摸○出○一○

包銀子對二人當面解開。稱來還不上五兩。若論塊。羅竟有上千。羅氏莫氏見他欣然取出。知道不是虛言。只得也去開了房門。開箱籠。就如做賊一般。解開荷包。拈出幾塊。依舊藏了。每人稱出二兩幾錢。與碧蓮的湊成十兩之數。一齊交與老僕。老僕竟往揚州。不上一月。喪已裝回。尋一塊無碍之地。將來葬了。却說羅氏起先的主意。原要先嫁碧蓮。次嫁莫氏。將他兩人的身價。都湊作自己的粧奩。或是坐產。招夫。

亦如此

或○是○挾○賢○牲○嫁○的○誰○想○碧○蓮○首○倡○大○義○今○日○所○行○之○
事○與○當○初○永○訣○之○言○不○但○迥○然○不○同○亦○且○判○然○相○萬○
心○上○竟○有○此○怕○他○起○來○遣○嫁○的○話○幾○次○來○在○口○頭○只○
是○不○敢○說○出○看○見○莫○氏○的○光○景○還○是○欺○負○得○的○要○先○
打○發○他○出○門○好○等○碧○蓮○看○樣○又○多○了○身○邊○一○個○兒○子○
若○教○他○帶○去○怕○人○說○有○偏○母○在○家○為○何○教○兒○子○去○隨○
繼○父○若○把○他○留○在○家○中○又○怕○自○己○被○他○纏○住○後○來○出○
不○得○門○立○在○兩○難○之○地○莫○是○羅○氏○的○聽○精○了○莫○氏○胸○

○中○又○有○一○番○苦○處○一○番○事○。○如○他○的○嘗○好○不○肯○嫁○大○
○似○他○的○要○嫁○不○好○嫁○。○把○自○己○夾○在○中○間○。○動○彈○不○得○。○二○
○來○懊○恨○生○出○來○的○尊○大○。○又○不○大○。○又○不○小○。○若○還○有○
○幾○歲○年○紀○當○得○家○僮○僕○。○與○每○日○家○裏○肯○承○受○。○如○今○
○不○但○無○用○。○反○要○費○人○那○個○肯○惹○別○人○身○上○的○。○到○自○
○已○身○上○去○。○緣○索○性○是○三○真○半○月○的○。○或○者○帶○到○財○主○人○
○家○拚○出○得○幾○兩○銀○子○。○誰○個○乳○娘○撫○養○。○待○大○了○送○他○歸○
○宗○。○如○今○日○夜○。○命○在○身○邊○。○啼○哭○。○那○個○娶○親○的○人○不○

圖安逸肯容個芒刺在枕席之間。這都是莫氏心頭說不出的苦楚。與羅氏一樣病源。兩般志候。每到惹火。難禁之處。就以哭夫為名。悲切自訴其苦。只有碧蓮一人。眼無淚迹。眉有少愁痕。倒比家主未死之先。更覺得安閒。少累羅氏。莫氏見他安心守家。不想出門。起先畏懼他。後來怨恨他。再過幾時。兩個不約而同。都來磨滅他。茶冷了。此就說燒不滾飯硬了。此就說煮不熟。無中生有。是裡尋非。要和他炒鬧。碧蓮

只是逆來順受，再不與他認真。且說莫氏既有怨恨，兒子之心，少不得要見於詞色。每到他啼哭之時，不是呪，就是打寒，不與衣，不與食，忽將掌上之珠，變作眼中之刺，羅氏心上也恨這個以冤家制他的肘。起先還怕莫氏護短，怒之於中，不能形之於外。如今見他生母如此，正合着古語二句：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上陌路人。那孩子見母親打罵自然啼哭，去投奔大娘。

想躲了雷震。撞着霹靂。不見菩薩。低眉反惹金剛。怒目甫離襁褓。的赤子。怎經得兩處折磨。不見長養。反加消縮。碧蓮口中不說。心上思量。道二人將不利於孺子。為程嬰杵臼者。非我而誰。每見孩子啼哭。就把他接在懷中。百般哄誘。又買些菓子。放在床頭。晚間騙他同睡。那孩子只要疼熱。那管親曉。睡過一兩夜。就要送還莫氏。他也不肯去了。莫氏巴不得遣開。寬尊。終好脫身。那裡還來索其故物。羅氏對莫氏道。你

未

的年紀尚小料想守不到頭。起先孩子離娘不得。我
不好勸你出門。如今既有碧蓮撫養。你不如早些出
門。省得辜負青年。莫氏道。若論正理。本該在家守節。
只是家中田地稀少。沒有出息。養不活許多閒人。既
蒙大娘分付。我也只得去了。只是我的孽障。怎好道
累別人。他雖然跟住碧蓮。只怕碧蓮未必情願。萬一
走到人家。遇上幾日。又把孩子送來。未免惹人憎惡。
求大娘與他說個明白。他若肯認真撫養。我就把孩

子○交○付○與○他○只○當○是○他○親○生○親○養○長○大○之○時○就○不○來○
 認○我○做○娘○我○也○不○怪○若○還○只○顧○眼○前○不○管○後○日○歡○喜○
 之○時○領○在○身○邊○厭○煩○之○時○送○來○還○我○這○就○成○不○得○了○
 碧○蓮○立○在○旁○邊○聽○了○這○些○說○話○就○不○等○羅○氏○開○口○欣○
 然○應○道○二○娘○不○須○多○慮○碧○蓮○雖○是○個○了○鬟○也○略○有○此○
 見○識○為○甚○麼○馬○家○的○骨○血○肯○拿○去○送○與○別○人○莫○說○我○
 不○送○來○還○你○就○是○你○來○取○討○我○也○決○不○交○付○你○要○去○
 只○管○去○碧○蓮○在○生○一○日○撫○養○一○日○就○是○碧○蓮○死○了○還○

連城璧全集

未集

更○來○火○
濟○之○事○
僕○是○你○
剛○人○做○
出○絕○妙○
所○言○

有○大○娘○在○這○邊○為○甚○麼○定○要○累○你○羅○氏○聽○他○起○先○的○
話○甚○是○歡○喜○道○他○如○今○既○肯○擔○當○明○日○嫁○他○之○時○若○
把○兒○子○與○他○帶○去○料○也○決○不○推○辭○及○至○見○他○臨○了○一○
句○牽○扯○到○自○己○身○上○未○免○有○些○害○怕○起○來○又○思○量○道○
只○有○你○這○個○鼓○人○肯○替○別○人○挑○擔○我○是○個○伶○俐○的○人○
怎○肯○做○從○井○救○人○之○事○不○如○趁○他○高○興○之○時○把○我○向○
硬○話○激○他○再○把○我○向○軟○話○求○他○索○性○把○我○的○事○也○與○
他○說○個○明○白○他○若○乘○興○許○了○就○是○後○面○翻○悔○我○也○有○

20 二册 6 A

話問他省得一番事業作兩番做就對他道碧蓮這
椿事你也要斟酌孩子不是容易領的好漢不是容
易做的後面的日子長似前邊倘若孩子磨起人來
日不肯睡夜不肯眠身上滿屎被中撒屎弄教你哭
不得笑不得那時節不要懊悔你是出慣心力的人
或者受得這個累起我一向是愛清閒貪自在的寧
可一世沒有兒子再不敢討這苦吃你如今情願不
情願後面懊悔不懊悔都趁此時說個明白省得你

國坊局

惹下事來，到後面貽害於我碧蓮，笑一笑道：「大娘，莫非因我拖了那個尾聲，故此生出這些遠慮麼？」方纔那句話，是見二娘疑慮不過，說來安慰他的。如何說做真話，況且我原說碧蓮死了，方纔遺累大娘碧蓮肯替家主撫孤，也是個女中義士。天地有知，死者有靈，料想碧蓮決不會死。碧蓮不死，大娘只管受清閒事，自在決不教你吃苦。我也曉得孩子難領，好漢難做。後來日子細長，只回看不過孩子受苦，恐又得家

可及也

主絕嗣。所以情愿做個跌人。自己討這苦吃。如今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保得沒有後言。大娘不消多慮。羅氏道。這等說來。果然是個女中義士了。莫說別人。連我也學你不得。既然如此。我還有一句話。也要替你說過。二娘去後。少不得也要尋分人家打發你。到那時節。你須要把孩子帶去。不可說在家。一日撫養一日。跨出門檻。就不干你事。又依舊累起我來。碧蓮道。大娘在家。也要個了賬。做事為甚。磨都要打發出去。

連城璧全集

連城璧全集

未集

六六九

雞道一分人家是大娘一個做得來的羅氏見他問
到○此○處○不○好○糊○塗○答○應○就○厚○着○臉○皮○道○老○實○對○你○講○
莫○說○他○去○之○後○你○住○不○牢○就○是○你○去○之○後○連○我○也○立
不○定○了○碧○蓮○聽○了○這○句○話○不○覺○目○睜○口呆○定○了○半○晌○
方○纔○問○道○這○等○說○來○大○娘○也○是○要○去○的○了○請○問○這○句
說○話○真○不○真○這○個○意○思○決○不○決○也○求○大○娘○說○個○明○白○
等○碧○蓮○好○做○主○意○羅○氏○高○聲○道○有○甚○麼○不○真○有○甚
麼○不○決○你○道○馬○家○有○多○少○田○產○有○幾○個○親○人○雞○道○靠

着這個尺把長的孩子。熬我呷西風吸露水替他守
節不成。碧蓮點頭道說得是。果然沒有靠傍。沒有
出息。從來的節婦都出在富貴人家。績麻撚草的人
如何守得寡。住這等大娘也請去。二娘也請去。待碧
蓮住在這邊替馬氏一門做個看家狗。羅氏與莫
氏一齊問道。我們若有了人家。這房戶裡的東西少
不得都要帶去。你一個住在家中。把甚麼東西養生。
教何人與你做伴。碧蓮道。不妨。我與大娘二娘不同。

蓮兒書末

讀至此
不覺下
拜

平日不曾受用得慣，每日只消半升米，二斤柴，就過
得去了。那六七十歲的老蒼頭，沒有甚麼用處，料理
大娘二娘，不要也。叫他住在家中，儘可以看門守戶。
若是年紀少壯的，還怕男女同居，有人議論，他是半
截下坐的人，料想不生物件。等得他天年將盡，孩子
又好做伴了。這都是一切小事，又消得二位主母費
心。各請自便，就是羅氏、莫氏道：你這句話，若果然出
於真心，就是我們的恩人了。請上與我們一拜。碧蓮

道主母婢妾，尔若君臣，豈有此理。羅氏、莫氏道：「你看肯受拜，終見得是真心，好待我們去尋頭。終不然，還是諷諷我們的話，依舊作不得。碧蓮道：「這等怨婢子無狀了，就把孩子抱在懷中，朝外而立。羅氏、莫氏深、拜了四拜。碧蓮的身子，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挺然直受，連萬福也不叫一聲。羅氏、莫氏得了這個替死之人，就如罪囚釋了枷鎖，肩夫去了重擔。那裡鬆膝得過，連夜叫媒婆尋了人家，席捲房中之物，重

連城璧全集

未集

未集

做新人去了。碧蓮攬此女工針指不住的做。除三口
吃用之外。每日還有羨餘。時常買些絨錢。到墳前燒
化。便宜了個胃名替死的萬子。端鵲。突。在陰間
受享。這些都是後話。却說馬麟如自從隨了主人往
陝西赴任途中。朝夕盤桓。比初時更加親密。主人見
他氣度春容。出言彬雅。全不像個術士。中間問道。
看兄光景。大有儒者氣象。當初一定習過舉業的。為
甚麼就逃之方外。隱於壺中。麟如對着知己。不好隱

腦就把自家的來歷說了一遍。主人道：「這等說來，兄的天分一定是高的了。如今尚在青年，怎麼就墮了功名之志，待學生到任之後，備些燈火之資，尋塊養靜之地，先還去讀起書來。遇着考期出來應試，有學生在那邊，不怕地方改冒籍，倘若秋闈高捷，春榜聯登，也不枉與學生相處一番。以舊國之手，誅元熒化。所活之人必多。強如以刀圭濟世，吾兄不可不勉。麟如受了這番獎勵，不覺死灰復燃，就立起身來，長揖。」

蓮城璧全集 未

而謝主。任之。後。果然依了前言。差人往蕭寺之
中討一間靜室。把麟如送去。攻書造館。投餐不減。緇
衣之好。未及半載。既。獲持入學。科闈將近。又薦他一
名遺才。麟如恐負知己。到場中。釋想抽思。恨不得把
心肝一齊嘔出。三場得意。掛出榜來。巍然中了。少不
得公車之費。依舊出在主人身上。麟如經過揚州。教
人去訪萬子淵。請到舟中相會。地方。回道。是前任太
爺請去了。麟如。然。記起當初冒名的話。只得分付家

人○倒○把○自○家○的○名○字○去○訪○問○別○人○那○地○方○鄰○舍○道○人○
已○死○過○多○時○骨○殖○都○裝○心○去○了○還○到○這○邊○來○問○麟○如○
雖○狀○大○驚○還○只○道○是○他○自○己○的○親○人○來○收○拾○回○去○那○
裡○曉○得○其○中○就○裡○及○至○回○到○故○鄉○着○家○人○先○去○通○報○
教○家○中○喚○吹○手○轎○夫○來○迎○接○回○去○那○家○人○是○申○後○新○
收○的○老○僕○與○碧○蓮○都○不○認○得○聽○了○這○些○話○把○他○啐○了○
我○殺○道○人○家○都○不○認○得○往○內○室○裡○亂○走○豈○不○開○疾○風○
暴○雨○不○入○寡○婦○之○門○我○家○並○沒○有○人○讀○書○別○家○中○舉○

于○得○我○家○屁○事○還○不○快○走○家○人○趕○至○舟○中○把○前○話○在
言○告○稟○麟○如○大○說○只○說○妻○子○無○銀○使○用○將○房○屋○賣○與
別○家○新○人○不○識○舊○主○故○此○這○般○回○覆○只○得○自○己○步○行
而○去○問○其○就○裡○誰○想○跨○進○頭○門○把○老○僕○嚇○了○一○跳○轉
轉○身○子○往○內○飛○跑○對○着○碧○蓮○大○喊○道○不○好○了○相○公○的
陰○魂○出○現○了○碧○蓮○正○要○問○他○原○故○不○想○麟○如○已○立○在
面○前○碧○蓮○嚇○得○魂○不○附○體○縮○了○幾○步○立○住○問○道○相○公
你○有○甚○麼○事○放○心○不○下○今○日○回○來○見○我○莫○非○記○掛○兒

子麼。我好。替你撫養在此。不曾把與他們帶去。麟如定着眼睛。把碧蓮相一會。又把老僕相一會。方纔問道。你們莫非聽了訛言。說我死在外面了麼。我好。好一個人。如今中了回來。你們不見歡喜。反是這等大驚小怪。說鬼道神。這是甚麼原故。只見老僕躲。在屏風背後。伸出半截頭來。答應道。相公。你在揚州行醫。言病身死。地方報官。買棺材收殮了。丟在新城脚。是我裝你回來。殯葬的。怎麼還說不曾死。如今大

娘二娘雖嫁還有蓮姐在家替你撫孤守節你也放
得下了為甚麼青天白日走回來嚇人我們嚇也
罷了小官是你親生的他如今睡在裡邊千萬不要
等他看見嚇殺了他不干我們的事說完連半截頭
也縮進去了。憐如聽到此處方然大悟道是了是了
原來是萬子淵的原故就對碧蓮道你們不要怕走
近身來聽我講碧蓮也不向前也不退後立在原處
應道相公有甚麼未了之言講來就是陰陽之隔不

好。近。身。碧。蓮。還。要。留。個。吉。祥。身。子。替。你。禦。疾。不。要。怪。
我。親。忌。麟。如。立。在。中。堂。就。說。自。己。隨。某。官。赴。任。教。子。
淵。冒。名。行。醫。子。淵。不。幸。身。死。想。是。地。方。不。知。真。偽。把。
他。誤。認。了。我。記。以。傳。訛。致。使。你。們。裝。載。回。來。這。也。是。
理。之。所。有。的。事。沒。來。主。人。勸。我。棄。了。醫。業。依。舊。讀。書。
赴。考。如。今。中。了。鄉。科。進。京。會。試。順。便。回。來。安。家。祭。祖。
備。如。說。了。一。遍。又。道。如。今。說。明。白。了。你。們。再。不。要。疑。
心。快。走。過。來。相。見。碧。蓮。此。時。滿。肚。驚。疑。都。變。為。狂。喜。

慌忙走下階來，叩頭稱賀。老僕九分信了，還有一分疑慮，走到街簷底下，離麟如一丈多路，噓了乘個頭，起來立在旁邊，察其動靜。麟如先顧右盼，不見羅氏，莫氏就問碧蓮道：「他方纔說大娘二娘嫁了，這句話是真的麼？」碧蓮低着頭，不敢答應。麟如又問老僕：「老僕道：若還不真，老奴怎麼敢講？」麟如道：「他為甚麼不察？虛實就嫁起人來，老僕道：只因信以為實，所以要嫁人，若曉得是虛，他自狀不嫁了。」麟如道：「他兩個

分在始
休詳

老奴不
得素秋
地曉得
深心之
法
妙在自

之中還是那一個要嫁起老僕道論出門的日子雖
是二娘先去我自若論要嫁的心腸只怕也難分先
後一聞凶信之時各人都有此意了麟如道他肚裡
的事你怎麼曉得老僕道我回來報信的時候見他
不肯出銀子裝喪就曉得各懷去意了麟如道他既
捨不得銀子這棺材是怎麼樣辦來的老僕道說起
來話長請相公坐了容老奴細稟道蓮杜一把交椅
等麟如坐了自已到裡面去看孩子老僕就祀碧蓮

未

不言老
數代說

邊待孩子大了，所慶虧得碧蓮捐出五兩銀子，纔引
倡議扶柩。羅氏不肯，要託人統化。莫氏又教丟在那
邊，待那一半出來，自己帶了這此盤纏往揚州扶棺，歸
葬的話，說了一時，留住下半段，不講待他問了，纔說
麟知道，我不信。碧蓮這個丫頭，就有恁般好處。老僕
道：他的好處還多，只是老奴力衰氣喘，一時說他不
盡。相公也不消問得，只看他此時還在家中，就曉得
好。不好了。麟知道，也說得是，但不知他為甚麼原故。

肯把別人的兒子留下來，揀養我又不曾有甚麼好處到牠。爲何肯替我守節，你把那兩個淫婦要出門的光景，與這個尙婦不肯出門的光景，備細說來。我聽老僕又把羅氏、莫氏一心要嫁，只目孩子纏住了身，不好去得，把孩子朝打一頓，暮吃一頓，磨得骨瘦如柴。碧蓮看不過，把他領在身邊，抱養熟了。後來羅氏要嫁莫氏，莫氏又怕送兒子還他，教羅氏與碧蓮斷過。碧蓮力任不辭，羅氏見他肯能重擔，情愿把

三
卷末

七

守節之事讓他人唾他四個頭。歡喜。出門去了。了的話有頭有腦說了一遍。麟如聽到實處。不覺兩淚交流。正在感激之時。只見碧蓮抱了孩子。走到身邊。道相公看。你的兒子如今這樣大了。麟如張開兩手。把碧蓮與孩子一齊樓住。放聲大哭。碧蓮也陪他哭了一場。方纔敘話。麟如道。你如今不是通房。竟是我前妻了。不是。妻子竟是我的恩人了。我的門風被那兩個淫婦壞盡。若不虧你替我爭氣。我今日

回來竟是喪家狗了。又接過狹子抱在懷中道：「我見
你若不是這個親娘，被淫婦磨作糞粉了，怎麼雁得
到如今見你親爺的面。快和爹、一齊拜謝。恩人說
完，跪倒就拜。碧蓮扯不住，只得跪在下面。同拜。麟如
當晚重修花燭，再整洞房。自己對天發誓：「從今以後，
與碧蓮做結髮夫妻，永不重婚再娶。這一夜，枕席之
歡自然加意，不比從前草草。竣事之後，接着碧蓮問
道：「我當初大病之時，曾與你們永訣。你彼時原說要

色長卷末

嫁的。怎麼如今倒守起節來。你既肯守節。也該早對我講。待我把此情意到你。此時也還過意得去。為甚麼無事之際。倒將假話騙人。有事之時。却把真情為我。還虧得我活在這邊。萬一當真死了。你這段苦情。教誰人憐。你說罷。又淚下起來。碧蓮道。虧你是個讀書人。話中的意思。都詳不出。我當初的言語。是見他們輕薄我。氣不過。說來談話。他們的怎麼當做真話。他們一個說。結髮夫妻。與好妾不同。一個說。三

守寡的妻。妻沒有守寡的梅香。分明見得他們是節婦。我是隨波逐浪的人了。分明見得節婦。只許他們做。不容我手下人僭休的了。我若也與他們一樣。把牙齒咬斷。鉄釘莫說他們不信。連你也說是虛言。我沒奈何。只得把爽白綿裡藏針的話。一來諷誡他們。二來暗藏自己的心事。要你把我做個防凶。俗古之人。我原說若還孤兒。沒人照管。要我撫養成人。我自然不去。如今生他的也。嫁了。他的也。嫁了。當初母

親○多○不○過○如○今○半○個○也○沒○有○我○如○何○不○替○你○換○養○我
又○說○你○百○年○以○後○若○還○沒○人○守○節○要○我○燒○錢○化○紙○我
自○然○不○去○如○今○做○大○的○也○嫁○了○做○小○的○也○嫁○了○當○初
你○家○風○水○好○未○死○之○先○一○連○就○出○兩○個○節○婦○沒○來○風
水○壞○了○絲○聽○得○一○個○死○信○把○兩○個○節○婦○一○齊○遣○出○大
門○弄○得○有○墓○無○人○掃○有○屋○無○人○住○我○如○何○不○替○你○看
家○這○都○是○你○家○門○不○幸○被○妻○妾○之○言○不○驗○把○梅○香○的
言○語○倒○反○驗○了○如○今○雖○有○守○寡○的○梅○香○不○見○守○寡○的

妻○妾○到○底○是○橋○反○事○不○可○謂○之○吉○祥○遂○勸○你○贖○他○們○
轉○來○同○享○富○貴○待○你○百○年○以○後○使○大○家○錢○了○前○言○方○
絲○是○個○正○理○麟○如○慚○規○之○極○並○不○回○言○在○家○綢○繆○數○
日○就○上○公○車○春○闈○得○意○中○在○三○甲○頭○選○了○行○人○司○未○
及○半○載○齋○詔○還○鄉○府○縣○官○員○都○出○郭○迎○接○錦○衣○綉○裳○
前○呼○後○擁○一○郡○之○中○老○幼○男○婦○人○爭○看○羅○氏○莫○氏○
見○前○夫○如○此○榮○耀○悔○恨○欲○死○鄰○央○馬○族○之○人○勸○麟○如○
取○贖○那○後○夫○也○怕○麟○如○的○勢○焰○情○愿○不○取○原○贖○白○

身在後
果凌辱
也

送還馬族之人。恐觸麟如之怒。不好突然說起。要待
舉賀之時。席間緩上。談及誰想麟如預知其意。錄坐
了席。就點一本朱買臣的戲文。演到覆水難收。一齣
唱來。道這緣是個男子。衆人都說事不諧矣。大家絕
口不提。次日。回覆西家羅氏的後夫。放心不下。又要
別遣羅氏。以絕禍根。終日把言語傷觸他。好待他存
點不住。常面斥道。你當初要嫁的心。也太急了。世不
管死信真不真。收拾包裹。竟走。難道你的枕頭邊一

日也少不得男子的待結髮之情尚且如此我和你
半路相逢那裡有甚麼情意男子志在四方誰人沒
有個離家的日子我明日出門萬一傳個死信回來
只怕我家的東西又要捲到別人家去了與其死後
做了賠錢貨不如生前活羅還不折不扣羅氏終日被
他凌辱不過只得自縊而死莫氏嫁的是個破落戶
終日熬饑受凍苦不可言我輩要尋死又痴心妄想
道丈夫雖然恨我此時不肯取贖兒子到底是生

連城璧全集

連城璧全集

未集

六九三

的爲知他大來不勸父親贖我所以熬着辛苦耐着
饑寒要等他大來及至兒子長大聽說生母從前之
事情恨不了終日索馬翩在莫氏門前走來走去
頭也不擡一擡莫氏一日候他經過走出門來一把
扯住道我兒你嫡母親的娘在這裡爲何不來認
一認兒子道我只有三個母親現在家中那裡還有
第二個莫氏道我是生你的那是領你的你不信只
去問人就是兒子道這○等○待○我○回○去○問○父○親○他○若○認○

你○為○妻○我○就○來○認○你○為○母○做○若○父○親○不○認○我○也○不○好
來○冒○怒○別○人○莫○氏○再○要○和○他○細○說○怎○奈○他○扯○脫○袖○子
頭○也○不○回○飄○然○去○了○從○此○以○後○寧○可○迂○道○而○行○再○不
從○他○門○首○經○過○莫○氏○以○前○雖○不○能○勾○與○他○近○身○說○話
還○時○常○在○門○縫○之○中○張○望○他○的○面○貌○自○從○這○番○搶○白
之○後○連○面○也○不○得○見○了○終○日○捶○胸○頓○足○搶○地○呼○天○怨○恨
而○厄○豈○蓮○向○不○生○育○忽○到○三○十○之○外○連○舉○二○子○與○莫
氏○所○生○共○成○三○鳳○後○來○麟○如○物○故○碧○蓮○二○子○尚○小○教

連城璧全集

未集

誨扶持。但賴長兄之力。長兄即莫氏所生。莫當初
 極養孤兒。波來乞得孤兒。其款可見。做好事的原不始
 本。這叫做皇天不負苦心人也。

評

莫是守節。羅是梅香的奇事。无可發者。是在夫
 夫面前。以淫污白。而以貞潔。羅人羅莫再。應
 小莫婦人的常事。其可恨者。是在丈夫面前。以
 貞潔自處。而以淫污料人跡。以推之。但見無事。

之○時○曉○然○自○號○於○人○曰○我○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其○人○者○皆○有○事○之○時○之○亂○臣○賊○子○奸○夫○淫○婦○之○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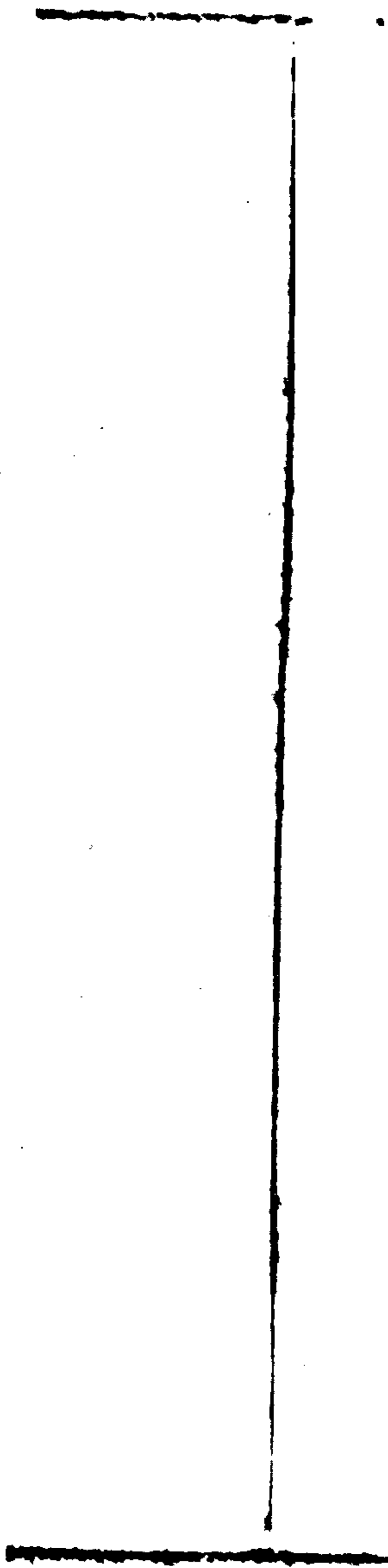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集 未

連城璧全集 未集

六九七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六九八



連城壁中集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寒婦設計新新郎

東美齋心奪才子

詞云

潘安貌無才也。使佳人好。佳人好。若逢才女。還須同調。才多加上。容顏俏。風流又值人年少。人年少。不愁天上花星不照。

古調憶秦娥

這首詞乃說世間做風流子弟的才貌二字缺一不可。有貌無才要老實。又老實不得有才無貌要風流。也。風流不來要做第一等風流之人。須要在賦生之初。把這兩件東西放在天平上彈一彈。過然後併在一處。合為一身。方纔沒有缺陷之恨。這兩件之中。又要分個難易。易得的是貌。難得的是才。世間絕標致的男子。一百個之中。常有一兩個。莫說富貴人家的。

兒子居移氣養移體自然生得嬌皮細肉俊雅可觀
就是僮僕厮養之輩梨園小唱之流儘有面似潘安
腰同沈約令婦人女子見之不覺魂搖心蕩者正自
不少只是這樣的男子容易使人動興也容易使人
敗興看了他的容顏舉止正要打點害相思及至想
到他是何等之人所作所為的是何等之事就不覺
情興索然那場相思病就值不得去害他了天下極
俊雅的才人一萬個之中選不出一兩個無論才貌

兩件都有十分的使天下婦人見之個個願為之死。即使男得之貌有了七分難得之才有了三分那些憐才好色的婦人也就不肯截長補短替他總美起來。一般是個兩樣俱全十分並乏的才子知書識字的佳人愛其才而願為之婦就是不通文墨的女子也慕其名而欲得為夫所以才貌二字雖然並稱畢竟才字在貌字之前是說有了才方重其貌不曾說有了貌可以不問其才也。從古及今標致男子之中極

惹○看○的○只○有○兩○個○一○個○叫○做○潘○安○是○晉○朝○人○生○得○姿
容○既○好○神○情○亦○佳○同○時○的○美○男○子○甚○多○比○並○起○來○要
算○他○第○一○個○常○快○了○彈○子○出○遊○竟○像○張○仙○下○界○那○些
少○年○女○子○一○見○了○他○個○個○都○如○顛○如○狂○不○惜○廉○恥○竟
趕○到○街○市○之○中○你○杜○我○曳○起○來○所○以○世○說○新○語○上○面
載○他○這○一○段○道○潘○岳○扶○彈○出○洛○陽○道○婦○人○過○者○莫○不
連○手○共○索○之○索○者○即○杜○曳○之○意○也○連○手○共○索○者○即○你
杜○我○曳○之○意○也○潘○安○是○個○立○名○砥○行○的○人○被○這○些○妖

治婦人纏擾不過恐怕生出物議來竟不敢在街市
上行走有事出門只得坐了車子車上與地下有高
低俯仰之分又且行走得快使他爬不上題不着就
可以平安無事了誰想那些婦人究竟放他不過就
是爬不上題不着炒也要炒他一場打也要打他幾
下大家不約而同預先買了菓子放在袖中等他車
子經過就一齊拋擲出來做個半愛半恨之意愛者
愛他多才多貌恨者恨他寡情寡意所以潘安擲菓

此街所
 虞奇宗
 絕倫真
 才子之

一事至今流傳以為風流話柄。這個才子雖然未得惹事還虧他命根牢固經得那此頑皮婦人擺佈得。起終日在菓子縫中鑽來鑽去。不曾被人擲得死。另有一一個孱弱的才子生得花一般嬌粉一般嫩。莫說菓子擲來承受不起。就把眼睛多相他幾相也要相出病來。可憐他活不多年。竟被天下之人看殺。這個風流話柄比擲菓子之事更奇。那才子姓衛名珩也是晉朝人。生得神清骨秀。體不勝衣。常坐白羊車。行於

申

洛陽市上使人看了竟像是一塊白璧雕洗出來的
人物一般就替他取個美號叫做璧人與他同時的
也有許多美男子如王澄王濟王玄都有絕美的姿
容為時人所艷羨及至見了衛玠就把那幾個相形
下矣當時的人有兩句批評道王家三子不如衛家
一兒衛玠被這兩句批評一個美號傳播開去莫說
天下的婦人個個思量人々愛慕不知把沒形沒影
的相思害殺人家家多少女子就是男子裡面也沒有

一個不眷戀他。衛玠一日有事從豫章行至下都路。上的人聽見說衛璧人從此經過。那一個婦人不飽。粧以待那一個男子不拭目而觀。把那車子兩旁擠。個流離。只當是幾千里的官塘大路。每邊築了一堵。肉墻待他的車子。衆人氣之中。輦將過去。及至到了下都。那下都的人無論相知不相知。有舊沒有舊。都來拜訪。要借壁人一觀。若曰他不在寓處。他今日去了。明日又來。直到見了總管衛玠。是個孱弱書生。那

這○力○
裡○經○得○這○般○勞○碌○不○上○幾○時○就○被○人○看○出○病○來○竟○以○
弱○疾○而○死○所○以○當○時○的○人○編○句○巧○話○出○來○叫○做○看○殺○
衛○玠○這○段○事○實○也○出○在○世○說○新○語○不○是○做○小○說○的○人○
編○造○出○來○的○這○兩○個○標○致○男○子○都○是○極○有○才○思○極○有○
名○望○的○女○人○所○以○他○的○姿○貌○因○其○才○而○益○重○後○來○的○
風○流○才○子○畢○竟○要○數○他○這○兩○個○不○然○玠○子○瑕○龍○陽○君○
的○而○孔○儘○有○可○觀○為○甚○麼○風○流○二○字○不○歸○與○他○提○起○
這○兩○個○名○字○反○覺○得○可○鄙○而○可○賤○者○何○也○這○等○說○起○

采才貌二字果然是分開不得的。只是這兩件東西
造物再不肯兼付與人。不是使他少這件。就是使他
缺那件。這不是造物的刻薄。處正是造物的忠厚。處
若還兼付與人。這個人就不能勾循規蹈矩。守着自
家的妻子。終身定有許多風流罪過。犯將出來。不是
授以善身之資。反是予以喪德之具了。從古及今。有
幾個才貌兼全的人。能勾完名全節的。若還有才。有
貌。又能循規蹈矩。不做妨倫背禮之事。方纔叫做真。

千古不易之論
有功名
教不淺

是○兩○個○正○經○字○眼○為○甚○麼○不○加○在○道○學○先○生○身○上○常
 用○在○才○人○韻○士○身○上○只○因○道○學○先○生○做○來○的○事○板○腐
 處○多○活○動○處○少○與○風○流○的○字○義○不○甚○相○合○所○以○不○敢
 加○他○有○人○韻○士○做○出○事○來○如○風○之○行○如○水○之○流○一○毫
 沾○滯○也○沒○有○一○毫○形○跡○也○不○着○又○能○不○傷○風○化○可○以
 流○傳○與○這○兩○個○字○眼○切○而○且○當○所○以○拿○來○稱○替○他○如
 今○世○上○的○人○不○解○字○義○竟○把○偷○香○竊○玉○之○事○做○了○風

二字○的註脚○豈不可笑○方纔所說的兩個古人○都
是有才有貌○又能循規蹈矩○不做妨倫背禮之事的○
如今再說個古人○以後今人○以前的標致男子○雖不
十分循規蹈矩○却不曾做出妨倫背禮之事來○與風
流二字○不甚相合也○還不甚相離○說來○做個消閒的
話柄○這個標致男子○姓呂○名旭○表字莪生○是明朝弘
治年間人○祖籍原是福建同安縣○在揚州小
東門外○開個雜貨舖子○做起家業來○就不回福建○竟

在揚州地方娶了妻室從來女色出在揚州男色出
 在福建這兩件土產是天下聞名的呂春陽少年時
 節原是個絕標致的龍陽娶的那位妻子又是個極
 美濃的瘦馬俗語四句道得好
 做銅鑄低錢 好窰燒好瓦
 要生上相驪 先揀好驢馬
 往帶人家只消一個標致妻子就生得好兒好女出
 來何況他這一座一蓋都是絕精的印子印出孝的

花樣豈有不齊整的。呂武生未曾蓄髮之時，竟像個粉團捏就的狹子，隨你甚麼婦人，沒有他那種白法。性子又聰明，口齒又伶俐，走出去上學，那些路上人家的婦女，無論老少，都要扯進去，頑耍。心上愛他，不又因他年紀幼小，再不稱名道姓，只以心肝兒子呼之。樓在懷中，摸了一遍，又摸一遍，又叫了一遍，又叫了一遍，及至叫熟了，口樓慣了，手等他到頭，髮披肩，情實將開的時節，依舊扯進去，頑耍。要有幾個不識廉恥的，摸他幾摸，也要他。

回○撲○袋○撲○叫○他○袋○聲○也○要○他○回○叫○袋○聲○又○以○摩○擦○
癢○為○名○竟○要○他○渾○身○模○索○起○來○把○個○不○曾○出○幼○的○孩○
子○未○及○十○三○歲○就○弄○得○無○件○不○知○無○般○不○曉○看○官○你○
說○這○等○一○個○惹○事○的○孩○子○又○遇○着○那○許○多○作○孽○的○婦○
人○處○此○地○步○比○乾○柴○烈○火○更○甚○一○倍○自○然○要○做○出○事○
來○弄○壞○為○人○的○根○脚○這○個○正○人○君○子○就○做○不○成○了○誰○
想○只○教○生○的○命○好○當○此○萬○難○擺○脫○之○時○虧○一○個○救○命○
的○恩○人○替○他○臨○崖○勒○馬○還○不○至○於○墮○落○火○坑○使○後○來○

虛借
題說法
有功于

翻身不淨他這孩恩人不是別個就是一位訓蒙的
先生全虧他教誨得嚴拘束得緊所以留得這條性
命到後來還做個好人如今世上的父母不知教子
之法只說蒙館先生是可以將就得的往：造次相
逼不加選擇直到開筆行文之後用着經館先生方
纔去求籤問卜訪問衆人然後開筵下榻不知道狹
子從師就如病人服藥空心吃下去的方纔有到
用過飲食之後就有靈丹吃下去也與五臟六腑隔

世教不
淺

連○書○的○畢○後○服○身○着○
行○就○先○竟○來○吃○得○一○
帶○是○生○要○自○不○病○層○
草○寫○是○高○然○着○之○不○
若○得○是○尚○會○也○初○能○
還○不○個○且○方○是○空○勾○
開○好○會○不○正○心○粘○
手○也○寫○信○後○吃○脾○
把○到○楷○但○了○的○着○
筆○底○書○看○個○一○腎○
的○有○的○寫○苟○服○了○
先○些○教○字○且○個○散○
生○端○來○的○的○先○吃○
是○莊○的○法○生○那○得○
個○之○學○若○還○孩○着○
善○意○生○若○開○子○那○
寫○決○個○手○那○是○
草○不○會○把○那○這○
字○至○寫○起○孩○一○
的○于○楷○筆○來○子○

教○來○的○學○生○個○個○會○寫○草○字○即○使○寫○不○到○家○也○究○竟○
帶○此○龍○蛇○之○體○再○不○能○勾○一○點○一○畫○即○此○一○事○就○是○
教○方○即○方○教○圓○即○圓○的○証○據○了○所○以○發○蒙○的○先○生○比○
經○館○先○生○更○有○關○係○不○可○不○嚴○加○選○擇○呂○春○陽○的○見○
子○只○因○這○位○蒙○師○後○得○着○所○以○不○至○於○失○身○教○他○寫○
字○讀○書○還○不○十○分○嚴○厲○獨○有○進○退○出○入○之○間○嘗○得○十○
分○嚴○緊○放○他○回○去○吃○飯○不○住○的○教○人○踪○跡○他○着○還○來○
遲○一○刻○就○要○盤○問○到○底○稍○有○差○錯○之○處○不○是○罰○跪○就○

連城璧全集 申

要記打不打則也。一打定要打得皮破血流。所以呂
我生往來之際。不敢十分耽擱。那些作孽的婦人。正
要留他頑耍。他想到先生身上。就不覺毛骨竦然。洒
脫袖子就跑了去。故此保得住童子原身。不至于十
分破壞。那位蒙師把他教到十三歲上。見他聰明日
進。文理日深。就對呂春陽道。你這位令郎。如今大有
進益。可謂青出于藍了。我這樣先生。只好替他訓蒙。
不敢替他開筆。須要另尋一位經館。替他講書作文。

後來方有出息。只是一件。你令郎的容貌生得太齊。整了。恐有不積德的男子。不正氣的婦人。要看相他。須要獨請一位。西席。閑在家中。讀書。方纔保得他成。器。不然功名二字。或者騙得到手。品行二字。只怕保不到頭也。呂春陽雖是個市井之人。也還有些志氣。況且少年時節。也曾吃過男子的苦。也曾愛過婦人。的虧。怎麼肯把這掌上之珠。與人去。前鑽後刺。就依了蒙師的話。獨請一位老成先生。閑在家中。朝攻夜

申

十一

習○半○步○也○不○放○出○門○一○來○是○他○壽○長○二○来○是○他○命○好○
這○位○經○館○先○生○也○與○蒙○師○一○樣○專○在○行○止○上○做○工○夫○
把○講○書○作○文○之○事○都○做○了○第○二○義○常○說○舉○人○進○士○是○
前○世○修○的○正○人○君○子○是○今○世○學○的○今○世○的○正○人○君○子○
就○是○来○世○的○舉○人○進○士○可○見○一○生○的○行○止○開○了○兩○世○
的○功○名○富○貴○要○做○舉○人○進○士○者○豈○可○不○于○此○加○嚴○每○
到○朔○望○之○日○教○他○把○太○上○感○應○篇○朗○頌○一○過○然○後○看○
書○作○文○說○到○色○慾○之○事○就○把○奸○淫○的○報○應○委○曲○誠○諭○

他總是見他五官四肢都是些誨淫之具。他就衣去惹事。定有事來惹他。故此下藥于未病之先。使他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之意。呂我生的書館。逼近城內室之中。他的知識又多。凡家中之人。一舉一動。都騙他。不過一日。有個老僕的妻子。與個少年管家。在僻靜之處。解帶寬衣。正要做出睡人的勾當。被呂我生劈面撞着。呵叱了一頓。回到書房。餘怒未靖。還有半怒。髮冲冠之意。先生問他的原故。他就把僮婢相奸的

話說了一通。要轉去告訴父親。求他正個家法。先生問道。那個少年。管家想是沒有妻室的麼。呂莪生道。若是沒有妻室也。還情有可原。他自己的老婆還好。似別人的心上偏不中意。要睡別人的老婆。所以可恨。先生道。既然如此。此不消你管閒事。他睡人的妻子。自然會把妻子還人。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這兩句古語。是鐵板鑄定的。隨你甚麼好漢。再逃這兩句。不過。你若不信。再去留心伺察他。只怕你令尊的家。

法沒有這般處。得他痛快。呂我生聽了這些話。只說
是尋常因果之言。那裡字字不差。人都都驗。誰想過
不多時。又看見一個婦人。與一個男子。在暗室之中。
如此如此。呂我生看不明白。還只說是一對舊人。因
前日的陣勢。被人衝散。不曾上得戰場。所以今日復
來打仗。呂我生見他在雲雨之時。要走去拿他。恐怕
近于失体。就去喚那老僕來。叫他自已捉奸。那個老
僕也。只說是自己的妻子。心上憤恨。不過拿了一條

繩索情○走到卧榻之前○把這一男一女○連頭連頸○
捆在一處○使他叫喊不出○又與了一個管家○把他抬○
到中堂○聽憑家主發落○呂哉生父子○叫人解開○一看○
誰想那個婦人○不是老僕的妻子○却是前日奸夫的○
老婆○那個男子○不是前日的奸夫○是一名新造之僕○
却好是個無妻無室○情有可原之人○正在審問之時○
那個少年管家○聽見妻子被人淫污○趕到跟前○不消○
家主動手○自家揪住老婆○打個不數○又與奸夫扭做○

一團要與他拚命。呂我生道：你不消發極。這分明是
天理昭張一報還你一報。我前日要處你之時，先生
念兩句古語勸我，說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我
還只說是套話。誰想一字不差。你前日奸淫別人的
妻子，是我親眼見的。今日你的妻子被人奸淫，也
是我親眼見的。剛纔合着那兩句古語，只是不談這
等應驗得快。可見奸淫之事，果然是做不得的。呂春
陽見兒子的話，說得中聽，心上十分歡喜，倒把這一

對男女當做兒子的息香。是他一番警省。如何知道奸淫有報。就不施鞭朴。只把說話誠諭一番。從輕發落。過了。却說呂我生見過這番報應。就把那兩句古語寫來。貼在面前。以便出入之間。不時警省。見了那些無恥婦人。平日引誘他的。就像虎狼一般。頭也不轉。急急的走過。惟恐惹出事來。要把妻子還債。他自從警醒之後。不但行止分明。一事不苟。連學業也起進起來。但凡人。家子弟。長進不長進。讀得書。與讀

不○得○書○全○看○情○實○初○開○的○那○年○若○還○情○實○一○開○終○
日○想○着○色○慾○之○事○就○要○與○書○本○為○誓○已○不○得○撒○開○了○
他○好○去○尋○花○問○柳○這○個○舉○人○進○士○就○有○幾○分○做○不○成○
了○若○還○情○實○既○開○看○得○色○慾○之○事○也○不○過○如○此○除○了○
妻○妻○之○外○不○想○去○窺○伺○別○人○就○要○與○書○本○為○緣○沒○有○
分○心○之○處○這○個○舉○人○進○士○就○有○幾○分○做○得○成○了○呂○我○
生○見○過○那○番○報○應○知○道○別○人○的○妻○子○是○好○淫○不○得○的○
要○做○風○流○才○子○只○好○多○娶○幾○房○姐○妻○隨○我○東○邊○睡○到○

西邊既不損於聲名。又無傷于陰陽。何等不妙。要想
姬妾衆多。除非中了科甲。方纔娶得像意。不然就拚
了銀子娶來。那些姬妾。也是勉強相從。不覺得十分
遂意。見了富貴之久。未免要羨慕他。這個風流才子
依舊做得沒興。所以盡心竭力。只想讀書。一毫不去
外務。他的學業。豈有不進之理。十四歲出來。赴考縣
尊。就取他第一。揚州的人。見他不是本處籍貫。就攻
起冒籍來。寫了知單。各處粘貼。要等府試院試之日。

一齊攻打不容他進場。呂春陽只有這個兒子，恁肯把性命去換功名，就丟了揚州不考，竟領他回到故鄉。漁還本籍，俗語道得好：是個老虎，到處吃肉。呂哉生在揚州地方，考了案首，回到福建，也不曾考個第二。由縣而府，由府而道，處處都是他領批。呂哉生進在本處，雖然是父母之邦，怎奈聲音不對，與親友說話，定要個通事之人，覺得十分不便，就與父親商議，不如援例做了監生，移到南京居住。一來聲音相近。

申

集

便于交游。上未與。來科舉。處容。易得中。呂春陽就依
着兒子替他納了南監。連家小搬到南京。呂我生入
監。這滾滾。有一次考試。不在前列。未及一兩年。就做
了積分的貢士。有個進寓的顯宦。見呂我生氣。度非
凡。又考得起。就要把女兒招他。呂春陽住在異鄉。正
要攀結一門高親。好做靠壁。豈有不允之理。就把兒
子送上顯宦之門。做了貴人之婿。誰想這一對夫妻。
正合着古語二句。

呆郎娶巧婦

美男許醜妻

呂○裁○生○的○容○貌○竟○像○個○絕○美○的○婦○人○那○位○小○姐○的○形○
 狀○反○像○個○極○醜○的○男○子○又○麻○又○黑○又○且○痴○蠢○呂○裁○生○
 一○見○幾○乎○氣○死○悔○又○悔○不○得○就○又○就○不○得○以○得○勉○強○
 睡○了○幾○夜○就○尋○個○僻○靜○書○館○到○外○面○去○讀○書○只○說○這○
 段○姻○緣○是○終○身○改○正○不○得○的○了○誰○想○他○到○底○命○好○不○
 上○一○年○那○位○小○姐○就○得○暴○病○而○死○呂○裁○生○脫○得○這○個○
 雞○星○惟○恐○離○了○東○施○又○要○遇○着○嫫○姆○再○不○敢○輕○易○續○

連城璧全集 申

七

絃○終○日○孤○眠○獨○宿○直○到○父○母○雙○亡○丁○艱○起○復○之○後○方
總○出○去○擇○配○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那○裡
尋○得○着○對○頭○擇○來○擇○去○只○是○不○中○自○己○又○鰥○曠○不○過
思○想○良○家○女○子○是○見○戲○不○得○的○只○好○到○章○臺○楚○館○嫖
嫖○妓○婦○還○不○十○分○損○傷○陰○陽○彼○時○各○院○之○中○名○妓○甚
多○看○見○呂○越○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又○且○才○名○藉
甚○那○一○個○不○愛○慕○他○開○得○他○在○院○中○走○動○有○幾○個○聲
價○最○高○不○大○留○容○的○婦○人○也○為○他○變○節○起○來○都○艷○粧

尚文奇
事

盛飾立在門前候他經過一見了面定要留進去盪
桓一番呂叔生眼力最高一百個之中沒有一兩個
中意大率寡門闊得多實事做詩少起先是呂叔生
去嫖婦女誰想嫖到後來竟做出一樁反事男子不
去嫖婦人婦人倒來嫖男子要宿呂叔生一夜那個
妓女定費十數兩嫖錢還有携來的東道在外甚至
有出了嫖錢陪了東道呂叔生託故推辭不肯留宿
只闊得一次寡門做了個乘興而來盡興而返的也

連城璧全集 申

九

不知多少。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呂莪生風流之名。播
於遐邇。沒有一處不知道。他竟把他的取舍。定了妓
婦的優劣。但是呂莪生賞鑒過的。就稱他為名妓。門
前的車馬。漸會多起來。都說呂莪生自己身上。何
等溫柔。何等香膩。不是第一等婦人。怎肯容他粘皮
靠肉。所以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若還呂莪生不曾識
面。或是見過一兩次。不去親近他的。任你名高六院。
品重一時。平昔的聲價。也會低微起來。都說呂莪生

不賞鑒他罪竟有咎古怪不是風姿欠好就是情意
未佳不然第一等婦人與第一等男子怎肯當面錯
過這叫做伯樂失顧即成駑馬那婦人嫖男子的規
矩不是有心做出來的只因呂莪生嫖妓之時被那
些尋常婦人扯曳不過竟不敢在院中走動有幾個
能書善画稍通文墨的呂莪生不忍絕他許他帶來
就教誰想就教之端一開這兩扇大門就闔閉不住
那些好名的姊妹那一個不來物色他又怕呂莪生

閉戶不納。損了自己的聲名。都預先央了公上討了。寫書替自己先容過了。然後來載酒問奇。呂莪生却不得情面。只得勉強應承。若還走到面前。看見是作養不濟的。就只好吃幾杯酒。說幾句話。假託一樁事故。送他起身。若還是作養得的。定要留宿一晚。消了那頭公上。那婦人到臨行之際。都有幾兩參價。贈他為償。精補腎之費。雖不叫做嫖金。其實與嫖金無異。此婦人嫖男子之名。所由來也。呂莪生受了參價。沒

不喜刻
衡文地
是真心
名士

有別樣回禮。只做一首無題之詩。或是寫在扇頭。或
是題在帕上。做個投瓊報李之意。詩後不落姓字。只
用一方小小圖書。是紅顏知己四個字。他生平不喜
務名。凡作詩文。都不肯落款。也不去刊刻。所以姓名
不傳。這是他生性如此。不獨特妓婦為然。古人有兩
句名言。合着他的心事。常寫來貼在面前道。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彼時名妓雖多。內中只有三個。是呂哉生許可之人。

申

申

竟與三房姬妾一般。許他輪流當夕。一個叫做沈留。雲一個叫做朱艷雪。一個叫許仙傳。這三個妓女原不叫這三個名字。只因呂莪生相與之初。曾做幾首詩詞贈他。詩詞之中有這幾個新鮮字眼。那妓女重他。不過就取來做了名字。呂莪生之見重于婦人。大率類此。他贈沈留雲的。是一首絕句。其詩云：

駿。人。間。若。個。許。相。依。
 裏。王。愛。作。巫。山。夢。
 留。住。行。雲。不。放。歸。

學句

書才贊
笑

這三個之中態度要算他第一輕飄無着竟像要飛
去的一般所以這等贊他贈朱艷雪的是一首小令
名為風入松其詞云

十年留意訪婵娟今日始逢仙梅花帳裡倚鴛
夢閒評品柳眉妍氣似幽蘭馥神凝秋水
清○醒來疑在雪中眠質最堪憐又怪人
間無艷雪多應是玉映霞天馬得良宵不旦百
年長卧花前

卷四

這三個之中。肌膚要算他第一。白到極處。又從白裡。透出紅來。所以這等贊他。贈許仙傳的。是一隻曲子。名為黃鶯兒。其詞云。

羞羞惹人愁。最關情。是兩眸。等閒一轉。教人瘦。腰肢恁柔。肌香恁稠。凡夫端的。難消受。與卿謀。人間天上。若個許。相儔。

這三個之中。眉眼風情。要算他第一。騷到極處。又能騷而不濫。畢竟要擇人。而與。所以這等贊他。這三個

名○姐○起○先○不○甚○相○合○自○與○呂○哉○生○相○與○之○後○就○同○船○
合○命○起○來○竟○像○嫡○親○姊○妹○一○般○一○毫○妬○心○也○沒○有○都○
拚○了○大○主○財○物○結○識○呂○哉○生○呂○哉○生○的○身○子○被○這○三○
個○大○老○官○成○年○包○定○了○就○一○個○嫖○客○也○不○接○終○日○守○
着○他○這○三○個○姊○妹○漸○有○起○權○柄○來○竟○成○了○鼎○足○之○
勢○大○家○左○定○主○意○要○嫁○呂○哉○生○不○管○他○情○願○不○情○願○
把○這○三○首○情○詩○當○做○鐵○券○一○般○緊○的○藏○了○着○還○不○
允○就○要○執○此○為○憑○和○他○硬○做○呂○哉○生○心○上○也○要○並○納○

三人只回正室未娶。不好把妓女為妻。要待續絃之
後。然後收納他。這三個姊妹也。許他先娶正妻。自己
隨後來做小。只怕娶了個姑婦。回來不容呂莪生做
主。負了從前之約。竟要自己替他擇配。不容呂莪生
私自議婚。連聘金也不要他出。都是自己包管到底。
好使新來之人感激他。不忍與他為難。他三個身邊
都有千金積蓄。又是自己做主。沒有鵠母的。所以敢
作敢為。把呂莪生拿住了。做呂莪生。又怕說來的親

事未必中意。畢竟要揀個將就的方纔下聘。怎肯娶
個美貌婦人來奪自家的寵。故此口便應承他。依舊
央了媒人在外面訪探。誰想這三個姊妹却是一片
好心。都說尋常的女子不但配他。不來就與自己三
個也搭配不上。況且自己三個又不是過路的媒人。
走得開的。萬一新婦不中意。恨起媒人來。以後相從
的事就不穩了。所以盡心竭力。要尋個絕世佳人。為
市恩之計。有個姓喬的寡婦。止生一女。頗有才名。又

會寫字作畫。與這三個姊妹神交已久。只是不曾見面。這一日三個姊妹以拜訪同社為名。去看喬小姐。見他生得奇嬌異媚。又且賢慧純倫。就問他母親道。聞得令愛小姐。還不曾許人家。不知要選個甚麼女婿。喬寡婦道。別樣都可以。只不論只有才貌二字。是少不得的。這三個姊妹道。如今現有一個才子容貌是當今第一。若還着了方巾與小姐立在一處。只怕辨不出那個是男。那個是女。不知肯許他麼。喬寡婦問

是那一家這三個姊妹就把呂哉生說去。喬家婦一
向留心擇婿。男子裡面畧有幾分才貌的都在他肚
裡。豈有閨閣之中家絃戶頌的才子。反不知道之理。
就滿口應承。沒有一個含糊字眼。喬小姐聞之自然
喜出望外。惟恐錯了機會。竟不肯願惜。廉恥又扯到
背後去。叮囑一番。這三個姊妹就對喬小姐道。他與
我們三個都有終身之約。小姐進門之後。要留着三
個坐位。等我們的喬小姐也。滿口應承。不作一毫難

色○這○三○個○姊○妹○見○女○家○允○了○不○怕○男○家○不○允○就○便○宜○
行○事○起○來○竟○把○下○聘○的○事○宜○與○選○門○的○日○子○都○與○喬○
寡○婦○當○面○訂○過○然○後○去○知○會○呂○裁○生○子○裁○生○一○來○不○
肯○見○信○二○来○自○己○也○相○中○一○個○正○要○選○期○納○采○那○裡○
肯○依○允○他○只○說○婚○姻○大○事○不○是○草○草○得○的○且○待○我○從○
容○占○卜○這○三○個○姊○妹○到○背○後○去○商○議○道○着○還○要○他○自○
出○聘○禮○就○不○好○瞞○他○做○事○如○今○聘○禮○是○我○們○出○要○他○
做○個○規○成○新○郎○不○是○甚○麼○歹○事○竟○替○他○做○成○了○到○娶○

親○之○日○捉○他○上○場○不○怕○他○走○上○天○去○若○還○新○人○不○好○
還○怕○他○到○臨○期○裡○怨○有○這○等○一○個○絕○世○佳○人○不○知○不○
覺○抬○到○西○前○却○像○天○上○掉○下○來○的○一○般○也○不○是○甚○麼○
苦○事○料○想○不○肯○推○他○出○門○大○家○商○議○定○了○竟○把○呂○裁○
生○的○名○字○寫○了○婚○啓○備○下○禮○物○齊○整○的○送○聘○過○
門○呂○裁○生○只○當○在○睡○夢○之○中○那○裡○知○道○一○心○去○做○那○
一○頭○那○頭○親○事○不○是○男○子○相○中○婦○人○是○婦○人○看○上○男○
子○生○個○巧○計○出○來○誘○他○成○事○的○那○女○子○姓○曹○名○婉○淑○

這切眉
住在國子監前是個少年寡婦年紀雖過二八却有
絕世的姿容又且長于筆墨呂哉生入監攻書時常
在他門首經過曹婉淑之居孀原像卓文君之守節
不曾想起節牌坊的看見這個美貌相如走來走
去那點琴心不消人去挑得自然會動揮起來思想
這樣男子怎麼好不嫁他就着人訪問姓名還只說
是有子寡的人只要做得他的阿嬌就住他第二
間金屋也是甘心的不想又是久曠之夫與自家這

固然女正好姿成一對就去央人說親那個說親的
媒婆是知道呂叔生的就把三個妓女占定了他要
飲資擇配不容呂叔生做主的話說了一遍誰想曹
婉淑這頭親事還不曾起影就預先吃起醋來把眉
頭感了幾感想出一個主意對媒婆道既然如此這
頭親事不是上門去說得的了須要在別處候他就
是遇見之時也不要把這頭親事實然這起須要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然後說到我身上他方纔肯做一

有應承之意。就領他來相親。無論成不成。都有媒錢。謝你媒婆。答應了去。果然依計而行。立在太學門前。見呂先生走過。問他跟隨的人道。這位郎君莫非就是呂相公麼。跟隨的人道。正是。你問他怎的。媒婆道。前日院子裡三位姑娘。央我尋一頭親事。說是要與呂相公的。如今有了一頭。正打點去說。故此要認一認。日後好來領賞。呂先生聽見。就回轉頭來對他道。只怕所說的親事。未必中意。媒婆道。他出的題目。是極。

于反

容易的有甚麼不中意。呂哉生道：他出甚麼題目與你媒婆道：他說只要二三分姿色的。若還十分標致，就不要了。這樣女子怕尋不出。呂哉生聽了這一句，正合着自己的疑心，就變起色來。道：原來如此。這等你不要理他。若有十分姿色的，你便來講，就是九分。九厘我也不做。不要枉費了精神。媒婆道：相公若要好的，莫說十分，就是二十分的，也有。只是那三位姑娘立定了主意，只怕你悔他。不過呂哉生道：他又不要。

申

廿六

是我的親人。那裡有得與他做主。媒婆道：既然如此。眼前就有一個。何不去相一相。呂哉生道：信在那。媒婆指了曹家道：就在這裡。而呂哉生往常走過。看見這分人家。有個絕色的女子。只說是有丈夫的。所以不想去做。如今聽了這一句。就不覺高興起來。藍問他的來歷。媒婆把少年喪夫。將要改醮的話。說了一遍。呂哉生歡喜不了。就叫媒婆進去。知會自己。隨後去相親。只見曹婉淑淡粧素服。風致嫣然。沒有

一毫脂香粉氣媒。染要替他賣。弄溫柔。不但渾身肌
體。憑他相驗。連那三寸金蓮也。替他高。擎起併那
一捻腰肢。都把手去抱。過要見他。細得可憐。又取出
華硯詩箋。叫呂執生出題面試。呂執生先賦一絕。要
他依韻和來。其詩云

自是瓊花種。還須着意栽。
今宵歸別業。先築避風臺。

曹媛淑不假思索。就提起筆來。和一首在後面道。

有意憐春色。還須獨樹栽。

靈和官畔柳。豈屑並章臺。

呂莪生見了十分嘆服。說謝家采雪之才。不過如此。只怪他醋意太重。知道是媒婆告訴他的。就一味糊糞賞不說他。所以然的妙處。當面就定了婚議。只等選期下聘擇日完姻。曹婉淑恐怕那三個姨女與他相處在先。嫁去之後。一時不能杜絕。定有氣場氣。詢要想居重馭輕。又且以靜待動。就叫媒婆傳話說。

自家頗有積蓄。儘勾膳養終身。不過為無人倚靠。要
招個男子做主。須是男子棄了家室。過來就他。自己
不肯挾貲往嫁。呂裁生也慮做親之日。那三個姊妹
必來聒噪。肚裡思量。正要尋個避秦之地。不想他這
句話。巧中機謀。就欣然應允。曹婉淑要賣弄家私。不
但聘禮不要他。出鋪陳不要他。辦連接他上門的轎
子。也是自家的。索性賠錢到底。不要他破費半文。使
那三個妓婦知道。說呂裁生的身子。只當賣與他的。

一○般○不○好○走○來○爭○論○呂○裁○生○的○身○子○也○是○賣○與○婦○人○
慣○的○就○是○自○己○倒○做○新○人○坐○了○花○轎○子○嫁○到○他○家○
去○也○不○是○甚○麼○奇○事○就○滿○口○應○承○袖○了○詩○箋○而○去○却○
說○那○三○個○姊○妹○定○了○喬○小○姐○正○要○替○他○擇○吉○完○姻○不○
想○聽○見○風○聲○知○道○呂○裁○生○瞞○着○自○己○做○成○了○一○頭○親○
事○心○下○十○分○驚○恐○起○先○還○在○疑○信○之○間○一○日○呂○裁○生○
脫○下○衣○服○這○三○個○姊○妹○拿○去○漿○洗○忽○然○在○袖○子○裡○面○
抖○出○一○幅○詩○箋○展○開○一○看○竟○是○婦○人○與○男○子○親○口○訂○

婚之詞。大家就動了公憤。要與呂共生為難。起來說。前面一首是他的親筆。後面一首分明是婦人要嫁。他不屑與我們並輩。要他拒絕我們。獨娶他一人之意。這個淫婦。還不曾進門。就這般放肆。成親以後的光景。不問而可知了。此情若不阻他。明日娶了出來。如何了得。正要打點出兵。內中有個知事的道。他的親事。既然做成了。我們空做冤家。料想沒有退親之理。不如且藏在胸中。隱而不發。使他不防備。我大家用

心○去○打○聽○看○他○聘○的○是○那○一○家○揀○的○是○那○一○日○要○在○
何○處○成○親○大○家○搜○索○枯○腸○想○個○計○較○出○來○與○那○不○賢○
之○婦○聞○一○聞○聰○明○顯○一○顯○本○事○且○看○那○個○的○手○段○高○
強○如○今○這○兩○頭○親○事○都○是○翻○悔○不○得○的○了○為○今○之○計○
只○有○搶○先○的○一○着○倘○若○預○先○弄○得○他○成○親○等○喬○小○姐○
占○了○坐○位○就○是○娶○了○他○來○也○與○我○們○一○樣○做○小○不○怕○
他○強○到○那○裡○去○若○還○正○事○不○做○去○討○那○口○上○的○便○宜○
萬○一○他○使○起○性○來○斷○然○不○容○我○們○做○主○那○位○喬○小○姐○

叫○他○如○何○着○落○難○道○好○娶○在○我○們○家○裡○與○他○一○同○樓○
客○不○成○那○兩○個○道○極○說○得○是○就○一○味○撒○漫○不○惜○銀○子○
各○處○央○人○伺○察○他○却○說○呂○裁○生○選○定○吉○日○叫○媒○婆○知○
會○過○了○自○己○度○日○如○年○盼○不○到○那○個○日○子○一○心○要○見○
新○人○把○這○三○個○舊○交○當○了○雙○家○敵○國○恨○不○得○早○離○一○
刺○也○是○好○的○及○至○到○了○成○親○之○日○脫○去○舊○衣○換○了○新○
服○坐○在○家○中○只○等○轎○子○來○接○那○三○個○姊○妹○自○從○開○信○
之○後○大○家○跟○定○呂○裁○生○一○步○也○不○離○惟○恐○他○要○背○夫○

在絕

逃○走○及○至○臻○了○這○一○日○不○知○甚○麼○原○故○反○寬○宏○大○量○
起○來○只○留○一○個○沒○氣○性○的○與○他○做○伴○那○兩○個○涵○養○不○
足○的○反○飄○然○去○了○呂○哉○生○與○他○坐○了○一○會○只○見○轎○子○
來○到○門○前○就○只○說○朋○友○相○招○要○拂○袖○而○去○那○個○姊○妹○
也○並○不○稽○查○憑○他○上○轎○呂○哉○生○出○了○大○門○就○放○下○這○
頭○心○事○一○心○想○着○做○親○不○管○東○南○西○北○隨○那○兩○個○轎○
夫○抬○着○徑○走○及○至○抬○進○大○門○走○出○轎○子○把○光○景○一○看○
誰○想○不○是○前○目○的○所○在○另○是○一○家○人○家○就○疑○心○起○來○

問轎夫道：這是那裡？爲甚麼不到曹家去？把我抬到這邊來？轎夫道：曹家娘子說他那所房子是前夫物故的，所在不十分吉利，要另在一處成親。這座房子也是他自己的，請相公先來等候他的轎子。隨後就到了。呂哉生見他說得近理，就不十分疑惑，獨自一個坐了一會，忽然聽見鼓樂之聲從遠而近，漸响到門前。呂哉生心上又有此疑慮，起來思量，寧婦再醮，沒有吹打出門之理。况且又不是別人要他，難道自

道。切。層。已。叫。了。吹。手。迎。着。自。己。去。嫁。人。不。成。及。至。新。婦。出。了。轎。子。走。到。面。前。見。他。一。般。戴。了。方。巾。穿。了。團。襖。與。處。女。出。嫁。無。異。新。人。面。上。是。有。珠。簾。蓋。着。的。呂。哉。生。看。不。分。明。未。知。是。與。不。是。只。得。隨。了。領。相。的。口。叫。拜。就。拜。叫。興。就。興。行。了。成。親。的。大。禮。同。入。綉。房。之。中。又。對。坐。一。會。然。後。替。他。除。去。方。巾。把。面。容。仔。細。一。看。就。大。驚。大。怪。起。來。原。來。這。個。新。婦。並。非。曹。婉。淑。另。是。一。位。絕。色。的。佳。人。年。紀。只。好。二。八。半。姿。綽。約。態。度。翩。跹。大。

有○仙○子○臨○凡○之○意○呂○裁○生○不○解○其○故○正○要○開○口○問○他○
不○想○綉○榻○之○後○另○有○一○間○暗○房○門○環○响○了○一○下○閃○出○
兩○個○女○子○却○像○有○些○面○善○的○一○般○正○要○走○去○識○認○不○
想○房○門○外○又○有○一○個○女○子○喊○叫○進○來○裡○了○拳○頭○要○替○
這○新○郎○打○喜○種○怪○異○之○事○教○呂○裁○生○應○接○不○暇○原○
來○這○三○位○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呂○裁○生○的○警○家○敵○國○
替○他○硬○主○婚○姻○強○做○好○事○的○人○那○位○新○婦○就○是○喬○小○
姐○只○因○呂○裁○生○做○事○不○密○把○曹○婉○淑○贊○他○為○夫○連○轎○

申

這切層

子不教他僱要迎接上門的話告訴了朋友朋友替
 他漏洩出來被這三個有心人打聽得明白：故
 此預先賃下一所房屋定了兩乘轎子一乘去娶喬
 小姐只說是呂裁生的一乘去接呂裁生只說是曹
 婉淑的都把大塊銀子買囑了轎夫叫他不要漏洩
 把這一對佳人才子騙在一處硬逼他成親一來遂
 了自己的意二來娶了姑婦的雙叫做一舉兩得呂
 裁生看了新人正在驚疑之際又被這三個婢媵後

小初集
 平智巧
 何敵何
 巾帳文
 考久也

第 卷

巧 書

西○處○夾○攻○進○來○弄○得○進○退○無○門○不○知○從○那○裡○說○趣○那
 三○个○姊○妹○道○這○一○位○小○姐○是○我○姊○妹○三○个○要○來○奉○送
 的○容○貌○雖○不○甚○佳○還○將○就○看○得○過○別○樣○的○大○字○雖○做
 不○來○像○你○袖○子○裡○面○緊○藏○着○的○那○樣○歪○詩○也○還○做
 得○出○幾○首○只○有○一○件○不○中○式○你○是○喜○歡○骨○董○的○人○偏
 是○破○碎○家○伙○倒○用○得○着○新○鮮○物○件○是○不○要○的○所○以○立
 定○主○意○要○娶○寡○婦○續○絃○不○使○我○們○知○道○這○位○小○姐○是
 一○件○簇○新○的○玩○器○不○曾○有○人○賞○鑒○過○的○恐○怕○你○這○骨

申

世

董○新○郎○不○大○十○分○中○意○古○語○道○得○好○衣○不○穿○新○何○由○
得○舊○求○你○不○要○憎○嫌○留○在○身○邊○自○己○用○舊○了○罷○呂○執○
生○被○他○這○些○巧○話○說○得○滿○面○羞○慚○半○句○也○答○應○不○出○
只○好○賠○着○笑○臉○自○家○認○個○不○是○那○三○個○姊○妹○還○有○許○
多○言○語○要○發○洩○出○來○見○他○羞○得○可○憐○也○就○不○忍○再○說○
五○個○人○坐○在○一○處○吃○了○合○歡○的○酒○席○這○三○個○姊○妹○不○
但○把○他○送○歸○錦○幕○扶○上○牙○床○連○那○噴○香○的○被○窩○都○替○
他○撒○好○了○方○纔○去○罷○呂○執○生○這○一○夜○本○是○來○尋○已○奴○

之花不想逢着未開之蕊。喬小姐那種香艷。又是生平不曾受用過的。這番得意的光景。那裡形容得出。只是想到曹婉淑身上。未免有些不安。還想今晚就了這一頭。明日去補那一頭。做个二美兼收。纔是他的心事。誰想那三个姊妹。自他成親之後。就把裡外的門戶。重重鎖了。一个閑人。也不放進來。一毫信息。也不放出去。大家伴住了他。要待一年兩年。走後打聽。曹婉淑別嫁了人。方纔容他出去。却說曹婉淑那

申

六

奇記

一日打發轎子出門自家脫去素服改了艷粧只等
新郎一到就完親事不想新郎並不見面抬了一乘
空轎面來說呂相公不在家中到朋友人家吃酒去
了只有封書札與一件東西是他出門的時節留
在家中家中人透出來的曹婉淑聽了這句話氣得
渾身冰冷心上添量道不信有這等異事揀了好時
好日約他來做親誰想親不來做反去吃起酒來難
道那一席酒是皇帝的御宴不成此時氣惱更

您○還○有○些○原○諒○他○。○這○他○畢○竟○有○意○外○之○事○。○萬○不○得○已○
之○情○。○決○不○單○為○吃○酒○。○這○封○書○定○是○寫○來○告○限○的○。○要○我○
另○棟○好○日○也○。○不○可○知○。○及○至○拆○開○一○看○。○誰○想○那○封○書○。○禮○
倒○不○是○告○限○。○是○寫○來○退○親○的○。○書○裡○面○的○意○思○。○大○概○是○
說○招○親○之○事○。○非○大○夫○。○夫○所○為○自○己○。○還○有○薄○產○。○足○以○聊○
生○。○不○屑○靠○婦○人○。○養○活○。○又○有○幾○句○隱○諷○的○話○。○說○他○大○夫○
骸○骨○未○冷○。○還○談○再○守○幾○年○。○即○使○熬○不○過○。○也○只○該○出○去○
嫁○人○。○沒○有○坐○產○招○夫○之○理○。○死○者○的○陰○靈○。○未○必○不○在○。○故○

上萬一成親之夜忽然出現起來這一夜的枕席之
歡就不能勾終局了故此深謀熟慮不便相從特地
寫書來回絕他叫他另選才郎別圖佳會書上的話
說得有文有理不像這等直致又說相許一場忽然
謝絕也覺得難以爲情特寄小物一件叫他不時佩
用只當自己相隨書尾後面又夾着半幅詩箋就是
那日相親之時曹婉淑和他的親筆割去自己那一
首送來返璧一來取信于他二來要示決絕婚姻之

意曹婉淑見了○竟像幾十瓢冷水○從頭上澆將下來○
激得渾身亂抖○又像發擺子的一般○身上冷一陣○熱
一陣○思量天地之間○竟有這等刻毒的男子○既說新
寡之人○不該就嫁○為甚麼走來相我○既然相中了我○
又當面定了婚議○豈有反悔的道理○你既不愿招親○
當初就該直說○難道你立意要娶我過去○我難道好
和你不成○為甚麼許了入贅○騙人家的轎子上門○使
遠近的人都知道了○忽然變起卦來○叫我這張面皮○

放在那裡就拘定呂裁生的名字。呪罵了一場。又自己悲切。哭个不了。那說親的媒婆立在旁邊。看他思想道。他既然謝絕婚姻。就不該拿東西來送他。既有東西送來。可見還有眷戀之意。何不取出來看看。是件甚麼東西。曹婉淑道。也說得是。就把帶回之物。取到面前。與他同看。原來那件東西。是有綿紙封着的。約有二寸多濶。七寸多長。又且有稜有角。却像是个扇匣一般。曹婉淑只道是把扇子。或者另有新

詩寫在上面也。不可知。誰想拆開一看。扇面倒是個
扇面。只是畫中之物。非扇非詩。出人意料之外。你說
是件甚麼東西。有西江月一首為証。

俗號景東人。事雅稱角氏先生。鋤強扶弱。有聲
名。慣受萎男央倩。常伴愁孀怨女。最能醫瘥
摩疼。保全玉索。與冰清夜。何曾孤另。

曹婉淑見了。羞得滿面通紅。沒有存身之地。連那丫
鬟使婢。都替他慚。規起來。笑得一聲。就急的走了。

開去那媒婆道。他把這件東西送你。還有個憐孤恤寡之意。或者身子被人纏住。不得過來。先與這位先生替他代職。改日還要來娶你。也不可待我明日走去問他。且看是甚麼原故。曹婉淑這一夜心事不佳。難以獨宿。把媒婆留在家中相伴。了一夜。第二日起來。就與他去見呂莪生。討個悔親的來。應只見媒婆去了兩日不見回音。直到第三日。走來問他。就理他。說呂莪生並不見面。連自己的家人也不知他去。

白只說他在妓婦家中及至走去打探連那三個妓婦也不知那裡去了。曹婉淑道：「這等說起來，那一人男子與三個婦人畢竟同在一處，只要訪得着婦人，就曉得男子的下落了。」還央你去打聽打聽。那媒婆又去訪問幾日，不見一點踪影，只得丟過一邊，却說曹婉淑守寡不堅，做出這椿說事。隣近的人，那一個不耻笑他。內中有個惡少，假捏他的姓名，做一張尋人的招子，各處粘貼起來道：

立招子人曹婉淑今日自不小心失去新郎一
个名喚呂哉生頭戴黑飄巾身穿玄色襖脚踏
大紅鞋腰間並無財物止有相親絕句一首忽
于贅婚之日未及到門即被奸人拐去屢次訪
尋不知下落此係急切要用之人斷不容久
遷如有四方君子知風報信者愿謝白銀三十
兩收留送出者愿謝黃金五十兩决不食言請
揭招子為記

那貼招子的人原是一片歹意。一來看上曹婉淑。要想娶他。二來妬忌呂莪生。要想破他。使兩邊知道。怕人談論不好。再結婚姻。做个鵝蚌相持。漁翁得利的意思。不想機緣湊巧。歹意反成了好意。果然從招子裡。面尋出人來。本處地方有个篦頭的女侍。詔叫做殷四娘。極會按摩修養。又替婦人梳得好看。常在院子裡走動。呂莪生與那三个姊妹。都是他服事慣的。雖然閉在幽室之中。依舊少他不得。殷四娘竟做了

入幕之賓。是人。都防。滿。獨。不。防。偷。他。一。日。從。街。上。走。過。看。見。這。張。招。子。只。說。果。然。是。他。貼。的。就。動。了。射。利。之。心。揭。下。一。張。竟。到。曹。家。去。報。信。說。只。教。生。現。在。一。處。要。待。賞。錢。到。手。總。說。地。方。曹。婉。淑。正。要。尋。人。竟。把。假。招。子。認。做。真。的。就。取。三。十。兩。銀。子。交。付。與。他。然。後。問。他。隱。藏。的。來。歷。殷。四。娘。把。三。個。妓。婦。聘。定。喬。小。姐。見。他。不。先。預。定。賃。下。房。屋。催。了。藕。子。假。說。曹。家。去。接。騙。他。入。屋。成。親。的。話。有。頭。有。腦。說。了。一。通。曹。婉。淑。聽。

了。○纔○知○道○那○封○書○札○與○那○件○東○西○都○是○這○三○個○妹○婦○
揣○着○呂○執○生○弄○來○取○笑○他○的○心○上○恨○不○過○咬○牙○頓○齒○
恨○罵○了○一○場○還○不○曾○知○道○地○方○就○一○面○叫○了○轎○子○一○
面○分○付○了○鬘○奴○僕○要○點○齊○人○馬○一○齊○出○兵○叫○殿○四○娘○
領○了○去○征○勦○那○些○劫○賊○殿○四○娘○道○這○等○說○起○來○倒○是○
我○報○信○的○不○是○了○呂○相○公○與○那○三○个○妹○妹○都○是○我○極○
好○的○主○頭○想○道○為○你○這○幾○兩○銀○子○叫○我○斷○了○生○意○不○
成○况○且○你○是○个○少○年○寡○婦○是○到○妓○婦○家○中○與○他○爭○論○

起○來○知○道○的○說○他○拐○你○的○丈○夫○不○知○道○的○只○說○你○事○
他○的○孤○老○這○個○名○聲○不○大○十○分○好○聽○兩○下○爭○論○不○決○
畢○竟○要○投○人○講○理○你○是○一○張○嘴○他○是○三○張○嘴○你○做○案○
婦○的○人○要○情○体○面○他○做○妓○婦○的○人○不○怕○羞○恥○甚○麼○話○
講○不○出○甚○麼○事○做○不○來○况○且○你○那○个○丈○夫○又○是○不○會○
實○愛○的○那○一○个○處○事○的○人○肯○在○他○肚○皮○上○面○扯○來○還○
你○這○樣○有○輸○沒○贏○的○事○勸○你○不○做○也○罷○曹○婉○淑○八○而○
威○風○被○他○這○些○言○語○說○得○垂○首○喪○氣○想○了○一○會○又○對○

他道。你說的話。雖是有理。難道我相定的夫。夫被他。冒名拐了去。不但自家受用。還拿去做人情。既嫌他。人之慨。又燥自己之脾。罵那樣刻薄的書來。羞辱我。這等的冤讐。難道不報一報。就肯干休不成。你既不。肯領我去。須要想個計較出來。成就我這樁親事。我。除了賞錢之外。還要重。謝你。幾回。娘想了一會。回。覆他道。若要成親。只有調停一法。尋個兩邊相熟的。人在裡面講和。你也不要自專。他也莫想獨得把男。

子○放○出○來○大○家○公○用○遠○還○說○得○有○理○曹○娥○道○兩○邊
相○熟○莫○過○于○你○這○等○就○與○你○去○講○傳○教○他○昇○此○放○出
來○不○要○耽○擱○了○日○子○後○來○不○好○算○帳○四○娘○道○我○這
个○和○事○老○人○倒○是○做○得○來○的○只○怕○講○成○之○後○大○小○次
序○之○間○有○些○難○定○請○問○你○的○意○思○還○是○要○做○大○要○做
小○曹○娥○道○自○然○是○做○大○豈○有○做○小○之○理○四○娘○道
這○等○說○起○來○成○親○之○事○今○生○不○能○勾○了○只○好○約○到○來
世○來○說○喬○小○姐○是○个○處○女○又○是○明○婦○正○要○來○的

自然不肯做小。就是那三个姊妹一来。與他相處在
先。一来又以恩義相結。不費他一毫氣力。不破他。一
文錢鈔。娶个美貌佳人。與他。也可謂根深蒂固。搖動
不得的了。如今若肯聽人調處。將就搭你一分。也是
个天大的。人情公道。不去的了。你還想自己做大。把
他做起小来。譬如成親的那一日。被你先搶進門。做
了夫婦。他如今要換越進来自己做了正室。逼你做
第二三房。你情愿不情愿。曹婉淑見他說得有理也。

就○不○好○強○辯○思○想○這○樣○男○人○斷○捨○他○不○得○為○才○子○
而○受○屈○還○強○如○嫁○俗○子○而○求○伸○口○便○不○肯○轉○稜○還○說○
做○小○的○事○斷○成○不○得○只○是○說○話○的○氣○概○漸○和○軟○下○
來○不○像○以○前○激○烈○殷○四○娘○未○來○之○先○知○道○這○頭○親○事○
將○來○定○是○完○聚○的○原○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故○此○走○
來○報○信○先○弄○些○賞○錢○到○手○再○生○个○方○法○成○就○他○好○弄○
他○的○謝○禮○如○今○見○他○性○氣○漸○平○知○道○這○樁○事○是○詞○停○
得○來○的○了○就○逐○項○與○他○斷○過○做○第○一○房○是○多○少○做○第○

二○房○是○多○少○就○不○能○勾○第○一○第○二○只○要○做○得○成○親○生○
了○第○四○五○把○交○椅○也○要○索○个○平○等○謝○儀○直○等○曹○婉○淑○
心○上○許○了○討○个○笑○而○不○答○的○光○景○做○了○票○約○方○纔○肯○
去○調○停○却○說○呂○裁○生○做○親○之○後○誰○則○新○婚○燕○爾○樂○事○
有○加○當○不○得○一○个○曹○字○橫○在○胸○中○使○他○睹○婉○容○而○不○
樂○見○淋○女○兮○增○悲○既○不○能○勾○脫○身○出○去○與○他○成○就○婚○
姻○又○不○能○勾○通○个○消○息○與○他○說○明○心○事○終○日○思○量○除○
了○女○侍○詔○之○外○再○沒○有○第○二○个○一○日○殷○四○娘○進○來○籠○籠○

申

四六

頭○呂○我○生○等○衆○人○不○在○面○前○就○把○心○腹○的○話○與○他○說○
了○一○遍○要○託○他○傳○書○遞○東○殷○四○娘○正○要○調○停○此○事○就○
把○曹○婉○淋○貼○了○招○子○各○處○尋○他○自○己○走○去○報○信○曹○婉○
淋○又○託○他○調○停○的○話○細○說○了○一○遍○呂○我○生○道○我○也○
正○要○如○此○巴○不○得○弄○在○一○處○省○得○苦○樂○不○均○怎○奈○勢○
不○由○已○倒○是○新○來○的○人○還○有○一○線○開○恩○之○意○當○不○得○
那○三○個○冤○家○恨○他○入○骨○提○也○不○容○提○起○這○椿○事○怎○麼○
調○處○得○來○殷○四○娘○道○只○要○費○些○心○血○有○甚○麼○調○處○不○

來○呂○裁○生○見○他○有○擔○當○之○意○就○再○三○求○告○要○他○生○个
妙○計○出○來○也○許○他○說○成○之○後○重○相○謝○殷○四○娘○也○與
他○訂○過○謝○儀○弄○了○第○二○張○票○約○到○手○方○纔○與○他○畫○策
想○了○一○會○就○對○呂○裁○生○道○若○要○講○和○須○要○等○這○三○个
冤○家○倒○來○求○我○方○纔○說○得○成○若○還○我○去○求○他○不○但○不
聽○反○要○疑○心○起○來○把○我○當○做○奸○細○使○傳○海○遠○信○之○事
都○做○不○得○了○呂○裁○生○道○他○如○今○自○誇○濟○計○好○不○興○頭
怎○麼○倒○肯○來○求○你○殷○四○娘○道○不○難○我○自○有○駕○馭○之○法

這○三○個○婦○人○肚○裡○又○有○智○謀○身○邊○又○有○積○蓄○真○是○天
不○怕○地○不○怕○沒○有○法○子○處○他○只○好○把○他○心○上○最○愛○的
人○去○處○他○一○處○把○他○心○上○最○怕○的○事○去○嚇○他○一○嚇○總
可○以○逼○得○上○場○呂○義○生○道○他○心○上○最○愛○的○人○是○那○一
個○心○上○最○怕○的○事○是○那○一○樁○殷○四○娘○道○他○們○最○愛○的
人○就○是○你○了○只○因○你○的○才○貌○是○當○今○第○一○把○三○付○心
腸○死○在○你○一○個○人○身○上○千○方○百○計○要○隨○你○終○身○你○若
肯○把○個○死○字○嚇○他○自○然○害○怕○起○來○要○救○你○的○性○命

書假相
 噫！蘇婦
 人是漢
 家常事
 但不知
 思之

自然○件○，○依○從○了○。○呂○裁○生○道○說○便○說○得○有○理○。○只○是○度○
 有○个○尋○死○之○法○。○雞○道○一○个○男○子○漢○大○丈○夫○好○去○投○河○
 上○吊○不○成○。○殷○回○娘○搖○頭○道○不○消○這○等○激○烈○。○全○要○做○得○
 婉○轉○你○從○今○以○後○對○了○這○些○婦○人○。○只○是○不○言○不○語○長○
 嗟○短○嘆○做○个○心○事○不○足○的○光○景○。○做○了○幾○日○就○要○粧○起○
 病○来○。○或○說○頭○昏○腦○暈○。○或○說○腹○痛○心○疼○。○終○日○不○茶○不○飯○
 口○裡○只○說○要○死○他○們○三○四○个○自○然○會○慌○張○起○来○。○到○那○
 時○節○我○自○有○引○他○上○路○之○法○。○決○不○使○你○弄○假○成○真○。○只○

申

只

人而所
如息
思之
却是一
無變
體

要你做作得好不可露出馬脚來呂裁生聽了這些
 話贊服不已與他商議定了○就依計而行果然先作
 愁容○後粧病態○粧作了幾日○竟像有鬼神相助○起
 把些傷風咳嗽的小症替他粧點病容○好等人着急
 的一般○身上發寒發熱○口裡叫疼叫苦○把那幾個婦
 人弄得不敢食○夜不敢眠○終日替他求籤問卜○那
 些算命打卦的人○都說他羅星在命○少吉多凶○若要
 消災○除非見喜○須要尋些好事○把羅星冲一冲○方纔

得○好○不○然○還○要○沉○重○起○來○保○不○得○平○安○無○事○及○至○延
醫○調○治○那○醫○生○診○過○了○脉○都○說○是○七○情○所○感○病○入○膏
肓○非○藥○石○亦○能○醫○治○須○要○問○他○自○己○所○思○念○者○何○人
所○圖○謀○者○何○事○一○面○替○他○醫○心○一○面○替○他○醫○病○內○外
夾○攻○方○能○取○效○若○還○只○醫○病○体○不○醫○心○事○料○想○不○能
霍○然○只○好○捱○些○日○子○而○已○看○官○你○說○那○些○醫○生○術○士
為○甚○麼○這○等○靈○驗○從○假○病○之○中○看○出○真○脉○息○來○要○曉
得○是○殷○四○娘○的○原○故○預○先○分○付○了○他○叫○他○如○此○如○此

所以宗、頂真。沒有一句不著。那三個姊妹。自呂執
生得病之後。就知道他這場灾悔。是我們弄出來的。
不消醫生診脉。術士談星。他這幾個散瘟使者。已是
預先明白的了。如今聽了這些話。都說着自己。
就有些反躬罪己。竟要把醋製的飲片。替他醫起心
病來。又常不得一位喬小姐。在旁邊攬掇。叫把曹婉
淑。迎接過來。替他冲喜。省得難星不退。一日重似一
日。到後面懊悔不來。大家商議。要弄个心腹之人。到

曹家去說合。恰好殷四娘走到面前，就把心上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殷四娘隨口答應，只當不知。還問曹家住在哪裡。如今嫁了，不曾就作不曾嫁。恐怕知道新郎病重，自己已是傷弓之鳥，未必肯嫁個垂死之人。再做一番寡婦說，便去說。只怕這頭親事不能勾就成。那三個姊妹怕他，不肯用命。大家許了一分公禮待事成之後，與他辭勞。殷四娘弄了第三個票約到手，方纔出門。出門之後，並不曾到曹家去，只在外面。

連城璧全集

申集

走○了○一○轉○坐○了○一○會○就○進○來○回○復○他○喬○小○姐○與○三○个
姊○妹○問○他○親○事○何○如○殷○四○娘○搖○手○道○不○妥○不○妥○他
說○呂○相○公○是○个○薄○倖○之○人○當○初○相○中○了○他○約○定○日○子
過○去○招○親○及○至○轎○子○上○門○忽○然○變○起○卦○來○使○他○做○人
不○得○這○也○罷○了○又○不○該○使○心○用○計○寫○一○封○刺○薄○不○過
的○書○札○去○譏○諷○他○送○一○件○村○俗○不○過○的○東○西○去○戲○弄
他○心○上○憤○恨○不○了○做○寡○婦○的○人○又○不○好○出○頭○露○面
同○他○講○話○只○好○訴○之○于○神○請○了○幾○分○紙○馬○終○日○燒○香

禮○拜○定○要○呢○死○了○他○方○纔○遂○意○及○至○我○走○過○去○說○了○
呂○相○公○生○病○他○就○拍○掌○大○笑○起○來○說○天○地○神○明○這○樣○
靈○感○又○去○添○香○禱○告○許○了○一○副○豬○羊○只○求○呂○相○公○早○
死○一○日○他○早○還○一○日○的○愿○心○看○了○這○樣○光○景○料○想○他○
不○肯○結○親○所○以○這○樣○心○事○開○不○得○口○那○三○个○姊○妹○聽○
了○這○些○話○一○發○懊○悔○起○來○只○說○男○子○的○病○果○然○是○他○
咒○出○來○的○恨○不○得○自○己○上○門○認○个○不○是○寧○可○咒○死○自○
己○不○要○冤○殺○男○人○從○來○鬼○神○之○事○單○為○婦○人○而○設○沒○

有○一○個○婦○人○不○信○邪○說○所○以○殷○四○娘○這○番○說○話○更○來○
得○巧○喬○小○姐○道○這○等○說○起○來○病○人○一○日○不○死○他○那○張○
毒○口○是○一○日○不○住○的○了○你○說○這○樣○一○個○病○人○那○裡○還○
兜○得○起○不○如○把○真○情○實○話○對○殷○四○娘○講○了○等○他○過○去○
說○個○明○白○一○來○止○住○那○張○毒○口○省○得○替○病○人○加○罪○二○
來○自○己○認○个○不○是○等○他○回○心○轉○意○好○過○來○冲○喜○那○三○
个○姊○妹○一○來○要○救○病○人○二○来○知○道○這○樁○事○情○瞞○不○到○
底○就○把○託○名○寫○畫○的○話○說○了○一○遍○又○怕○殷○四○娘○真○說○

出來曹婉淋要遷怒于他。未必不丟了。病人咒害自己。已叫殷四娘善為詞說。只推那封書札與那件東西。呂相公與他們三四個。都不知情。想是外面的人。冒他名字寫來。破親的。這等說去。方纔不礙体面。殷四娘道。既然如此。還可以調停。等我再去說一說。又到外面走了一轉。坐了一會。進來回覆他道。這頭婚姻。如今有些成意了。只有三件事。要你們做。你們未必肯依。衆人道。那三件事。殷四娘道。第一件。他要做大。

這城是

要你們做小○第二件○要你們隨着病人○過去就他○
不肯來就你○第三件○說你們三位○不該做定圈套○拐
騙他的丈夫○進門之日○都要負荆請罪○這三件裡面○
若有一件不依○他家可一世守寡○決不嫁與讐人○做
小○還受你們的輕薄○衆人聽了這些話○都變起色來○
說○寧可拚了病人○等他咒死○這二件事○是斷上○不依
的○殷四娘道○他這等對我說○我也這等對你說○明曉
得○是做不來的○說了這一句○起身就走○喬小姐見這

三個姊妹。性子不好。弄出這般事來。恐怕他執意不
過。把殷四娘放走了。沒人替他收拾。就把他留到房
中。再三叮囑道。那邊雖是這等說。還要仗你調停。難
道他說一句。就依他一句。不成。或者三件之中。依了一
件。也就全他的體面了。殷四娘道。你的意思。要依他
那一件。喬小姐道。只有請罪的一樁。還可以依得。那
兩件事。都是講不去的。殷四娘道。我看他的意思。三
件之中。極重的。做大大事。不依。就依了小事。也是講

不來的。據我看起來。他們三個。是妓女出身。又不曾
明婚正娶。就認與下賤。做了第二三房。也不叫做有
屈。只有你一位。是個良家處子。做了偏房。覺得不像
體面。當不得那邊一個。與這邊三個。都不肯圓通。叫
我也不好做主。喬小姐道。我的意思。也是這等說。要
他們三個。吃些小虧。好扶持病人。再活幾歲。只是這
句。碍口的話。我不好說得。還求你行个方便。把那邊
一個。與這邊三個。都完轉。勸諭一番。若還勸諭得來。

使我做得正室。我除了公禮之外，還要私自謝你。殷
四娘見他說到此處，方纔踴躍起來，只當第四張票
約又弄到手。除此之外，再沒有別樣生發了。就依着
他的話，走出房門，先把那三個姊妹，婉婉轉轉，勸了
一頓，說請罪一事。喬小姐方纔許過了，不必再說。只
有大小二字，最難調停。據我說起來，喬小姐的体面，
關係你們三位，是斷不能受屈不得的。只有你們三位
還可以圓通。除非把喬小姐做大，你們三位做小。把

新○來○的○那○一○個○夾○在○裡○面○使○他○不○大○不○小○介○乎○妻○妾○
之○間○這○還○有○些○道○理○喬○小○姐○是○你○們○的○人○他○着○做○大○
就○與○你○們○做○大○一○般○還○有○甚○麼○不○慚○意○只○怕○那○邊○一○
个○未○必○肯○依○至○終○成○親○之○處○他○又○不○肯○來○你○們○又○不○
肯○去○難○道○把○一○个○男○子○切○做○兩○塊○不○成○又○有○个○妙○法○
在○此○兩○處○地○方○都○不○用○另○尋○一○所○房○子○大○家○抬○在○一○
只○當○會○親○的○一○般○何○等○不○妙○那○三○个○姊○妹○聽○了○這○
快○活○起○來○說○他○至○公○至○正○沒○有○一○毫○偏○區○只

要那邊肯了我們一一依從就是殷四娘到了此時
知道這些倔強的人都心服了料想沒有更翻方纔
去見曹婉淋把自家的神機妙算細細誇張了一番
又把那一位小姐與三個姊妹起先如何強橫後來
如何軟款都是他的回天之力少不得手舞足蹈說
今盡情曹婉淋見他前次的話來滑凶狠連婚姻之
事還有些疑慮只要說得成親就做臨了一個也是
情愿的○如今不但婚姻成就還儼然做了二喬

乎○諸○妓○之○上○有○甚○麼○不○歡○喜○就○欣○然○許○了○託○他○早○尋○
房○屋○以○便○成○親○還○怕○衆○人○要○賄○賂○他○把○第○二○張○交○椅○
又○奪○了○去○就○不○等○事○成○預○先○付○出○謝○禮○只○當○下○了○定○
錢○使○他○不○好○移○身○殷○四○娘○看○見○大○勢○已○成○恐○怕○衆○人○
到○了○一○處○大○家○和○好○起○來○說○出○兩○相○情○愿○的○話○這○个○
知○事○老○人○就○不○但○無○功○反○有○過○了○棺○材○出○門○之○後○去○
討○執○事○郎○錢○那○裡○還○得○清○楚○所○以○兩○邊○終○日○催○促○要○
想○完○姻○殷○四○娘○故○意○作○難○只○是○延○捱○推○阻○直○等○那○三○

主○謝○儀○陸○續○收○完○了○方○纔○與○他○成○事○這○五○位○佳○人○個
個○要○賣○弄○家○私○你○不○肯○住○我○的○房○我○不○肯○住○你○的○屋
夫○家○爭○買○居○停○求○為○地○主○又○是○駭○回○娘○調○停○叫○他○各
出○二○百○金○湊○成○一○千○兩○房○價○買○了○一○所○絕○大○的○花○園
朱○樓○畫○檻○暖○閣○涼○亭○無○所○不○有○棟○了○吉○日○一○個○才○子
五○位○佳○人○合○來○住○在○一○處○莫○說○呂○執○生○的○病○症○原○是
假○的○即○使○患○病○是○真○到○了○這○個○時○候○也○會○痊○可○起○來
起○先○吃○的○是○四○物○湯○如○今○加○上○一○味○改○做○五○積○散○了

有甚麼不健脾胃。那五位佳人起先甚是水火及至相見之後。就合着俗語一句。要好打場官司。大家合力同心。把水火變成膠漆。真是手足不啻骨肉相同。呂氏生撮了五美。也就心滿意足。不想再遇佳人。終日埋頭讀書。要替婦人爭氣。後來聯科中了兩榜。由縣令起家。做到憲副之職。從來標致男人。像這般結果的甚少。他只因善聽長者之言。不為才貌所誤。故有這等的收成。若不虧那兩位先生替他臨崖勒馬。

莫○詳○功○名○不○保○富○貴○難○斯○連○這○五○位○佳○人○也○不○能○勾○
必○得○即○使○得○了○也○不○勾○他○抵○償○深○債○還○要○賠○一○副○身○
家○性○命○做○利○錢○也○

申集

古本小說叢刊 第一輯

連城壁百集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契新醋正室蒙冤

續舊歡家堂和事

詞云

蒸菜瓶翻莫救葡萄架倒難支
鬧肉烽烟何日請報云死後班師
欲使婦人不妬除非闔盡男兒
醋有新陳二種其間酸味同之
陳醋止聞妻

酒

妬○妾○近○妻○反○先○施○新○醋○更○加○有○味○登○邊○噴○盡○
胭脂

這首詞名為何滿子，單說婦人吃醋一事，人只曉得
醋乃妬之別名，不知這兩箇字也。還有些分辨妬字
從才貌起見，是男人女子通用得的；醋字從色慾起
見，是婦人用得着，男子用不着的。雖然這兩個名目
同是不相容的，意思究竟咀嚼起來，妬是箇歪字，眼
醋是件好事。當初古人命名，一定有個意思關門。

第一
論醋

七○件○事○醋○是○少○不○得○的○婦○人○主○中○饋○凡○物○都○要○先○嘗○
吃○醋○是○他○本○等○怎○麼○比○做○爭○鋒○奪○寵○之○事○要○曉○得○爭○
鋒○爭○得○好○奪○寵○奪○得○當○也○就○如○調○和○飲○食○一○般○醋○用○
得○不○多○不○少○那○吃○的○人○就○但○覺○其○美○而○不○覺○其○酸○了○
若○還○不○當○爭○而○爭○不○當○奪○而○奪○只○顧○自○己○不○管○別○人○
就○如○性○喜○吃○酸○的○婦○人○安○排○飲○食○只○像○自○己○的○心○不○
管○別○人○的○口○當○用○薑○醬○的○都○用○了○醋○那○吃○的○人○自○然○
但○覺○其○酸○而○不○覺○其○美○了○可○見○吃○醋○二○字○不○必○盡○是○

妬○忌○之○名○不○過○說○他○酸○的○意○思○就○如○秀○才○慳○吝○人○呼○
他○酸○子○的○一○般○究○竟○婦○人○家○這○種○醋○意○原○是○少○不○得○
的○當○醋○不○醋○謂○之○失○謂○要○醋○沒○醋○謂○之○口○淡○怎○叫○做○
當○醋○不○醋○譬○如○那○個○男○子○是○姪○妻○衆○的○外○遇○多○的○若○
有○箇○會○吃○醋○的○妻○子○鉗○束○住○了○還○不○至○於○縱○欲○亡○身○
若○還○見○着○不○見○聞○若○不○聞○一○味○要○做○女○漢○高○密○連○大○
度○就○像○飲○食○中○有○油○膩○而○無○鹽○豈○多○甘○甜○而○少○酸○
辣○吃○了○必○致○傷○人○豈○不○叫○做○失○謂○怎○叫○做○要○醋○沒○醋○

譬如富貴人家，珠翠成行，釵環作隊，若有個會吃醋的，妻子夾在中間，愈加覺得津津有味。若還聽我自去，由我自來，不過像個家鴛母，迎商奉客，譬如飲食之中，但知魚肉之腥羶，不覺珍饈之貴重，滋味甚是平常，豈不叫做口淡？只是這伴東西，原是拿來和作料的，不是拿來壞作料的。譬如藥中的飲子、姜，只好用三片來，只好用一枚。若用多了，把藥味都奪了去，不但無益，而反有損。那服藥的人，自然容不得了。從

百

來婦人吃醋的事戲文小說上都已做盡。那裡還有
一椿剩下來。的只是戲文小說上的婦人都是吃的。
陳醋新醋。還不曾開場。就從我這一回吃起。陳醋是
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的醋小。還有幾分
該當就酸也。酸得有文理。況且他說的話。丈夫未必
心服。或者還有幾次醋不着的。惟有做小的人倒轉
來醋大。那種滋味。酸到箇沒理的去處。所以更覺難
當。況且丈夫心上愛的是小。厭的是大。他不醋就

三。醋。就要。醋。着。了。匣。子。眼。睛。看。見。一。個。耳。朵。聽。見。一。箇。眼。睛。看。見。的。是。浙。江。人。不。好。言。其。姓。氏。丈。夫。因。正。妻。無。子。四。十。歲。上。娶。了。一。個。美。妾。這。妾。極。有。內。才。又。會。生。子。進。門。之。後。每。年。受。一。次。胎。只。是。小。產。的。多。生。得。出。的。少。他。又。解。制。丈。夫。使。他。不。與。正。妻。同。宿。一。日。正。妻。五。旬。壽。誕。丈。夫。稟。命。於。他。說。大。生。日。比。不。得。小。生。日。不。好。教。他。守。空。房。我。推。過。去。宿。一。晚。這。叫。做。百。年。難。遇。歲。朝。春。此。後。不。以。為。例。就。是。了。其。妻。變。下。

臉來道：你去就是了。何須對我說得他這句話。是熱氣的聲口。原要激他中止的。誰想丈夫要去的心慌，就是明白禁止。而真要締結而行。何況得了這個，如混不厭的旨意。那揮還肯聽做假話。調過頭去竟走。其妻還要喚他轉來。不想統走進房。就把門窗緊閉。同上舟床。大做生日去了。十年割絕的夫妻。一旦湊做一處。在妻子省了不消說。是久旱逢甘雨。在丈夫看了也。只當是他鄉遇故知。誠於中而形於外。自然。

有許○多○敲○响○做○出○來○了○其○妻○在○門○外○聽○見○竟○當○做○一
椿○怪○事○不○說○他○的○丈○夫○被○我○占○來○十○年○反○說○我○的○丈
夫○被○他○奪○去○一○夜○要○勒○強○熬○到○天○明○與○丈○夫○斷○開○一
來○十○年○不○曾○獨○宿○推○不○過○長○夜○如○年○二○來○又○怕○做○大
的○越○這○一○夜○工○夫○把○十○年○含○忍○的○話○在○枕○邊○發○洩○出
來○使○丈○夫○與○他○離○心○離○德○想○到○這○個○地○步○真○是○一○刻
難○容○要○叫○又○不○好○叫○得○就○生○出○一○箇○法○子○走○到○厨○下
點○一○盞○燈○拿○一○把○草○跑○到○猪○圈○屋○裡○撒○起○屎○來○好○算

是○天○暗○不○安○寧○起○來○救○他○的○初○意○只○能○倚○園○屋○裡
這○有○甚○麼○東○西○拼○了○這○園○樓○亭○子○做○個○火○攻○之○計○只
要○派○得○之○夫○趁○早○救○滅○了○火○休○藉○社○到○地○房○裡○睡○就
得○對○了○不○想○未○火○無○精○救○得○竟○流○不○息○一○夜○直○燒○到
天○明○不○但○自○己○一○家○化○為○灰○燼○連○四○鄰○八○舍○的
屋○宇○都○變○為○瓦○礫○之○場○次○日○丈○夫○拷○打○了○幾○說○為○甚
惡○次○頭○夜○照○燈○巡○到○楮○園○裡○去○只○見○許○多○鬚○髮○象○口
一○個○都○說○昨○夜○不○曾○進○楮○園○只○看○見○二○娘○立○在○火○娘

門口悄悄，的聽了一會，沒來慌忙急促，走進廚房，一隻手拿了燈，一隻手抱了草，走到後面去，不多一會，就火着起來，不知甚麼原故，丈夫聽了這些話，線曉得是奸狠婦人，做出來的歹事，後來鄰舍知道人，切齒要罵公呈出首，丈夫不好意思，只得私下擺佈殺了這一個，是屈，目擊的，乃崇禎九年之事，耳聞的那一箇，是萬曆初年的人，丈夫叫做韓一卿，是個大富長者，在南京淮清門外居住，正妻楊氏，偏房陳

氏楊氏嫁來時，卻是個純樸教的女子，只因到二十歲外，忽地染了瘋癩，如花如玉的面龐，忽然腫脹，一個美觀佳人，變做瘋皮癩子。丈夫看見，竟要害怕起來，只得另娶了一房，就是陳氏。他父親是個皂隸，既要接人的重聘，又不肯把女兒與人做小，因見一鄉之妻，染了此病，料想活不久，貧一鄉家富，就許了他。陳氏的姿色，雖然整齊，若比楊氏未病之先，也差不得多少。此時進門，與瘋皮癩子比起來，自然一個是

西施一箇是嫵媚了治家之才。取下之術。件件都好。又有一種籠絡丈夫的技倆。進門之夜。就與他斷過。我在你家。只可與一人。並肩不可使二人。教體自我。進門之後。再不許你要別個。了一脚道。以後自然不要。只是以前這一個。若醫不好。就罷了。萬一醫得好。我與他是結髮夫妻。不好拋撇。少不得一遭一夜。只犯心。向你學。就是了。陳氏曉得是決死之症。落得做。虛人情。就應他道。他先來。我沒到死。事自然要讓。他。

莫說一遭一夜。就是他六歲四。他七歲三。也是談當
的。從此以後。曉得他病不好。故意催丈夫。請藥調治。
曉得形狀惡賴。丈夫不敢近身。故意推去。與他同睡。
楊氏只道是個極賢之婦。心正感敬。不覺凡是該說
的話。沒有一句不教誨他。一日對他道。我是死快的
人。不想在他家過日子。你如今一朵鮮花。綠開不
可。不使丈夫得意。他生平有兩樁毛病。是犯不得的。
一。犯了他。隨你百般粉飾。再醫不轉。陳氏問那兩樁。

楊氏道。第一樁是多疑。第二樁是慳吝。我若偷他一
些東西到爺娘家去。他查出來。不是罵。就是打。定有
好幾夜不與我同床。這是他慳吝的毛病。他眼睛裡
再着不得一些嫌疑之事。我初來的時節。滿月之後。
有個表兄來問我借銀子。見他坐在面前。不好說得。
等他走出去。靠了我的耳朵。說幾句私話。不想被他
聽見。當時不說。直等表兄去了。與我大鬧。說平日與
他沒有私情。為甚麼附耳講話。竟要罵牒書休我。

來○被○我○再○三○折○騰○方○纔○中○正○庭○橋○事○至○今○還○不○曾○釋○
然○這○是○他○疑○心○的○毛○病○我○知○道○而○後○事○竟○在○你○肚○裡○
你○曉○得○他○的○性○格○特○刻○，○要○存○心○待○他○不○可○露○出○
一○些○破○綻○。○就○離○心○離○德○不○好○做○人○家○了○。○陳○氏○得○了○這○
些○秘○訣○，○口○中○感○謝○不○盡○，○道○是○母○親○愛○女○兒○也○不○過○如○
此○，○若○還○醫○得○你○好○教○我○割○股○也○。○情○愿○却○說○楊○氏○的○病○
起○先○一○日○狠○似○一○日○，○自○從○陳○氏○過○門○之○後○，○竟○停○住○了○
。○又○有○箇○算○命○先○生○，○說○他○只○因○夫○夫○命○該○尅○妻○，○所○以○累○

你生病如今娶了第二房你的担子輕了一半。將來不會死了。陳氏聽見這句話外面故意歡喜。內裡好不擔憂。就是他的父親也巴不得楊氏死了。好等女兒做大。不特弄些東西去浸潤他。誰想終日打聽。再不見個死的消息。一日來與女兒商量。說他無一不死。一旦好起來。你就要愛人的針刺了。刺不如弄些毒藥。早些結果了他。省得淹、纏、教人詫異。陳氏道。我也正要如此。又犯算命先生的話。與他說了一

通父親道這等一發訣下手了就去買了一服毒藥
次與陳氏陳氏攬在飲食之中與楊氏吃了不上一
箇時辰發狂發躁越果舌頭伸得天長眼睛烏珠
掛出一寸陳氏知道着手了故意叫天叫地哭個不
了又埋怨丈夫說他不肯上心醫治一卿把衣衾棺
槨辦得齊齊只等斷了氣就好收殮誰想楊氏的病
不是真正麻瘋是喫着毒物了起的如今以毒攻毒
以毒遇了良醫發過一番狂躁之後渾身的皮肉一

齊裂開流出幾盆紫血那眼睛舌頭依舊收了進去昏○沉○睡○過○一○晚○到○第○二○日○只○差○得○黃○瘦○了○形○體○面○貌○竟○與○未○病○時○節○的○光○景○一○毫○不○差○再○將○養○幾○時○瘋○皮○癩○子○依○舊○變○做○美○貌○佳○人○了○陳○氏○見○藥○他○不○死○一○發○氣○恨○不○平○埋○怨○父○親○說○他○毒○藥○買○不○看○錯○買○了○靈○丹○來○倒○把○死○人○醫○活○了○將○來○怎○麼○受○制○得○過○一○御○見○妻○子○容○貌○淡○舊○自○然○相○愛○如○初○做○定○了○規○矩○一○房○一○夜○陳○氏○起○先○還○說○三○七○四○六○如○今○對○半○均○分○逐

覺○得○吃○虧○心○上○氣○忿○不○了○要○生○出○法○來○離○悶○他○思○量○
道○他○當○初○把○那○兩○樁○毛○病○來○教○導○我○我○如○今○就○把○這○
兩○樁○毛○病○去○擺○布○他○殺○心○之○事○家○中○沒○有○開○雜○人○往○
來○沒○處○下○手○只○有○慳○吝○之○隙○可○乘○他○爺○娘○家○不○住○有○
人○來○走○動○我○且○把○賊○情○事○寬○屈○他○幾○遭○一○來○使○丈○夫○
變○：○臉○動○：○手○省○得○他○十○分○得○意○二○來○多○恟○幾○次○氣○
也○少○回○幾○次○房○他○兩○個○鷓○蚌○相○持○少○不○得○是○我○漁○翁○
得○利○先○討○他○些○零○碎○便○宜○到○後○來○再○算○總○帳○計○較○定○

了看人去對父親說。以然要貴重此不可帶來走動。
綫有東西自然央人送來與你。父親曉得他必有妙
用。果然絕致。不來一鄉隔壁為個道婆居住。陳氏背
說與他說過。我不時有東西丟過牆來。煩你送到娘
家去。我另外把東西謝你。道婆曉得有此利落。自然
一口應承。却說楊氏的丈夫。是見女兒大病不死。喜出
望外。不住教人來親熱他。陳氏替他來一次。就偷一
次東西丟過牆去。看與父親一鄉查起。來只說陳家

可官但
亦可笑
楊氏如
何忍

沒○人○過○往○自○然○是○楊○氏○做○的○手○腳○偷○來○人○帶○去○了○
 不○見○一○次○東○西○定○與○他○吻○一○次○氣○由○一○次○氣○定○有○處○
 夜○不○同○床○楊○氏○恐○過○一○遭○等○得○他○怒○氣○將○平○正○要○過○
 來○的○時○節○又○是○第○二○棒○賊○情○登○作○了○冤○相○繼○再○沒○
 有○個○了○時○只○得○寄○信○與○父○母○教○以○淡○少○來○往○此○省○得○
 累○我○受○氣○父○母○聽○見○也○像○陳○家○絕○跡○不○來○一○連○隔○了○
 幾○月○家○中○漸○覺○平○安○蘇○蚌○不○見○相○持○漁○翁○的○利○息○自○
 然○少○了○陳○氏○又○氣○不○過○要○尋○別○計○弄○他○再○沒○有○個○機○

會一日將晚楊氏的表兄走來借宿一卿起先不肯
留後來見城門閉了打發不去只得在大門之內二
門之外收拾一間空房等他睡了一卿這一晚談輪
着陳氏陳氏往常極貪獨有這一夜忽然魚介起來
等一卿將要上床故意推倒楊氏房裡去一卿見他
固辭也就不敢相強竟去與楊氏同睡楊氏又說不
該輪着自己死推硬橫決青不容他上床一卿費了許
多氣力方纔鎖得進被只見睡到一更之後不知不

○竟○被○一○個○人○掩○進○房○來○把○他○臉○上○摸○了○一○把○摸○到○鬚
○鬚○忽○然○走○了○出○去○一○身○在○睡○夢○之○中○被○他○摸○醒○大○叫
○起○來○道○房○裡○有○賊○楊○氏○嚇○得○戰○戰○兢兢○又○把○頭○鑽○在○被
○裡○再○不○則○聲○一○脚○就○叫○了○幾○聲○燈○來○自○己○披○了○衣
○服○把○房○裡○房○外○照○了○一○遍○並○不○見○個○人○影○了○裝○道○二
○門○越○身○是○開○的○如○今○為○何○開○着○莫○非○走○出○去○了○不○成
○一○脚○再○往○外○面○一○照○那○文○門○又○是○閉○好○的○心○上○思○量
○道○若○說○不○是○賊○二○門○為○甚○麼○會○開○若○說○是○賊○大○門○又

為甚麼不開。這樣事。好不明白。正在那邊躊躇。忽然
聽見空房之中有人咳嗽。一鄉點。頭道是了。是了。
原來是那個淫婦。與這個畜生日間有約。說我今夜
輪不着他。所以開門相等。及至這個畜生。上床去。
摸着我的鬍鬚。知道幹錯了事。所以張惶失措。抱了
出來。我一向疑心不決。直到今日。纔曉得是真一鄉
是個有血性的人。詳到這個地步。那裡還忍得住。就
走到咳嗽的所在。將房門踢開。把楊氏的表兄。從床

上拖到地下。不分皂白。徒箇半死。那人問他甚麼原
故。一鄉只是打。再不說。那人只得高聲大叫。喊妹子
來救命。誰想他越喊得急。一鄉越打得凶。楊氏是無
心的人。聽見叫喊。只得穿了衣服。走出來看。為甚麼
原故。那裡曉得那位表兄。是從被裡扯出來的。赤條
條。一箇身子。沒有一件東西。不露在外面。起先在暗
處打楊氏。還不曉得。後來被一鄉拖到亮處。來楊氏
忽然看見。終曉得自家失體。羞得滿面通紅。掉轉頭

來○要○走○不○想○一○把○頭○髮○已○被○丈○夫○揪○住○就○捺○在○空○房
之○中○也○像○令○表○兄○一○般○打○個○不○數○楊○氏○只○說○自○己○不
該○出○來○看○見○男○子○出○身○露○體○原○有○可○指○之○遺○還○不○曉
得○那○椿○冤○情○直○等○陳○氏○教○許○多○个○髮○把○一○脚○扯○了○進
去○細○問○原○由○方○纔○說○出○楊○氏○與○他○表○兄○當○初○附○耳○細
繆○如○今○暗○中○摸○索○的○說○話○陳○氏○替○他○各○辨○說○丈○娘○是
個○正○氣○之○人○決○無○此○事○一○脚○只○是○不○聽○等○到○次○期○要
拿○奸○夫○與○楊○氏○一○齊○送○官○不○想○那○人○自○打○之○後○就○開

門走了一脚寫下一封休書教了一乘轎子要休楊氏到娘家去楊氏道我不曾做甚麼反事你怎麼休得我一脚道奸夫都扒上床來還說不做反事楊氏道或者他有反意進來拜我也不可知我其實不曾約他進來一脚道你既不曾約他把二門開了等那一個楊氏賭神罰呪說不曾開門一脚那裡肯信不由他情愿要勉強扯進轎子楊氏痛哭道幾年恩愛夫妻虧你下得這隻毒手就要休我也等訪的實了

了。休也未遲。昨夜上床的人。你又不曾看見他的面
貌。聽見他的聲音。糊裡糊塗。焉知不是做夢。就是二
門開了。或者是手下人忘記。不曾聞也。不可知。我如
今為這樁冤枉的事。休了回去。就死也。不得甘心。求
你積個陰德。暫且留我在家。細細的查訪。若還沒有
此事。你還替我做夫妻。若有一毫形迹。憑你處死。就
是了。何須休得。說完。悲。切。好。不。哭。得。傷。心。一。聲。
聽了。有些過意。不去。也不叫走。也不叫住。抵了頭。只。

不則聲陳氏料他決要中止故意跪下來討饒說求
你恕他個初犯以後若再不正氣一搥廢他就是了
又對楊氏道從今以後要改過自新不可再蹈前轍
一卿原要留他故意把寤久情做在陳氏面上就發
落他進房去了從此以後留便留在家中日間不共
桌夜裡不同床楊氏只吃得他一碗飯其實也只當
休了的一般他只說那夜進房的果然是表兄無緣
無故走來沾污人的清名心上恨他不過每日起來

定在家堂香火面前。狼呢一次不說表兄的姓名。只說走來美計我的教也如何如何。我若約他進來。教我如何如何。定要求菩薩神明昭雪我的冤枉。好待丈夫回心轉意。見了許多時。也不見丈夫回心。也不見表兄有甚麼災難。忽然一夜。一卿與陳氏並頭睡。到三更一齊醒來。下身兩件東西。無心落在一處。不知不覺。自然會運動起來。覺得比往夜更加有趣。完事之後。一卿問道。同是一般取樂。為甚麼今夜的光

景有些不同。一連問了幾聲，再不見答應。一句尺牘，他怕羞不好開口。誰想過了一會，忽然流下淚來。一解問是甚麼原故，他究竟不肯回言。從三更哭起，哭到五更，再勸不住。一鄉只得接了同睡。到天明正，要問他夜間的原故，誰想睜眼一看，不是陳氏，却是楊氏。把一鄉嚇了一跳。思量昨夜胡言，與陳氏一處上床，一處睡去，為甚麼換了他來。想過一會，又起心道：這畢竟是陳氏，要替我兩個和事，怕我不肯，故意

睡到半夜。自己走過去。把他送了來。一定是這個原
故了。起先不知是接着的。如今曉得。就把身離開了。
却說楊氏昨夜。原在自家房裡。一人獨宿。誰想半夜
之後。從夢中醒來。忽然與丈夫睡在一處。只說他念
我結髮之情。一向在那邊睡。不過意。半夜想起。特地
走來請罪的。所以丈夫問他。再不答應。只因生疎了。
許久不好。就說兩麻的話。想起前情。唯有痛哭而已。
及至睡到天明。掀開帳子一看。竟不在自己房中。却

睡在陳氏的床上。又○疑○心○又○沒○趣○急○；爬下床來，尋衣服穿。誰想裙襖褶褲都是陳氏所穿之物，自己的衣服半件也沒有。正在張惶之際，只見陳氏倒穿了。他的衣服走進房來，掀開帳子對看，一鄉罵道：「這好巧鳥，竟做的好事！你心上割捨不得，要與他私和，就該到他房裡去睡。為甚麼在睡夢之中把我抬過去，把他扯過來？難道我該替他守空房，他該替我做寔事的麼？」一鄉只說陳氏做定圈套，替他和了事故，意來。

取笑他。就答應道：你倒趁我睡着了，走去換別人來。我不埋怨你就勾了，你反粧聲做啞來罵我。陳氏又變下臉來，對楊氏道：就是他扯你過來，你也該自重。你有你的床，我有我的鋪，為甚麼把我的襪條褲子，毀了你們做把戲？難道你自家的被席，只該留與衣兒睡的麼？楊氏羞得頭口無言，只得也穿了陳氏的衣服，走過房去。夫妻三個都像做梦一般。一日，疑心劉琬再想不着，是甚麼原故，及至點燈的時節，陳氏

對一啣道。你心上丟不得他。趁早過去。不要睡到半夜三更。又把戒當了死屍。擡來擡去。一啣道。除非是鬼攝去的。我並不曾擡你。兩人脫衣上床。陳氏兩隻手。死緊把一啣接住。睡夢裡也不肯放鬆。只怕自己被人擡去。上床一覺。直睡到天明。及至醒來。一看。接的是個竹夫人。丈夫不知那裡去了。流水爬起来。披了衣服。赶到楊氏房中。掀開帳子一看。只見丈夫與楊氏。四隻手接做一團。嘴對嘴。鼻對鼻。一線也不差。

只有下身的嘴鼻蓋在被中。不知對與不對。陳氏氣
得亂抖。就趁他在睡夢之中。把丈夫一箇嘴巴。連楊
氏一森嚇醒。各人睜開眼睛。你相我。我相你。不知又
是幾時。湊着的。陳氏罵道。奸烏龜。巧亡八。教你明
白。的過來。偏生不肯。定要到半夜三更。躺了人來
做賊。我前夜着了鬼。你難道昨夜也着了鬼不成。好
好起來。對我說個明白。一卿道。我昨夜不曾動一動。
為甚麼會到這邊來。這樣事。着實有些古怪。陳氏不

信。又與他爭才一番。一婢道：我有個法子。今夜我在你房裡睡，把兩邊門都鎖了，且看可有變動。若手安無事，就是我的話對。萬無一有怪事出來，就無起是鬼了。畢竟要請商道妻來遠遠，難道一家的火，把他當做沈郎。今日挈過東，明日挈過西，不成。陳氏道：也說得是。到了晚間，先把楊氏的房門鎖了。二人一齊進房，教中藥外面加鎖，裡面加栓。脫衣上床，依舊樓做一處。這一夜，只因情鬼二人，都睡不着，一直醒到

四更不見一些响動。直到雞啼。方纔睡去。一鄉醒轉。來。天還未明。伸手把陳氏一摸。竟不見了。只說去上馬桶。連喚幾聲。不見答應。就着了忙。叫了鬟快點起燈來。把房門開了。各處搜尋。不見一毫形迹。及至尋到毛坑隔壁。只見他被頭散髮。在猪圈之中。樓着一箇癩猪。同睡。喚也不醒。推也不動。竟像吃酒醉的一般。一鄉要救。了。鬟搭他進去。又怕醒轉。來自己不曉得。反要胡賴別人。要去他。在那邊自己去睡。心上又

六恐只將坐在橋園外守他醒來。楊氏也坐在那邊。一來看他。二來與一卿做伴。一卿嘆口氣道。好此一
人。家裏出這許多怪事。自然是妖怪了。將來怎麼
被他攪擾得過。楊氏道。你昨日說要請道士遣送。如
今再遲不遲了。一卿道。便是這等說。如今的道士
一個。是騙人的。那裏有甚麼法術。楊氏道。遣得去。遣
不去。也要做。看難道好由他不成。兩個不曾說得
完。只見陳氏在諸園裡伸腰嘆氣。鬢曉得要醒了。

走到身邊把他搖兩搖道：「二娘快醒來，這裡不便請進去睡。」陳氏朦朧的應道：「我不是甚麼二娘，是個有法術的道士來替你家遣妖怪的。」鬘只說他做夢，依舊攀住身子亂搖。誰想他立起身來，高聲大喊道：「捉妖怪，捉妖怪！」一面喊，一面走，不像往常的腳步，竟是男子一般。兩三步跨進中堂，炕上一張桌子，對了鬘道：「快取寶劍法米來。」一家八個，嚇得沒主意，都定着眼睛看他。他又對了鬘道：「你若不取來，我

就。先。拿。你。做。了。妖。怪。試。上。我。的。拳。頭。說。完。一。隻。手。捏。了。了。髮。的。頭。髻。輕。上。提。上。來。乎。一。隻。手。捏。了。拳。頭。把。了。髮。亂。打。了。髮。喊。道。二。娘。不。要。打。放。我。下。去。取。來。就。是。陳。氏。依。舊。把。了。髮。提。了。朝。外。一。丟。丟。去。一。走。多。路。一。脚。看。見。這。箇。光。景。曉。得。有。神。道。附。住。他。了。就。教。了。髮。當。真。去。取。來。了。髮。盥。一。碗。淨。水。取。一。把。腰。刀。遞。與。他。上。就。步。扛。控。訣。竟。與。道。士。一。般。做。作。起。來。念。完。一。個。咒。把。水。碗。打。碎。跳。下。一。張。櫃。子。走。到。自。己。房。中。八

二條束腰帶子套在自家頸上。一隻手牽了出來對
衆人道：妖怪拿到了。你家的怪事是他做起待我教
他招來。對着空中問道：頭一椿怪事，你為甚麼用毒
藥害人，害又害不死，反把他醫好。這是甚麼原故。問
了兩遭，空中不見有人答應。他又道：你若不招，我就
動手了。將刀背朝自己身上重，打了上百自己。又
喊道：不消打。招就是了。我當初嫁來的時節，原說他
害的是死。若要想自己做夫的，改來見他，不死。所以

買毒藥來催他。不知甚麼原故。反醫活了。這椿事是
真的。歇息一會。自己又問道。第二椿怪事。你為甚麼
把丈夫的東西偷到爺娘家去。反把賊情事。冤屈做
大的。這是那箇教你的法子。自己又答應道。這。個。法。
子。是。大。娘。自。己。教。我。的。他。瘋。病。未。好。之。先。曾。對。我。講。
說。是。夫。有。怪。疾。的。毛。症。家。中。不。見。了。來。而。定。要。與。他
啣。氣。啣。氣。之。後。定。有。幾。夜。不。同。床。我。後。來。見。他。兩。个
相。處。得。好。氣。忿。不。過。就。用。這。個。法。子。擺。布。他。這。椿。事。

也是真的。自己又問道：第三樁怪事，楊氏是個米清玉潔之人，並不曾被歹事。那晚他表兄來借宿，你為甚麼假粧男子走去摸丈夫的鬍鬚，累他受那樣的冤屈。這個法子又是那個教你的？自己又應道：這也是大娘教我的。他說初來之時，與表兄說話，丈夫疑他有私。後來他的表兄恰好來借宿，我就用這個法子。雖問他這樁事是他自己說話不留心，我固然該死，他也該認些不是。我做的怪事，只有這三樁。要第

這○月○月○
四○件○就○沒○有○了○後○來○把○我○們○搥○來○搥○去○的○事○不○知○是○
那○箇○做○的○也○求○神○道○說○個○明○白○自○己○又○應○道○搥○你○們○
的○就○是○我○我○見○楊○氏○終○日○哀○告○要○我○替○他○伸○冤○故○此○
顯○個○神○通○驚○嚇○你○只○說○你○做○了○虧○心○之○事○見○有○神○明○
幫○助○他○自○然○會○驚○心○改○過○誰○想○你○全○不○懊○悔○反○要○欺○
凌○丈○夫○毆○辱○楊○氏○故○此○索○性○顯○個○神○通○扯○你○與○癩○猪○
同○宿○今○日○把○他○的○冤○枉○說○明○破○了○一○家○人○的○疑○惑○你○
以○後○却○要○改○過○自○新○若○再○如○此○我○就○不○肯○輕○恕○你○了○

楊氏聽了這些話，快活到極處，反痛哭起來。只曉得是神道不記得是讐人，倒跪了陳氏，盥上無數的頭。一婢心上思量道：「是便是了，他又不曾到那裡去，娘家又不十分有人來。當初的毒藥，是那個替他買來的？偷的東西，又是那箇替他運去的？畢竟有些不明白，正在那邊疑惑。」只見他父親與隔壁的道婆聽見這樁異事，都趕來看。只說他既有神道附了，畢竟曉得過去未來，都要問他終身之事，不想走到面前，陳

氏把一隻手揪住兩個的頭髮。一隻手掉轉了刀背。一面打一面問道：毒藥是那個買來的？東西是那個運去的？快！招來！起先兩個還不肯說。後來被他打得頭破血流，熬不住了。只得各人招出來。一婢到此方纔曉得是真正神道。也對了陳氏亂拜。過之後陳氏舞弄半日，精神倦了，不覺一交跌倒。從桌上滾到地下，就動也不動。衆人只說他跌死，走去一看，原來還像起先閉了眼，張了口，呼之的睡，像個醉漢的。

一。般。只。少。個。癩。猪。做。伴。衆。人。只。得。把。他。擡。上。床。去。過。了。一。夜。方。纔。甦。醒。問。他。昨。日。舞。弄。之。事。一。毫。不。知。只。說。在。睡。夢。之。中。被。個。神。道。打。了。無。數。刀。背。一。脚。道。可。曾。教。你。招。甚。麼。話。麼。他。只。是。模。糊。答。應。不。肯。說。明。那。裡。曉。得。隱。微。之。事。也。曾。親。口。告。訴。別。人。過。了。後。天。雖。然。不。死。也。染。了。一。樁。惡。疾。與。楊。氏。當。初。的。病。源。大。同。小。異。只。是。楊。氏。該。造。化。有。人。把。毒。藥。醫。他。自。己。姑。息。不。肯。用。那。樣。虎。狼。之。劑。所。以。害。了。一。世。不。能。勾。與。

這地層
犬○夫○同○床○你○道○陳○氏○她○染○的○是○甚○麼○惡○疾○原○來○只○因
那○一○晚○撲○了○癩○瘡○用○雞○豬○倒○好○了○把○癩○瘡○盡○過○與○他
雪○白○粉○嫩○的○肌○膚○變○做○牛○皮○蛇○殼○一○擲○靠○着○他○就○要
喊○叫○起○來○便○宜○可○憐○不○會○吃○醋○的○楊○夫○人○幸○了○一○生
恩○厚○之○福○可○見○新○醋○是○喫○不○得○的○我○這○回○小○說○不○但
說○做○小○的○不○該○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曉○得○這○件
東○西○不○論○新○陳○總○是○不○喫○的○妙○若○使○楊○氏○是○個○醋○量
高○的○終○日○與○陳○氏○炒○大○鬧○使○家○堂○香○火○不○得○安○生

那鬼神不美計他。也勾了那裡。還肯幫襯他。無論瘋病。不得好。連後來。那身癩瘡。馬知不是他的。悔氣。天下做美的人。忠厚到楊氏。也沒處去了。究竟不曾吃虧。反討了便宜去。可是世間的。醋。不但該吃。也儘不必吃。我起先。那幾吃醋的。註解。原是說來解緊的。不可當了。寔事做。

評

這回小史。天下人看了。都要怪他。說得。不經世。

上那有小反醋大之理。不知做大的醋小。一百
個之中。有九十九個做小的醋。大一百個之中
也有九十九個。只是做大的醋。小數淺深。出做
小的醋。大發成。不_做難有內外之分。其醋一也。
這回小東。即使天下_做小的着了。也都服他。是
無心之論。

連城壁全集

覽世裨官編次

輟鄉祭酒批評

貪財殞命子孫愚

重義奔喪奴僕好

詩云

古云有子萬事足。
常見人生忤逆兒。
有子無兒總莫嗟。

多少笑民怨孤獨。
又言無子翻為福。
黃金不盡便傳家。

床頭有穀人事哭。俗語從來說不差。

話說世間子嗣一節是人生第一樁大事。祖宗血食要他綿。自己終身要他養。一生掙來的家業要他承。守護五件事本是一樣要緊的。但照世情看起來。為父為哥的心上。各有一番輕重。父親望子之心。前面兩樁極重。後面一件甚輕。兒子望父之心。前面兩件還輕。後面一樁極重。若有了家業。無論親生之子。生前奉事。懸懸死後追思。哀切就是別人的骨血。承繼

來的也都看銀子面上。生前一樣溫衾扇枕。死後一
般戴孝披麻。却像人的兒子。儘可以不親。生吞還
家業凋零。老景蕭索。無論螟蛉之子。孝意不誠。喪容
欠盛。就是自己的骨髓。流出來。結成的血塊。也都冷
而承歡。愁容進食。及至送終之際。減其衣衾。薄其棺
槨。道他原不曾有家業。遺下來。不干我為子之事。待
自己生身的。尚且如此。待父母生身的一發。可知就
逢持。遇節。勉強祭奠一番也。與孝。就之食。無異。祖宗

未必肯享這等福來。豈不是三事之中。只有家業最重。當初有兩個老者。是自幼結拜的弟兄。一個有二子。一個無嗣。有子的。要把家業盡數分與兒子。待他輪流供膳。無嗣的。勸他留任。似自己養老。省得在兒子項下取氣。凡事不能自由。有子的。不但不聽。還笑他心性刻薄。以不肖待人。怪不得。難為子息。竟把家業分拆開子。要做個自在之人。不想兩位令郎。不孝。一味要做人家。不顧爺娘死。活成年。不動酒。

月不開葦那老兒不上幾月熬得骨瘦如柴一日在
路上撞着無嗣的無嗣的開道一向不見為何這等
清成了有子的道只因不聽你藥石之言以致如此
就把兒子鄰家捨不得奉養的話告訴一遍無嗣的
嘆息良久想了一會道令郎着作家也是好事只是
古語云五十非由不飽你這樣年紀如何斷得肉食
我近日承怨了兩個小兒倒還奉順酒肉魚鮓權在
面前只愁沒有兩張嘴兩個肚你不如隨我回去同

怪矣日關人量了回去何如有子的蒸鍊不過積不
滿看取果然跟他回去無謂的這今日是大不見供
物這看他的飯餚何如費明只是美味甚前異香撲
鼻有子的這他素飲大香呢有一頓抵足睡了一次
這來道今日輪番二房跌睡並看此大房堂何何如
然則不見佳酥美饌不住的被運出來取之無窮費
他不知下邊睡了我自有子的對無謂的莫息這兒
子只請專家來那論親不親我親我的那族忤逆

不如你承繼的。這等孝順，只是小弟來了，兩日，見令郎走出來，不知是怎生，兩個相貌都一般，有這樣的孝心，可好請出來一見。無嗣的道：要見不難，待我與他們出來，就是。就向左邊喚道：請大官人出來。沖羊在左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上，又向右邊喚道：請二官人出來。伸手又在右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上，對着子的，指着道：這就是兩個。兒老兒請着着子的大爺道：這是兩個銀子，怎麼說。

是○令○郎○無○嗣○的○道○銀○子○就○是○兒○子○子○天○下○的○兒○子○那
裡○還○有○孝○順○似○他○的○要○酒○先○是○酒○要○肉○就○是○肉○不○用
心○焦○不○消○催○促○何○等○體○心○他○是○我○骨○頭○上○榨○出○來○的
也○只○當○自○家○骨○血○當○初○原○教○他○同○家○過○活○不○是○命○居
只○因○你○那○一○日○分○家○我○勸○你○留○一○知○養○老○你○不○肯○聽
我○回○來○也○把○他○分○做○兩○處○一○個○居○左○一○個○居○右○也○教
他○們○輪○流○供○膳○且○看○是○你○家○的○孝○順○我○家○的○孝○順○不
想○他○們○還○替○我○爭○氣○不○會○把○我○熬○瘦○了○到○如○今○還○替

我請人相陪。豈不是古今來第一個養志的孝子。我
枉我當初苦禱他一場。說完依舊塞進兩邊家裡去
了。那有子的。聽了這話。不覺兩淚交流。無言可答。
後來無子的。憐他老善。請他吃些肥食。滋補順
養。絲得盡其天年。看官。照這樣事論起來。有宗業全
與兒子的。尚且不得他孝養之力。那白手傳家。空費
教子的一番。不消說了。雖然如此。這還是入世不深。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話。若照情理細看起來。貧寒

之○氣○素○興○蓄○費○愈○少○餘○錢○做○一○口○吃○一○日○的○天○家○處
出○來○的○好○事○倒○還○有○哩○意○為○甚○麼○原○故○只○因○他○器
家○可○傳○無○也○可○愛○那○爾○來○養○親○來○辦○供○膳○之○事○是
小○做○慣○的○這○就○習○以○為○常○不○自○知○其○為○孝○所以○倒○有
甚○係○道○理○的○去○處○偏○是○富○貴○人○家○兒○子○吃○慣○用○慣○熟
像○因○地○金○銀○是○他○前○世○帶○來○的○不○關○父○母○之○事○豈
少○些○就○要○怨○恨○竟○像○刻○剝○了○他○已○財○一○錢○若○稱○為
父母○吃○此○辛○苦○就○道○是○盡○瘁○竭○力○從○來○未○有○之○孝○豈

那○這○漢○語○當○初○曾○聞○大○舜○還○比○他○辛○苦○幾○分○所○以○人○
心○大○事○裝○點○清○染○紙○誇○不○可○把○金○銀○產○業○當○做○
商○之○寶○也○為○兒○孫○做○馬○牛○還○替○他○開○個○警○恨○爺○娘○
之○黨○我○如○今○幾○個○爭○財○背○本○之○人○以○為○逆○子○貪○夫○之○
徒○明○朝○萬○曆○年○間○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有○個○百○姓○姓○
王○他○家○有○一○個○經○商○的○業○地○不○取○別○的○貨○物○單○在○本○家○
中○高○興○團○圓○終○到○盡○歲○發○喜○長○子○早○金○早○喪○遺○腹○生○下○
一○孩○兒○叫○做○遺○生○以○苦○藥○王○是○中○年○所○得○與○遺○生○產○

是叔侄年相上下。却如兄弟一般。兩個同學讀書。不
會生意之事。家中有個義男。叫做百順。寫得一筆好
字。打得一手好算。龍溪見他聰明。時常帶在身邊。服
事。又相幫做生意。百順是過一兩遭。龍溪與老江湖一
般。慣熟為人。又信實。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似行窩
店戶。沒有一個不權舉他。龍溪不在面前。一發與他
同起同坐。又替他取個表德。叫做順之。做到後來。反
厭龍溪古板。喜他活動。龍溪脫不去的貨。他脫得去。

還討不起的。他討得起龍溪。是他結得人緣。就
說說貸討債之事。索性教他經手。自己只管教。就
有人。在背後勸百順。教他聚些銀子。贖身出去。自做
人家。百順道。我前世欠人之債。所以今世為人
之奴。併得替他勞碌。一生償還清了。來世終得出頭。
這道是頭來。起喻他的財。為贖身出去。自做人家。是
債上加債了。那一世還得清。案或者家主。嚴屬自己
等。這案。想脫身。也還有學道理。表裏。家主。僕。猶如父

手一酸他○不○曾○以○冠○警○待○處○。○急○恐○以○上○恭○親○他○那○
勸○的○人○聽○了○反○覺○得○自○家○不○是○一○餐○敬○重○他○却○說○龍○
溪○年○近○六○旬○妻○已○物○故○自○知○風○燭○草○霜○將○來○日○子○有○
限○敢○待○丟○了○生○意○不○做○又○怕○賬○目○難○討○只○得○把○本○錢○
次○起○三○分○之○二○購○了○家○人○霍○個○地○窖○埋○在○土○中○要○待○
單○玉○與○遺○生○累○如○世○務○就○取○出○來○分○與○他○只○將○一○分○
零○本○賬○貨○往○來○恭○應○主○頭○要○漸○。○刮○起○陳○帳○回○家○表○
老○誰○想○經○紀○鋪○戶○規○矩○做○定○了○畢○竟○要○一○帳○搭○一○帳○

沒貨到了。前帳終還。沒貨不到。前帳只管扣住。龍溪的生意再歇不得手。他平日待百順的情分與親子無異。一樣穿衣。一般吃飯。見他有病。痛恨不得把身子替他。他只想到銀子上面。就要拿個彼此。子孫畢竟是子孫。奴僕畢竟是奴僕。心上思量。道我的生意一向是他經手。倘若我早晚之間。有些不測。那人頭上的帳目。總在他手裡。萬一收去了。在我兒孫面前多的說。少有的說。無幾他。那裡去查帳。不如趁我生

費他這錢。因出來這一頓生。願者得。或死之。或與人
不。相。談。就。有。幾。子。也。不。肯。理。他。笑。計。定。了。到。第。二。次
因。家。中。兒。子。實。就。如。借。百。兩。錢。一。句。的。生。意。都。是。你
羅。君。做。的。兩。個。小。官。人。倒。弄。得。游。手。靠。閑。得。來。書。讀
不。成。反。誤。他。終。身。之。事。我。這。番。留。你。在。家。教。他。們。現
成。出。去。也。受。外。出。路。的。風。霜。為。家。的。辛。苦。知。道。錢。財
難。得。來。好。似。人。家。百。兩。道。者。爹。的。話。極。說。得。是。只
怕。他。老。人。家。路。上。沒。人。服。事。越。做。不。便。而。位。小。官。人

不○會○法○門○得○慣○船○車○上○滿○干○受○保○反○要○費○你○的○心○籠
不○道○也○說○不○得○且○等○他○走○一○兩○遭○再○做○匠○處○却○說○單
正○與○道○生○聽○見○教○他○丟○了○書○本○去○做○生○意○喜○之○不○厭
只○道○做○客○的○人○終○日○在○外○面○游○山○玩○水○風○花○雪○月○不
知○如○何○受○用○那○裡○燒○湯○穿○着○革○鞋○游○山○背○着○被○囊○玩
水○兒○不○見○有○甚○山○水○之○樂○至○於○客○路○上○的○風○花○雪○月
與○家○中○大○不○相○同○而○處○的○天○公○竟○是○相○反○的○家○中○是
鮮○愷○之○風○ 浩○瑞○之○雪○ 異○日○之○花○ 賞○心○之○月

家。這。上。是。新。骨。之。風。儂。體。之。雪。一。寄。腸。之。花。一。傷。心。之。月。
 二。人。選。了。出。門。耐。不。過。弄。幾。身。錢。一。個。裡。怨。阿。父。一。
 個。怨。阿。祖。道。好。一。家。快。活。為。甚。壹。頓。人。與。來。受。
 這。樣。善。友。至。到。了。地。頭。兩。個。水。土。不。服。又。一。律。生。起。
 病。來。這。個。要。湯。那。個。要。藥。把。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
 磨。得。頭。光。脚。腫。方。纔。曉。得。百。順。的。話。句。一。是。金。石。之。
 言。一。是。佛。心。不。會。聽。得。伏。事。拜。兩。人。病。痊。對。秦。唐。各。發。誓。
 皆

誰想人都嫌管不好一箱也不要只淨新字許多本
對像他的擴去要討起箭帳回家怎奈經紀舖行鄰
對像就爭的不得來只好付得單王遺生與他爭論衆
人說他大模大樣一發不理大家相約定了分文不
給。這人是年者之人已被一子一孫害得七死八活
這等毒愛學氣這分明是雪上加霜那裡撐持得住
他這人好容易才起自己知道是濟事了說對單王
說這人好容易才起自己知道是濟事了說對單王
說這人好容易才起自己知道是濟事了說對單王

死在軍裡一發飛死之後，你可將前日賣貨的銀子，裝我骸骨回去。這邊的帳目，料想你們討不起，不要與人嗷氣，回去叫百順謀計，他也有些良心，料不敢全然乾沒。我還有一句話論理，不該就講，只怕臨危之際，說不出來，換了大事，只得講在你們肚裡。我有銀子若干，盛做喪場，埋在某處地下，你們回去可掘起來，或是買田，或是做生意，切勿不可將來浪費。說完就教買棺木，辦衣食，只等無常一到，即便我

於○却○說○單○玉○遺○生○見○他○說○出○這○宗○銀○子○埋○在○家○中○
 心○上○如○同○火○發○巴○不○得○乃○祖○乃○父○早○晚○斷○氣○
 死○了○好○回○去○極○來○使○用○誰○想○善○老○之○病○漸○如○將○滅○
 煙○在○睛○卡○明○不○肯○就○息○二○人○度○日○如○年○好○生○難○過○
 日○邊○生○出○去○討○帳○到○晚○不○見○回○來○苦○漢○與○人○各○處○尋○
 覓○不○見○踪○影○誰○想○他○要○銀○子○心○慌○等○不○得○乃○祖○半○命○
 又○怕○阿○叔○一○同○回○去○以○大○惡○心○不○均○
 阿○叔○背○了○乃○祖○做○個○高○才○
 是○是○是○人○預○先○題○回○去○

說。這。人。曉。得。其。中。訣。竅。這。裏。未。去。之。先。他。早。有。此。意。思。因。意。思。不。決。遲。了。一。兩。天。所。以。被。人。占。了。先。着。心。上。思。量。道。他。既。然。勸。我。回。去。自。然。不。願。道。理。一。總。都。要。權。去。了。那。裡。還。留。一。半。與。我。上。明。日。回。去。取。討。他。也。未。必。肯。還。要。打。官。司。又。說。憑。孫。孫。道。孫。子。得。了。祖。財。兒。子。反。立。在。空。地。不。成。如。今。父。親。的。衣。衾。棺。槨。都。已。有。了。若。還。斷。氣。主。人。家。也。會。殯。殮。何。必。定。要。兒。子。

送終戒若與他說明他定然不放我走不如便宜行
事罷了笑許也。楚。然。自。聘。了。父。親。以。尋。訪。遺。生。為。名。
催。了。快。船。異。程。而。進。的。去。了。龍。溪。先。孫。子。尋。不。回。來。
也。知。道。為。銀。子。的。緣。故。懊。悔。豈。言。太。早。還。嘆。息。道。孫。
子。比。兒。子。錯。底。隔。了。一。層。情。意。不。相。關。切。只。要。銀。子。
就。做。出。這。等。事。來。還。虧。得。我。帶。個。兒。子。在。身。邊。不。然。
骸。骨。都。沒。入。我。捨。得。是。天。下。孝。子。易。求。慈。孫。難。得。
誰。想。到。第。二。日。連。兒。子。也。不。見。了。方。纔。知。道。不。但。慈。

孫○雞○得○併○孝○下○如○及○易○求○只○有○錢○財○是○嫡○親○父○祖○就○
埋○在○土○中○還○要○急○急○趕○回○去○報○他○起○來○生○身○的○父○祖○
到○臨○終○沒○有○出○息○竟○與○路○人○一○般○就○死○在○旦○夕○也○等○
不○得○放○過○過○個○帶○他○回○去○財○之○有○用○亦○至○於○此○財○之○
為○害○亦○至○於○此○莫○急○了○一○回○不○覺○放○聲○大○笑○又○思○量○
若○帶○百○順○出○來○豈○肯○此○事○自○古○道○國○雞○見○忠○臣○不○到○
今○日○如○何○見○他○好○處○怎○得○他○飛○到○面○前○待○歲○告○訴○一○
番○死○也○瞑○目○却○說○百○順○自○從○家○主○去○後○甚○不○放○心○終○

日求籤問卜。只怕高年之人。外面有些長短。一日忽見遺生走到。連忙問道。老爺一向身體何如。如今在那裡。為甚麼不一齊回來。你一個先到。遺生回道。病在外面。十分危篤。如奉死了。也不可。知百順大驚道。既然病重。你為何不在那邊料理後事。及跑了回來。遺生只道。回家有事。不說起歲的原故。百順見他舉止乖張。言語錯亂。心上十分驚疑。思想家主病在異鄉。若果然不保。身邊只有三個兒子。又且少不更事。

道、他、如、何、料、理、得、來、正、要、趕、去、相、幫、不、想、到、了、次、日、
連、那、少、不、更、事、的、也、回、來、了、百、順、見、他、慌、張、如、
有、所、失、心、上、一、發、驚、疑、問、他、原、故、並、不、答、應、直、到、尋、
不、見、銀、子、與、遺、孫、爭、鬧、起、來、纔、曉、得、是、掘、藏、的、原、故、
百、順、急、了、也、不、通、知、二、人、收、拾、行、囊、竟、走、不、數、日、趕、
到、地、頭、喜、得、龍、溪、還、不、曾、死、正、在、懷、上、待、斃、之、時、忽、
見、親、人、走、到、悲、中、生、喜、慶、生、悲、少、不、得、主、僕、二、人、
各、有、一、番、疼、熱、的、話、次、日、龍、溪、把、行、家、鋪、戶、一、齊、請、

到面前將忤逆子孫貪財背本先後逃歸與義男聞
信千里奔喪的話告訴一遍又對衆人道成舍下的
家私與這邊的帳目約來共有若干都虧這個得力
義子幫我掙來的如今被那禽獸之子狼心之孫得
了三分之二只當被強盜劫去一般料想追不轉了
這一分雖在帳上料諸公決不相虧我如今寫張遺
囑下來煩諸公做個見證今與這個孝順的義子我
死之後教他在這裡自做人家不可使他回去我的

三
又
三
成

上

骸骨也不必裝載。遂鄉就葬在這邊。待他不時祭掃。省得靠了不孝子孫。更要做與祀之鬼。倘若那兩鄉逆種尋到這邊來。與他說話。煩諸公執了我的遺為。送他到官追究。今日背祖棄父。死不奔喪之罪。說便是這等說。只怕戒到陰間。也就有個報應。不到尋來的地步。說完。衆人齊聲贊道。正該如此。百順跪下。噴頭力辭。不可說百順。是老爺的奴僕。就粉身為主。也是該當這些小勤勞。何足掛齒。若還老爺這等溺愛。

起。來。是。開。幼。主。懲。僕。之。端。貽。百。順。叛。主。之。罪。不。是。愛。
 百。順。反。是。害。百。順。了。如。何。使。得。龍。溪。不。聽。迺。強。掙。禁。
 起。來。只。是。要。寫。衆。人。同。聲。相。和。道。幼。主。擺。佈。你。我。們。
 自。有。公。道。一。面。說。一。面。取。紙。的。取。紙。磨。墨。的。磨。墨。擺。
 在。龍。溪。面。前。龍。溪。雖。是。垂。死。之。人。當。不。得。感。激。百。順。
 的。心。堅。憤。恨。子。孫。的。念。切。提。筆。來。精。神。勃。勃。竟。像。
 無。病。的。一。般。寫。了。一。大。幅。前。面。半。篇。為。說。子。孫。不。孝。竟。
 是。討。逆。鋤。山。的。檄。文。後。面。半。篇。為。贊。百。順。盡。忠。竟。是。養。

士○志○臣○的○論○斷○寫○完○及○來○衆○久○用○字○從○押○方○統○遠○異
 百○順○百○順○怕○病○中○之○人○違○物○未○得○只○得○權○且○受○了○靈
 頭○謝○恩○却○也○古○怪○龍○潭○與○百○順○想○是○前○生○父○子○夙○世
 君○臣○在○生○不○能○相○離○臨○死○也○該○見○面○百○順○未○到○之○先
 淹○：○纏○：○再○不○見○死○等○他○走○到○說○過○一○番○永○訣○的○話
 遺○囑○徒○寫○得○完○等○不○得○睡○倒○就○絕○命○了○百○順○弄○天○痛
 哭○哭○不○欲○生○將○辦○下○的○衣○衾○棺○槨○殯○殮○過○了○自○己○戴
 孝○披○麻○寢○苫○枕○塊○與○親○子○一○般○開○喪○受○吊○上○已○完

就。往。各。家。討。帳。准。備。要。裝。喪。回。去。眾。又。都。不。肯。道。他。
家。主。臨。終。之。命。不。可。不。遵。若。還。在。此。做。人。家。我。們。的。
帳。目。一。一。還。清。待。你。好。做。生。意。若。要。裝。喪。回。去。把。銀。
子。送。與。禽。獸。狼。虎。不。但。我。們。不。服。連。你。士。主。也。不。甘。
心。況。且。那。樣。凶。人。豈。可。與。他。相。處。待。生。身。的。父。祖。尚。
且。如。此。何。況。手。下。之。人。你。若。回。去。眾。他。將。來。不。是。餓。
死。就。是。打。死。斷。不。可。錯。了。主。意。百。順。見。眾。人。的。話。來。
得。激。切。若。還。不。依。銀。子。決。難。到。手。只。得。當。面。應。承。道。

戊

蒙諸公好意為我。怎敢不知自愛。但求把帳目歸還。待我賣些田地。買所住宅。娶房家。亦在此過活。求諸公青目。就是。來久見他。依允。就把一應欠帳。如數還清。百順討足之候。就備筵席酒。把眾人一齊請來。拜了四拜。謝他。一向禮舉照顧之情。然後開言道。小人奉家主遺言。蒙諸公盛意教我。不要還鄉。在此成家立業。這是恩主愛惜之心。諸公憐憫之意。小人極該仰承。只是仔細籌度。起來畢竟有些碍理。後事

以○來○只○有○子○承○父○業○那○有○僕○受○主○財○我○如○今○若○不○裝
喪○回○去○把○客○本○交○還○幼○主○不○但○明○中○犯○了○叛○主○之○條
就○是○暗○中○也○犯○了○昧○心○之○忌○有○我○個○受○了○不○義○之○財
能○勾○安○然○受○享○的○我○如○今○拜○別○諸○公○要○扶○靈○柩○回○去
了○衆○人○知○道○勸○不○住○只○得○替○他○躊躇○道○你○既○然○主○心
要○做○義○僕○我○們○也○不○好○勉強○留○你○只○是○你○那○兩○個○幼
主○未○必○像○阿○父○能○以○恩○義○待○人○據○我○們○前○日○看○來○却
是○兩○個○凶○相○你○雖○狀○忠○心○赤○膽○的○為○他○主○未○必○推○心

戊

置腹的信。你他父親生前貨物。是你放死後帳目。是你救萬一你回去之後。他倒疑你有私。要恩將孽報。起來如何了得。你的本心。只有我們知道。你那邊有。起事來。我們遠水救不得近火。你如今回去。銀子便。交付與他。那張遺囑。切記要藏好。不可被他看見。搶奪了去。他若難為你。起來。你還有個憑據。好到官去。抵敵他。百順聽到此處。不覺改顏变色。合起掌來。念一。般阿彌陀佛。道諸公講的甚麼話。自古道。君欲臣。

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豈○有○做○奴○僕
之○人○與○家○主○相○抗○之○理○說○到○此○處○也○覺○得○罪○過○那○遺
囑○上○的○言○語○是○家○主○憤○怒○頭○上○偶○然○發○洩○出○來○的○若
還○此○時○不○死○連○他○自○己○也○要○懊○悔○起○來○何○况○子○孫○者
了○不○說○他○反○常○背○理○倒○置○尊○卑○我○此○番○若○帶○回○去○使
幼○主○知○道○教○他○何○以○為○情○若○使○為○子○者○怨○父○為○孫○者
恨○祖○是○我○傷○殘○他○的○骨○肉○攪○亂○他○的○倫○理○主○人○生○前
以○恩○結○我○上○反○以○讐○報○他○了○如○何○使○得○我○不○如○當○諸

公○面○前○毀○了○這○幾○遺○為○害○海○難○悔○於○將○來○說○完○取○出○
遺○孺○捏○在○手○中○對○靈○樞○拜○了○四○拜○點○起○火○來○燒○化○了○
四○座○之○中○人○：○嘆○服○個○：○稱○奇○道○他○是○僮○僕○中○的○聖○
人○可○惜○不○曾○做○官○做○吏○若○愛○朝○廷○一○命○之○榮○自○然○是○
個○託○孤○寄○命○之○臣○了○百○順○列○了○衆○人○催○下○船○隻○將○旅○
禮○裝○載○還○鄉○一○路○燒○錢○化○紙○招○魂○引○魄○自○來○不○說○正○
日○到○了○同○安○將○靈○樞○停○在○城○外○自○己○回○去○請○勿○主○出○
來○迎○喪○不○想○走○進○大○門○家○中○烟○消○火○滅○怨○氣○侵○人○只○

見○兩○個○幼○主○母○不○見○了○兩○位○幼○主○人○問○到○那○裡○去○了○
單○玉○遺○生○的○妻○子○放○聲○大○哭○並○不○回○言○直○待○哭○完○了○
方○纔○述○其○原○故○原○來○遺○孫○得○了○銀○子○不○肯○分○與○單○玉○
二○人○終○日○相○打○遺○生○把○單○玉○致○命○處○傷○了○一○下○登○時○
嘔○血○而○死○地○方○報○官○知○縣○把○遺○生○定○了○死○罪○原○該○秋○
後○處○決○只○因○牢○獄○之○中○時○疫○大○作○遺○生○入○監○不○上○一○
月○暴○病○而○死○當○初○掘○起○的○財○物○都○被○官○司○用○盡○兩○口○
尸○骸○雖○經○收○殮○未○曾○殯○葬○百○順○聽○了○趙○胸○跌○足○慟○痛○

一場只得尋个吉地將單玉遺生附葬龍溪左右一
夜百順夢見龍溪對他大怒道你是明理之人為何
做出背理之事那兩個逆種是我的讐人為何把他
葬在面前終日使我動氣若不移他開去我寧可徑
別處避他百順醒來知道他父子之讐到了陰間還
不曾消釋只得另尋一地將單玉遺生遷葬一處一
夜又夢見遺生對他哀求道叔生前是我打死如
今葬在一處時刻與我為讐求你另尋一處把我移

去避他。百順醒來，懊悔自己不是父子之讐，尚然不解。何呢？叔怪既然得了前夢，就不該使他合塋，只得又尋一地，把遺生移去葬了。三處的陰魂，終得安安。單玉遺生的妻子，年紀幼小，夫死之後，各人都要改嫁。百順回他無子，也不好勸他守節，只得各尋一分人家，送他去了。龍溪沒有親房，百順不忍家主絕嗣，就刻個先考龍溪公的神主，供奉在家。祭祀之時，自稱不孝總男百順。逢時掃墓，遇忌備齋，追遠之誼，比

親生之子更加一倍。後來家業興隆，子孫繁衍，衣冠累世不絕。這是他威德之報。我道單首順天行之事，當與嘉靖年間之徐阿寄一樣流芳。單龍溪所生之子，當與春秋齊桓公之五子一般遺臭。阿寄輔佐主母，撫養孤兒，辛苦一生，替他掙成家業。臨死之際，他私蓄沒有分文。其事載於警世通言。齊桓公卒於宮中，五公子爭嗣，父位各相攻伐。桓公的尸骸停在靈柩上，六十七日不能殯殮。尸身出于戶外，其事載於通

鑑。這四椿事。却好是天生的對偶。可見奴僕好的也。
當得子孫子孫。不好的尚不如奴僕。凡為子孫者。
了。這回小說。都要激發孝心。道為奴僕的尚且如此。
豈可人而不如奴僕乎。有**家**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
盡孝。沒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不孝。凡為父祖者。
看了這回小說。都要冷淡財心。道他們因有家業。碎
以如此為人。何必若抄家業。這等看來。小說就不是
無用之書了。若有貪財好利的子孫。問會求田的父

遺身學

視不原作者之心。怪我造此不情之言。離間人家骨
 肉者。請述孟子二句。回覆他道。知哉者。其雅春秋乎。
 罪哉者。其惟春秋乎。

二

163

通城壁女集

覺世釋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貞女守貞來異謫

朋儕相譖致奇冤

詩云

五刑不為妻孥設
小忿最能妨愛欲

看○來○難○做○是○家○翁○
一○吼○能○教○法○令○窮○
至○明○纔○可○學○痴○聾○

古人畫昧調停術。只有文王在箇中。
這首詩是說齊家一事比治國更難。治國的人遇了
是非曲直之事。可以原情而論。據理而推。情理上說
不去的。就把刑罰加他。那怕他不服。貼。至于齊
家的人。遇了是非曲直之事。只好用那調和鼎鼐的
手段。調劑權來。使他。是者忘其是非者忘其非。曲者
冥其曲。直者冥其直。總能勾使一門之內。盡奏雍熙。
五倫之中。不生變故。若還也。像治國一般。要把情理

聽講不
令人解
嘆

去壓服他無論蠻妻拗子不是情理二字壓得服的
連這情理兩件東西先不肯同心協力替他做和事
老人預先要在問官胸中打起鬪毆官司來了譬如
兄弟兩個相爭告在父親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以
大欺小該說為兄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以
下犯上又該說為弟的不是了妻妾兩個炒鬧告在
丈夫手裡原起情來自然是正妻吃醋磨滅偏房該
說做大的不是若還據起理來自然是愛妾恃寵欺

凌正室又該說做小的不是了。情要左袒這一邊。理要左袒那一邊。還是把情字做了干証。難為阿兄與阿正的好。還是把理字做了干証。難為阿弟與阿妾的好。還是把情理扭做一團。預先和了干証。着他去與兩邊解紛的好。可見情理二字是家庭之內。用不着的東西。兩情理尚且用不着。那刑名法律一發。不消說了。所以古語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但凡做官的。遇着有家庭之事。調處不明。來告狀的。只好以不



治○之○學○那○當○家○人○的○戲○拙○之○法○叫○做○不○痴○不○聾○雅○
 做○家○翁○只○是○不○准○他○便○了○他○見○官○府○不○准○自○然○回○去○
 調○停○就○如○街○市○上○相○打○的○人○看○見○有○人○扯○勸○他○兩○邊○
 再○不○住○手○及○至○扯○勸○的○人○一○齊○走○開○他○知○道○不○好○收○
 煞○也○就○兩○下○收○兵○不○解○而○自○散○了○說○便○是○這○等○說○古○
 語○之○中○又○有○兩○句○道○

若無解交人
 冤家抱樹死

萬一有家庭之事屢次調處不來畢竟要經官動府

官府要截拙他○不肯容你○截拙定要借重一番○試○
官府的才○斷比家主公○時才○斷何如○雅遜○說○
斷不濟○不敢領教○不○
聞廣東瓊州府定安縣○有○個○廩膳秀才○姓馬○名○鑣○
既開是個少年名士○娶妻上官氏○也是個名於○
兄弟三四個○也都是考得起的秀才○上官氏生得千○
嬌百媚○又且賢慧端莊○自十四歲進馬氏之門○到二○
十四歲○這十年之中○夫妻兩口○恩愛異常○再不曾有○

一句參商的話既開有個同社的朋友姓姜名玄字
念茲也是同學的秀才還有幾箇年少斯文或是姓
張或是姓李序不得許多名字他這幾輩名流結為
一社終日會文講學飲酒賦詩一年到頭沒有幾十
個不見面的日子一日馬既閑去訪朋友那朋友正
在家裡宴客見既閑走到就拉他入席同飲到半
中間那姜念茲也闖了來恰好一班同社之人都做
了不速之客大家坐在一處少不得要開懷暢飲象

人○之○中○惟○有○妾○念○妾○的○酒○量○不○濟○吃○不○上○幾○杯○就○有
些○醉○意○了○說○話○之○間○忽○然○正○顏○厲○色○對○馬○既○閑○道○老
兒○你○便○在○此○飲○酒○尊○嫂○在○家○做○了○一○件○不○端○之○事○朋
友○有○相○規○之○義○不○得○不○說○出○來○但○不○知○你○容○小○弟○說
不○容○小○弟○說○馬○既○閑○變○起○色○來○道○有○何○不○端○之○事○快
請○說○來○妾○念○茲○道○不○但○尊○嫂○連○小○弟○方○纔○也○做○了○一
件○不○端○之○事○若○對○兄○說○兄○定○要○變○臉○只○是○事○體○相○連
要○說○都○要○說○要○瞞○都○要○瞞○不○好○單○說○那○一○件○馬○既○閑

發
古
哥

道都求說來就是姜念慈道小弟方纔到宅上奉訪
不想老兄公出在外只因失于迴避劈面撞着了尊
嫂尊嫂的芳容不該生得那樣標致真所謂冶容誨
淫小弟生平其實不曾見過這樣女子苟非聖人未
有不動心者就不覺手舞足蹈起來若還尊嫂堅詞
以拒或者還帶挈小弟做個魯男子也不可不知不想
尊嫂也見小弟有幾分幾容不肯十分見外竟使小
弟越開敗檢做了一樁死有餘辜之事這也罷了正

五

世村的 話說清 極文極 極的說 說清極 罪極不 心的話 及說得 極像真 名手真 自更

與尊嫂在綢繆之際。不想有個盛婢走進房來。不言。不語。立在旁邊。却像有個臨淵羨魚之意。就如今日。主人邀賓。小弟與兄走。關席主人豈有不納之理。看還。不納。就要招起怪來。今日這席酒。決不能勾。然而撒手。只得拉他入坐。吃了一杯殘酒。這是小弟方纔造宅之時。與尊嫂二人做的不端不軌之事。論起理來。這樣碍口的話。不該對老兄面陳。只是老兄平日是個明見萬里的人。萬一久後覺察出來。這

段○讐○恨○就○終○身○不○解○了○倒○不○如○預○先○講○明○還○可○以○自○
首○免○罪○如○今○只○求○老○兄○汪○洋○大○度○恕○小○弟○一○念○之○差○
饒○個○初○犯○以○後○若○再○如○此○莫○說○老○兄○該○與○小○弟○絕○交○
連○同○社○諸○兄○都○攬○斥○小○弟○不○容○見○面○就○是○了○說○完○這○
些○話○又○走○出○位○來○深○唱○了○一○個○偈○然○後○坐○到○原○位○
上○去○馬○既○閑○聽○了○這○些○詫○異○之○談○不○覺○面○如○土○色○
真○又○不○是○當○假○又○不○是○著○說○他○是○真○話○世○間○沒○有○好○
了○人○的○妻○子○肯○對○原○夫○說○出○之○理○况○且○妻○子○是○個○心○

亥

六

氣的人。想來決無此事。若說他是取笑的話。爲甚麼
正顏厲色。沒有一毫嬉笑之容。他一面說。既開肚裡
一面躊躇。思量這樣的事。無論虛實。總來沒有認真
之理。任憑他說自己。只當不聽見。直等他說完了。下
來作揖的時節。方纔扭他罵了幾聲。也拿幾句尖酸
的話。討了回席。然後吃酒。衆人都說他是戲謔之詞。
就對姜念茲道。謔浪詼諧。雖是我輩的常事。只是也
要存些大體。自古道。朋友妻不可嬉。甚麼笑話說不

爭奇
天

得○定○要○把○朋○友○的○內○眷○來○做○戲○談○該○罰○你○一○碗○冷○酒
纔○是○姜○念○茲○道○小○弟○方○纔○的○言○語○句○是○真○列○位○不
要○認○做○笑○話○若○還○不○信○待○我○把○他○尊○嫂○與○威○婢○身○體
上○的○光○景○略○說○幾○句○且○看○對○不○對○就○是○了○就○對○馬○既
開○道○老○兄○莫○怪○小○弟○說○你○那○位○尊○嫂○姿○容○態○度○累○然
嫵○媚○只○是○身○上○肉○少○骨○多○又○且○寒○冷○沒○有○一○毫○溫○柔
之○趣○列○處○冷○還○冷○得○好○獨○有○豚○尖○上○那○兩○塊○肉○分○外
冷○得○怕○人○小○弟○的○賤○腿○方○纔○被○他○冰○了○一○米○直○到○如

連城璧全集

亥集

亥集

十

九一五

○中○帶
○難○的○是
○文○人○口

家○走○起○身○來○道○你○如○今○若○不○受○罰○我○們○滿○席○的○人○都
 笑○衆○人○見○他○說○到○這○個○地○步○一○發○替○馬○既○開○不○平○大
 其○所○短○則○為○絕○世○之○佳○人○古○之○所○謂○溫○柔○鄉○不○是○過
 婢○中○用○不○中○看○若○還○把○兩○個○併○做○一○個○存○其○所○長○去
 有○那○種○藝○法○據○小○弟○評○品○起○來○尊○嫂○中○看○不○中○用○盛
 多○獨○有○胸○前○那○一○塊○可○稱○至○寶○隨○你○甚○麼○婦○人○再○沒
 的○肌○肉○倒○煖○得○有○趣○別○處○雖○煖○還○與○尋○常○婦○人○差○不
 今○還○不○得○藝○倒○不○知○那○位○威○婢○容○貌○雖○不○甚○佳○身○上
 道○切○身

史 事 奇

要○激○變○起○來○了○就○把○起○先○零○星○折○下○的○冷○酒○共○有○一○
大○碗○放○在○姜○念○茲○面○前○又○委○一○個○催○酒○的○人○限○三○催○
要○乾○如○遲○倍○罰○姜○念○茲○道○諸○公○善○要○罰○我○家○可○換○一○
碗○熱○的○我○方○纔○行○了○房○事○吃○不○得○冷○酒○苦○還○逼○我○吃○
下○去○豈○不○弄○出○陰○疴○病○來○衆○人○起○先○見○他○說○得○有○憑○
有○據○却○像○是○椿○真○事○一○般○心○上○正○有○些○疑○惑○如○今○聽○
了○這○一○句○一○發○疑○上○加○疑○正○要○借○這○一○碗○冷○酒○試○驗○
他○的○真○假○出○來○那○裡○肯○換○就○把○一○席○的○人○分○做○三○班○

連城璧全集

亥

連身。揪耳的揪耳。撿手的撿手。灌酒的灌酒。不上兩口氣。灌筒傾江倒海。一瀉無遺。姜念茲原是已醉之人。又加了這一碗冷酒。自然把持不定。一吐之後。不覺狂躁起來。連衣服也穿不住。都脫去了。衆人見他醉得。不堪。就着家人扶送回去。大家再吃幾鐘。也就散了。却說馬既聞聽了這些話。心上十分依疑。思量自家。的妻子。平素爲人正氣。難道一旦做出這樣事來。羞還沒些影响。他爲甚麼平空白地。道出此言來。羞辱。

我我妻子身上骨多肉少其實是真只不十分寒。冷
婢女生得肥胖身上煖熱也是真的只是胸前一塊
也與身上一般不覺將十分說異止有這兩句說得
不像其餘的話句。過真天下的事儘有不可意料
的。或者人。身上的血氣。一日之間。有時而
旺。衰者愈覺其冷。旺者愈覺其熱。也不可。知我如今
急。走。人。心。地。一。心。就。知。道。了。想。到。此。處。就
巴不得跨進大門把兩步併做一步急。的趕到家

亥

九

才手揮
 臺首與
 唇筆如
 異但看
 此等文
 字便知
 非作小
 說之人
 也

中○只○說○要○與○妻○子○行○房○把○他○扯○進○房○去○不○由○情○願○將
 上○身○的○衣○服○盡○數○解○開○渾○身○一○摸○竟○像○一○朶○水○仙○花
 但○覺○寒○韻○侵○人○不○見○溫○香○襲○體○比○往○常○受○用○的○光○景
 似○有○高○唐○洛○浦○之○分○再○把○褲○帶○解○開○將○他○兩○豚○一○摸
 果○然○冷○得○異○常○與○上○身○較○量○起○來○又○有○涼○水○寒○水○之
 別○矣○馬○既○閑○十○分○的○疑○心○已○有○五○六○分○開○交○不○得○了
 就○託○故○爬○起○身○來○不○果○行○房○做○了○件○請○客○不○誠○虛○邀
 見○意○之○事○走○出○房○去○又○到○厨○下○尋○着○丫○鬟○也○像○調○戲

地○地○地
行○文
至○此○真
香○華○飛
是○舞○之
樂○與○

他○的○一○般○從○背○後○一○把○接○住○別○
領○教○過○的○不○消○再○試○止○有○胸○前○那○塊○
至○寶○雖○然○也○曾○
靠○着○幾○次○只○是○家○主○偷○婢○大○約○在○慌○忙○急○遽○之○時○就○
如○蜻○蜓○點○水○一○着○便○開○也○不○知○水○冷○水○熱○直○到○此○時○
用○意○撫○摩○總○曉○得○是○兩○袋○温○香○一○片○煖○玉○果○然○有○些○
詫○異○不○媿○至○寶○之○名○馬○既○開○到○了○此○時○已○十○分○開○夾○
不○得○了○就○放○下○臉○來○道○我○方○纔○出○去○之○後○曾○有○人○乘○
尋○我○不○曾○了○鬘○道○有○一○位○姜○相○公○來○尋○相○公○說○話○我○

七
亥

六

2
二
八
11
1

道坊月

面道不在家。他就去了。馬既閑道：「怕未必肯就去。」
這等娘子與他相見不曾在。鬢道：「他立在籬巴外面。」
張得一張看見娘子，就像沒趣的一般，連忙走了。開
去。他又未曾進門。娘子為何與他相見。馬既閑道：「只
怕也未必就肯。沒趣這等。你與他近身說話，不曾在。」
鬢道：「我與大娘時刻不離。大娘不見面，我也不見面。」
了。為何與他近起身來。這些話都問得好笑。馬既閑
滿肚不平之氣，正要發洩出來。只見他答應的時節。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還有個理直氣壯不肯讓人要與家裏說個明白的光景。馬既鬧十分疑心。看見這種氣像。就減了一二分。只得隱忍住了。且慢慢的察其動靜。晚間與妻子睡在一處。不住的把言語試他。也有可信之處。也有可疑之處。既鬧躊躇了一夜。再不能決其有無。到第二日起來。雖然沒有實據。也覺得有些羞慚。不好出去見朋友。心上思量道。他若是酒後出的狂言。今日朋友對他說了他。畢竟要來請

罪者還來請罪。就愈加可疑。不但不是酒後出狂。言還是酒後吐真言了。誰想等了一日不見人來到。第二日又等一日。也不見人來。等到第三日有些熬不住了。就分付一個書僮到外面去打聽。看姜相公與衆位相公連日相會不相會。說我不說。我只見書僮去了一會。轉來回覆道。衆位相公都在一處。只有姜相公不曾出來。問得害了陰症病。睡在家裡。起身不得。衆位相公相約了。要去看他。不知相公也去不

與書

去馬既閑聽了這一句不覺面色鉄青頭毛直豎連
身上都發寒發熱起來知道這椿醜事是千真萬確
的了還要等姜念茲病好之後別尋他一椿過失而
叱他一場然後與他絕交絕交之後也別尋妻子一
椿過失休他回去以塞衆人之口省得貽笑于鄉鄰
誰想天下的事再不由人計較你要塞人的口天不
肯塞人的口偏要與你傳播開來再過幾日姜念茲
竟死了那陰症病的三個字是他未曾得病之先自

巴○送○料○出○來○的○難○道○好○替○他○頓○做○別○的○症○候○深○愁○
人○妻○子○的○話○是○他○不○肯○聽○過○自○己○表○白○出○來○的○難○道○
好○說○沒○有○這○樁○事○情○往○常○人○家○閑○閒○之○事○沒○些○影○响○
尚○且○有○人○捕○風○捉○影○生○出○結○來○何○况○這○樁○實○事○有○惡○
警○之○可○據○之○事○及○人○談○話○之○理○馬○既○閑○休○妻○之○念○到○
了○此○時○即○敢○不○決○也○不○能○勾○了○心○上○思○量○道○我○屢○休○
他○少○不○得○要○把○這○樁○事○情○說○個○明○白○總○好○羞○他○的○口○
使○他○沒○得○分○辨○要○說○明○白○少○不○得○要○把○那○壞○事○的○罪○

鬃嚴刑拷打方纔肯招只是招出之後我要休他
賴死賴活不肯回去也非一樁難處的事不如且瞞
了他把鬃帶到別處拷問一番真情出於鬃之
口就當得他自己的供招了那怕他不服只消寫封
休書遣他回去就是何必定要說明主意定了就生
個計較出來他有個嫡親妹子嫁在近處只說叫
鬃去看妹子鬃先去自己也隨在後邊走到妹子
家中就叫鬃跪下把那日自己出門家中做出醜

連城璧全集

十四

事○的○話○叫○他○直○招○了○鬻○不○但○不○招○反○說○家○主○青○天○白○
日○見○神○見○鬼○想○是○自○己○平○日○做○慣○此○事○故○此○以○已○之○
心○度○人○之○心○在○這○邊○胡○猜○亂○試○豈○有○沒○緣○沒○故○一○個○
男○子○進○門○就○與○他○通○奸○之○理○就○作○主○母○要○做○此○事○雜○
道○不○怕○了○鬻○碍○眼○了○鬻○要○做○此○事○雜○道○不○怕○主○母○害○
羞○這○樣○沒○志○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馬○既○開○被○他○以○
前○那○些○硬○話○掩○飾○過○一○次○後○來○分○外○可○疑○如○今○就○說○
得○理○直○氣○壯○也○不○信○了○思○量○不○加○刑○罰○那○裡○肯○招○就○

把他渾身衣服盡皆剝去。又把一根索子將他兩手
兩脚懸空吊起。自己執了皮鞭。打個不數。直等招了
緣。任那丁鬘是個精赤的身子。被他打了數百。不但
皮破血流。亦且筋傷骨損。就喊叫道。相公。不消再打。
待我招來。就是馬。既開。就放下皮鞭。聽他細說。丁鬘
道。那日。姜相公進來。並不不曾敢調戲娘子。只扯我一
個。到廚下去說話。是真馬。既開。道。這等。你被他奸了。
不曾了鬘道。我扯他。不過被他強姦一次。也是真的。

娘子○並○不○曾○失○節○不○敢○就○招○馬○既○開○道○我○家○又○沒○有○
三○層○廳○四○層○屋○不○過○幾○間○破○房○子○豈○有○丫○鬟○被○奸○主○
母○不○曾○失○節○之○理○難○道○袖○了○一○雙○手○立○在○旁○邊○看○偷○
們○做○事○不○成○這○等○說○起○來○不○必○再○審○自○然○是○千○真○萬○
確○的○了○當○日○回○去○就○寫○了○一○封○休○書○叫○了○一○乘○轎○子○
只○說○娘○家○來○接○他○把○上○官○底○打○發○回○去○又○恨○那○丫○鬟○
不○過○說○畢○竟○是○他○勾○引○奸○夫○引○誘○主○母○纔○做○出○這○等○
事○來○若○仍○舊○賣○他○為○奴○不○足○以○贖○其○罪○就○把○他○賣○到

瓊州府一個娼妓人家倚門接客却說上官氏當日
抬到母家父母兄弟見他無因而至正有些疑心及
至看了那封休書一發驚慌不了問他被出的原故
上官氏一毫不知那兄弟幾個只得趕來見既問問
他討箇明示說開道是令妹令妹做的事只消問他
就是了何須趕來見我那兄弟幾個道方纔問過他
說一毫不知馬既開道這等小弟是個有血性的人
這樣的事說不出口只請到背後去訪但問姜念慈

其

其

之○死○由○于○何○病○得○病○之○故○起○于○何○人○就○知○道○了○只○是○
列○位○自○己○去○問○恐○怕○那○說○話○的○人○碍○了○列○位○的○体○面○
不○好○直○說○須○要○託○人○去○訪○方○纔○探○得○真○話○出○來○那○兄○
弟○幾○個○見○他○不○肯○說○只○得○依○他○的○話○託○了○別○人○又○去○
訪○問○別○人○及○至○別○人○說○與○別○人○別○人○走○來○回○覆○方○纔○
知○道○其○中○就○裡○他○那○父○母○兄○弟○都○是○要○体○面○的○人○見○
他○做○出○此○事○連○自○家○也○無○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
上○官○氏○說○得○精○而○羞○慚○半○個○低○錢○也○不○值○上○官○氏○並○

不○回○言○直○等○他○說○到○氣○平○之○後○方○纔○辨○論○幾○句○道○真
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我○若○果○有○此○事○莫○說○丈○夫○休
我○就○是○父○母○兄○弟○也○該○置○我○于○死○地○為○甚○麼○容○此○不
育○之○女○玷○辱○家○門○若○還○沒○些○影○响○平○空○受○此○奇○冤○只
怕○父○母○兄○弟○也○難○替○我○坐○視○那○父○母○兄○弟○道○如○今○外
而○的○人○衆○口○一○詞○都○是○這○等○說○了○你○還○有○甚○麼○辨○得
上○官○氏○道○衆○人○的○話○都○由○于○一○個○人○的○酒○後○之○言○那
有○個○酒○後○之○言○是○作○得○准○的○只○是○那○說○話○的○人○不○該

就○死○故○此○把○虛○話○都○弄○實○了○焉○知○此○人○之○死○不○是○因○
他○無○端○造○謗○平○地○生○非○玷○污○人○的○清○名○離○間○人○的○夫○
婦○故○此○天○理○不○容○使○他○言○出○于○口○禍○中○于○身○故○有○此○
番○頭○報○也○不○可○知○如○今○這○椿○事○體○若○還○不○曾○彰○揚○或○
者○還○該○隱○忍○瞞○得○一○個○是○一○個○寧○可○受○屈○于○已○不○可○
貽○笑○于○人○他○若○不○會○休○我○或○者○還○該○忍○耐○過○得○一○年○
是○一○年○寧○可○受○些○不○白○之○冤○不○可○做○那○不○祥○之○事○如○
令○休○的○業○已○休○了○你○就○送○我○轉○去○料○想○他○也○不○收○該○

論的業已談論了。你就挨家逐戶去辨。料想他也不聽。隱瞞也是出醜。彰揚也是出醜。好說他也不要。反說他也不要。倒不如待我出頭露面。當官與他分理一場。萬一遇得着一位清官。把這件冤枉事情審得明白。固然是椿好事。就作審不出来。也是前生的冤業了。我拼得一刀自刎。死在官府面前。做個有氣性的女子。爲甚麼包羞忍恥。坐在家中。使父母兄弟做人不得。豈不是兩敗俱傷。那父母兄弟見他這些言

語說得激烈。或者果是冤情。也不可。就替他寫張
狀子。到定安縣裡去告。柱語是辨。或明冤事。恰好那
個知縣。是廣東第一位清官。姓包名繼元。人都說是
包龍圖的後身。故此改名不改姓。不但定安縣裡沒
有一椿冤獄。就是外府外縣。但有疑難事情。官府斷
不來的。就到上司告了。求批與他審決。果然審得情
形畢露。就象眼見的。一般。當日包知縣准了狀詞。就
出牌拘審馬。既問見他告了。也訴一狀。柱語是無感。

可○辨○無○冤○可○明○懇○恩○雪○恥○誅○淫○以○維○風○化○事○原○差○把
馬○既○閑○夫○婦○與○狀○上○有○名○的○干○証○個○一○拘○齊○只○有○了
髮○賣○在○別○處○知○縣○不○肯○越○境○提○人○故○此○不○到○臨○審○的
時○節○先○叫○馬○既○閑○上○去○問○他○休○妻○的○來○歷○馬○既○閑○就
把○姜○念○茲○飲○酒○之○時○當○面○談○誚○的○言○語○與○回○來○試○驗○
件○一○不○差○數○日○之○後○姜○念○茲○病○死○的○話○有○頭○有○腦○說
了○一○遍○知○縣○道○據○你○說○來○都○是○些○捕○風○捉○影○以○虛○作
實○的○話○一○毫○憑○據○也○沒○有○如○何○就○把○妻○子○出○了○馬○既

開道○這些話○雖然涉于影响○那了鬘口裡的話○却是
明○白○的○又把了鬘招出的言語○細○述○了一遍○
道○老父師○若還不信○此婢見在府城○拘來一審○就明
白○了○知縣道○他這些話○還是你○不○曾○加○刑○他○情○愿○說
出○來○的○還○是○被○你○拷○打○不○過○沒○奈○何○了○招○出○來○的○馬
既○開○見○官○府○問○到○此○處○有○些○不○好○答○應○只○得○含○糊○
說○了○一○句○知○縣○道○我○知○道○了○你○且○下○去○叫○那○婦○人○上
來○上○官○氏○走○到○面○前○知○縣○問○道○你○主○婢○二○人○若○與○姜

秀才無奸他怎麼知道你身上寒冷了髮身上發熱
說來一些不差難道是個神仙不成上官氏道這
原故莫說丈夫疑心就是小婦人自己也不明白或
者是他取笑的話偶然猜着了也不可只是小婦
人平日是個冰清玉潔的人不但與姜秀才無奸並
不知道他面長面短平空白地受此苛謫就是死也
不肯甘心若還是別的老爺在此為官小婦人只好
含冤抱屈而死也不敢前來告狀聞得老爺是龍圖

轉世沒有審不出的冤情。所以統敢萌此妄想。如李
只求老爺原情度理。把這構怪事替小婦人籌想一
籌。想釋得小婦人自己之疑。就辨得丈夫心上之感
了。知縣道再沒有不曾貼身知道冷熱之理。這等你
便與他無奸。那個丫鬟可曾被你淫污。或者你身上
的寒冷。丫鬟知道。丫鬟對他說了。故此他冒認有私
做個賴風月的話柄。也不可。知上官氏道。丫鬟平日
與小婦人半步不離。小婦人替他發誓。過並無此

事○知○縣○道○你○且○下○去○叫○馬○生○員○的○干○証○上○來○那○些○干
証○就○是○當○初○同○席○的○朋○友○馬○既○聞○恐○怕○審○輸○了○官○司○
要○正○他○無○故○出○妻○之○罪○故○此○央○了○這○班○朋○友○來○証○姜
念○茲○席○上○之○言○又○把○醫○姜○念○茲○的○醫○生○也○借○重○在○裡
面○要○他○說○出○陰○症○二○字○為○定○罪○之○由○使○將○來○沒○有○反
覆○知○縣○先○問○那○些○朋○友○道○當○日○姜○生○員○席○上○之○言○是
諸○兄○親○耳○聽○見○的○麼○那○些○朋○友○道○奸○情○的○真○假○其○實
難○明○只○是○這○些○說○話○却○是○出○于○姜○生○之○口○入○于○馬○生

之耳門生輩衆耳衆目一齊聽見。的知縣道。這等姜
生員平日是個老成物人。還是個不正氣的人。衆朋
友道。平日做人極老成。獨有這些言語說得不正氣。
知縣道。這等他平日是個板腐的人。還是個喜諛諧。
好頑耍的人。衆朋友道。他平日也善諛諧也喜頑耍。
只是小節雖然不拘大體也還不失。不曾戲謔。到這
個地步。知縣道。這等他當日之死。果然由于何病。衆
朋友道。他未吃冷酒之先。就說出陰症二字。後來果

以陰症而死。現有有用藥的醫生。是一方之國手。求考
父師審他。就是知縣問醫生道。姜秀才死于陰症。本
縣已知道了。不消你再說。只是這陰症二字。還是在
他脉息裡面診出來的。還是在他自家口裡偵探出
來的。醫生道。他自己害羞。不對醫生說。是衆位相公
要救他的性命。背後對醫生說的。就是他的脉息也。
與衆人的說話一般。明是個陰症。知縣笑了一笑。
就分付叫馬生員上來。馬既開只說奸情審實了。叫

他晚上去好看妻子用刑。誰想全然不是。知縣見他
走到。又笑一笑道。這張狀子本縣審出來了。不是一
椿奸情。倒是一椿人命。姜秀才飲酒的時節。又不喪
心病狂。爲甚麼奸了你的妻子。肯對你說。此是必無
之理。不過是平日戲謔慣了。故意造出這番說話。要
誣你。這便就是陰忌二字。也是見衆人罰他冷酒。
又爲說中之語。隨口說出來的。原沒有甚麼成見。及
至得病之後。衆朋友以爲前言既驗。奸必是真。要救

醫生的
毛病倒
句、談
着了作
小說的
人乃是
醫書局
的國

他性命背後分付醫生教他作陰症醫治近來的醫
生那裡知道診甚麼脈不過把望聞問切四個字做
了秘方去撞人的太歲撞得着醫好幾個撞不着醫
死幾個這都是常事他見衆人說是陰症無論是何
病體都作陰症醫了藥不對科自然醫死還有甚麼
講得着還果然陰症姜生員怕死自然該對醫生直
說爲甚麼酒席之間不怕羞到性命相關之際反怕
起羞來可見姜生員與你的妻子一毫無染只是這

連城璧全集

二

位○國○手○不○該○做○廢○醫○悞○人○白○上○斷○送○他○一○條○性○命○以○致○
顯○而○易○見○之○事○做○了○實○然○不○白○之○冤○如○今○只○消○把○他○
問○罪○雪○你○夫○婦○二○人○之○恨○依○舊○回○去○做○夫○妻○自○然○沒○
得○說○了○就○要○叫○婦○人○上○來○要○與○他○當○面○和○事○馬○既○開○
道○棄○婦○不○端○之○事○昭○然○在○人○耳○目○之○間○不○是○老○父○師○
的○片○言○可○以○折○得○這○椿○大○獄○的○寧○可○受○了○違○斷○之○罪○
那○完○聚○之○事○萬○不○敢○違○知○縣○道○照○你○說○來○難○道○這○等○
一○個○少○年○婦○人○就○被○這○椿○莫○須○有○之○事○耽○擱○他○一○世○

不成馬既開道生員只是不要罷了。何必能攔他。他
憑改嫁就是知縣對上官氏道。這等看起來。他是決
不要你的了。我今日替你斷過。男子另娶。女子另嫁。
以後不得再起訟端。上官氏聽了這一句。就在堂上
發起性來。說老爺是做官的人。一言之下。風化既開。
豈有教一個婦人嫁兩個丈夫之理。他要娶。任憑他
娶。小婦人有死而已。決不二天。說了這幾句。就在衣
袖裡面取出一把剃刀。竟要自刎。知縣慌了。連忙教

連城璧全集

亥集

三

他父母兄弟一齊扯住。又對馬既閑道。但看這種光景。就知道是個貞節婦人。那椿疑事不辨而自明了。如今聽我解紛。還是與他完聚的。是馬既閑只是搖頭不肯依斷。知縣道。你如今心上之疑。還有那幾樁不解說來。我聽馬既閑道。別的事都可解說。只有冷熱二字。解說不來。知縣聽了這句話。不言不語。躊躇了一會。就對他道。你這句話也說得有理。別的疑事。本縣方纔都替他說明了。只有冷熱二字。不曾有個

註解如何服得你的心。這還是本縣思慮不到。以致如此也罷。你們今日都且散去。待本縣慢慢的思想。思想出來再替你審斷。就是眾人一齊叩謝道。但願如此。當日各人散去。個個都說。這個官府枉負了一世的清名。沒有決斷。有奸就說有奸。無奸就說無奸。何須要到背後去想。一連過了幾日。不見差人來喚覆審。正要寫狀去催。誰想他又往府公幹去了。數日方回。衆人不等票拘。等他投文之後。就跪過去求審。

六

知縣道這件事本縣也曾大費揣摩只是思想不出。就是思想出來也只好自己肚裡明白若還對諸兒說諸兒也未必就肯釋然古語說得好解鈴還用繫鈴人當初那半話原出于姜生員之口如今要知虛實除非還是問他。只是本縣乃陽世之官不能審陰間之事。待我移一角文書到城隍司那邊去煩他把姜生的魂魄提到面前問他當日之言是虛是寔。討箇的確。因文過來。總好與諸兒定案。衆人聽了這些。

下
馬

話○大○家○都○冷○笑○起○來○道○
 鬼○神○之○事○極○是○渺○茫○
 那○有○城○
 隍○司○的○回○文○是○討○得○來○的○
 知○縣○道○別○的○官○府○問○他○
 未○必○就○答○只○怕○本○縣○發○去○的○文○書○他○沒○有○不○回○之○理○
 諸○兄○不○信○就○試○一○試○看○
 我○如○今○若○差○衙○後○去○搜○恐○怕○
 討○來○的○回○文○諸○兄○未○必○見○信○不○如○就○着○馬○生○齋○去○討○
 了○回○文○轉○來○有○奸○無○奸○自○然○明○白○再○沒○有○疑○心○的○了○
 就○對○馬○既○開○道○你○如○今○回○去○預○先○齋○戒○沐○浴○起○來○本○
 縣○退○堂○之○後○就○備○一○角○牒○文○明○早○給○發○與○你○
 齋○到

連城璧全集

亥集

亥集

三

那邊虔誠禱告一番。把文書燒了。當日不可回去。就
宿在神位之旁。第二日起來。他定有回文。給發。即使
沒有回文。少不得夢也。記一個與你。決不使你空返。
就是說了這幾句。竟自退堂進去了。衆人。心上。都不
明白。對馬既開道。無論真假。你便去走一次。不要認
做投文書。只當去求夢罷了。或者弄假成真。有些應
驗也。不可知。馬既開回去。果然齋戒沐浴。發起一片
誠心。到第二日。領了本縣的牒文。到城隍廟中投遞。

少不得拜了幾拜把以前的情節告訴一番然後把
牒文化去當晚就在神位之前和衣而睡只說回文
斷○之○沒○有○或○者○目○之○所○思○夜○之○所○夢○無○論○驗○不○驗○定
有○此○夢○境○也○不○可○知○誰○想○昏○之○沉○之○睡○了○一○夜○不○見
半○亮○影○响○清○早○起○來○又○在○神○位○前○坐○了○一○會○也○不○見
有○一○毫○動○靜○正○要○轉○身○回○去○只○見○本○廟○的○道○官○進○來
裝○昏○劈○面○撞○着○馬○既○開○把○他○相○了○幾○眼○却○像○認○得○的
一○般○口○裡○唧○唧○嚶○嚶○只○管○說○奇○事○奇○事○馬○既○開○問○他

亥

元

千古奇

甚麼奇事。那道官道。小道是本司掌印的道官。今夜三更時候。忽然夢見城隍老爺喚我帶印上堂。說要印一角牒文。回到縣裡去。我果然帶印上來。走到老爺跟前。老爺遞一角文書一箇封套與我。就在文書年月上用了一顆掛號。處用了一顆封筒。鈴縫之。處用了兩顆。共是四顆印信。老爺又教我粘封好了。遞與本告拿去。小道遞與一人。那面孔模樣。至今儼然在目。竟與老相公一般。所以方纔撞見。詫為奇事。

請問老相公為何到此。馬既閑聽見這些話也吃了
一大驚。就把本縣父母教他齋牒前來并討回文的
話說了一遍。兩箇人驚詫不已。只是回文不見使人
疑惑。馬既閑又等一會不見响動。只得走回家中要
吃些點心。好去回覆知縣。那此狀內有名的朋友聽
說馬既閑轉來。大家不約而齊都來問信。馬既閑先
把夢與回文兩件俱無的話略說幾句。又把道士撞
見鶯奇說夢的話細述一番。衆人也驚詫不已。內中

後已 測度而 于不可 疊提端 漢胡葛

道切月
 有○幾○個○聰○明○的○道○神○道○的○回○文○豈○有○與○人○看○見○之○理○
 或○者○就○在○夢○中○發○去○本○縣○的○父○母○也○在○夢○中○拆○者○也○
 不○可○知○我○們○換○了○衣○服○同○去○見○他○，○畢○竟○有○此○話○說○
 馬○既○開○就○在○衆○人○面○前○脫○去○見○神○的○色○衣○換○了○見○官○
 的○青○衣○不○想○就○在○換○衣○之○際○胸○前○掉○下○一○角○文○書○衆○
 人○大○驚○拾○起○來○一○看○上○面○寫○着○兩○行○字○道○
 定○安○縣○城○隍○司○牒○文○一○角○仰○本○告○齋○赴○
 定○安○縣○正○堂○包○當○堂○開○拆○

那封筒鈐經之處果然有印二顆。就是城隍道紀司的印。信那年月之旁又有幾箇小字道：內載件。

衆人見了這角文書。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覺得毛骨悚然。就一齊替嘆道。這等看起來。本縣的父。母。不但。是。包。龍。圖。的。後。身。竟。是。包。龍。圖。的。正。身。了。只。是。縣。裡。發。去。的。文。書。只。得。一。件。如。今。爲。何。有。兩。件。難道。連。前。文。也。發。回。不。成。有。幾。個。少。年。的。要。私。自。能。開。

一○看○然○後○送○與○包○公○那○些○老○成○的○不○肯○說○私○開○官○府○
的○文○書○尚○且○有○罪○何○况○赫○有○靈○的○神○道○是○兒○戲○得○
的○還○是○齋○送○與○官○當○堂○求○看○的○是○就○大○家○換○了○衣○服○
走○到○縣○前○恰○好○遇○着○知○縣○坐○堂○一○齊○挨○擠○上○去○說○城○
隍○司○能○回○文○有○了○求○老○父○師○當○堂○開○拆○看○馬○既○開○遞○
與○門○子○門○子○放○在○知○縣○面○前○衆○人○已○不○得○早○些○拆○開○
好○看○城○隍○腹○中○的○文○理○鬼○判○寫○來○的○字○跡○誰○想○包○知○
縣○故○意○作○難○不○肯○就○拆○且○標○一○枝○火○籤○差○人○去○接○上○

官氏與他父母兄弟并那做干証的醫生。直等這些人犯一齊拘到面前。方纔拆開文書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道。原來是這個原故。叫上官氏過來。那一日你丈夫不在家。姜秀才來尋他的時節。還是冷天。還是熱天。上官氏道。是十月初旬。熱天過了。正是初冷的時節。知縣道。這等你穿甚麼衣服。坐在那裡。做甚麼事。了。髮穿甚麼衣服。坐在那裡。做甚麼事。都被姜秀才看見。不。曾。上。官。氏。想。了。一。會。就。答。應。道。那。箇。時。

節小婦人因寒衣不曾漿洗。只穿得一件紗衫。坐在石板上換衣服。鬢穿的是青布夾襖。坐在灶前燒火。姜秀才只在籬巴外面張得一張。也不知他看得明白。看不明白。知縣點點頭道。是了。你這些說話。正合着來文。果然是這箇原故。就對衆人道。本縣前日所說的話。一字不差。如今都湊着了。姜秀才與諸兄。是一班忘形的朋友。終日笑耍。諷諧絕無忌憚。那日去尋馬生。隔着籬巴。看見這些動靜。他就見景生情。

出○那○話○來○取○笑○你○上○官○氏○乃○瘦○怯○之○人○遇○了○在○
涼○的○天○氣○止○穿○一○件○紗○衫○身○上○豈○有○不○寒○之○理○以○極○
寒○的○身○子○坐○在○石○板○上○面○猶○如○雪○上○加○霜○那○豚○間○兩○
塊○自○然○是○冷○極○的○了○丫○鬟○乃○肥○胖○之○人○况○在○冬○冷○的○
時○節○穿○了○一○件○夾○襖○身○上○豈○有○不○暖○之○理○以○極○暖○的○
身○子○對○着○爐○門○燒○火○猶○如○爐○中○加○炭○那○胸○前○一○塊○自○
然○是○熱○烘○烘○的○了○此○乃○必○然○之○理○一○定○之○情○不○必○定○要○
貼○身○着○肉○方○纔○知○道○這○種○光○景○他○說○話○的○意○思○不○過○

是○使○乖○弄○巧○要○你○回○去○試○驗○出○來○疑○心○一○夜○到○第○二○
日○相○見○就○說○出○真○情○要○博○同○社○之○人○闕○然○一○笑○而○已○
原○沒○有○別○的○意○思○不○想○第○二○日○就○病○起○來○不○能○勾○與○
你○見○面○那○得○病○的○原○故○是○吃○了○冷○酒○之○後○又○脫○衣○服○
寒○冷○之○氣○內○外○交○攻○犯○的○是○傷○寒○症○候○庸○醫○不○解○誤○
聽○人○言○作○了○陰○症○病○醫○所○以○越○醫○越○重○以○致○昏○眩○而○
死○此○乃○上○官○氏○受○誦○之○由○也○如○今○回○文○現○在○這○邊○諸○
兄○拿○下○去○細○看○不○但○城○隍○司○有○回○文○連○那○冥○犯○妄○念○

天
字

我○也○具○有○一○張○供○状○在○此○但○不○知○可○是○親○筆○諸○兄○也○
拿○下○去○細○認○一○番○說○完○就○把○四○文○與○供○状○一○齊○遞○下○
來○衆○人○捏○了○仔○細○一○看○只○見○城○隍○的○文○理○也○與○陽○間○
官○府○的○口○氣○一○般○鬼○判○的○筆○踪○也○與○陽○間○書○辦○的○字○
跡○無○異○衆○人○看○了○還○不○十○分○吃○驚○獨○有○那○張○供○状○使○
人○看○了○一○遍○不○覺○害○怕○起○來○不○但○筆○踪○字○跡○儼○若○生○
前○就○是○那○篇○文○理○也○宛○然○是○姜○念○茲○的○口○氣○只○因○他○
長○于○四○六○下○筆○便○是○駢○體○之○詞○不○但○古○作○裡○面○排○偶○

連成璧全集

亥集

目○錄○最○多○就○是○八○版○文○字○之○中○也○句○上○是○錦○照○錦○對○那○供○
狀○云○

實○犯○妻○玄○供○為○庸○醫○害○命○讓○語○傷○倫○懇○雪○兩○大○
奇○冤○以○安○人○鬼○事○念○玄○生○居○陽○世○借○馬○鏹○等○素○
萬○嬰○鳴○恪○守○清○規○與○上○官○氏○毫○無○苟○且○祇○以○友○
情○太○暱○忌○諱○而○忘○談○鋒○有○暇○即○交○謔○浪○無○風○在○
起○訪○友○非○閑○竊○婦○窺○牆○豈○為○偷○情○臨○風○看○車○薄○
之○衫○想○見○香○肌○欲○乘○搗○衣○坐○寒○涼○之○石○塘○知○玉○

卷之六
六十四
六十五

收○如○冰○。將○衣○厚○。即○知○肥○體○之○加○。溫○真○必○粘○皮○而○。靠○肉○觀○火○近○。則○熾○酥○胸○之○倍○。煖○何○書○倚○單○而○。偃○紅○甚○矣○。東○方○之○善○。詠○詩○寃○哉○。西○子○之○蒙○不○絮○。而○于○有○因○之○疾○。實○起○于○。驢○背○衝○寒○。奈○何○無○恆○之○。醫○認○作○老○。開○中○酒○攻○之○不○効○。尚○不○悔○。過○於○已○。猶○曰○。葉○不○慎○眩○厥○疾○不○瘳○。既○而○云○亡○。則○能○藉○口○于○人○而○曰○。夫○人○不○言○。必○有○中○。嗟○乎○。生○者○之○究○不○白○。止○當○歸○罪○于○。方○生○忽○死○之○。存○端○死○者○之○念○。雞

三五

消行將索命于起死回生之園手伏望

神天移文

舊父寄語良朋速完夫婦之倫早結神人之業免
使陽間棄婦終朝訟屈而呼冤以致冥府羈魂
晝日披枷而帶鎖今蒙名賢理合陳情一字非
虛所供是實

眾人看過之後依舊還知縣都說不但字跡宛然
亦且口吻逼真是亡友的親筆無疑若非老父師臨

明正直威鎮幽明。怎能勾役鬼驅神。審出這椿奇事。龍圖再見之名。真不誣也。就叫馬既閑夫妻二人跪在一處。拜謝了恩官。謝過之後。眾人一齊稟道。這等看起來。馬生夫婦之冤。與亡友姜玄之死。都起于醫生一人。求大父師懲治一番。遂他出境。省得以後再誤別人。知縣道我前日原要處他。如今看了回文。倒可以置之不問了。姜生員的供狀。開口就說庸醫害命。後面又說行將索命。他少不得就來相招了。何須

不遠見 寫醫生 乃成 醫法 知命 為重耳

本縣德治他○况且這樣的醫生○滿城都是○那裡透得○
 許多○自古遺學○醫人廢○就是盧醫扁鵲○開手用藥之○
 時○少○不○得○也○要○醫○死○幾○個○然○後○試○得○手○段○出○來○從○古○
 及○今○沒○有○醫○不○死○人○的○因○手○只○好○教○服○藥○之○人○委○之○
 于○命○罷○了○說○過○一○番○衆○人○唯○唯○而○退○知○縣○自○從○審○了○
 這○樁○奇○事○名○聲○愈○震○龍○岡○再○出○之○號○從○廣○東○直○傳○到○
 京○師○未○滿○三○年○就○欽○取○做○了○吏○部○那○做○干○詔○的○醫○生○
 自○從○審○了○官○司○回○去○夜○上○見○神○鬼○說○有○人○問○他○討○

命不多幾時就憂鬱死了。却說馬既開與上官氏自
後在公堂完聚之後。夫妻恩愛之情。比前更加十倍。
三年之中。連生二子。一日上官氏對馬既開道。我當
初那椿冤枉。雖然是官府有才。推詳得出也。虧得城
隍老爺有靈。自感拘得鬼犯到來。討得供狀。轉去方
纔審決得下。不然我夫妻二人。此時還不能見面。幾
時纔得來祭禮。同去拜謝一番。總是馬既開道。我也
正要如此。就揀了一個好日。辦下一副猪羊。夫婦二

人連那兩個兒子一齊抱了前去。叫道：「道士撞鐘擊鼓，通起誠來，然後拜謝。」只見那通誠的道士，就是一向掌印的道官。見他夫妻拜得志誠，不住的在旁邊冷笑。却像這樁事情有些甚麼原故的。一般馬既開疑心，起來到拜完之後，扯住他細問。他只是東遮西掩，不肯直說。後來見馬既開問之不已，方纔吐出真情。原來當初那一角回文，不是真正城隍給發的。就是向知縣付與道官，叫道官做的手腳。當日在堂上分

索特請
聖善誦
包公做
事亦誤
請抽矣

付○之○後○馬○既○閑○的○公○文○還○不○曾○領○得○到○手○他○倒○先○將○
一○角○四○文○教○個○得○用○的○門○子○家○的○交○與○道○官○教○他○
待○馬○秀○才○求○夢○的○時○節○乘○他○在○睡○夢○之○中○悄○悄○家○在○
他○懷○裡○第○二○日○早○些○起○來○只○說○到○鐵○上○裝○香○肉○然○
看○把○夜○間○做○夢○如○何○如○何○的○話○說○與○馬○秀○才○知○道○又○
叮○囑○道○官○教○他○全○要○做○得○秘○密○連○自○家○的○徒○弟○也○不○
可○使○他○得○知○若○還○洩○漏○出○來○要○拿○道○官○去○打○死○所○以○
道○官○性○命○為○重○煮○了○三○年○不○曾○敢○說○出○一○字○如○今○見○

！

三九

官府陞遷去了馬既闔的夫妻又十分相得料想沒有反覆之理故此統敢吐出真情馬既闔夫妻聽了這番說話雖然如夢初醒如睡初覺也還半信半疑倒說這道官之言未必盡確豈有做官的人肯替百姓這等用心這般出力做得完全上一些馬脚也不露就作回文可假雜道那張供狀也是假得來的死者的文理死者的筆蹟分明上一毫不錯怎麼說是做造出來的况且供狀上面那些褪衣燒火的

話○句○都○是○真○情○他○當○初○又○不○曾○看○見○如○何○送○料○得○
來○這○畢○竟○是○道○官○說○謊○要○以○神○明○之○力○冒○為○已○功○見○
得○當○初○全○虧○了○他○總○有○今○日○要○起○發○我○們○賞○賜○的○意○
思○不○要○聽○他○直○等○又○過○三○年○馬○既○開○聯○科○中○了○進○士○
在○京○師○遇○着○包○公○拜○謝○他○昔○日○之○恩○說○當○初○這○樁○不○
幸○之○事○不○知○費○老○父○師○多○少○深○心○且○莫○說○別○樣○周○全○
即○如○假○借○田○文○一○事○也○使○人○感○入○骨○髓○他○人○處○此○無○
論○不○肯○效○就○做○了○也○要○露○此○形○跡○出○來○怎○能○勾○這○般○

周○到○也○公○聽○了○這○話○故○作○驚○詫○之○容○說○當○日○那○角
文○書○的○真○是○城○隍○的○回○牒○如○何○說○假○借○二○字○兄○這○些
話○小○弟○甚○是○不○解○馬○既○閑○道○老○父○師○不○必○再○瞞○其○中
情○節○門○生○都○已○知○道○了○某○道○官○尚○在○老○父○師○在○任○封
得○住○他○的○口○如○今○高○遷○已○久○他○口○上○的○封○條○也○朽○爛
了○怎○麼○還○禁○止○得○住○只○是○門○生○聞○得○之○後○又○添○了○兩
樁○疑○事○躊○躕○三○載○再○解○說○不○出○如○今○正○要○請○問○那○張
回○文○是○出○于○老○父○師○之○手○不○必○說○了○請○問○那○張○銜○狀

爲何酷肖亡友之筆。搥衣燒火二事。又從何處得來。快些賜教明白。省得門生終日疑心。包公見他說得對針。知道瞞不到底。就大笑起來。道那角回文果然。是小弟捏出來的。今正受枉的情節。小弟胸中甚是了然。只因兄是當局之人。又且爲先入之言。所以執迷不解。若不把神通設教。如何扯得攏來。所以做出那椿欺人的勾當。搥衣燒火之事。乃得于盛婢之口。當初拘審的時節。小弟若還要他到官。有何

盛

大聖賢 真父母 看到此 震怒不 下好者 真惡人

難○發○只○滿○一○紙○閱○文○就○提○到○了○只○因○他○當○日○被○兄○拷○
 打○胡○招○亂○說○了○一○次○若○提○到○官○他○必○然○懼○怕○說○私○刑○
 尚○且○熬○不○過○如○何○受○得○官○刑○少○不○得○略○加○筭○楚○他○就○
 仍○前○亂○說○要○曉○得○官○府○審○事○重○刑○之○下○必○少○真○情○盛○
 怒○之○時○決○多○寬○獄○他○在○私○下○亂○招○還○作○不○得○准○若○在○
 公○堂○之○上○說○幾○句○胡○話○出○來○就○使○人○移○動○不○得○了○所○
 以○不○肯○提○他○到○官○要○留○在○那○邊○做○箇○退○步○若○還○賣○在○
 別○處○地○方○還○一○時○見○他○不○着○又○喜○得○賣○在○府○城○小○第○

恭○謁○上○臺○不○時○往○府○帶○便○問○他○一○問○有○何○難○處○所○以○
那○日○四○覆○諸○兄○要○待○後○容○思○想○者○正○是○為○此○後○來○往○
府○公○幹○拘○他○到○寓○處○一○鞠○就○探○出○這○種○真○情○若○回○來○
與○兄○直○說○兄○自○然○不○信○沒○奈○何○只○得○略○施○小○巧○假○口○
於○既○死○之○人○此○計○四○文○索○供○狀○之○所○由○來○也○既○然○要○
做○這○樁○事○畢○竟○要○做○得○周○匝○不○然○反○要○弄○巧○成○拙○貽○
笑○于○諸○兄○了○小○弟○做○官○幾○載○並○不○曾○與○姜○生○往○來○何○
從○知○道○他○的○文○理○弄○訪○他○的○筆○蹟○只○因○小○弟○初○到○之○

亥

四

時○曾○季○考○一○次○姜○生○與○兄○都○取○在○優○等○原○卷○尚○在○救○
衙○搜○尋○出○來○一○看○只○見○他○文○字○之○中○工○于○對○偶○華○下○
又○來○得○溜○亮○所○以○學○他○口○氣○做○了○那○篇○四○六○供○招○教○
內○衙○書○辦○摹○倣○他○的○華○點○騰○寫○出○來○所○以○儼○然○無○二○
這○段○因○緣○雖○是○小○弟○費○了○此○心○血○果○然○斷○得○不○差○也○
還○是○兄○與○尊○闈○夙○緣○未○斷○該○當○如○此○故○使○小○弟○微○天○
之○幸○不○曾○露○得○馬○脚○出○來○不○然○道○官○口○上○的○封○條○不○
消○三○日○就○朽○爛○了○怎○能○旬○熬○到○如○今○方○纔○淺○靈○說○完○

道為主
在此

又大笑了一場。馬既開聽了這些話，感激到極處，不覺掉下淚來。又跪倒在地，拜了幾拜。方纔分別。後來包知縣直做到尚書子、孫，富貴不絕。人以為虛心折獄之報。馬既開只因自家妻子受過這番冤屈，又聽了包公許多金石之言，後來做官，無論大小詞訟，都要原情度理。虛衷審鞠，不肯造次用刑，不敢草草定罪。也做到三品總任。這回小說是做與貴官長者看的，但願當事諸公，人人都買一冊，不時翻閱翻

1970424



ZW 21101000787152

唐○法○中○評○

古本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他○但○關○
弄○學○包○知○縣○
巧○定○有○馬○脚○露○出○來○恐○怕○沒○有○許○多○封○條○封○得○
住○小○民○之○口○也○

評

無聲戲之妙，在四下都是說人，再不肯說神。
說鬼更妙，在忽而說神，忽而說鬼，看到後來，依
舊說的是人，並不會說神說鬼，幻而能真，無而
能有，真從來僅見之書也。

連城壁外編卷之一

覺世禪官編本

每部各冊此序

嬰眾怒法公狗龍騰

撫派梵金象報知已

詞云

南風不識何由始。婦人之禍。始於上。翻面。鑿洪。漆無。唯硬。打雄。向隅。悲落。魂試。問。居。何。堪。經。數。甚難。當翻。云。別。有。香。

這首詞叫做菩薩蠻。單為好南風的。下一針砭南風
一事不知起於何代。創自何人。沿流至今。竟與天造
地設的男女一道。爭鋒比勝起來。豈不怪異。恁見男
女一道。是天造地設的。但看男子身上。凸出一塊。女
子身上。凹進一塊。這副形骸。豈是造佛出來的。男女
體。天地賦形之意。以其有餘。補其不足。補到恰好處。
不覺快活起來。這種機趣。豈是矯強得來的。及至交
造以後。男精女血。結而成胎。十月滿足。生男育女。起

古人曰
這忽然
就想起

來○這○段○功○效○豈○是○微○俸○得○來○的○只○為○順○陰○陽○交○感○之
情○法○乾○坤○履○載○之○義○象○造○化○陶○鑄○之○功○自○然○而○然○不
假○穿○鑿○所○以○繫○狎○而○不○礙○於○禮○頑○要○而○有○益○於○正○至
於○南○風○一○事○論○形○則○無○有○餘○不○之○之○分○論○情○則○無○交
歡○共○樂○之○趣○論○事○又○無○生○男○育○女○之○功○不○知○何○所○取
義○創○出○這○椿○事○來○有○苦○在○人○無○益○於○己○做○他○何○用○虧
那○中○古○之○時○兩○個○男○子○好○好○的○立○在○一○處○為○甚○麼○這
一○個○忽○然○就○想○起○這○椿○事○那○一○個○又○欣○然○肯○做○起○這

情事來真好一談幻想況且那尾閼一囊是目五臟
 之內汚物無不洩穢氣不能通萬不得已生來出汚
 穢的造物賦形之初也怕男女交遊之際誤入此中
 所以不生在在前而生在後即於分門別戶之中已示
 雲泥霄壤之隔奈何盤山過嶺特地尋到那幽僻之
 處去拘摸起來或者年長繆夫家貧不能婚娶借此
 以洩慾火或者年幼姣童家貧不能糊口借此以覓
 衣食也還情有可原如今世上偏是有妻有妾的男

正所謂
 不知其
 然其
 所以
 之也
 此物
 自來

子。酷。好。此。道。偏。是。豐。衣。足。食。的。子。弟。喜。做。此。道。所。以。
 更。不。可。解。此。風。各。處。俱。尚。尤。其。盛。於。閩。中。由。建。寧。即。
 武。而。上。一。府。甚。似。一。府。一。縣。甚。似。一。縣。不。但。人。好。此。
 道。連。草。木。是。無。知。之。物。同。為。習。氣。所。染。也。好。此。道。起。
 來。深。山。之。中。有。一。種。榕。樹。別。名。叫。做。高。風。樹。凡。有。小。
 樹。在。榕。樹。之。前。那。榕。樹。早。竟。要。斜。着。身。子。去。勾。搭。小。
 樹。久。而。久。之。勾。搭。着。了。把。枝。柯。紫。紫。纒。在。小。樹。身。上。
 小。樹。也。漸。漸。倒。在。榕。樹。懷。裡。來。兩。樹。結。為。一。料。任。你。

送月
刀鋸斧鑿拆他不開所以叫做南風樹近日有一才
士聽見人說只是不信及至親到園中看見此樹方
纔曉得六合以內怪事儘多俗口所傳野史所載的
不必盡是荒唐之說因題一絕云
並蒂芙蓉連理枝誰云草木蕙情痴人間果有南
風樹不到關天那得知
看官你說這個道理解得出解不出草木尚且如此
那人的癖好一發不是怪了如今且說一個秀士與

一個美童回戀此道而不舍。後來竟成了夫妻。還做
出許多義夫節婦的事來。這是三綱的變體。五倫的
閨位。正史可以不載。野史不可不載的。異聞說來。醒
一醒睡眼。嘉靖末年。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個康膳
秀才。姓許。名歲。字季芳。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少
年時節。也是個出類拔萃的。龍陽有許多長朋友。攬
住他。終日聞香嗅氣。買笑求歡。那裡容他去攻習舉
業。直到二十歲外。頭上加了法網。嘴上帶了刷牙。漸

妻星入
 命夫星
 出管是
 似龍陽
 的常事
 但倘有
 既為人
 映而為
 婦以婦

漸有些不便起來方纔討得幾時閒空就去奮志營
 家理頭雪案一考就入學入學就補廩竟做了第四
 縣中的名士到了廿二三歲他的夫星便退了這妻
 星却大旺起來為甚麼原故只因他生得標致未冠
 時節還是個孩子又像個婦人內眷們看見還像與
 自家一般不見得十分可羨到此年紀雪白的皮膚
 上面出了幾根漆黑的鬚鬚漆黑的紗巾底下露出
 一張雪白的面孔態度又溫雅衣飾又時興就像燕

書無乃
太不恬
子

竟未竟
似可厭
凡人意
之所憎
孤使西
應變為

州虎丘山上繡做的人物一般立在風前飄飄然有
凌雲之致你道婦人家見了那个不愛只是一件婦
人把他看得滾熱他把婦人却看得冰冷為甚麼原
故只因他的生性以南為命與北為讐常對人說婦
人家有七可厭人問他那七可厭他就歷歷數道塗
脂抹粉以假為真一可厭也纏脚鑽耳矯揉造作二
可厭也乳峰突起贅若懸瘤三可厭也出門不得繫
若匏瓜四可厭也兒纏女縛不得自由五可厭也月

禮集

理盡然
理盡然

經○來○後○濡○席○沾○裳○六○可○厭○也○生○育○之○餘○茫○無○擘○岬○七
可○厭○也○怎○如○美○男○的○姿○色○有○一○分○就○是○一○分○有○十○分
就○是○十○分○全○無○一○毫○假○借○從○頭○至○脚○一○味○自○然○任○我
東○南○西○北○帶○了○隨○身○既○少○嫌○疑○又○無○掛○礙○做○一○對○潔
淨○夫○妻○何○等○不○妙○聽○者○道○別○的○都○說○得○是○了○只○是○潔
淨○二○字○恐○怕○過○譽○了○些○他○又○道○不○好○此○者○以○為○不○潔
那○好○此○道○的○聞○來○別○有○一○種○異○香○嘗○來○也○有○一○種○異
味○這○個○道○理○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聽○者○不○好

與他強辯，只得由他罷了。他後來想起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少不得要娶房家，養個種子。有個姓石的
富家，因重他才貌，情愿把女兒嫁他。倒央人來做媒，
成了親事，不想嫁進門來，夫婦之情，甚是冷落。一月
之內，進房數次，其餘都在館中獨宿。過了兩年，生下
一子，其妻得了產病之症，不幸死了。季芳尋個乳母，
每年出些供膳，把兒子叫他領去，撫養自己。同幾個
家僮，過日。因有了子嗣，不想再娶婦人。只要尋個純

色龍陽為續絃之計訪了多時再不見有福莫是化
男色的地方為甚麼沒有只因季芳自己生得太好
了雖有看得過的那肌膚眉眼再不能勾十全也看
幾個做毛選自薦來與他暫效鸞鳳及至交歡之際
反覺得珠玉在後令人形穢面以季芳深居數載並
無外遇那時節城外有個開米店的老兒叫做尤侍
家年紀六十多歲一妻一妾都亡過了止有妾生一
子名喚瑞郎生得眉如新月眼似秋波口若櫻桃腰

形空活
現華雋
逼真尤
瑤即至
香區在

同○細○柳○竟○是○一○個○絕○色○婦○人○別○的○丰○姿○都○選○形○容○混
出○獨○有○那○種○肌○膚○白○到○个○盡○頭○的○去○處○竟○沒○有○一○件
東○西○比○他○雪○有○其○白○而○無○其○膩○粉○有○其○膩○而○無○其○光
在○襪○襪○之○時○人○都○叫○他○做○粉○孩○兒○長○到○十○四○歲○上○一
幾○白○裡○閃○紅○紅○裡○透○白○起○來○真○使○人○看○見○不○得○與○化
府○城○之○東○有○个○勝○境○叫○做○湄○洲○嶼○嶼○中○有○个○天○妃○廟
立○在○廟○中○可○以○觀○海○晴○明○之○際○竟○與○琉○球○國○相○望○每
年○春○間○合○郡○士○民○俱○來○登○臨○那○一○年○天○妃○神○託○夢○與

連城璧外編

禮集

禮集

知府說今年各處都該荒旱。曰我力懇上帝獨許此郡有七分收成。彼時田還未種。知府即得此夢。及至秋收之際。果然別府俱荒。只有興化稍熟。知府即出告示。令百姓於天妃誕日。大興勝會。酬他力懇上帝之功。到那賽會之時。只除女子不到。令那男人無論黃童白叟。沒有一個不來。尤侍家一向不放兒子出門。到這一日也禁止不住。自己有些殘疾不能同行。叫兒子與隣舍家子弟做伴同去。臨行千叮萬囑。着

侍○來○人○是○過○來○
風○號○至○此○可○使○
東○西○北○盡○北○為○

有人騙你到冷靜所在去講閑話你切不可聽他瑞
即道曉得竟與同伴一齊去了這日只是好南風的
都預先養了三日眼睛到此時好估承色又有一班
作孽的文人帶了文房四寶立在樞路頭上見少年
經過畢竟要盤問姓名窮究住處登記明白然後遠
觀氣色近看神情就如相面的一般相完了在名字
上打个暗號你道是甚麼原故他回合城羨少輻輳
於此要攢造一本南風冊帶回去評其高下定其等

連城壁外編

禮集

第○好○出○一○張○美○童○考○案○就○如○吳○下○評○薦○妓○女○一○般○尤
瑞○即○與○同○伴○四○五○人○都○不○滿○十○六○歲○別○人○都○穿○紅○着
紫○打○扮○得○妖○妖○醜○醜○獨○有○瑞○即○家○貧○無○衣○粧○飾○又○兼
母○服○未○滿○渾○身○俱○是○布○素○却○也○古○怪○那○些○估○本○色○的
定○考○案○的○都○有○幾○分○眼○力○偏○是○那○穿○紅○着○紫○的○大○槩
看○着○就○丟○過○了○獨○有○渾○身○布○素○的○尤○瑞○即○一○千○一○萬
雙○眼○睛○都○釘○在○他○一○人○身○上○要○進○不○放○他○進○要○退○不
放○他○退○扯○扯○拽○拽○纏○個○不○了○尤○瑞○即○來○看○勝○會○誰○想

○
○
○

自家反做了勝會把與人看起來等到賽會之時擠上去會又過了只得到嶼上眺望一番有許多帶攢盒上山的這個扯他吃茶那個拉他飲酒瑞即都謝絕了與同伴一齊轉去偶然回頭只見背後有個斯文朋友年可二十餘歲丰姿甚美意思又來得安閑與那扯扯拽拽的不同跟着瑞即一同行走瑞即過東他也過東瑞即過西他也過西瑞即小解他也小解瑞即大便他也大便准准跟了四五箇時辰又

不問一句話瑞即心上甚是狐疑及至下山時節走
到一個嶺嵴所在青苔路滑瑞即一脚掃去幾乎跌
倒那朋友立在身邊一把攙住道尤兄仔細一面相
扶一面把瑞即的手心輕輕摸了幾摸就如搔痒的
一般瑞即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白是驚白的紅
是羞紅的一霎時露出許多可憐之態對那朋友道
若不是先生相扶一交直滾到山下請問尊姓大號
那朋友將姓名說來原來就是鯨居數載並無外遇

受○受○受○受○受○受
受○受○受○受○受○受

的許季芳彼此各說住處約了改日拜訪說完瑞郎
就與季芳並肩而行直到城中分路之處方纔作別
瑞郎此時情竇已開明曉得季芳是個春戀之意只
因衆人同行不好厚那一個所以借扶危濟困之情
寓惜玉憐香之意這種意思也難為他莫說情意就
是容貌丰姿也都難得今日見千見萬何曾有個強
似他的我今生若不相處朋友就罷三要相處朋友
除非是他纔可以身相許想了一會不覺天色已晚

這城層

這个末
比來他
自
比來
來
小官者
未聞有
其

脫○衣○上○床○忽○然○袖○中○掉○出○兩○件○東○西○拾○起○來○看○是○一○
 條○白○綾○汗○巾○一○把○重○金○詩○扇○你○道○是○那○裏○來○的○原○來○
 許○季○芳○跟○他○行○走○之○時○預○先○捏○在○手○裡○等○候○要○來○衆○
 人○不○見○投○入○瑞○郎○袖○中○恰○好○遇○着○个○扶○跌○的○機○會○兩○
 人○袖○口○相○對○不○知○不○覺○丟○將○過○來○瑞○郎○還○不○知○道○此○
 時○見○的○比○前○更○想○得○慙○慙○却○說○許○季○芳○別○了○瑞○郎○四○
 去○如○醉○如○痴○思○想○興○化○府○中○竟○有○這○般○絕○色○不○枉○我○
 選○擇○多○年○我○今○日○換○手○之○時○見○他○微○微○含○笑○絕○無○拒○

親升鳳
隨別人
不得弄
新他竟
要當小
菜吃也
忒欺心
怪不得
決未天
以文思

絕之容。要相處他。或者也。還容易。只是三日一交。五
日一會。只算得朋友。叫不得夫妻。定要娶他回來。做
了填房。長久相依。纔好。況且這樣異寶。誰人不起。窺
伺之心。縱然與我相好也。禁不得他相處別人。畢竟
要使他從一而終。方纔遂我大志。若是小戶人家。無
穿少吃的。我就好好以金帛相求。萬一是舊家子弟。不
希罕財物的。我就無計可施了。翻來覆去。想到天明。
正要出城訪問。忽有幾個朋友走來。道聞得美童的

考案出了，貼在天妃廟中。我們同去看：何如？季芳道：「使得就與衆人一同步去。走到廟中，抬頭一看，竟像殿試的黃榜一般，分為三甲。第一甲第一名就是尤瑞。即衆人贊道：『定得公道。』昨日看見的自然要笑他第一。又有一個道：『可惜許季芳早生十年。若把你未冠時節的姿容，留到今日，當與他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季芳笑了一笑，問衆人道：『可曉得他家事如何？』父親作何生理？衆人中有一個道：『我與他是緊

山丘亦
隱憂人

何不肯
馬志節

隣他的家事，瞞不得我。父親是開米店的，當初也將
就過得日子。連年生意折本，欠下許多債來。大小兩
個老婆俱死過了，兩口棺木還停在家中，不能殯葬。
將來一定要受聘的。當初做粉孩兒的時節，我就看
上他了。恨不得把氣吹他大來。如今雖不曾下聘，却
是我荷包裡的東西，列位休來剪。總季芳口也不開，
別了衆人回去。思想道：照他這等說，難道罷了不成？
少不得要先下手。連忙寫個晚生帖子，先去拜他父。

禮集

這坊間

上

親只說久仰高風特來拜訪不好說起瑞郎之事瑞
 郎看見季芳連忙出來拜揖季芳對侍察道今即這
 等長大想已開筆行文了晚生不揣敢邀入社何如
 侍察道庶民之子只求識字記帳怎敢妄想功名多
 承盛意只好心領季芳瑞郎兩人眉來眼去侍察早
 已看見明曉得他為此而來不然一个名士怎肯寫
 就生帖子來拜市井之人心上明白外面只當不知
 二人坐了一會分別去了侍察次日要去回拜季芳

者多

搭小

書

多

特

弄人

來○為○別
即○為○色
也○怕○人
猶○人○

瑞即也要隨去侍家就引他同行季芳諒他決來四拜恨不得安排香案迎接相見之時少不得有許多謙恭的禮數親熱的言詞坐了半晌方纔別去看官你道侍家為何這等沒志氣曉得人要騙他兒子全無拒絕之心不但開門揖盜且送親上門是何道理要曉得那個地方此道通行不以為耻侍家還債舉喪之物都要出在兒子上所以不拒窺伺之人這叫做明知好酒故意犯令既然如此他就該任憑

通城府

三

瑞即出去做此道了。為何出門看會之時，又分付不
 許到冷靜所在，與人說話。這是甚麼原故。又要曉得
 福建的南風，與女子一般。也要分个初婚，再醮。若是
 虞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禮兼行。一
 撮的明婚正娶。若還物管不嚴，被人管了，新去就叫
 做散柳殘花。雖然不是棄物一般，也有售主。但只好
 隨風逐浪，棄取由人。就開不得雀屏，選不得佳婿了。
 所以侍窠不廢防閑，也是韻橫待沽之意。且說與他

城中自從出了美童考案，人人曉得。尤瑞即是个狀元，那些學中朋友，只除衣食不周的不敢妄想天鵝肉吃，其餘略有家事的人，那个不垂涎嚙唾。早有人傳到侍裏耳中，侍裏就對心腹人道：「小兒不幸生在這個惡賴地方，料想不能免俗。我總則拚个紫面，忍恥，顧不得甚麼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我身背上有三百兩債負，還要一百兩舉喪，一百兩辦我的衣衾棺槨，有出得起五百金的，只管來聘，不然教他休想從。」

連城璧外編

此把瑞郎愈加管束。不但放出門連面也不許人見。福建地方南風雖有受聘之例。不過是個意思。多則數十金。少則數金。以示相求之意。那有動半千金聘男子的。衆人見他開了大口。个个都禁止不提。那沒力量的。道他兒子的沒處料。想不是金鑲銀裹的。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便除了這個小官。不用也罷。那有力量的。道他兒子的年紀還不曾二八。且熬他幾年。待他窮到極處。自然會跌下價來。所以尤瑞郎的

挑天佳節又遲了幾時。只是思量許季芳不能見面。終自閉在家中。要通个音信也不能。勾不上半月。害起相思病來。求醫不效。問卜無靈。隣家有人買藥。過來看他。問起得病之由。瑞郎曰。無人通信。要他做个氣氲使者。只得把前情直告。同伴道。這等何不寫書一封。待我替你寄去。教他設處五百金聘你。就是了。瑞郎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就研起墨來。寫了一个字。楷訂封好了。遞與同伴。同伴竟到城外去尋季芳。

問到他的住處是市南高火門橋同傳思量遣住
樣房子的人一定是个財主。要設慶五百金料也容
易。及至喚出人來。一間原來幾日之前將此房典與
別人。自己搬到城外去住了。同傳又問了城外的住
處。一路尋去。只見幾間茅屋。兩扇柴門。冷冷清清。杳
無人跡。門上貼一張字道。
不依有小事。下鄉凡高明。青札縣不敢領。恐此失
答。開澤亮之宥之。

同伴看了轉去對瑞即述了一遍道你的病害差了他門上的字明是拒絕你的況且房子留不住的
人那裡有銀子幹風派事勸你及早丟開不要痴想瑞即聽了氣得面如土色思量一會對同伴道待我
另寫一封絕交書連前日的汗巾扇子煩你一齊帶去若見了他可當面交還替我罵他幾句如若仍前
不見可從門縫之中丟將進去使他見了稍洩我胸
中之恨同伴道使得瑞即起來氣忿忿的寫了一

篇依舊釘封好了。取出二物。一齊交與同伴。同伴拿去見兩扇柴門。依舊封鎖未開。只得依了瑞郎的話。從門縫中塞進去了。看官你道許季芳起初何等高興。還只怕賄賂難通。如今明白出了題目。正好做文字了。為何全不料。理反到鄉下去。將蕩起來。要曉得季芳此行。正為要做情種。他的家事。連田產屋業。算來不及千金。聽得人說。尤侍裏要五百金聘禮。喜之不勝。道便儘我家私。換得此人過來。消受幾年。就錢

憤在開
中作態。

死○了○也○情○愿○竟○將○住○房○典○了○二○百○金○其○餘○三○百○金○要○
出○在○田○產○上○而○所○以○如○飛○趕○到○鄉○下○去○賣○田○恐○怕○同○
窓○朋○友○寫○書○來○約○他○做○文○字○故○此○貼○字○在○門○上○回○覆○
社○友○並○非○拒○絕○端○即○忽○一○日○得○了○田○價○回○來○興○叙○
要○央○人○做○事○不○想○開○：○大○門○一○脚○踏○着○兩○件○東○西○恰○
起○一○看○原○來○就○是○那○些○表○記○當○初○塞○與○人○人○也○不○知○
覺○如○今○塞○還○他○，○也○不○知○覺○這○是○造○物○籖○吳○英○雄○的○
个○小○小○伎○倆○季○芳○見○了○嚇○得○通○身○汗○下○又○不○知○是○他○

連城璧外編

父親看見送來羞辱他的，又不知是有了舊主送來，
回護他的，那一處不疑到把汗巾裡一捏，裡面還有
些東西，解開却是一封書札，拆來細看，上寫道：
竊聞有初者鮮終，進銳者退速。始以為豈其然而
今知真不謬也。妃宮警遇，委曲相隨，侍危扶顛，備
示憫恤，歸而振衣拂袂，復見明珠暗投，以為何物
才人情痴，乃爾因矢分，極以報謬，思斷袖之歡，詎
意凌寵未承，前魚早棄。我方織蘇錦為獻，君乃著

翟○門○以○辭○囊○如○魁○壘○逐○影○不○知○何○所○見○而○來○今○忽○
鼠○竄○抱○頭○試○問○何○所○聞○而○去○君○既○有○文○送○窮○鬼○我○
寧○無○劍○斬○情○魔○紈○扇○不○載○仁○風○鮫○綃○枉○沾○淚○跡○謹○
將○歸○趙○無○用○避○秦○

李芳看了大駭道。原來他寄書與我。見門上這幾行
癆字。疑我拒絕他。故此也寫書來拒絕我。這樣屈天
屈地的事。教我那裡去伸冤。到了次日。顧不恠怪與
不恠。肯與不肯。只得央人去做。尤待裏見他照數送

禮

聘一厘不少。可見是個志誠君子。就滿口應承。約他
兒子病好。即便過門。就將送來的聘金。還了債負。舉
行二喪。餘下的。藏為養老送終之費。這纔合着古語
一句道。
有子萬事足。

且說尤瑞。即聽見受了許家之聘。不消吃藥。病都好
了。只道是絕交書一激之力。還不知他出於本心。季
芳。選下吉日。領了瑞。即過門。這一夜的洞房。花燭比

當日娶親的光景。大不相同。有幾張詞三首為証。

其一

銀燭燒未滿。畫堂新人羞。誰背新郎。不
相板扯。便不回頭也。不妨。

其二

花下庭前巧合歡。穿成一串。倚闌干。綠
天邊。月不許。情人對面看。

其三

連城璧外編

輕摩軟玉嗅溫香。不似將杯掠蕊狂。何事新郎
偏識苦十年前。是一新娘。

季芳瑞卽成親之後。真是如魚得水。似漆投膠。說不
盡綢繆之意。瑞卽天性極孝。不時要回去看父親。季
芳一來。舍不得相離。二來怕他在街上露形。恐人窺
伺之。只得把侍妾接來同住。晨昏定省。待如親父
一般。侍妾只當又生一個兒子。喜出望外。只是六十
以上之人。畢竟是風燭草霜。任你百般調養。到底留

他不住，未及一年，竟過世了。季芳哀毀過情，如喪考妣。追薦已畢，盡禮殯葬。瑞郎回季芳，變產聘他。已見多情之至。後來又見待他父親如此，愈加感深入骨。不但願靠終身，還且誓以死報他。初嫁季芳之時，纔十四歲，腰下的人道，大如小指。季芳同榻之時，貼然無礙，竟像婦女一般。及至一年以後，忽然雄壯起來。看他慈火如焚，漸々的禁止不住。又有五個多事的，指頭在上面摩娑，捏少不得。那生而不知之，不消傳。

授的本事自然要試出來季芳怕他辛苦時常替他
代勞只是每到竣事之後定要長嘆數聲瑞郎問他
何故季芳只是不講瑞郎道莫非嫌他有礙麼季芳
搖頭道不是瑞郎道莫非怪他多事麼季芳又搖頭
道不是瑞郎道這等你為何長嘆季芳被他盤問不
過只得以實情相告指着他的此物道這件東西是
我的對頭將來與你離散之根就伏於此教我怎不
睹物傷情瑞郎大驚道我兩個生則同衾死則共穴

當○初○人○如○此○
道○別○以○人○
當○初○人○如○此○
道○別○以○人○

你為何出此不祥之語，畢竟為甚麼原故。李芳道：男
子自十四歲起，至十六歲止，這三年之間，未曾出幼
無事分心，相處一個朋友，自然安心，注意如夫婦一
般。及至腎水一通，色心便起，就要想起婦人來。一
想到婦人身上，就要與男子為書，書上道：妻子具而
孝哀於親，有了妻子，連父母的孝心都怠了。何況朋
友的交情，如今你的書，一日長似一日，我的緣分，
一日短似一日。你的腎水，一日多似一日，我的歡

道州府

二

娛一日少似一日了。想到這今地步教我如何不傷
心。如何不嘆氣。說完了。不覺放聲大哭起來。瑞即見
他說得真切也。止不住淚下如雨。想了一會道。你的
話又講差了。若是這以相_處的人。將來娶了娘子。自
然有个分散之日。我如今隨你終身一世不見女子。
有甚麼忌心。起得就是偶然興動。又有個遣興之法。
在此河頭。慮他季芳道。這個遣興之法。就是將來敗
興之端。你那裡曉得。瑞即道。這又是甚麼原故。季芳

可恨無
不來

色事
个者當
抄一通
此之在
不心

道○凡○人○老○年○的○顏○色○不○如○壯○年○壯○年○的○顏○色○不○如○少
年○者○是○甚○麼○原○故○要○曉○得○腎○水○的○消○長○就○關○於○顏○色
的○盛○衰○你○如○今○為○甚○麼○這○等○標○紋○只○因○元○陽○未○洩○就
如○含○苞○的○花○蕊○一○般○根○本○上○的○精○液○總○聚○在○此○處○所
以○顏○色○甚○艷○香○味○甚○濃○及○至○一○開○之○後○精○液○就○有○了
去○路○顏○色○一○日○淡○似○一○日○香○味○一○日○減○似○一○日○漸
的○乾○萎○去○了○你○如○今○這○與○這○出○來○的○東○西○不○是○甚○麼
無○用○之○物○就○是○你○皮○裡○的○光○彩○面○壁○的○嬌○兒○底○下○集

了○一○分○上○面○就○少○可○一○分○這○也○不○關○你○事○是○人○生○一○
定○的○道○理○少○不○得○有○个○壯○老○之○日○難○道○只○管○少○年○不○
成○只○是○我○愛○你○不○過○無○計○留○春○所○以○說○到○這○个○地○步○
也○只○得○由○他○罷○了○瑞○郎○被○他○這○些○話○說○得○毛○骨○竦○然○
自○己○思○量○道○我○如○今○這○等○見○愛○在○他○不○過○為○這○幾○分○
顏○色○萬○一○把○元○陽○洩○去○顏○色○頓○衰○漸○上○的○惹○厭○起○來○
就○是○我○不○丟○他○他○也○要○棄○我○了○如○何○使○得○就○對○李○芳○
道○我○不○曉○得○這○件○東○西○是○這○樣○不○好○的○既○然○如○此○你

且放心。我自有一處。過了幾日。季芳清早出門去會考。瑞即起來梳頭。拿了鏡子。到亮處仔細一照。不覺疑心起來。道：我這臉上的光景。果然比前不同了。前日是白裡透出紅來的。如今白到增了幾分。那紅的顏色。却減去了。難道他那幾句說話。就這等應驗我。那幾點膿血。就這等利害不成。他為我把田產賣盡。生計全無。我家若不虧他。父母俱無葬身之地。這樣大恩一毫也未報。難道就是這樣老了不成。仔細講。

道。一會忽。然。費。起。根。來。道。總。是。這。個。孽。根。不。好。不。如。斷。了。他。肯。得。在。此。興。風。起。浪。做。太。監。的。人。一。般。也。過。日子。如。今。世。上。有。妻。妾。沒。兒。子。的。人。儘。多。譬。如。我。娶。了。家。小。不。能。生。育。也。只。看。得。我。如。今。為。報。恩。絕。沒。父。母。也。怪。不。得。我。就。在。箱。裡。取。出。一。把。剝。刀。磨。得。鋒。快。走。去。賺。在。春。檯。上。將。一。條。索。子。一。頭。繫。在。梁。上。一。頭。縛。了。此。物。高。高。掛。起。一。隻。手。拿。了。剝。刀。恨。命。一。下。齊。根。去。了。自。己。軀。死。在。春。檯。上。因。無。人。呼。喚。再。不。得。甦。

醒季芳從外邊回來，連叫瑞郎不應，尋到春檯邊，還
只說他睡去，不敢驚醒。只見梁上掛了一個肉茄子，
蕩來蕩去，捏住一看，纔曉得是他的對頭季芳，嚇得
魂不附體。又只見褲襠之內，鮮血還流，叫又叫不醒。
推又推不動，只得把口去接氣，一連送幾口，熱氣下
肚，方纔甦醒轉來。季芳道：我無意中說那幾句話，不
過是憐惜你的意思，你怎麼就動起這心來？說完，
搥胸頓足，哭個不了，又悔恨失言，將巴掌自己打嘴。

連城

瑞郎疼痛之極，說不出話，只做手勢教他不要如此。季芳連忙去延醫，贖藥替他療治，却也古怪。列人湯破一個指頭，也要害上幾時，他就像有神助的一般。不上月餘，就收了口，那疤痕又生得古古怪怪。就像婦人的牝戶一般。他起先的容貌體態，分明是個婦人。所異者，幾希之間耳。如今連幾希之間，都是了。還有甚處，分辯季芳就索性教他做婦人打扮起來。頭上梳了雲鬢，身上穿了女衫，只有一雙金蓮，不止三

寸也教他稍加束縛。瑞郎又有個歲。此之法也不穿。對襪也不穿。褶褲做一雙小小皂靴穿起來儼然是戲臺上一個女旦。又把瑞郎的郎字改做娘字。索性名實相稱。到底從此門檻也不跨。終日坐在綉房。性子又聰明。女工針指不學自會。每日爬起来不是紡績。就是刺綉。因季芳家無生計。要做個內助。供給他讀書。那時節季芳的兒子在乳母家養大。也有三四歲了。瑞娘道。此時也好斷乳。何不領回來。自己撫

卷每年也省幾兩，供給季芳道說得是，就去領了四
來。瑞娘愛若親生，自不必說。季芳此時嬌妻嫩子，都
在眼前，正好及時行樂，誰想天不由人，坐在家中，禍
事從天而降。忽一日，有兩個差人走進門來，道：「許相
公太爺有請。」季芳道：「請我做甚麼？」差人道：「通學的相
公，有一張公呈出首相公，說你私置腐刑，擅立內監，
圖謀不軌，太爺當堂准了，差我來拘。還有一個被害，
叫做尤瑞郎，也在你身上要。」季芳道：「這等借牌索賄，

一者差人道牌票在我身上就伸出一隻血紅的手
臂來。上寓道。

立拿類犯許歲朋童尤瑞却是雷。

原來太守看了呈詞詫異之極故此不出票不出籤
標手來拿以示怒極之意。你道此事從何而起只因
衆人當初要聘尤瑞即後來暫且停止原是熬他父
親跌價的。誰想季芬拚了這主大鈔竟去聘了。此來
至美為他所得。那个不懷妬忌之心起先還說雖不

能勾獨享待季芳嘗新之後大家也普同供養一番
略止棄涎之意誰想季芳把他歲在家中一步也不
放出去天下之寶不與天下共之所以就動了公憤
雖然動了公憤也還無隙可乘若季芳不對人道痛
哭瑞郎也不下這個毒手瑞郎不下這個毒手季芳
也沒有這場橫禍所以古語道無故而哭者不祥又
道運退遇着有情人一毫也不錯衆人正在勸業之
際忽然聽得這件新聞大家聞然起來道難道小尤

就有這等痴情。老許就有這等奇福。偏要割斷他那
種痴情。事不成。這豈奇福。故此寫公。里出首。起來做
頭的。就是尤瑞郎的緊。隣把瑞郎放在荷包裡。不許
別个剪。綫的那位朋友。當時季芳看了。味臂進去。對
瑞郎說了。瑞娘驚得神魂俱喪。還要求差人。延捱一
日。好鑽條門路。然後赴審。那差人知道官府。成怒之
下。不可遲延。即刻就拘到府前。伺候升堂。竟帶過去。
大官把棋子一拍道。你是何等之人。把良家子弟。閣

割做了太監。一定是要謀反了。季芳道：生員與尤瑞
卽相覆是真。但閹割之事，生員全不知道。是他自己
做的。太守道：他爲甚麼自己就閹割起來？季芳道：這
个原故，生員不知道。就知道也不便自講。求太宗師
審他。自己就是。太守就叫瑞卽上去問道：你這閹割
之事，是他動手的，是你自己動手的？瑞卽道：自己動
手的。太守道：你爲甚麼自己閹割起來？瑞卽道：小的
父親年老，債負甚多。二母的棺柩暴露，未葬。虧許秀

才指出重贖助我做了許多大事後來父親養老送
終、總虧他一人獨任小的感他大恩無以為報所以
情願閹割了服事他終身的太守大怒道豈有此理
你要報恩那一處報不得做起這樣事來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怎麼為無恥私情把人道廢去豈不聞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麼我且先打你个不孝就丟下四
根籤來皂隸拖下去正要替他扯褲忽然有上千人
擁上堂來喧嚷不住福建的土音官府聽不出太守

只說審屈了事，衆人鼓噪起來，嚇得張惶無措。你道是甚麼原故？只因尤瑞即的美豚，是人人羨慕的。這一日看審的人，將有數千，一半是學中朋友，聽見要打尤瑞，即大家挨擠上去，爭者美豚，皂隸見是學中秀才，不好阻得，所以直擁上堂，把太守嚇得張惶無措。太守細問書吏，方纔曉得這個情由，皂隸待衆人，止了喧嘩，立定身子，方纔把瑞即的褲子扯開，果然露出一件奇貨來。

嫩如新藕。娟若嬌花。光膩無滓。好像剥去壳的鷄。蛋。溫柔有縫。又像漢出醜的壽桃。就是吹一口彈。半下尚且要皮破血流。莫道受屈。棒忍官刑。熬得。不珠幾玉。碎皂隸也喜。南風縱使硬起心腸。只怕。也下不得那雙毒手。清官也好。門子雖一時怒翻。面孔看見了也難禁一點婆心。

太守看見這樣粉嫩的肌膚。料想吃不得棒起。欲待。饒了。又回看的人多。不好意思。皂隸拿了竹板。只管。

沿沿摸摸再不忍打下去。接了一會不見官府說饒。只得驚起竹板方纔喝一聲只見季芳拚命跑上。去伏在瑞郎身上。道這都是生員害他。情愿替打。起先衆人在旁邊賞鑒之時。个个都道便宜了老許。那種種醋意。還是暗中摸索。此時見他伏將上去。分明是當面驕人了。怎禁得衆人不發極起來。就一齊鼓掌。譁噪道。公堂上不是幹龍陽的。所在這種光景。看不得。太守正在怒極之時。又見衆人譁噪。就立起身來。

道你在本府面前尚且如此則平日無恥可知我少
不得要申文學道華你的前程就先打後華也無礙
說完連籤連筒推下來皂隸把瑞即放起拽倒季芳
取頭號竹板恨命的砍瑞即跪在旁邊亂喊又當噓
頭又當撞頭季芳打一下他撞一下打到三十板上
季芳的腿也爛了瑞即的頭也碎了太守纔叫放起
一齊押出去討保衆人見打了季芳又華去前程大
家纔消了醋塊歡然散了太守移文申點之後也便

從輕糞落。不曾問那閹割良民的罪。季芳打耳回來。氣成一病。懨懨不起。瑞即焚香告天。割股相救。也只是醫他不轉。遂怕季芳為他受辱。亡身臨終。要埋怨。誰想易簣之際。反捏住瑞即的手。道我累你去身。絕後死有餘辜。你千萬不要怨恨。還有兩件事。叮囑你。你須要牢記在心。瑞即道那兩樁事。季芳道。衆人一。來為愛你。二來為妬我。所以構此大難。我死之後。他們个个要起不良之心。你須要遠避他。方成身。英。踪。

託子綏
于寄妻
之見鐘
皆之

替我守節終身。這是第一椿事。我讀了半世的書。不能發達。止生一子。又不曾教得成人。煩你替我用心訓誨。若得成名。我在兒泉也瞑目。這是第二椿事。說完眼淚也沒有乾。哭了一場。竟奄然長逝了。瑞即哭得眼中流血。心內成灰。欲待以身殉葬。又念四歲孩兒無人撫養。只得收了眼淚。備辦棺衾。自焚化別之日。就發誓喫了長齋。七七替他看經念佛。殯葬之後。就尋去路。思量十六七歲的人。帶着個四歲孩子。還

自及

十一

是認做兒子的好。認做兄弟的好。況且作孽的男子。到處都有。這裡尚南風馬知別處。不尚南風。萬一到了一個去處。又招災惹禍。起來怎麼了得。畢竟要粧做女子。纔不出頭露面。可以完節終身。只是做了女子。又有兩樁不便。一來路上不便行走。二來到了地方。難做生意。躊躇幾日。忽然想起有個母舅。叫做王肖江。沒兒沒女。止得一身。不如教他引領。一來路上有伴。二來到了地頭。好尋生計。算計定了。就請王肖

江來商量，肖江聽見，喜之不勝道：「漳州原是我祖籍，不如搬到漳州去。」你只說丈夫死了，不願改嫁。這個兒子是前母生的，一同隨了舅公過活。這等講來，任他南風北風都吹你不動了。瑞郎道：「這個笑話，真是萬全就依當初把郎字改做娘字，便於稱呼。起先季芳病重之時，將餘剩的產業賣了二百餘金。此時除喪事費用之外，還剩一半。就連夜搬到漳州賃房住下。肖江開了一個鞋舖，瑞娘在裡面做。肖江在外面。」

送坊學

賣生意甚行。儘可度日。孤兒漸長。成就揀了明師。送他上學。取名叫做許承先。承先的資質不鮮。做類異。也不叫做愚蒙。是個可士可農之器。只有一件像種。那眉眼態度。宛然是個許季芳。頭髮也黑。滑可愛。肌膚也白。滑可愛。到了十二三歲。漸長的惹事起來。同憲學生大似他的。個個買菓子送與他吃。他又做陸續懷橋的故事。帶回來。孝順母親。瑞娘思量道。這又不是好事了。我當初只為這幾分顏色。害得別個

家破人亡，弄得自己東逃西竄，自己經過這番孽障，
怎好不懲戒後人，就分付承先道：「那送菓子你吃的
人，都是要騙你的，你不可認做好意，以後但有人討
你便宜，你就要稟先生，切不可被他捉弄。」承先道：「曉
得不多幾日，果然有個學長挖他蜜罌，他稟了先生，
先生將學長責了，幾板回來，言訴端娘，端娘甚是歡
喜，不想過了幾時，先生又瞞了衆學生，買許多菓子，
放在案頭，每待承先背書之際，張得衆人不見，暗

的塞到承先袖裡來，承先只說先生決無反意，也帶
回來孝順母親。瑞娘大駭道：連先生都不執起來，這
還了得！就託故辭了，另揀個鬚髮皓然的先生送他
去讀。又過幾時，承先十四歲，恰好是瑞娘當初受聘
之年，不想也有福星照命。一日新知縣拜客，從門首
經過儀仗執事擺得十分齊整，承先在店堂裡看那
知縣是個清青年進士，坐在轎上一眼覷着承先，擡過
四五家門面，還掉過頭來細看。王肖江對承先道：貴

人擡眼看便是福星臨。你明日必有好處。不上一刻。知縣拜客轉來。又從門首經過。對手下人道。把那個穿白的孩子拿來。只見兩三個巡風皂隸如狼似虎。趕進店來。把承先一索鎖住。承先驚得啼啣痛哭。瑞娘走出來問甚麼原故。那皂隸不由分說。把承先亂拖亂扯。帶到縣中去了。王肖江道。往常新官上任。最忌穿白的人。想是見他犯了忌諱。故此拿去懲治了。瑞娘顧不得拋頭露面。只得同了肖江。趕到縣前去。

看原來是縣官初任用門子見承先生得標致自
已相中了故此拿他來遞認狀的瑞娘走到之時承
先已經押出討保立刻要取認狀瑞娘走到家中抱
了承先痛哭道我受你父親臨終之託指望教你讀
書成名以承先人之志誰想皇天不佑使你做下賤
之人我不忍見你如此待我先死了你後進衙門還
好見你父親於地下說完只要撞死肖江勸了一番
又扯到裡面商議了一會瑞娘方纔住哭當晚就遞

了認狀第二日，就教承先換了青衣，進去服役。知縣見他人物又俊俏，性子又伶俐，甚是得寵，却說瑞娘與肖江預先定下計較，寫了一簡海船，將行李衣服漸漸搬運下去。到那一日半夜起來，與承先三人一同逃走。下船，或起風帆，頃刻千里，不上數日，飄到廣東廣州府。將行李搬移上岸，賃房住下。他還開個鞋舖。瑞娘這番教子，不比前番日間教他，從師會友，夜間要他刺股懸梁，若有一毫怠惰，不是打，就是罵。竟

... 承先也肯向上讀了幾年文
... 考府縣俱取前列但遇道試就被攻
... 二十三歲宗師收歛遺才承
先混進去考中取通場第一當年入場就中了舉由
來拜謝瑞娘瑞娘不勝歡喜却說承先喪父之時纔
得四歲吃飯不知饑飽那裡曉得家中之事自他說
乳母家回來瑞娘就做婦人打扮直到如今承先只
說索真是個繼母那裡去辨雌雄瑞娘就要與他說

知也講不出口。所以鴝鵒突突過了二十三年。直到進京會試。與福建一個舉人同寓。承先說原籍也是福建。兩下認起同鄉來。那舉人將他齒錄一翻。看見父許。戴嫡母石氏。繼母尤氏。就大驚道。原來許季芳就是令先尊。既然如此。令先尊當初不好女色。止娶得一位石夫人。何曾再娶。豈容尤氏承先道。這個家母如今現在。在那舉人想了一會。人笑道。莫非就是尤瑞。即麼。這等他是個男人。你怎麼把他叫做繼母。取

先不解其故，那來人就說，他本無由細細的講了一
遍，承先曉曉得這段希奇的故事，後來承先笑科不
中，選了知縣，做過三年，陞了部屬，把瑞娘待如親母，
封為誥命夫人，終身只需不知，不敢提起，再聞一字，
就是死後，還與季芳合葬，題曰：危氏夫人之墓，這也
是為親者諱的意思，看官你聽我道：這許季芳是好
南風的，第一個情種，尤瑞部是做龍陽的，第一個好
婦，論理就該流芳百世了，如今的人，看到這回小說，

个个都掩口而笑，却像鄙薄他的一般。這是甚麼原
故？只因這樁事不是天造地設的道理，是那走斜路
的古人穿鑿出來的，所以做到極至的所在也。無當
於人倫，我勸世間的人，斷了這條斜路，不要走。留些
精神，施於有用之地，為朝廷添些戶口，為祖宗綿綿
嗣續，豈不有益？為甚麼把金汁一般的東西，派到那
污穢所在去？有詩為証：
陽精到處便成孩，
南北雖分總受胎。

皇成聖禮

莫道龍陽不生子

蛆蟲竟自後庭來

評

若使世上的龍陽。个个都像尤瑞。卽守節。這海風也該好。若使世上的朋友。个个都像許季芳。多情。這小官也該做。只怕世上沒有第二个尤許。白白的損了精神。壞了行止。所以甚覺可惜。

連城璧外編卷之二

覺世裨官結

映鄉祭酒此詩

借讐口巧播聲名

落福坑智完節操

詞云

女性從來似水○人情近日如丸○春秋責備且後○
寬○莫○向○長○中○索○短○治世栢舟易矢○亂離節操
難○完○骸○缸○撈○出○白○齋○統○縱○有○千○金○不○換○

連城璧外編

樂集

樂集

話說忠孝節義四個字，是世上人的美稱，个个都喜
歡。這個名色，只是奸臣口裡也說忠，逆子對人也說
孝，奸夫何曾不道義。淫婦未嘗不講節。所以真假極
是難辨。古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要辨真假，除
非把患難來試他。一試，只是這件東西，是試不得的。
譬如金銀銅錫，下爐一試，做的壞了，真的依舊剩，還
你這忠孝節義，將來一試，做的倒剩，還你真的。一試
就試殺了，我把忠孝節義三件，略過一邊，單說個節字。

明朝自流寇倡亂，闖賊乘此，以至滄桑鼎革。將近二
十年，被擄的婦人，車載斗量，不計其數。其間也有矢
志不屈，或奪刀自刎，或延頸受誅的。這是最上一乘，
千中難得遇一。還有起初勉強失身，過後深思自愧，
投河自縊的，也還叫做中上。又有身隨異類，心繫故
鄉，寄信還家，勸夫取贖的，雖則腴顏可耻，也還心有
可原。奈何也！把他算做中下。最可恨者是口餐肥
甘，身安羅綺，喜唱奮調，怕說鄉音，甚至有良人千里

來。續對面不認原夫的。這等淫婦。纔是。最下一流。此
來。教人。傷心。切哉。雖曾。聽見。人說。有個。仗義。將軍。當
面。斬。淫。婦。之。頭。雪。前。夫。之。恨。這。樣。痛。快。人。心。的。事。竟
竟。只。是。耳。聞。不。曾。目。見。官。你。說。未。亂。之。先。多。少。婦
人。談。貞。說。烈。誰。知。放。在。這。熬。火。爐。中。一。煉。真。假。都。驗
出。來。了。那。些。假。的。如。今。都。在。真。的。半。個。無。存。豈。不。可
惜。我。且。說。個。試。不。殺。的。活。寶。將。來。做。個。話。柄。雖。不。可
為。守。節。之。常。却。比。那。忍。辱。報。讐。的。還。高。一。等。看。官。你

不讀書
不識字
便脫套
不近來
不說動
不動就

們若執了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苛求起來。就不是來
世論人的忠厚之道了。崇禎年間。陝西西安府武功
縣鄉間有個女子。因丈夫姓耿。排行第二。所以人都
叫他耿二娘。生來體態端莊。丰姿綽約。自不必說。却
又聰慧異常。雖然不讀一句書。不識一個字。他自有
一種性裡帶來的聰明。任你區處不來的事。遇了他
他自然會見景生情。從人意想不到之處。生個妙用
出來。佈擺將去做的時節。人都笑他無謂。過沒思之。

是女子
吟詩
竟可

却是至當不易的道理。在娘家做女兒的時節，有個
隣舍在河邊釣魚，偶然把釣鈎含在口裡，與人講話，
不覺的吞將下去，鈎在喉內，線在手中，要扯出來，怕
鈎住喉嚨，要嚥下去，怕刺壞肚腸，哭又哭不得，笑又
笑不得，去與醫生商議，都說醫書上不曾載這一款。
那裏會醫？那人急了，到處逢人問計，二娘在家聽見，
對阿兄道：「我有個法兒，你如此如此，去替他扯出來。」
其兄走到那家，道有「舊珠燈」取一盞來，那人即時取

到其兄將來拆開。把糖米珠一粒一粒穿在線上。往
喉龍裡面直推。推推到推不去處。知道抵着鈎了。然後
一手往裡面勒珠。一手往外面抽線。用力一抽鈎。扯
直了。夜珠眼裡帶出來一些皮肉。不損無人不服。
他好計。到耿家做媳婦。又有個妯娌。從架上拿箱下
來。取衣服。取了衣服。依舊把箱放上架去。不想架太
高。箱太重。用力一擊。手骨兒住了。肩骨箱便放上去
了。兩手朝天。再放不下。略動一動。就要疼死。其夫急

得沒主意到慶請良醫問三老。提沒做理會。慶其夫
對二娘道。二娘子。你是極聰明的。替我生个主意。二
娘道。要手下來不難。只把衣服脫去。教人搥一搥。就
好了。只是要幾個男子。在身邊。替他搥氣。搥一搥。
筋脉。纔得和合。只怕他害羞。不肯。其夫道。只要痛好。
那裡顧得。就把叔伯兄弟。帶腳。請來。周圍。圍住。把他上
身衣服。脫淨。先用。力搥了一會。只不見好。夫去。叫
二娘。二娘道。四肢。原是。通連的。單搥。手背。也沒用。須

把下身也脫了，再揉一揉腿骨，包你就好。其夫走去，
替他把裙脫了，解到褲帶，其婦大叫一聲，使不得用
力一掙，兩手不覺朝下緊緊捏住褲腰。彼時二娘在
在窗外，便走進去，道：「恭喜，手已好了，不消脫罷。原來
起先那些揉四肢，借陽氣的話，都是哄他的料。他在
人面前，決惜廉恥，自然不顧疼痛。一掙之間，手便復
舊。這叫做醫者意也。」眾人都大笑道：「好計，好計。從此
替他進个徽號，叫做女陳平。但凡村中有疑難的事，

就來問計。二娘與二郎夫妻甚是恩愛。雖然家道貧窮。他慣會做無米之炊。績麻熬草。儘過得去。忽然流賊反來。東蹂西躪。男要殺戮。女要奸淫。生得醜的。沒愁過了。倒還丟下。略有幾分姿色的。就要帶去。一日來到武功相近地方。各家婦女都向二娘問計。二娘道。這是千百年的。一切豈是人謀。笑。得脫的。各場四去。都號啕痛哭。與丈夫永訣。也有尋刺刀的。也有罵人言的。帶在身邊。都說等賊一到。即尋自盡。決不移。

○待○不○
○平○死○
○的○人○定○
○莫○不○敢○
○原○之○士○

污清白之身。秋二郎對妻子道。我和你死別生離。只
在這一刻了。二娘道。事到如今。也沒奈何。我若被他
擄去。決不忍取偷生也。決不整身就死。須盡我生平
的力量。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了着。若萬不能脫身。
方纔上這條路。倘有一線生機。我決逃回來。與你團
聚。賊若一到。你自去逃。生切不可顧戀着我。做了兩
敗俱傷。我若去沒。你料想無銀取贖也。不必趕來尋
我。只在家中死等。就是說完了。幾點眼淚。走到床

連城璧外編

樂集

一〇六五

頭邊摸了一塊破布放在袖中又取十個銅錢教二
 即到生藥舖中去買巴豆二即道要他何用二娘道
 你莫管我自有用處二即走出門衆人都攔住問道
 今正作何管理二即把妻子的話逐句說過又道他
 尋幾塊破布帶在身邊又教我去買巴豆不知何用
 衆人都猜他意思不出二即買了巴豆回來二娘敲
 去了鼓取肉縫在衣帶之中催二即遠避自己已反抗
 頭勺面艷粧以待不多時流賊的前鋒到了衆兵看

見二娘你扯我受。只見一個流賊走來，標標致致，年紀不上三十來歲，衆兵見了，各各走開。二娘知道是個頭目，雙膝跪下道：「將爺求你收我做了婢妾，那賊頭慌忙扶起道：『我擄過多少婦人，不曾見你這般顏色。你若肯隨我，我就與你做結髮夫妻。』豈止婢妾，只是一件，後面還有大似我的頭目來見你。這等標致，他又耍奪去。那裡有得到我。二娘道：『不妨，待我把頭髮弄蓬鬆了，面上搽些錫煤。』他見了我的醜態，自

然不要了，賊頭樓住連拍道：初見這等有情，後來做
夫妻，還不知怎麼樣疼熱。二娘粧扮完了，大隊已到，
總頭查點各營婦女。二娘捲飾過了，賊頭放下心，把
二娘鎖在一間空房，又往外面擄了四五个來，都是
二娘的隣舍。交與二娘道：這幾個做你的丫鬟使婢。
到晚教衆婦煮飯燒湯。賊頭與二娘吃了晚飯，洗了
脚手。二娘歡歡喜喜，脫了衣服，先上床睡。賊頭見了
二娘雪白的肌膚，好像

饒猫遇着肥鼠

餓鷹見了嫩鷄

自家的衣服也等不得解開根根衣帶都扯斷身子
還不曾上肚那翹然一物已到了穴邊用力一抵誰
想抵着二塊破布賊頭道這是甚麼東西二娘從從
容容道不瞞你說我今日恰好遇着經期月水來了
賊頭不信拏起破布一聞果然爛血腥氣二娘道
人帶經行房定要生病你若不要我做夫妻我也
休不辱你若有此意將來還要生兒育女權且等

我○兩○夜○况○且○眼○前○替○身○又○多○何○必○定○要○把○我○的○性○命○
來○取○樂○賊○頭○道○也○說○得○是○我○且○去○同○他○們○睡○二○娘○又○
樓○住○道○我○見○你○這○等○年○少○風○流○心○上○愛○你○不○過○只○是○
身○不○自○由○你○與○他○們○做○完○了○事○還○來○與○我○同○睡○皮○肉○
靠○一○靠○也○是○甘○心○的○賊○頭○道○自○然○他○聽○見○二○娘○這○幾○
句○肉○麻○的○話○平○日○官○府○招○不○降○的○心○被○他○招○降○了○問○
王○勾○不○去○的○魂○被○他○勾○去○了○勉○強○爬○將○過○去○心○上○好○
不○難○丟○着○官○你○說○二○娘○的○月○經○為○甚○麼○這○等○來○得○湊○

巧○原○來○這○是○他○初○出○茅○廬○的○第○一○計○預○先○帶○破○布○正
是○為○此○那○破○布○是○一○向○行○經○用○的○所○以○帶○血○腥○氣○掩
飾○過○這○一○夜○就○好○相○機○行○事○了○彼○時○衆○婦○都○睡○在○地
下○賊○頭○放○出○平○日○打○仗○的○手○段○來○一○個○個○交○鋒○對○壘
過○去○一○來○借○衆○婦○權○當○二○娘○發○洩○他○一○天○狂○興○二○来
要○等○二○娘○聽○見○知○道○他○本○事○高○強○衆○婦○個○個○歡○迎○毫
無○推○阻○預○先○帶○的○人○言○刺○刀○只○做○得○个○條○而○不○用○到
那○爭○鋒○奪○寵○的○時○節○還○像○恨○不○得○把○人○言○藥○死○幾○个

剗刀割死幾個。讓他獨自受用。纔稱心的。二姨
在床上側耳聽聲。看賊頭說甚麼話。只見他兩散雲
妝。歇息一會。喘氣定了。就道。你們可有銀子。藏在何
處。麼。可有首飾。寄在誰家。麼。把衆婦逐個都問。將過
去。內中也有答應他有的。也有說沒有的。二姨暗中
點頭道。是了。賊頭依舊爬上床來。把二姨緊緊縶住。
問道。你丈夫的本事。比我何如。二娘道。萬不及一。不
但本事不如。就是容貌也沒有。你這等標致。性子也

沒有你這等溫存。我如今反目禍而得福了。只是這件你這等一個相貌。那裡尋不得一碗飯吃。定要在鞍馬上。做這等冒險的營生。賊頭道。我也曉得這不是樁好事。只是如今世上銀子難得。我借此擄些金銀。勾做本錢。就要改邪歸正了。二娘道。這等你以前擄的。有多少了。賊頭道。連金珠首飾。美來。也有二子餘金。若再擄得這些。有個半萬的氣候。我就和你去做老員外財主婆了。二娘道。只怕你這些話。是騙我。

的。你。若。果。肯。收。心。莫。說。半。萬。就。是。一。萬。也。還。你。有。賊。
頭。聽。見。心。上。跳。了。幾。跳。問。道。如。今。在。那。裡。二。娘。道。太。
耳。不。傳。道。今。晚。衆。以。在。此。不。好。說。得。明。夜。和。你。商。量。
賊。頭。只。得。勉。強。捱。過。一。宵。當。二。日。隨。了。總。頭。又。流。到。
一。處。預。先。把。衆。婦。女。揀。在。別。房。好。到。晚。間。與。二。娘。說。
話。纔。上。床。就。問。道。那。萬。金。在。那。裡。二。娘。道。你。們。男。子。
的。心。腸。最。易。改。變。如。今。說。與。我。做。夫。妻。只。怕。銀。子。到。
了。手。又。要。去。尋。好。似。我。的。做。財。主。婆。了。你。若。果。然。肯。

好○不○沒○欲○想○
騙○不○有○的○下○
的○是○一○人○有○

與我白頭相守，須要發個誓，我纔對你說。賊頭聽見，
一個肋斗就翻下，妹來對天跪下道：「我後來若有變，
更死於萬刀之下。」二娘攙起道：「我實對你說，我家公
公是個有名財主，死不多年。我丈夫見東反西，亂世
事不好，把本錢收起，連首飾酒器共有萬金，掘一個
地窖埋在上中，你去起來。我和你二世那裡受用，得
蓋賊頭道：「恐怕被人起去了。」二娘道：「只我夫妻二人
知道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們殺了，是我親眼見的。」

如今除了我還有那個曉得。况只在空野之中。就是
神仙也想不到。只是我自己不好去。怕人認得。你
我寄在甚麼親眷人家。我對你說。了那個所在。你自
去起。賊頭道。我們做流氓的人。有甚麼親眷。可以託
妻寄子。况且那個所在。生生疎疎。教我從那裡掘起。
畢竟與你同去纔好。二娘道。若要同行。除非粧做叫
化夫妻。一路乞丐而去。人纔認不出。賊頭道。如此甚
好。既要扮做叫化。這輜重都帶不得了。將來寄在何

不是前
世是
今生

方二娘道：我有个道理。将来捆做一包，到夜間等衆人睡靜，我和你拾去丟在深水之中，只要記着地方，待起了大窰轉來，從此經過撈了帶去，就是賊頭。把他樓住，心肝乖肉，叫个不了道。他又标致，又聰明，又有情意。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事，修得這樣一个好内助，也勾得緊了，又得那一主大妻財。當晚與二娘交頭，而睡料想明日經水自然乾淨，預先養精蓄銳，好奉承財主婆。這一晚竟不到衆婦身邊去，睡到

第三日又隨德頭流到一處路上恰好遇着一對叫
化夫妻賊頭把他衣服剝下交與二娘道這是天賜
我們的行頭了又問二娘道經水住了不曾二娘道
住了賊頭聽見眉歡眼笑摩拳擦掌掌巴不得到晚好
追歡取樂只見二娘到午後忽然暈倒在床嬌啼婉
轉口裡不住叫痛賊頭問他那裡不自在二娘道不
知甚麼緣故下身生起一個毒來腫得碗一般大渾
身發寒發熱好不耐煩賊頭道生在那裡二娘拳趨

○ 王○ 指○ 拍○ 着○ 裙○ 帶○ 之○ 下○ 賊○ 頭○ 大○ 驚○ 道○ 這○ 是○ 我○ 的○ 命○
○ 門○ 怎○ 麼○ 生○ 得○ 毒○ 起○ 就○ 將○ 他○ 羅○ 裙○ 揭○ 起○ 綉○ 褲○ 扯○ 開○ 把○ 命○
○ 門○ 一○ 看○ 只○ 見○

玉○ 膚○ 高○ 聳○ 紫○ 暈○ 微○ 含○ 深○ 痕○ 漲○ 作○ 淺○ 痕○ 無○ 門○ 可○ 入○ 兩○
○ 片○ 合○ 成○ 一○ 片○ 有○ 縫○ 難○ 開○ 好○ 像○ 蒸○ 過○ 三○ 甯○ 的○ 饅○ 頭○ 又○
○ 似○ 浸○ 過○ 十○ 朝○ 的○ 淡○ 菜○

賊○ 頭○ 見○ 了○ 好○ 不○ 心○ 疼○ 替○ 他○ 揉○ 了○ 一○ 會○ 連○ 忙○ 去○ 找○ 醫○ 生○
討○ 藥○ 來○ 敷○ 誰○ 想○ 越○ 敷○ 越○ 腫○ 那○ 裡○ 曉○ 得○ 這○ 又○ 是○ 二○ 娘○ 的○

一計他曉得今夜斷絕不過預先從衣帶中取出一粒巴豆燃出油來向北戶周圍一擦原來這件東西極是利害的好好皮膚一經了他即時癰腫他在家中曾見人驗過故此買來帶在身邊這一晚賊頭接住二娘同睡對二娘道我恨命熬了兩宵指望今夜和你肆意不樂誰知又生出意外的事來叫我怎麼熬得過如今沒奈何只得做个太監行房摩靠一摩靠罷了說完果然竟去摩靠起來二娘大叫道疼死

其樂耳
以自不
意擊去
初探詳
了便偏
妙頭當
印克把
下子守
五如不

人○礙○不○得○將○汗○中○隔○有○手○把○他○此○物○一○擇○原○來○二○娘○
防○他○此○着○先○把○巴○豆○油○染○在○汗○中○上○此○時○一○捏○已○捏○
上○此○物○不○上○一○刻○烘○然○發○作○起○來○賊○頭○道○好○古○怪○連○
我○下○身○也○有○些○發○寒○發○熱○難○道○靠○得○一○靠○就○過○了○毒○
氣○來○不○成○起○來○點○燈○把○此○當○一○照○只○見○腫○做○个○木○晶○
棒○槌○從○此○不○消○二○娘○拒○他○他○自○然○不○敢○相○近○二○娘○千○
方○百○計○只○保○全○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餘○的○朱○唇○絳○
舌○嫩○乳○酥○胸○金○蓮○玉○指○都○認○為○土○木○形○骸○任○他○含○唾○

警事
手習士
新脫印
是此法

摩裡只當不知，這是救根本不救枝葉的權宜之術。
 睡到半夜，賊頭道：此時人已睡靜，好做事了。周二娘
 起來，把日間捆的包裹，拾去丟在一條長橋之下。記
 了橋邊的地方，認了岸上的樹木，回來把叫化衣服
 換了，只帶幾兩散碎銀子，隨身其餘的衣服行李盡
 皆丟下。瞞了衆婦，連夜如飛的走走，到天明將去賊
 營三十里，到店中買飯吃。二娘張得賊眼不見，取一
 粒○巴○豆○糗○碎○攪○在○飯○中○點○頭○吃○下○去○不○止○一○個○時○辰○

腹中大瀉起來，行不上二三里路，到登了十數次，來到夜間，爬起爬倒，瀉個不住。第二日吃飯，又加上半粒好笑，一個如狼似虎的賊頭，只消粒半巴豆兩日工夫，弄得焦黃精瘦，路也走不動，話也說不出。晚間的餘事，一發不消，說了賊頭心上思量道：婦人家跟着男子，不過圖些枕邊的快樂。他前兩夜被經水所阻，後兩夜被腫毒所烘，如今經水住了，腫毒消了，正該把些甜頭到他，誰想我又病起病來，要勉強奮發。

可○及○也○
可○巧○可○
其○也○其○
家○不○
可○及○也○

怎奈這件不爭氣的東西。再也扶他不起。心上好生
過意不去。誰知二娘正為禁止此事。自他得病之後。
愈加慙慙。日間扶他走路。夜間攙他上炕。有時爬不
及。瀉在席上。二娘將手替他揩抹。不露一毫厭惡的
光景。賊頭流淚道。我和你雖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
之實。我害了這等醒癡的病。你不但憎嫌。反愈加
疼愛。我死也報不得你的大恩。二娘把好話安慰了
一番。第三日。行到本家相近地方。隔二三里。尋一所

位下吃飯時，又加一粒巴豆，賊頭瀉倒，不能起身。對二娘道：「我如今元氣瀉盡，死多生少，你若有夫妻之情，去討些藥來救我，不然死在目前了。」二娘道：「我明日就去贖藥。」次日天不亮，就以贖藥為名，竟走到家裏去。耿二郎起來開門，恰好撞着妻子，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那裡喜歡得了，問道：「你用甚麼計策逃得回來？」二娘把騙他起害的話，大槩說了幾句。二郎只曉得他騙得脫身，還不知道他原封未動對二娘

道○既○然○賊○子○來○在○近○處○待○我○去○殺○了○他○來○二○娘○道○莫○
慌○我○還○有○用○他○的○所○在○你○如○今○切○不○可○把○一○人○知○道○
星○夜○趕○到○某○處○橋○下○深○水○之○中○有○一○個○包○裹○內○中○有○
二○千○多○金○的○物○事○取○了○回○來○我○自○有○處○二○郎○依○了○妻○
子○的○話○寂○不○通○風○如○飛○趕○去○二○娘○果○然○到○藥○鋪○討○了○
一○服○參○苓○白○朮○散○拿○到○廟○中○與○賊○頭○吃○了○肚○瀉○止○了○
十○分○之○三○將○藥○三○四○日○只○等○起○來○掘○窖○二○娘○道○要○掘○
土○少○不○得○用○把○紉○頭○待○我○到○鐵○匠○店○中○去○買○一○把○來○

又○以○買○鋤○頭○為○名○走○回○家○去○只○見○橋○下○的○物○事○二○郎
俱○已○取○回○二○娘○道○如○今○可○以○下○手○他○了○只○是○不○可○急
處○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不○可○差○了○一○着○說○完○換
了○衣○服○坐○在○家○中○不○往○廟○中○去○了○二○郎○依○計○而○行○拿
了○一○條○鐵○索○約○了○兩○个○幫○手○走○到○廟○中○大○喝○一○聲○道
賊○奴○你○如○今○走○到○那○裡○去○賊○頭○嚇○得○魂○不○附○體○二○郎
將○鐵○索○鎖○了○帶○到○一○个○公○衆○去○處○把○大○鑼○一○敲○高○聲
喊○道○北○方○隣○里○三○黨○六○親○都○來○看○殺○流○賊○衆○人○聽○見

使陳平
遺二娘
必拜下
氣矣

都走攏來，二即把賊頭捆了，高高吊起，手拿一條大
 棍一而打一而問道：你把我妻子擄去，奸淫得好，賊
 道：我擄的婦人也多，不知那一位是你的奶奶。二
 郎道：同你來的，取二娘就是我的妻子。賊頭道：他
 丈夫眼見殺了，怎麼還在這等看起來。以前的話都
 是騙我的了，只是一件我擄便擄他去，同他來，
 却與他一些相干也，沒有老爺不要錯打了人。二
 道：利嘴賊奴，你同他睡，了十來夜，還說沒有相干。那

一個聽你，擎起棍子，又打賊頭道：內中有個緣故，容我細招。二郎道：我沒有耳，躲聽。你衆人道：便等他招了，再打也不遲。二郎放下棍子，衆人寂然無聲，都聽他說。賊頭道：我起初見他，生得標致，要把他做妻子。十分愛惜他，頭一晚同他睡，見他腰下夾了一塊破布。說經水來了，那一晚我與別的婦人同睡，不曾捨得動他。第二晚，又熬了一夜，到第三晚，正要和他睡，不想他要緊去，慶生起一個毒來，又動不得。第四晚，

來到路上他的腫毒纔消我的痲疾病又發了一日
一夜寫上幾百次走路說話的精神都沒有那裡還
有氣力做那樁事自從出營直瀉到如今雖然同行
同宿其實水米無交老爺不信時只去問你家奶
奶就是衆人中有些个伶俐的道是了是了怪道那
一日你道他帶破布買巴豆我說要他何用緣來為
此這等看來果然不曾受他淫污了內中也有妻子
被擄的又問他道這等前日擄去的婦人可

個守節的麼賊頭道，除了這一個，再要半個也沒有。內中還有帶人言利刀的，也拚不濟死，都同我一樣了。問的人聽見知道，妻子被淫，不好說出氣，得面如土。色二郎提了棍子，從頭打起，賊頭道：「老爺，我有二千多兩銀子，送與老爺，饒了我的命罷。」衆人道：「銀子在那裡？」賊頭道：「在某處橋下，請去撈來，就是。」二郎道：「那都是你撈來的，我不要這等不義之財，只與萬民除害。」起先那些問話的人，都恨這賊頭，不過齊聲。

不投
有人者
真可謂
真無道

道○還○是○為○民○除○害○的○是○不○消○二○郎○動○手○你○一○拳○我○一○
 棒○不○上○一○刺○工○夫○嗚○呼○哀○哉○尚○饜○了○還○有○幾○个○害○貪○
 真○病○的○想○看○那○二○千○兩○銀○子○瞞○了○衆○人○星○夜○趕○去○拘○
 換○費○盡○心○機○只○做○得○个○水○中○撈○月○看○官○你○說○二○娘○的○
 這○此○計○較○奇○也○不○奇○巧○也○不○巧○自○從○出○門○直○到○回○家○
 那○許○多○妙○計○且○不○要○說○只○是○末○後○一○着○何○等○神○妙○他○
 若○要○把○他○弄○死○在○路○上○只○消○多○費○幾○粒○巴○豆○有○何○難○
 哉○他○偏○要○留○他○送○到○家○中○借○他○的○口○表○明○自○己○的○心○

蹟。所以為奇。假如把他弄死。自己一人回來。說我不
 曾失身於流賊。莫說眾人不信。就是自己的丈夫也
 只說他是撒清的話。那見有靛青缸裏撈得一疋白
 布出來的。如今獎語出在警人之口。人人信為實錄。
 這繞叫做女陳平。陳平的奇計。只得六出。他倒有七
 出。後來人把他七件事編做口號云。
 一出奇。出門破布當封皮。二出奇。饅頭腫毒不須
 醫。三出奇。純陽變做水晶槌。四出奇。一粒神丹瀉

連城璧外編

樂集

得便宜上出奇梁士擊人口是野
倒脾五出奇萬金說騙出重圍六出奇藏金水底

評

從來完節之婦俱是女中聖人誓死不屈的乃
聖之清者也忍辱報仇的乃聖之任者也耿二
娘這一種乃聖之和者也不但呼燕是陳乎還
可稱為雌下惠

連城壁外編卷之三

覺世釋官編次

醉鄉祭酒批評

說鬼話計賺生人
顯神通智灰舊業

詞云

是害俱從利得懶向刀頭餽蜜欲作寡榮人無
奈妻孥交透歎息歎息沒箇點金神樹

右調如夢令

射

這首詞是一個恬澹無求之人。不肯貪財買禍。又當
不得家計蕭條。沒穿少吃。被妻子埋怨。不過做來寄
感慨的古語云。酒食朋友。氣米夫妻。做丈夫的人。不
能勾封妻蔭子。也就于夫綱有愧了。連氣米二字尚
不周全。使妻妻子女。熬飢受凍。這等的丈夫。怎怪得
妻子埋怨。只是做丈夫的人。使妻子終日埋怨的。固
然不是個有用的男子。做妻子的人。終日埋怨丈夫。
的也。叫不得個有用的婦人。據我說起來。若還是個

沒用的婦人就不該去埋怨丈夫。若還是個有用的婦人，又不消去埋怨丈夫，別樣生理，婦人家雖做不得。那些蠶桑織紉之事，浣紗刺綉之工，那一件是做不得的。古時的婦人嫁了做官做吏的丈夫，尚且有紡績之聲，達於中外。何況做了貧士之妻，不肯受些辛苦，替男子做人家。終日張了大口，等丈夫的飯吃，赤了身子，等丈夫的衣穿，稍有不足，就做起獅吼記來，與他炒鬧。這樣婦人與朱買臣的妻子同是一流。

這年月
人物到窮極無聊之際。那逼寫休書的事。都是做得
出的。崇禎末年。淮安府鹽城縣。有個極惡的婦人。只
因好吃懶做。丈夫養膳他不來。要想賣與別个。他恐
怕第二個丈夫也與前而的一樣。不能勾穿好吃好。
竟要自家擇個。遇着个远方之人。是做夫夥強盜
的。見他費不足食。只道是個富翁。就隨了他去。誰想
未及一年。就被官府拿住。問了死罪。禁在獄中。把妻
子發與媒婆。變賣。不料前面的丈夫恰好未在本處。

回賣了妻子。不曾另娶。聞得有個官賣的婦人。要尋
受主。就約了幾個客商。都是要買婦人的。一同去相
及至走到跟前。竟是自己家的妻子。這前夫不好意思。
掉轉頭來。竟走。那婦人一把扯住。哭。啼。跪在前
夫面前。叫他莫記舊情。只當備福一般。贖我回去。前
夫不理他。只是哀告。那些同來的客商。都是輕裘緩
帶。豐衣足食之人。見前夫不贖。都想要買他。這婦人
抵死不從。只要跟了前夫回去。那官媒立在旁邊。問

他甚麼原故。他說當初錯了主意，只想穿好吃好，不問夫妻歷嫁與歹人，故此有這今日。如今這些客商，個個豐衣足食，焉知不是歹人倒不知跟了前夫，誰別貧窮，還可以相信得過。將來決沒有這今日。所以不願後新，只想復舊。前夫見他說得可憐，只得備了官價，寫張領子，當官帶了回去。這婦人走到家中，竟換了一番性格。起先極懶，後來極勤；起先極奢，後來極儉。起先極乖，後來極惡。柔，這都是走過一家。

嘗着滋味的原故。後來幫助丈夫成家立業。做了个
有名的財主。當初若不嫁與強盜。吃過好食。穿過好
衣。受過好衣。好食之累。那裡曉得衣食兩件是好。不
得的。倒不如粗衣澹飯。雖然吃不飽。也還餓不死。雖
然穿不暖。也還凍不殺。不像好衣好食。要飽出禍。來
暖出事。來到禍發。事出之後。求為飢寒而不可得也。
如今世上好吃懶做。埋怨丈夫的婦人。可惜不曾嫁
與強盜。若還做過壓寨夫人。犯了金科玉律。等官府

做媒改嫁出來的自然會感激丈夫寧受飢寒不做
万事使自已安樂一生不受豐衣足食之累了可見
貧賤人家的女子只該勞筋動骨替男子掙家切不可
可拿丈夫來嗟怨是便是了古語云雖有巧婦不能
作無米之炊做婦人的就是極勤極苦越來的錢財
也只好養活自己難道丈夫的身子也靠他養活不
成況且丈夫之外還有兒女還有丫鬟奴僕都是要
穿衣吃飯的若還男子沒有出息這一世的無米之

飯。叫。他。如。何。炊。煮。得。來。少。不。得。早。晚。之。間。定。有。幾。句。
言。語。埋。怨。夫。夫。的。了。要。曉。得。那。有。本。事。的。男。子。不。消。
婦。人。埋。怨。自。然。掙。得。衣。食。來。沒。本。事。的。男。子。就。是。早。
罵。一。頓。晚。咒。一。場。那。衣。食。兩。件。也。咒。罵。不。出。白。、。傷。
了。夫。婦。之。情。不。如。自。己。搜。索。枯。腸。想。个。計。策。出。來。去。
炊。那。無。米。之。飯。炊。得。熟。做。个。巧。婦。炊。不。熟。也。還。做。个。
賢。婦。我。如。今。說。个。慣。炊。無。米。之。飯。不。愁。不。熟。只。愁。太。
熟。的。婦。人。與。貧。家。女。子。做。个。榜。樣。者。得。他。埋。怨。夫。夫。

這○個○婦○人○叫○做○顧○雲○娘○。○是○萬○曆○初○年○的○人○。○住○在○淮○安○
府○桃○源○縣○夫○夫○顧○有○成○。○是○個○讀○死○書○的○秀○才○。○只○有○文○
墨○之○事○。○略○知○道○些○除○了○讀○書○之○外○。○竟○像○個○未○雕○未○斲○
的○孩○子○。○不○但○錢○財○不○知○數○目○。○米○糧○不○辨○升○斗○。○連○吃○飯○
的○飢○飽○。○穿○衣○的○冷○熱○。○都○不○知○道○。○竟○像○吃○在○別○人○肚○裡○
穿○在○別○人○身○上○。○一○般○穿○衣○吃○飯○的○時○節○。○定○要○人○立○在○
旁○邊○替○他○記○着○碗○數○。○件○數○。○纔○不○至○于○傷○飢○失○飽○。○寒○暖○
不○均○。○若○還○一○次○沒○人○照○管○。○憑○他○命○穿○自○吃○。○就○要○弄○出○

病來。至于出門走路。不辨東西。與人行禮。不記左右。一發不消說了。同窗的朋友。替他取个別號。叫做顧混沌。父母在日。也有三千餘金的家產。只因喪過二親之後。未娶雲娘以前。有个結髮的妻子。比丈夫略高一成。僅。知道飢飽。曉得冷熱。除了吃着之外。一毫人事。不懂。連開門七件事。只曉得是家用之物。問他是樹上生的。泥裡長的。就。不知道了。與丈夫两个。恰好一陰一陽。湊成个混沌世界。夫妻两口。只管穿衣。

道城月
吃飲一毫家務不當。不上三年。把一戶好家私消磨
殆盡。這位有福的夫人。命裡不該熬。既受凍過完。好
日子。就升天去了。苦得這位顧雲娘。嫁來續絃。替他
還了飢寒之債。雲娘是個貧士之女。未嫁之先。也曾
許過一戶人家。未及于歸。丈夫就死了。守過三年。將近
二十歲。只回父母。嫁女之心。太急了些。不肯從容擇
僑。所以把個聰明女子。配了個懵懂兒郎。雲娘走進
大門。看見新郎的舉止。與家人的動靜。就知道這分

人家不是做婦人的家數。做得來的連女中丈夫。個字都用不着。還要截去上二字。不肯列于女子之中。儼然以丈夫自命。就不等三朝。竟出來理事。把丫鬟奴僕。叫到面前。逐件分付過去。竟像新官到任。設立堂規的一般。都要依令而行。不許違他一件。說完之後。就叫了丫鬟僕領了去。查盤倉庫。只說頗有成。是個善家。除了田產之外。定有幾年的積蓄。那裡曉得倉無一粒。囊無半文。連娶他的聘金與成親的酒。

水都是借欠來的。及至查問田產並沒有寸土尺地。雲娘看見這光景十分憂慮。心上思量道：這等看起來，連丈夫二字也用不着。竟要做神仙了。除非有個點金神術，能作無米之炊。方纔做得這分人家。不然只好束手待斃。這一家老小如何養活得來。就終日思量。要想個點鐵成金的法子。好試他無米能炊的手段。自從分付衆人之後。那些丫鬟僕個。沒

有笑容。人都含恨。色好像衙役。過了清官。知道沒

有利落有个不願充當只求華退之意止有个老寔
了繫年近三十歲沒有丈夫的舉動並不改常做事
十分踴躍雲娘知道是个好人就叫他貼身伏事把
以前的話細問他道你相公這家人家是一向清
淡的還是以前富足如今消乏下来的那了繫道教
年之前還是个財主則這而三年裡面消乏下来的
雲娘道這等相公的錢財還是他好嫖好賭邪路上
花用去的還是他結識親戚相交朋友正事上費用

連城璧外編

射集

射集

去的了鬚道相公是个老寔人○並不喜歡嫖賭○也不
與人往来○只因老寔太過○不會當家○前面那位主母
也與相公一般○不會開帳○又且好穿喜吃○與三姑六
婆往来○所以不上三年○就把家私費盡了○雲娘道○既
然家主家婆○不會開帳○家中大小事務○都是何人料
理○了鬚道○米糧出入○是幾個得用的了鬚○輪流掌管○
錢財出入○是个能事的管家○一人經手○其餘辛苦勞
碌的事○是我做得多○雲娘道○了鬚的好歹○我都看見

了。不消問得。只是那個能事的管家。平日光景如何。只怕相公不嫖不賭。他倒在外而嫖賭。相公不與人往來。他倒結識親戚。相交朋友。拿了家主的錢財。去做暢漢。也不可。知了。鬚道。沒有此事。他平日謹慎。不過。並不與一人往來。又把錢財當做性命。就是我們。瞞了家主要支幾個銅錢使用。他都是不敢的。那裡肯做暢漢。雲娘聽了這些話。甚是疑心。思量男子又不嫖賭。又不結交。沒有甚麼取窮之道。就是婦人好。

這班人。穿喜吃。也用不了這許多。畢竟是手下的人。與外面的人。欺他。沒用。大家誰騙去了。我如今思想起來。敗落未及三年。日子也還不久。外面人騙去的。雖然追取不轉。手下人落去的。還可以稽查得出來。概不是久藏之物。況且又是幾個人。變輪流掌管。即使稽查出來。也是看尋見的。賍物。獨有錢財之事。是一個家人。經手。這一個家人。若還好。嫖好。賭。所落的錢財。自然花費去了。若肯結識親戚。相交朋友。所落的錢財。

自然○寄○到○親○友○家○中○去○了○既○然○而○件○都○不○好○可○見○這○些○積○蓄○還○不○曾○運○出○大○門○定○有○個○安○頓○私○囊○之○處○只○消○費○些○心○血○換○得○冷○眼○不○時○去○伺○察○他○這○主○錢○財○還○可○以○搜○尋○得○出○從○此○以○後○就○把○一○片○心○機○分○為○兩○處○用○二○分○去○監○守○丫○鬟○用○八○分○去○稽○察○奴○僕○看○見○丫○鬟○打○米○出○去○再○不○就○淘○決○要○延○捱○一○會○雲○娘○知○道○他○的○意○思○故○意○走○開○閃○在○此○僻○之○處○透○透○的○照○瞭○他○看○他○兵○些○甚○麼○手○脚○只○見○他○喫○了○幾○碗○往○墻○角○頭○一○倒○就

取米下鍋原來那條夾牆裡面有个小小倉廩容得
 一石多米是這幾個得用的公同置造的輪着
 那一个管粮就是那一个盛米到交代之日上手的
 人出空了交與下手的入倉廩羅小倒喜得豐歎常
 平一年到頭再沒有个空閑的日子雲娘看了就嘆
 口氣道不想一个小小墻洞竟漏去一搭人家手下
 人之可畏点至于此者便看見了再不去覺察他要
 把這一个小倉廩留到荒歉之時取來救命故不肯

小○用○了○他○米○糧○的○獎○賞○已○被○他○察○出○來○了○只○有○錢○財
的○漏○孔○還○尋○不○着○只○見○廬○房○後○面○有○一○片○小○小○荒○園
雲○娘○要○開○闢○出○來○做○個○菜○圃○正○要○叫○人○動○手○那○個○管
事○的○家○人○不○肯○叫○別○人○出○力○竟○要○自○己○一○個○獨○任○其
勞○雲○娘○就○交○付○與○他○等○他○獨○鋤○獨○種○那○個○家○人○平○日
極○懶○及○至○鋤○圃○種○菜○就○忽○然○勤○力○起○來○叫○他○外○面○去
做○事○到○臨○行○之○際○定○要○把○鋤○頭○藏○過○了○只○怕○又○有○勤
力○的○人○要○偷○了○鋤○頭○去○替○他○墾○地○轉○來○的○時○節○茶○飯

這城裏。不曾吃先要到菜園裡面。巡視一番。看見別人的脚。就疑心起來。定要查問到底。雲娘口中不說心上。思量道。他的精神命脉。都聚在那一處。可見除了菜園。沒有第二樁心事。只消一把鋤頭。就得了。得他三年。的積蓄了。從此以後。不往別處搜尋。也把精神命脉。聚在那一處。合着古語二句。叫做。主僕同心。黃土變金。

只是菜園雖小。也有一塊地方。不知道這主錢。

集于極
正經處
作賦詩
逐語妙

在那一顆菜根下面，又想個計較出來，等他出門做
事，将要轉來的時節，自己先到園中等候，看他進來，
那一刻眼光落在那一處，就知道這主錢財埋在那
一處了。連這一把鋤頭，還不用第二下，割開一寸
地皮，就可以和盤托出了。果然用了此法，把他床目
之處，看眼中，知道丈夫一家私，牆洞裡漏去一
半泥，孔裡漏去一半，還虧得土地有靈，替他守住泥
孔，漏得下來，不曾漏得出去，不似薛公薛婆，不會看

連城璧外編 射集

絕

守牆洞一邊拉得進來一邊就放出去也雲娘把這
 無影的弊端盡皆察出也可謂巧到極處能到至處
 了若把別个婦人一面看出來一面就要做出來已
 不得早取一刻早得一刻的用處那裡還肯容他
 却不然心上思量道這主錢財雖是我丈夫的故物
 如今取了出去依舊交還原主有甚麼損傷陰騭只
 是那个家人也費了三年心血越積起來如今不知
 不覺被人偷掘了去教他何以為情况且我掘起來

看了此
 尋去處
 不但長
 聰明添
 識見又
 能使人
 誠心忠
 巧智解
 勇況真
 經濟妙

就○不○與○他○說○明○他○也○知○道○是○我○口○便○不○敢○怨○恨○心○上○
 豈○有○不○恨○之○理○既○有○怨○恨○之○心○未○必○不○起○逃○走○之○念○
 即○使○不○敢○逃○走○也○要○離○心○離○德○起○來○要○他○盡○心○竭○力○
 幫○助○我○做○人○家○斷○不○能○勾○了○還○要○想○個○妙○法○取○了○
 他○的○銀○子○來○又○不○使○他○怨○恨○我○不○但○不○怨○恨○還○要○使○
 他○盡○心○竭○力○幫○助○我○做○人○家○這○絲○叫○做○聰○明○這○樣○的○
 聰○明○方○纔○有○些○用○處○若○還○只○顧○財○物○不○結○人○心○就○合○
 着○四○書○一○句○財○聚○則○民○散○有○了○死○寶○沒○了○活○寶○取○得○

連城璧外編
 射集

十三

一一九

書也○
其○大○不○
將○以○家○
常○小○事○
百○之○

不○償○所○失○這○樣○聰○明○反○是○敗○家○之○具○也○
將○到○滿○月○之○期○只○見○那○些○討○債○的○人○絡○繹○不○絕○討○到○
後○面○見○沒○得○還○他○竟○扯○住○顧○有○成○羞○辱○起○來○說○你○娶○
妻○子○與○別○人○何○干○要○我○們○代○出○聘○金○幫○貼○酒○水○難○道○
生○出○來○的○兒○子○肯○叫○我○們○父○親○不○成○雲○娘○聽○了○這○些○
話○氣○憤○不○過○把○丈○夫○叫○進○去○道○你○既○沒○有○銀○子○為○甚○
麼○做○這○般○陰○事○如○今○這○些○債○負○有○得○還○他○沒○得○還○他○
不○妨○直○對○我○說○顧○有○成○滿○面○羞○慚○沒○有○一○句○回○覆○那○

个管事的家人立在旁邊替他答應道。這些債負是
沒有底價的。當初聽了媒人的話。說娘子粧奩極厚。
壓箱的銀子儘夠還人。所以做了這樁險事。如今有
得還沒得還。只問娘子就是了。雲娘聽見這句話。笑
了一笑。想了一想。就對家人道。這等休出去。回他說我
粧奩雖少。還債的東西也還略有幾件。只是要待滿
月之後。纔肯開箱。如今到滿月之期。也不多幾日了。
叫他請回。竟到彼時來取。決不少他。一厘就是家人

是式畫射

七

依了這些話。出去回覆衆人。衆人欣然而去。顧有成
聽見雲娘的話。說得硬派。只說果有銀子帶來。等雲
娘不在房中。偷了他的鑰匙。把箱籠開來一看。只見
箱中之物。都是些破衣舊襖。殘針斷線。莫說銀子沒
有一厘。就是值錢的首飾。像樣的衣服。也沒有一件。
顧有成看過之後。依舊替他鎖好。就害怕起來。正要
打點問他。只見雲娘分付家人叫他。明日去喚賣婆。
說有值錢的首飾。像樣的衣服。多送些來。我要換要。

買○又○分○付○那○些○丫○鬟○叫○他○去○請○尼○姑○道○婆○說○要○脩○齋○
禮○懺○超○度○亡○靈○那○些○丫○鬟○奴○僕○一○齊○回○覆○他○道○家○中○
的○飯○米○只○勾○明○日○一○頓○早○粥○午○飯○就○沒○有○了○先○要○發○
些○銀○子○出○來○辦○下○明○日○的○糧○草○纔○好○出○去○請○人○雲○娘○
道○不○消○你○們○掛○念○我○這○個○家○主○婆○是○慣○炊○無○米○飯○的○
只○消○幾○塊○濕○柴○一○鍋○白○水○就○可○以○煮○出○飯○米○何○須○用○
米○你○們○不○信○明○日○就○試○一○試○還○你○轉○來○的○時○節○決○有○
飯○吃○就○是○了○衆○人○不○信○只○說○他○講○笑○話○到○了○第○二○日○

把家中餘剩的米盡數下鍋煮了一頓早粥大家吃了去請三姑六婆竟像敗家婦人的舉動衆人去漢又尋些事故把丈夫也打發出門竟像要辟去衆人好燒丹煉石省得被人厭壞的一般頗有成原是個混沌之人到了此時一發混沌起來竟不知他葫蘆裏面賣的甚麼怪藥就不往別處走動只在大門外面立了半日等了。鬚奴僕轉來與他一同進去了。鬚奴僕把三姑六婆的話各人回覆一遍都說明日就

米想
煎而
有明

豈以處
竟略而
不似真
孝也
近來小
說家誰
能辨此

來○雲○娘○對○衆○人○道○你○們○去○了○半○日○肚○中○飢○了○半○飯○已
煮○熟○多○時○快○些○去○吃○省○得○說○我○不○會○當○家○定○要○等○米
來○做○飯○顧○有○成○隨○了○了○鬟○奴○僕○走○到○灶○前○只○見○揭○開
鍋○蓋○果○然○有○一○鍋○好○飯○煮○得○噴○香○只○是○飯○煮○得○早○人
來○得○遲○覺○得○太○熱○了○些○盛○在○碗○中○有○些○糝○軟○之○意○顧
有○成○與○了○鬟○奴○僕○大○家○呆○了○半○晌○方○纔○走○散○及○至○到
了○第○二○日○那○些○尼○姑○道○婆○一○齊○走○到○雲○娘○相○見○過○了
對○他○說○道○輪○迴○日○果○之○事○我○往○常○再○不○信○的○如○今○看

連城璧外編

射集

起來果然不是虛話。自從我進門之後，夜上夢見前
面的大娘說他生前不會當家，聽人哄騙，把丈夫一
分好家私，平空敗盡。如今死在陰司，被公婆懊恨不
過，告訴開王要罰他，變猪變狗。他無可奈何，夜上來
求告我，要我做些功果，超度一超度。故此借重列位
師父，念些經懺，與他等。他早生早化，只是家中煮米
欠缺銀錢短少，只好備些齋供，絲錢等項。却是沒有
的。求列位師父，只當備福一般，念平日相與之情。替

他懺悔一懺悔。那些尼姑道婆。終日在他家走動。死
者的銀錢。不知騙過多少。如今聽了這句話。都害怕
起來。思想被人欺騙的。尚且如此。欺騙別人的。還不
知如何報應。已不得懺悔別人。又替自己懺悔。省得
死者發極。要告訴關王叔。出自己來。未必不投生替
死大家。不約而同。都許他不要經錢。白做一堂功德。
雲娘訂過之後。就揀个起懺的日子。急急打發他出
門。好等賣婆來做交易。只見賣婆走到。取出許多衣

服首飾都是值錢像樣的。雲娘揀了幾件放在面前。與他說價大約值多還少要討些眼下的便宜與前面吃虧的人扯直。那個賣婆見他纔嫁過來就總成自己只說是個好主顧也與前面的人一般是好欺好騙的。初次相交正要放鬆一着等買主好思念他。後來自有取償之處。值一兩的還不上八錢也就肯了。雲娘議定之後一面叫人去借天平一面進房去取銀子。碩有成與了髮奴僕大家擁在一堂看他交

先○只○見○取○出○來○的○銀○子○也○有○成○錠○的○也○有○散○碎○的○也○
是○細○絲○一○塊○搭○頭○也○沒○有○先○明○白○了○交○與○賣○婆○取○去○
那○些○丫○鬟○奴○僕○个○个○伸○頭○人○口○吐○舌○也○有○歡○喜○的○也○
有○憂○愁○的○也○有○說○他○是○娘○家○帶○來○的○也○有○疑○他○是○別○
處○取○來○的○雖○然○驚○詫○還○不○說○神○道○鬼○獨○有○个○混○沌○丈○
夫○心○上○驚○駭○不○過○知○道○他○箱○籠○之○中○並○無○一○物○這○些○
銀○子○是○那○裡○變○出○來○的○一○定○是○个○仙○女○無○疑○了○後○此○
以○後○竟○把○妻○子○當○做○神○仙○恨○不○得○頂○在○頭○上○真○說○言

雲
巧
反
成
批

語之間不敢侮慢。就是雲雨綢繆之際。想到此處也。忽然驚竦起來。惟恐褻瀆了神仙。後來必有罪過。到了滿月之後。那些大小債主一齊上門。雲娘叫人傳話道。銀子是沒有的。若要首飾衣服。還有幾件。列位用得着。待我取些出來。清了帳目。若還用不着。須要到一年半載之後。待我做些女工針指。縫積起來。奉還那些討債的人。那個肯丟了現的。去討賒帳。只得將棧就計。來俯就他。要首飾的。取首飾。要衣服的。取

衣服雲娘又不相應件上○都作了重價○值一兩的東○
西○起○先○是○八○錢○買○下○來○如○今○作○了○一○兩○五○六○錢○方○纔○
打○發○出○去○銀○子○的○來○歷○還○不○曾○說○明○先○趁○个○對○台○上○
手○且○把○顯○而○易○見○之○事○露○此○小○小○聰○明○與○手○下○人○看○
一○看○使○他○改○心○換○意○知○道○這○位○主○母○是○要○欺○騙○別○人○
不○受○別○人○欺○騙○的○到○了○起○幟○之○日○自○家○至○誠○至○齋○
戒○沐○浴○過○了○隨○着○尼○姑○道○婆○一○同○拜○幟○拜○了○三○日○三○
夜○到○收○拾○道○場○的○時○節○跪○在○公○婆○神○位○之○前○再○三○哀○

見或案新

二十

告○道○你○前○面○的○媳○婦○雖○然○不○會○當○家○把○你○吃○事○吃○苦○
掙○來○的○家○業○一○朝○敗○盡○叫○他○變○猪○變○狗○其○定○是○該○嘗○
的○只○可○憐○他○是○个○沒○用○的○人○當○初○並○無○歹○意○只○因○被○
人○欺○騙○以○至○于○此○如○今○懺○悔○以○後○求○你○看○佛○天○面○上○
饒○恕○他○些○捨○个○人○身○與○他○等○他○托○生○去○罷○說○完○之○後○
又○走○到○死○者○神○位○之○前○拜○了○幾○拜○高○聲○勸○諭○道○承○你○
所○託○的○事○我○如○今○都○做○過○了○蒙○你○教○導○的○話○我○前○日○
都○試○過○了○果○然○一○毫○不○差○椿○、○都○有○應○驗○只○是○那○姓○

偷騙的人。照你說來。一個不肯饒他。定要明朝報應。其寔都是該當的。只可憐。那些男女。都是愚蠢之人。不過曰貪財好利。以至于此。如今又取了轉來。使他虛累其名。不曾做得實事。也甚覺得可憐。如今懺悔。以後求你。也看佛天面上。饒恕他。此捨他一條性命。再過幾年。等他做些功勞。准折了罪過。罷那。此丫鬟聽了這些話。個個都毛骨竦然。起先吃了他的無米之飯。看了他的倘來之財。心上甚是疑慮。只怕

連城璧外編

射集

是自己的東西。走去摸、倉廩、庫藏。就摸胸頓
之起來。知道賊情敗露。被他獲着真贓。愧恨之心。自
然不消說了。只是一半恨他。還有一半疑他。說他是
新來的。又那裡知道從前之事。自己藏匿的東西。又
十分牢固。為甚麼一到即知。一搜便着。難道是不神
仙不成。正在猜疑不決之時。聽了這番說話。就豁然
大悟。起來只說。以前的話。都是死者陰靈不散。托夢
與他。指引了藏匿之處。教他取出來的。竟把怨恨生

者○之○心○變○做○惧○怕○死○者○之○念○大○家○抖○做○一○團○等○雲○娘○
拜○過○之○後○一○齊○跪○在○神○位○之○前○一○面○磕○頭○一○面○禱○祝○
只○求○大○捨○慈悲○救○了○他○的○偷○騙○之○罪○獨○有○一○個○老○寔○
了○鬚○子○心○無○愧○立○在○旁○邊○嘻○笑○自○如○雲○娘○自○後○禮○懺○
之○後○就○把○三○姑○六○婆○槩○行○謝○絕○連○那○放○鬆○一○着○的○賣○
婆○也○沒○處○取○償○原○本○白○折○了○一○個○加○二○那○些○丫○鬟○
奴○僕○受○過○他○這○一○番○驚○哄○都○說○這○一○位○主○母○是○有○鬼○
神○附○着○的○別○人○失○去○的○東○西○尚○且○搜○尋○得○着○何○况○自○

已的財物有得把人竊去落得不要欺心所以个上
改了心腸人上換了主意再不敢去欺騙他上待下
人又能知甘識苦有賞有罰只回他會駕馭英雄竟
把奸黨邪人变做忠臣義士這一分家業那怕不中
興起來他以前握着的銀子共有千金還去一二百
金之債餘剩下来的也不買田也不放帳只拿來堆
積糧食自古道堆金不如積穀當不得他賤買貴賣
日長夜大起來不上三十年做了桃源縣中第一个

財主生出來的兒子喜得肖母不肖父沒有一毫混
泥家風願有成時常對了兒子談說舊事說你母親
是個仙女有點鉄感金的妙術又能作無米之炊把
他進門以後滿月以前的話細上說與他聽那兒子
不信說他明上是个凡人怎麼叫做仙女那些奇巧
之事畢竟有些根據不是憑空設出來的就在母親
面前要窮究這些來歷雲娘恐怕漏泄出來使下人
識破依舊要欺騙他只是不說直到兒子長成娶了

媳婦○惟○恐○媳婦○不○會○當○家○要○被○下○人○欺○騙○方○纔○肯○了
家○人○奴○僕○把○這○些○原○委○直○說○出○來○做○個○防○欺○禦○騙○的
樣○子○所○以○這○椿○妙○事○流○傳○至○今○使○連○城○壁○外○集○之○中
又○添○一○段○佳○話○也○

評

頭○雲○娘○記○得○一○句○大○學○就○會○生○財○能○使○錢○米○搜
出○而○人○心○不○散○可○謂○善○讀○四○書○者○矣○不○像○腐○儒
輩○塞○了○滿○肚○經○書○不○能○用○出○一○字○還○說○章○句○之

學○我○不○屑○為○之○。要○在○經○書○之○外○尋○活○計○也○。

巨父思射

廿四

連城璧外編卷之四

覺世釋官編次

播御冬酒批評

待○詔○喜○風○流○翫○錢○贖○妓○

運○弁○持○公○道○捨○米○追○賊○

詞云

訪○適○青○樓○宮○窈○裝○盡○黃○金○買○笑○金○盃○笑○聲○無○變○
作○吠○聲○如○豹○不○教○承○教○以○後○不○來○輕○造○

這看詞名為如夢令乃說世上青樓女子薄倖者多

進坊

從古及今，做鄭元和于弄夜的，不計其數，弄不見有
第二個穆素徽，第三個李亞仙，做嫖客的人，須趁蓮
花未落之時，及早收拾羅鼓，休待錯夢做了真夢。漢
來不好收場，世間多少富家子弟，看了這兩本風流
戲文，都只道妓婦之中，一簇有多情女子，只因嫖客
不以志誠感動他，所以不肯把真情相報，故此盡心
竭力傾家蕩產，去結識青樓，也要想做綉襦記，西樓
夢的故事，誰想個個，都有開場無煞尾，做不上半本。

又有第二個鄭元和于叔夜上臺這李亞仙穆素徽
與他從新做起再不肯與一個正生搬演到頭不知
甚麼原故萬曆年間南京院子裡有個名妓姓金名
蕙小字就叫做蕙娘容貌之嬌艷態度之娉婷自不
必說又會寫竹畫蘭往來的都是青雲貴客有個某
公子在南京坐賤費了二三千金結識他一心要娶
他作妾只因父親在南直做官恐生物議故此推且
消停自從相與之後每月出五十兩銀子包他不論

自己同宿不同宿。想是一樣。日間容他會客。夜間不許他留人。後來父親轉了北京要職。把兒子改做北監。帶了隨任讀書。某公子臨行。又光六百兩銀子。與他為一年薪水之費。約待第二年出京。娶他回去。董娘辦酒做戲。替他餞行。某公子就點一本綉繡記。董娘道。做行是好事。為何做這樣不吉利的戲文。某公子道。只要你肯做李亞仙。我就為你打蓮花落也。某怨當夜枕邊哭別。分付他道。我去之後。若聽見你留

一次客。我以後就不來了。蓋娘道。你與我相處了幾
年。難道還信我。不過若是慾心重的人。或者熬不過
寂寞。要做這樁事。若是沒得穿沒得吃的人。或者飢
寒不過。沒奈何要做這樁事。你曉得。我慾心原是淡
薄的。如今又有這主銀子。安家料想不會餓死。為甚
麼。還想接款客來。某公子一向與他同宿。每到交連
之際。看他。不以為樂。反以為苦。所以再不親他。有二
心。此時聽見這兩句話。自然徹底相信了。分別之後。

又曾央幾次心腹之人到南京，勸做媒客，走來試他。他堅辭不納，一發驗出他的真心。未及一年，就辭了父親，只說回家省母，竟到南京娶他。不想走到之時，蓋娘已死過一七了。問是甚麼病死的，鴉兒道：自從你去之後，終日思念你，茶不思飯不想，一日重似一日。臨死之時，寫下一封血書，說了幾句傷心話，就沒有了。某公子討書一看，果然是血寫的上面的話，敘得十分真切。煞尾，那幾句云：

生為君側之人。死作君旁之鬼。乞收賤骨。携入
貴鄉。他日得賤同穴之盟。吾目瞑矣。老母弱妹。
幸稍憐之。

某公子看了。號咷痛哭。我不欲生。就換了孝服。竟與
內喪一般。追薦已畢。將棺木停在江口。好裝回去。合
葬。刻個副室。金氏的牌位。供在柩前。自己先回去尋
她。臨行又厚贈鴛母道女兒。雖不是你親生。但他為
我而亡也。談把你當至親看待。你第二個女兒。姿色

連城雙外編

雖然有限他書中既託我照管我轉來時節少不得
也要培植一番做個屋烏之愛總來你一家人的終
身都在我身上就是了鵲母哭謝而別却說某公子
風流之興雖朕極高只是本領不齊每與婦人交感
不是望門流涕就是遇敵倒戈自有生以來不曾得
一次顛鸞倒鳳之樂相愛的名妓雖多考校之期都
是草草完篇不交白卷而已所以到處便買春方逢
人就問房術再不見有奇驗的
一日坐在家中有个

術士上門來拜謁取出二封薦書原來是父親的門
生曉得他要學房中之術特地送來傳授他的某公
子如鐵得食就把他留在書房朝夕講究那術士有
三種奇方都可以立刻見效第一種叫做坎離既濟
丹一夜止散一女藥力耐得二更第二種叫做重陰
喪氣丹一夜可散二女藥力耐得三更第三種叫做
辟姪奪命丹一夜可散數女藥力竟可以通宵達旦
某公子當夜就傳了第一種回去與方正一試果然

歡美異常。次日又傳第二種回去與阿妾一試。更覺
得嬌健無比。術士初到之時。從午後坐到點燈。一杯
茶湯也不見。到了第二三日。那茶酒飲食漸上的。豐
盛起來。就曉得是藥方的效驗了。及至某公子要傳
末後一種術士。就有作難之色。某公子只說他要索
重謝。取出幾個元寶送他。術士道。不是在下有所需
索。只因那種房術。不但微損於己。亦且大害於人。須
是遇着極淫之婦。要戰不降。萬不得已。用此為退兵。

之計則可平常的女子動也是動不得的就是遺身
就發也只好偶爾一試若一連用上兩遭隨你銖在
的婦人不死也要生一場大病在下前日在南京偶
然連用兩番斷送了一個名妓如今怕損陰德所以
不敢傳授別人某公子道那妓婦叫甚麼名字可還
記得麼術士道姓金名莖小字叫做莖娘還不曾死
得百日某公子大驚失色呆了半晌又問道聞得那
婦人近來不接客怎麼獨肯留兄術士道他與個甚

磨貴人有約外面雖說不接客要掩飾貴人的耳目
其實暗中有一個牽頭夜以領人去睡的某公子聽了
就像發瘧疾的一般身上寒一陣熱一陣又問他道
這個婦人有幾個故友也曾嫖過都說他的色心是
極淡薄的兄方綠講那種房術遇了極淫之婦方綠
可用他又不是個勁敵為甚麼下那樣毒手擺佈他
斯士道在下閩人多矣婦人淫者雖多不會見這一
個竟是通宵不倦的或者去嫖他的貴友本領不濟

公子胎

男大方

夏家

不○能○飽○其○貪○心○故○此○假○粧○恬○退○耳○他○也○曾○對○在○下○說○
過○半○三○不○四○的○男○子○惹○得○人○渴○救○不○得○人○餓○倒○不○如○
歲○拙○此○的○好○某○公○子○聽○到○此○處○九○分○信○了○還○有○一○分○
疑○惑○只○道○他○是○賴○風○月○的○謊○話○又○細○盤○問○那○婦○人○
下○身○黑○白○何○如○內○裡○蘊○藉○何○如○術○士○逐○件○講○來○一○毫○
也○不○錯○又○說○小○肚○之○下○批○戶○之○上○有○個○小○香○疤○恰○
好○是○某○公○子○與○他○結○盟○之○夜○一○齊○灸○來○做○記○認○的○見○
他○說○着○心○竅○一○發○毛○骨○竦○然○就○別○了○術○士○進○去○思○量○

連城璧外編

連城璧外編

御集

一一五三

道○這○個○淫○婦○吃○我○的○飯○穿○我○的○衣○夜○上○接○了○別○人○睡○
也○可○謂○負○心○之○極○了○倒○臨○終○時○節○又○不○知○那○裡○弄○此○
豬○血○狗○血○寫○一○封○遺○囑○下○來○教○我○料○理○他○的○後○事○難○
道○被○別○人○弄○死○教○我○償○命○不○成○又○虧○得○被○人○弄○死○萬○
一○不○死○我○此○時○一○定○娶○回○來○了○天○下○第○一○個○淫○婦○嫁○
着○天○下○第○一○個○本○領○不○濟○之○人○怎○保○得○不○走○邪○路○做○
起○不○豔○不○魁○的○事○來○我○這○個○龜○名○萬○世○也○洗○不○去○了○
這○個○術○士○竟○是○我○的○恩○人○不○但○虧○他○弄○死○又○虧○他○無○

心中肯講出來。他若不講。我那裡曉得這些原故。自然要把他骨殖裝了回來。百年之後。與我合葬一處。分明是生前不曾做得。烏龜。死後來補數了。如何了得。當晚尋出那封血書。瞞了妻妾。一邊罵。一邊燒了。次日。就差人往南京。毀去副室金氏的牌位。分付家人。踏著媽兒的門檻。狠罵一頓。了回來。從此以後。刻了一篇戒嫖文。送人。就送。不但自己。不嫖。看見別人。迷戀弄錢。就下苦口。極諫。這叫做。

貞戒書

要知山下路 須問過來人

這一樁事是富家子弟的歡喜了。後來有個才士做
一回賣油，即獨占花魁的小說。又有個才士將來編
做戲文。那些挑葱賣菜的，看了都想做起風流事來。
每日要省一雙草鞋錢。每夜要做一個花魁夢。趨積
錢時，定要到婦人家走。誰想賣油，即不曾做得個
個都做一齣賈志誠了。回來當面不叫有情，即背後
還罵叫化子。那些血汗錢，豈不費得可惜。崇禎末年

揚州有個妓婦叫做雪娘，生得態似輕雲，腰同細柳。雖不是柔無賽的瓊花，鈔關上的姊妹，也要教他第一。他從幼嬌痴慣了，自己不會梳頭，每日起來洗過了面，就教媽兒替梳。媽兒若還不得閒，就蓬上一兩日，只將就掠，做個懶梳粧而已。小東門外有個篦頭的待詔，叫做王四，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伶俐異常，面貌也將就看，得過篦頭篦得輕，取耳取得出，按摩又按得好。姊妹人家的生活，只有他做得多。因在

坡子上看見做一本占花魁的新戲，就忽然動起風流興來。心上思量道：歌油柳的人尚且做得情種，何況溫柔鄉裡脂粉業中，摩疼擦癢之待，詔早一日走到雪娘家裡見他，蓮頭坐在房中，就問道：雪姑娘，要篋頭麼？雪娘道：頭到要篋，只是捨不得錢自己篋。羅玉四道：那個想趁你們的錢，只要在客人面前作養，作養就勾了一面說，一面解出家欲，就替他篋了。一次真完，初更時，適與他道完了，請梳起來。雪娘道：

我自己不會動手，往常都是媽替梳的。王四道：梳頭甚麼難事，定要等媽，待我替你梳起來罷。雪娘道：只怕你不會。王四原是聰明的人，又常在婦人家走動，看見梳慣的，有甚麼不會，就替他精，繼梳。梳了一個牡丹頭，雪娘拿兩面鏡子前邊一照，就笑起來道：好手段，倒不曉得你這等聰明。既然如此，何不常來替我梳，一總美銀子還你，你就是王四。正要借此為進身之階，就一連應了。我箇使得。雪娘叫媽兒

連城璧外編

御集

一一五九

與他當面說過，每日連梳連篦，美銀一分。月尾支銷，月初另起。王四以為得計，日不等開門，就來伺候。每到梳頭完了，雪娘不教修養，他定要捶、搥、捻、上好，摩美他的香肌。一日夏天，雪娘不曾穿褲，王四對面替他修養。一個陳搏大睡，做得他人事不知及至醒轉來，不想按摩待詔做了針灸，印中百發百中的雷火針，已針着受病之處了。雪娘正在麻木之時，又得與歡娛相繼，香魂去而未來，星眼開而復閉，唇中齒

外唧唧、嚷嚷、有呼死、不報而已。從此以後、每日梳完
了頭、定要修一次髮、不但渾身、捏高連內裡、都要修
到。雪娘要他用心梳頭、比待嫖客、更加親熱。一日問
他道、你這等會趁錢、為甚麼不娶房家小、做爺家、
王四道、正要如此、只是沒有好的、我有一句話、幾次
要和你商量、只怕你未必情愿、故此不敢啓齒。雪娘
道、你真非要○做賣油○即○麼○王四道、然也。雪娘道、我
一○向見你有情、也要嫁你、只是媽○要銀子多、你那裡

出得起王四道他就要多也不過是一二百兩罷了
 要我一主兌出來便難若肯容我陸續交還我拚幾
 年生意不着怕掙不出這些銀子來雪娘道這等極
 好就把他的意思對媽兒說了媽兒樂極怕說多了
 嚇退了他只要一兩二十兩隨他五兩一交十兩一
 交零碎收了一摞結算只是要等交完之日方許從
 良若欠一兩不完還在本家接客王四一一依從當
 日就交三十兩那媽兒是會寫字的王四買個經折

教他寫了，藏在草紙袋中。從此以後，搬在他家同住。每日算飯錢還他，聚得五兩十兩，就交與媽兒上了。經折回，雪娘是自己妻子梳頭篦頭錢，一概不算。每日要服事兩三個時辰，練得出門做生意，雪娘無客之時，要扯他同宿。他怕媽兒要算嫖錢，除了收帳，寧可教妻子守空房。自己把指頭替代，每日只等梳頭之時，張得媽兒不見，偷做幾遭，錢而已。王四要討媽兒的好，不但乾頭，將養由之事，不敢尋勞，就是

貞女黃御

日閒煮飯夜裡燒湯。急急忙忙不來的事務也都肯趁。粗代庖地方止的惡少就替他設了熱呼呼做王半。八笑他只當做了半個王八。又看第四的排行可。謂極矣極巧。王四也不以為慚。見人叫他。就答應。只要弄淨粉頭到手。真說半八就是全八也。情愿充。當。唯。忙。了。四。五。年。方。緣。交。得。完。那。些。數。目。竟。對。媽。兒。道。如。今。是。了。求。你。寫。張。婚。書。把。令。愛。交。卸。與。我。待。我。賃。間。房。子。好。娶。他。過。門。媽。兒。只。當。不。知。故。意。問。道。

甚麼東西是了。要娶那一位過門。女家姓甚麼。幾時
做親。待我好來。恭賀。王四道。又來取笑了。你的令愛
許我從良。當初說過一百二十兩財禮。我如今付完
了。該把令愛還我去。怎麼假糊塗。倒問起我來。媽兒
道。好胡說。你與我女兒相處了三年。這幾兩銀子還
不勾美嫖錢。怎麼連人都要討了去。好不欺心。王四
氣得自家口呆。回他道。我雖在你家住。了幾年夜。了
是孤眠獨宿。你女兒的皮肉。我不曾沾一沾。怎麼假

這個名色，賴起我的銀子來。王四只道：雪娘有意對
他日間做的勾當，都是瞞着媽兒的。故此把這句話
來抵對。那曉得古語二句正合着他二人。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雪娘不但替媽兒做干訖，竟翻轉面孔做起被害來。
就對王四道：你自從來替我梳頭，那一日不歪纏幾
次。怎麼說沒有相干。一日只美一錢，一年也該三十
六兩。四五年合美起來，不要你我，悵就勾了。你還要

訴甚麼人。我若肯從良，怕沒有王孫公子，要娶你。你個待詔夫人，王四聽了這些話，就像幾十桶井花涼水，從頭上澆下來的一般，渾身激得冰冷，有話也說不出，曉得這主銀子是私下退不出來的了。就趕到江都縣去擊鼓，江都縣出了火籤，拿媽兒與雪娘和他對審，兩邊所說的話，與私下爭論的一般一字也不增減。知縣問王四道：從良之事，當初是那個媒人替你說合的？王四道：是他與小的當面做的，不曾用

媒人說合知縣道這等那報子是何人過付的王四道也是小的親手交的沒有別人過付知縣道親家又沒有媒人報子又沒有過付教我怎麼樣審這等他又收你銀子可有甚麼憑據麼王四連忙應道有他親筆收帳知縣道這等就好了快取上來王四伸手到草紙袋中翻來覆去尋了半日莫說經折沒有連草紙也摸不出半張知縣道既有收帳為甚麼不取上來王四道一向是藏在袋中的如今不知那裡去

了知縣大怒說他既無媒証又無票約明係騙賴棍徒要霸占娼家女子就丟下籤來重打三十又道他無端擊鼓驚擾聽聞初號了十日總放番官你道他的經折那裡去了原來媽兒收足了銀子悔他開口要人預先分付雪娘與他做事之時一面撲抱著他一面向草紙袋摸出去了如今那裡取得出五四前前後後共做了六七年生意方纔掙得這主血財及當了四五年半八白替他梳了一千幾百個牡丹

貞女畫

積來才
早未有
未作事

頭如今銀子被他賴去還受了許多屈刑教他怎麼
 恨得過就央個才子做做一張四六寃單把黃繭寫
 了縫在背上一邊做生意一邊訴寃要人替他講公
 道那那裡曉得那個才子又是有些作孽的欺他不識
 字那寃單裡面句說鴛兒之惡却又白笑他自
 己之欺寃單云
 訴寃人王四訴為半八之寃未洗百二之衣披吞
 請觀書背之文以救剗腸之禍事念身向居蔡地

今○徒○揚○州○執○賤○業○以○謀○生○事○貴○人○而○糊○口○寒○遭○葉
 障○勾○引○痴○魂○日○以○換○梳○頭○朝○以○催○挽○髻○以○彼○青○絲
 髮○繫○我○綠○毛○身○按○摩○則○內○外○煎○修○喚○不○醒○陳○搏○之
 睡○盡○冰○則○髮○容○兼○理○忙○不○了○張○敬○之○工○纏○頭○錦○日
 進○千○紙○請○問○係○何○人○執○掃○洗○兒○錢○歲○留○十○萬○不○知
 虧○若○個○燒○湯○原○不○思○破○彼○之○控○祇○妄○想○耐○吾○所○欲
 從○良○家○議○訂○於○四○五○年○之○前聘美資○浮○於○百○二
 十○之○外○正○欲○請○期○或○約○忽○然○負○義○寒○盟○兩○婦○舌○長○

臣或美行

連城璧外編 御集

雀角鼠牙易競一人智短疑釀清望滿雍分接吾背
 而探吾囊樂處誰防竄盜答我辱而批我頸苦中
 方悔疎虞奇寬未雪應在階為恨求伸於道路伏
 乞

貴官長者義士仁人各賜鄉評以補國法或斷雪娘
 歸已使名實相符半入增為全八或追原價還身
 使排行復舊四獲減作兩獲若是則鵝羽不致高
 張而龜頭亦可永縮矣為此泣訴

媽兒自從審了官司出去，將王四的舖蓋與篋頭家
伙畫丟出來，不容在家宿歇。王四只得另租房屋居
住。終日背了這張冤黃，在街上走來走去，不識字的
只曉得他吃了衙衙的虧，在此伸訴，心上還有幾分
憐憫，讀書識字的人看了，冤單個上掩口而笑，不發
半點慈悲，只喝來冤單傳得，好不說那代等之人取
笑他的原故。王四背了許多，不見久有一些公道心
上思量，難道罷了不發，縱使銀子退不來也，教他吃

我此虧受我母氣方纔曉得窮人的銀子不是好騙的。就生個法子，趁白帶了，覓頭家伙，背着，窻黃不柱，別處做生意，單上道在雪娘門口替入篋頭。見有客人要進去，嫌他就扯住客人，跪在門前控訴。那此嫌家見說雪娘這等無情，結識他也沒用。況且篋頭的入都可以嫌得，其聲價不問可知。有幾個跨進門檻的，休惹走了出去。媽兒與雪娘打又打他，不怕。趕又趕他，不走。被他截住，可嘆之路，弄得生計索然。忽一

奇

日五。四病倒在家。雪娘門前無人炒鬧。有個解糧的
運官進來。嫖他兩個。睡到二更。雪娘睡熟。運官要小
解坐起身來。取夜壺。那燈是不曾吹滅的。忽見一個
穿青的漢子。跪在床前。不住的稱冤叫枉。運官大驚。
道。你有甚麼屈情。半夜三更。走來告訴。快上講來。待
我。委。委。伸冤。就是那漢子。口裡不說。只把身子轉
依。盤。跪。下。背。脊。朝。了。運官。待他好看冤帖。誰想這個
運官。是。不。大。識。字。的。對。那。漢。子。道。我。不。曾。讀。過。書。不

連城璧外編

御集

御集

曉得這上面的情節。你還是講罷。那漢子掉轉身
來。正要開口。不想雪娘睡醒咳嗽。一截那漢子忽然
不見了。運官只道是鬼。十分害怕。就問雪娘道。你這
房中為何有鬼。訴寃想是你家曾謀死甚麼客人麼。
雪娘道。並無此事。運官道。我方纔起來。取夜壺。明
有個穿青的漢子。背了寃黃。跪在床前。告訴見你咳
嗽一截。就不見了。豈不是鬼。若不是你家謀殺。為甚
麼在此出現。雪娘口中只推沒有。肚裡思量道。或者

是那回窮鬼害病死了，冤魂不散，又來纏擾，也不可
知，心上又喜又怕，喜則喜，陽間絕了禍根，怕則怕，陰
間又要告狀。運官疑了一夜，次日起來家訪隣舍。隣
舍道：客人雖不曾謀死，騙人一項銀子，是真就把王
四在他家苦了五六年，掙的銀子白白被他騙去告
到官司，反受許多屈刑，後來背了冤黃，逢人告訴的
話說了一遍。運官道：這等那姓王的死了，不曾隣舍
道：聞得他病在病家，好幾日了，死不死，却不知道。運

包公案

官就尋到他寓處。又問他鄰舍說王四死了不曾。隣舍道病雖沉重。還不曾死。終日發狂。黃梁在床。上亂喊亂叫。道這幾日。不去訴寃。便宜了。那個淫婦說來。說去只是這兩句話。我們被他聒噪。不過只見昨夜有一二更天。不見响動。我們只說他死了。及至半夜。後又忽然喊叫起來。道賊淫婦。你與客人睡得好一般。也被我攪擾一場。這兩句話。又一連說了幾十遍。不知甚麼原故。運官驚詫不已。就教鄰舍領到床前。

把王四仔細一看，與夜間的面貌，一此不差，就問道：「老王，你認得我麼？」王四道：「我與老客並無相識，只是昨夜一更之後，昏沉沉似夢非夢，却像到那淫婦家裏，有個客人與他同睡，我走去曉着訴寃，那客人的面貌，却像與老客一般，這也是病中見鬼，當不得真。不知老客到此何幹？」運官道：「你昨夜見的就是我，把夜來的話對他說一遍。」道：「這等看來，我昨夜所見的，也不是人，也不是鬼，竟是你的魂。」魏我既然目擊

此事如何不替你處個公平。我是解漕糧的運官。你明日扶病到我船上来待我生個計較。追出這項銀子還你就是。王四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運官當日依舊去嫖雪娘。絕口不提前事。只對媽兒道。我這次進京盤費缺少。沒有纏頭贈你女兒。我船上耗米尚多。你可叫人來發幾擔去。把與女兒做脂粉錢。只是日間耳目不便。可到夜裡着人來取。媽兒千感萬謝。果狀到次日一更之後。教龜子挑了羅擔到船上。已

了○一○擔○回○去○再○來○發○第○二○擔○只○見○船○頭○與○水○手○把○纜○
一○款○大○家○喊○起○來○道○有○賊○偷○盜○皇○糧○地○方○快○來○拿○獲○
驚○得○一○河○兩○岸○人○上○取○棒○個○上○持○鎗○一○齊○趕○上○船○來○
把○纜○子○一○索○相○住○連○籬○棚○交○與○夜○巡○夜○巡○領○了○眾○人○
到○他○家○一○搜○現○搜○出○漕○糧○一○擔○運○官○道○我○船○上○空○手○
半○擔○約○去○一○百○二○十○餘○擔○都○是○你○偷○去○了○如○今○歲○在○
那○裡○快○上○招○來○媽○兒○明○知○是○計○說○不○出○救○我○來○挑○的○
話○只○是○跪○下○討○饒○運○官○喝○令○水○手○把○媽○兒○與○纜○子○一○

齊捆了吊在桅上，只留雪娘在家待他。好央人行事。自己進艙去睡了。要待明日送官。地方知事的去勸雪娘道：他明白了是紮火團的意思，你難道不知漕米是緊急軍糧，官府也怕連累。何況平民，你家脏訟都搜出來了，料想推不乾淨。他的題目都已出過一百二十擔漕米，一兩一擔也該一百二十兩，你不如去勸母親教他認賠了罷，省得經官動府，刑罰要受。監牢要坐，銀子依舊要賠。雪娘走上船來，把地方所勸

的話對媽兒說了。媽兒道：「我也曉得他既起這片心，料想不肯白過。不如認了晦氣，只當王四那宗銀子，不曾騙得拿來捨與他罷。」就央船頭進艙去說。愿償米價，求免送官。艙中允了，就教拿銀子來交媽兒。是箇奸詐的人，恐怕銀子出得容易，又要別生事端。回道：「家中公文沒有，先寫一張票約，待天明了，挪借送來。」運官道：「朝廷的國課，只怕他不寫，不怕他不還。只要寫得明白，媽兒就央地方寫了一張票約，竟如

洪狀一發送與運官，方纔放了。等到天明，媽兒取出
一百二十兩銀子，只說各處借來的，交與運官。誰想
運官收了銀子，不還票約，竟教水手開船。媽兒恐貽
後患，催隻小船，一路跟着取討，直隨至高郵州。運官
纔教上船去，當面分付道：「我不還票約，正要你跟到
途中，與你說個明白。這項銀子，不是我有心詐你的，
要替你償還。一主冤債，省得你到來世變驢變馬。還
人，你們做娼婦的那一日，不騙人，那一日，不騙人。」

是都要償還你，也沒有許多銀子，只是那富家子弟，
你騙他，也罷了，為甚麼把做手藝的窮人，當做浪
子，一簸要騙他，伏事你五六年，不得一毫賞賜，反把
他銀子，領了，又騙官府，枷責他，你於心何忍？他活
寓○中○病○在○床○上○，且○憤○恨○不○過○，那○魂○魄○現○做○人○身○到
你○家○纏○擾○，何○况○明○日○死○了○，不○來○報○冤○，我○若○明○日○勸○你
還○他○，就○殺○你○，剛○你○也○決○不○肯○取○出○，故○此○生○這○個○法
子○，追○出○那○主○不○義○之○財○，如○今○原○主○現○在○我○船○上○，我○誓

你當面交還，省得你心上不甘，怪我冤民作賊。就從
沒船喚出來，一面把銀子交還王四，一面把票約擲
與媽兒。媽兒磕頭稱謝而去。王四感激不盡，又慮轉
去之時，終久要吃淫婦的虧，情急服事，息又求帶入
京師，別圖生理。運官依允，帶他隨身而去。後來不知
如何結果。這段事情，是窳漢子喜風流的榜樣，奉勸
世間的嫖客，及早回頭，不可被戲文小說引偏了心。
把血汗錢被他騙去，再沒有第二個不識字的運官。

肯替人扶持公道了。

評

有人怪這回小說把青樓女子忒煞罵得盡情。使天下人見了沒一個敢做嫖客。絕此筆衣食之門也。未免傷於陰德。我獨曰不然。若果使天下人見了沒一個敢做嫖客。那些青樓女子沒事做個。都去做良家之婦了。這種陰德更自無量。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一一八八

此本

日

連城壁外編卷之五

連。鬼。騙。有。故。傾。家。

詩云

世。間。何。物。最。堪。擊。
能。變。素。封。為。乞。丐。
輸。家。既。入。迷。魂。陣。

覺世裨官編次

睡。郎。自。此。評

受。人。欺。無。心。落。局。

賭。勝。場。中。幾。粒。殼。
憤。教。平。地。起。戈。矛。
贏。處。還。吞。釣。命。鉤。

安得人人陶士行。盡收博具付中流。
這首詩是見世人因賭博傾家者多。做來罪骰子的。
骰子是無知之物。為甚麼罪他。不知這件東西。雖是
無知之物。却像箇妖怪。孽一般。你若不去惹他。他不過
是幾塊枯骨。六面鑽眼。極多不過三十六枚。點數而
已。你若被他一纏上了。這幾塊枯骨。就是幾條冤魂。
六面鑽眼。就是六條鐵索。三十六枚點數。就是三十
六箇天罡。把人捆縛住了。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

任有拔山舉鼎之力。不到烏江。他決不肯放你。如今世上的人。迷而不悟。只要將好好的人家。與他去送。起先要贏別人的錢。不想一到輸了自家的本。後來要翻自家的本。不想又輸與別人的錢。輸家失利。贏家也未嘗得利。不知弄他何。幹說話的。你差了世上的錢財。定有着落。不在這邊。就在那邊。你說兩邊都不得。難道被鬼攝去了不成。看官自古道。鰲峰相持。漁翁得利。那兩家賭到後來。你不肯歇。我不肯休。弄來。

弄去少不得都歸到頭家手裡。所以賭博場上輸的討愁煩。贏的空歡喜。有的陪工夫。剝剝只有頭家得利。當初一人有千金家業。只因好賭。弄得精窮手頭。只剩得十兩銀子。還要拿去做孤注。偶從街上經過。見箇道人賣仙方。是一口價。說十兩。就要十兩。說五兩。就要五兩。還少。就不肯賣。那方又是封着的。當面不許開。要拿回家去。自己拆看。此人把他面前的方一一看過。看到一封上面寫着

賭錢不輸方價銀拾兩

此人大喜思量道有了不輸方去賭要千兩就千兩要萬兩就萬兩何惜這十兩價錢就儘腰間所有買

了此方拿回去拆開一看正得四個大字道

只是拈頭

此人大駭說被他騙了要走轉去退仔細想一想道話雖平常却是箇至理我就依着他行且看如何應驗從此以後遇見人賭就去拈頭拈到後來手頭有

道城學

三

了。些。鈔。要。自。己。下。場。想。到。仙。方。的。話。又。熬。住。了。拈。了。三。年。頭。熬。了。三。年。賭。家。費。不。覺。掙。起。一。串。纔。曉。得。那。道。人。不。是。賣。的。仙。方。是。賣。的。道。理。這。些。道。理。人。人。曉。得。人。人。不。肯。行。此。文。若。不。去。十。兩。銀。子。買。怎。肯。奉。為。著。蔡。就。如。世。上。教。人。讀。書。教。人。學。好。總。是。教。的。道。理。但。是。先。生。教。學。生。就。聽。朋。友。勸。朋。友。就。不。聽。是。甚。麼。原。故。先。生。去。東。修。朋。友。不。去。東。修。故。也。話。休。絮。煩。照。方。纔。這。等。說。來。拈。頭。是。極。好。的。生。意。了。如。今。又。有。一。

人、為、粘、頭、反、粘、去、了、一、分、人、家。這、又、是、甚、麼、原、故。聽、在、下、說、來、便、知、分、曉。嘉、靖、初、年、蘇、州、有、箇、百、姓、叫、做、王、小、山。為、人、百、伶、百、俐、真、箇、是、眉、毛、會、說、話、頭、髮、都、空、心、的。祖、上、遺、下、幾、畝、田、地、數、間、住、房、約、有、二、三、百、金、家、業。他、的、生、性、再、不、喜、將、本、覓、利。只、要、白、手、求、財。自、小、在、色、盆、行、裡、走、動、替、頭、家、分、分、算、記、帳、粘、些、小、頭。一、來、學、乖、二、來、糊、口。到、後、來、人、頭、熟、了、本、事、強、了、漸、漸、的、大、弄、起、來。遇、着、好、主、兒、自、己、拿、銀、子、放、頭。

道林君

遇着不羈的、先教付稍、後交籌馬、只有得趁、沒有
得陪、久而久之、名聲大了、數百里內外、好此道的、都
來相投、竟做了箇賭行經紀、他又典了一所花園、后
住、有廳、有堂、有臺、有榭、桌上擺些假骨董、壁上掛些
歪書畫、一來粧體面、二來有要賭沒稍的、就作了銀
子、借他一倍、常得幾倍、他又肯撒漫、家中僱箇厨子
當灶、安排的餚饌、極是可口、拈十兩頭、定費六七兩
供給、所以人都情愿作成他、往來的、都是鄉紳大老、

公子王孫論千論百家輸贏小可的。不敢進他門檻。常常有人勸他自己下場。或者扯他搭一分他的主意。拏得定定的。百風吹他不動。只是醒眼看醉人。却有一件不好。見了富家子弟。不論好賭不好賭。情愿不情愿。千方百計。定要拉他下場。下了場。又要串通慣家。弄他一箇。不輸箇乾淨。不放出門。他從三十歲開場起。到五十歲。這二十年間。送去的人家。若記起。張桑也做得一本。百家姓。只是他趁的銀子。大來大

進坊學

去家計到此也還不上千金那時齊門外有箇老者也姓王號總軒為人智巧不愚忠厚有餘祖父並無遺業是他克勤克苦掙起一券人家雖然只有二三千金事業那與上萬的財主反不如他從容外無石崇王愷之名內有陶朱荷頓之實他的田地都買在平鄉高不熱卑低不熱水他的店而都置在市口租收得重稅納得輕宅子在半村半郭之間前有秫田後有菜圃開門七件事件不須錢買取之宮中而

有餘。性子雖不十分慷慨。射上也沒得錯與人。田地是他逐畝置的。房屋是他逐間起的。樹木是他逐根種的。若有豪家勢宦。要占他片瓦尺土。一草一木。他就要與你拚命。人知道他的便宜難討。也不去惹他。上不欠官糧。下不放私債。不想昧心錢。不做欺公事。夫妻兩口。逍遙自在。真是一對烟火神仙。只是子嗣難得。將近五旬。纔生一子。因往天竺山祈嗣而得。更名喚做竺生生。得眉清目秀。聰穎可佳。將及垂髫。

繼軒要送他上學，只怕搭了村塾中不肖子弟，習于下流，特地請一蒙師在家訓讀，半步不放出門。教到十六七歲，文理粗通，就把先生辭了。他不想兒子上進，只求承守家業而已。偶有一年，蘓州米糧甚賤，繼軒的租米不肯輕賣，鬧得山東河南一路年歲荒歉，客商販六陳去糶者，人人得利。繼軒就催下船隻，把租米盡數下船，裝往北路糶賣。臨行分付竺生道：「我去之後，你須要閉門謹守，不可閒行游蕩，結交匪人。」

花費我的錢鈔我回來查帳若少了一文半分你須
要仔細。竺生唯唯聽命。送父出門。終日在家靜坐。忽
一日生起病來。求醫無效。問卜少靈。母親道。你這病
想是拘束出來的。何不到外面走走。把精神血脉活
動。一活動。或者強如吃藥。也不可。竺生道。我也想
如此。只是我不曾出門。得慣東西。南北都。不知萬一
走出門去。尋不轉來。如何是好。母親道。不妨。我叫表
兄領你。就是次日。叫人到娘家。喚了姪兒朱慶生來。

慶生與竺生同年，只大得幾月。凡事懵懂，只有路頭還熟。當日領了竺生到虎丘三塘游玩，了一日回來，不覺精神健旺，竟不是出門時節的病容了。母親大喜，以後日逐教他出去發發，一日走到一箇去處，經過一兩園亭，只見

曲水遶門，遠山當戶。外有三折小橋，曲如之字。內有千重密檻，碎若冰紋。假山高聳，出牆頭積雨。生嘗畫出箇秋色，滿園關不住，芳樹參差，圍屋角因

風○散○綺○弄○得○箇○春○城○無○處○不○飛○花○粉○墻○千○堞○白○無○
痕○疑○入○凝○寒○雪○洞○野○水○一○泓○青○有○聲○知○為○消○夏○倚○
亭○可○稱○天○上○蓬○萊○真○是○人○間○福○地○若○非○石○崇○之○金○
谷○定○為○謝○傅○之○東○山○所○喜○者○及○肩○之○墻○可○窺○所○苦○
者○如○海○之○門○難○入○

竺生看了不覺動心駭目對慶生道我們游了幾日
名山到不如這所花園有趣外觀如此富麗裡面不
知怎麼樣精雅可惜不能勾遍游一遊慶生道這園

書

畢竟是鄉宦人家的。定有個園丁看守。若把幾個銅錢送他。或者肯放進去。也不可知。但不知他住在那一間屋裡。竺生道。這大門是不開的。我們竟走進去。撞着人。問他就是了。兩人推開大門。沿着石子路走。走過幾轉迴廊。並不見個人影。行到一個池邊。只見許多金魚浮在水面。見人全不驚避。兩人正看得好。忽有一人。頭戴十字紗巾。身穿醬色道袍。腳踏半舊紅鞋。手拿一把高麗紙扇。走到二人背後。咳嗽一聲。

二人回頭，嚇出一身冷汗，看見如此打扮，定不是園丁了。只說是鄉宦自己出來，怕他拿為賊論，又不敢向前施禮，又不敢轉身逃避，只得假相埋怨。一個道：「都是你要進來看花，一個道：「都是你要來看景致。」口裡說話，臉上紅一塊白一條，看他好不難過。這戴中的從從容容道：「二位不須作意，我這小園是不禁人遊玩的，要者只管看，只是荒園沒有甚麼景致。」二人纔放心道：「這等多謝老爺，小人們輕造寶園得罪了。」

戴中的道。我不是甚麼官長。不須如此稱呼。賤姓姓王。號小山。與兄們一樣。都是平民。請過來作揖。二人走下來。深深唱了兩個偈。小山又請他坐下。問其姓名。慶生道。晚生姓朱。賤名慶生。這是家表爺。姓王名竺。生是家姑夫王繼軒的兒子。看官。你說小山問他自己姓名。他為何說出姑夫名字。他說姑夫是個財主。提起他來。小山自然敬重。却也不羞。果然只因拖了這個尾聲。引出許多妙處。原來小山有一本皮裡。

近來人
有皮裡
帳簿者
顯多

帳簿凡蘓州城裡城外有碗飯吃的主兒都記在上。面這王繼軒名字上還圈着三個大圈的當時聽見了這句話就如他鄉遇了故知病中見了情戚顏色又和藹了幾分眼睛更鮮明了一半就以他道小子姓王兄也姓王這等五百年前共一家了況且令尊又是久慕的幸會幸會連忙喚茶來三人吃了一杯只見小廝稟道裡面客人餓了請阿爹去陪吃午飯小山對着二人道有幾個敝友在裡邊可好屈二兄

連城璧外編

書集

進去用些便飯二人道素昧平生怎好相擾立起身
來就告別小山一把扯住竺生道這樣好客人請也
請不至小子決不輕放的不要客氣慶生此時腹中
正有些餓了午飯儘用得着只是小山止扯竺生再
不來扯他不好意思只得先走小山要放了竺生去
扯他只怕留了陪賓友走了正客自己拉了竺生往
內裏走叫小廝去扯那位小官人進來二人都被留
入中堂只見裡而捧出許多厦飯銀盃金筋光怪陸

此後一
 路摹寫
 賭場習
 風作者
 具有深
 心見得
 呼盧一
 言不但
 輸錢折
 本即所
 固所見

雜擺列完了。小山道請眾位出來。只見十來個客人
 一齊擁出。也有戴巾的。也有戴帽的。也有穿道袍而
 科頭的。也有戴巾帽穿道袍而跣足的。不知甚麼緣
 故。二人走下來。要和他们施禮。眾人口裡說個請了。
 手也不拱。竟坐到桌上。狂飲大嚼去了。二人好生沒
 趣。小山道二兄快請過來。要用酒。就用酒。要用飯。就
 用飯。這個所在。是斯文不濟的。二人也只得坐下。用
 了一兩杯酒。就封飯吃。把各樣菜蔬。都嘗一嘗。竟不

無一不
有損于
人見者
不可解
其究

知○是○怎○樣○烹○調○這○般○有○味○竺○生○平○常○吃○的○不○過○是○白
 水○煮○的○肉○豆○油○煎○的○魚○飯○鍋○上○蒸○的○鴨○蛋○莫○說○口○中
 不○曾○嘗○過○這○樣○的○味○就○是○鼻○子○也○不○曾○聞○過○這○樣○的
 香○正○吃○到○好○處○不○想○被○那○些○客○人○狼○吞○虎○食○却○似○風
 捲○殘○雲○一○霎○時○剝○下○一○集○空○碗○吃○完○了○也○不○等○茶○漱
 口○把○快○子○亂○丟○一○齊○都○跑○去○了○竺○生○思○量○道○這○些○人
 好○古○怪○看○他○容○貌○又○不○像○俗○人○為○何○都○這○等○粗○鹵○我
 聞○得○讀○書○人○都○尚○脫○略○想○來○這○些○光○景○就○叫○做○脫○略

了。二人擾了小山的飯。又要告辭。小山道。請裡面去。看他們。呼盧消消飯了。奉送二人。不知怎麼樣。叫做呼盧。欲待問他。又怕粧村出醜。思量道。口問不如眼問。進去看。一看。就曉得。了。跟着小山。走進一座亭子。只見左右擺着兩張方桌。桌上放了骰盃。三四人一隊。在那邊擲色。每人面前又放一堆竹籤。長短不齊。大小不一。又有一箇天平法馬。搬來。運去。再不見住。竺生道。難道在此行令不成。我家請客。是一面吃酒。

這○折○身○一○面○行○令○的○他○家○又○另○是○一○樣○規○矩○吃○完○了○酒○方○纔○
行○令○正○在○猜○疑○之○際○忽○地○左○邊○桌○上○二○人○相○索○起○來○
這○個○要○竹○籤○那○個○不○肯○與○爭○爭○鬧○鬧○喊○個○不○休○這○邊○
不○曾○嚷○得○了○那○邊○一○桌○又○有○二○人○相○罵○起○來○你○射○我○
爺○我○錯○你○娘○氣○勢○洶○洶○只○要○交○手○竺○生○對○慶○生○道○
這○樣○光○景○畢○竟○要○打○得○頭○破○血○流○纔○住○我○和○你○甚○麼○
要○緊○在○以○前○就○受○怕○正○想○要○走○誰○知○那○兩○個○人○鬧○也○
鬧○得○凶○和○也○和○得○快○不○上○一○刻○兩○家○依○舊○同○盆○擲○色○

相○好○如○初○回○看○左○桌○二○人○也○是○如○此○竺○生○道○不○信○他○
們○的○度○量○這○等○寬○宏○相○打○相○罵○竟○不○要○人○和○事○想○當○
初○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就○是○這○等○的○涵○養○看○了○一○會○
小○山○忽○在○衆○人○手○中○奪○了○幾○根○小○籤○交○與○竺○生○少○頃○
又○奪○幾○根○交○與○慶○生○一○連○幾○次○二○人○共○接○了○一○二○十○
根○捏○便○捏○在○手○中○竟○不○知○要○他○何○用○又○怕○停○一○會○還○
要○吃○酒○照○竹○籤○筭○杯○數○自○家○量○淺○吃○不○得○許○多○要○推○
辭○不○受○又○恐○不○是○惹○衆○人○笑○只○得○勉○強○收○着○看○到○將○

晚衆人道不擲了。主人家算帳。小山叫小廝取出筭盤。將衆人面前的大小竹籤一數。一算。算完了。寫一個帳道。

某人輸若干。某人贏若干。頭家若干。

小頭若干。

寫完念了一遍。而去。取出一個拜匣。開出來都是銀子。分與衆人。到臨了。各取一錠。付與竺生。慶生將小箠仍收了去。竺生大駭。扯慶生到旁邊道。這是甚麼。

原故莫非笑計我們慶生道他若要我們的銀子叫
做笑計如今倒把銀子送與你我料想不是甚麼歹
意只是也要問個明白纔好拿去就扯小山到背後
道請問老伯這銀子是把與我們做甚麼的小山笑
道原來二兄還不知道這叫做拈頭他們在我家賭
錢我是頭家方纔的竹籤叫做籌馬是記銀子的數
目但凡贏了的每次要送幾根與頭家就如打抽豐
一般在旁邊看的都要拈些小頭這是白白送與二

位的以後不棄常來走走再沒有白過的就是方纔
的酒飯也都出在衆人身上不必取諸囊中落得常
來吃些二兄不來又有別人來吃去二人聽了大喜
道原來如此多謝多謝只見衆人一齊散去竺生慶
生也別了小山回來對母親一五一十說個不了又
取出兩錠銀子與母親看不知母親如何歡喜說他
二人本事高強騙了酒飯吃又袖了銀子回來慶生
還爭功道都虧我說出姑夫他方纔如此敬重誰想

母親聽罷，登時變下臉來，把銀子往地下一丟，道：「好，不爭氣的東西！那人與你一面不相識，為甚麼把酒飯請你，把銀子送你？你是吃鹽米大的，難道不曉得這個原故？我家銀子也取得幾千兩出來，那希罕這兩錠？從明日起，再不許出門對慶生道，你將這銀子明日送去還他，說我們清白人家，不受這等腌臢之物。丟還了，就來連你也不可再去罵得。兩人翻喜為愁，變笑成哭，把一天高興掃得精光。竺生沒趣，竟進

五方局

十五

房去睡。了慶生拾了兩錠銀子，擎着嘴皮而去。看官
 你說竺生的母親，為何這等有見識，就曉得小山要
 誘賭，把銀子送去還他，要曉得他母親所疑的全不
 是誘賭之事。他只說要騙這兩個孩子，做龍陽把酒
 食甜他的口，銀子買他的心。如今世上的人，一百個
 之中，九十九個有這件毛病，那曉得這王小山是南
 風裡面的魯男子，偏是誘賭之事。當疑不疑，為甚麼
 不疑他，只道竺生是個孩子，東西南北都未知，那曉

這等
 來騙小
 官還是
 成德之
 事

得賭錢擲色。不知這精技。執不是生。而知之。都是學。而。知。之。的。他。又。道。賭。場。上。要。銀。子。纔。動。得。手。二。人。身。邊。騷。銅。沒。有。一。厘。就。是。要。賭。人。也。不。肯。搭。他。不。知。世。上。別。的。生。意。都。要。現。買。獨。有。這。樁。生。意。肯。賒。空。拳。白。手。也。都。做。得。來。的。他。婦。人。家。那。裡。曉。得。次。日。竺。生。被。母。親。拘。住。出。不。得。門。慶。生。獨。自。一。個。依。舊。走。到。花。園。裡。來。小。山。不。見。竺。生。大。覺。沒。興。問。慶。生。道。今。夜。弟。為。何。不。來。慶。生。把。他。母。親。不。喜。不。放。出。門。之。事。直。言。告。

稟只是還銀子的話不說出來。小山道：「原來如此。」以後同令表弟到別處去，帶便再來走走。慶生道：「自然。」說完了，小山依舊留他吃飯，依舊把些小頭與他。臨行叮囑而去，却說竺生一連坐了幾日，舊病又發起來，哼哼嘔嘔，啼啼哭哭，起先的病倒不是拘束出來的。如今真正害的是拘束病了。慶生走來看他，姑娘問道：「前日的銀子拿還他，不曾慶生道：「還他了。」姑娘道：「他說些甚麼？」慶生道：「他說不要就罷，也沒甚麼講。」

姑娘又問道、那人有多少年紀了、慶生道、五六十歲、姑娘聽見這句話、半晌不言語、心上有些懊悔起來、道、五六十歲的老人家、那裡還做這等沒正經的事、倒是我疑錯了、對慶生道、你再領表弟出去走走、只不要到那花園裡去、就去也、只是看看景致、不可吃他的東西、受他的錢鈔、慶生道、自然竺生得了這道、教書病先好了一半、連忙同着慶生、竟到小山家去、小山接着、比前更喜十分、自此以後、教竺生坐在身

邊一面拈頭一面學賭竺生原是聰明的人不上三五日都學會了學得本事會時腰間拈的小頭也有了一二十兩小山道你何不將這些做了本錢也下场去試一試竺生道有理果然下场一試却也古怪新出山的老虎偏會吃人喝自己四五六就是四五六呢別人么二三就是么二三一連三日贏了二百餘金竺生恐怕拿銀子回去母親要盤問只得借個拜匣封鎖了寄在小山家中日日来賭賭到第四日

慶生見表弟贏錢、眼中出火、腰間有三十多兩小頭、也要下場試試、怎奈自己的聰明、不如表弟、再學不上、小山道、你若耍賭、何不與令表弟合了、他贏你也贏、坐收其利、何等不妙、慶生道、說得有理、就把銀子與竺生合了、偏是這日風色不順、要紅沒有紅、要六沒有六、不上半日、二百三十餘兩、輸得乾乾淨淨、竺生埋怨、表兄沒利市、慶生埋怨、表弟不用心、兩個袖手旁觀、好不心痒、衆人道、小王沒有稍、小山何不借

些與他擲擲小山道銀子儘有只要些當頭抵抵只管貸出來衆人勸竺生把些東西權押一押竺生道我父親雖不在家母親管得嚴緊那裡取得東西出來衆人道歎子那個要你回去取東西只請把田地房產寫在紙上暫抵一抵若是贏了充還他銀子原取出來就是輸了也不過放在他家做個意思待你日凌自己當家將銀取贖難道把你田地房產抬了回來不成竺生聽了默然大悟就討紙筆來寫慶生

小山如
心

道本大利大，有心寫契，多借幾百兩，好贏他們幾千兩。回去竺生道：「自然小山叫小厮取出紙墨筆硯，竺生提起筆來，正要寫想，又想又放下來。」道：「我常見人將產業當與我家，都要前寫坐落何處，後開四至分明。方纔成得一張典契，我那些田地，從來不曾管業過，不曉得坐落在何方，教我如何寫起。衆人都道他說得有理，呆了半晌。那曉得王小山又有一部皮裡冊籍，凡是他家的田地、山塘、房產、產業，都在上面，不

連城璧外編

書集

一三五

更述此
或新也
六句
參本資

但○函○數○多○案○地○方○坐○落○記○得○不○差○連○那○原○主○的○尊○名○
田○隣○的○大○號○都○登○記○得○明○明○白○白○到○此○時○隨○口○念○來○
如○流○似○水○他○說○一○句○竺○生○寫○一○句○只○空○了○銀○子○數○目○
中○人○名○字○待○臨○了○填○小○山○道○你○要○當○多○少○竺○生○道○二○
百○兩○罷○小○山○道○多○則○一○千○少○則○五○百○二○三○百○兩○不○好○
算○帳○慶○生○道○這○等○就○是○五○百○兩○罷○竺○生○依○他○填○了○慶○
生○對○衆○人○道○中○人○寫○你○們○那○一○位○小○山○道○他○們○是○同○
賭○的○人○不○便○作○中○又○且○非○親○非○戚○這○個○中○人○須○要○借○

重你慶生道只怕家姑娘曉得埋怨不便衆人道不
過暫抵一時那裡到令姑娘曉得的田地慶生就着
了花押小山收了對竺生道銀子不消兌出來省得
收拾費力你只管取籌馬賭三五日結一次帳贏了
我替人兌還你輸了我替你兌還人竺生道也說得
是收了籌馬依舊下場也有輸的時節也有贏的時
節只是贏的都是小主輸的都是大主贏了十次抵
不得輸去一次的東西起先把銀子放在面前輸去

連成書

的時節也還有些肉疼。如今銀子成自不見面。弄來
美去都是些竹片得來。也不覺十分可喜。失去也不
覺十分可惜。慶生被前次輸怕了。再不敢去搭本。只
管拈頭。到還把穩。只是衆人也不似前番。沒有肥頭
把他拈去。小山曉得他家事不濟。原不圖他只目要
他作中。故此把些小頭勾搭住他。不然早早遣開去
了。竺生開頭一次寫契。心上還有時來。安面上帶些
忸怩之色。寫到後來。漸漸不覺察了。事田就是田。要

地就是地。要房產就是房產。起先還是當與小小山。應出來時。多了中間一個轉折。還覺得不耐煩。到後面一發輸得直掉痛快了。竟寫賣契付與蕨家。只是契後吊一筆道。

待父天年任憑營業。

寫到後來約有一二十張小山狀裡算一算道。他的家事差不多。了。不要放來生債。便假正經起來。把衆人狠說一頓道。他是有父兄的人。你們為何只管學

這長句
話若肯
早說矣
以便是
一個聖

這月有
 候他賭他父親回來知道萬一難為他起來你們也
 過意不去況且他父親苦拚一世也多少留此與他
 受用愛潤難通都送與你們不成衆久鬆手謝罪情
 愿收拾排場竺生還捨不得丟手被他說得詞嚴義
 正也只得罷了心上還感激他是個好人肯留此與
 我受用只說父親的產業還不止于此那曉得連根
 都去了看官假如他母親是好說話的此時還好來
 救于母乘父未歸做個苦肉計或者還退些田地轉

來也。不可知。那曉得。倒被前日。那些峻厲之言。封住。現子的口。可見人家父母。嚴的也得一半寬的。也得一半。只要寬得有尺寸。且說王繼軒。裝米去賣。指望俏頭上。一脫便回。不想天不由人。折了許多本。遂坐。了許多時。只目山東河南。米價太貴。引得湖廣江西。的客人。個個裝糧食來賣。繼軒到時。只見米麥堆積。如山。真是出處不如聚處。只得把貨都發與舖家。坐在行裡討帳。等等十朝。遲遲半月。再不得到手。又有

幾宗被主人家支去用了。要討起後客的米錢。應還
 前客。所以准准耽擱半年。身雖在外。心却在家。思量
 兒子年幼。自小便不曾離爺。我如今出門許久。難保得
 沒有些風吹草動。憂慮到此。銀子也等不得討完。丟
 些餘帳。便走到了家中。把銀兩錢鈔文契帳目。細細
 一查。且喜得原封不動。纔放了心。只是伺察兒子的
 舉止。大不似前體態。其是輕佻言語。十分粗莽。吃酒
 吃飯。不等人齊。便先舉筋。見人見客。不論尊卑。一緊

生可
 前著
 後著

20 三册 8A

伊見了○聖賢的○規矩○條○條○的○氣○
學○便○成○一○不○

拱手無論嘻笑怒罵動輒傷人父母人以惡言相答
恬然不以為讐恣不知是那裡學來的樣子幾時變
成的氣質繼軒在外憂鬱太過原帶些病根回來此
時見兒子一舉一動者不上眼教他如何不氣火上
添油不覺成了膈氣之病自古道瘋癘服隔閻羅王
請的上客那有醫得好的一日重似一日眼見得
不濟事了臨危之際叫竺生母子立在床前把一應文
券帳目交付與他道這些田產銀兩不是你公公遺

卷之三

十一

下來的。也不是你父親做官做吏。論千論百。抓來的。要曉得。一分逐厘。逐畝。逐間。從骨頭上磨出來。血汗裡掙出來的。我死之後。每年的花利料。你母子二人。吃用不完。可將餘剩的。逐年置些生產。漸漸擴充。大來。也不枉我掙下這些基業。縱不能勾擴充。也須要承守。餓死不可。賣田窮死不可。典屋。一典賣。動頭就。要成破竹之勢了。我如今雖死。精魂一時不散。還在。這前後左右。看你幾年。你須要謹記我臨終之話。說

完一口氣不來可憐死了竺生母子號天痛哭成服
開喪頭一箇吊客就是王小山其餘那些賭友吊的
吊唁的唁往往來來終繹不絕小山又聞衆人出外
前來祭奠意思甚是慇懃竺生之母起先只道丈夫
在日不肯結交死後無人做保如今看此光景心下
甚是驚疑及至七七已完追薦事畢只見有人來催
竺生出喪竺生回他年月不利那人道趁此熱喪不
舉過後冷了一截要選年擇日耽擱工失竺生與他

附耳唧噥說了許多私話，那人又叫竺生領他到內室裡面，走了一遍，東看西看，就如相風水的一般，不知甚麼原故，待他去後，母親盤問竺生，竺生把別話支吾過了。又隔幾時，遇着秋收之際，全不見有租米上門，母親問竺生，竺生道：「今年年歲荒歉，顆粒無收，母親道：「又不水，又不旱，怎麼會荒起來？」要竺生領去踏荒，竺生不肯。一日，自己叫家人僱了一隻小船，搖到一個庄上，種戶出來問是那家宅眷，家人道：「我們

的家主叫做王繼軒。如今亡過了，這就是我們的主母。種戶道：原來是舊田主請裡面坐竺生之母思量道：田主便是田主，為何加個舊字？難道父親傳與兒子也分個新舊不成？走進他家，就說：今歲雨水調勻，並非荒旱，你們的租米為何一粒不交？種戶道：租米交去多時了，難道還不曉得？竺生之母道：我何曾見你一粒種戶道：你家田賣與別人，我的租米自然送到別人家去，為甚麼還送到你家來？竺生之母大驚。

道

道我家又不少吃，又不少穿，為甚麼賣田？且問你是
何人寫契，何人作中？這等胡說。種戶道：是你家大官
寫契，朱家大官作中，親自領人來召佃的。竺生之母
不解其故，盤問家人，家人把主人未死之先，大官出
去賭博，將田地寫還賭債之事，一一說明。竺生之母
方纔大悟，渾身氣得冰冷，話也說不出來，停了一會
又叫家人領到別庄上去，家人道：娘娘不消去，得各
處的庄頭都去盡了，莫說田地，就是身底下的房子

連興話
卷首早

就是個
最壞了。

也。是。別。人。的。前。日。來。催。夫。官。出。喪。他。要。自。己。搬。進。來。
住。如。今。只。剩。得。娘。娘。和。我。們。不。曾。有。售。主。其。餘。家。堂。
香。火。都。不。姓。王。了。說。得。竺。生。之。母。眼。睛。直。豎。就。像。泥。
塑。木。雕。的。一。般。就。叫。收。拾。回。去。到。得。家。中。把。竺。生。杜。
至。中。堂。掣。了。一。根。竹。片。道。瞞。了。我。做。得。好。事。打。不。得。
兩。三。下。自。己。悶。倒。在。地。口。中。鮮。血。直。噴。竺。生。和。家。人。
扶。了。上。床。醒。來。又。暈。去。暈。去。又。醒。來。如。此。三。日。竟。與。
丈。夫。做。伴。去。了。竺。生。哭。了。一。場。依。舊。照。前。殯。絲。不。提。

却說這兩住房原是寫與小山的小山自知管業不便賣與一箇鄉紳那鄉紳也不等出喪竟着幾房家人搬進來住竺生存身不下只得把二喪出了交卸與他可憐產業窠巢一時蕩盡還虧得父親在日定下一頭親事女家也是個財主丈人見女婿身無着落又不好悔親只得招在家中做了布袋後來虧丈人扶持他自己也肯改過雖不能恢復舊業也還免饑寒王竺生的結果不過如此沒有甚麼希奇却

說王小山以前趁的銀子來來去去，不曾做得人家。斷得王竺生這主橫財，方纔置此實產，起先誘賂之時，原與衆人說過，他得一半，衆人分一半的。所以王竺生的家事，共有三千，他除供給雜用之外，爭得一千五百兩，平空添了這些，手頭自然活動，只是一件銀子，便得了一大主生意，也走了一大半，爲甚麼原故？遠近的人都說，他數月之中，弄完了王竺生一分人家，又坑死他兩條性命，手也忒辣，心也忒狠，故此。

人都怕他起來財主人家都把兒子關在家中不放
出來送命王小山門前車馬漸漸稀疎到得一年之
外鬼也沒得上門了他是熱鬧場中長大的那裡冷
靜得過終日背着手踱進踱出再不見有個人來一
日立在門前有個客人走過衣裳甚是楚楚漢面銀
着兩擔行李一擔是隨身鋪蓋一擔是四隻皮箱皮
箱比行李更重却像有銀子的一般那客人走到小
山面前拱一拱手道借問一聲道邊有買貨的主人

家叫做王少山。住在那裡。小山道：問他何幹。客人道：在下要買些紬緞布疋。聞得他為人信實，特來相接。小山想一想道：他問的姓名與我的姓名只差得二筆，就冒認了，也不為無因。况我一向買貨，原是在行的。目下正冷淡，不過不如留他下來，趁此用錢買買小菜，也是好的。上門生意，不要錯過。便隨口答應道：就是小第。客人道：這等失敬了。小山把他留進園中，揖畢坐下。少不得要問尊姓大號。貴處那裡。客人道：

在下姓田一向無號雖住在四川重慶府鄆都縣祖籍也原是蘇州小山道這等是鄉親了說過一會閑話就擺下酒來接風吃到半中間叫小廝拏色盆來行令等了半日再不見拿來小山問甚麼原故小廝道一向用不着不知丟在那個壁角頭再尋不出小山罵道沒用奴才還喜得是吃酒行令若還正經事要用也罷了不成客人道主人家不須着惱我拜匣裡有一個取出來用用就是說完就將拜匣開了來

出一付骰子，一個色盆。小山接來一看，那骰子是用
得熟，滑，稜角都沒有的。色盆外面有黃蠟裹着，
花梨架子嵌着，擲來是不響的。小山大驚道：「老客帶
這件家伙隨身，莫非平日也好呼盧麼？」客人道：「生平
以此為命，豈特好而已哉？」小山道：「這等待我約幾個
朋友與老客擲，何如？」客人道：「在下有三不賭，小山
問那三不賭？」客人道：「論錢論而不賭，略贏便歇，不賭
遇貧賤下流不賭，小山道：「這等不難待我約幾位鄉

紳大老把主馬放大些。賭到三三子全結。一次張就
是了。客人道。這便使得。小山道。既然如此。借稍者一
者。是甚麼銀水。待我好教他們照樣帶來。客人道也
說得是。就叫家人把四隻皮箱一齊搬出。揭去錦紙
封。開了青銅鎖。把箱蓋掀開。小山一看。只見
銀光閃閃。寶色陸離。大錠如缸隻。無人橫野渡。
彎形似月溶。如水映長天。面上無絲不到頭。細
如蛛網。脚根有眼。皆通腹。密若蜂窠。將來布滿祇。

園、儘可購成福地、着使賣為阿精、也堪圍住行人、
小山道、這樣銀水、有甚麼說得、請收了罷、客人道、這
兩面冷靜、我不放心、你不如點一點數目、替我收在
糖面去、輸了便替我兌、還人贏了便替我買貨、小山
道、使得客人道、我的銀子、都是五兩一錠、沒有兩樣
的、拿天平來、兌就是、小山道、這樣大錠、自然有五兩、
不消兌得、只數錠數、就是了、一五一十、數完了一箱、
齊頭是二百錠、共銀一千兩、其餘三箱、總是一樣、合

道好月

三

成四千兩之數。小山看完，依舊替他鎖好，自己寫了封皮，封得牢，固，教小廝送了進去。當晚一家歡喜，小山夢裡也笑醒來，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生意。到次日，等不得梳頭，就往各鄉紳家去道：「我家又有一個好主兒，上門請列位去，幾千兩用。」各鄉紳道：「只怕沒有。」第二個王竺生道：「小山，我也不知他的家事，比王竺生何如？」只是「賒現」二字，就有天洞之隔了。各鄉紳聽見喜之，不勝一齊分付打轎，竟到

小山家來，小山請客人出來，見畢，吃了些點心，就下
場賭。衆人與小山又是串通的，起先故意輸與客人，
當日客人贏了六七百兩，次日又贏了二三百兩，到
第三日，大家換過手法，接連贏了轉來，每日四五百
兩，賭到十日之外，小山道：「如今該結帳了，就將籌馬一
數帳簿一結，算盤一打，客人共輸四千五百兩，小山
道：「除了箱內之物，還欠五百兩零頭，請兌出來再賭。
客人道：「帶來的本錢只有這些，求你借我千把，我若

贏得轉來加利素還若再輸了。搃寫一票回去取來。就是小山道我與你並不相識。知道你是何等之人。你若不還我那裡來尋你。這個使不得。大家收拾排場。不消再賭五百兩的零頭。是要找出來的。不要大模大樣。他們做鄉官的眼睛。認不得你甚麼財主。若不稱出來送官送府。不像體面。客人道你曉得我只。有這些稍都交與你了。如今回去的盤費尚且沒有。教我。把甚麼還他。小山變下臉來。走進房裡。將行李

二檢又把兩個案人身上搜，果然半個錢也沒有。只得逼他寫一張欠票，約至三月後一併送還。明曉得沒處討的，不過是個拖繩放的方法。衆人教小山拿銀子出來分散，小山肚裡是有毛病的，原與衆人說開，照王竺生故事，自己得一半，衆人分一半的。如今衆人在面前不好分得，只得對衆人道：今日且請回，待明早送客人去了，大家來取，就是衆人送這等要，你出名寫幾張欠票，明日好照票來支。小山道：使

得、提、起、筆、來、竟、寫、也、有、論、千、的、也、有、論、百、的、衆、人、捏
了、票、子、都、回、去、了、小、山、當、晚、免、不、得、辦、個、豆、腐、東、道、
與、客、人、餞、行、客、人、道、在、下、生、平、再、不、失、信、你、到、三、個
月、後、還、約、衆、人、等、我、我、不、但、送、銀、子、來、還、還、要、帶、此
來、翻、本、小、山、道、但、願、如、此、吃、完、了、酒、又、問、客、人、討、了
那、四、把、鑰、匙、是、過、來、終、打、發、他、睡、到、次、日、送、得、出、門、衆
鄉、紳、一、齊、到、了、小、山、忙、喚、小、廝、搬、皮、箱、出、來、一、面、取
天、平、伺、候、只、見、一、個、小、廝、把、四、隻、皮、箱、疊、做、一、撞、兩

隻手捧了出來。全不吃力。小山驚問道：「這四隻箱子，有二百六七十斤重，怎麼一次就掇了出來？」小廝道：「便是這等古怪。前日掇進去，是極重的；如今都屍輕了。不知甚麼原故。」小山吃了一驚，遂隻把封皮驗過，都不曾動。忙取鑰匙開看，每箱原是二百錠，一錠也不少。纔放了心，就把天平上一邊放了法馬，一邊取銀子來兌，拈一錠，一手果然是屍輕的。仔細一看，你道是甚麼東西？有西江月詞為証。

硬紙一層作骨外糊錫箔如銀原來面上細絲紋
都是盞痕板印者去自應五兩稱來不止三分下
爐一試假和真變做蝴蝶滿空飛盡

原來都是些紙錠小山把眼睛定了一會對衆人道
不好了青天白日被鬼騙了這四皮箱都是紙錠要
他何用衆人都去取看果然不差你看我我看你一
個也不做聲小山想了一會道怪道他說姓田田字
乃鬼字的頭又說在鄆都縣位鄆都乃出鬼的所在

鬼不
人

人自欺

詳○來○一○些○不○差○只○有○原○籍○蘇○州○的○話○沒○有○着○落○是○便○
是○了○我○和○他○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甚○麼○粧○這○個○國○
套○來○弄○我○把○紙○錠○捏○了○又○看○中○間○隱○隱○躍○躍○却○像○有○
行○小○字○一○般○掣○到○日○頭○底○下○仔○細○一○認○果○然○有○印○板○
印○的○七○個○字○道○
不○孝○男○王○竺○生○奉○

小○山○看○了○嚇○得○寒○毛○直○豎○手○脚○亂○抖○對○衆○人○道○原○原○
原○來○是○王○竺○生○的○父○親○怪○我○弄○去○他○的○家○事○變○做○人○

世書

書

來○報○孽○的○這○等○看○來○又○合○着○原○籍○蘇○州○的○話○了○小○山
只○說○衆○人○都○是○共○事○的○一○齊○遇○了○鬼○大○家○都○要○害○怕
那○裡○曉○得○鄉○紳○裡○面○有○個○不○信○鬼○的○大○喝○一○聲○道○老
王○你○把○客○人○的○銀○子○獨○自○一○個○歲○了○故○意○鬼○頭○鬼○惱
弄○這○樣○把○戲○來○騙○人○世○上○那○有○鬼○會○賭○錢○的○他○要○報
孽○消○扯○你○不○到○關○王○面○前○去○要○這○等○斯○斯○文○文○來○和
你○頑○要○好○好○拿○銀○子○出○來○不○要○胡○說○衆○人○起○先○都○在
驚○疑○之○際○聽○了○這○番○正○論○就○一○喝○百○和○起○來○道○正○是

你○把○好○好○的○人○打○散○去○了○如○今○說○這○樣○鬼○話○就○真○正○
是○鬼○也○留○他○在○這○邊○我○們○自○會○問○鬼○討○帳○那○個○教○你○
會○了○下○來○這○票○上○的○字○若○是○鬼○寫○的○就○罷○了○若○是○天○
寫○的○不○怕○他○少○我○們○一○厚○小○山○被○衆○人○說○得○有○口○雞○
分○又○且○寡○不○敵○衆○再○向○前○分○割○幾○句○被○衆○人○一○頓○光○
棍○奴○才○教○家○人○一○齊○動○手○打○了○一○頓○將○索○子○鎖○住○只○
要○送○官○小○山○跪○下○討○饒○道○列○位○老○爺○請○回○待○小○人○一○
一○聽○還○就○是○衆○人○道○要○還○就○還○這○箇○帳○是○冷○不○得○的○

任你田產屋業我們都要，只不許擡價。小山思量道：我這鷄蛋怎麼對得石子過？若還到官，官府自然有他體面。況且票上又不曾寫出賄錢二字，怎麼賴得刑罰要受監牢，要坐銀子依舊要賠。也是我數該如此，不如寫還了罷。就喚小廝取出紙筆，照王竺生當日寫的，法一掃千張不完，不住只消半日工夫，把賭場上騙來的產業與祖父遺下的田地盡銅鑄鐘送得乾乾淨淨，連花園也住不成，依舊退還原主去了。

文書匣內剗剗留得一張欠票，做個海底遺珠，展開一者，原來是田客人欠下的五百兩賭債，約至三月後送還的。小山看了，又怕起來，道：「他臨去之時，曾說生平再失信，倘若三月後果然又來，如何了得？」只得叫幾個道士，打了三日醮，將四皮箱紙錢，連欠票一齊燒還，只求免來下顧。虧這一番懺悔，又活了三年，纔死。那些贏錢去的鄉紳，夜夜做夢，說田客人要來翻本，疑心成病，不上三年，也都陸續死盡。可見賭

倒○是○王○
到○陽○間○
乘○說○明○
的○好○

博一事是極不好的。不但贏來的錢鈔，做不得人家。就是送去了人家，也損在陰德。如今世上不知多少。王小山在陽間趁錢多少，王繼軒在陰間嘆氣。他雖未必個個到陽間來尋你，只怕你終有一日到陰間去。就他若開羅王，也是開賭場的。便好萬一不好。這道場官司就要輸與原告了。奉勸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林樁做得只除了這項錢財不趁也好。

評

這○樣○小○說○竟○該○做○仙○方○賣○為○人○子○弟○的○不○可○不
買○了○看○為○人○父○兄○的○更○不○可○不○買○了○看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一二六二

切

連城壁外編卷之六

覺世釋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變女成男。

壽云

夢兆從來貴反詳。

夢凶得吉理之常。

却更有時明說與。

不須寤後攪思腸。

話說世上人做夢一事其理甚不可解為甚麼好

連城壁外編

數集

數集

的睡○了○去○就○會○見○張○見○李○與○他○說○胡○話○做○起○事○來○那
做○張○做○李○的○人○若○說○不○是○鬼○神○渺○茫○之○中○那○裡
生○出○這○許○多○形○像○若○說○果○是○鬼○神○那○夢○却○儘○有○不○驗
的○為○甚○麼○鬼○神○這○等○沒○正○經○等○人○睡○去○就○來○纏○擾○或
是○醉○人○以○酒○或○是○迷○人○以○色○或○是○誘○人○以○財○或○是○動
人○以○氣○不○但○睡○時○攪○人○的○精○神○還○到○醒○時○費○人○的○思
索○究○竟○一○些○效○驗○也○沒○有○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鬼
神○原○不○騙○人○是○一○人○自○己○騙○自○己○夢○中○的○人○也○有○是○鬼

幾千古
未發
不意於
小波中
聞此妙

神變來的也有是自已魂魄變來的若是鬼神變來
的善則報之以吉惡則報之以凶或者凶反報之以
吉要轉他為惡之心吉反報之以凶要勸他為善之
志這樣的夢後來自然會應了若是自已魂魄變來
的，他就不論你事之邪正理之是非一味只要阿其
所好你若所好在酒他就變做劉伶杜康携酒來與
你吃你若所好在色他就變做西施毛嬙獻色來與
你淫你若所重在財他就變做陶朱猗頓送銀子來

連成塗教

與你用你芳所重在氣他。就。變。做。孟。青。鳥。獲。拿。力。氣。
來。與。你。爭。這。時。做。日。之。所。思。夜。之。所。夢。自。己。騙。自。己。
的。後。來。那。裡。會。應。我。如。今。且。說。一。個。驗。也。驗。得。巧。的。
一。個。不。驗。也。不。驗。得。巧。的。做。個。開。場。道。來。以。起。說。夢。
之。端。當。初。有。個。皮。匠。一。會。做。骨。終。日。在。家。堂。香。火。而。
前。燒。香。禮。拜。道。弟。子。窮。到。一。個。地。步。一。時。怎。麼。財。主。
得。來。你。就。保。祐。我。生。意。亨。通。每。日。也。不。過。替。人。上。兩。
雙。鞋。子。打。我。個。坑。頭。有。甚。麼。大。進。益。只。除。非。保。祐。

我掘到一窖銀子。方纔會發。就不敢指望上萬上
千。便是幾百幾十兩的橫財也。見賜一主。不枉弟子
哀告之誠。終日說來說去。只是這幾句話。忽一夜就
做起夢來。有一個人問他道。問得你要掘窖。可是真
的麼。皮匠道。是真的。那人道。如今某處地方有一箇
窖在那裡。你何不去掘了來。皮匠道。底下有多少數
目。那人道。不要問數目。只選你一世用他。不盡就是
了。皮匠醒來。不勝之喜。知道是家堂香火。見他禱告

志誠曉得那裡有藏教他去起的了。等得到天明就
去辦了三牲請了紙馬走到夢中碎說的地方祭了
土地方纔動土掘下去不上二尺果然有一個蒲包
捆得結實皮匠道是了既然應了夢決不止一
包如今不但幾十幾百連上千上萬都有了及至提
起來一包之下並無他物那包又是不重的皮匠的
高興先掃去一半了再拿來解開一看却是一蒲包
的猪毬皮匠大駭欲待丟去又思量道猪毬是我

行通如
筆談新

皮匠的本錢，恁好暴棄天物，就拿回去穿線縫鞋。後來果然一世用他，不盡這或者是因他自生妄想，魄要阿其所好，信口教他去起窖，偶然撞着的，又或者是神道，因他聒絮得厭煩，有意設這個巧法，將來回覆他的，總不可知。這一個是不驗的巧處了。如今却說那驗得巧的。杭州西湖上，有個子墳，是少保于忠肅公的祠墓。凡人到此求夢，再沒有一個不奇驗的。每到科舉年，他的祠堂竟做了個大歇店。清晨去

連城璧外編

連城璧外編

數集

一二六九

等的。總有來。午前去。他就。在地下。打舖。午沒去的。連
屋角頭也。沒得。躡身。只好。在階。臺底下。亂草。葉中。打
幾個。嗑。鏡。而已。那一年。有同寓的。三個。舉子。一齊。去
祈夢。不做。王。慶。霜。款。款。的。得了。夢兆。回來。各有。憂。懼
之色。你。問。他。末。說。我。問。他。末。言。直到。晚間。吃。夜飯。居
停。主人。道。列。位。相。公。各。得。何。夢。二。人。都。耨。眉。皺。額。道。
夢兆。甚是。不。祥。主人。道。夢。凶。得。吉。從。來。之。夢。只。要。詳
得。好。你。且。說。來。待。我。詳。看。由。中。有。一。個。道。我。夢。見

于忠肅公親手遞個藥棋與我，拿來一看，上面是個卒字，所以甚是憂慮。卒者死也。我今年不中也罷了，難道還要死不成？那二人聽見都大驚大駭，起來道：「這道我也，是這個夢。」一些不差。那個又道：「我也，是這個夢。」一些不差。三人愁做一堆，起先去祈夢，原是為了功名。如今功名都不想，大家要求性命了。主人想了一會，道：「這樣的夢，須得其道人詳解，解得出我們。」一時解他不來。三人都道：「那道人住在哪裡？」三人道：

就在我這對門，只有一河之隔。他平素極會詳夢，你們明日去問他，他自然有絕妙的辦法。三人道：「既在對門，何須到明日？今晚便去問他。」就是了。主人道：「雖隔一河，無橋可度，兩邊路上俱有柵門，此時都已鎖了。須是明日纔得相見。」三人之中，有兩個性緩的，有一個性急的，性緩的竟要等到明日了。那性急的道：「這河裡水也不深，今晚便待我涉過水去。」與他詳一詳，少不得我的吉凶，就是你門的禍福了。省得大家

得明白
題目

睡不着說完就脫了衣服獨自一人走過水去敲開
道人的門把三人一樣的夢說與他詳道人道這等
夜靜更深柵門鎖了相公從那裡過來的此人道是
從河裡走過來的道人道這等那兩位過來不曾祈
夢的道他們都不曾來道人大笑道這等那兩位都
不中單是相公一位中了此人道同是一樣的夢為
甚麼他們不中我又會中起來道人道這個奈字既
是棋子上的就要到棋子上去詳了從來下象棋的

連城壁外編

數集

數集

一二七三

自然做
出好文
字來道
天定是
那書者

道○理○卒○不○過○河○一○過○河○就○好○了○服○而○位○不○肯○過○河○自
 然○不○中○你○一○位○走○過○河○來○自○然○中○了○有○甚○麼○疑○得○此
 人○聽○見○雖○說○他○詳○得○有○理○心○上○只○是○有○些○做○起○及○生
 掛○出○榜○來○果○然○這○個○中○了○那○兩○個○不○中○可○見○但○凡○夢
 兆○都○要○詳○得○好○鬼○神○的○聰明○不○是○顯○而○易○見○的○須○要
 深○心○體○認○一○番○方○纔○揣○摩○得○出○這○樣○的○夢○是○最○難○詳
 的○了○却○一○般○有○最○易○詳○的○明○白○就○像○與○人○說○話
 一○般○這○又○是○一○種○靈○明○搖○剛○要○歸○歸○於○歸○而○把○萬○曆

初年揚州府泰州鹽務裡有個姓尹科做施達知原以燒鹽起家後來發了財也還不離本業但只是養木錢與別人燒自己坐收其利家貧雖不上半萬每年出的息倒也有數千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姓尹科面赤貧者多有家業者少鹽商怕他賴去不肯發大本與他達知原是同籍的人那一個不熟只見做人信實的要銀就發不論多寡人都要圖他下次再發有一個賴他的只是利心太重燒出鹽來除使用之

外他得七分燒的只得三分家中又有田產屋業利
上盤起利來一日富似一日灶戶裡邊只有他這
與主古語道得好

地無硃砂赤土為佳

海邊上有這個富戶那一個不奉承他夫妻兩口事
不盡素封之樂只是一件年近六十尚然無子其妻
向有醋癖五十歲以前不許他娶小只說自己會生
誰想空心蛋也不曾生一個直到七、四十九歲之

極平散 極村俗 的話一 出其口 便有許 多奇極 出來真 點銀手

後天癸已絕，曉得沒指望了。總容他討幾個通房，這
卿雖不能勾肆意取樂，每到經期之後也奉了。欵差
走去下幾次種，却也古怪。那些通房在別人家，就像
雌雞母鴨一般，不消家主同衾共枕，只是說話走路
之間，得空偷了模，就有了胎。走到他家，就是鬧過
了，的猪揭過了，的狗任你翻來覆去，橫困也沒有整
困也。沒有秋生冬熟之田，變做春夏不毛之地。達卿
心上甚是憂煎，他四十歲以前，聞得人說華提菩薩

道場；

感應極靈，凡有吃他的齋，持他的呪的，只不要祈保
兩事，求子的，只求子，求名的，只求名，久而久之，自有
應驗，他就發了一點虔心，志誠，鑄一面準提鏡，
供在中堂，每到齋期，清晨起來，對着鏡子，左手結了
金剛拳印，右手持了念珠，第一誦淨法界真言二字
道。

唵
嘛
呢
叭
彌
吽

念了二十一遍，第二誦護身真言三字道。

唵 音 嚩 音 另

也是二十一遍第三誦大明真言七字道。

唵 麼 拏 尼 鉢 訶 鉢 吽 開 音

一百零八遍第四終誦準提咒廿七字道。

南 無 颯 嚩 嚩 嚩 三 藐 三 菩 提 俱 祇 唵 性

也 你 也 他 唵 折 鉢 立 誦 準 攝 婆 婆 訶

也是一百零八遍然後念一首偈道。

稽首皈依慈惠帝。願面頂禮七俱胝。戒今稱贊

蓮城壁外編

蓮城壁外編 數集

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

誦完了就把求子的心事禱告一番叩着數通已
畢方纔去吃飯做事那準提齋每月共有十日那十
日

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廿三

廿四 廿八 廿九 三十

若還月小就把廿七日預補了三十又有人恐怕
鑽碎了記他不清將十個日子編做兩句話道

吃過準
幾齋的
終曉得
他的好
家

一八四、五八、三四八、九十

只把這面句念得爛熟自然不會忘了只是一件這
個準提菩薩是極會磨鍊人的偏是不吃齋的日子
再撞不着酒筵一過了齋期便有人請他赴席那吃
齋的人清早起來心是清的自然記得偏沒人請他
吃早酒到了晚上百事分心十個九個都忘了偏要
撞着頭腦遇着暈腥自然下筋等到忽然記起的時
節那魚肉已進了喉嚨下了肚子挖不出獨有施

連卿專心致志。自四十歲上吃起。吃到六十歲。這二十年之中。再不曾忘說一次。忘來這想求子的心事。再遂不來。那一日。是他六十歲的壽誕。起來拜過天地。就對着準提鏡子來告道。菩薩弟子。皈依你二十年。日子也不少了。終日燒香禮拜頭。也磕得勻了。時常苦告哀求。話也說得煩了。就是我前世的罪多孽重。今生不該有子。難道你在玉皇上帝面前。這箇小小分上也請不來。如今弟子絕後也罷了。只是使二

巧語如
貫連條
月做快
野

十年虔誠奉佛之人。依舊做了無祀之鬼。那此向善。不誠的。都要把弟子做話柄。說某人那樣志誠。尚且求之不得。可見天意是挽回不來的。則是弟子一生。善行不唯無益。反開世人謗佛之端。絕大眾皈依之路。弟子來生的罪業。一發重了。還求菩薩捨一捨慈悲。不。必。定。要。寧。馨。之。子。富。貴。之。兒。就。是。痴。聾。瘖。啞。的。下。賤。之。坯。也。賜。弟。子。一。個。度。子。種。也。是。好。的。說。完。不。覺。孤。恹。起。來。竟。要。放。聲。大。哭。只。因。是。個。壽。日。恐。怕。不。

巨以應教

上

祥哭出聲來。又收了進去。及至到晚。壽酒吃過了。賀客散去了。老夫妻睡做一床。少不得在被窩裡也做一做生日。睡到半夜。就做起夢來。也像日間對着鏡子。呼冤叫屈。日間收進去的哭聲。此時又放出來了。正哭到傷心之處。那鏡子裡竟有人說起話來。道：「不要哭。不要哭。子嗣是大事。有只是有。沒有只是沒有。難道像那騙孩童的菓子一般見你哭得凶。就這西個與你不成。連御犬驥走到鏡子面前仔細一看。竟

有一尊菩薩，盤膝坐在裡邊。達卿道：「菩薩方纔說話，的就是你麼？」菩薩道：「正是。」達卿就跪下來道：「這等弟子的後嗣，畢竟有沒有？」倒求菩薩說個明白。省得弟子的痴心妄想。菩薩道：「我對你說，凡人妻財子祿四個字，是前生分定的。只除非高僧轉世，星宿現形，方能向四美俱備。其餘的凡胎俗骨，有了幾椿，定少幾椿。那裡的能勾十全。你當初降生之前，只因貪真病重，討了妻財二字，竟走不曾提起子祿來。那生靈簿上。」

卷之三 數

不曾註得所以今生沒有我。也再三替你挽回。怎奈上帝說你利心太重。刻薄窮民。雖有二十年好善之功。還准折不得四十載貪刻之罪。那裡求得子來。這嗣是沒有的。不要哄你。達卿慌起來。道這等請問菩薩。可還有甚麼法子。懺悔將來。麼菩薩道懺悔之法。儘有。只怕你拚不得。達卿道。弟子年已六十。死在眼前。將來莫說田產屋業。都是別人的。就是這我根骨頭。還保不得在土裡。土外有甚麼拚不得。菩薩道。大

衆的俗語說得好，酒病還須仗酒醫。你的罪業原是財上造來的，如今還把財去懺悔，你若拆得儘着家私拿來施捨，又不可被人騙去，務使窮民得沾實惠。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八分上，還你有兒子生出來，連卿稽首道：「這等弟子，謹依法音，只求菩薩不要失信。」菩薩道：「你不要叮囑我，只消叮囑自家。」你著不信，我也決不失信。說完，連卿再朝鏡子一看，菩薩忽然不見了。正在驚疑之際，被妻子翻身喚醒，緣

曉得是南柯一夢，心上思量道：我說在菩薩面前，求
懇二十年不見一些影響，難道菩薩是沒耳聾的？如
今這個夢，分明是直捷回音了。難道還好不信，無論
夢見的是真菩薩，假菩薩，該懺悔不該懺悔，總則我
這些家當，將來是沒人承受的。與其死了，待衆人瓜
分，不如趁我生前散去，主意定了。次日起來，就對鏡
子拜道：蒙菩薩教誨的話，弟子向來遵依，就從今日
做起。菩薩請看拜完了，教人去傳衆灶戶來，當面分

你從今以後燒鹽的利息要與前相反，你們得七錢，我得三分。以前有些陳帳，你們不曾還清的，一概蠲免。就尋出票約來，在準提鏡前一火焚了。又分付衆人，以後地方上凡有窮苦之人，荒月沒飯吃的，冬天沒綿襖穿的，死了沒棺材盛的，都來對我講。我察得是實，一一捨他，只不可假粧窮態來欺我。就是有甚麼該砌的路，該修的橋，該起建的廟宇，只要沒人侵欺，我只管捐貲修造。爛列位去傳諭一聲，衆人聽見。

不覺歡聲震天，個個都合喪聲阿彌陀佛而去。不曾
傳翰得三日，連卿門前就捱樁不開，不是求米救饑
的，就是討衣遮寒的，不是化磚頭砌牆的，就是募石
板修橋的，至於募緣抄化的僧道，討飯求丐的乞兒，
一發如蜂似蟻，幾十隻手還打發不關連卿胸中也
有些涇渭緊記了菩薩分付不可被人騙去的話。宗
宗都要自己查勘得確，方纔施捨。與他那終假公濟
私的領袖一個也不容上門。他那時節的家私齊頭

有一萬捨得一年有餘也就去了二千忽然有人道
房焦黃精瘦生起病來茶不要飯不食只想酸甜的
東西吃。連卿知道是常喜了問他經水隔了幾時通
房道三箇月不洗身上。連卿喜歡得眼胡口開不
住嘻嘻的笑先在菩薩面前還個小小愿心許到生
出的時節做四十九日水陸道場拜辭佛力却舉動
做善事的人聞得他有了應驗一發踴躍前來。想先
的募法還是論錢論兩的多。到以時募緣的眼睛忽

蓮城壁外編

連城壁外編

數集

一二九一

然大了多則論百少則論十要拿住他施捨若還少
了寧可不要竟像達卿通房的身孕是他們做出來
的一般衆人道他要生兒子畢竟有求於我他及通
我有了兒子可以無求於人達卿超先的善念難則
被菩薩一激而成却也因自己無子只當拿別人的
東西來撒漫的時見通房有了身孕心上就躊躇
越來道明日生出來的無論男女總是我的骨
血就作是個女兒我生平只有半子難道不留些春

產嫁他萬一是个兒子。少不得要承家守業。東西散盡了。教他把甚麼做人家菩薩。也是通情達理的。既送個兒子與我。難道教他呷風不成。况我的家私也散去十分之二。譬如官府用刑說打一百。打到二十。十上也有。既了的菩薩。以慈悲為本。決不求全責備。我如今也要收兵了。從此以後。就用着偈語二句。無錢買茄子。只把老來推。募化的要多。他偏還少。好待募化的。不要做箇退兵。

之策。依語又有四句道得好。

善門難開

善門難開

招之則來

推之不去

當初開門善捨的時節。歡聲也震天。如今閉門不捨的時節。怨聲也震地。一時間就惹出許多誇害之言。道他為善不終。且看他兒子生得出。若還小產起來。或是死在肚裡。那時節。只怕懊悔不及。誰想起先祝願的話。也不實。後來詛咒之詞。也不驗。等到

十月滿是一箇順溜。生將下來。連卿立在外房門前。聽見孩子一聲叫響。連忙問道：是男是女？牧生妻子把小肚底下摸了一把，不見有銀手的東西。就罵道：只怕是位令愛。連卿聽見心上冷了一半。過了一會，妻子又喊起來。道：恭喜！只怕是位令郎。連卿就跳起來道：既然是男，怎禁先說是女？等我吃這一餐。口裡不曾說得完，兩隻腳先走到菩薩面前了。噫！一個頭叫一聲好菩薩，正在那邊拜謝，只見有今了。

如飛的逃來道。叔生婆子請老爹說話。達卿慌忙走
去。只說產母有甚麼差池。趕到門前立住問道。有甚
廢話講。婆子道。請問老爹。這個孩子。還是要養他起
來。不養他起來。達卿大驚道。你說的好奇話。我六十
多歲。纔生一子。猶如麒麟鳳凰一般。豈有不養之理。
婆子道。不是個兒子。達卿道。難道依舊是女兒不成。
婆子道。若是女兒。我倒也勸你養起來了。達卿道。這
話一發奇。既不是兒子。又不是女兒。是箇甚麼東西。

婆子道：我收了一世生，不曾接着這樣一個孩子。我也辯不出來，你請自己進來看。達卿就把門簾一掀，走進房去，抱着孩子一看，只見

肚臍底下，腿膝中間，結子丁香，無其形而有其跡。含苞莖蕊開其外，而閉其中；凹不凹，凸不凸，好像個壓扁的饅頭。又圓缺又缺，竟是個做成的肉餃。逃於陰陽之外，介乎男女之間。

原來是個半雌不雄的石女。達卿看了，嘆一口氣，連

連城璧外編

斗成聲障。將來滿與婆子道。領不領。隨在你們。我也不好做主意。說完。竟出去了。連卿之妻道。做一世人。只生得這些骨血。難道忍得淹死不成。就當不得人養。也只當放生一般。留在這邊積個陰德。也是好的。就教婆子收拾起來。一般教通房撫養。却說連卿走出房去。跪到菩薩面前。放聲大哭。哭了一場。方纔訴說道。菩薩是你親口許我的。教我散去家私。還我一個兒子。我雖不曾盡。你這二三千兩銀子也。

是難出手的。別人在佛殿上施一根椽，捨一個柱，就要祈保許多心事。我捨去的東西，若拿來交與銀匠，也打得幾個銀孩子出來。難道就換不得一個兒子。便是兒子捨不得，女兒也還我一名。降我招個女婿，養：老也是好的。再作我今生罪孽重，祈保不來。索性不教我生也罷了。為甚麼弄出這個不陰不陽的東西，留在後面現世。說完，又哭；完，又說。竟像定要與菩薩說個明白的一般。哭到脫開精神，倦了，昏

昏的睡去。那鏡子裡面，依舊像前番說起話來道：不
要哭，不要哭。我當初原與你說過的，你不失信，我也不
失信。你既然將就打發我，我也將就打發你。難道
捨不得一命死寶，就要換箇完全活寶去不成。連卿
聽見，又跪下來道：菩薩，果然是弟子失信，該當絕後。
無辭了，只是請問菩薩，可還有甚麼法子懺悔得麼。
菩薩道：你善肯還依前話，拚着家私去施捨，我也還
依前話，討個兒子來還你。就是連卿還要替他討不

明。向。不。想。再。問。動。不。得。了。醒。來。果。是。一。夢。心。上。思。量。
這。身。障。的。話。原。說。得。不。差。是。我。抽。他。的。橋。板。每。處。怪。
得。他。拔。我。的。短。梯。也。罷。我。這。些。家。私。依。舊。最。沒。人。承。
受。的。了。不。如。丟。在。壯。皮。外。散。盡。了。他。且。看。驗。不。驗。到。
第。二。日。照。前。番。的。套。數。等。隨。而。前。重。發。誓。愿。呼。集。眾。
人。教。他。不。可。因。我。中。止。善。心。不。來。勸。我。中。施。凡。有。該。
做。的。好。事。不。時。相。問。自。當。領。教。眾。人。依。舊。歡。呼。念。佛。
而。去。那。一。年。終。好。過。着。奇。荒。十。家。九。家。絕。食。連。鄉。思。

漢書

二

量道古語云、饑時一口飽時一半、此時捨一分、經如
往常捨十分、不可錯了機會、就把倉中的稻子盡數
發出來賑濟饑民、又把鹽本收起來、教人到湖廣江
西買米來賑濟、一連捨了三月、全活的饑民不止上
千、此時家私將去一半、心上思量道、如今也該有味
動靜了、只索去開通房、經水來不來、股子大不大、可
想、吃甚麼東西、通房都道、一些也不覺得、這心上
又有此疑惑起來道、我捨的東西雖然不曾滿數、只

哩菩薩也該把個消息與我為甚麼比前倒遲些起
來。忽一日丫鬟抱了那個石女走到達卿面前道老
爹抱孩子我要去有事。這孩子生了半年。達卿不
曾沾手。因他是個怪物。見了就要氣。調製藥。此時欲
待不接。怎奈那丫鬟因小便緊急。不由家主情愿丟
在懷中。竟上馬桶去了。達卿把孩子仔細一看。只見
眉清目秀。耳大鼻豐。儼好一個相貌。就嘆口氣道。這
樣一個好孩子。只惹得那丫鬟就而無再用我的罪。

連城壁外編

連城壁外編

數集

一三〇三

業固然重了，你前世作了甚麼惡，就罰你做這樣一
件東西。說完，把他抱裙揭開，看那腰下之物，不想看
出一場大奇事來。你道甚麼奇事？那孩子生出來的
時節，小便之處，男、女兩件東西，都是有的。只是男、子
的倒縮在裡面，女、子的倒現在外邊。所以男、子不像男、子，
女、子不像女、子。如今不知甚麼原故，女、子的漸長平了，男、子
的又短了半截。出來竟不知是幾時變過的。他
母親夜間也不去摸他，日勝也不去看他。此時達鄉

熱心看見就驚天動地叫起來道你們都來看奇事
一時間妻子通房丫鬟使婢都走攏來道甚麼奇事
達卿把孩子兩脚扒開與衆人看衆人都大驚道這
件東西是那裡變出來的好怪異達卿隨這等看起
來分明是菩薩的神通了想當初降生的時節他原
做個兩可的道理試我好善之心誠與不誠男也由
得他女也由得他不男不女也由得他如今見我的
家私捨去一半所以也拿一半來安慰我這等者來

通、劫、身、...
將、來、還、不、止、於、此、只、是、這、一、半、也、還、是、拿、不、穩、的、戒、
善、照、以、前、中、止、了、善、心、焉、知、伸、得、出、來、的、縮、不、進、去、
如、今、沒、得、說、只、是、發、狠、施、捨、就、是、了、當、日、率、了、妻、子、
通、房、到、菩、薩、面、前、盪、了、無、數、的、頭、就、去、急、上、尋、好、事、
做、不、多、幾、時、場、下、瘟、病、大、作、十、個、之、中、醫、不、好、兩、三、
個、薄、板、棺、材、從、一、兩、一、口、賣、起、賣、到、五、六、兩、還、不、住、
達、卿、就、買、了、幾、簾、木、頭、教、上、許、多、匠、作、晝、夜、做、棺、材、
施、捨、又、着、人、到、鎮、江、請、明、醫、蘇、州、買、藥、料、把、醫、生、奉、

在家中施藥替人救治醫得好的感他續命之恩醫
不好的啣也掩尸之德不上數月又捨去二三千金
再把孩子一看不但人道又長了許多連腎囊腎子
都褪出來了。連和一來因善事回洪二條因孩子變
全就徃各寺敦請高僧建上二十四日水陸道場
酌還夙愿功德完日正值孩子週歲之期故百里內
外受惠之人。都來慶賀。以前連和因孩子不雌不雄
難取名字直到此時方終拿得定是個男子。因他生

得奇異取名叫做奇生。後來易長易大。一姓災孽也。沒有資性。又聰明。人物又俊雅。全不像灶戶人家生出來的。達卿起請明師教他誦讀。十六歲就進學。十八歲就補廩。補廩十年就膺了恩選。做過一任知縣。一任知州。致仕之時。家資仍以為計。達卿當初只當不曾施捨。白得了一個貢子。又還饒了一箇封君。你道施捨的利錢重與不重。可見作福一事。是男人種子的仙方。女子受胎的秘訣。只是施捨的銀子不

可使他落空。都要做此眼見的功德。如今世上無子
的人。十個九箇。是財上安命的。那裡拚得施捨。究竟
那些家產。終久是別人的。原與施捨一樣。他寧可到
死後分。豈肯在生前作福。這是甚麼原故。只因
有兩箇主意。橫在胸中。所以不肯割捨。第一箇主意。
說馬。小我。沒來不生。出來。要吃飯。不知天有生
人。必有養人。那有箇施恩作福。修出來的兒子。會餓
鬼的。第二箇主意。說有沒無。是前生註定的。那

堂○直○情○得○來○不○知○因○果○一○事○雖○未○必○箇○子○都○像○施○遠
 物○應○得○這○般○如○响○只○是○錢○財○與○子○息○這○兩○件○東○西○大
 約○有○些○相○礙○的○錢○財○多○的○人○家○子○息○定○少○子○息○多○的
 人○家○錢○財○必○希○不○信○但○看○打○魚○船○上○的○窮○人○早○田○院
 中○的○丐○婦○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那○兒○子○橫○一○個○豎○一
 個○止○不○住○只○管○生○出○來○盈○千○累○萬○的○財○主○妻○妾○滿○堂
 眼○睛○望○得○血○水○再○不○見○生○就○生○了○也○養○不○大○兩○見○銀
 子○是○妨○人○的○東○西○世○上○無○嗣○的○請○公○不○必○論○因○果○不

因○果○請○多○少○散○去○此○以○為○容○子○之○地○

評

施○達○卿○是○個○極○有○笑○計○的○人○前○半○段○施○捨○也○不○
妙○後○半○段○施○捨○也○不○妙○在○中○間○款○了○一○歌○若○
竟○施○舍○到○頭○明○白○生○個○兒○子○出○來○就○素○然○
無○味○沒○有○這○樣○好○小○說○替○他○流○芳○百○世○了○如○今○
世○上○為○善○不○惡○之○人○個○個○都○可○以○流○芳○百○世○只○
要○替○做○小○說○的○想○個○取○場○之○法○耳○

世說新語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一三三二二

古本小説叢刊

一三三二二

煙霞主人編述

幻中遊

本衙藏板



新刻小說幻中游醒世奇觀

目錄

第一回 老宿儒七貼方登第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終身

第三回 念民艱掛冠歸故里

第四回 為友誼捐貲置新宅

第五回 孝順男變產還欠債

第六回 貞烈女捨身報母仇

第七回 窮秀才故入陰魔障

第八回 富監生誤投陷人坑

第九回 孝子報親仇

第十回

鳴師冤屈訟督憲堂

第十一回

勵堅節受盡百般苦

第十二回

度灵魂歷遍萬重山

第十三回

觀音寺夫妻重聚面

第十四回

藩司衙師徒再談心

第十五回

狼虎店義僕救主難

第十六回

碧霞宮神女授兵符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婆脫困厄

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榮華

新刊小說幻中游醒世奇觀卷一

步月齋主人編次

天下事之所有必非理之所无而理之所无恒為事之所有。此以知膠柱之見不可存。而現變之戲所亦裕也。即如鬼神一說。通流則隣于惑。太忽則流于侮。魯論云。敬鬼神而遠之。斯言至美。然依古以來。往亡有生。平不信鬼神而冥默受其策。遣而莫覓者。亦有明与鬼神相交而卒收其裨益于无穷者。奇口幻口出人意料。豈第如昔。熊入夢。大房。环。儼。純在恍惚。不可為象之間哉。這却小說單道有明一椿故事。乍看似近荒唐。詳考確有實據。其中忠臣孝子。烈女節婦。良師信友。又僕賈妓。无不悉備。俾有以啟其善念。遏其利心。較之才子佳人。花前月下。徒以偷香竊玉之態。閨閣床第之言。長人淫欲。貽害幼穉者。似为不尤較異云。

第一回 老宿儒七貼方登第

詩 修士讀本認理真 几忘氣化有屈伸

曰 趁現為變原不昧 漫向人間無鬼神

却說萬曆年間湖廣黃州府羅田縣有一个秀才姓石名茂字峻峯別号
 嵐菴乃洛陽石洪之後為元末避亂流寓此處家有房宅一所田地數頃
 為人素性剛方不隨時好不信鬼神美人竺氏惠而且賢中饋針織外黃
 卷青灯恒以相夫濟世為務因此峻峯事業成就每逢考試獨別一軍四
 方尚風无不爭相景仰崇為領袖可惜時運不濟道于功名允准大場不
 是命題差題就是文中空白不是策內忘了拍頭便是表裡漏了年号一
 連七次俱被貼出但窮且甚堅立志不懈待至年過四十却又是一個科
 途正遇

肯把工夫用百倍 那怕朱表不點頭

允大比之年。前數月內。魁星徧閱各省。揀其孝問充足。培植深厚者。各州省。教勅定一州。獻于文昌。文昌奏之王帝。王帝登之榜上。張浩天門名曰天榜。是科石峩早已列在天榜數內。及至八月秋闈三場。如意而出。回至家。札向夫人竺氏道。今科三場。俱不被貼。吾已中矣。夫人答道。相公果能高第。正是合家之慶。到得唱曉。果然蒞家卸荐。及來春會試。又捷報南宮。二年之間。身登兩榜。只曰朝綱不振。杖奸當道。立意家居。无心宦途。生有一子。表字九晚。取名茂蘭。一名蕙。即乃武曲星所轉。從小丰姿超乘。聰明非凡。甫滿襁褓。即通名物。七歲讀史。竟能目視十行。日誦百篇。不過三五五句。便把五經左史。諸子百家等。俱各成誦。在胸。熟如弗。鼎湖毛。作文落。落有大家風味。長至一千五百步。不惟文章工巧。詩賦精通。亦且長于畫。一果之人。群呼為石家神童。峻峰竊喜。以為此子頭角峥嵘。日后必能五

振家者先昭祖業，吾何必身列鶴班，甘于任人進退，明不仕之志，因此益
堅。明朝定例，凡一科會試，榜發除中詞林外，其餘進士三年內務要
完白官官，若叔人多畏禍，殺試后假托事故，家居不出者，十人之中不下
四五，緣此途選之時，人材短少，吏部奏請

朝廷開科取士，原以蔽補皇猷，非使叨膺名器，並逢選期，人材短少，皆
因歷科進士多甘家居，致有此弊。伏乞 聖裁，飭各省巡撫查明報部，
提京面檢，如或年力精壯，可以備員，即發往各省補缺，庶人材出而百
我修矣。謹疏奏聞。疏上

皇上批道：准依奏。吏部文行各省，各省行各府，各府行各果。一日石峻峰
偶到果衙吏房，以管吏一見峻峰，口稱石老谷來的，湊巧我正要召人
去送信峻峰，尚有何信送。吏道：今有部文提你赴京檢驗，正是夜月

上到的。今早發房若不信時，請到房裡一看。遂喚峻峰房裡坐下，個文查
出遞與峻峰。峻峰一見這文，心中不快，閉口无言。公吏又道：「這文提的甚
緊，速起果文上省去清咨。」文到果約得半月有餘，家中速打点行裝，咨
文到時，即便起身，斷勿遲滯，致便再催。方纔說完，這個公吏被傳入宅裡
去了。峻峰出衙回家路上，度量此事不竟，形渚顏色到了家中，夫人問道：
「相公往日從外而來，甚是双喜，今日面帶憂容，是何緣故？」峻峰道：「今日商
到果衙，見有部文提我上京檢驗，意欲不去，係圣上的旨意。去時倘或驗
中，目下群小尚忒忍，易罹禍網，貽累子孫，事在兩難，躊躇不決。故尔如此。」
夫人道：「這事有何作難？」皇上提去驗者，原係隆重人材，相公越此上京，博
得一戕，送得一鼎，上任后自勵清操，勿蹈貪墨，縱有权奸，其奈你何？做得
三年兩載，急為告退，既不至上負朝廷，又可……宗族兩全之遊，似莫
如中遊。」

過此。這是妾之愚見。不知相公以爲何如。峻峯答道。夫人言之有理。但上
京一去。往返須得半載。意即年當垂髫。夫人亦係女輩。家中無人料理。如
何叫我放心去得。夫人道。這却无妨。我已年近五旬。一切家務。儘可支撐。
蒼頭。這才爲人忠誠。外邊叫他姑料。意即雖幼。我恐如查考他。也斷不至
于放蕩。自當放心前去。无煩掛懷。峻峯道。夫人既是這樣。吾意已决。次日
就起。與起文上省。請告家中。湊對盤費。收拾行囊。一切親友。或具帖奉餞。
或餽送。或札來。上往。上。倏忽間。已是半月。吏房着人來說。啓文已經到果
溝石老谷。領文起程。石峻峯領得啓文在手。就僱了一隻大船。名爲杉。飛
燕。帶了一個女童。叫做來喜。擇日起身。又與夫人竺氏彼此囑托。了一番。這
才領着意。即送至河岸。看自峻峯上船。入船。打鑼開船。然後回家。却說峻
峯。這一路。北來順風。物帆。輕了。些波濤。過了些兩湖。不下月餘。已到京。

下的船來纔落店時就有長班投來伺候次日歇了一天第三日早晨長班領着就親赴吏部衙門把咨文投訖仔細打听進京者還無多人吏部出一牌道

部堂示諭應檢進士知悉俟各省投文齊集日另行擇期當堂面試各人在寓靜候勿得有誤特示

峻峯見了這牌店裡靜坐無事除同人拜往外日遂帶着米喜在街上游玩玉泉山白塔寺燕王廟菜市口俱各走到一日飯後出的門來走到一個衚衕裡若見一個說西遊的外邊所的層層圍着峻峯來到跟前側耳一聽却說的是劉全進瓜羣蓮還魂一回峻峯自思道無稽之談殊甚厭聽往前走去到了琉璃場前心中觸道這是天師府旧第昔日天師在京此地何等熱鬧目今天師歸山落得這般冷落天運有升沉人事有變

因此可以概見一斑。這了了一會，嘆嘆了，几卷連口咏七言律，首以舒暢去

景物變遷城廡常

結廬何須飾雕梁

阿房雖美宮終焚

銅雀空名台已荒

舞榭歌樓今安在

頽垣碎瓦徒堪傷

古來不乏名勝地

難免後人作戰場

詩逸咏完回頭看時路旁一人手拿圓之一部，袖草出賣，要過來者乃是
村丹庭記峻嶒想道此是是四大傳奇之一，係湯玉茗所作，我却未曾看
過，店中問坐先聊何不買來一看，以當消遣，因問道：這書你要多少錢？那
人答道：要錢四百文，峻嶒道：這書紙板雖好，却不甚新鮮了，從來殘物不
付坐價，給你二百錢罷，那人道：還來太爺高陞，峻嶒道：且說活吉利，便道
販美者，名何得時錢，叫來喜接過書來，付與地錢二百五十文，那人道：謝

欣然而去峻峯回到店中吃了晚飯叫來喜點起燭來把這書放在棹上
從頭看起初看極其多靈魂以及冥判諸齣見其曲詞雅備集唐工穩幽思
與想別有洞天極口稱道玉茗公直才人也及看到前墓還魂一齣鼓掌
大笑前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生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死而復生那有
此理伯有作厲中生見巫韓退之猶以為左氏浮誇。先是取信湯玉茗才
享名世何故造此泥漫不從之語惶惑後人也疑鬼誕神奈人太病家亦有
瀆也子弟切不可令見此書以蕩其心遂叫來喜就燭上一火焚之峻峯
在京候驗不題但未知蕙郎與夫人在家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終身

却說蕙郎在家自他父親上京去后逐日不離書房功夫愈加純正母亲
竺氏亦時常查考凡平日讀过的書籍從新温了一遍每逢三八會期來

他母亲命題一箇作文一篇非迎送賓客足跡並不到大門如是者兩月有餘一日偶到門前見街上走路的这个說呂公在世那个說陳搏復生即上觀已三五成群一直往東去了蕙即問趙才道這是何互相稱贊趙才答道十字街口東有个相面先生說他係雲南大理府人姓曹名奇道号通玄了一名曹半仙他的相法是從天台山得來的相的委實與眾不同因此哄動了一城人大相公何不也去相上呢蕙即道我去是要去倘或太忙找我你說上對門王相公家講去去了趙才應道曉得蕙即出了大門往東直走又轉過兩道小巷抬頭一看已是萬首了但見口東路北一簇人圍着個相士裡三層窗外三層擁擠不動蕙即到了跟前並不能鑽入人空裡去只得在外邊聽所聞其指示詳細評斷决絕心中已暗上相士出來小解看口蕙即使道相公也是來相面的嗎蕙即

春前正是相士道好個出奇的貴相。蕙郎道：「小生陋貌俗態，有何奇貴？」
生莫非品矣。了相士道：「良驥空群，自應泥且。豈是過獎？用公直要相時，今日天色已晚。一時相不仔細，明日飯後，在敝寓為禱。肯賜光否？」蕙郎道：「既是如此，明日定來請教。但不知先生寓在何處？」相士道：「從這條街上東去，見一個小衙，往北直走上，到伙北頭，向東一拐，又是一條東西街，名為資孝坊，從西頭往東數路北第五家，就是敝寓。門口有招牌，可認。蕙郎道：「我明日定去領教。但恐先生不在家，被人請去。」相士道：「一言約定，決不相欺。蕙郎作別而去。相士也收拾了壇場，去回寓所，却說蕙郎回到家，中步進房，適趙才送茶到此。蕙郎問趙才：「趙才，曾找我麼？」趙才答道：「不曾。請問大相公曾叫他相過否？」蕙郎道：「這人真正相的好。但今日時候迫促，相不仔細。說定明日在下處等我。」三稟知太仁，明日飯後一定要去的。蕙郎把

梅面一事擱在心頭通夜並沒睡着次早起來向母親竺氏道今日天氣清明孩兒久困書房甚是疲倦意欲出去走上街上有個相士相的出前還要求他給相七孫兒不敢擅去特來稟知母親夫人道這我却不禁止你但出去務要早回我才放心蕙郎答道孩兒也不敢在外久住母親煩母親囑咐用兩早飯封了五錢民子藏在袖內並不跟人出門徑往資孝坊去了蕙郎一來這正是

展開奇甚現黑棺

鼓動鉄舌斷英才

蕙郎到了這街西頭向東一望路北第五家門口果然有個招牌上寫着玄子寓處五字蕙郎走到門前叫道曹先生在家麼內有一小廁道現在蕙郎走進大門往西一拐又有個朝南的小門進了這門迎門是一池竹子竹子旁邊有兩株老梅前面放有許多的花盆轉過池北是三間

房前出一廈其是乾淨。往裡一看，后簷上放着一張條棹，上面擲着三五
前邊八仙棹一張，擱着几本相書。放着文房四寶，牆上掛一橫匾，寫着法
宗希夷四字。旁邊貼一對聯，上寫道：

心頭有鑑，斷明天下休咎事。

眼底無花，覩遍域中往來人。

蕙郎正在打量小廝，進去說道：「有客來訪。」那相士連忙走出，相迎道：「相公
真不失信。老夫久候多時了。」讓到屋裡，分賓主坐下。叫小廝灑了一壺好
茶，乘彼此對飲了幾杯。相士開言道：「筮卦相面，先打听了人家的虛實。然
后再為相筮。名曰覺春。這是江湖中人的衣鉢。予生平誓不為此。相公的
尊姓大名，并係何等人家，暫且不問。俟相面后，再請教罷。」蕙郎道：「如此說
先生的大略。小生也不便請問了。」相士道：「相公的貴相，非一言半語可以

說元清到裡邊相着。元竟僻靜相士領着，即從東間后簷上一個小門進去。又是朝西的兩間監頭屋，前簷上及是亮窓，上下放有一張四仙小棹，對放有兩把椅子。北山上鋪有一張藤床，上放有鋪蓋，后簷上掛有一軸古畫，乃張子房祀橋邊履高兩邊放有兩張月牙小棹。這棹上糊有叔陸團扇，那棹上放有羌笛牙板，蔥即稱贊道：先生如此標沒，真清雅人也。相士恭道：放脚巾裏，未免污即兩個對面坐定。相士把蔥即上下細看了一遍，說道：相公的貴相，天庭高，蓬地四方員，兩顆特立，準頭豐隆，直五岳朝天之相。日後位至三公，自不必說。但印堂上微有陰氣，天根亦微涉斷缺，恐不利于少年。相書有云：一八十八二十八，下至肩膊上，至髮是為上部，至少年，自天根至鼻頭是為中部，至中年，自承漿至額下是為下部。主末年，貴相自十八至二十八，這十年未免有此坑坑，滿得二十八歲。

入佳境。到得五十六。功在商社。名垂竹帛。豈肯極矣。以后不必再相了。
憲即道先生如此遇樂。小生安敢望此。相士道我言不妄。既曰后定驗。憲
即又問道先生既精相法。亦通性理嗎。相士道相法按八卦。分九宮。命理
講格局。論官祿。其實陰陽五行。生剋制化。一而二。二而一者。此道即道如
此說來。先生不惟會相。亦且會算了。願把賤造再煩先生一自說為致謝。
未知先生肯否。相士道這却使得。憲即就將八字寫出。相士接過來看了。
着說道。貴造利沖不犯官。業清楚。誠費人格也。是九歲順行。運自九歲至
十九。還在父母運內。無容多說。細看流年。不出月餘。定有喜事。應自十
九至二十九。這十年大運不通。子平說的好。老怕長生少怕衰。中年只怕
病。血胎你這十年行的。正是胎運。過此以后。官星得權。百事如意了。但年
年細查。不勝推策。待我批批几句。親身領會罷。遂提筆寫識語八句云。

學堂星物繼紅章。

何料喪門忽到前。

駟馬能牽大耗至。

陰伏天牢緊相纏。

幸逢武曲當當命。

那怕傷官與比肩。

壽星應主晚歲運。

一生福祿自延綿。

馬完馮與董即道相公你一生的邊際。及在八句話中。挨次經去。半點不錯。此帖務要收好。勿致遺失。遂拱手道。請少忌諱。萬望包涵。董即謝道。代為指迷。為勝感佩。就把謝禮呈上。相士道。老夫半生江湖。只重意氣。不計錢財。相公日後尚發。定有相逢之處。何必拘在一時。厚儀斷不敢領。董即再三相讓。相士極力推辭。董即見其出于誠心。說道。先生既然不肯。小生另當敬奉。命安好。遂遞過封套。袖起相士方纔問道。相公尊姓大名。董即答道。小生姓石名茂。蘭號字九晚。住在永寧街上。家裏還有一

字是峻峯係壬午舉人癸未進士現今赴京候檢去有兩個多月了相上道既然尊翁大人赴京檢驗不出月餘定有喜信這一句已是應驗了彼此又盤桓了一會董即告辭再三的致謝相士送至門外彼此作別而去却說這個相士住了些時不知流落何方街上再不見他相面了董即在案不題但未知峻峯在京候驗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念民艱掛冠歸故里

却說石峻峯在京候驗住至月餘並無音信一日長班走來道小的今早經過吏部門前見有牌示了限于初四日早刻齊集當堂面驗今日初三就是明晨了老谷把靴帽衣服逐一打整停當小的明日早來好跟老爺同去或坐車或坐轿今日催下省的明晨忙迫峻峯取了二錢民子在長班去催車子就把衣帽等物逐一檢點了一番叫來喜俱各包妥用過

午飯轉瞬天黑峻峯早：閉門睡去次早起來叫來喜要水洗了臉梳了
 頭用過了早飯店主方纔去開店門長班進來稟道車子已到請老爺早
 去勿致有悞就把衣包帽盒送在車上峻峯上車坐定長班却先走了車
 夫使自車子來喜隨後跟着霎時間已到了吏部門首長班前來稟道路北
 有一個茶館其具清雅老谷下車暫歇片時換了衣服再上衙門峻峯下
 的車來見路北門面舖上掛着著發齋三字一個小招牌進到裡面是三
 間五層兩邊俱是開窗中間門上吊着簾子院內東西兩邊俱是走廊
 當九凡東廊下放白几盆金菊西廊下掛着兩卷西眉峻峯步入房中見
 后簾上貼着助勝指樞四字下邊貼茶賦一篇云

惟耽園之津液噴香舌之汁序鮮醒餘之煩渴醒酒後之流奴
 昔芳披蕊綠如垂紫碧乳朝凝銀絲露列三等以為羞魁太

猶維醜可為教。蓮塘伴果味。品香是事。澆妒火盛。玉照香其常。溫轉金
碾山成塚。至若經作陸羽錄。著蘇裝。添溫煖于冬。腹滌炎然于夏。腸
既无恤。夫水厄又何羨乎。瓊漿。

兩旁又貼一對聯云

開戶迎花笑。

啟窓听鳥鳴。

峻峯裡回坐了一會。換過衣服。長班來稟道。大人將近升堂。請老爺過衙
門去罷。峻峯跟省長班走到儀門前邊。候省長班定大人已上堂。從北直
廳起。一省或驗中二十多人。或驗中十五六人。点到峻峯。吏部停筆問道。
你京籍何處。峻峯應道。京籍河南。後遷湖廣。吏部又問道。汝祖。汝祖。
生是你一脉嗎。峻峯應道。是進士的上世先祖。傳至于今。已二十二代了。
吏部又道。你既係先儒苗裔。又當年力精壯。正該為朝廷出力報効。奈何

高如之高風，自王家之邊，吹你且下去。明日再听發落，並未說驗中。及驗中，暖寒下的堂裏，心中甚是恍惚，不敢就走，直候到各省驗完，大人退堂，方才回寓，心中度量了一夜，到得次早，叫長班去打听回來，更道小的見吏部書辦說大人已經啟奏，再看旨下如何。暖峰心中愈加驚慌，住了兩天，就去打听吏部已把 聖諭發出。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思賢為國寶，安可野有解良。茲依部奏，驗中進士二百八十八，大省二十名，中省十五名，小省十名，各始數察往候缺。惟石我係先儒後裔，理應速用，即授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知縣，赴朝領選，毋得延緩。欽此。

暖峰見了這道旨意，不勝歡喜，領選進京，待了兩位表舅，拾了八名表親。

了京城自出州關上船星夜往黃州府進發京報已早到家中夫人也
或叫起才打掃客舍製办羊酒候峻峰來到以便待客住了些時峻峰已
到家中親戚朋友來叩喜者絕不絕熱鬧了半月有餘峻峰恐誤了准
限祭過祖坟擇一吉日率領家眾直往長安上任去了這正是

雪裡無人來送炭

錦上誰不去添花

却說峻峰一入陝西境界就有人役來接峻峰畧把上俗民情問了一番
因向衙門廣狹怎樣求役稟道官衙內有鬼歷來的老翁俱住民宅少時
來時早已催賃停當修理齊楚無煩老翁再為經心峻峰笑道本具素性
是不怕鬼的我定住官衙不准民命尔等作速回去給我收拾官衙以者
到任重責來役跪哭再三求不准只得星夜趕回把官衙打掃出來峻
峰一到其時直就官衙內上任是晚更夫巡夜聞有鬼說道不青天在此

是前番案暫止。此時從此官衙內案靜無事了。上在三月行香。故告已畢。
 查前日的案卷未結者。還有三三三件。或出票。或出錢。把一千人犯。俱各
 拘齊。出一牌示。來其撥于某日升堂。理事。知城士民。頗有若際為不繫。如
 得那日清晨。衙門裡人就填滿了。暖峰自飯後升堂。坐至日夕。三三三件
 案卷。俱經理清。當批者批。當斷者斷。挨打的打。以罰的罰。元不情。真罪者
 一時者者。詳當。以神暖峰把眾人喚到案前。曉諭道。本縣承乏。茲上。雖
 庶士。流之材。却有所門。勉之心。在此居官。一日。必不使爾等坐受。此在
 眾人叩謝。而微。歷任一年。政簡刑清。做至三年。願志。載道。城內紳衿。鄉
 百姓。送万民衣的。送万民傘的。贈德政歌的。紛不一。暖峰悉行阻。却
 出一條元。

一 此處為民。各母。北民。皆。子。不。聞。居。切。長。吏。恤。民。

聖訓 后 婦 規 之 事 斷 不 可 復

一 事 之 人 無 可 局 報 迷 賜 詩 刺 石 以 銘 其 德 示

愛 民 勿 徒 羨 黃 黃

竊 幸 邑 侯 稱 循 良

爾 績 不 題 廟 碑 化

鳴 琴 堪 並 卓 父 堂

割 雞 聊 把 牛 刀 試

買 糟 旋 慶 築 黍 場

頂 祝 焚 香 情 莫 忘

冰 登 貞 珉 誌 不 忘

後 天 啟

皇 帝 登 基 太 監 魏 忠 賢 尚 用 事 峻 峯 急 欲 退 去 告 枕 未 暇 忽

越 級 陞 了 廣 西 柳 州 府 知 府 到 任 三 月 怡 化 却 恰 遣 廣 西 巡 撫 提 進 省 以

爭 峻 峰 星 夜 赴 省 來 見 憲 台 巡 撫 道 傳 貴 府 來 非 商 別 事 今 有 東 廠 魏 大

人 疑 下 畏 子 三 十 萬 叫 本 院 散 給 各 府 各 府 散 給 各 縣 放 于 民 間 使 用 三

萬 兩 銀 子 本 利 催 齊 解 司 下 歲 領 去 再 放 貴 府 該 代 放 良 六 萬 兩 作 爲

領去。分州果峻峰稟道大人之命。但柳州府地瘠民貧。兼之連歲凶歉。有者典當田宅。無者鬻賣妻孥。自顧不贖。那有餘錢代為出息。還求大人極力挽轉。務使百姓均沾寔惠。巡撫道這是東廠大人的鈞旨。誰敢抗違。峻峰跪伏道。百姓是朝廷的百姓。官員是朝廷的官員。朝廷設官。原為救民。並非設官代人放賬。卑職只上知有皇上。下知有百姓。中知有大人。若沒民生而肥內監。這等樣事。卑職斷不敢做。亦不肯做。還求大人三思。巡撫道如此說。准道你不顧你的考成。吓峻峰起來。冷笑道。善人由你。亦以行。善。國危。卑職自幼讀書。頗有志氣。昔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吾等身處。志乎大人。既不肯為萬民作主。卑職斷不肯為。這等樣事。本院一定題本。峻峰答道。與其待大人。不如待百姓。引銀子。分文不領。回到署中。把

倉庫檢点了一截，並無半點虧欠。大爺的家眷逐一理清，應發的發回本果。把他的印綬親身送到巡撫衙門，撫院一見，甚是不悅。暖琴直道：「姓不可一日無官，居官不可一時無印。」畢賊說得罪東廠大人，豈容畢賊久留此地？望大人暫且把印收去，以便妻人知歸。大人加以罪體，就是焚尸滅族，畢賊願以身當，並不累大人。說到此处，那巡撫就把印收去了。峻峰從省回衙，掩門待罪，住有半月，並無風信，遂催了車轿，率領家屬仍回黃州去了。不知峻峰回去如何，再着下回分解。

第四回

為友誼捐貲置新宅

話說石峻峰棄官回署，巡撫委官盤查倉庫，死半點虧欠。某卷死一件，停留，只得一面委人看署，一面修書報與京中書道。

叩稟

東廠司理監魏大人座下前承大人發下良兩單職按定府界俱各
派去。獨柳州府知府石我抗違不須兼以棄官辭進特為稟明以便
究治。尚候鈞 旨肅此上達。 廣西 知某人頓首

魏忠賢拆書一者心中想道。放賬滾劫終屬私事。且以為人剛直十分
究治未必甘罪。倘或 皇上聞知更查不妥。莫若將机就机叫他去罷。遂
寫一回書道

茲承來札。俱已心怡。柳州府知府石我雖係抗上。乃 皇上親放之
人。不使究死。且素稱廉明。恐其棄官回籍。所其引退。勿得從刑。
賜書施行。 某月某日東廠特發

却說石我奉轉陞之後。巡撫上疏。另選補了長安舉一員。知縣姓王名瑞。
字上。乃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係進士出身。往長安上任。路過襄陽府。

縣城內有一個致仕的員外姓胡名濂字涵齋與王璠素係年誼王璠來到襄陽拜省胡濂胡濂為薦遂請帶同王璠向胡員外道小弟先去上任以停半載再接賤眷自番禺直抵長安路徑太長一氣難以打到弟欲向年兄借一間房在此作個過棧兩載走庶不致苦不知年兄肯相帮否胡員外答道室眷到此小弟理應照料那煩年兄故口王璠道既蒙年兄慨許小弟就謝過了。席終之後王璠回店次日起身走了。却說胡員外又有想道凡官員的家眷少則二三十口多則四五十人現在住的宅子終是安置不下。且不便宜莫若另買一宅權叫他住。一則全了朋友之誼二則添些家產豈不兩全美計已定遂叫官中代為買房本街西頭路南有房子一處房主姓徐名敦本因宅子裡有鬼住不安穩要賣了另置就出了一張五百兩良子的文約交給宅中楊小山楊小山因向胡家承接

胡員外問道：這房子他實在要多少？民子楊小山道：依他說要銀五百兩。胡員外道：他三百五十兩說來說去，偏到四百五十兩。徐家就應是賣了。胡員外擇了日期，同着親朋，叫楊小山寫了文約，把價銀足數兌去。徐家把宅子騰出，交給胡員外。他另搬到別處去了。却說王壽到任，住了半年，寫了一封家書，差了一個的當家人，往廣東去接家眷。家中男女上下共有二十餘人，一路直投襄陽府胡宅。而求胡員外，着人把新買的宅子，打扫清潔，請王夫人与公子住在裡面。一切始料，无不尽心。歇近一月，正要起程回去，忽有一个家人，星夜趕來，回道：老令已于四月間病故。小的將衣上少谷，在此地，特來報知。好去搬灵。夫人公子，听说哭倒在地。半日，方是公子与夫人討議。此处到長安，尚有兩千餘里。往來盤費，非同小可。王公子道：中死錢如何？請的夫人道：央你胡年伯，或者相帮。也未可定。王公子道：

胡員外家裡夾他帮些良子去接父灵。胡員外慨許借良二百兩。王公子得了良子，領着一個家人往長安果墟灵去了。往返四五月才把灵柩搬到襄陽府來。胡員外城外有一处小房，叫他把灵柩停在裡邊。胡員外办札製帳，親去祭奠，奠其祭文云：

維吾兄之才畧，今堪稱國良甫。操刀于小邑，今治具畢。辰苟驥足之大展，今化被死方。胡皇天其不佑，今遽夢黃梁。悲哲人之已萎，公推心徬徨。陳壤奠于灵前，今監茲落陽。

這且按下不題，却說廣東土寇大發，把廣州一帶俱被占去。王知果的灵柩一時難以回家。夫人公子只得在此久住。上有一年，夜間漸聞鬼聲，且見鬼形。夫人公子說不肯說出，恐負了胡員外的好意。又住了几月。王知果人並上下人等俱病死宅中。止剩得王公子夫婦二人，與他庶母所生

一個妹子年方十一二歲後廣東賊寇平息胡員外又助民百有餘兩
王公子押着他父母的靈柩轉回廣東去了。落下這座閑房並沒有人敢在
裡邊去住。胡員外裡官中與當俱嫌宅子不吉。松沈舊主只得把大門常
常鎖着。忽一夜間胡員外夢見一個老妻蒼顏白髮手執藜杖登門來了。
說道：小弟姓焦名寧馨係郊與府人氏。有一件要事相懇。西頭路南宅子
內有我一親女一甥女並一甥男。住已數年。今因貧兒要賣此宅。但這
個女子與尊兄有父子之分。日后就這宅子上。還要出一佳婿。以光門
楣。切不可妄听人言。疑為拋舍。胡員外醒來把夢中的言語告新夫人馮氏。
馮氏夫人道：惡疾之事。何足為憑。依我看來。咱家既有錢使。何必典賣
宅子。惹人耻笑。與其不值半文。捨給人家。何如從新拆蓋。賃出打租。胡員外
道：人財難保。我如今再不賣宅子了。到得深夜時。近三更。胡夫人道：

忽見兩個女子丰姿绰約顏色俏麗。頭戴一個六七歲的小兒。淡妝素服。從外而來。見了胡夫人深上一拜。一齊就跪下。磕頭。胡夫人兩手掩面。道：兩位姐上。你昇何人。為何行這樣大禮。老身斷不敢當。二女子道：我等住在兩頭宅子上。已經幾年。今因王夫人上下死在裡面。義父說：這宅子凶惡住不得了。屢次托人變賣。幸得母親一言。勸醒就不賣了。見寺裏得安居此處。以待良緣。為此特來相謝。說罷。飄然而去。胡夫人甚是駭異。叫醒胡員外。把見兩女子的事。說與他听。胡員外道：夫人所見。與吾夢相符。此中必有緣故。這宅子我定是不賣了。但不知後來應在何處。這正是：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且按下不提。却說這宅子對門有一個孝廉公。姓朱名耀彩。字斐文。年方三十。他於科時。是中的解元。會試曾荐元三次。俱未得中。聞者之人。無不稱讚。

為文章宗匠，理學名宿。他有一個兒子，名璘，字良玉，年方二十三歲，是金
食廩的生員。人物俊俊，學問充足。王公子在此住時，門首時常相見。王公
子羨慕，太講交情，也欲仰王公子。王公子也是个補了廩的秀才，因是同
道朋友，两个就拜成兄弟。王夫人與朱璘的母親，亦時相往來。彼此情
甚，竟投合。王夫人的女兒，並拜朱夫人為義母。王夫人在日，朱夫人不
約把王小姐接過這院，修理頭面，添補衣裳，待之無異親生。及王夫人
婦，靈柩歸家，有期。朱夫人又把王小姐接過來，照料了一番。道吾見
與你果有緣法，日后須落在一塊方好。但你居廣寒，我住胡廡，雲山閣
從此一別，今生斷不能再見面了。說罷，不覺泣下。王小姐答道：「被見
母親的福，必安。知后日不常，靠自母親，亦自滴泪滿杯。從此王夫人
與我同去，夫人已與我念王小姐，几乎成病，教月以爲方寸，因

婚回親家中父母大事已過。此嫂欲為他擇配。王小姐也不便當面阻。其詩一首貼于房中。其詩云

婚姻大事係前緣

媒氏冰人徒枉然

義母臨岐曾有約

常思婦落在伊邊

年過二十方許嫁

且托綉閣讀史篇

若使赤繩強相繫

情甘一命赴黃泉

自從王小姐作詩之後。擇配一事。兄嫂二人也再不敢提了。却說番崗果。有一个極靈驗的巫婆。能知人已往将来的事情。一日走到王宅。看見王小姐道。這不姑娘。定是一位夫人。但必須經過三個娘家。方才成人。可謂形神之間。將來不无變換。這是教該如此。也不是他好意。這般王夫人。聽了這話。心裏生疑。本道書係影射。真不可說。破到了那時。便自明白。又待回

那巫婆撒身而出王夫人把這話告訴王公子王公子道巫婆之言殊屬可惡從此分付着門的一切巫婆人等俱不准進門王小姐自見那巫婆之後漸上的懶于見人且逐在他卧樓上做些針指並不輕發言笑長至一十五歲時容貌其甚標致忽然坐了一個病根一時昏去半日方醒王公子延醫調治捉不見痊王公子怨他夫人叫巫婆進院所以致的病妹子這樣王小姐聞知勸說道人生在世死生有命一個巫婆他如何能勾叫我這樣哥上斷不可瞞兒媳子王公子所說方才緘口且休說王小姐后日怎樣尚未知石峻峯回來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孝順男變產還父債

石峻峯回得家來閉門避雨白與蕙印講几篇文章論几張經書

...有妻室...入洋宮...他...而...事...一日...
...两个媒婆走到面前一个叫做周大脚一...叫馬長腿笑着說道...
...老谷在家俺两个方不枉費了脚步峻峰問道你兩個是為大相公的...
...而來嗎二媒婆答道正是為此而來峻峰道你兩個先到裡面向太...
...說知我隨後就到二媒婆听说走入中堂去了石夫人一見說道你兩...
...老媒為何久不來俺家走上二媒婆答道俺不是給大相公揀了一頭...
...好親事還不得閉上太七家來哩石夫人問道是說的那一家二媒婆答...
...道是十字街南路東房老谷家他家的小姐今年十八姿色十分出眾工...
...針精通文墨房太七只這一位小姐還有一付好陪送...與老谷商...
...量若是中意俺两个好上那頭去說夫人道這却也好叫來喜去請老谷...
...來峻峰進得房中坐下夫人向着說道两个老媒為甚即說親說的是

房家在十字口南邊住。你可知道。這做太河衛守備的房應魁。二媒道。正是正是。峻峰道。這是有庸打听的。那裡的姑娘多大小了。二媒道。十八歲人。材針指無一不好。且是識文解字。過門時。又有好陪送。說的俱是實話。並不敢半點欺瞞。若說。是好。俺就向那邊說去。峻峰道。別無可說。你房老翁。若不嫌我窮時。我就與他結親。兩媒婆見峻峰妻婦。已是應許。起身就走。石夫人道。老媒別走。吃過午飯去。二媒笑道。太上。常言說的好。熱媒。不可道回。俺那頭說妥了。磕頭時。一搭撮太上。說畢。就出了大門。直往十字口南去了。二媒婆到得房宅。正值房應魁與夫人劉氏小姐。翠容在中堂坐着說話。房太上一見。便問道。你兩個是來給小姐。題媒的嗎。二媒道。太上。倒猜的准。翠容所說。把臉紅了。紅頭。就躲到別房裡去了。房應魁道。說的是那一家。二媒道。永在。

不做了。好一个硬氣人。他的孝生我曾見過。人物甚好。李問極通人。洪洪他是個神童。日下却还未曾進孝哩。門當戶對。這是頭好親事。況去罷了。房夫人道。既是他家。我也曉得。但他家地主不多。居官未久。无甚積蓄。恐過門后。日子艱窘。房應魁道。人家作親會揀的。揀兒郎。不會揀的。揀宅房。貧富自有命定。何必只看眼前。夫人道。主意你拿。妾亦不敢過。遂二媒又追問一句道。老谷太。若是應承。俺兩個明日就磕喜頭了。房應魁道。這是何事。既然應允。豈肯爽口。二媒听说。辞出。遲了兩日。兩媒先到石家。磕喜頭。每人賞良二兩。后到房家。磕喜頭也。照數賞良二兩。石峻峯看了。日期。換過原帖。議定臘月十八日。過門。峻峯的要緊心事。就割去一半了。以意。即未曾進孝。還時刻。在念到得六月半間。孝院行文。歲考黃州。定于

月初二日海春初八日下山峻峯聞信就打點盤纏領着意郎赴府應
這个李院最認的文章又喜好書寫意郎進得場時頭一道題是李路兩
事鬼神以題是莫非命也意郎下筆如神未過半刻兩篇文章真州俱就
界守了一會李院升堂意郎就把卷子交去李院見他人才秀雅送卷神
速速回到公案檯前把卷子展開一看真不是字口珠璣句口錦綉兼之
書寫端楷誇獎道此誠翰院材也遂拈筆題詩一首以贈之其詩云

人材非易得。川嶽自降神。文体追西漢。筆鋒傲晉人。

筆張千載口。經濟一時新。朱砂從龍竅。應為王家寫。

意郎出得場來把文章寫給他父親一看峻峰道文章雖不甚好却還
此指望及至拆号意郎進了案卷對門王陰進了第二却說王陰乃刑
王陰之子為人甚不端方兄弟三個他係右長自他父母去

...因是同進。遂成莫逆之交。這且不說。却說峻峰領着慧即回到家來。未幾已畢。就是十月。及開董節的婚期。漸近。峻峰打点首飾。製办衣裳。到了臘月十八的吉期。鼓樂隨夫。燃火炮。把新人房。翠容娶進門來。拜堂已畢。送入洞房。到晚客散。夫妻思愛。自不消說。道得一月有餘。王洽在這邊。與慧即說話。商量翠容從娘家回來。偷眼睛。見王洽。開了頭道。加是何人。了頭道。道是對門王相公。翠容默然。死言。及到晚間。慧即歸房。翠容道。對門王生。獐頭鼠目。心術定屬不端。常和交接。恐為所害。相公。千萬留心。方。安。慧即答道。同李朋友。何必相猜。翠容因娶的未久。亦不便再說了。到得科考。慧即蒙取一第一名。補了廩。王洽蒙取二等。亦成增廣。两个合俸。上省。應試。慧即二場被貼。而回。是歲。慧即年正十九。迴想相士所批。李。

紅雲一句已經應驗。再想喪門到前一句心上。却甚是有此跡。跡及至
了來春三四月間。羅州縣瘟疫大行。岐峰夫婦二人俱染時症。相繼而亡。
總知相士之言無二不驗。蕙即克尽子道。衣衾棺槨無不尽心。祀父母於
送入土。且按下不題。却說魏太監一時雖寬過了石峩。心下終是懷恨。此
時西安府新選了一個知府。姓范名承顏。最好奔走。最會鑽營。後託人情
使良子。混在魏太監的門下。一日特來恭賀。說話之間。魏太監道及石峩
不給放賬一事。意味之間。甚有憾然。范承顏道。這有何難。取此去定
為大人雪耻。說完告辭而退。及至范承顏到了任所。用心搜尋石峩在任
的事件。他居官三年。并無半點不好的事情。惟長安縣有引河一道。係石
峩的前任奉旨所開。數年以來。將近淤平。范承顏以此為由。稟報督撫。
說此河原係石峩前任所開。石峩在任。並不疏挑。致使淤平。始本欲

...所以使時修撫院身了題就着山安府行文...
...却說石茂蘭在家那一日是祖父親的周年一切親友都來祭奠...
...時忽然兩個差人一個執籤一個提鎖來到石家門首房志道...
...相公在家必起才聽說應道在家石茂蘭也隨後跟出來差人一見不...
...分說就走近前來把鎖子給石生帶上石生不知何故大家道...
...說一奇出來勸解那差人道他是犯了欽差大事俺們也不敢作主...
...自已當堂分辨去罷翠容在內宅聽說丈夫被鎖也跑出門外觀望...
...早被對門王淫着了。尽情眾人勸解差人不下也各自散了翠容見他...
...夫事不結局就回到院內哭去了差人帶石生見了果主果主問道...
...就是原任長安縣知果石我的兒子嗎石茂蘭答道生員正是果主道...
...欽工理應該你賠償你作速奉辦良兩以便解你前去石生

南也。這此兩生父並未終手。賄賂應在前任。丞丞老谷。有情與公道。你
得強執。弄弄。差押下去。限你一月。為期。如或抗。常遲。候。定行。洋草。治罪。否
茂蘭。滿心。被屈。無可奈何。下得。堂來。出了。衙門。左右。打。美。及。必。弄。錢。只得
去找。官中。把。房。宅。地。土。尺。行。出。約。變。賣。這。官。中。拿。有。文。約。各。處。買。主。此。時
人人。聞。知。石。生。之。事。恐。有。連。累。並。沒。人。敢。要。這。一。日。官。中。在。街。上。恰。巧
著。王。途。提。及。石。茂。蘭。變。產。一。事。王。途。心。裡。欲。暗。看。所。買。家。遠。近。道。朋友。有
嫌。理。應。相。勸。這。房。宅。地。土。別。人。不。敢。要。時。我。却。暫。且。留。下。俟。石。兄。發。財。後
任。他。回。贖。你。不。知。文。約。上。是。要。多。少。良。子。官。中。道。是。要。四。千。五。百。兩。王
途。道。我。也。並。不。惜。物。就。始。數。給。他。官。中。所。了。盡。道。王。相。公。這。就。是。為。朋。友。
王。途。道。石。茂。蘭。請。到。他。家。同。着。差。人。官。中。把。正。數。四。千。五。百。兩。良。子。先。交。
王。途。道。石。茂。蘭。請。到。他。家。同。着。差。人。官。中。把。正。數。四。千。五。百。兩。良。子。先。交。

石生

如外助良五百兩係弟的薄心。石茂蘭謝道感長兄盛情弟何以報。就把這五百良子也拿在家來了。翠容聞知便說道對門王家只可受他。倘良是咱所應得的外良五百未必不有別意。斷不可受。石茂蘭不听得翠容送在娘家去。越才來喜俱各打路走了。遂把宅子地上一一交清。與公辦了一道文書上寫道

羅田縣正堂加三級錢 為開移事。敝縣查得原任長安縣知縣石
裁已經身故。粟拘伊子石茂蘭並賄修良兩五千正差解投送
貴府務取收管。須至移者

羅田縣差了兩個人役把石生並良子直解到西安府去了。石生一去莫
提。但不知翠容在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新刻小說幻中遊醒世音觀二卷

第六回 貞烈女捨身報母仇

話說房妻容回到娘家一則掛念石生又病楚若王家五百兩空銀子日
夜憂愁容顏漸衰憔悴房妻魁見他女兒這般光景心裡十分訕謔憤得
成病死了剩下一翠容母子二人更加淒楚這王詮日見翠容之後心裏到
手苦于无方聞說房守備已死他生了一計因長安現在知果是他父親
的門生就騎了一個極快的騾子一日可行五六百里遂往長安果去了
進得衙門住了几天知果金日萃偶然說及石家這樁事來王詮道石公
子是弟的同進且係對門他變了產業來賄修河工料他本久就到了但
有句話不得不向世兄說知石生為人甚是流毒完工之后定叫他有奇
三年後可放他回家不然偶有差失就累及世兄了金日萃應道相為之

高小童自當銘心王途又停函了凡日就回羅田果來了石茂蘭來到西
安府落了店差人投了文次日早堂見了太府太府限他六個月完功差
人把石公子並良子瓦子押送長安果去長安的知果把銀子存庫每日
只發良子二十五兩看差人同石公子覓夫二百多名往河上去修理挑
的排棧的夫只消得一百四十五天就修的依旧如初了剩下的良子還
有兩千石生去領長安果開出一本工司衙門使費的賬來給石生看說
剛上是用並沒剽得分毫石生也不敢十分強要親去稟知太府工已告
竣太府駁過把功收訖石生送了一個求回籍的稟請太府批道工雖已
竣尚須保固三年方許回籍私逃者拿回重責就把石生羈絆在此處了
吃飯沒錢買住店沒錢催只得在河岸上搭了一個窩舖住看日間在城
裡賣此字函索得錢教良子取口晚上回到窩舖裡去捱受了许多

飢寒管了無限苦楚。遂作詩以自傷。其詩曰

河工告竣不許還。

身受艱辛凡百般。

異域無親誰靠戀。

故鄉相隔多雲山。

白晝街頭空擗手。

夜間臥听水潺潺。

轉籌返旆在何日。

心痛腸斷兩相煎。

石生在外住過一年。正論在家寫了一封假書。着人送到房宅。說是石生的家報。裏容拆開一看。上寫道

予自修河長安操勞過度。飲食不均。積成一病。近來日就垂危。料此生斷難重聚。幸今年當青春。任尔自便。勿為我所誤。餘言不宣。

拙夫石茂蘭手書

房宅家人道這書字是誰送來的。那家人答道。是石頭王宅裡人送來

所望容心裡道：「這書早來行商關計了，也寫了一封回書道：

妾自夫夫而去，久已封髮自守，此心不惟堅若金石，亦且皎如日月。但祈生渡王門，以荷借老奴有不諱情，甘就木翁獻之行，斷不肯為臨啟，呂勝惟淚之至。

賤妻房翠容泣書

馬兒自好着人送給王爺說：「這是石家娘子的家信，煩王大爺千萬托人轉到長安大王爺，收下拆開一看，知此計斷是不行了。心中又畫了一策。」

劉氏夫人夜間常起來焚香拜十，再把這老媽治煞單刺翠容一個女子，斬雞過脫我手了。主意拿定，他家有个家生子，名喚黃虎年，記二十多歲，甚是凶惡，且善于跳牆。許了他五十兩，良子叫他往房家去行刺。黃虎左乞到了，次夜黃虎拿了一個金剛圈，竟跳入房宅內院，轉過堂前，一望見劉氏夫人跪在地下，正磕頭拜十哩。黃虎睛上走到背後，一

把梳篦使脚登住。喉頓飯時。間把個劉氏夫人活活的捫死了。翠容在
房時。候多時不見他母親回去。起來看時。早已死了。叫人抬進屋裡。痛哭
一場。天明料理喪事。不期家裏道。害母者非他人。定是王詮。欲待鳴
官。苦無憑証。且身係女流。不便出去。無奈何。忍氣吞聲。把劉氏夫人殮葬
了。是時正当八月。月間一日。陰雨濛濛。金風飒。上淒涼之狀。甚是難言。到
得晚間。点起灯來。追念双亲。杯想丈夫。痛了。几。血。泪。因題詩一首。道

狂人一去路悠長。

孤守洋閨已再秋。

萬里堤旁州漸蔓。

望夫石畔水空流。

遊魚浮東洲無望。

飛雁嚙香向誰投。

憂思常縈魂夢內。

几時相逢在重樓。

詩上題完。千思万想。总是死路長。嘆前這等落命。却不如早死為妙。遂取

了一根帶子拴在門上。開上正伸頭時，見觀音老母左右金童右有玉女，祥雲裏面從空而降，把帶子一把扯斷，叫道：「娘子，為何起此短見？只因不生的魔障未消，你的陰期未過，所以日下夫妻拆散。你的富貴榮華全在後半世哩。我教你兩句要言，作是莫犯。比丘戒，遇僧須念彌陀經。這兩句話就可以全你的名節，保你的性命。切記勿忘。外有藥匙一包，到万難解脫時，你把這藥向那人面上洒去，你好逃生。」翠容一一記清了。正要說話，那菩薩已騰空去了。翠容起來看時，桌上果有藥匙一包，上寫「催命丹」三字，仍用包好，帶在身邊。出來焚香拜謁一番，方纔回房。不題。却說王爺又生一計，使錢買着果裡的衙役，拿着一張假文來向翠容道：「石公子已往叢叢故河工，还未修完。現有長安果掛的關文，叫家裡人去修完。河工以裏，小兒疑翠容不知是計，認以為真，痛打了一場。對果人道：「我家裡實没人去

房公差大母回稟果上老爺給轉一路回三去罷差人道這也使
但須有此使費差客把首飾并物当了儿兩良子交与差人拿去差人回
房王詮道房小姐認真石公子是死了住了此時王詮有人來題媒
不尤后又叫家人來討債差客道我是一個女人那有良子還債王詮
又行賄果公求替他追比這宗賬日這步田果知果姓錢名為覺是個利
徒就差了有差飛籤火票立架房氏當堂回話差人朝夕門口喊叫房某
客即做出頭推料却不單行房應期做守備時有一宗打造的銀子私自
便沈並未奏銷清楚上憲查出罷其已死行文着本縣代為交產填補虧
空遂把他的宅子封去了翠容只得賃了兩間房子在裡邊安身王詮
見翠容落得這般苦楚又托了他的的一個姨娘姓毛原是房家的緊隣來
向差客細道你是少年婦人如何能打官司又沒銀子給他万一出官

中遊 第六回

面安在依我看來你這尋死無依死算不如嫁了他為妻到了他家那王
浮漸不較賤看你是容軒想道菩薩囑付的言語或者到了他家能報我
仇也未可知這假應道我到了這般田地也死可奈何了任憑王家擇布
羅王氏得了這個口角就回信給王於次日王於就着他姨娘送過二十
兩良子來叫一容打整身面怕他夫人不准擇了一個好日子把房裏容
娶在另一處宅子去這正是

真心要過陽台會

却成南柯夢一場

話說王於到了晚間進房把容仔細一看真是十分美貌走近前來竟
欲相調容容正色止住道我有話先向你说說知我丈夫石生與你何尋相
與定要娶我友面安在且我母親與你何仇暗地着人治死王於道你我
仇家仇事不必再提容道咱二人實係仇家何得不思舊恨

王倫勝上一酒那王倫收的一聲當在倒地而
見王倫已死打開頭面箱子把上好的金珠包了一個包袱約值千
金藏在袖中開了房門要望路而走忽然就地刮起一陣大風把翠谷引
在半虛空裡飄上滿上竟到了有兩三千里才纔落下風氣漸息天色
已明抬頭看時却是觀音堂一座進內一看前邊一座大殿是塑的佛爺
殿後殿裡而是觀音菩薩伏后邊總是禪堂從禪堂裡走出一個老僧
來年近七旬問道女菩薩你是從何處來的房翠谷道妾是黃州府界
田界人丈夫姓石今夜被狂風刮來的不知這是什麼去處留羅田界有
多少路程老尼道這是四川成都府城西離城三里地此去黃州約有兩
百多路翠谷道奴家既到這裡漸難一時回家了請願給師付做徒弟
老尼道此山家有五戒守得這五戒纔可出的家翠谷問道是那五戒

老尼道目不視邪色耳不聞邪言。口不出邪言。足不走邪徑。心不起邪念。老容道這五件我都守得住。老尼道你能如此。我給你開房一座。住著。每日起火早晚不過替我掃上殿燒上香。除此以外。並免別事。派你了。昔是願。意你就住下。翠容道這却甚好。遂拜老尼為師。折變了此首飾。以此渡日。翠容想道。苦海說在。丘黃犯比丘戒。這句我明白了。遇僧須念彌陀經。僧者佛也。就一日兩次來佛殿前焚香。拜祝不題。房翠容在外。莫說。但不知茂蘭回來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秀秀才放入陰魔障

話說石茂蘭看守河工三年。方纔回家。進的城來。无处投奔。只得先往岳家去。看。到了房宅門口。見物是人非。甚是驚異。打所旁人。說房宅。岳家。姓了。他家小姐。被王陰。設法。娶去。王陰已死。房小姐。並不知。是。岳家。

他去了這宅子是奉官家遺填補虧空了。茂蘭聞知大驚失色。想
其家之官所以致有今日。暗地裡痛哭一場。前瞻后顧無處。枕席
客店裡宿下。反要思想。欲逃在此處。住罪。這其落莫。誰見親朋。不如
往襄陽。以便再尋生路。店裡歇了一夜。次日早。就往襄陽府去了。到得襄
陽。見那城郭宏整。人烟輻湊。店。然。又是個府。公。比黃州更寬闊。落到店
中。歇了兩日。買了此紙來。寫了幾張。信。畫了幾幅。手卷。逐日在街頭上
要賣。也落得些錢。暫且活生一日。走到太平巷。東頭路北第三家。是錫
員外的宅子。路南錯對門。是個酒舖。門上懸一付對聯道。

醉裏乾坤大

壺中日月長

石生走近前來。就進酒舖裡坐下。酒保問道。老客。是要吃酒的嗎。石生答
道。只要吃四兩。那酒保把熱酒取過。四兩來。給石生斟上。就如管別的家

公中出... 第七回
矣下在生把酒喝完送了酒錢正要起身出去忽從店裡跑出一個人
來却是個長隨的打扮問石生道你這面是賣的嗎石生答道正是那人
把面展開一看誇道画的委實不錯這是樁什麼故事石生道是朱虛后
朱虛后高州人說問詳細石生把當年漢家的故事說了一遍并上面的
詩句也念給他听了那人道你這一張面要多少錢石生答道馮太爺相
面... 那人從包裡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三錢遞給石生揀了一張面
紙... 手中仍上裡邊吃酒去了此時這值胡員外在門首站着把石生
上下打量一番想道我相此人終須大貴遂是過來問道尊容是那邊
的呀石生答道在下是從黃州府羅田縣來的胡員外問道羅田縣有
石麻林任可認得他嗎石生答道就是先嚴胡員外道既然這樣世
... 如何流落到此處其時石生不知道方纔那個買画的是誰

私誘的家人就把他父親生前毒管死后修河的事情逐一說了個清
楚。那被那買画的人听在心裡去了。胡員外也把字画拿過來一看。稱贊
道：世凡画西俱佳甚。屬可敬。若不相棄。到舍下少叙片刻。何如？石生答不
推辭。就隨着胡員外走過去了。進得胡員外的院來。讓在西書房裡坐下。
叫人打整酒飯。胡員外問道：世兄曾進過孝否？石生答道：已微侍過。了胡
員外又道：世兄既經癸卯。還該努力讀書。以向上進。區區小成。何足紓身
石生答道：晚生非不有志。前進無奈。遭際不幸。父母双亡。夫妻拆散。家業
凋零。不惟无以安身。並且难于餬口。讀書一事。所以提不起了。幸承老先
生垂顧。相對殊寬。願胡員外道：窮通者人之常。這只是死妨的。從來有志
者。事竟成。世兄果有意上進。讀書之資。就全在老夫身上。何如？石生當下
致謝。不待飯已畢。胡員外道：念書須得個清淨書房。街西頭我有一處

開房甚是僻淨先領你去看如何如石生答道如此正妙胡員外領着石生家人拿筆着錦是開了大門進去走到客位東山頭上有个小角門裡邊是一個大院子正中有個紫魚池池前是一座石山山子前是兩大架前苑池北邊有前后出后的瓦房三間是座書房前而相着甚經堂三字一而偏屋裡東山頭上有个小門進去是兩間煖書房却甚明亮后邊有泥房三間是個對屋屋前有兩株芭蕉后邊有几顆桃樹兩株老松一池竹子石生在完胡員外道這个去處做个書房何如石生答道極好胡員外道世兄若愛中于此處今晚暫且回店明日我就着人打掃后日你就搬過來罷了但大門時常開鎖出入不便從東邊小衚衕裡另開一門你早晚出入便可自由了石生謝道多煩石先生操心遂別過胡員外而去不題却說胡員外到了次日就叫人開了個小門把書房裡打掃

乾洋品候石生搬來到了第三日石生從新買的書籍筆硯自家製書
人担着鋪蓋直走到書房裡邊方纔放下時當炎暑天氣西山頭上鋪了
一張小床把鋪蓋攤在上面前簷上一張八仙椅子把書籍筆硯擺在上
頭胡員外進來看了一看說道這却也罷了又道世兒既在此住札你
就是一家人了晴明天氣賣此字面或可餬口倘或陰天下雨難出門時
老夫自別有燈應斷勿相拘石生再三致謝說完同着胡員外鎖了門仍
往街上去了胡員外回到家來向夫人馮氏說道我看石公子日后定
大發佳婿之說大約應在此人了但不知二女從何而出夫人答道渺
之事未必果應這也不必多說再說石生到了街上又賣了幾張字面天
色已黑買了一枝蠟燭添了一壺熱茶來到門首開了鎖進來關上門
到屋裡把燭點上一看書籍筆硯俱沒有了心中驚異道門是鎖着何人

進來拿去吃著茶坐了一会樵榜上已敲打三更了忽听得東山頭上角門响了一声從裡边走出一個女子來年紀不過十八九歲兩手捧著書籍細心來前仍把書籍放在棹上你說這女子是什麼光景

人材一表而影整齊色澤繞柳腰桃腮美目清儼口不點唇蛾眉淡掃金蓮步來三廻轉却只因帶弓襖小何等樣標緻怎般的窈窕細者來與他是世上絕無人間少

右胡步上嬌

又見一個女子年不過二八八手抹著毫視娘上而至始樣放在原旧處你說這個女子是何等模樣

面龐員漫細長身長髮如雲鬢髮勻髻高半尺頭上戴金蓮三寸不盈塵口軸兒端好時子兒傳神丰姿甚可人又雖不具若即溪邊遊女却宛似和甫出寨的王昭君

右胡雲松兒

這兩個女子站在棹前石生塵之不去問道你莫非是兩個鬼嗎彼此相
視而笑少頃走近前來把石生双目封住石生全然不怕極方掙開又把
他吹滅石生從新点上間有半夜石生身竟困倦倒在床上二女子把他
抬著屋裡走了一遭依旧放在床上石生只當不覺時將雞叫二女子方
回壁頭屋裡去了只所得兩個女子笑著說道石即如此胆量定當大感
吾等得所托矣到了次晚石生又在外回來点上燭時二女子仍旧在棹
旁站候石生問道你兩個是要做麼二女子答道俺要念書石生道我是
問你上二人是何名姓只見那个大的答道我叫秋英小的答道我叫素
芳再問其姓氏俛而不答石生道你既要念書須得書籍二女子答道却
有石生先寫字教行叫兩女子來認一遍認去先不字上記得清楚石生
道你兩個却也念的書二女子轉入屋裡各拿四書一部出來上李石生

問道你各人能念多少呢三女子答道能念兩冊號上兩冊一個時表就
來背書却是甚熟教他寫字出手就能成個石生甚喜在驚訝又一日晚間
表芳兒著一個身軀齒白七八歲的幼童走進門來見了石生就跪下磕
頭石生問道這又是誰表芳答道這是我的兄弟名喚趙兒特來上冬禮
先生收函下他石生道這那有不收之理表芳送一紅帛封套給石生石
生問道這是何意表芳答道是趙兒的賀兒先生收下罷日後還有用銀
百兩請開一看却是一金如意一支道這道兒送來另書卷的比那兩個書
手更多叫他寫字寫的比那兩個女子更好沒消一月的工夫三個的個
書卷都念完書上經典及消半年五箇書道誦會作又開筆就能成章一
筆之後文筆清潤賦三本俱無本精通一日晚間石生向三個徒弟道不
知表芳這三本書如何本道這我各人討教一句你們務要對正以規

又召林英出一聯云

紅桃吐詭語陽早占三吉日。

林芳不待思想順口對道

綠柳垂線繫陰遍遮四百天。

又召林英出一聯云

竹有箭松有筠歷風霜而葉柯不改。

林英也順口對道

金在鎔石在璞經琢磨而光彩弥彰。

又召趙冕出一聯云

設几席以程材提耳命而事途駕子可教。

趙冕對道

望門牆而受業。淑陶漸靡欣被先生之風。

石生漆道你三個村的俱甚工穩。足見筆頭進步自此以後。師徒四人相勉。倏忽間二載有餘。這石生在外。歸居已久。見二女子又是絕色美貌。未免有此欣羨之意。時以戲言挑之。二女子房色相拒。道你我現係師徒。師徒執父子也。海海苟且之心。豈不有乖名教。有誤前程。先生斷勿再戲。妄念石生見其詞嚴義正。遊戲之言。從此不敢說了。石生與二女子雖有幽明却同一家。只石生自己知道。並不向人說出。但不知後來終能隱隱否。再下回分解。

第八回 富兒生誤投陷人坑

石生夜間讀書一事。雖不肯向人說出。然亦終難隱昧。太師奉命

其大衙有他結緞舖一個本錢約有六七千金日逐上舖定結緞者生者
前又嘗買他的字畫因此與石生相熟一日晚上回家走至石生書齋門
裡面書聲朗朗並非一兩人的聲音蔡寅心中異樣道石九晚只他自己
何念書考之多也莫非收了几個徒弟嗎到了次日街上遇見石生問道
九晚兒近日收了几位高徒石生答道只弟孤身一人有甚徒弟蔡寅道
莫要瞞我石生道你若不信自管來看蔡寅終是疑惑又一日晚間來到
此處竟把門叫開到屋裡看了一看果然只是石生並無別人心上愈加
覺其暗上想道石九晚器宇軒昂李殖深學或者后當發跡默有鬼神相
助也說不定從此見了石生分外的親敬蔡寅有個妹子年屆十六姿色
傾城尚未許人蔡寅向他母親說道石公子月下雖然隱窈日后定然
不如此人保親把妹子許了他為妾其母答道石生半世淪落何時

十一

轉婚烟大事不可苟且我自留心給他擇配這事你却不必多管。蔡寅聞
口而退。一日蔡寅在舖內算賬。過晚回家時已鼓打二更。走到石主爺前
听得內裡書声。不忍舍去。又听了半個時辰。轉身走到太平巷東頭。剛纔
往北一拐路旁。遇乘了四個棍徒。上前攔住道。蔡大爺怎晚纔回家。鳴蔡
道。正是那一個說天还不甚晚。請蔡大爺到台下坐上。俺去送你送。
把蔡寅領到一個背巷裡去。那人叫開大門。讓蔡寅進去。蔡寅留心一看。
地不是個好去处。撒身要走。那裡察得。只見四個人把蔡寅推上。擡上。架
到屋裡外邊。的門戶俱關鎖了。蔡寅見他四個甚是兇惡。也就不敢十分
強走了。那人把蔡寅延至上座。他四個在兩旁相陪。大酒大肉。登時吃起
來。黃道與蔡兄。某雖係同城。未曾識面。叨承厚禮。何以相報。請問兄
名。姓大名。姓曰。好相稱。呼。二個說。我斗春節。品。明。一。酒。我。料。蔡。兄。

前一個說我是魯拔出一個說我是齊超海泰雄西道俺四個係拜的
子俱是肝胆義氣朋友素聞蔡谷的大名故斗胆邀來一叙說話
裡西走出兩個妓女來楚旺南叫道你兩個過來陪着蔡谷吃酒俺們
轉一來二妓女走到蔡南面前款口道了個万福就坐在兩旁那四人
入裡回去了蔡南問道二位美人尊姓台號呢大的答道賤妾姓白名喚
玉球小的答道賤妾姓黃名喚金釵蔡南見了這兩個妓女不齊神裡飄
蕩二妓女又極力奉承就吃的酒有七八分了蔡南道你我三人猜枚行
令還未足興如有妙詞見賜一二方賜予懷玉咏道蔡谷若不嫌聒噪
妾就要獻酬了遂口唱一曲道

紗窗兒始正却殘粧暫把重籠靠好叫我心焦
候月轉而樓還不見才到紅光兒爛
上漏声兒迨上怎長夜几時叫奴熬到雞三號

右調蝶恋花

玉琢唱完金鑲也道賤妾也和一曲蔡弄千巧莫嘆蔡甯道陽春白
傾耳不暇那有相笑之理金鑲遂口唱一曲者

盼玉人不來玉人來時闌滿杯醉上奴的羅襦托上奴的香腮奴好
風流我好在受顧不得蓋答上上牙床暫且勾了這筆想思債

右調滿江紅

唱完蔡甯誇獎不已又畧飲几杯遂把蔡甯引到后边一座房子裡去西
边俱是板斷間俱有鋪的床鋪當門棹上一边放着設盆一边放着脚包
三妓文道妾并闌蔡谷仗义疎財是个丈夫无非邀來顧上以求相帮之
意請蔡谷上座俦們下向來陪蔡甯只得過去坐下兩個妓女蔡甯相
與蔡甯在旁打頭那三个在下面局如設盆擺在当中十兩一柱位

蔡寅就與蔡寅已輸了一千二百餘兩二妓道夜也深叫蔡谷歇息
蔡谷就叫蔡寅在東間裡床上睡了那四人各自散去二妓女把門關了
解衣上床與蔡寅相偎相抱而睡蔡寅熱的已是困乏又被二妓纏身直
睡到次日飯后方纔起來意欲與二妓道蔡谷早飯未用前賬未結斷
走不的蔡寅没法叫齊趙漸拿着他的手帖到紉舖中兌了一千二百多
兩銀子把前賬結清抽身走時又被二妓女拉住不准出門蔡寅在此一
連住了十晝十夜把一個紉緞舖的本錢尺掄給四個棍徒了二妓女向
那四人道蔡谷在咱家被鈔已多晚上叫他回家去罷到得十更多時楚
南打着燈籠那三個兩旁相跟蔡寅與二妓作別出門而去走了一個
路問道這是在那裡去的楚望南答道從這裡上

上

去再走一道南北街往東一拐就是宅上了。正走着只見一個人問道：蔡寅來了麼？魯挾山指着蔡寅道：這就是那人先跑下去了。蔡寅問道：這是何人？楚莊南答道：那是敝友秦雄。西道：天還早着哩。咱到他家吃會子茶。再送你未遲。蔡寅就跟他們進了那家的大門。從裡边走出一個老媽來問道：那兒蔡爺？蔡爺答道：區區軀體是老媽便。攔到客位裡。蔡寅坐定。客位一瞥見燈燭輝煌，像個請客的北京老媽，陪着蔡爺。茶未吃完，那個人俱備備了茶，與抬身要走。老媽留道：蔡爺既肯下顧，那有走的道理。蔡爺道：外門又俱備了，只得回來坐下。因問道：媽，這尊姓呢？老媽答道：尊姓姓魯。老媽道：三媽，這是門戶人家，因小女桂娘羨慕蔡爺，方貌知今晚蔡爺經過，特留下一會秀香，叫你三姑娘出來，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了。蔡爺道：這在後園，跟着一個女子，年紀不過二十以上，真有沉魚落雁之

蔡家谷的才貌今得一會可謂三生有幸蔡翁答道陋巷能何堪上蔡
仙子老媽道請坐席罷于是延蔡寅上座桂娘在旁老媽下面相陪酒是
好酒菜是好菜霎時席冷蔡寅把桂娘仔細看來比那兩個妓女更齊更
致早有心猿意馬拴索不住之意老媽到也知趣叫道秀香夜深了送你
姑爷姑娘上楼去罷了奴前边引着蔡寅与桂娘携手并肩登入樓中是
夜願寫倒凤妙难偏述自此以后你今負我愛蔡寅那裡还想的起家来是
月梨花正闹院内有白梨花一樹蔡寅向桂娘指着道美人能作诗否即
以白梨花為題桂娘答道頗曉大畧聊且草就再乞蔡翁斧政遂拈筆題
七言律一首上馮道

秋風掃彩凝素條

玉骨噴香散早朝

淡粧毛頰浴下沈

粉飾寧波西王橋

一枝帶雨夢城秀

万朵臨風色更嬌

雪態紛披人耀目

絕紅那此比桃夭

題完蔡寅着了粉贊不已任有月餘桂娘道蔡蔡到此已久也該往家樓
 着上去了蔡寅道美人說得極是遂叫了老媽來算賬老媽道姑爺咱是
 下樣的就如何提的起錢來讓到十分及頭老媽說道姑爺既然不肯給
 老身回几票當罷年間設席給蔡寅餞行席終之後老媽拿出几个當票
 來遞與蔡寅蔡寅接過一看本利共該銀三千餘兩只得應允道我回家
 不過半月就贖出送來又與桂娘留戀了一會彼此纔洒泪而別蔡寅回
 家後他母親還不忘桂家人情氏因其花費良錢全與蔡女心中暗暗
 怨蔡家送這已過蔡寅當地將地契項把當票贖出親自跟着此人送來

想盡其信安又留他住下晚間上的樓來桂娘問道蔡爺你穿的誰的服
 孝蔡爺答道抽荆斬艾出殯未久說罷不覺泣下桂娘道你人亡家敗俱
 是被俺這老媽所致蔡爺問道這却怎說桂娘道自始至終俱是這不老
 媽串通那四個棍徒先着王琢金鑲兩個下脚貨引你入溝后叫賤妾把
 你占住坑你的良子共計起來大約有万金了我却不沒良心我本良家
 女子誤落水中你若肯把我贖出你奮志去讀書這花費的良子我俱倍
 數還你蔡爺道目下手中無錢奈何桂娘道俺有八百銀子買的但能結
 得八百銀子來把我贖出我自備銀子還他蔡爺愛戀桂娘的才色次日
 回到家裡托人結了八百銀子親自帶到桂娘家來桂娘就轉托魏二媽
 向沈三媽贖身沈三媽應允蔡爺把八百兩良子交清桂娘向沈三媽道
 謝見給母親拜錢多年今日出去別的不帶兩個頭面箱子并鋪蓋等物

我要帶去流三媽道這值几何任憑你幫桂娘當下謝過三媽收捨了
了轎子直投鼓棚街而來到了蔡寅家中桂娘把箱子打開枕頭拆破
蔡寅一看乃是金珠等物共值萬有餘金蔡寅從此恢復家產奮志讀書
這桂娘在蔡寅家改別歸正也極善於事奉婆婆接待小姑合家之人
不歡喜蔡寅遂以繼室相視終身不再娶一蔡寅之事已畢但不知石生
在書房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應考武舉繫身黃州獄

却說魏木監的家人買得石生墨畫一張乃妻回京獻給主人及私訪
完回到京中把這幅画獻上魏木監有人懸之芳軒中家人把石生
派胡員外的話詳細說了一遍魏木監却也不惱在心上一日光棍
卿馬克昌相見魏木監引至軒中來觀此画馬克昌遂把上面詩

二一人道

安邦自古賴賢豪

群奸雜登列滿朝

幸得手持三尺劍

願為當代鋤奸豪

馬克昌把詩念完向魏忠賢冷笑道大人你着這詩分明是以謝好訕諷吾輩以朱虛侯刻章自任如此輕薄殊屬可惡但沒落款不知是誰人寫的的家人在方便答道這人姓石名茂蘭是羅田果秀才他父親曾做過長安果知果后陞廣西柳州府知府魏忠賢道這一定是石叢的兒子了罷了上上他父親這吾輩官竊逃我却十分追寃他反敢這樣刻薄我斷不與他干休馬克昌勸道此項小事漫看報復彼此相別而去却說湖廣選了一個孝院姓韓名喟字仰山為人甚无行止是魏忠賢的門生臨赴任時來恭見老師魏忠賢囑托道黃州府羅田果有個秀才姓石

多麼爾他與我有夙嫌你老黃州時替我拿疾辭到京來轉轉應諾而去
不題到了八月中秋石生此日在街上買字面見一夥趕棚的人商量起
身的日期石生問道眾位是要上那府裡去的那人答道本院接臨黃州
行文九月十二日開齊十六日下馬石生道這信果真嗎那人道俺親
營的曰師付說如何不真石生聞得此信因是節下買了幾樣菜菓打了一
瓶煮酒拿到齋中晚間点上燭時秋英等已在席前侍立石生俱命坐
下把酒肴擺上出明均享了一會石生見秋英容顏姣好心中到底有些
羨慕因說道今晚星月交潔誠屬佳境每人咏詩一首以興雅懷或從月
光生情或就星及寓意起句內或明用或暗用定要有個妙字韻脚不
拘定秋英道請從先生起韻俺們隨後少去石生遂口咏一詩道

一輪明月照天中

欲會友肅路草通

玉杵空有推送去

高甲池入廣寒宮

此詩言雖慕二女之容終苦无緣到手秋英口咏一詩道

漢光散影射樓牆

織女投梭不自忙

橋填頭當乞巧日

顏君暫且效牛郎

此詩言雖有佳期還須待時春芳也口咏一詩道

一天列宿始當頭

妄羨中宮命不從

幸賦小星三五句

何嫌宵行抱衾裯

此詩言正房既有人占去即列側室亦所甘心趙兒口咏一詩道

月光東上映西廂

金殿風飄桂子香

但得側身王母宴

應看仙娥捧壽觴

此詩言果能續舊前進何患二女終難到手咏詩已畢石生道你們多

我去我歇息半夜明日好打点回家秋英問道先生回家何許石生答道
我去應歲考魁見道先生斷不可去一去定有大禍侯博也感補考與石生
不听一定要去三個極力相勸直說到雞叫頭遍見石生到底不允三個
方纔散去石生也方就寢到了次日石生收拾妥了行李又為三徒派下
些工夫把門鎖上鑰匙交与胡宅收着天夕出城落店次早起五更直回
黃州去了却說這個韓孝院下馬來到黃州下亭放告已畢掛牌考人羅
由果就是頭棚五鼓点名時点到石生茂蘭接過卷子要交孝院叫住問
道原任柳州府知府石霖是你何人石生應道是生員的父親孝院道據
現今身負重罪可知道嗎石生應道生員委係不知孝院道此時也不暇
与你細說使黃州府着人押去送監俟考竣時審問解京黃州府就有人
把石生押送監中去了這石生坐在監中白日犹可到了晚間鎖鑰

甚是難受。欲要打点手無半文。暗想自己死甚過犯緣何遭此奇禍。直幾到三更時分。方纔住聲。是時監內人犯俱各睡熟。禁卒也暫去安歇。石生忽听得門外一陣風响。睜眼一看。却是秋英春芳領着趙鬼三個從外哭泣而來。走到跟前。秋英道：「先生不所俺。勸果有此禍。俺也不能替你了。你回去代先生告狀。嗚冤罷。」先生務要保重自己。勿起短見。這是銀子二十多兩。先生收住。以便買些茶飯打点上。禁卒石生道：「我不所良言。自投法網。及蒙尔等來。始者。恨悔死及了。秋英道：「這也不必。原是先生前定之數。俺們回去罷。」說話太長。警醒旁人。反查不便。石生把銀子收下。他三個又哭着去了。石生在監不題。却說三個鬼徒回到家中。秋英画了一張陰狀。往城隍台下去告狀云：

具稟秋英為代師鳴冤乞

天電察以正誣枉事切照身師石茂

佛黃州府羅田果慶生今被李憲大人拿送監中尋其根由其係本
監親戚所咳似此死故被冤法紀安在哀懇 本府城隍太老谷香
憐告表施以真報焚頂死既

趙見寫了一張陽狀土延撫案下去告上思道

且言趙見為報明案在以救師命事切始身師石茂蘭係黃州府羅
田果慶生與魏太監素死宿嫌竟咬咬案台大人拿送監內性命難
保為此哀懇 本府撫憲大人辨明免死救出師命叩感無既

寫完彼此細看了一遍初英向春苦道妹年紀尚小不可出門在家
押着家裏幾日去城隍台下告一張狀道是如何再叫趙見上撫院衙門
寫去送了死道回整了整衣襟把狀子藏在懷裡出門往城隍廟前香
凡在城隍廟下告狀者必先到土地司裡掛了號方纔准狀英來謝

地司裡掛過，就拿着狀子往外正走，遇着一個鬼卒問道：「這位娘子在此，妙年又這等標致，難道家中就無別人？」見親自出來告狀，秋英把代訴鳴冤的情由說與他所，那鬼卒稱道：「看來你却是文中的丈夫，這狀子再沒有不准的，但城隍老爺今日不該坐席，而遞是沒成的了。」一會收發狀詞，必定是蕭判官，我對你說，蕭判官性子凶暴，倘或問話言語之間，須要小心，加着着他，無論男女，从法究他，甚且利害說完，這鬼卒就走了。秋英听得這話，欲行回去，來是為何欲去？此時恐難近前，羞度再三，硬着胆子，徑向城隍廟門口去了。住不多時，從性往外喊道：「判官已坐告狀的進來，扶杖投遞，再候点名。」秋英听说，跟着眾人往裡直走，抬頭一看，只見儀門旁邊坐着一位判官，鉄面紫髯，目睛腹赤，氣凛凛，十分可畏。秋英進狀去，站在一邊伺候，却說這位判官姓肖名秉剛，乃漢時肖何之後。

前為人粗率行事却無私曲死后以此成神家中有一位夫人名叫俏香
兒原是個疥癩女鬼容顏虽好身上却有些癩痕因此肖判官頗不利心
意欲物色一个出色的女子招為二妾乃屢次尋覓捉得沒有那夫人窺透
其意往仁家中不意今晨正從家中出氣而來心中不靜故秋英遇狀時
未暇觀其容色及挨次点名点到秋英抬頭一看驚道何物殊有幸到
吾前停筆問道你是那裡的女鬼為何在此告狀一一說清方准你的狀
詞秋英跪下稟道奴乃浙江紹興府無錫縣之女奴父同姑丈秦可大係
蘇襄陽住在太平巷徐家房子內表姊玉芳表弟旭兒俱係与奴同病
亡走至閻王殿前關王爺命分付道你姊妹二人日后該在此處成一處
緣不該你們脫生奴守回來在此候表兄弟見現今還同病一處
律法住生員若燕蘭是奴等的業師无故被魏賊陷害所以奴家代

冤望刻个千万再將判官請正。有你这般的容顏恁小的年紀正該嫁人
做主以箇終身的大事奇緣。成是在何時况且你身又係女流。情什左
情書認什麼師長一派胡說。的扶是断然不准的。叫鬼卒把這個女子
扶入我衙門裡去。鬼卒得命就拉的拉扯的扯把一個秋英女子直推到
判官衙內去了。判官收狀發放已過回到本衙門叫過秋英來分付道
本所叫狀到此別无他意。因你容顏頗中我心。我意欲招你為二房妻
人同享富貴。斷莫錯了。主首秋英並不答應。說之再三秋英方回道判官
你係居官安得高謀良家女子。一妻致于天條。且奴与石生係有夙緣。豈
必從此而舍彼。这椿事是再沒有說頭的。判官見秋英不從便當下感
逼道我的刑罰甚是利害料你一個女流如何當得我有般拷打。不如是
早的從下里秋英听了大怒便斥道判官你若是強相逼迫我。豈不
自取滅身之禍。

下官情思甚重日方一我若得見一城隍定然叫你粉屍方假
等不止判官所說大怒要着人來打又恐夫人裡面所見再惹氣生
鬼卒把秋英且監在別處一座間房裡一日三次拷打且按下不題却
春芳姐兒在家候至四日井不見秋英回去心裡發悶親自來到城隍
前打听纔知秋英被判官監在府裡不能回家了春芳回來向趙鬼
說趙鬼拿春芳狀子徑投撫院門前去了不知趙鬼一去如何看下一回

新說中遊離世奇觀卷三

第十回

鳴師冤質公督憲堂

滿漢壇見得到撫院門前打听了一樁撫院並不出門又非放告的日期
無路可投只得把信包點着了一個一響時裡邊大人所响炮响霎時
齊堂門了大門声上喊道鳴冤人投進壇見不慌不忙生進前來只見堂
下威儀人役森列壇內坐著一位大人壇兒近前跪下奴民子初開向
一尊早有茶房捧去送在公案桌上大人從頭看了一遍問道你是何
姓的人石生緣何叫你替他告狀壇兒回道小人是襄陽府城裡人石生
係小人的師父他現在監中家中並無別人因此小人代師鳴冤方望大
人發慈悲院道你怎小上的年紀却敢這樣放刁魏大人在京都石生根
係小人的親友石生被狀或係別事你說係魏大之後發那是傷

公中... 第十一
道見回道。魏太監弄勢人所共曉。因吉慶魏太監的家人買去身師。而寫一張。上面有題得律詩。而句詩中有群奸草莽其字。他就說是孔道。的。他轉托李院。把身師拿到監裡考完時。還要離京。究處小人所供。俱是寔活。並無半句誣捏。撫院道。依你所供。是一派的胡說。着人給我推出門去。人役所說。遂把道見拉着向外就走。撫院猛然着見道見在日光之下走着。並無火焰的人影。便立刻叫道。快把他帶回來。道見所說。轉身回到堂前。從新復又跪下。撫院大怒道。從來陰鬼無影。本院坐的是朝廷法堂。你是那裡的山精水怪。白日青天。竟敢在此胡鬧。叫左右給我拉下去打。左右人役把道見扯翻在地。喝聲行杖。打下一板去。是一股白氣。打到三十。並無半声叫苦。及至放起。踉蹌曲踊。倍查精神。撫院大怒。叫声給我夾起來。人役所說。將道見放倒。把腿填在夾棍裡。直夾了有三個時辰。方纔

去。趙鬼神色依然如初。撫院道：「這分明是鬼無疑。」遂取出天師禁鬼符一道，貼在趙兒胸前。又用絨繩印一塊，繫在腰間。陰鬼原怕天師的法符，朝廷的印信，竟把趙兒一時的氣力都轉了。遂著人送入監中，分付禁卒，用心看守。却說趙兒在監中，坐到三更時分，揭去身上的符印，逃出監來。正要尋個去路，忽听得街上傳鐸响，人役喝道之聲，却是本省城隍出來巡街。嚇的趙兒躲藏在个更棚裡。城隍走的相近，叫声住轎，分付是卒道：「此處有什麼鬼，竟敢得怨氣冲天，給我搜來。」鬼卒過去一搜，就把趙兒帶到轎前，跪在地下。城隍問道：「你是何方的游魂，敢在這個去處作怪？」趙兒就把石生被害，并他代為鳴冤的情由，一一稟知。城隍道：「你所供這番意氣，却有可取。但你的年紀甚幼，小常在陰司裡飄上蕩下，何年是個出頭的日子。依本府看來，不如把你

第十回

還在一個富貴人家脫生去。這鬼問道：家太公垂憐小人，感恩不盡。小人有两个姐，現在襄陽業師。石生還在監中，小的轉生以後，就再不
得見向了。說罷痛哭。城隍又分付道：你也不必如此悲感。你那两个姐，
与石生係有夙緣，不久即成夫婦。刺你自己，何處归宿？魏賊一千奸人，不
久禍事將近臨頭，冤也不必你鳴。你姊妹師徒，日後重逢，有期无煩。过为
留恋，叫鬼卒把他送到杭州府錢塘縣程翰林家投胎托生去罢。鬼卒
得令，須有鬼鬼起陣陰風，一直去了。却說程翰林名謙，字梅，光是一个翰
林院侍講，曾兩度主考，做過一任奉院。因他母親年邁，告終終終老回
家，年紀不過五十歲，一妻一妾，夫人韓氏生得一子，名喚程忻，生來姿質
聰敏，念書念到十七八歲，總不明白。屢次必考，及落空網。程翰林在前，
不知道他兒子是个何等樣的孝向，及至回家，逐日盤問，方才知他不過

凡做一篇文字，功夫必須兩天。程翰林也懶於給他改抹，倒家柳氏身以
重姪。八月十三日夜間，時當分曉，柳氏夫人听说着人清下穩婆房中，
上灯，叫了頭媽，繫上在旁邊伺候。他也不住的時來，炷着鬼卒，領着
鬼兒的靈魂，早在門外等候。及至時辰將到，鬼卒把門上的簾子一掀，
鬼兒往裡看時，只見床上坐着一個少年婦人，聲上叫疼。旁邊一個穩婆，
相依靠住的，却是朱紅亮桶的好房子。纔到回頭，被那鬼卒一把推到床
上，呱的一声，早已投胎落草了。穩婆抱起來看，乃是一男，穩婆夫人不勝
歡喜，遂報喜于程翰林。程翰林也甚是欣幸，就起名叫做程燾。道見投生
之時，却未曾唱過迷魂湯，心裡極是清白的。但輕易不敢說活過了三朝，
滿月漸上的，添了些兒，濺却總不想家長到一兩歲，只公認人不能出格。
程翰林夫婦，認真是個啞子了，却也無從問他。一日程翰林與程炳在

房裡讀書家人來請吃午飯。這值程燁在書房院中頑耍，心中想道：「我這
 上年紀已過三十，連個孝还不能進，必定是文章不好。我找出來看看。」方
 妥，遂把外門關上，走到屋裡，上到椅子上，就書裡翻出三篇沒動筆的文章
 章來，看了一遍，不覺大笑道：「這等文字，死怪乎不能進孝，就磨了磨墨，漆
 筆膏了漆，大批人抹項刺之間，把三篇文章登時看完，末後題了『首七
 言律詩』以代『撰詩』其詩云：

批畫殊屈太支離，之外落落山園所宜。

書滿五車方為富，文成七步始稱奇。

中正不覺悲流涕，老歲無所后悔逢。

從此問津尚未晚，將來應有入殼時。

評完了，却把三篇文章仍舊放在書裡，下來椅子，開了門，就住院裡。

却說程翰林吃飯已完，領着程忻，仍來書房裡坐下。程忻見他的書，放的
不是原由去處，便舉盃來，掀扇一看，見三篇文章，俱經動了筆，心中詫異，
道：「這是何人敢來作踐？我就送與他父親一看。」程翰林觀其批評，恰當詩
句明白，但字畫不成個頭，心裡也甚是異樣，遂叫着門的來，問道：「我去吃
飯，有何人書房裡來看門的？」回道：「並無外人，只二相公進來，關上了門，頑
了一會，就開門出去。」院裡走了，程翰林心裡疑惑道：「沒的就是他不成？」
回到院內，叫過程燧來，道：「你哥上書房中的文章，是你給他看的麼？」
程燧只是搖頭。程翰林道：「夫人，你再仔細問他。」穆氏夫人下方百沐，嚇逼
不過，不覺開口，應道：「是孩兒偶然作詩，叫父親大人不必疑怪。」程翰林夫
婦二人見程燧口能說話，且通文理，心中又驚又喜。一日，程翰林考問程
燧，五經左史以及諸子百家詩書，左右根尋，穩盤話不佳。程翰林方知程

燴前世是個死書不濟死一不會的個成。幸遂向夫人稟氏說道：此子日後必能大振家聲，斷不可以庶子待他。稟氏夫人含道：這是不消你說的。就與程炳同在一个書房裡念書。這程炳是哥，反受兄弟程燴的教訓。漸漸夕磨一半年間，把程炳別揆得也明白了。遂與程燴同年入了邑廩。却說這程翰林家有一件傳家之寶，乃金如意兩支。前十年時，程夫人夜夢一女子，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進他屋裡，掣去金如意一枝。說道：程太太，我暫且借去一用。十年以後，定來奉還。天明看時，果然少了一枝。左找右尋，並死踪影沒去已久，也不提了。及至程燴受生以後，程夫人又在佛前求得籤，其占云：

玉釵成双非無緣。

如意一支暗引前。

宝物還家可坐待。

何妨借去已多年。

程夫人把這錢帖拿給程翰林看。程翰林道：「這鬼兒日後成人，或者給你這書此物也未可定。不提話，說這程煜進孝年止八歲，到十歲就補了廩，上二三歲就成了錢塘縣的一個大名士，事親至孝，待兄甚恭，日與程煜兄弟兩個奮志讀書。箇家中人提起師弟兩字來，他就流淚下說起姊妹兩字來，他便慟山。嗚咽父母向其緣故，總不肯說。程翰林料其事係前生以後夫婦二人從此也再不問他了。這鬼轉生暫且不提，但不知秋英受罪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勵堅節受盡百般苦

話說這鬼錢塘投生去後，次日撫憲正要提出來再問，忽見獄司走來稟道：「盜中拘禁的男鬼趙見，夜間去無踪影了。撫院驚訝道：「奇哉！怪哉！有這等鬼，代為鳴冤石生的官司，可見是屈了。遂辦文移會各院不提再說。」

秋英在肖判官衙內一日三次拷打甚難當却擊定主意再不依從一日肖判官上城隍衙門裡去了鬼卒們也偷出外邊頑去了正落得秋英自己在这屋裡心中暗惱不覓啼哭起來宅內有个小使數名喚旋風雨步到此見門是鎖着往裡一看有个少年女子拴在梁頭上在那裡哭哩心下發悶便跑到宅中一五一十俱對夫人說了夫人道我却不信旋風道太乙不信請親去看看是真是假便見明白夫人跟着旋風出了宅門走到那屋子前一看真是有个女子叫鬼卒給我把門開了鬼卒稟道門是判官封了去的私自開鎖判官知道了小的承當不起夫人罵道你這該死的奴才既怕老谷独不怕太乙嗎若不開時一定重打鬼卒無計奈何只得把門開了夫人進去又唱道把这女子給我放下來这鬼卒又不教不給他解下梁來夫人問道你這个女子因何鎖在此處寔說与我

秋英面帶道：「奴叫秋英替業師石生鳴冤。來到這裡，判爺不嫌奴醜，問罪。奴
招為二房，奴執意不肯，言語之間，觸怒判爺，把奴拘禁在此。如今已月餘
了，万望太上解救那夫人，把秋英細看了一看，誇道：「好個美貌女子，無怪
乎那個老貨，看中了你，但有了你，何以並我？這個勾當，斷是不准他做。
叫鬼卒偷送你出去罷。」秋英叩頭道：「謝過太上，是幸。領着秋英出房了，判
衙往東正走，不料與判官衙下裡正走了個對面，判官問鬼卒道：「你
領了這個女鬼上那裡去？」鬼卒回道：「小的怎敢領他出來？這是太上叫小
的領出他來的。」判官道：「胡說快給我速上領回去。」那鬼卒不敢違拗，把
秋英仍送到元由去處，拴在梁上。判官叫過這個鬼卒來，責他不小心，
着守，打了他二十個板子，方才退入內宅。夫人一見，便發怒道：「你做的
好，事！官判官道：「我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夫人道：「你強逼良家女子為妾，該當

何罪我一定上城隍殿前去出首。判官道：「妻妾之說人倫，所有你既不容他，我放他走就是。何必這等發狠？」兩個嚷鬧不住。判官見他夫人直是不准，又別處找了一座閑房，隔衙門遠處的，把秋英鎖在裡面。他一日三次親去看，有叫鬼卒拷打，有般刑罰，俱各受過。秋英搃不肯半句，承省判官見他志節堅確，從此也漸上的鬆放他了。秋英到這田地，甚為難受，遂作詩一首以自傷云：

深閨弱女苦形單。

漫露花容惹禍端。

胸矢十年不字志。

痛嗟狂奴骨相干。

空房鎖禁步難轉。

終夜哭哀叫眼乾。

形体摧殘半虧損。

負仇終酒得鳴官。

說春芳在家時候，他見九日不見回來，秋英亦渺无音信。又親往

外邊打听才知道秋英還在那裏受罪。鬼已被城隍死往別處。脫生去了。剩得自己落口。甚難為情。又念石生在監。近已不知怎樣。此心一牽。就往黃州獄中去了。却說石生在監。裡正當半夜中間。開一個文手。啼哭而來。走至面前。却是春芳。石生道路遙遠。又勞你來看我。春芳道。先生。在監。女徒何時放。或置念。石生問道。秋英。鬼為何不同你來。死春芳答道。鬼見往巡撫。台下告狀。被那處城隍。看見。發往錢塘縣。脫生去了。秋英。往城隍。台下告狀。被那判官。拉去。強逼為妾。他執意不從。一日三次。拷打。現今在那裏受罪。哩。石生所說。哭道。為我一個。倒連累你眾人。不春芳道。這原是教該如此。也不滿怨。先生。遂取出。一個布包來。交給石生。說道。先生的良子。使的將完了。這又是良手。一十五兩。先生。隨便使用罷。我。這是一。還不知。兒時。再來看你哩。遂起身。嗚咽而去。到了次日。禁在。身。

石生手中又有了一包良子，驚異道：「石相公進監時，腰裡並無分文，忽有這良子二十多兩，並未見人送來，今又有良子一包，也沒見是誰來送。莫非有鬼神暗中佑助他不成？」因留心照料。石生祭是茶飯，是飯晚間並不拘禁他，不送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為來早與來遲

却說石生在監裡坐着，忽听得外邊有人傳說：「今日官吏人等俱出外接那去了，心中疑道：『是接的何語？』」晚上禁卒進得監來，拜石生道：「今日接的不是夏浩，却是喜姑。石生問道：『有何喜話？』」禁卒道：「天做皇帝，晏駕崇禎皇帝，登基不日，就有大赦。石相公的官司一定是開釋的了。石生道：『這恐未必甚穩。』」禁卒不題。却說崇禎皇帝未登基時，就派魏忠賢到得登基次日，就把魏忠賢手了，勅沒其家，翻出一本賬來，載的俱是些官員或係

他的門生或係他的乾兒文武共有三三百人崇禎皇帝大怒一概削去
其戕就有太常卿馬克昌胡廣孝院轄唱西安府知府范承顏陝西率院
姪壽南一千人在內又下了一道旨意凡被魏賊陷害拘禁在獄者無論
罪之大小悉行赦宥旨意已到黃州府知府把石生立時放出用好言安
慰令其回家石生回到羅田祭掃了坟墓仍往襄陽而來一路上晚行早
宿听得人相傳說魏太監死后從新又正了法了姪壽南胡唱馬克昌范
承顏等俱流徙出去了羅田果知果錢為黨長安果知果金日華俱各賤
家為民石生心中暗道天道好無往不復所以今日有此現報行不几
程就到襄陽府了進的城時天色已晚先到胡員外家要了鑰匙好去開
門胡員外一見甚喜說道聞兄無辜獲罪今得脫出可喜可賀石生答道
晚生多蒙老先生的福力是以終獲倖免又說了几句閑話挈着鑰匙開

了外門進了書房已是點燈時候見春芳站在那裡愁眉不展石生問
他見韓生無家說了他莫為何至今还未回家春芳答道他還在那裡
禪受罪哩不知几時才得脫網石生怒道他既為我受苦我定替他爭
石生吃了晚飯向春芳道這个劣判殊干天倫我定上城隍台下去告
一狀遂提筆寫一呈道

具呈黃州府羅山縣廩生石茂蘭為通良為妾乞 天寃治以正法
起事切始生身惟刑獄無由控白有女徒秋英代生鳴冤台下不
劣判蕭 顏色為念拉至衙中強迫為妾秋英不允逐日拷打性
命難保天係何在為此上呈

石生把呈子寫完就睡去了到了次日早晨起的身來正是飯時適值
小兒秋英從門來良玉與來六望盤桓了片刻又回看了一卷天

晚只得明早去呈了。誰知石生要代秋英出氣一事。那府判官在衙裏
已曉得。一日也无言。到得起更時分。叫鬼卒把秋英領到本衙。解去繩鎖。
妾慰道。你這個女子。志同金石。節操冰霜。甚是可敬。但我抬你為妾。亦係
好意。你既執意不肯。我也斷不相強。你回去多拜上石司馬大人。並能
包荒此項小事。不必懷恨在心。放你去罷。秋英幸得脫身。出離了判衙。就
直投太平巷來了。石生與春芳在家。点上燈。坐着。正說秋英那裡受罪。彼
此傷嘆。忽听得外邊角門响了一聲。春芳抬頭向外一看。不勝驚喜。道。秋
英姐上。幸得回家了。秋英道。妹上。我几乎死在那裡。春芳道。石先生已回
家兩天了。秋英進得屋中。見了石生。不齊放声大哭。石生與春芳兩個極
力相勸。方才住声。就把他府前告狀被官判官拉去的事。詳細說了一番。
石生恨道。今晚若非放你回來。我斷不與他罢手。秋英又道。方才我回來

時肖判官分付的呼話我都曉的只多拜上石司馬這一句我就不
了。你是一個秀才他如何叫做你司馬。敲問先生這是怎說石生答道這
是個家常稱呼別無說處石生心中暗忖道難道我后日官至司馬不成
從此仙徒們三個情意倍加篤石生讀書愈有與致了但道見投生于
他處他三個人提起來彼此未免有些扭挽但不知秋英春芳二女后来
畢竟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度靈魂歷遍萬重山

却說翠容小姐在成都府觀音堂內逐日向佛前焚香拜禮已經三年就
感動了一位羅漢托夢給他說道石家娘子你的陰期已滿石生的魔障
將消洒得我去煮化一番好叫你合家完聚翠容醒來却是一夢這位羅
漢就變成一個行腳僧的模樣往襄陽府來家

裝裝披身市上行。

木魚手敲逐聞聲。

磕頭連把弥陀念。

惟化善緣早結成。

這箇和尚山逐在襄陽四關廟裡。化些往來的行客，坐家的鋪戶。一日石生偶到城外，見這個和尚化緣，他上了百文錢的布施。那和尚把石生上下一看，問道：相公貴姓？石生答道：姓石。和尚又問道：尊府住在何處？石生答道：住在城裡。和尚道：我有你滿臉的陰氣，定有陰鬼纏身。石生答道：沒有。和尚道：現有兩個女鬼已与你同居三年，如何瞞得過我？石生道：雖然相伴，却無害于我。和尚道：害是无害，終非人身。唯成夫婦，待老僧替你度脫一番，試看如何？就當下画了一道符，上寫兩句咒語。

聞得哭聲到。

便是逐陽時。

和尚遂把這符遞與石生，說道：你回去，把這符收好，不可斗人看。見到得。

這月十五日一早把這道符貼在你外門上有哭妹子的過你門前則此符大有效矣。石生接過符來謝了和內回到家中並不对秋英春芳說知這且按下不提却說蔡盜生的妹子年已十九他母親給他擇配大門小戶。總說不安忽得了一個暴病而亡出殯的日期正趕到這月十五一定誤石生書房門口經過到了那一天這石生黎明起來把靈符就貼在外門以上這正是

妙藥点鉄成金手。

能使死屍為活人。

却說蔡家這一日出殯正抬着棺材到了石生書房門首蔡敬符哭了。哭妹子那棺材忽然落在平地這石生書房裡的秋英急忙跑出門來一頭鑽入棺材裡去了。人人驚駭來省的立時就有二三百人只听得棺槨聲。這道符道。這長桐什處去處問你個人作速放我出去。誰敢不放。

活丁，打開着口，也是無妨的。蔡監生攔阻不住，抬去了棺罩，打開材蓋，只見蔡監生的妹子突然起來，坐着蔡監生向前問道：「妹子，你好不？他妹子說道：『我不是你妹子，我並沒有個哥。』你是何人，冒來認我？說完就跳出棺來，直向石生書房裡去了。蔡監生正要拉住，倒被他罵了几句，說道：『我只認得石生，你為我何親？何故竟敢大胆強來，想拉蔡監生見不認他，也死奈何，只得叫人把空棺抬到別處，自往家裏告訴他母親去了。』石生知道是蔡監生的妹子，不好出來，直看偷眼一觀，真是一位絕色的佳人，眉眼身材，无一处不與秋英一般。這個女子，連忘叫道：『石先生那裡去了？』石生却再不好出來，說話終間，蔡監生的母親走來，相認女子，道：『我母親去世早了，止有一個表妹子，在此與我作伴，同跟着石先生念書。你是誰家的老媽，強來給我做娘？東院裡胡太太，纔是我的娘哩。』蔡監生母親知

是借屍還魂，確以強認了，大哭一場，轉身回去。胡員外聽說，叫他夫人過來，把這女子接到家中，認為義女。與蔡監生商議，各備粧奩一付，送過來。與石茂蘭擇吉拜堂成親。那洞房中，夫妻恩愛，也不必細說。却說石生與秋英成親以後，每日晚間，再也不見春芳的形迹了。忽一夜間，石生夫婦二人，忽听得窗外有人說道：

本是同林鳥。

遷喬獨早鳴。

羨爾長比翼。

何新呼群聲。

說罷，繼之以哭。秋英道：「這是春芳妹子，嗚呼！我哩，相公何不再求那位老僧，也度脫他一番。」石生道：「我明日就去，但不知這個和尚走了沒走。」到了次日，石生出城一看，那個和尚還在那裡化緣哩。石生向前致謝道：「多蒙法師的法力，秋英已借屍還魂，轉成人身了。」和尚問道：「你今又來做什麼？」

石生答道：「還有春芳未轉，人身再求老禪師度脫，則不和尚道度脫，又有自是好事，但湊合難以尽巧。這只要看他的造化何如。你回去打整一座靜屋，裡外俱要糊的，爇密。明日晚上在家中候我罷。」石生回家與秋英說了，遂打掃一座淨屋，糊得炭絲合縫。到了次日，掌灯以後，那个比綠的和尚果然到了，向石生道：「我進屋裡去，外邊把門給我鎖了。住七日七夜，我裡邊叫開門時，方准你來開。我若不叫，斷不可私自開門。」石生悉依其言，等的到了第七日，天將黑時，並無半點動靜。秋英道：「这个和尚未必不是道了，你何不偷去看？」石生走到窗前，用舌尖舐破了一箇小孔，向裡一張，只見那和尚兩眼緊閉，盤膝打坐，就像個死人一般。石生恐怕驚醒了，他當時把小孔糊煞，回來向秋英道：「走是沒走，還無音信哩。」又住了半頓飯時，忽見從外走來一個女子，身材細長，頭脚炭漆，容色與春芳相似。止

好有十七八歲慌忙跑到屋裡一頭倒在床上似死非死似睡非睡的
秋英解在一旁站着外邊和尚連聲叫道快來開門石生出
去把門開上和尚下的床來說道跑煞我跑煞我上為你這一位室人經
過了千山萬水方才做的這般事當我還得同你到屋裡看去石生就
領着這個和尚走到屋裡只見春芳從那屋角裡鑽出這和尚退去一担
袱到床前往那女子身上一推就不見春芳的踪影了那女子口中叫道
姐上我好怕疼睜開眼着着秋英道我沒上那裡去我身上之困就像走
了幾千里路的一般秋英道妹上你歇息兩天便精神了這外邊的和尚
逐立時執意要走石生極力相留直留不住說道異日空高此遠你我定
有相逢之期莫不能在此久留送出門來並不知向那裡去了石生連轉
房中一看這女子畢竟就是春芳分毫不差胡員外遂又叫他去人

來把這女子領去收為義女，治辦粧奩，擇了吉期，以便過門。却說到了
門之時，蔡盈生的母親，對門朱夫人，俱來送飯。朱夫人一見新人，便異
樣道：「這分明是王小姐，如何來到這裡？」心下游疑，也不敢認，只是客散
之後，春芳與石生成為夫婦，三人共作詩一首云：

淑女歷來稱好逑，

懷春何必分明幽。

絲羅共結由天定，

琴瑟永諧豈是人謀。

荒州家前趾已掩，

共芳堂內魂猶留。

赤繩繫足割難斷，

聊借別鴛樂同初。

却說石生既有了室家，又得胡員外的幫助，心中甚是寬舒，留心討朱葉
文的指教，到了八月秋闈，就與朱良玉、蔡敬符三個同伴赴省應試。及至
揭曉，石茂蘭中了解元，朱璘中了第十一名，奉人蔡寅中了副榜，到得表

春會試朱璘不第先回自茂蘭中了第八名進士在京中多住了月餘有
廣東一位新進士姓王名曰灼字其華聞石生將回襄陽找來與石生搭
伴說道襄陽府有弟的一位年伯欲去探望，主要與年兄同船不知肯
相容否石生答道如此正妙但不知貴年伯是那一家王其華答道是本
平谷內胡涵齋石生道那是家岳王進士道這樣說來更加親熱了兩個
合船來到襄陽石生回家王進士直往胡宅去了。一日石生請王進士赴
席約胡員外恭敬符朱良王奉陪恭當先回胡宅與王進士說話好以便
合長說起秋英還魂一事王進士道世間竟有這樣奇事剛纔說完石生
加意聽有人來請胡員外道老夫有事不能奉陪敬符兄陪了王世兄過
去罷蔡實陪著王進士到得石生家朱良王早已過來相候王進士原與
朱良王係結拜的兄弟相見已畢彼此叙了些家常坐著正說話時適有

生厨下缺少家伙春芳向隣家去借王進士有見春芳隨后跟出門來連地一眼春芳紅了臉急三步走到隣家去了借了几件家伙走出門時王進士還在街上站着看哩一眼觀定春芳直着的他走入院裡去方纔回頭春芳到了家裡放下家伙向石生道你請的这个同年却不是個好人方才我去借家伙他不住的左一眼右一眼看了我個勾數他是胡娘家的年值究非親姊熱妹如何这般不分男女石生道既是年值就不相拘你莫要怪他石生出來正要讓坐王進士道年兄不必過急弟還有幾句要緊話相懇石生道年兄有何見教王進士道年兄你既係胡年伯家的姪姪孫我就不帶即舅方才出來的這位年嫂是胡年伯從小養成的還是外边走來的石生答道却是從外边走來的王進士道既是這樣一定要請出來作揖仔細看上一以釋弟惑石生道就是兩個俱看上一何妨石

生與蔡寅陪着王進士走到院中石生叫道你兩個俱出來王年兄請作揖秋英整身而出與王進士見禮讓坐蔡寅指着秋英向王進士道這就是舍妹借屍還魂在此左右叫春芳再不肯出來秋英進入裡間勉強推出方纔與王進士見禮見過禮仍轉入裡間去了王進士仔細看了一番不覺泣下石生道這是何王進士道年兄有所不知前歲三四月間舍妹促也屍首被風撮去並沒處找尋方纔門口首見這位年嫂還不敢認得十分真切今對面一省的舍妹無疑了但不知是何時來到這裡石生答道就是年前四月間走來的王進士哭道這分明也是借屍還魂了如何還肯認我秋英道王家哥上不必悲痛你看我待家象哥上如何就叫他也跟我一樣罷了秋英叫春芳出來仍拜王進士為兄方纔太夫人到了前所坐席上終而散朱夫人見是王小姐借屍還魂仍舊如舊

不時的來接去。這王進士在胡員外家住了月餘。臨起身回家時。又到石生家裡來。看春芳說道。妹子路途遙遠。委實不便接你。但願妹丈選到廣州左近。姊妹見面。庶可不难。春芳道。這哥哥是望的好意。只恐妹丈未必有這樣造化。王進士又與石生朱良王恭敬行禮。極了一大次日。就起身往廣東走了。從此石茂蘭胡昌外朱良王恭敬符四對人家俱成親戚。你往我來。逐日不斷。但不知房翠容小姐與石生後來如何見面。再在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觀音寺夫妻重聚

話說石生自焚身之後。一年。旋取就放了南陽府。的明。所。三年。俸滿。轉。陪。了四川成都府。的知府。到任。兩月。秋。政。春芳。二位夫人。因路上。受了。些。險。阻。許下。在。觀音堂。還願。先。差。衙役。來。對。廟中。老尼。說。知。那。老尼。就。打。掃。了。廟。中。的。香。案。等。物。第。十。三。回。

殿宇預備下茶菓分付秋容道聞說這兩位太乙但係妙年我年邁耳聾
應恐更不利便一會來時我只在神前伺候一切知應俱托付給你罷秋
容道這住不多時然後進來說道太乙的轎已出山門口了師付們速出
去迎接上上翠容所請整容而出兩位夫人已經下轎翠容向前道小
尼失誤遠迎太乙見諒秋容道俺特來還愿還要仗托師付的法力
如何怕你翠容陪著兩位太乙先到了佛前拜過然後到觀音殿內上了
香爐發了籤牒老尼誦平安經一卷兩位太乙少纏頭起來向老尼謝
道有勞師付祝贊老尼答道太乙到此理應伺候但老尼年邁耳況叫小
徒陪太乙禮堂裡吃茶罷翠容陪兩位太乙到了禪堂裡坐下把茶菓獻
上自己却在下面站着相陪秋容心中打量暗忖道有這個尼姑奉勸有
些官樣大方分明是個官家的氣象如何落在庵中因問道師付貴姓名

何了翠容道這虛度三十歲了秋英大七又問道你是從小出家的還是
半路裡修行的翠容答道是半路拔來的秋英又問道你係何處人爲什
麼來到這裡翠容道說起來長恐二位太七厭听秋英道這却死妨你
說俾才明白哩翠容道小尼是黃州府羅田縣人氏秋英又問道你曾有
丈夫嗎翠容道有秋英道姓甚名誰是什麼人家翠容道拙夫姓石名
茂蘭是个廩生公七石峻峯橋的榜出身做過長安縣知縣后陞廣西柳
州府的知府秋英大七便道這身家來你真真是个官家的娘子了秋英失
敬就讓他在旁邊裡坐下秋英道秋英道石茂蘭三字心中說異而眼不
住的看秋英似戲秋英只当不梯又問道你為何一個女流就來到這裡
翠容答道公婆不幸早逝後被別人陷害因公七在長安居官時有河一
道失壞桃修文提石即變產修河一去二年並無音信後有長安縣的關

移說石即已經病故了對門有個王詮要娶小尼為妾暗地着人把小尼的母親治死小尼欲報母仇因假為應永幸有觀音老母賜給神藥一包名為借命丹及至到了他家把這藥向那人向上洒去那人就立時死了小尼那時正要逃走忽被一陣狂風刮到這裡因此修行不能回家已數年了這正是

訴尽從前艰苦事

漸啟後來亨通緣

釋英太乙道你丈夫姓石我家老谷也姓石你是黃州羅田縣人我家老谷籍居襄陽原籍也是黃州羅田縣人你丈夫既然是個秀才說起來我家老爺未必不認的他回去向我家老谷說知如有人上羅田縣去叫他把你丈夫或存或沒再打听个的確設法送你回籍如何翠容謝道多蒙二位大人垂憐兩位夫人各送了二兩銀子的香資翠容送上山門上橋

而去兩位夫人回到內宅秋英向春芳道今日在廟中見的这个尼姑是翠容如也無疑了春芳道若不是他如何知得这般清楚晚間石生尋房問道你兩個還遇領了秋英答道領是還遇了俺却見了一樁異事石生問道什麼異事秋英道今日廟中見了一个連毛的尼姑年紀不過三十問其來歷他丈夫的姓名籍貫却與相公一般你說前妻翠容如不知死在何處抑今日看來還是活在這哩何不速去接來以苟完聚石生沉吟道接是不難恐未必的確尤不可造次下官我到黃堂屬下有多少官員城中有多少紳衿突然認一尼姑為妻恐惹人耻笑秋英答道相公差矣夫婦一倫本諸性天遊小嫌而忘大倫何以為人公祖統馭万民不認斷使不的你若具信不真明日權當齋僧親去一看如果然不錯就接來罷了石生依允到了次日石生率領人役往觀音堂內齋僧進的廟來

先恭拜了佛像，驚異道：「這尊佛像，好與襄陽化緣的老僧相似。」轉入后殿，行礼已畢，走到公案前坐下，把廟中幾個尼姑叫出來，從頭点名。点到翠容跟前，石生一首，果然是他前妻房翠容。翠容一見石生，明認的是他的丈夫，却不敢相認。石生問道：「夜日太七回宅，說有一個出家的尼姑，係黃州府羅田縣人，就是你嗎？」翠容答道：「正是小尼。」石生道：「現今有本府的一個親戚姓吳，他是羅田縣城裡人，不久他的家眷回家，本府接你到我衙中，叫他攜帶你同船回去，你意下如何？」翠容謝道：「多蒙太老翁的恩典，石生齋僧已過，回到宅中，對秋英、春芳說道：「果然曾是我前妻房翠容。」我已許下，明日去接他。」秋英道：「如此，總是石生道，但恐來到有些不妥，叫下官却作難了。」秋英道：「天下原有定札，妾雖無知，頗曉得个尊卑上下。接來時，自能使彼此相安。」相公無容多慮。聞言，提過到了次日，石生適值撫台提議，

去秋英便着人役打着全付執事抬着四人大轎，差了两个管家，捧着接翠容太太。他与春芳姊妹二人却在宅内，整容相候。及至接回来，轎到宅門，翠容方纔下轎，秋英春芳两个向前，攙走几步，伏身直道：「賤妾秋英春芳迎接太太。」翠容迎忙上前，兩手拉住，說道：「奴乃出家賊尼，石郎还未知肯相認否？」二位太太如何這等恭敬。秋英道：「妾等也與老爺說明，那有不認之理。但老爺適值進省，妾等先把太太接進宅來，俟老爺回署，好合家完聚。」就把翠容讓到中堂，延之上座，地下鋪上毡條。秋英春芳两个轉下，並肩而立，讓道太太請上，受妾等一拜。房裏來回禮道：「奴家也有一拜。」彼此拜禮已畢，翠容向秋英春芳道：「奴家若非二位妹子引進，何由得見天日。嗣后只以姊妹相稱，切莫拘嫡庶形迹，使我心下不安。」秋英道：「尊卑自有定分，何敢差越。」三個從此彼此相敬相愛，轉眼間不尙數日了。石生

自省回署進得后宅秋英迎著說道房氏太太已經接來數日子老爺進
來相認罷石生見了翠容抱頭大哭秋英春芳在傍亦為落淚翠容向石
生道你為何悄悄叫我收淚石生道誰是假的翠容又道長安果的來文
說你已經死了石生道文也是旁人做的石生問翠容道怎麼你能來到
這裡翠容把定前情由自始至終說給石生听了石生也把秋英春芳配
對的情由也說給他听翠容道我只說這兩位妹子是你為娶的却不料
世間竟有這許多奇巧的姻緣石生向翠容道你為甚受今折磨他两个的灵
魂身我與他兩世相惜一也大小之分前是夫人所命與翠容說道妾雖
是下人然也豈得高而復合再願是妾願從家中一切大小事務俱叫他兩
个執掌他提以姊妹相與請付大小小姐庶石生道夫人既能這樣可
下官定請三付冠帶封贈尔等翠容又向石生道妾在患難之時曾蒙

維也化利得此妙又多承老尼始埋曾許下團圓后重修廟宇酬謝師恩
望相公先與素去恭拜一番不知誰否石生應允着衙役先去向山中老
尼說知衙役回來直道觀音寺只刺得一座中庭兩邊廊房前面的佛展
后面的禪堂俱成空地連老尼也走去杳無踪影了眾客方知這老尼就
是菩薩變成的佛展禪堂俱是菩薩布置的虛景遂叫人重修廟宇不題
石生一日在街中無事與三位夫人坐着閑談庭前有老槐一株石生以
此為題叫三位夫人聯句作詩一首石生先吟道

翅憶當年徒奔波蘭

古槐影下嘆婆娑翠

幼枝雖被春光早英

柔條還沾雨露多芳

綠作夏雲葉茂容蘭

黃應秋日氣沖和翠

勢成連理有緣定英

何必誦詩慕伐柯芳

又一日，石生登峨眉，到了山上，往下一看，形勢崇高，如在半虛空中。又向四下裡一望，但見層巒疊嶂，延八有餘里。石生一時興發，遂拈毫寫詩一首道：

縣崖萬丈梯難升。

峭壁轉迴河攀藤。

一帶連岡形嶮巖。

兩峰對峙不塞崩。

白龍日繞池中躍。

夜晚遙望放錦燈。

四蜀因多叢蘭苑。

此較劍閣尤峻嶒。

題詩已完，往前走到一座古剎前，名叫華林禪院。意欲進去一看，和尚所說打掃了一座乾淨禪室，把石生迎到裡邊去。經過大殿山頭旁，有一個八角門，忽聞一陣異香，從中吹出。石生到禪室裡坐定，問和尚道：你前日所說這鎖的房子，感着什麼東西氣味如此馨香？和尚道：元其東面有一

一座禪堂柱傳有餘年前有一位老師住坐化到裡面五不並未弄壞
禪堂門俱是他親自叫人鎖的說下不准人開這些年來也沒人敢動又
相傳這位師付已經成佛曾與觀音老母虛設法象點化愚人的下四句
禪語並無人所得石生道取來我看和尚從櫃中取出一个紅系拈來道
與石生拆開一看上寫道

以我非真我 見我便是我 煩我曾留我 過我豈負我

石生暗想着這莫不是襄陽化緣的老僧嗎斗和尚開了角門進裡一看
見禪堂門上貼着一道封皮上寫着門待有緣開五個字揭去封皮開了
房門當門一張大牀牀上有一位坐化的老僧連身及是塵土背後貼着
一紙條寫着道坐化人即是化緣人叫人掃去土塵仔細一看就是那
老僧面貌如住石生拜道此乃羅漢點化我也下了山來就命人
中遊 第十三回

……把坐化的老僧，被拘去金身，送在裡西，焚香供養，……
……不知危地轉生，還能相見否？再着下回分解。



幻中遊醒世奇現卷之四

第十四回 藩司衙門徒再談心

話說石生在成都做知府三年，轉陞了四川按察使道，三載，屢有奇績，轉陞了浙江的布政使，是時趙兒已轉生十三歲了。石生到任，簿書之暇，紅箋取錢塘吳首卷，就是程燁。石生喜其為伴，佳賞賜的甚厚。一日，程燁來謝藩台，石生聞其年幼，有些羨慕，請到內室，方裡相會。程燁進得書房，向石生行礼已畢，石生讓他坐下，着人獻茶。石生上下打量，竟然是趙兒的模樣，開口問道：「吳首卷，你何程燁？」答道：「生員素度十三歲了。」石生又問道：「入泮幾年？」程燁答道：「僥倖五載了。」石生又問道：「吳首卷，你何程燁？」答道：「生員素度十三歲了。」石生又問道：「入泮幾年？」程燁答道：「僥倖五載了。」石生又問道：「吳首卷，你何程燁？」答道：「生員素度十三歲了。」石生又問道：「入泮幾年？」程燁答道：「僥倖五載了。」

先生果是何人程燁答道生員幸承厚訓並未曾授師石生所其言談又
是真像爐火的声口心中愈發驚異程燁細看石生依然是昔日的光景
但身係轉生能以遠設程燁因說道生員年幼無知陡胆冒清教問大人
籍貫何處石生答道本司原籍黃州寄居襄陽程燁又問道住在襄陽那
條街上石生道住在太平巷內程燁又問道太平巷有個胡員外大人可
認得他嗎石生答道此人是本司的岳父曾契你如何知得這般清楚
燁道清教員外與家君曾在京中同寓是以知其端倪隨即又問道胡員
外有閑宅一處裡面住着一位石先生大人可曾見過嗎石生見程燁自
行道着自己便答道此人本司却合他甚熟就轉問道我聞他有個徒弟
名喚趙現後來轉生錢塘不知歸落誰家了說到此處程燁便不得不
道這人姓甚名誰石生道你莫非就是趙現所轉生

取時生今日幸得再見先生但不知二位姐上還在彼處否石生答道
兩個已轉成人身與本司結成夫婦了程燿道門生雖係轉世兩位夫人
言欲還求一見不知肯相容否石生道那有不容之理但須本司先為
辦以便請你進去石生說罷轉入內宅春芳便問道所說老谷外边會家
不知公的何客石生答道下官親風取中了錢塘的一個廩生年紀才十
三歲今日特來謝我下官仔細盤問方知他就是道兒所轉問到你姊妹
二人他還要來見一面不知該怎樣秋英說道既是這般就請進來
一會才是石生便着家人把程燿請入內宅秋英春芳兩位夫人早在第
下相候三個見面彼此落泪春芳道兄弟你轉生幾年就長的恁模樣
秋英道弟已係轉世為人不料與二位姐上尚能相會一面秋英道

幾數該如此你。我焉能作主。秋英春芳。領着程燁。並表見了。翠容夫人。程燁就要告辭。石生道。今日這樣奇逢。那有遠去之理。就在內宅裡設酒。待程燁。石生作詩一首。相誇道。

聚首一堂尚可提。

校書灯下傲青鬚。

形骸雖變元神在。

素素依然一水雞。

和燁也作詩一首。相和道。

天形下覆如張弓。

世事百年一夢中。

飛李公門猶在列。

前緣帝敕付東風。

腐終以後。素芳向石生道。昔年道。見上李。曾以金如意為贖。若谷。今見他的。罷石生道。正欲還他。秋英道。我收着哩。立時取出。友與程燁。這是你程家傳世之寶。你前世上李時。死以為贖。與程燁。與程燁。

出許下十年以後定去還他今日帶去務要交人清楚說完程燁拜謝石
生而始到了家中程翰林与夫人問道你為何在衙門裡就住了一天程
燁答道石大人見孩兒年較甚是喜歡設席款帶所以未能早回三位太
太俱准我見孩兒臨來時三太太給了一件宝物叫我回家交給母親夫
人道是何宝物程燁從袖中取出一個紙包遞与夫人啟開一看却是金
如意一枝夫人大喜道奇怪上上這金如意是咱家傳世之宝十數年前
夢一女子借去左在我尋並无踪影生得之後到得一日說此物不久還
家今日果然原物還來但不知這枝如意如何來到石太太手中我將來
一定要問个明白這且不提却說石生得了禮物這個門生雖係新交突
情故人不時的請到衙門裡來叙談是時正当暮小天氣清朗人烟和煦
程燁道聞得天台山雁蕩係貴省的名山同矣矣一遊何如程燁

春道大人臨肯仙駕門生理應表陪石生于是揀了
徑往天台山去上的山來一看真正是奇峰插天長溪
別山大不相同石生道勝地不可空遊你我湏各人賦詩一首以誌登覽
石生蒸口咏一詩道

興淡遺踪不復留。

石梁勝景猶堪遊

飛峯壁立可迴雁。

激湍奔騰似龍湫

垂頂龍從勝並耳。

玉霄藹秀踰牛頭

桃花洞遠無人到。

誤入至今傳阮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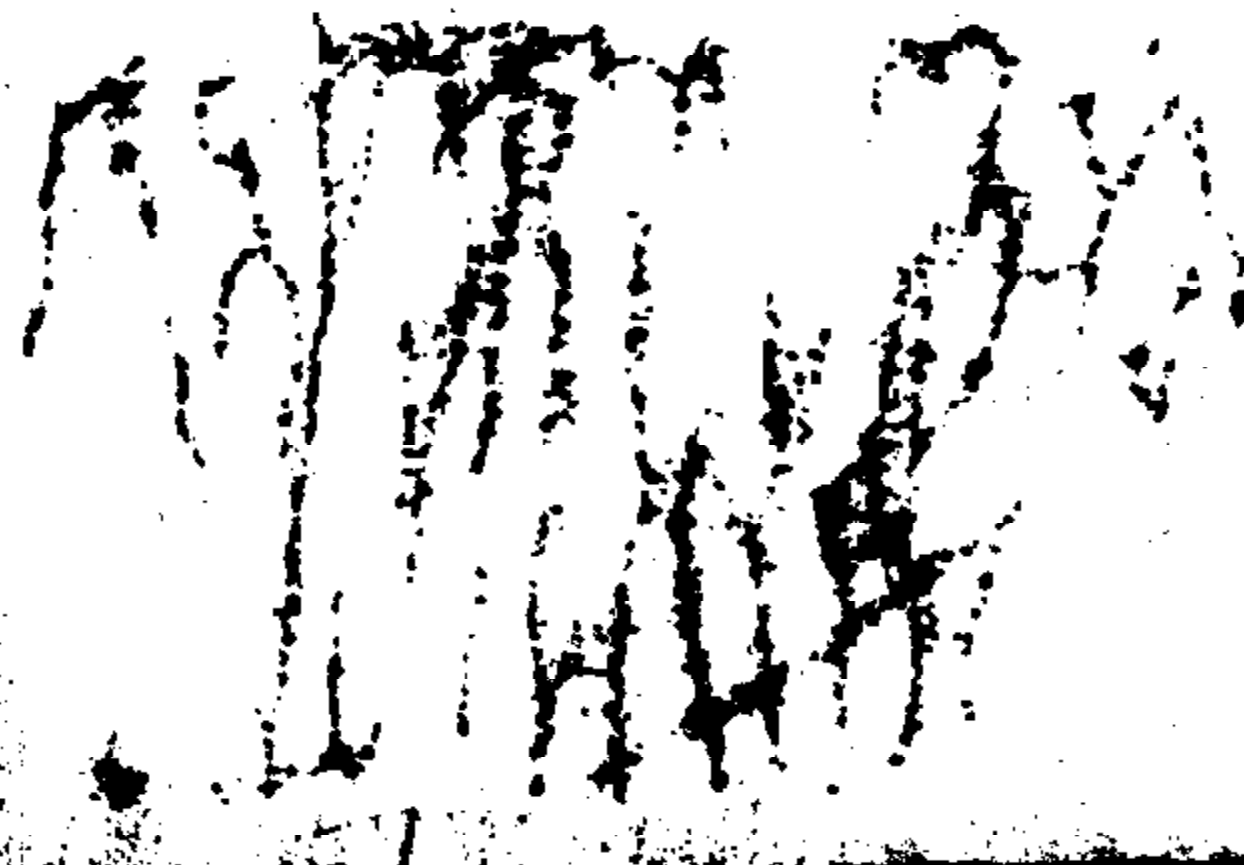
送輝以口咏一詩道

巖華深曠至今留。

駭客梯高時一遊

手以參差堪宿雁。

迴樓層轉鎮靈湫



碧林幽處巖人耳

瑤州縹緲清猿頭

寒拾三仙足帶到

一方蒙佑免虔劉

吟味已畢石生誇道袁契此詩可謂莫年之作倍勝老成程燦蒼道門生在大人面前不揣固陋何異雷門擊鼓山上一座古廟名為天台神觀觀內有道士所說籙台大人上山觀內有整的甚是乾淨就請到裡面醮茶石生說道此山佳景甚多一時難以遍覽不知別處還有古蹟嗎道士道小觀東南半許有太白金星的行宮廟門前有石碑一統上面有長就的律詩一首風吹日晒多少年來字畫穩不磨滅這却是此處的一景大人請屈駕一覽石生所說遂同程燦跟定道士出了觀門直上東面而去走不多時到了廟前見山門上掛着太白金星行宮六個大字的一

仙遊

亮石生回前讀其詩道

時運亨通不厭遲

兩陰相助走為奇

天台雖異賢孝坊。

須憶當年相面時

石生念完了詩句恍然大悟纔知道曹半仙是太白金星變成的並非他人。遂進到市上禮拜了遊玩一會石生遂下了山回入街中向三位夫人說知此事秋英說道太白金星既這樣的變化老翁老翁不可不仰答神麻。遂立時把府宇蓋的煥然一新。這且不題再說程燁那日同石生上了天台回到家中把石生上山的事情一一告訴他父親程翰林。說道石生人乃當代文人一生却有些異事。韓氏夫人遂接口道。咱的金如素幾年不見忽然還家却道說不是一樁異事嗎。恨我不能親見石太。上以不詳細終叫我心神發悶。程翰林道這也不難。想見既是石大人的門下。

與石夫人即係通家兄弟般就彼此來往也是死妨的明日下三個請三位太太過來赴席你當面問他便見分曉次日程夫人果下做來請秋英稟知石生石生道門生家不同別人去也無妨到了那日程夫人又着人速請了三次這三位太太盛飾儀容午間乘轎過去到得程宅叫轎總落轎時程夫人早出二門來迎三位太太走入內宅程夫人着這三位太太真真是個七俊如天仙又仔細切春芳太太端粗却與當年夢中所見的女子一般又與程燁的神情相若心下更加疑悶讓入中堂相見叙禮讓坐獻茶已畢說話之間程夫人漸言及金如意一事秋英太太說道今日蒙程太太喜愛正談彼此談笑從前已過之事莫須深究程夫人轉問春芳春芳總是笑而不言席終以後程夫人把翠容太太讓到別處再三的根問翠容太太方把秋英春芳借屍還魂並尅兒投生錢塘的事

一一說了一番程夫人纔知道程燾與秋英春芳原係前世姊妹合石大
人原係師生平日提起師徒姊妹四字程燾不勝愴感正是為的這個緣
故自此以後程夫人與石大人家三位太太彼此往來不絕但不知石生
在浙江後來做官如何再在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狼虎店義僕救主

話說石生做浙江布政使值代理按察事務滁州地方有一座老山山上
多洞中聚集有兩三千人欲謀不軌地方官秘上報知巡撫巡撫與石
生商議石生道事係風聞未見確據不可冒為題奏亦不可輕行勦沒必
須打所個真實方可想札行事巡撫道就煩貴司前去私訪一番回來再
作評較石生依允回衙只得換上一便服帶了一小茶房粒作伴到
滁州地方日逐在鎮店上

忽有一個賊眉賊眼的上來算卦，石生現其氣象分明是個反叛那命。道先生是了平是六壬，石生谷道兩件都會，那人道既是兩件都會，我一定算上，但此死不甚僻靜，你跟我到家裡去，一天如果算的好，卦有情，急加倍奉送。石生谷道我就跟你去，那人把石生領到一座山上，進入洞中，同夥的問道這是何人，那人谷道也是個六壬先生，又指茶房問道這係先生的何人，石生谷道這是小徒，石生偷眼一觀，見刀鎗旗幟无不俱備，真真是謀反無疑了。石生問道既是要算命，請寫出貴造來一看，那人說道實不瞞你，俺們要舉行大事，特請先生來，給俺擇一個興兵的日期，以便起手。石生把六壬書展開一看，說道這三個月以前，並無興兵的日期，惟這三個月以後，方好。現今是四月，盡間過了五六七三個月，到得八月十六，是个吉道，吉辰下山，定獲全勝。那人道俺也着着必到那時才

今才完要走那人道先生既到我山中有來的路沒去的路洞中正
少一個軍師儘就拜你做個軍師罷若要強回去殊竟不便石生恐喪
命只得假為依從到了次日山中築起一壇叫石生登壇上眾賊羅拜
于下那些賊人認直石生住下自此以後任所指揮死不奉命住有十數
多天一日天氣清明眾賊齊下山去打獵止刺得石生茶亭二人在洞中
看守石生分付茶亭道你看上這些賊人下山是往那裡去即來回報我
坊出去一看見洞中兩三千人張弓挾矢牽狗架鷹下山俱往西南一路
去了茶坊速進洞稟知石生石生道咱訪查已真還不速走更待何時茶
房遂扶着石生下山往東北而去這石生一路走着遂口吟古風一首以
申自消正苦云

山峻巉岩石徑斜
木叢冗亂如麻
穿叻絕處難投步
左盼右顧

20
冊 15 B

冷峻上我私行太伶仃。倉皇誤入險坡中。万丈崇嶺藏虎豹。千尺巖
淵伏蛇龍。君不見白雲飛處草影紛紛。紅日射色暗淡。子規聲叫高
樹頭。孤猿哀啼長溪岸。路行來多崎嶇。氣竭力尽肝腸斷。
却說石生怕賊人追趕走的甚急。忙頂直走到紅日西沉。並未住脚。忽然
山上跑下來一隻猛虎。把茶房一爪咬去。嚇得石生魂不附体。半日心神
方定。往前又走。天色漸黑。見一個樵夫担着一担山柴。從旁而過。石生問
道：「前面何處有店舖？」夫答道：「前去三十五里方纔有店。左近是沒有的。右
一甚是担柴黑影裡又走了五七里路。抬頭一看。遠上望見山坡下有一
道火光。像個庄村的模樣。就望着那火光投去。到了跟前。却是一個小独
木外邊。門空高大。裡面樓閣層層。石生把門一敲。內有十四五歲的一個
童子道：「相公少待。我去裏面開道。是做什麼的？」石生道：「是借宿的。」童子道：「相公少待。我去裏

主母再回你信佳了一会出來說道主母已知請相公客舍裡坐石生
趨到客位裡向見燈燭列擺設齊整從背後轉出一位少年婦人
衣艷粧緩步來前石生見了禮分肩主坐下向石生問道相公從何處
而來石生答道在下姓梁往山中治買木料下山過晚趕店不及欲借貴
舍暫宿一宵婦人答道房子低窄但恐屈駕石生問道娘子尊姓婦人答
道賤妾姓薛拙夫叫做薛呈瑞是個茶商往山東登州府貿易去已數年
並無信息恐落得妾身兒無依甚是淒涼相公道投寒舍這足前世有緣
下邊命人收拾棹張讓石生上座自己在旁相陪香酒佳肴登時陳上呼
出兩個頭髮眉齊的女童在椅子以前歌舞舞的甚是好看只听得曲歌
風一齊道

對面迎風人分家二更已有美一人分家如清揚邂逅相遇分家

啟罷石生看那婦女甚是風流不羈的引動了春心席終兩個同入卧房
觀其床張器皿並非尋常人家所有是夜石生與那女子同枕共寢進到
雞將叫時那女子向石生道此處非君久戀之所天色漸明作速起來出
去罷石生起的身來还有此幽戀之意兩個女童前頭拉着這個女子
也推着把石生一直送出門外就把大門緊上閤工再叫也無人答應
石生甚是漠然往前走不多時回頭看時却是一塚大坟上前以上寫着
朱貴妃卞氏之墓石生嘆道吾幸得能入桃源寧復許後人問津即往前
走到日夕落到一个店中院子甚深房子甚稠石生進來揀了一間乾淨
小屋住下到了掌灯已後忽有一個賣絨線的背着包袱進店來投宿
這人別無別房只有半間神屋你將就着住一夜罷這人就進屋去睡

石生那知道這是賊店約有半更天時也就放心睡去到得夜靜更深
出把別房裡住的幾個行客俱經害死後到石生屋中石生正在夢中
賊上去用繩索上綱住石生方醒夾求道我与你死仇行李內還有三五
十兩良子任你拿去饒我的性命罷那賊道良子是要掣的這個餓鬼
你也是要吃了那一個賊道夜未甚深江上打漁的還未散盡俟四更
送他去未遲那賊拿了良子仍轉回院內却把个草屋裡賣賊線的忌
了石生身上捆的难受口中長嘆道我石茂閣不料死在此處那賣賊
的聽見心中暗道這莫不是我故主嗎起身出來走到窻前小聲問道
各方才說你姓名你是那裡人石生答道我是黃州府羅田果水區街上
賣賊線的這道這樣說起來分明是我家大爺了石生問道你係何人
賣賊線的道我是來喜石生道你快來救我來喜把屋門打開進來

上回到那屋把包袱背在身上，看着石生到外边一看，那房子后边有一
小墙与當街相靠，就把石生扶到墙去，他也随后跳出，是夜月色光明，如
同白晝。人往前緊走，石生道：「賊人随后赶来，这和怎处来？」喜道：「
命放心，小的新拿成一个家棒，就有三二十人，还不是小的。」敲手請問
大爺緣何来到这裡，石生把他劫訪的来由說了，大喜，蓋頭道：「大爺高飛
小的那裡知道，小的自從它内出来，流落此处，累曾線為生，至今还未成
家哩。今日幸逢大爺，不知还肯收留小的否？」石生道：「你是我的故人，就跟
我去罢，不必在此住了。」又往前走，約有五更时分，已到江边了。月下看見
江中一隻漁船，上坐着一個漁翁，頭代斗笠，身披蓑衣，正在那裡下網。
听得他口中唱道：

駕小艇兮鼓松檟，擊空明兮溯流光。
信魚蝦兮凌万頃，念故主兮

一六

來喜這道叫道快撐船來那漁翁問道是做什麼的來喜道是過江的
那漁翁把船擺到岸前來喜向上一望許道你莫不是許嗎那漁翁道
了一看說道你莫不是來喜嗎許道是又問道那一個是誰來喜道是
咱家大令目下做這省的布政司了出來私訪該投賊店被我救出同
到這裡來你快接上船去那漁翁雙手把石生攙入船中來喜隨即
漁翁跪下道請老爺給老谷叩頭石生道你且起來作速送過我江去咱
說話起才道老爺已經上船料賊船來也無妨了開船走不多時見有
四十個人從後趕來見船已到江心無可奈何而回過得江來石生問
才道你在此打漁為生成了一家沒有趙才道小的一身一口還不統
那有餘錢娶老婆石生道既是這樣你也跟我去罷却說石生

來喜走到一座山前，是假道往北去的。抵路，見兩個少年婦人哭的甚
是可憐。心裏分付來喜道：你去問仙姑為何這等悲楚。婦人道：俺家姓李，
係鄆州府人，頗有家私。前月間，忽有大盜入宅，將幾個男人，尽情杀害，
拿了俺許多金銀，辱了俺妯娌兩個。來到此處，嫌俺帶腳，拋下俺，走了。欲
要鳴冤，不知官在何處，欲待回家，不知從那路走。只得在此哀告，往來行
人，能代俺報此仇者，情愿嫁他為妻。石生叫來喜，找小轎二乘，把兩個婦
人帶回衙門。次日，石生把私訪的官員，帶巡撫巡撫，統兵前去，把洞中
的叛賊，盡行勦滅，不日差役把賊一箇中，一千人犯，拿到，仔細審究，打劫李
姓一案，就是這人。俱各照律正法。石生分付二婦人道：你大仇已報，送你
回歸去罷。那婦人道：小婦人有誓，在生能代為報仇者，情愿嫁他為妻。今
既蒙大老爺天恩，情愿住在宅內，住此大老爺賞人，罷落入賊手，已經月

既有何顏面見人石生功之再三兩婦人死不肯去石生就把大的配了趙才小的配了米喜朝夕在堂內伺候石生私訪已畢但不知秋英在家如何再着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白雲宮神女授兵符

話說石生的衙門后邊是一處花園園內有一白石碑其光可鑑至夜半時分中有人嘶馬嘶甲兵响亮之所听的甚直相傳這碑是衙門中的鎮物歷來官長俱莫敢動移石生任外而私訪時秋英在室中近裏隻身來奔花園來看這碑到了跟前忽見一碑變成一門兩扇俱開從裡邊走出兩個女童說道娘上有旨請石夫入裡面相會秋英跟着女童進去當中是一條僻靜的甬路兩畔下俱有綠樹奇花走着箭步是一座紫雲殿從橋上過去又走了數十步是一座朱紅大門門上懸着匾上寫着

...才到時...出來了四個仙女兩個執着宝簪兩個執着...
...侍着奴并相迎秋英隨着玉旌又進了兩三...
...是一座大殿上當...蓮花座上坐着一位娘上...
...下邊放着四個綉...
...排着兩行侍女秋英進的...
...上行礼娘上...
...夫人首肯小神...
...急忙扶起...
...在車邊頭一個綉...
...坐下秋英道...
...何煩圣母相詔娘...
...答道石武曲不久即應...
...敵軍旅未...
...制勝天人聰明過人特請...
...把軍中一切机務...
...你知日后...
...你兩人庶可共...
...六月...
...以...
...仙女...
...三...
...與秋英...
...說道這言名為...
...机要...
...一卷是天...
...第二卷是地...
...第三卷是人...
...自古以來...
...不外此三...
...秋英問道...
...大時...
...樣...
...定...
...春夏秋冬...
...時之...
...其...
...所...
...達...
...的...
...是...
...日...
...辰...
...俱為天...
...時...
...冬...
...吉...
...日...
...則...
...勝...
...如...
...湯...
...以...
...辛...
...卯...

而破曰吾武以甲子而克商討是也秋葵又問何如之利報上說道山川
林澤但是地利凡扎營必相地勢高下平坡方可以保無虞若依山靠林
使敵兵得所埋伏則受害不小此楚師背鄴而舍所為也昔使出務墾
平坦寬闊之處左右前後俱堪遮蓋這纔是安營的吉地秋葵又問道何
謂人和娘曰道人和者衆人結成一心也凡行軍之道先期人心人心齊
則氣壯氣壯則力勇一鼓而前誰能禦之若人懷異心子棄其父弟棄其
兄各爲散散安能破敵如股旅之前途倒戈這就是人不利的一個榜樣
秋葵道這三件是行軍大要素丞丞母指明但開陣之法終無從知遂
家每詳說一番方娘曰道這口說不如眼見你請我來娘上下了連
水與隨後跟著一前一後走到一個湖武所前娘上去坐定秋葵等
湖上爲神仙女道取我的兵符來這不仙女轉入后所取出符

林給娘七娘七接在王中把紅旗一展忽听一陣風响之時就有數百人
馬站在演武所前娘七分付道今日操演尔等有失律者定行果首戮身
丁無不唱卷娘七把紅旗向東一擺就成了一箇陣勢娘七向秋英道這
叫做八卦連環陣生傷休死諸門俱備昔年諸葛亮坐困陸即其遺蹟至
今尚在此陣法之冲妙莫測者也娘七領着秋英下了將台從生門而入
八門遊遍那吉那凶說得清七楚七然即轉回所台從新坐下把紅旗向
西一擺又成了一箇陣勢秋英問道這是何陣娘七道這名爲一字長蛇
陣聲首則尾應尾首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此陣法之最活者也又把
紅旗一擺成了一箇陣勢秋英道是爲何陣又擺成一陣道是爲撥陣
又把紅旗左邊一擺右邊一擺衆兵丁交互奔騰多時方住成了一箇陣
勢前有人馬相接密如魚鱗秋英問道這陣叫做什麼娘七道這陣名爲

角鹿昔年鄭莊公與周王戰于繡葛用的就是這個陣法陣已擺完娘上
把紅旗一卷數萬人馬風流雲散當時就沒有了秋英謝道重煩娘上指
教賤妾插開牙塞娘上道這係你我有緣方能遇的這般湊巧娘上領着
秋英下了所台轉回殿內仍站前坐定娘上分付仙女道取我兵符一道
付与石夫人帶去仙女取一紅旗交与秋英娘上道你后日臨陣時把這
兵符執在手中任所指處無不如意成功以后仍把這書与兵符交还于
我秋英問道這安從何處給娘上送來娘上道這却不勞你送就把這書
符供在香案桌上點禮一番我自有人來取秋英又為致謝娘上道我這
右律詩一首贈你上詞夕度念方知軍務艱難不至于輕忽信事速于
一詩道

丈人行陣 師貞

何得輕心漫談兵

無條終招斯曾尊。

曳柴曾致班馬報。

舟中掬指因當濟。

棄中復來為食與。

陸戎常懷重敬意。

詰朝奏凱在盤京。

娘一把詩付與秋英道你回去再留心細看兵書就成女中一員名將但係天機不可洩漏秋英應諾遂着兩個仙女領着秋英從旧路送出山的兩時秋天回頭一看仍然還是統石碑秋英轉入內宅進了自已房中把兵法神書秘上櫃好秘不肯告訴別人秋英自得了這神書白日不敢明看但是晚間夜靜無人時方才展開細玩從頭看去並無一字半句心中模糊着至月餘行軍擺陣之法就逐一精通了心中暗忖道若谷是个文官却至于身歷行伍我乃女流怎至于同赴疆場至母所囑有此令人可疑這且不表到說石生日從訪真了洞中的叛賊巡撫喜其有功奏知皇上

幻中遊

皇上旨下着浙江布政使按察事務石茂蘭赴京引見石生把一切事務交與委苦的官員從河路往北而下船至濟寧石池一個同年姓殷名其鵬字永安聞石生路過本州就上船來奉拜石生也下船去拜他殷莫盤向石生道小弟選期已到意欲赴京苦无脚力年兄大人若肯携帶前去承情不淺石生答道這是弟所情愿明日請世舟來同行到得次日殷生收拾行李上了船與石生同往京去到了京中石生引見皇上皇上甚是嘉獎着仍回原任理事殷生別去藏送了廣東布政使府的同知對石生道弟矣望遠在浙江今天各一方終不能永平兄的款庇了石生道仕路窄疎受知不還遇在一處住了几日石生辭殷生道年兄在京還有此事教小弟實不能奉陪不日就要先回浙江去了殷生道年兄責任重大小弟不敢奉陪取石生上了一疏乞告假一月往家鄉去祭祖皇上批准石

二十餘里鋪設公館，送下程。石生緊不放，在一家客店內住下。石生緊
和已過，仍回店中，辭別了果主。一早起身而走，果主又送了二十多里，方
才回衙。石生從羅田果，往赴浙水，剛離走了兩程，又下了一道旨，是浙江
布政石茂蘭訪查有功，准陞廣東巡撫。石生接了香檄，務與往加衙門，
赴廣東上任。殷真盤聞得此信，不勝忻喜，却說秋英與空容、春芳三個死
事，關談骨定門的進來，回報道：「大老公高陞廣東巡撫，紅報已到。小的先給
大上印書，秋英聽說，果然道：「廣東與苗民相近，老公陞到那裡，戰伐之事
終不絕了，就把兵書遞交，由心細看，以預作準備。佳不儿日，石生回到衙
門，把布按兩司的事務，一一交會清楚，就拆印起身，率領家眷來到廣東。
第一日，殷真盤特來參見石生，請書寫履歷。石生要行堂奉禮，石生斷口

不肯仍分賓主而坐。股生道：「見我得列大人屬下，可謂天遂人願了。」石生
答道：「你我同榜兄弟，私交也服勞王家公義，也不忍以公而忘私。又豈敢
以私而廢公耶？」股生聞言，凜然而退。回到衙門，小心辦事，並不敢少涉私
謁。住有半年，又提他他潮州府的知府，但不知石生在廣東如何，再者下
回分辭。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琴照厄難

却說石生自浙歸，布政轉隨了廉肅巡撫，才到任時，進士王曰灼，起來會
望素芳，向王進士道：「我房裡缺人，你喚煩哥七代我買一個送來。」王曰灼
應允而去。回到家裡，着媒婆尋找，不題。却說王詮之妻念氏，原係廣州府
人，他父親念昭遠，貿易黃州，因與王之家結為自親。王詮死后，他兩個兄弟
俱不成人，吃賭嫖三字全占。五六年間，把家產化了个火，絕念昭遠。

女兒既死子嗣又无赤膝仍舊帶回磨房去了那料念氏福海回到娘家
沒過三年父母双亡一切家資被他兄弟念小三輸淨去的在窮困裡在
身刺下念氏得如无根的飄蓬一般墮里親戚無其收濟他却領惜人休
執意不肯屢次托媒婆說情願賣身為奴媒婆所得五匹去買人的風信
來向念氏說道你逐口叫俺給你找主目下撫院大老爺衙內有人啟事
三太太你可願意去嗎念氏道怎麼不願意但憑大嫂作成我自有用錢
謝你媒人貪高用錢領着念氏到了王進士家叫他先看一省王進士見
人甚利便向媒婆道這人却也去的問他要多少賣價念氏對媒人道要
良六十兩王進士道這却也不多但馬文約誰人作主媒婆道他是沒丈
夫的又无父母叫他兄弟念小三來罷王進士道石太太用人甚急既是
有就賣當日成交媒婆着人到館驛叫了念小三來說道你姐上賣身

說與妻不同着你再張文約還有二兩銀子給你念小三正缺錢使听说這
娘還不自勝就慨然同着進了一張文約得銀二兩走了把媒人錢打整
清楚就住在王進士宅內到了次日念氏打整七七身面王進士僱小轎
一乘着人抬送撫院衙門裡去念氏進的宅來從上而下磕頭已畢就在
春安房裡不離左右一切庶務還不小心一日春安向秋英道姐上你着
新來的這個媽上好像個鄉人家的派頭在此作奴我甚是不安秋英
道你何不同他个詳細春安就犯念氏問到秋英房裡來念氏問道太
有何使秋英道別死話說你進宅已經數日你的夾歷倦還未同你个
清白有你的奉止動靜與俺們不相上下你莫道你是什么人家為何
得這般念氏哭道不道既到了這個地位誰也是多事秋英道你不妨
與念氏道家觀不可外言說了幾次上們笑話秋英道不屬得已推

你來說你是那裡人念氏稟道小婦人是黃州府羅田縣永寧街上王家的媳婦公上王有意是個兩榜曾做過京官丈夫王旋是個文生與石知府的公子石生為友見石生之妻房氏顏色絕世心起不良遂自謀害后值石生修河在外千方百計竟把房氏娶到家來是夜王拴死倒在地房氏並不知那裡去了小婦人有兩個小叔從他哥死以后把家產化訖落的小婦人並無依靠不料回到娘家又父母双亡止有一個兄弟又把家產輸盡自下落的在館驛裡住小婦人無可奈何只得賣身宅內以終餘年方望老谷太上悲憫則個秋英把念氏的一段言話告訴了翠容翠容大怒道這竟我的冤家對頭到了我一定報上前仇秋英道姐姐差了他男人做的事與他何涉這人現今落在咱家即以你為妻我正欲逐事行此方便如何反提前仇徒落得自己度量窄小翠容悟道

妹子說的極是。再些新老谷着他怎樣正說。問石生聞到屋裡問道。你兩個方才說的什麼。秋英答道。說的是三太上房裡那個媽。石生道。有甚麼頭。翠容道。他不是別人。就是你的好朋友王塗的老婆。落得這般了。石生道。真是他嗎。秋英道。真正是他。石生向翠容道。王塗所為。就把這一個婦人。死尚未足。洩夫人之恨。但王塗所為。未必是這一個婦人的主意。身死家敗。妻落人手。如此報應。已竟難堪了。刻薄之事。切不可做。況我當危難時。他曾助我五百。其情未為不厚。至今尚未還他。這想昔日的交情。他婦人在此為奴。終竟過意不去。二位夫人有甚麼可以相與。秋英答道。妾有來。死后死仇。這一個婦人。老谷似該周恤。他才是昔日他曾助我五百。今日就換他。教還他。以償前債。外再助我若干。以盡反情。問他若意。王塗人送去。如此做來。就令王塗有靈。應亦感愧于地下矣。石生道。

人言之有理，下官就依這樣做罷。這正是

識起一切俗情外。

發言盡歸款要中。

到了次日，石生同着三位夫人把念氏叫到跟前，說道：「夜日所見太乙，說你是王爺的室人，王爺與本院素係朋友，你可知道嗎？」念氏答道：「小婦人不知。」石生道：「本院就是你對本住的石茂蘭，念氏所說跪倒在地，請讀與道，這夫所為罪該萬死，小婦人但憑太乙老爺，尽情發放罷。」石生嘆道：「娘子請起本院，並無別意，那念氏那裡敢動三位夫人，過去親手拉起來。」石生說道：「從前的事再不提了，本院念故人情，腸胃欲周濟你，還家或廣州或羅田，任從你便。」念氏道：「大人額外施恩，小夫人沒世不忘，但廣州娘家死人，仍回羅田去罷。」石生道：「你既願回羅田，少住此，時本院就着人送你去。」自此以後，三位夫人俱以客禮待念氏，並不叫他在房裡伺候了。

生衙內有个長隨名叫張忠是罗田舉人甚是老成得托石生就叫他去
 送念氏回家还叫他路過襄陽稟問胡員外的近安字請朱良玉蔡敬符
 同來衙門照料此事務宅內設席給念氏餞行石生叫秋英討良子五百
 兩正交与念氏石生道王兄在日曾助我良子五百兩良子还是还
 前賬的外又封良子三百兩說道這三百良子是本院分外相帮的有這
 八百良子老嫂伏可坐終餘年了念氏謝道始數還債已齊討愧分外相
 帮賤妾如何敢当三位夫人又各贈良二十兩以作路費念氏起身三位
 夫人親送出宅門方纔回去時人有詩贊石生道

風怒不藏世所解 包荒大度肯坤乾

帮金克激贈袍意 遥送几同棹道前

格外施恩全友道 幽魂負慚在九泉

莫不傷心似孤寡

正為後日比造福由

却說張忠携着兒封家書同着一个老媽挑着念氏攆了正路當起早地
起早當坐船坐船不多此時來到襄陽下船各處投字去了念氏
無如上隅一合眼有見丈夫王徐走入船中說道賢妻你回來了我生前
做的何事石大人却不記念夙仇還周濟你回家真使我愧悔不及了但
願早日相報要念氏醒來心中怨恨王徐感激石即及來復去其莫不快
張忠已經回到舟來走的與羅田相近那張忠催了轿子把念氏送還
進宅他兩個小叔見念氏回來愁无着勝意味你難念氏道叔上不必這
樣我自育良子養生兩個小叔驚問道嫂上的良子從何處得來莫不是
娘家给你的嗎念氏道非也兩個小叔道既不是娘家給你的是那裡來
張忠道念氏就把自已帶身并石生來債帮金之事一一說了兩個小叔

感泣道石大人何盛德若斯也吾兄生乎所為叫弟等代為慚惡無地矣
兩個兄弟得了他娘子這宗良子努力持家數年以後家產恢復子弟亦
有入泮發身者皆石生相激之力也此是后話無庸多說却說張忠從黃
州復歸襄陽請了朱奉人蔡副榜回來到衙門石生請入內書房相會叙
禮已畢蔡副榜進內宅看過了秋養朱奉人看過了春芳出來坐下蔡副
榜道妹丈大人吉人共相近來的福氣倍勝從前了朱奉人道惠風善政
一入境來如雷震耳弟亦多為叨光了石生答道小弟材不勝任全賴二
兄相幫是夕閑談之間說及送念氏回籍一事朱奉人蔡副俱稱贊道如
此奔行方見大人的度量石生又差人往廣州請了王進士來到衙門中
一會彼此相見甚歡暢杯言蔡副榜合朱奉人石生俱留在衙中煇料此
事移王進士在衙中住了月餘仍回廣州去了但不知石生後來官制如何

處變生端的折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榮華

話說石生在廣州做巡撫忽有邊吏來報說苗寇大發搶奪人家的錢財
廣掠人家的妻女志力甚是凶勇石生不敢隱匿據實奏知皇上皇上肯
下特加石茂蘭兵部尚書銜令掛帥印前去平定石生接旨已過退入內
宅向秋英夫人道下官只通文墨那曉得軍旅一旦身任元戎何以克稱
厥職煩夫人代為平才下官好再作道理秋英道朝廷肯無容抗違臣
子賤分理應禦侮老令一去開國承家端在此奉安可以英雄能故作懦
夫狀戰陣之事賤妾頗悉大恩若不幸嫌情願親操旗鼓辦事石生
大喜道夫人既有這番識畧下官纔敢放心次日就在演武所操兵以秋
英為先鋒以左名二營為兩隊殷奠盤情願軍前効力就以他為監軍

領馬步兵丁兩萬餘人分下已定正是人馬強壯器械鮮明直往邊庭進發一路行來俱是秋英先九了地勢然後扎營來得與苗寇相近擇了一個高埠去處安下了營盤秋英向石生道苗寇依山靠海出沒無常今日大軍初到人困馬乏苗寇以逸待勞夜間必來劫寨當預作准備石生道號令全軍出自夫人下官坐鎮中間而已秋英就把兩隊人馬分為四路埋伏去大營不過二三里許寨中只留三二十人藏在一邊候劫寨的風信苗寇來到營中見是個空寨必然搶奪東西就以放炮為號四面殺來必獲大勝分付停當寨旁有一座小山秋英同石生解在山上遠上料望是夜苗寇見官岳扎下營寨商議道官兵方從遠來必然疲倦今夜乘黑劫寨是為上策其中有一個頭目叫做寨天王領了兩千人馬暗地闖入官寨寨中四下一看並無兵馬止剎得許多器械就下得馬來這人槍

甲那个槍箭能快我西寨秦王也約束不住了寨中的伏兵見其人却
放了一声号砲四面伏兵一齐杀來苗寇知是中計出寨急走早被官兵
策七圍住左右衝突再不能出去了殺到天明苗寇只落得一二十人乘
間竄逃而去秋英石生下山回寨率牛殺老犒勞軍士不題石生向秋英
道今日之功建自夫人運籌決勝苗寇平定應无难矣秋英答道老舍休
要誇張驕場之事一彼一此勢不兩立苗雖小蠢斷難長甘退舍石生聞
口無言却說寨天王領着二三十名敗卒奔回本寨稟知寨主哪思聖說
官兵神妙不測難以爭勝哪思哩道我只說石巡撫是個白面書生不諳
軍務那料想被他殺的這般盡絕此仇不報何以雄據一方苗疆中原呢
又差人來下战書石生批道約于來月十六日會战秋英向石生道苗寇
素來無禮統領大眾以高報仇少有疎忽尔我恐為所虐若生道這書本

後秋英道老爺放心賊妾自有運用利得那月十六日黎明時分秋英指
守營寨造一樓車高三丈有餘坐在上面以便望敵石生領着左右兩隊
大軍一鼓而出走了不遇十里望見敵壘了又向前走約三五里路已與
苗寇對鋒從那陣前閃出一位苗王身被鎧甲手執鉄矛厉声問道來將
何名敢侵犯吾境石生答道吾乃巡撫石茂蘭奉命討賊速下馬投降
免你一死苗王大怒罵道好死囚你前日折損我許多的人馬今日又在
陣前誇口者我拿你下馬以報前仇推馬挺矛直取石生石生終是個女
子官不會搵殺見苗寇上來的凶猛料敵他不過撥馬便走跑不半里就
跌落馬下苗王急忙使矛刺來忽見一人把石生背在身上騰空而去苗
寇一隊趕秋英在樓車上遙望敗卒將近把兵第一撥陡起了一陣黑
風四面着不見人那苗寇撒身轉回這道余鼓齊鳴苗寇正摸路時自相

殘殺早已血流滿地死橫遍野苗王那思哩回到寨中與眾首領商議道
石督府營內定有異人不可以智力相角莫若暫且投降為妙眾人俱不
願意却說石生被那個人背到寨后把石生放在地下說苗大人已脫敵
難請緩步回寨去罷石生問道你是何人幸蒙相救那人答道我乃在
家大人不念旧惡周濟念氏回籍無可告報故特來一救聊當結草說罷
再看不見人了石生回寨暫且不提却說那思哩與眾人計議道石鏡山
朝陽洞有一個百花公主法能剪紙成兵請他來相助一陣或者能制伏
官兵也未可知遂立時着人持書去請那公主拆書一看既然應許率領
一萬人馬而來與苗寇合為大營又來搦戰秋英向石生道出陣不用旁
人待賤妾與殷真盤備兩個出去收功罷秋英戎裝當先殷真盤隨後只
帶五千入馬徑赴陣前那也百花公主為頭那思哩殿后統領數萬

卒從南殺來望見官兵寡少就四下裡圍上圍住秋英用灌軍法把自家的兵馬護定任他左攻右擊總不能傷損一個只見苗陣內有人背一箱子周道跑走那兵馬越殺越多不計其數秋英窺透其術把兵符向上一擡忽然一聲霹靂雨如盆傾那苗兵漸上減去落地的多是紙人紙馬被雨一淋就不能動了秋英把兵符又往下一擡这边的兵馬漸愈多殺了半個時辰就有十萬天兵把百花公主唧思哩回寨嗚然道我要投降片四不回百花公主領着殘兵仍歸木洞唧思哩回寨嗚然道我要投降你们不肯又惹了一場大辱有衆顯口莫敢發言再說秋英回的寨來殷殷說道這苗道此陣雖獲大勝倘若寇再來為之奈何秋英答道這一陣苗死傷無數不久即來投降了何煩再動干戈果然次日苗王遣人齎降表來投降秋英云

伏惟

聖德同天無遠弗届異域無疆狡思啟疆茲經大兵所勦始信王化
難越嗣後願脩表服共沐皇風如通納貢之常甘受後至之戮

石生據其降表奉聞朝廷聖上准其投降石生又極力功化了一番方纔
班師苗王親送石生有有餘里然后歸寨這正是

奏得馬馱金鐙响。

破敵人唱凱歌還

石生作詩一首讚秋葉道

兵家豈第論虛孤。

帷幄運籌防不虞。

娘子稱軍惟唐主。

婦人誇戎成伯岳。

只知男輩多雄累。

那料女流有武夫。

簪珥暫當甲冑用。

旌旗指處瞻城烏。

却說秋英與石生回了衙門着人撰上香案默祝聖母把神書兵符俱各
收去聖上因石生有功特陞兵部尚書協同內閣辦事誥封秋英為勳武
夫人。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治道立昌文德不廢夫武功勳猷大就男謀必需乎女助
爾蔡氏乃浙江布政使司石茂蘭之側室夙樹芳型尤多雄譽
勵勳忠于王家不憚親操旗鼓思克相于夫子因恤身歷疆場
茲爾平苗有功特封爾為義武夫人於戲紫泥煥彩用標一時
之榮丹管流輝永垂不朽之譽。

石生赴京上任謝恩已畢又請了兩付劄帖封贈翠容春芳任有半年積
勞向石生道人生世上富貴尚至卿相尊榮極矣有遠慮者必慎也。

可善全始終不然樹大怕風恐無日不在搖動中也石生道夫人
其極高下官不久即當告退是歲正該會試石生又主一次大場收了許
多門生程燁程忻俱列門下大場已過遂因脚病不便動轉告老致仕而
還仍歸襄陽居住石生思念癸丑雖在襄陽羅田終係故土先人墳墓所
在祭掃如何便宜后翠容生二子聘胡員外兩位孫文秋英生一子聘朱
良正之女為妻春芳生一子聘蔡敬符之女為妻石生領着翠容母子仍
回羅田秋英春芳母子俱住在襄陽石生一年襄陽一年羅田兩下往來
甚是如意嗣后石生四子俱經高登朱奉人拉了詞林蔡敬符中了正科
殿真盤以隨營有功做了兵備守道王曰灼做了知府石生晚年康健直
活到年近有餘方捐館舍退升之日天鼓齊鳴表旨謚為武勇公崇祀鄉
賢容三子一支承祧本宗一個過繼房門至今石生之後一支承祧本宗



ZW 21101000707208

石氏后裔因其先人曾家見神護佑買了一處大宅子。其中有一
院前殿是佛祖中殿是現音后殿是太白金星。松其僧道治買祭田。祖
生聲香四時不絕。石氏人口蕃盛登魏科做是官者代不乏人。固石生功
德之所積也。亦何非鬼神之默助乎。后人有詩總斷道。

二氣彌綸布太空。

何論而拘與西東。

形聲超出見聞外。

靈爽默浮自流通。

傳紀隆基事非謬。

禮和去地埋堪究。

人間幻能萬千狀。

擬在鬼神運量中。

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編

乾 隆 乙 卯 年 鑄

玉山杜 綱草亭氏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氏批評

南史演義

門人譚載華南溪氏校訂



南史演義序

余旣勸草亭作北史演義問世
自東西魏以至周齊及於隋初
其興亡治亂之故已備載無遺
遠近爭先覩之爲快矣特南朝
始末未能兼載覽古之懷人猶

(原闕)

(以下原闕)

(原闕)

南史演義 目錄

一四九

第三十一卷

張麗華善承寵愛

陳後主恣意風流

第三十二卷

陳氏荒淫棄天險

隋兵鼓勇下江南

南史演義目錄終

玉峯陳景川編

宋高祖劉裕



南史

像讚

南史演義 像贊

天生英雄兮在草澤一朝嵬
起兮奮捷伐滅燕秦兮風馳
電掣志吞六合兮直與漢魏
而爭烈

寶華居士題

檀道濟



月止頁卷

像讚

南史檀道濟像贊

桓 = 大將 矯 = 虎 臣
戰無不克 威振強隣
金湯萬里 為國長城

東山漫筆題

褚淵



司馬遷

像讚

三

南史演義

像贊

一四九七

鬚眉如戟兮貌偉然見
色不亂兮節守堅生不
若袁粲之死兮令人歌
石頭而生憐
煙霞散人題

山陰公主



司戶黃卷

像讚

南史演義

像贊

一四九九

月身遊身

四

癡	箇	尺	淫
愚	目	畫	能
	習	可	心
	尺	亦	釋
	古	錦	度
	笑	緯	斯

山齋主人



齊高祖蕭道成



像贊

貌奇偉兮帝天表登大寶兮
臨億兆革末俗之侈靡兮節
儉是寶治十年而金玉同價
兮願斯民之安飽

自怡軒主人題

東昏侯寶卷



南史寅義

像讚

南史寅義

像贊

俗語

至尊屠肉不知耻潘妃沽
酒為官市嗚呼此無道之
尤兮何怪乎荆雍兵起而
不得其死

次雲老人書

真如

潘妃玉兒



南史演義

像讚

七

南史演義

像贊

賺得君王寵蓮花步：生

亡齊由此物誰為惜傾城

執香居士題

梁武帝蕭衍



南史

像讚

演義

像贊

百身流毒

朝氣清明雷厲令烈條守
 江東古韻無缺卒感亦朱
 弄之策技司來跋如千象
 冥悟呼自示乃身自象出
 前新名首新國威

紫雲山人跋

昭明太子



南史演義

像讚

南史演義

像贊

一代文明天地徒秀惜與
顏子同天未獲老彭比

壽

硯子題

侯景



像讚

詭譎性成奸猾之尤變幻
反覆人如沐猴入室操戈
兮殺人如仇血流建業兮
屍填石頭豈天心之助亂
兮抑梁穀之當休

瘦梅山人題

深陽公主



像贊

南史演義

像贊

年十四兮伶俜遭國難兮魂
驚忘君父之大仇兮竟落
賊而偷生

煙波漫史題

陳武帝霸先



南史演義

像贊

南史演義

像贊

莽謀獨調感巷維揚

齊兩再起轉弱自強

帝司縲祚惠及卯方

以陽德後款

後主叔寶



南史

卷

像讚

三

南史演義 像贊

瓊樹朝朝花滿明月夜

嘗頭除却經邦大畧不輸

學士風流

釣月主人題

張貴妃



像讚

南史演義 像贊

嬌態何須論笑顰傾
城傾國果超倫若教
來歎高古手又於楊
家得寵人
浪拽子題

孔貴嬪



南史演義

像讚

七

吐繡口兮飛句岍舞纖腰兮
玉貌如仙牽素動隋煬之慕
步不与張妃而同殲

桃源女史題

表憲



像贊

南史演義

像贊

得此密主奴才親親不
 別道是也 雖操將高宜
 承濟文前貴推為南
 園之家 出坡也

南史演義卷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一卷

晉室將亡廊廟亂

宋家應運帝王興

粵自西晉之季。惠帝不綱。賈后亂政。宗室相殘。群雄四起。天下土崩瓦解。遂至大壞。瑯琊王睿避難渡江。收集餘衆。以王導專機政。王敦總征討。江東名士賀循。顧榮輩相率歸附。奉以為君。即位建康。遂開東晉。

之基。是爲元帝。其後遭王敦謀逆。鬱鬱成疾。在位六年而崩。子明帝立。會敦死。其黨皆伏誅。大亂乃定。明帝在位三年而崩。太子卽位。是爲成帝。庾亮王導下壺。同受顧命。蘇峻反于歷陽。兵入臺城。下壺戰死。庾亮出亡。天位幾失。賴有溫嶠陶侃諸賢奮義起兵。入平內難。峻以敗死。晉室復寧。帝在位十七年。國家無事。及崩。二子俱幼。乃迎帝弟瑯琊王岳爲嗣。是爲康帝。二年去世。太子聃卽位。是爲穆帝。其時桓溫都督荆梁等州。坐擁強兵。遙執朝政。出帥平蜀。進封臨賀。

郡公威名大震。朝廷畏之。時殷浩有盛名。帝引爲心
膂。欲以抗溫。那知浩徒負虛聲。全無實用。出兵屢敗。
溫上表廢之。由是大權一歸于溫。穆帝崩。無子。乃立
成帝長子奕。是爲哀帝。帝在位四年。溫有篡奪之志。
誣帝風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穢亂宮掖。
所生三男。皆非帝出。恐亂宗祧。遂廢帝爲海西縣公。
迎會稽王昱登極。是爲簡文帝。帝美風儀。善容止。神
識恬暢。然無經濟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清談差
勝耳。在位二年。常憂廢黜。俄以疾崩。太子曜卽位。是

爲孝武帝。其時桓溫已死。桓冲繼之。盡忠公家。又任謝安爲相。總理朝政。安有廟堂之量。選賢使能。各當其任。內外稱治。太元八年。苻堅入寇。發兵八十七萬。前臨淝水。旂鼓相望千里不絕。舉朝大恐。安不動聲色。命謝元謝石率兵八萬拒之。將士奮勇。大敗秦師。死者蔽野。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將至。心胆俱裂。虧此一捷。國勢遂固。人皆謂安石之功。實同再造。那知良臣去世。君志漸侈。日復一日。漸漸生出事來。叙明來路至此方入本文今且說孝武帝初政清明。信任賢良。

大有人君之度。既而溺志于酒。不親萬幾。有母弟道子。封瑯琊王。悉以國事委之。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飲爲樂。復委政于中書令王國寶。以故左右近習。爭弄威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朝局日壞。帝委政道子。道子委政國寶。寫盡君相昏愚。尙書令陸納嘗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穢兒欲撞壞之耶。羣臣上疏切諫。帝皆不省。國寶既參國政。竊弄威福。勢傾朝野。却一無才畧。唯以諂佞爲事。凡道子所欲。無不由意逢迎。故道子寵信日深。一日道子色若不懌。國寶問故。道子曰。吾府中宮室雖

多苦無游觀之所。可以消遣情懷。國寶曰。易耳。迎小人
在在府吏趙牙最有巧思。何不使闢東第爲之。可以
朝夕遊賞。道子從之。乃使趙牙于東第外。闢地數里。
疊石爲山。高百餘丈。環以長渠。列樹竹木。高臺傑閣。
層出其中。臨渠遠近。皆築精舍。使宮人開設酒肆。其
問道子與左右親臣乘船就之。宴飲以爲笑樂。一日
帝幸其第。見之。謂道子曰。府內有山。遊覽甚便。然修
飾太過。毋乃太耗物力。道子默不敢對。帝還宮。道子
謂趙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王

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盛。小人無忌。悍若此。帝由是惡之。國寶

欲重道子之權。諷令羣臣奏請道子位大丞相。假黃

鉞加殊禮。侍中車肯拒之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

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自此周公

乎。正論議乃止。帝聞大怒。而嘉肯有識。又道子為太

后所愛。內廷相遇如家人一般。每侍寵乘酒。失禮于

帝。帝欲黜之。而慮拂太后意。含忿不發。時朝臣中王

恭殷仲堪。最負重望。因欲使領藩鎮。以分道子之權。

不能自振。乾綱而欲以一日王雅侍側。謂之曰。吾欲

南史演義

卷一

四

使王恭爲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殷仲堪爲荊州刺
史。鎮江陵。卿以爲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嚴于嫉
惡。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局量峻狹。果于
自用。且幹畧皆其所短。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
守職。一旦有事。必爲亂階。恐未可用也。帝不以爲然。
卒任二人爲刺史。由是君相疑貳。友愛漸衰。太后欲
和解之。暗使中書郎徐邈從容言于帝曰。昔漢文明
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宜加深
慎。瑯琊王雖有微過。尙宜宏貸。外爲國家之計。內慰

太后之心。帝納其言。復委任如故。太元二十一年。長
星晝見。羣臣進奏。勸帝修德禳災。帝正在華林園飲
酒。見奏。起立離座。舉杯向天祝曰。長星。我勸汝一杯
酒。自古豈有萬年天子乎。妄希萬年天子。那知卽死目前。左右皆竊
笑。却說酒色二字。從來相連。帝則唯酒是耽。而于色
慾甚淡。凡嬪御承幸者。一不快意。卽貶入冷宮。或賜
之死。宮中謂之薄情。天子獨張貴妃侍。帝有年寵愛
無間。然貌慈心狠。妬而且淫。叙張妃祗帝之由。自承寵之後。
卽不容帝有他幸。枕席之私。流連徹夜。猶爲未足。故

雖獨沾恩寵。尙未滿意。及帝末年。嗜酒益甚。幾于晝
 夜不醒。纔一就枕。便昏昏睡去。任你撩雲撥雨。漠若
 不知。弄得張妃怨念彌熾。終夜煎熬。積想生恨。婦人好滿
確有此等苦處以故愁眉常鎖。對鏡不樂。有宮婢彩雲者。善
 伺主意。私謂妃曰。帝與娘娘夜夜同衾。有何不足。而
 鬱鬱若此。妃嘆曰。如此良宵。身與木偶同卧。尙有生
 人之趣否。教人懷抱怎開。彩雲咲曰。此非帝悞娘娘。
 乃是酒悞帝耳。妃爲之失笑。一夕帝晏于後宮。張妃
 倍飲。飲至半酣。帝忽問張曰。卿年幾何。妃曰。三十。帝

曰以汝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明日貶汝于冷宮。何如。帝本戲言。而張妃積怨已久。忽聞是言。信以為實。益增惱怒。頓起不良之意。強作歡容。手持大盃敬帝。帝本好飲。且不知是計。接來一吸而盡。飲已無數。猶頻頻相勸。及帝大醉不省人事。張妃乃命宮人扶入寢于清暑殿內。餘宴分賜內侍。命各去。暢飲不必再來伺候。內侍退訖。獨存心腹宮婢數人。泣謂之曰。汝等聞帝飲酒時言乎。帝欲殺我。汝等明日皆賜死矣。宮女亦泣。妃曰。汝欲免死。今夜助我舉一

大事不但可免大難。且有金帛給汝。否則唯有死耳。
宮人皆曰唯命。乃走至帝所。見帝仰面而卧。爛醉若
死。如令宮女以被蒙帝面。身坐其上。按住四角。使不
得展動。良久起視。則帝已悶絕而死矣。俗云青竹蛇
兒口黃蜂尾
上針兩般。猶自可最。如見帝死。召內侍至前。悉以金
弄婦人心。此之謂也。帛賂之。囑其傳報外廷。但言帝醉後遇魘暴崩。外廷
一聞帝殂。飛報道子。道子聞之。又驚又喜。驚者驚帝
無故暴崩。喜者喜帝崩之後。則大權獨歸于已。急召
國寶謀之。國寶曰。臣請入作遺詔。要緊。遂飛騎入宮。

其來時已。半夜禁門尚閉。國寶扣呼求入。黃門郎王
不善。時已。半夜禁門尚閉。國寶扣呼求入。黃門郎王
爽。厲聲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子未來。敢入者斬。有
大臣。國寶失色而退。黎明百官齊集。共詣道子。請立
新君。道子意欲自立。而難于啟口。使國寶示意羣臣。
車。育附道子耳語曰。王恭殷仲堪各擁強兵于外。相
王挾天子以令之。誰敢不服。倘若自爲。彼興問罪之
師。長驅至京。相王何以禦之。道子悟。辛酉。率百官奉
太子卽帝位。是爲安帝。當是時。執政者一昏瞶之人。
登極者又一愚幼之主。群臣依違從事。唯務苟安。帝

崩之由。皆置不問。張妃始猶疑慮。恐怕廷臣究問情由。大禍立至。及梓宮既殮。外廷無人問及。私心暗喜。可憐一代帝王。死于數女子之手。把一親手弑逆的人。竟輕輕放過。可憐識者有以知晉祚之不長矣。却說王恭聞帝宴駕。星夜起身到京。舉哀畢。仰宮殿嘆曰。佞人得志。國事日非。榱棟惟新。便有黍離之嘆。奈何故每見道子國寶。輒厲聲色。徒厲聲色於二人積國計何益不能平。遂有相圖之意。國寶說道子曰。王恭意氣凌人。不如乘其入朝。伏兵殺之。以絕後患。道子胆怯不

敢動。或亦勸恭以先誅國寶。可免後憂。恭不能決。謀之。王珣珣曰。國寶罪逆未彰。今遽誅之。必大失朝野之望。况身擁強兵。發于輦轂之下。誰謂非逆。我意俟其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除之。亦無憂也。恭乃止。冬。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恭亦還鎮去了。自是道子益無忌憚。日夜沉酒。杯不離手。除二三諧臣媚子外。賓客罕見其面。一日有客進謁。道子以其求見數次。不得已見之。其人姓桓。名元。字敬道。溫之庶子也。叙出亂世之首。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以伏首亡之由。

流星墜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朗。同輩競以瓢接取。皆不能得。馬氏取而吞之。遂有感懷孕。及產時。有光照室。人以為瑞。故小名靈寶。妳母每抱詣溫所。必易人而後至。皆云體重于常見數倍。溫甚愛而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秀朗。博綜藝術。兼善屬文。每以雄豪自處。負其才地。謂宜立朝居要。而朝廷以其父溫得罪先朝。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

五湖長。戀此何爲。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于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率先奉上者。誰之功耶。疏寢不報。今見孝武已崩。道子當國。望其引用。故來進謁。那知桓元來見時。道子已在醉鄉。達首閉目。昏昏若睡。元至堂階。衆賓起接。道子安坐如故。左右報曰。桓南郡來。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途。欲作賊。其子若何。二語爲逼反。桓元之本。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笏對曰。故宣武公黜昏立明。功高伊霍。紛紜之言。宜不足信。道子目視

南史

卷一

八

重曰。儂知儂知。醉態如畫因舉酒囑元曰。且飲此。元乃得

起。由是切齒于道子。不發一言而退。歸至家。獨坐堂

中。怒氣不息。其兄桓偉見之。曰。弟有何事而含怒若

此。元曰。吾父勲業蓋世。子孫失勢。為庸奴所侮。因脩

述道子語曰。吾恨不手刃之也。無端受侮。怪不得他恨。偉曰。朝

政日紊。晉室將敗。時事可知。吾桓氏世臨荊州。先宣

武遺愛在彼。士民悅服。荆益名流。皆吾家門生。故吏

策而使之。孰不心懷報効。况仲堪初臨荊州。資望猶

淺。今往歸之。彼必重用。借其勢力。結納羣才。庶可得

志毋庸留此徒受人辱也。元恍然大悟。乃盡室以行。存投仲堪。山猛虎入。先是仲堪到官以來。好行小惠。政事繁鎖。荆人不附。又與朝廷不睦。恐爲國寶等所圖。正愁孤立。一闕元至。知其素有豪氣。爲荆土畏服。不勝大喜。忙卽接見。邀入密室細語。謂元曰。君從京師來。必知朝廷虛實。近日人情若何。元曰。大臣昏迷。羣小用事。朝政顛倒。日甚一日。是以脫身西歸。委誠足下。且更有一說。君及王恭與道子國寶。素爲讐敵。唯思相斃之。不遠今道子旣執大權。與國寶相爲表裏。

其所黜奪莫敢不從。孝伯居元舊之地。尙未敢害。君
爲先帝識拔。超居大任。人情不附。彼若假托帝詔。徵
君爲中書令。君將何以辭之。如是則荊州失而君危
矣。以危言惕之。斯仲堪曰。吾正憂之。計將安出。元曰。
得入吾彀中。孝伯疾惡深至。切齒諸奸。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
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君豈可坐而失之。仲堪
然其計。卽與共謀軍事。桓元自却說王恭自還鎮後。
此得志。深惡國寶所爲。正欲舉兵誅之。一日致書于仲堪口。

國寶等亂政益甚。終為國禍。願與君併力除之。仲堪
得書以示桓元。元曰。恭有是心。正君之大幸也。烏可
不從。於是仲堪復書王恭。殷王遂深相結。連名抗表。
罪狀國寶。舉二州之兵。同時向闕。國寶聞王殷兵起。
恒懼不知所為。命其弟王緒率數百人戍竹里。以伺
動靜。夜遇風雨。人各散歸。道子召國寶謀之。國寶茫
無以對。但云內外已經戒嚴。國寶退。祇辦得一副媚
人本事。臨事毫
無主張。王珣車肯入見。道子向二人問計。珣曰。王殷與
相王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道子曰。得無

曹爽我乎。詢曰：是何言與？大王寧有爽之罪。孝伯豈
宣帝之儔耶？道子曰：國寶兄弟勸吾挾天子以征討。
卿等以爲然否？車首曰：昔桓宣武伐壽陽，彌時乃克。
今朝廷遣兵，恭必拒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不
識何以待之。道子曰：然則若何而可？二人曰：今有一
計，恐相王未必能行。若能行之，兵可立退。道子急問
何計。着急二人曰：王恭股仲堪所欲討者國寶耳。於
相王無與也。若正國寶之罪，誅之以謝二藩，則二藩
有不稽首歸順者哉。道子默然良久，曰：苟得無事，吾

何惜一國寶從來無用人苟求無事親愛遂命驃騎

將軍誰王向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佞臣枉并斬其

弟王緒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遂罷兵還鎮仲堪亦

還荆州桓元又謂仲堪曰今雖罷兵干戈正未戢也

荆州兵旅尚弱元請為君集眾以自強仲堪許之元

于是招募武勇廣置軍旅陰養敢死之士為已爪牙

令行禁止士民畏之過于仲堪雖仲堪亦憚之矣伏

桓元併取荆襄之本今且按下不表且說一代將終必有一代

開創之主應運而興用重筆此人姓劉名裕字德璽

南史演義

卷一

三

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二十一世孫世居晉陵郡丹徒縣京口里。祖名靖。爲東安太守。父名翹。爲郡功曹。母趙氏。裕生于晉哀帝元年三月壬寅夜。數日前屋上紅光燭天。鄰里疑其家失火。往視則無。有將產之夕。甘露降于屋上。人皆謂是兒必貴。那知生未三日。趙氏旋卒。家貧不能僱人乳。父將棄之。裕有從母張氏生子。懷敬未甚。聞將棄兒。奔往救之。抱以歸。斷懷敬乳而乳之。張氏難得兒得無恙。及長。風骨竒特。勇健絕倫。粗識文字。落拓嗜酒。事繼母蕭氏以孝。聞俄而父卒。

家益貧。蕭氏善織履。賣以給用。亦令裕爲之。裕曰。昔
劉先王賣履爲業。終爲蜀帝。裕何人斯。而敢不爲。氣
便。同里皆賤之。而裕意氣自若。以下歷叙寄奴祥異居常行動。
時見二小龍。左右附翼。雉漁于山澤間。同侶亦或見
之。咸嘆爲異。及後所見龍形漸大。家乏薪。每日伐荻
新洲。給薪火用。一日持斧往伐。有大蛇數十丈。盤踞
洲中。頭大如斛。見者驚走。裕有家藏弓箭。歸取射之。
大蛇傷。忽失所在。與漢高斬白蛇相似明日復往。聞有杵臼聲。
從荻中出。迹而尋之。見童子數人。皆衣青衣。持藥

間問何用。童子對曰。吾王神也。昨遊于此。爲劉寄奴所傷。故擣藥敷之。裕曰。旣爲神人。何不殺之。對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以爲妄。厲聲叱之。忽不見。乃取其藥而返。常至下邳。遇一沙門。端視之曰。江表尋當喪亂。能拯之者君也。見裕有手劊。指之曰。此何不治。裕曰。患之積年。猶未獲愈。沙門笑曰。此手正要。用他。豈可患此。出懷中黃散一包。曰。此劊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授藥後。沙門遂失所在。此亦天遣來者。裕取藥敷之。劊果立愈。其後凡遇金劊。將所存黃散。及童子所

擣之藥。治之皆驗。偶過孔靖宅。靖正晝卧。忽有金甲
神人。促之曰。起。起。天子在門。靖驚起。遽出視。絕無他
人。獨裕徘徊門外。因延入。設酒相待。倍致殷勤。裕訝
其禮待太過。問曰。君何爲若此。靖執其手曰。君必大
貴。願以身家爲托。異日無忘今日之言。裕曰。恐君言
未必確耳。裕何敢忘。相笑而別。有呂姬者。開酒肆于
里中。嘗聞裕多怪瑞。心異之。裕至肆中飲酒。每不計
值。姬亦一日裕索飲。姬曰。室內有酒。劉郎自入飲之。
裕入室。卽飲于盎側。不覺過醉。倒卧于地。適司徒王

謚遣其門人至丹徒。過京口里。走路辛苦。至肆中沽飲。嫗曰。請容內坐。送酒來。其人入室。驚懼奔出。謂嫗曰。汝室中何爲有此異物。嫗曰。劉郎在內飲酒。有何異處。其人曰。現有一物。五色斑斕。如蛟龍狀。蹲踞在地。不見劉郎也。嫗入。裕已覺起立。謂嫗曰。飲酒過多。醉倒。莫怪。嫗笑而出。其人問裕姓氏。略飲數盃。便去。心竊訝之。歸以告謚。謚曰。我知其人久矣。吾前遊京口竹林寺。乍及門。見一人從內走出。容貌竒偉。器宇不凡。詢之。旁人乃知爲劉寄奴也。入寺。郡僧譁然稱。

其。予。問。其。故。僧。因。刻。有。劉。寄。奴。醉。卧。講。堂。禪。榻。上。隱。隱。有。五。色。龍。章。覆。其。體。衆。目。皆。見。及。覺。光。始。散。故。衆。以。爲。異。此段事留在王謚口中予疑僧言爲妄據子述出是文章變換法。所見僧言不虛此非池中物也。因戒門人勿言陰欲與裕結納。一日謚以公事赴拜徒。便道訪裕。帶從者數人。步行至京口。塵道過。均達門口。且見徒衆紛紛。縛一人大樹上。均達在旁。大聲喝打。謚視之。乃寄奴也。大驚。喝任衆人謂均達曰。汝何無禮于寄奴。達曰。寄奴曰。來呼盧。負我鞋錢三萬。屢討不還。故執爾笞。

百身... 卷一
之。那知今日裕爲汝。謚曰三萬錢小事。我代寄奴償。
汝可速去其縛。刁遠遂釋寄奴。謚執裕手曰。吾正訪
君。不意遇君于此。裕便邀謚至家。拜謝救解之惠。謚
曰。此何足謝。君乃當代豪傑。何不奮志功名。而甘守
窮困。致受小人之侮。知已之言足令寄奴感泣裕曰。吾有志四方
久矣。苦無門路可投。謚曰。前將軍劉牢之。開鎮江北。
號曰北府。廣招才武之士。以君投之。必獲重用。何患
功業不建。吾寫書爲君先容。何如。裕拜謝。謚卽修書
一封。付裕自投。便將三萬錢。換了刁遠。厚贈其資。而

去。裕從此怨達而德謐。但未識裕去投軍果得牢之
重用否。且俟後文再講。

晉祚將衰。主位無常。權奸繼起。社稷之畿傾者
數矣。孝武繼統。差強人意。乃正人凋謝。沉酣麪
葉。致斃于數宮人之手。亦可哀矣。道子久有窺
伺之心。不得已而扶立安帝。然大權獨握。與國
寶諸人。朋比爲奸。而又一無才略。徒以酣飲爲
事。王恭殷仲堪。興兵誅之。宜矣。乃亦不知大義。
只誅國寶。以了事。則其所爭。不過意氣之私。非

爲國家也。內外無紀。卒啟寄奴。太史公曰。爲賢者驅除難。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信哉。

南史演義卷二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卷

劉寄奴滅寇立功 王孝伯稱兵受戮

話說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面紫赤色生有神力沉

毅多智牢之是書中緊要人故先詳叙其功業 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

多募勁勇牢之以驍猛應選謝元任之為將領精銳

為先鋒所往無敵淮淝之役符堅攻陷壽陽牢之以

五千兵拒之。殺敵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兵失勢。大
敗而歸。以功封振威將軍。開鎮于江北。號曰北府。王
恭倚爲腹心。牢之亦廣招勁旅。大積糧儲。爲恭聲援。
伏下叛軍。府之盛。諸鎮莫及。故王謐薦裕。投其麾下。
恭張本。裕從謐言。安頓家口。逕投江北而來。行至轅門。見規
模嚴肅。甲仗整齊。果然威風赫赫。比衆不同。方欲上
前。將書投遞。忽有兩少年。隨着僕從數十。昂然乘馬
而來。到府下。騎欲入。見裕手持書帖。佇立階下。便向
前問曰。君姓甚名誰。到此何幹。敬宣原是裕見問。知

是府中人對曰小子姓劉名裕有王司徒書引薦到來欲投帥府効用少年曰莫非丹徒劉寄奴乎裕曰是也少年喜曰聞名久矣取書帖來我卽代君通報君且少待刻卽傳請也說罷便入要知兩位少年不是別人一卽牢之子敬宣一爲牢之甥何無忌提明敬宣無出外訪友而歸敬宣見裕一表非凡故下騎相問知是寄奴心益喜不上一回內卽傳請裕振衣而入行近堂階敬宣慌忙趨出謂裕曰家父此時不暇明日請會屈兄書齋小坐二人攜手進內施禮罷知是

主君公子少頃無忌相見。又知是主君的甥裕暗暗歡喜。未幾設宴上來。敬宣就請赴席。裕亦不辭。三杯之後。彼此談心。情投意合。殊恨相見之晚。敬宣謂裕曰。以君之才。他日功名定出吾二人之上。今幸相遇。願結義爲兄弟。君意可否。裕大喜。序齒。裕最長。無忌次之。敬宣又次之。對天下拜。共誓生死不相背負。三人結義不結義畢。重復入席飲酒。懷抱益開。飲至更深。讓桃園方歇。是夜裕卽宿于府內。明日進見。牢之相與慷慨論事。雄才大略。時露言表。牢之起立曰。君位當出吾

上。今。屈。君。以。參。軍。之。職。共。襄。軍。事。裕。再。拜。受。命。功。業。主
從。此。裕。遂。迎。其。母。弟。共。居。江。北。時。東。莞。有。臧。儁。者。善。
藉。手。相。人。為。郡。功。曹。生。一。女。名。愛。親。其。母。叔。孫。氏。夢。吞。月。
而。孕。容。貌。端。嚴。舉。動。修。整。儁。貴。其。女。謂。他。日。必。母。儀。
天。下。故。不。輕。許。人。年。二。十。尚。待。字。閨。中。一。日。儁。至。北。
府。見。裕。奇。之。遂。自。詣。門。請。曰。聞。君。未。娶。家。有。弱。息。願。
奉。箕。帚。裕。曰。吾。功。業。未。就。志。在。驅。馳。未。暇。有。室。也。其。
母。在。內。聞。之。呼。裕。入。曰。吾。聞。臧。女。甚。賢。汝。不。可。却。裕。
遂。娶。之。卽。武。敬。臧。皇。后。也。當。是。時。北。府。人。才。濟。濟。若。

劉毅孟昶高雅之諸葛長民等。伏下後日同皆一時
豪俊。無不樂與裕遊。裕益廣結納。敦意氣。以故遠近
之士皆歸心焉。一日牢之召裕謂曰。吾聞三吳之地。
近遭海寇作亂。郡邑皆失。吾欲討之。而無朝命。奈何。
裕曰。拜表卽行可耳。表未發。俄而詔至。命牢之都督
吳郡諸軍事。引兵進討。牢之接詔大喜。遂會集諸將
下令曰。軍之勇怯。係于前鋒。誰能當此任者。裕應聲
而出。願爲前部。牢之卽命爲先鋒。領兵三千。先日起
發。然後大軍繼進。畧一按。任方好。你道海賊從何而

起。先是瑯琊人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一把。其主向索。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既而借刀者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一刀。視之。卽子恭所借者。其神效類如此。以故人爭信之。子恭死。泰傳其術。誰誘百姓奉其教者。竭資產。進男女以求福。王珣爲錢塘守。治其妖妄之罪。流之廣州。其後王稚悅其術。薦之。孝武云。知養性之方。一流薦之二。王一孝武召語。大悅。授以內職。後遷新安太守。優劣何如。泰知晉祚將終。收合徒衆。聚貨鉅億。將謀不軌。三吳

之人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輜發其罪。朝廷誅之。其姪孫息逃入海中。愚民猶以爲泰實未死。登仙去矣。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出沒海邊。時東土饑饉。盜賊竊發。恩乘民心騷動。率其黨自海島突入。殺上虞令。旬日之間。有衆數萬。於是進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右軍羲之子也。妻謝道韞。安西將軍謝奕之女。叙事如鹽浦。絲層出不窮。幼聰悟。有才辨。叔安石愛之。七八歲時。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數句。安歎其有雅人深致。又遇雪下。安問

此何所似。其兄子勅曰。散盤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
若柳絮。因風起。安深嘆賞。及長。適凝之以凝之。少文
常厭薄之。歸寧。意甚不樂。安慰之曰。王郎逸少子。亦
不惡。汝何恨也。啓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太中郎。羣從
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眼中
見此。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元。末謂謝川。皆其
等。人。小字也。後凝之爲會稽內史。一家同到治所。凝之弟
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道韞遣婢謂獻之曰。
請爲小郎解圍。乃設青綾步障自蔽。與客復申前議。

客不能屈。由是才名四播。及孫恩作亂。人心惶惶。而
疑之。世奉天師道。不發一兵。亦不設備。日在道室。稽
顙跪祝。官屬請出兵禦寇。凝之曰。我已請于大道。借
鬼兵百萬。各守津要。賊不足憂也。痴人說痴話俄而
賊兵漸近。乃聽出兵。恩已破關而入。會稽遂陷。凝之
倉皇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及諸子。道韞聞亂。舉措自
若。既而。知夫與子皆為賊害。乃擁健婢數人。抽刀出
門。賊至。挺身迎敵。手斬數賊。力盡被執。其外孫劉濤。
年數歲。賊將殺之。道韞呼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

若此。寧先見殺。詞氣慷慨。聲情激厲。恩雖毒虐。爲之
改容。遂釋之。亦不害道韞。若使焜之如道韞。何至會稽失守。孫恩既
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使人士爲官屬。有不從者。
戮其全家。死者什七八。號其黨曰長生。遣兵四出。醢
諸縣令之內。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
城邑焚掠一空。單留強壯者。徧入隊伍。婦女老弱。皆
投諸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於是。一時豪暴之徒。有
吳郡陸瓌。吳興邱庭。臨海周胄。永嘉張永。以及東陽
新安等處。亂民皆結黨聚衆。殺長吏以應恩。三吳八

薛平遺事

卷二

郡皆爲賊據。朝廷大恐。命牢之進討。一筆收轉於是牢之帥領精騎。轉鬪而前。擊斬賊將許允之等。所向皆克。直渡錢塘。謀復山陰等處。牢之謂裕曰。賊徒尙盛。未審虛實如何。卿可潛往探之。裕卽領命。率數十騎。以往。那知孫恩聞官軍將至。遣大將姚盛統領步騎五千前來迎敵。裕正行之次。忽見賊兵漫山塞野而來。衆懼欲退。裕曰。賊衆我寡。今走彼以勁騎追擊吾衆。立盡不如戰也。與其走而死。毋寧戰而死。遂奮大刀。直前進擊。衆從之。殺賊數百。賊初疑西來遊騎。見敵

必走懈不設備。及見來將勇猛，姚盛揮眾共擊裕。從騎皆死，獨挺身迎戰。俄而馬蹶墜於岸下，賊眾臨岸以長鎗刺之。令閱者急殺裕大喊一聲，一躍而上，賊人馬皆驚退下數步。裕趨前復砍殺數十人。寫得有聲有勢姚盛大怒，喝令眾將四面圍住。莫教放走。裕全無畏怯，抵死相拒。勢正危急，忽有一枝軍馬大呼殺入，勇銳無比。賊兵紛紛四散，斬獲無數。裕始得脫重圍。及視來將乃劉敬宣也。裕曰：非弟來援，吾命休矣。敬宣曰：弟在軍，怪兄久不返，故引兵來尋。見前面塵頭起處有

喊殺之聲。知有賊兵猖獗。兄必被困。急急趕來。果見
兄奮大刀。獨戰數千人。兄之勇。雖關張不及。今賊已
敗去。兄且歸營。少休。裕曰。賊胆已落。速往擊之。破竹
之勢。不可失也。於事爲行兵要訣敬宣從之。遂進兵。
賊見裕至。無不畏懼。於是連戰皆捷。遂復山陰。牢之
得報大喜。話分兩頭。孫恩初破會稽。八郡響應。謂其
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
牢之兵至。頗有懼心。但曰。我割浙江以東。亦不失作
句踐也。及牢之兵過錢塘。擊滅諸賊。漸復郡縣。恩大

懼曰。孤不羞走。今且避之。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復入海島。自是疆土悉復。人皆謂牢之宜鎮會稽。而晉朝首重門第。乃詔以謝琰為會稽內史。鎮守浙東。牢之復還江北。原來謝琰素無將畧。朝廷以資望遷擢。使開方面。又是箇廢物來了。到任後。日與賓客飲酒。賊詩謂賊不復來。全無防禦。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修武事。潛為之備。前疑之以疎防。失守。願勿復然。琰怒曰。符璽之衆。萬倘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逃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來。是天欲殺之也。

南月後集

卷二

徒爲大。於是談咏如故。那知恩在海島。息兵一年。仍
言何益。復入寇。據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殺得官軍大敗。長
驅直至會稽。琰方食。聞報投箸而起。曰。要當滅此而
後食。跨馬出戰。兵敗爲賊所殺。會稽復陷。牢之聞之。
星夜來救。與賊戰于城下。大破之。賊始退走。乃以大
軍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以下表劉裕之能句章城墻卑小。
戰士不盈數百。爲賊出入要路。屢被攻圍。守城者朝
不保夕。裕至。率衆固守。賊來犯。輒敗之。恩知城不可
拔。乃舍之。北去。由海鹽進兵。裕尾而追之。築城于海。

○置○故○治○賊○將○姚○盛○來○攻○裕○開○城○出○戰○謂○盛○曰○汝○識○我○
○乎○敢○來○送○死○耶○盛○見○裕○心○已○怯○強○鬪○數○合○手○足○離○亂○
○裕○大○喝○一○聲○斬○之○馬○下○賊○衆○皆○潰○恩○聞○盛○死○大○怒○悉○
○起○大○隊○來○攻○裕○選○敢○死○士○三○百○人○脫○甲○胄○執○短○刀○鼓○
○譟○而○出○勁○捷○若○飛○賊○不○能○禦○又○大○敗○明○日○復○來○索○戰○
○裕○不○出○至○夜○掩○旗○息○鼓○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
○數○人○立○城○上○賊○見○之○遙○問○劉○裕○何○在○曰○夜○已○走○矣○賊○
○聞○裕○走○爭○入○城○裕○猝○起○奮○擊○寫得裕之用兵如神龍出沒賊○大○駭○
○皆○棄○甲○拋○戈○而○走○乘○勢○追○擊○斬○獲○無○數○恩○知○裕○不○可○

克乃改計引兵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其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鋒甚銳，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夫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服，恃勇先進。裕知其必敗，乃多伏旗鼓於左右。前驅既交，諸伏皆起，舉旗鳴鼓，聲震山谷。賊以爲四面有兵，遂退。故得不敗。嗣之益自喜，率軍追之。裕止之不及，全軍盡沒。悞事人不到後陣喪氣亦大敗。裕走賊，追之急。裕忽停騎，令左右脫死人衣以示閒暇。賊見當走，反止。疑猶有伏，不敢逼。裕乃徐收散卒。

結陣而還。却說賊將盧循謂恩曰：自吾起兵海隅，朝廷專以浙東爲事。強兵猛將悉聚于此，建康必虛。不若罄吾全力溯長江而進，直搗京師，傾其根本。諸路自服。若專在此用兵，時得時失，非長計也。恩從之。歛兵出海口，悉起其衆，合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浮海溯江，奄至丹徒。建康大震，牢之聞之，乃使裕自海鹽入援。身率大軍繼進。時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盡皆勞疲。及至丹徒，賊方率衆登蒜山，揚旗鼓譟。居民惶惶，皆荷擔而立。裕欲擊之，人以其爲衆寡不敵，必

無克理裕怒氣如雷身先士卒上山奮擊衆皆鼓勇而進呼聲震地無不一當百賊大潰投岸赴水死者滿滿江口寥寥數語寫得如火如錦聲光迸露恩狼狽還船遂不攻丹徒整兵直向建康牢之至見裕已勝大喜謂裕曰今雖勝之而賊勢甚強彼船高大吾戰艦小不能禦之奈何裕曰樓船非風不進近日風靜未能卽至建康君以重兵拒之于前吾以舟師尾之于後以火攻之無憂不克也牢之從其計馳至石頭嚴兵以待裕裝火船廿隻親自押後乘夜風便一齊點着徑向樓船

衝去賊見火至方欲撲滅。樓船已被燒着。風烈火猛。當之者皆焦頭爛額。於是不依隊伍。四路亂竄。牢之望見火起。遂出舟師擊之。前後夾攻。賊衆大敗。是役也。賊喪師徒數萬。樓船幾盡。登陸者又被官軍隨處截擊。恐左右皆盡。所存殘兵不及十之一二。遂自決口。遠竄入海。三吳乃寧。牢之上裕功。詔以裕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仍泰牢之軍事。裕是時方受命于朝。今且按下。且說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性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常以朝廷受制外藩。必成後患。屢勸

一 平爲之計。又一僨事。道子乃拜元顯驃騎將軍。
二 衛府甲士及徐州文武隸之。使叅國政。元顯既
三 任以譙王尚之。及其弟休之爲心腹。張法順爲
四 主。以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兼督豫州四郡。用爲
五 時庾楷領豫州。聞之不樂。上疏言江州內地。而
六 北帶寇戎。不應割其四郡。使愉分督。朝廷不許。
七 恣知王恭與道子有隙。乃遣使說恭曰。尚之兄
八 秉幾衡。過于國寶。欲假朝權。削弱藩鎮。懲艾前
九 禍。不小。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
十 王恭所爭不
十一 過權勢故只

恭自誅國寶後。自謂威無不克。遂許之。以告
行。桓元二人欣然聽命。推恭為盟主。刻期向闕。率
之。謂之來諫。恭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
道。會稽王又當國秉政。向為將軍戮其所愛。國寶兄
弟。其深服將軍多矣。頃所授者。雖未允愜。亦非大失。
司。夷。稽。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
蒙。兵。乎。語。語。破。的。此。時。牢。之。猶。一。心。為。恭。也。恭不從。堅邀共事。牢之不
得。已。許。之。再。說。仲。堪。多。疑。少。決。難。應。恭。命。而。兵。不。遽
走。其。時。南。郡。相。楊。紇。期。為。仲。堪。心。腹。有。勇。名。自。謂。漢

大尉楊震之後。祖父皆爲貴臣。矜其門第。江左莫及。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常排抑之。佺期每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力勸仲堪速發。仲堪于是勒兵。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次之。已又次之。合兵三萬。相繼東下。元顯聞變。知釁由庾楷。乃以道子書遺之曰。

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昔日陵侮之言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之人。

安肯深相親信。首領且不可保。况富貴乎。

時楷已應恭檄。徵集士馬。事難中止。乃復書曰。

王孝伯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敢復爲相王盡力。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也。

書返。道子不知所爲。謂元顯曰。國家事任汝爲之。我不與矣。於是元顯自爲征討大都督。遣衛將軍王珣。

右將軍王雅將兵討恭譙王尙之將兵討庾楷已亥
尙之大破庾楷于牛渚楷單騎奔元尙之乘勝遂與
西軍戰于橫江孰知殺得大敗所領水軍盡沒尙之全然
無元顯大恐問計于僚左張法順曰北來諸將吾皆
得其情矣王恭素以才地陵物人皆惡其傲旣殺國
賢其志益驕仗牢之爲爪牙而仍以部曲將遇之牢
之負其才深懷恥恨今與同反非其本心若以辨士
說之使取王恭許事成卽以恭之位號授之此句最是要語
牢之必喜而叛恭倒戈相向摧王恭之衆如拉朽矣

首惡既除。餘黨自解。何懼之有。元顯從之。乃致書牢
之。爲陳禍福。密相要結。牢之心動。謂其子敬宣曰。王
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元舅。不能翼戴王室。自恃其
強。舉兵。頻向京師。吾未審其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
子相。王下乎。吾欲奉國威。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大
人言是也。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
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
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牢之意遂
決。以書報元顯。許爲之應。時恭有叅軍何澹。至牢之

百身漢書

卷二

一

營相語久之歸謂恭曰吾觀牢之頗有異志宜深防
之恭不信置酒請牢之結爲兄弟牢之志已變矣悉
取軍中堅甲利兵配之使帳下督顏延爲前鋒與之
俱進且命速發牢之至竹里誘顏延入帳斬之下令
還兵襲恭是時恭方出城耀兵甲仗鮮明行陣肅穆
觀者環堵敬宣突至縱騎橫擊之喊曰奉詔誅王恭
降者勿殺一軍大亂恭不意有變惶急無措回騎入
城門已閉牢之偕高雅之從城上射之矢下如雨左
右皆散恭進退無路單騎而逃方耀兵威遠爾一又

素不習馬行。至曲阿。髀肉生。瘡呼船求載。爲人所執。送至京師。元顯斬之于倪塘。恭臨刑。猶理鬚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朝廷乎。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徒令百世下笑汝。其子弟黨與皆死。詔以侁之代其任。鎮京口。爲愚耳。仲堪聞恭死。大驚。急與楊桓二人謀之。二人曰。彼以既殺王恭。吾軍必懼而退走。今若遠退。是示以怯也。必爲所乘。不若出其不意。長驅向闕。大張兵勢。以搆之。庶進退有據。仲堪從之。於是中軍屯于蕪湖。前鋒

直取石頭。聲言爲恭報仇。乞誅劉牢之。司馬尙之等。然後罷兵。軍伍充斥。郊畿征鼓。達于內闕。人情大懼。元顯本意。恭死則大事立定。不虞西軍大士反肆猖獗。慌集羣臣問計。無用人攝以虛聲便慌亂無主。或曰急召牢之入。援彼勢自沮。或曰遣使求解于仲堪。元與佺期自退。議論不一。只見一人出而言曰。吾有一計。能使楊桓二人俯首聽命。仲堪束手無策。管取朝廷無事。社稷永安。衆視之。乃桓冲之子桓修。現居左衛將軍之職。卽元從見也。元顯大喜。拱手請教。衆皆側耳以聽。但

未識其計若何。且俟下卷再講。

古來一王崛起。必有一王之才略。又必有從龍之彥。以輔佐之。觀於寄奴。一到北府。敬宣無忌。一見傾心。繼又結納英雄。羽翼漸廣。至若設謀陷陣。所向無敵。幾與漢高光武相埒。宜其創立一代之業也。王恭挾一己之私。欲僥倖於一舉。既鮮謀略。又不識人。仲堪牢之外。爲聲援。皆非真實。庾楷一書。特發端耳。至身死族滅。尚以忠于朝廷爲言。亦何益耶。道子一庸碌無能之人。

南史演義卷之二終
遇事畏怯。茫無主意。不得已而委其子。殊爲可笑。仲堪聞王恭之死。艱于進退。聽楊桓之言。故作爲王恭報仇之狀。亦工於用詐者矣。王凝之。右軍之子。專制一方。而念經奉道。以期神佑。身死家滅。而不知悔。宜不人道。蘊之目也。若道蘊者。真女中丈夫也。哉。

南史演義卷三

玉山杜

綱草亭編



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



第三卷

楊佺期演武招婚

桓敬道與師拓境

話說桓修進計于元顯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被滅。西師必恐。元及佺期。非有報復之心。唯望節鉞。專制一方。若以重利啗之。二人必內喜。可使倒戈取仲堪矣。卽是說請元顯等之。乃下詔。桓元爲江州刺

南史卷之三

卷之三

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仲堪爲廣州刺史。桓修領
荊州之職。遣牢之以兵千人送修之鎮。敕令罷兵各
赴所任。仲堪得詔大怒。忙催楊桓進戰。而二人喜于
朝命。欲受之。因廻軍蔡州。仲堪聞之。怒曰。妖輩欲負
我耶。遽卽引兵南歸。遣使到蔡州。諭軍士曰。有不散
歸者。吾至江陵。當盡滅其家。於是衆心離散。佺期部
將劉系率二千人先歸。元等大懼。狼狽亦還。追仲堪
於尋陽。及之。深自謝罪曰。雖有朝命。實不欲受。所以
廻泊蔡州者。欲俟大師之至。相與併力。非有他意也。

是時仲堪失職必倚二人爲援。先等兵力尙寡，必藉仲堪聲勢。雖內懷疑忌，其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互相插血，盟於尋陽。上表申理。王恭乞還荆土。朝廷欲圖苟安，乃罷桓修，仍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仲堪等乃各受詔還鎮。從以建康解嚴，內外稍安。今且不表。以下叔桓賊却說楊佺期有女名瓊玉，美而勇。雖怯弱身材，生有神力，能挽強弓，有百步穿楊之技。手下女兵百人，皆能臨陣禦敵。貴家子弟爭欲得之爲室。而佺期自矜族望，必得王謝門第方肯結婚。

故女年十八。尙未受聘。時仲堪有子。名道護。字荆生。年少多才。兼善騎射。一日路逕襄陽。見一隊女兵。在山下打獵。內一女將。色甚艷。馳馬如飛。射無不中。訪之。知爲佺期女也。心甚慕之。歸稟于父。欲求爲室。斯時仲堪正與楊桓不睦。欲圖修好。因卽遣使襄陽。求其女爲婦。佺期已有允意。恰值其時。桓元亦遣使來爲其子昇求婚。此爨由起昇字麟兒。少在江陵。曾與荆生同學。才貌風流。彼此相仿。元欲結好。佺期故求婚焉。兩家一齊來說。佺期轉無定見。因念殷桓相等。皆堪

爲婚。但此係女子終身大事。不若令其自擇。遂對殷
桓二使道。兩家公子我皆愛之。欲屈公子到此。面試
其能。如中吾意。便可在。此成婚。歸語爾主。未識可否。
使各領命回報。神堪許之。便命其子來謁。佳期元聞
之日。佳期亦大作難。但吾子之往。是弱于殷兒也。亦
令束裝前往。一日俱到襄陽。各就館室。二子本素相
識。明日並騎詣府。殷謂桓曰。吾與子逐鹿中原。未識
鹿歸誰手。桓亦謂殷曰。楊柳齊作花。未知花落誰家。
相與馬上大笑。俄而至門。佳期佳節。傳請登堂相見。

畢留入書齋叙話見二子翩翩風度儀貌甚都正是
不相上下。俟期日久慕二君英名特邀一叙承賜降
臨不勝欣快。二子亦謙讓一回。至夜設晏內堂邀請
入席。二子徐步而入見堂上燈彩輝煌階前笙歌並
奏。正中二席請二子上坐。俟期主席相陪瓊玉垂簾
以觀侍女見者無不嘖嘖稱羨。宴罷二子告退。俟期
進謂女曰。殷桓並佳兒以爲孰可。不妨直說。瓊玉曰。
二子文雅相仿。未識武藝若何。明日兒欲帶領女兵。
隨父同往教場操演。使二子各呈其能。方定去取。再作

一難文勢。加倍曲折。全期正欲誇耀其女武藝。聞言大喜。便即傳令三軍。明晨齊集教場演武。差人到殷桓兩處請他共觀。二子聞女自在比試。先得觀其容貌。正中下懷。皆欣然領命。話分兩頭。瓊玉要在教場擇配。隔夜打點已定。明日絕早起身。聽見轅門外發炮三聲。知父親已在。隨即上馬。領了一隊女兵。來至教場。其時全期已高坐將臺。殷桓二人旁坐於側。將士齊列臺前。聽令瓊玉不即上前。勒馬於旗門等候。但見鎗刀森列。密密層層。甲仗鮮明。威威武武。

虎帳中三通鼓起。將士如負嚴霜。鈴閣內一令傳來。旌旗爲之變色。兵演八陣。極縱橫馳驟之奇。形變長蛇。多進退盤旋之勢。金一聲各歸隊伍。旗三展。又奮干戈。左右交攻。人人爭勝。東西相敵。箇箇當先。拍馬來迎。各顯平生手段。挺鎗接戰。共誇本事。高強大將。臺前湧出一團殺氣。演武場上凝成萬道寒光。正是久練之師。不讓孫吳。節制如雲之衆。何異貔虎成羣。

瓊玉此時亦看得眼花撩亂。俟諸將演罷。然後帶領

女兵直到臺前請令。陰期吩咐。暨起一竿竿。上說一
紅心。先令女兵比射。正意却是餘波於是女兵得令。無不挽
弓搭箭。馳驟如飛。弓弦開處。也有中的。也有不中的。
一射。單方是瓊玉出馬。你道他若何打扮。
頭帶紫金冠。輝光燦燦。身穿紅繡甲。彩色紛紛。
耳垂八寶珠環。胸護一輪明鏡。玉顏添好。蘭中
丰韻堪憐。柳娘生姣。馬上風流可愛。娟娟玉手。
高舉絲鞭。怯怯纖腰。斜懸寶劍。跑一走五花馬。
勢若遊龍。開十張百石弓。影如滿月。箭無虛發。

三。中。紅。心。鼓。不。停。聲。萬。人。喝。采。正。是。女。中。豪。傑。
生。成。落。雁。之。容。闔。內。將。軍。練。就。穿。楊。之。技。

斯。時。般。桓。二。子。坐。在。將。臺。上。看。見。瓊。玉。容。顏。絕。世。武。
藝。又。高。神。鬼。飛。越。已。不。得。卽。刻。結。成。花。燭。俄。而。瓊。玉。

上。臺。繳。令。風。流。體。態。益。覺。動。人。各。各。看。得。呆。了。叙得面面

神情多。到。佳。期。顧。謂。二。子。曰。賢。契。皆。將。家。子。定。通。武。藝。亦

令。老。夫。一。觀。何。如。二。人。連。聲。答。應。麟。兒。自。恃。藝。高。卽。
起。身。上。馬。馳。入。教。場。連。發。三。矢。中。了。一。箭。荆。生。技。癢。
已。久。隨。亦。上。馬。開。弓。連。發。三。矢。俱。中。在。紅。心。上。面。衆。

人齊聲喝采射罷上臺。佮期各贊了幾句。二子告退。
軍中打起得勝鼓。放炮起身歸至府中。父女相見。謂
女曰。兒意何屬。瓊玉曰。中紅心者可也。佮期知女意
屬于殷。遂招荆生爲婿。擇日成婚。桓失意而去。合番
之夕。荆生謂女曰。卿何願歸于我。女微笑曰。以子能
中紅心也。殷笑曰。今夜才中紅心耳。起遂各解衣就
寢。正是女貌郎才。一雙兩好。其得意處。不必細說。且
說麟兒回至江州。正如不第舉子歸家。垂頭喪氣。元
見婚姻不就。且怒且懼。謂于範曰。佮期不就吾婚。此

南史卷之三

卷三

亦小事。但荆雍相結。必有圖我之意。未可不防。敢問若何制之。範之曰。江州地隘。民窮。兵食不足。此時先宜厚結執政。求廣所統地。大則兵強。雖殷楊變攻。禦之有餘矣。元從之。上表求廣所統。時執政者正惡二人結黨爲患。欲從中交搆。使之自相攻擊。乃加元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奪楊廣南蠻校尉之職。以授桓偉。佗期間之大怒。囑廣不要受代。勒兵建牙。欲與佗堪共擊桓元。佗堪志圖寧靜。因遷廣爲宜都太守。使讓桓偉。力止佗期罷兵。是歲。荆州大水平。地數丈。田

禾盡沒。饑民滿道。仲堪竭倉廩賑之。軍食盡。耗參軍。羅企生諫曰。救荒誠急。但軍無見糧。一旦有急。將何以濟。仲堪不聽。復諫自用元聞之喜曰。此天下之也。取之正在今日。乃勒兵西上。聞巴陵有積穀。襲而據之。以斷荊州糧運。仲堪聞元起兵。執其兄桓偉。使作書與元。勸其罷兵。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女作慮。必不敢害我兄也。兵日西上不止。仲堪因帥水軍七千。拒元于西江口。一戰大敗。時城中乏食。以胡麻給軍士。故兵無鬪志。元遂乘

勝直至零口。去江陵十里。仲堪惶急。求援于佺期。佺期曰。江陵無糧。何以待敵。可來就我。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乃詐謂佺期曰。比來收集已有糧矣。自悞人。佺期信之。留其女瓊玉守襄陽。荆生隨往。率精騎八千來援。及至江陵。仲堪一無犒賚。唯以麥飯餉軍。佺期大怒曰。殷侯悞我。今茲敗矣。遂不見仲堪。遽自披甲上馬。出城討戰。元將郭銓拍馬相迎。那裏是佺期敵手。戰數合。敗而走。元畏其勇。退軍馬頭。堅壁不出。桓謙桓振進曰。來軍方憂無食。若運襄陽之粟。

以濟其乏。勝負未可知矣。請給精騎三千。分伏左右。交戰時。大軍佯退。佺期有勇無謀。必長驅直進。吾等從旁擊之。彼師必敗。佺期之首。可梟于麾下。元從之。遂進戰。兵交。卽退。佺期以爲走也。引兵直前。兩伏齊起。左右夾攻。元回軍復戰。襄陽兵大敗。佺期見勢急。奪路走。桓謙射中其馬。馬蹶墮地。遂爲讖殺。佺期之死亦天助桓楊廣。單騎奔襄陽。仲堪聞佺期死。大懼。將數百人棄城走。元將馮該追及之。衆散被殺。先是仲堪之走也。補叙文武官吏無一送者。唯羅企生從之。路

過家門弟。遵生邀之曰。作如此分離。何不一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其手下馬。謂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元入荊州。誅仲堪一家士大夫。畏其威。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殯殮仲堪眷屬。元遣人謂之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死已晚矣。尙何

謝爲元乃收之。臨刑引企生於前曰。吾待子前情不薄。何以見負。今者死矣。欲何言乎。企生曰。使君旣與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旋相屠滅。自傷力劣。不能救主于危。吾負殷侯。非負使君。語語激烈但文帝殺稽康。其子稽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第。以養母。言畢于此。他何云云。元乃殺之。而赦其弟。却說楊廣。逃至襄陽。泣謂瓊玉曰。兄死戰場。全軍盡沒。汝夫家盡遭殺害。襄陽孤城。恐不能守。奈何。瓊玉一聞此信。驚得魂飛天外。哭倒于

地忽報桓謙領大兵數萬來取襄陽。將次到城。楊廣
忙卽上城守護。瓊玉咬牙切齒。誓不與桓俱生。隨卽
披甲上騎。率領軍士五百女兵百人出城迎敵。桓謙
乘破竹之勢。長驅而來。只道襄陽守將非降。卽逃。莫
敢相抗。將近城池。却有一女將攔路。便排開陣勢。出
馬問曰。女將何名。瓊玉答曰。吾乃楊使君之女。瓊玉
是也。桓賊殺我丈夫。恨不食其肉。寢其皮。汝何人敢
來送死。耶謙怒曰。汝一女子。死在目前。尙敢搖唇鼓
舌。喝使副將擒之。瓊玉直趨副將。手起一刀。斬于馬

下謙大怒。挺鎗便刺瓊玉。架開鎗舉刀便砍。狠戰數
合。瓊玉力怯。回馬而走。謙喝道。那裏去。縱馬追下。瓊
玉取出一箭。回身射來。謙急閃避。已中左臂。有此一
箭表出
瓊玉之能。雖敗不弱。遂退不追。瓊玉入城。廣迎謂之曰。姪女雖
勇。但來軍甚銳。只宜堅守。切勿輕敵。瓊玉含淚歸府。
却說桓謙。雖中一箭。幸甲厚。不至深傷。明日大軍齊
至城下。四面攻擊。自早至午。城不能克。乃退軍十里。
便命軍中連夜造雲梯百架。限在天曉取城。時交五
鼓。兵响枚。馬摘鈴。直抵城下。架起雲梯。揮衆蟻附而

登楊廣知有兵至。正立城上。率眾迎拒。忽一流矢飛來。貫胸而死。軍士大亂。謙遂破關而入。瓊玉聞城破。急領女兵。挺刃出門。府前士馬縱橫。皆是桓家旗號。不得出。遂挾女兵登屋。以箭射之。進者輒死。眾不敢前。及明矢盡。下屋力戰。左右皆死。遂拔劍自刎而亡。桓謙重其義。厚殮之。殷楊兩家事始畢。以下專叙桓元篡逆。桓元既吞江陵。復併襄陽。奏凱京師。詔加都督荆雍等七州軍事。志猶未厭。仍請江州。詔亦與之。自是統據八部。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遂萌異志。擅改制度。上斥國政。

凡所陳奏語多不遜朝廷憂其朝多為亂然亦無如
 之何却說庾楷本一反覆之徒前投桓元元僅以南
 昌太守處之鬱鬱不樂至是元令鎮於夏口楷意不
 滿復欲敗元遣使致書元顯曰元在荊州大夫物情
 眾不為用若朝廷遣將來討楷當內應以覆其軍反
 之徒每會挑釁元顯得書謂張法順曰元可圖乎法順曰元
 承藉世資少有豪氣既併殷楊專有荊州兵日強盛
 縱其姦兇必為國禍今乘其初得荊州人情未附使
 劉牢之為先鋒大軍繼之庾楷反于內朝廷攻於外

南史

卷三

二

隋書

卷三

十一

元之首可臬也。

說得易做却難

元顯然之。使法順報於牢之。

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有二

心。不如召入殺之。以杜後患。元顯曰。我方倚以滅元。

烏可先事誅之。且牢之與元有仇。不我叛也。乃于元

興元年正月。下詔罪元。發京旅一萬。為中軍。命牢之

帥北府之眾。為前鋒。大治戰艦。刻期進發。

輕舉妄動自速其禍

元聞朝廷討已。大驚。欲為自守之計。完聚眾力。專保

江陵。下範之曰。明公英威震于遠近。元顯口尚乳臭。

劉牢之大失軍心。若起兵進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

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而自取窮蹙乎。元從之。乃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斯時猶懼不克。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有兵。心始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專待官軍。一到便爲內應。適有奴婢私相苟合。楷撞見之。欲治其罪。其奴逃至元所。發其謀。元遂收楷斬之。內應一枝。兵已失。至姑孰。遣大將馮該進兵攻歷陽。守將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一處先敗。又司馬尚之以步卒九千屯於橫江。其將楊秋以備師降元。尚之衆潰爲元所執。處

百身漢家

卷三

三

又元顯聞兩路兵敗。大惧。所仗者唯牢之。屢催進戰。不應。原來牢之自誅王恭以後。謂功名莫出其右。而元顯遇之不加禮。既爲軍鋒。數詣元顯門。不得見。因是怨之。又恐元旣滅已之功名益盛。不爲所容。故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隙而取之。按兵不動。存一坐觀成敗之意。牢之功名不終。皆由此一念之悞。斯時元雖屢勝。猶懼牢之不敢遽犯京闕。下範之曰。吾觀牢之擁勁兵數萬軍於深州。而徘徊不進者。其心必二於元。顯若早禮厚幣以結之。與之連和。取元顯如拾芥矣。元從其

計因閔誰堪。往者有從事。何穆與牢之。有舊請。在請
之元。乃使穆潛往。而致書于牢之日。
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耶。
越之女種。秦之向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
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爲兇惡者。用乎。君如
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
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享富貴矣。古人射鈞。斬祛。
猶不害爲輔佐。况元與君無宿昔之怨乎。
牢之見書。不語。穆曰。桓之遣僕來者。實希煖。

心于君事成共享其福。君何疑焉。牢之遂許與。和劉裕何無忌切諫。牢之不聽。敬宣亦諫曰。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已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聖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我豈不知今日取桓如反掌。但平桓之後。令我奈驃騎何。總是一團私心。遂遣敬宣詣桓。請和。元聞敬宣至。大開轅門。出營相接。深自謙抑。宴飲之次。陳名畫觀之。謂敬宣曰。歸語尊公。事成之日。朝政悉以相付。吾當仍守外藩也。敬宣

拜辭元送出轅門。珍重而別。敬宣亦入其轂中矣。或問元曰：公何敬之若此？元曰：牢之已在吾掌中矣。不如此，不足堅其意也。敬宣歸，述元言。牢之大喜，退兵班瀆。質然竟退。人元聞牢之退，引軍直趣新亭。元顯見之，失色。棄船就岸，陳師宣陽門外。繼知牢之叛已，益懼，欲還宮自守。師方動，元之前驅已至，拔兵隨後大呼曰：放仗！京旅皆潰。元顯單騎走，馳至東府。見道子曰：養兵數載，竟無一人拒敵者，奈何？父子相抱大哭。俄而兵至，皆束手就縛。可憐。元顯執至新亭，元立之舫前而數之。

南史卷三

七

百身道事 卷三
曰。乳臭小子。何不自揣而妄欲圖我。元顯曰。爲張法順所悞耳。壬申元入京師。百官拜迎于道。詔加元大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謙爲尙書左僕射。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餘皆居職如故。賜道子死。斬元顯。譙王尙之。張法順等於市。由是大權一歸于元。內外莫不畏服。且說牢之退兵以來。物情大去。威望頓減。心甚悔之。一日詔下。以牢之爲會稽內史。大懼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時敬宣在京。元恐牢之不受命。使歸諭之。敬宣

歸謂其父曰。桓元志不可測。深忌大人功名。必不見容爲之奈何。牢之曰。吾受其恩矣。何至今今日方知。今且據江北以圖事。汝在京口。速取眷屬以來。敬宣受命而去。牢之日夜憂疑。謂劉裕曰。前日不聽子言。悔之無及。今事急。意欲就高雅之于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行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振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足成事耶。裕當返服還京口。不能從公行也。牢之默然。裕退。無忌問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何與之。

俱死。可隨我還京口。徐觀時勢。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無忌曰善。二人遂不告而去。見機而作。牢之知裕與無忌去。恐軍心有變。乃大再遲不得。牢之知裕與無忌去。恐軍心有變。乃大集僚佐告之曰。桓元志圖篡逆。吾將勒兵渡江。就此舉事。願與諸君共此功名。一座愕然。叅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又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不能禁。又敬宣失期不至。軍中訛言事洩。已被害。牢之益惶急。乃率部曲北走。軍士隨

路奔散。至新州。僅存親卒數人。牢之知不免。仰天嘆曰。吾亦無顏渡江矣。遂縊而死。後人有詩悼之曰。江北江南無路投。大軍百萬喪荒陬。當時若把桓元滅。北府勛名孰與侔。却說敬宣迎了眷屬。回至班瀆師已北走。隨卽趕往。行未廿里。只見一人飛騎而來。乃是牢之隨身親卒。見了敬宣。大哭曰。三軍盡散。將軍已經自縊。聞朝廷遣將又來拿捉家屬。公子速投江北避難要緊。敬宣一聞此信。魂胆俱喪。也顧不得奔喪大事。星夜渡江。

南史

卷三

只。聞。留。得。性。命。往。廣。陵。進。發。幸。得。關。口。尚。無。拿。獲。移。以。爲。後。計。矣。文。於。路。無。阻。一。日。到。了。廣。陵。向。高。雅。之。哭。訴。前。事。欲。圖。報。復。雅。之。曰。若。要。復。仇。必。須。厚。集。兵。力。徒。恃。廣。陵。之。衆。恐。不。足。以。濟。事。現。在。北。府。舊。將。在。北。者。甚。多。可。約。之。舉。事。於。是。遣。使。四。方。廣。招。同。志。一。時。從。之。者。有。劉。軌。劉。壽。司。馬。休。之。袁。虔。之。高。長。慶。郭。恭。等。皆。至。廣。陵。推。敬。宣。爲。盟。主。共。據。山。陽。相。與。起。兵。討。元。消。息。傳。入。京。師。元。聞。之。怒。曰。鼠。輩。敢。爾。便。命。大。將。郭。銓。起。兵。一。萬。帶。領。身。將。數。員。浩。浩。蕩。蕩。飛。奔。而。來。斯。時。山。陽。

軍旅未備。雖有數千人馬。半皆烏合。未識何以拒之。且聽下回分解。

仲。堪。全。無。謀。畧。徒。負。虛。名。欲。結。婚。楊。氏。以。爲。聲。援。計。亦。左。矣。桓。元。早。蓄。梟。雄。之。志。一。朝。得。勢。猖。獗。固。宜。所。惜。劉。牢。之。一。時。英。傑。乃。墮。于。桓。元。術。中。雖。寄。奴。敬。宜。切。諫。不。聽。以。至。一。敗。塗。地。遂。自。縊。而。死。爲。可。悲。耳。豈。天。欲。傾。晉。興。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耶。至。羅。企。生。楊。瓊。王。之。忠。節。亦。可。謂。卓。然。天。地。者。矣。中。間。寫。招。婚。比。箭。一。段。又。寫。臨。

西遊記

卷三

七

陣死節一段兩兩對照文氣如夾如花

南史演義卷四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卷

京口鎮羣雄聚義

建康城僞主潛逃

話說劉敬宣占據山陽聚衆方圓報復聞有大軍來討。忙同衆人整頓人馬迎敵。無如兵未素練。人無鬪志。戰陣方合。四散奔走。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只得棄城而逃。於是敬宣休之。劉軌奔燕。高雅之表虔之等。

奔秦。今且按下不表。却說何無忌。聞牢之自縊。故宣
出奔。不勝感悼。謂裕曰。北府舊將。半遭殺戮。吾儕恐
終不免。奈何。裕曰。無害。元方矯情飾詐。必將復用吾
輩。子姑待之。看得俄而桓修鎮丹徒。引裕爲參軍。何
無忌爲從事。二人皆就其職。一日修入朝。裕與無忌
隨往。元見裕。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謐
曰。公欲平天下。非裕莫可任者。元曰。然。因屢召入宴。
以示親密。元妻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
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宜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

中原非裕莫濟。俟關隴平定。然後議之。未晚。元不殺裕亦是
天時元已封楚王。用天子禮樂。妃爲主后。子爲太子。
殷仲文示範之。陰撰九錫冊。命等文。朝臣爭相勸進。
桓謙私問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野之情。咸謂宜代。
晉祚。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勲德蓋世。晉
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假話却說謙得確鑿
謙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謙以裕言告元。元亦喜。因詐
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受命
之符。又以前世禪代。皆有高隱之士。恥于當時。獨無。

乃求得西朝隱士皇甫謐六世孫名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屢加徵召不至。詔旌其閭。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語趣元興二年十二月丁丑。羣臣入朝請帝臨軒。手書禪詔。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卽避位。遷居雍安宮。百官詣楚王府朝賀。庚寅朔。築壇于九里山北。卽皇帝位。建號大楚。改元。雍始。元入建康宮。將登御座。而床忽陷。敗下羣下失色。元亦愕然。殷仲文趨進曰。將由聖德高厚。地不能載。佞言元絕唱元大悅。追尊父溫爲宣武皇帝。母司馬氏爲宣武皇后。

以祖彝而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或諫之不聽。
示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
矣。示本之人元自卽位。心常不自安。一夜風雨大作。
豈能悠遠。江濤擁入石頭。平地水數丈。人戶漂流。喧譁震天。元
聞之懼曰。奴輩作矣。後知江水發。乃安。性復貪鄙。聞
朝士有法書名函。必假構蒲得之。玩弄珠玉。刻不離
手。主者奏事。或一字謬誤。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制作
紛紜。朝換夕改。人無所從。當是時。三吳大饑。戶口減
半。會稽郡死者什三四。臨海永嘉等縣。人民餓死殆

盡富室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憐而元不加恤。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由是中外失望。朝野騷然。秘書監王元德同弟仲德。一日來見裕。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異日安天下者。必君也。裕久有建義意。因答曰。此言吾何敢當。倘有事變。願同協力。仲德曰。吾兄弟豈肯助逆者哉。君如有命。定効馳驅。於是密相訂約而去。下伏

京口時桓宏鎮青州。遣主簿孟昶至建康。元見而悅。起義之。謂叅軍劉邁曰。吾于素士中得一尙書郎。與卿共

鄉里曾相識否。適問何人。曰孟昶。適素與昶不睦。對曰臣在京口。惟聞其父子紛紜。更相贈詩耳。元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昶豈欲為元之佐。命耶。此恨可以不必。桓修將還鎮。裕當共返。托以金創。疾動不能乘騎。乃與無忌同船。其載密定匡復之計。既至京口。會孟昶還家。亦來候裕。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聞之乎。昶曰。今自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裕之心事。昶已悉。透語極斬截。裕大笑。相與共定大計。密結義勇。一時同志者。有劉毅。魏詡之。諸葛長民。檀憑之。王元德。王仲德。辛扈。興童。厚之。毅。兄。邁。

裕弟道規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有餘人。皆推裕爲盟主。裕乃命孟昶曰。吾弟道規爲桓宏叅軍。卿爲主簿。可在青州舉事。吾使希樂共往助之。殺宏收兵。據廣陵。希樂。劉毅字也。又謂魏詠之曰。長民爲刁達叅軍。卿往助之。殺達收兵。據歷陽。謂辛扈與童厚之曰。卿二人速往京師。助劉邁王元德兄弟。臨時爲內應。吾與無忌在京口。殺桓修。收兵討元。約定同日齊發。不可遲悞。衆人受命。分頭而往。下便捕入孟何兩家。情事使交氣踈而不漏。且說孟昶妻周氏。富于財。賢而有智。昶歸語其妻。

曰。劉道毀我于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
幸早自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建非常之業。豈婦人所當止。事若不成。當于
牢獄中奉養舅姑。義無歸志也。賢智婦人。昶愴然久之。而
起。周氏追昶還坐。曰。觀君作事。非謀及婦人者。不過
欲得財物耳。道一語破。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
當不惜。况財物乎。昶曰。果如卿言。此時濟用頗緊。苦
無所措。妻乃傾囊與之。昶弟顛其婦。卽周氏之妹。周
氏詐謂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悉取以來。

爲厭勝之具。其妹與之。遂盡縫以爲戰士袍。又何無
忌將舉事。恐家人知之。夜于屏風後作檄文。其母劉
氏。牢之姊也。登高處密窺之。知討桓元大喜。呼而謂
之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爲此。吾復何恨。又
賢問所與同謀者何人。曰。劉裕母益喜。爲言元必敗。
裕必成。無忌氣益壯。乙卯。裕及無忌托言出獵。收合
徒衆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
使居前。徒衆隨之而入。桓修方坐堂上。無忌突至堂
階。稱有密事欲白。乞屏退左右。修揮左右退。問何語。

無忌出不意拔劍斬之。大呼待衆並至。挺刃亂擊。左右皆驚竄。遂持其首詣裕。一處裕大喜。以首號令城上。時司馬刁宏聞變。率文武官吏來攻裕。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于尋陽。我等並受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尙欲助逆耶。衆信之。一時並散。遂殺刁宏。京口當是時。義旗初建。百務紛如。裕問無忌曰。此時急須一二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穆之。裕曰。然非此人不可。遂馳信召焉。穆之是書中出色人故先叙其生平原來穆

下易海身

卷四

六

之世居京口。為人多聞。強記。能五官並用。不爽一事。
 曾為瑯琊府主簿。棄官歸。是夜夢與裕乘大風泛海。
 驚濤駭浪。舟行如駛。俯視船旁有二白龍。夾船以行。
 既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樹木葱蘢。攜手而登。其上皆
 瑤臺璇室。有玉女數人。向裕迎拜。裕上坐。已旁坐。聞
 呼進宴。佳餚異饌。羅列滿前。皆非人世間味。忙迫中
夢筆有及覺口中若有餘香。心甚異之。晨起聞京口
餘聞有喧噪聲。出陌頭觀望。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命家
 人。壞布裳為袴。而裕使適至。一旬句轉遂往見裕。裕
筆如屈鐵

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任。穆之曰。倉猝之際。當無踰于僕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于座上署爲主簿。詰分兩頭。是日孟昶在青州。勸桓宏出獵。宏許之。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道規帥壯士數十人。乘間直入。宏方噉粥。見毅等至。放箸欲起。道規直前斬之。又一處左右大亂。擊殺數人。方止。毅持其首出。徇于衆曰。奉詔誅逆黨。違者立死。軍士披甲欲戰。道規搃首止之。曰。朝廷大軍旋至。卿等勿同族滅。青州軍士素畏服道規。遂

古本小說叢刊

卷四

七

散走。乃留道規守廣陵。收眾過江。與裕軍合。青州亦定。丁

巳裕率二州之眾一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

共討桓元。接入桓元一邊。元聞京口難作。怒曰無端草賊。速

擊殺之。繼問首謀者何人。左右曰劉裕。不覺失色。又

問其次曰劉毅。何無忌。恐懼殊甚。左右曰裕等烏合

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為一世

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榜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

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元原有乃命桓謙為

征討大都督。屯軍於覆舟山。待之。戒勿輕進。却說王

元德等探得外已舉事。謀俟京旅出征。夜伏壯士于關內。縱火燒其宮室。乘亂攻之。可以殺元。劉邁狐疑不敢發事。洩道及元德。扈興厚之。皆死。仲德逃免。補叙建康事已了。桓謙請進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吾事去矣。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相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曰。賊兵初起。撲之易滅。緩則養成其勢。圖之轉難矣。宜急擊。勿失。元不得已從之。乃遣左衛將軍吳甫之。右衛將

薛平漢事

卷四

軍皇甫敷引兵相繼北上。二人皆元之勇將。素號萬人敵者。故用爲軍鋒。却說甫之進至江乘。與裕軍相遇。甫之兵多裕數倍。甲騎連營。干戈耀日。裕衆皆恐。裕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成敗在此一決。諸君勉之。以下寫劉裕之勇。真似生龍活虎。乃身先士卒。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敵皆披靡。甫之迎戰。裕突至馬前。甫之方舉刀頭已落地。西軍爭奮。東軍大敗。皇甫敷聞前軍失利。分兵作兩路來援。裕與檀憑之亦分兵禦之。憑之衝入敵軍。奮力亂砍。一將從旁刺之。中其要害。大叫一聲。

而死。可憑之軍少却。裕見事急。進戰彌厲。敷合兩軍夾攻。圍之數重。裕戰久。刀折。見路旁一大樹。遂拔以挺戰。敷喝曰。劉寄奴。汝欲作何死。拔戟刺之。刃不及者數寸。令人急殺。裕瞋目叱之。敷覺眼前似有一道紅光。衝來。人馬辟易。其時無息。率衆殺入。不見裕。問裕何在。軍士指曰。在兵厚處。乃直透重圍救之。射敷中其額。敷踣于地。裕棄樹取刀。向前砍之。敷將死。謂裕曰。君有天命。願以子孫爲托。遂斬其首。衆見主將死。皆亂。鼠裕大呼曰。降者勿殺。於是降者過半。獲其資糧甲。

自無數。有此一勝。裕歸營。撫憑之。屍而哭之。先是。義
旗初建。有善相者。相衆人。皆大貴。其應甚近。獨相憑
之不貴。裕私謂無忌曰。吾徒既爲同事。理無偏異。憑
之不應獨賤。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憑之戰沒。裕悲
其死。而知大事必成。乃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盡合
其衆。往建康進發。破竹之勢已成。元聞二將死。大懼。問羣臣
曰。吾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
焉。元曰。民怨有之。神何怒焉。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
濱。與楚之際。上不及祖。神焉得無怒。元曰。卿何不諫。

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
時敵信日急。元悉起京師勁旅。付桓謙將之。使何澹
之一軍屯東陵。下承之一軍屯覆舟。山西衆合三萬。
庾頤之率精卒一萬。爲左右救援。乙未。裕軍至覆舟。
山東先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布滿山谷。使敵
人望之。不測多少。兵法云。虛者實之。詰旦。傳餐畢。悉棄資糧。
與劉毅牙兵爲數隊。進突敵陣。裕與毅以身先之。將
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
裕乘風縱火。烟焰漲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闕。桓謙股

慄諸將不知所爲。又願之所將多北府人。素畏服裕。見裕臨陣。皆不戰而走。軍遂大潰。先是元懼不勝。走意已決。潛令殷仲文具舟石頭。而輕舸載服玩書畫。仲文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之變。當使輕而易運。胸懷此等算計。豈是成大事者。及聞大軍一敗。率親卒數千人。聲言赴戰。上挾乘輿。下帶家室。出南掖門以走。胡藩執馬韉諫曰。今羽林射手。尙有八百。皆是精銳。且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元不答。鞭馬急奔。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斯時

京中無主。百官開門迎裕。裕乃整旅入建康。下令軍士不許擾及民間。百姓按堵如故。庚申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正陽門外。盡誅其宗族之在建康者。一面遣諸將追元。一面命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一具。裕問熹曰。卿欲此乎。熹正色對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勤勞王家。熹雖不肖。實無情于樂。熹言可敬裕笑曰。聊以戲卿耳。壬申。群臣推裕領揚州。裕感王謚恩。使領揚州報之。於是推裕爲大將軍都督揚徐兗豫青冀

幽并八州軍事以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瑯琊
 內史孟祖為丹陽尹諸大處分皆委于穆之舍猝立
 定無不畢且穆之謂裕曰晉自隆安以來政事寬弛
 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元顯政令違舛桓元
 科條繁細皆失為治之道公欲治天下非力矯從前
 之失不可治世名言裕乃躬行節儉以身範物內外百官
 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一日長民檻送刁
 達至京報豫州已平補叙豫州事裕大喜原來長民魏詠
 之本約在歷陽舉事為刁達所覺收兵到門訊之走

00433

脫長民被執。囚送建康。行至當利。而元敗。送人被檻。出之。長民結衆還襲豫州。遂執刁逵以獻。豫州事裕亦了。怒斬之。及其子姪無少長皆棄市。以報昔日之辱。後人有詩歎之曰。

王謐爲公刁氏族。

平生恩怨別秋臺。

回思雍齒封侯事。

大度千秋仰漢高。

却說劉敬宣。逃奔南燕。再題敬宣。燕主慕容德待之甚厚。敬宣素曉天文。一夜仰瞻星象。謂休之曰。晉將復興。此地終爲晉有。乃結青州太姓。謀據南燕。推休

之爲主。魁自垂發時。劉軌爲燕司空。大被委任。不欲
叛燕。遂發其謀。敬宣休之。知事洩。連夜急走。僅而得
免。逃至淮泗間。尙未知南朝消息。敬宣夜得一兆。夢
見丸土而吞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
本土乎。俄而裕自京師以手書召之。敬宣接書示左
右曰。劉寄奴果不我負也。喜極便與休之馳還。旣至
建康。裕接入大喜。謂敬宣曰。今者卿歸。不唯濟國難。
兼當報父讐也。敬宣泣而受命。裕乃以敬宣爲晉陵
太守。休之爲荊州刺史。且說桓元奔至尋陽。郭昶之

給其器用兵力軍旅少振及聞何無忌劉毅劉道規
三將來追留何澹之守益口而挾帝西上至江陵桓
石以兵迎之元入城吏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爲尙書
僕射專事威猛攝服羣下殷仲文微言不可元怒曰
今以諸將失律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
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時荆江諸郡聞元敗
歸有上表奔問起居者元皆却之令羣下賀遷新都
但圖好看時無忌等已至桑落州何澹之引舟師迎
何益于事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煥赫甚盛無忌欲攻之衆曰

賊師必不在此。特詐我耳。攻之無益。無忌曰：不然。今
 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中守衛必弱。
 我以銳兵進攻。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敗而我氣倍。因
 而薄之。破賊必矣。無忌。規曰：善。遂往攻之。果得其
 舫。傳呼曰：已獲何澹之矣。更。西軍皆驚懼擾亂。東軍
 乘之。斬獲無數。澹之走免。遂克盆口。進據尋陽。是役
 也。胡藩所乘舟為東軍所燒。藩帶甲入水。潛行水底。
 數百步。乃得登岸。欲還江陵。路絕不得通。乃奔豫章。
 裕聞而召之。遂降于裕。桓元不唯失一敵。元聞何澹之

敗。大懼。謀欲出兵拒之。乃以太將符宏領梁州兵爲前鋒。大軍繼進。當是時元重設賞格。招集荊州人馬。曾未三旬。有衆數萬。樓船器械俱備。軍勢甚盛。而東軍兵不滿萬。頗憚之。議欲退保。楊再圖後舉。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惟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勇者勝。不在衆也。道規說罷披甲而出。麾衆先進。矢石並發。西軍皆閉舫戶。以避。畏怯諸將鼓勇從之。直出軍後。縱火燒其輜重。西

隋書

卷四

四

師大敗元乘輕舸西走江陵。郭銓隨陣降。毅殷仲文已隨元走。半路而還。因迎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奉之至京。裕赦其罪。不問。再說元至江陵。計點軍士散亡殆盡。而有嬖童丁儂。期美風姿。性柔婉。元最親昵。與之常同卧起。卽朝臣論事。賓客宴集。時刻不離左右。食有佳味。必分甘與之。其時戰敗失散。元思之。涕泣不食。遣人尋覓。絡繹載道。及歸大喜。撫其背曰。三軍可棄。卿不可棄也。當此危亡交迫。僅戀一嬖童。不亡何待。將士聞之。皆怒曰。吾等之命不及一嬖童。奚盡力爲。於是衆

志益離。馮該勸元勒兵更戰。元不從。時桓希鎮守漢中。有兵數萬。元欲往漢中就之。而人情乖阻。號令不行。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急與腹心數百人乘馬西走。行至城門。或從暗中斫之。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僅得至船。左右皆散。從者不滿百人。恐有他變。急令進發。猶幸後無追師。船行無礙。一日正行之次。忽有戰船百號。蔽江而來。不過結局桓元恍如高峯突起。令閱者眼先不船上。鎗刀林立。旗號雲屯。大船頭上立一少年。將軍白鎧銀甲。手執令旗一面。旁立偏將數員。皆關

西太漢舟行相近。來將大喝曰。來者何船。船上答曰。
 楚帝御舟。談猶未了。來將把旗一揮。左右戰艦一齊。
 圍裹上來。箭弩交加。矢下如雨。元大驚。忙令退避。水。
 手已被射倒。船中已射死數人。丁僊期以身蔽元身。
 中數箭而死。僊期可謂不負其主。來將跳過船來。持刀向元。
 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來將曰。我殺天子之賊耳。元拔。
 頭上玉導示之曰。免吾與汝。玉導來將曰。殺汝玉導。
 焉。快語亦趣語。遂斬之。悉誅其家屬。但未識殺元者何。
 人。且聽後文再述。

寄奴與無忌。自牢之敗後。一旅寄人耳。乃能收
合勇銳。卒成大事。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桓元
雖具梟雄之性。然局量褊小。無有遠圖。何能受
享天位。觀於登殿而士陷。可以知其故矣。乃東
奔西竄。卒斬舟中兇頑。亦何益哉。觀裕降者勿
殺。及禁止擾害民間。數言。孟子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開國之君。自超越尋常萬萬也。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一六五四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一六五四

南史演義卷五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五卷

扶晉室四方悅服

伐燕邦一舉蕩平

話說殺桓元者乃是益州刺史毛璩之姪毛祐之方
元篡位曾遣使益州加璩爲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
遠近列元罪狀及聞劉裕克復京師遣其姪祐之率
兵三千進趨江陵以絕元之歸路事有奏巧恰好與

元相遇遂擊殺之。於是傳首江陵。收兵而返。荆州太守王騰之乃改府署爲行宮奉帝居之。以元首馳送東軍。無忌等大喜。以爲賊首旣除。大事已定。軍心漸懈。又遇風阻。浹旬未至江陵。那知桓元雖死。諸桓各竄。桓謙匿沮澤中。桓振匿華容浦。各集餘黨伺隙而動。探得東軍未至。城內無備。乘夜來襲。逆黨在內者。從而應之。斬關而入。江陵復陷。王騰之等皆遇害。一波方平一桓振見帝于行宮。躍馬橫戈。直至階下。瞋目向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弟德文下

座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桓謙苦止之。乃下馬歛容再拜而謝。明日遂奉璽綬還帝曰。至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復歸於晉矣。復晉年號。振爲都督大將軍。荊州刺史。謙爲侍中。左衛將軍。招集舊旅。附者四應。無忌等聞江陵復陷。大怒。星夜進兵。攻桓謙於馬頭。破之。欲乘勝勢。卽江陵。道規止之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輕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竭力。桓振身冠三軍。難與爭鋒。今桓謙敗。彼益致死于我。未易克也。且暫息兵。養銳。徐以計策。殲之。庶無一失。無

官身進身

卷五

二

忌曰殘寇遺孽一舉可蕩君何怯焉遂進兵

無忌輕敵所以

大桓振逆戰于靈溪分兵為左右翼中軍嚴守不動

及戰急親率敢死士八百從中衝出忽下馬各執短

刀奮砍桓振用兵亦極不測東軍不能支遂大敗死者千餘人

無忌等仍退保尋陽上牋請罪先是裕命敬宣為諸

軍後援敬宣繕甲治兵聚糧蓄財日夜不怠故無忌

等雖敗退賴以復振表敬宣之能停兵數旬復自尋陽西

上至夏口有兵守險不得前時振遣其將馮該扼東

岍孟山圖據魯山城桓憊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

臣相授毅與道規分兵向之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
月壘無忌以中軍逼於中流自辰至午二城皆潰生
於山圖僊客進薄東岸馮該之師亦潰外兵皆敗先是毅
恐江陵難下致書於南陽太守魯宗之曰賊徒雖敗
尙據堅城請舉南陽之兵以襲其後首尾共擊庶易
成功宗之遂進兵擊馮該於柞溪斬之振聞宗之兵
衆至謂桓謙曰東軍來攻兄暫堅守勿與交鋒俟吾
先破南陽之兵然後歸而擊之說罷潛師以出毅探
得振不在城進兵圍之晝夜攻擊將士肉薄而登謙

不能拒遂棄城走桓振方與宗之相持知城中危急
 急引軍還救而城已陷宗之追擊振軍亦潰逃于涇
 川劉懷肅追斬之桓謙桓蔚何澹之俱奔秦於是何
 無忌奉帝先還教及道規留屯夏口經理荆襄甲午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大赦改元惟桓
 氏一族不赦以桓冲忠于王室特宥其一孫繼後建
 事始義却說殷仲文以喪亂之後朝廷音樂未備言於
 裕請修治之裕曰今不暇治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
 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求解耳一語仲文

慚退。朝廷論建義功。進封裕為豫章郡公。毅為南平
郡公。無忌為安城郡公。各領本職如故。餘有功者。封
賞有差。先是毅嘗為北府從事。人或以雄傑許之。毅
宣曰。不然。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以此君為
人豪耶。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
亦當以陵上取禍耳。補叙毅與敬
宣不睦之由毅聞而恨之。至是
裕以敬宣為江州刺史。毅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
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君不
忘生平。正可為員外常侍。耳。前日授郡。已為過優。今

復命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聞而惧。固辭不就。乃遷爲宣城內史。夏四月。裕請歸藩。詔改授裕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移鎮京口。先是桓元受禪。王謐爲司徒。親解安帝璽綬奉於元。及領揚州。諸臣皆以爲太優。毅尤不服。一日帝賜宴朝堂。百餘皆集。謐以重鎮大臣。饜居首座。毅憤然作色曰。前逆元倡亂。天位下移。今幸王室重興。吾儕得爲大晉之臣。不至稽首賊廷。其榮多矣。因問謐曰。未識帝之璽綬今在何處。謐默然汗流浹背。惶愧無地。勉強終席而散。歸至家。

鬱鬱以死。臨歿。請解揚州之任。授裕。而毅不欲裕入
輔政。議以謝混代之。其實毅欲自領揚州。故遣尙書
皮沈至京口告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
起如廁。密報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也。及沈見裕。裕
令且退。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政久失。天命已移。明
公興復皇祚。勲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常爲守
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
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
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

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宜。今若復以他授。便爾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語語透闢。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至重。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而授餘人矣。裕從之。使皮沈先返。已卽表請入朝。朝廷共諭其意。卽徵裕領揚州錄尙書事。裕至建康。百僚無不畏服。裕之大業已基於此。一日裕集群臣議曰。自古安內者必攘外。昔南燕後秦利我有內難。侵奪我疆土。今內難雖平。而南鄉等郡尚爲秦

據宿豫以北。尚爲燕有。吾欲伐之。二者孰先。朱齡石
進曰。後秦姚興。頗慕仁義。以禮結之。其地自還。燕自
慕容德亡後。子超嗣位。國內日亂。可一舉滅之。此時
兵力未足。宜有待也。裕從之。遣使修好於秦。且求南
鄉等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與曰。天下之
善一也。劉裕拔起。和微能討桓元。興復晉室。內蠶庶
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因割南鄉
十二郡歸於晉。於是秦晉和好。終興之世。裕不加伐。
按在秦一邊下 却說南燕王慕容德始仕於秦。爲張
便詳叙燕事

兩步江尋

卷三

掖太守母公孫氏兄慕容納皆居張掖淮南之役德
從符堅入寇留金刀與母別謂母曰亂離之世別易
會難母見金刀如見兒也後同慕容垂舉兵叛秦秦
收其兄納及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
氏方娠繫獄未決段氏在獄終日悲啼一獄吏私語
之曰夫人勿憂吾當救汝出獄與太夫人逃往他鄉
便了段氏曰爾係何人乃能救我獄吏曰我姓呼延
名平夫人家舊吏也呼延平是慕容功臣念故主之恩願挈家
同往以避此難段氏感謝平先移家城外接取公孫

長同任。然後乘間竊段氏出獄。逃於羗中。段氏受了
驚恐。到未數日。卽生一子。取名曰超。超年十歲而公
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
汝叔也。超嘗佩之。及姚氏代秦平。以其母子遷長安。
俄而平卒。遺一女。段氏卽娶爲超婦。超旣長。日夜思
東歸。恐爲秦人所錄。乃佯狂行乞。以自汙。深心
作用人皆
賤之。東平公符紹遇之。途竒其貌。詢之。乃慕容超也。
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竒偉。殆非真狂。宜微加
官爵。以縻之。勿使逃於他國。興乃召見之。超呆兀不

下。之。道。言。卷。之。五。一
跪左右命之拜乃拜與之語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
興笑曰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斥不用那知反被他騙
一日超行長安市中見有賣卜者東人口聲向之問
卜卜者問其姓名曰慕容超卜者熟視良久舍卜招
之僻處問曰子果慕容超耶曰然卜者笑曰吾覓子
久矣不意今日得遇子於夜靜來晤吾有密事語子
萬勿爽約超心訝之別去尋至更深探來詣卜所卜者
迎門以候見之大喜邀入座定乃語之曰吾實告子
我非卜者乃南燕右丞吳玠王之命特來訪

君今既獲見。便請同往。稍遲恐有洩漏。不能脫身矣。
超因是不敢告其母妻。輒隨辯走。此時不走。在路變
易姓名。並無阻礙。不一日到了燕界。地方官先行奏
知。燕王德聞其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見
德。以金刀獻上。德見之。悲不自勝。與超相對慟哭。卽
封超爲北海王。賜衣服車馬無數。朝夕命侍左右。使
參國政。蓋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也。越二載。德不豫。立
超爲太子。及卒。遺詔慕容鍾。段宏爲左右相。輔太子
登極。超既卽位。厭爲大臣所制。乃出鍾宏等於外。引

用私人公孫五樓等內參政事。纔一得志便忘尙書

困厄焉得不敗

令封孚諫曰鍾國之舊臣宏外戚重望正應參翼百揆。今鍾等出藩五樓在內臣竊未安。超不聽。於是佞倖日進。刑賞任意。朝政漸亂。一日念及母妻。慘然下淚。五樓曰。陛下不樂者得毋以太后在秦未獲侍奉乎。超曰。然。五樓曰。何不通使于秦以重賂結之。啟請太后歸國也。超曰。誰堪使者。五樓曰。中書令韓範與秦王有舊。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乃遣範至秦。請歸母妻。不忘所生秦王興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妓皆

猶有人心

秦王興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妓皆

入於燕。燕肯稱藩送妓。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範
歸。復命。趙真。羣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
以私親之故。輒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
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不可。侵掠鄰邦。兵連禍結。
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陛下慈親在念。豈
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趙乃遣範。復聘於秦。稱
藩奉表。興謂範曰。朕歸燕。三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
熱。當俟秋涼。然後送歸。亦令韋宗聘於燕。宗至廣固。
欲令燕王北面受詔。段暉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

日屈節。超曰：我爲太后屈，願諸卿勿復言。此語却遂是正理。

北面拜跪如儀。復獻大樂妓一百二十人於秦。秦乃還其母妻。超帥百官迎於馬耳關。母子相見，悲喜交集。於是備法駕，具儀衛，親自引導，迎入廣固。尊母段氏爲皇太后，立妻呼延氏爲皇后。大赦國中。是冬，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澗水不冰。超問左右曰：澗水何獨不冰？嬖臣李宣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時祀南郊，有獸突至壇前，如鼠而赤，大如馬。衆方驚異，須臾大風揚沙，晝晦如夜。羽儀帷幄皆

裂超懼以問大史令成公綬綬曰此由陛下信任姦
佞刑政失均所致超乃黜公孫五樓俄而五樓獻美
女十名皆吳人善歌舞超大悅復任五樓如故乍明
庸主在如是一日臨朝謂羣臣曰南人皆善音樂今太樂
不備吾欲掠吳兒以補其數誰堪當此任者羣臣莫
應斛毅提公孫歸請曰願得三千騎保為陛下掠取
之超喜乃命斛毅提寇晉宿豫拔其城大掠而去又
命公孫歸進寇濟南掠取千餘人以獻自保不服反
其亡超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重賞二人當

是時裕蓄銳已久。本欲起師伐燕。聞之怒曰。今不慮師出無名矣。遂抗表北伐。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臧熹以爲必克。力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遂發建康。差胡藩爲先鋒。王仲德劉敬宣爲左右翼。劉穆之爲參謀。引舟師三萬。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於後。率兵步進。所過要地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岨之險。堅壁清野以待軍。若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彼主昏臣闇。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

孤軍遠入。不能持久。極其所長。不過進據臨朐。退守
廣固而已。守險清野之計。彼必不用。敢爲諸君保之。
却說趙閔晉師至。自恃其強。全無懼意。謂羣臣曰。晉
兵若果至此。當使箋馬不返。大言有益段暉曰。吳兵輕果。
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延時日。
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三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
更命一將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
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計其資儲之外。餘悉蕩盡。芟
除禾苗。使敵無所資。軍食既竭。求戰不得。旬月之間。

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險。出城逆戰。策之下也。
超曰。卿之下策。乃是上策。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
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勝勢在我。今據五
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蔽野。奈何芟苗
徙民。先自蹙弱。不若縱使入峴。以精騎擊之。何憂不
捷。語極甚桂林王慕容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
宜出大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自棄險固。
縱之使入也。如此明論。猶不從。鎮出謂段暉曰。至
上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酷似劉璋矣。今

年國滅吾必死之。或以告超。超大怒。收鎮下獄。却說
晉師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坐馬上。舉手指天。喜形于
色。左右曰。公未見敵。何喜之甚。裕曰。兵已過險。士有
必死之心。餘糧棲敵。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
矣。料事如神及裕至東莞。超方遣公孫五樓段暉將步騎
五萬屯臨朐。自將步騎四萬爲後援。裕將戰。以車四
千乘爲兩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自早至
日昃。勝負未決。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
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

破趙也。深達兵機之言裕從其計。遣籓引兵五千。從小路抄出燕軍之後。進攻臨崩。兵至城下。城中果無備。副將向彌環甲先登。大呼曰。輕兵十萬。從海道至矣。軍士隨之而上。守城兵皆潰。遂克之。時燕軍方與晉師交戰。勝負未決。一聞臨崩已失。衆心皆亂。裕乘其亂。縱兵奮擊。遂大勝之。斬段暉及大將十餘人。超率餘兵遁還廣固。晉兵遂北。直抵廣固城下。克其外城。超退保小城以守。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超在圍中。惶懼無計。遣尙書令張綱乞師於秦。秦救程林。

王筑於獄引見謝之。刑以御敵之策。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蒞六師。奔敗而還。求救於秦。恐不足恃。今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懸重賞。與晉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尤愈乎。國君死社稷在五樓曰。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晉分據中土。勢同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韓範素爲秦重。宜遣乞師。超乃遣範赴秦求救。那知其時秦邦爲夏人入寇。出

師屢敗自顧不暇。張綱乞師已徒勞而歸。行至半途。爲晉軍所獲。遂降於裕。裕使綱升樓車。周城大呼曰。秦爲夏王勃勃所破。不能出兵相救矣。城中聞之。莫不喪氣。又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潛遣精騎夜迎之。及明。張旗鳴鼓而至。城中益恐。全以虛聲疑之却說韓範至長安。苦懇救援。秦許出兵一萬救之。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發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彼既張以虛聲。此必攝以大言。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已去。裕以所言告之。穆之尤裕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細酌。奈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致敵人之怒。若廣固未下。秦是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答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今見伐燕。秦必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穆之乃服。秦果兵出。復止。果不出。裕所將。韓範不能歸燕。亦降於

裕由是燕之外援遂絕。超每巡城必挾寵姬魏夫人同登。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左右諫曰。陛下遭否塞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軍心。而乃爲兒女子泣乎。超拭淚而止。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令悅壽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疲。獨守窮城外。援無望。天時人事。槩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猶將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嘆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超言尚有英氣丁亥。裕集諸將命之曰。賊智窮力絕。而城久不援者。

將士不用命之故。今日先登者有賞。退後者有刑。限
在午時必克。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
亡。何爲不利。答語明快於是諸將鼓勇四面並攻。但未識
廣固一城。果能卽下否。且俟後文再講。
桓元篡逆。道遇毛祐之。而獲亦天敗惡人也。機事
怠緩。復使諸桓得志。乘輿幾至不保。幸桓謙一言
而止。又不幸中之幸。無忌不聽道規之言。剛復自
用。其敗宜矣。殷仲文當國祚傾危之時。侈言音樂。
宜爲寄奴所鄙。敬宣之論劉毅。其言甚當。乃忌而

潛之即敬宣所云外寬內忌也。慕容超以戮辱之餘。一朝得志。信讒好譏。朝政壞敗。至兵臨城下。不用老成之計。獨試下策。暗弱真如劉璋。又臨陣對敵。尙挾魏氏登城。左屬可笑。惟爲迎母而降。猶有人心。不得一槩少之。寄奴知彼知己。料敵如是。用兵如神。所至克捷。真所謂天挺人豪者耶。

南史演義卷六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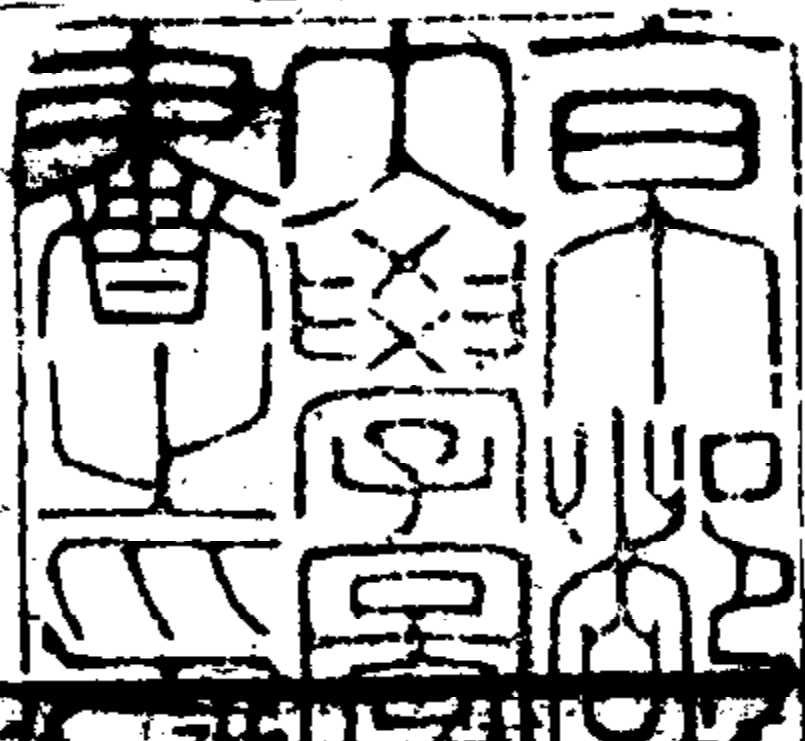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六卷

東寇乘虛危社稷

北師返國靖烽烟

說晉攻廣固將士齊奮自早至午城遂破燕王超
十數騎突圍出走晉軍追獲之執以獻裕裕立之
下。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時敬宣
在側超顧而見之曰子非吾故人乎願以母為托蓋



敬宣前奔南燕。正值超爲太子。同遊甚得。故超云。爾其後敬宣厚養其母終身。敬宣尙有古風。却說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屠其民。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自應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屠滅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燕之望矣。裕改容謝之。斬公孫五樓等數十人。餘無所誅。送超詣建康。斬之。滅燕事畢。話分兩頭。先是妖賊孫恩擾亂三吳。進犯京口。裕屢擊敗之。所虜男女人口。死亡畧盡。懼爲官軍所獲。遂赴海死。其

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人謂之水仙。而餘衆數千。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彩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有沙門惠遠見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奈何。至是果爲盜魁。循又有妹丈徐道覆。多智樂亂。爲循謀主。蓄兵聚財。勢日以大。桓元篡晉。欲撫安東土。因加官爵以縻之。以循爲番禺太守。道覆爲始興相。二人雖受朝命。爲寇如故。及裕尅復京師。循乃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如其官命之。循遺裕益智。綜裕報以續命湯。一贈一答。針鋒相對。於是輝裕之威。况暴

少戢。再說海中有一鹿島。方圓百有餘里。地產魚鹽。爲蛋戶所居。風俗強悍。居民鮮少。有大盜周吉據之。招集兵衆。建設樓船。橫行海中。自號飛虎大王。其妻羅氏。曾得某人傳授。有呼風喚雨之能。走石揚沙之術。手舞雙刀。能飛行水面。以故人皆畏之。昔孫恩在時。欲與結納。常遣盧循奉命往來。羅氏見而悅之。其後吉死。羅氏代統其衆。號令嚴明。羣盜畏服。然孀居無耦。欲求良配。而手下頭目等衆。無一當其意者。因念盧循人物軒昂。可以爲夫。遣人向循說合。循以有

妻辭之。來人回報。羅氏笑而不言。胸中已一日忽擁樓船百艘。甲士數千。親至番禺。邀循相見。循出見之。羅氏謂曰。君乃當世英雄。吾亦女中豪傑。願以身許君者。欲助君成大事也。君何不允。循曰。前妻不可棄。屈卿居下。又不敢再。羅氏笑曰。君不能自主耶。吾請與尊夫人當面決之。遂與循並馬入城。至府。循妻出接。方升堂。未交一語。羅氏卽拔劍斬之。顧謂循曰。今不可以生同室。死同穴乎。狠心毒手。然何等直捷。衆大駭。然憚其勇。決不敢動。循亦唯唯。惟命。一面將尸

首移置他處。厚加殯殮。一面卽設花燭。堂上交拜焉。由是鹿島之甲兵府庫悉歸番禹。而循益強。一日道覆自始興來。謂循曰。將軍聞劉裕北伐乎。循曰。聞之。道覆曰。此可爲將軍賀也。循曰。何賀。道覆曰。本任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矣。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將軍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自帥銳師過嶺。雖以將軍之神武。恐不能當也。今

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本。裕雖南還。無能爲也。此所以爲將軍賀也。循大喜。羅氏亦力勸之。遂與道覆刻期起兵。先是道覆在始興。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民爭市。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道覆亦有於是用之才於是循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等郡。守土者皆棄城走。時克燕之信未至。而賊勢大盛。京師震恐。何無忌得報大怒曰。彼欺朝廷無人耶。遂自尋陽起師。拒之。無忌輕敵長史鄧潛之諫曰。聞賊兵甚盛。又勢居上流。

逆戰非便。宜決南塘之水。守城堅壁以待之。彼必不
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
之策也。參軍劉闡亦諫曰。循所將之兵。皆三吳舊賊。
百戰餘勇。始與溪子。卷捷善鬪。又有妖婦助之。未易
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亦未爲
晚。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
賊軍遇於豫章。率衆進擊。兵鋒初交。大風猝起。吹沙
蔽日。暗藏妖婦在內官軍船艦皆爲風水衝擊。把持不定。無
忌所乘大舟。漂泊東岸。賊舟乘風逼之。箭炮並發。無

思見事急。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
衆雲集。左右皆盡。無息辭色。無撓握節而死。臨難於
是中外大震。廷臣皆懼。急以帝詔追裕還國。當是時。
南燕既下。裕方屯兵廣固。撫納降附。采拔賢俊。經營
三齊。忽有詔至。以海寇內犯。官軍屢敗。召使速還。大
驚。乃以韓範爲都督。又都軍事。留守廣固。班師還南。
至下邳。以船載輜重。先帥精銳步歸。至山陽。信益急。
大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奔至淮上。問行
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尙未至。建康劉公若還。便
有也。黃泉。

第一〇〇

卷二

五

可無憂。裕心少安。將濟江。遇大風。浪湧如山。船不得
 行。左右勸俟風息。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
 不然。覆溺何害。慷慨激烈 令人起敬即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
 至京口。士民見之。皆額首稱慶。入朝。羣臣皆來問計。
 裕曰。今日守為上。戰次之。毋驚惶。毋亂動。進退一唯
 吾命。諸君共體此意可耳。數語以時 諸葛長民劉藩
 劉道規各率本道兵入衛建康。裕皆令嚴兵以守。却
 說劉毅分鎮姑孰。聞亂。即欲出兵討賊。以疾作不果。
 及聞無忌敗。力疾起師來討。盧循裕恐其輕敵。以書

止之曰。

吾往時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得志。其鋒不可犯。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協力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往。皆以相委。此時尙宜有待。無忌。既悞於前。弟不可再悞於後也。

書去。恐毅不聽。又遣其弟劉藩往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汝。謂我真不及寄奴耶。投書於地。決意行師。先是裕與毅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心常不服。又自負其才。以爲當世莫敵。常云恨不遇劉

項與之並爭中原。又嘗於東府會集僚友。大擲樗蒲。追叙細事。伏一判。應至百萬餘人。皆敗。惟裕與毅在下。二劉或敗。一判。應至百萬餘人。皆敗。惟裕與毅在後。未判勝負。毅舉手一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曰。非不能。慮無事此耳。裕忿其言。因握五木于手。久之。而後擲。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內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笑謂毅曰。此手何如。衆俱喝采。毅色變。徐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故常欲立奇功。以壓裕望。今決意伐循。謂大功可立。遂帥舟師二萬。卽日進發。不察賊勢若何。祇欲時循攻湘。與裕爭功。宜其敗也。

中諸郡道覆進攻尋陽。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機全係於此。當併力擊之。若使克捷，天下無復事矣。不憂上面不平也。循得報，即自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兩軍相遇於桑落洲。賊兵回船却走，毅衆爭先追下數里。忽見戰船排開，一女將手舞雙刀，飛行水面。表出羅氏之能衆皆矚目視之。霎時狂風大作，天地昏暗。盧循兵從左起，道覆兵從右起。兩下夾攻，女將引兵當前衝擊。四面八方皆是賊兵，莫測多少。官軍大潰，毅棄船登岸，以數百人步走。

內身漢書

卷二

得脫。所棄輜重山積。循皆獲之。喜謂道覆曰。何剋盡
敗。今可不煩兵刃而入建康矣。軍中置酒相賀。莫要
太快
活。及聞裕已還朝。相顧失色。曰。彼來何速耶。循欲退
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不可。謂宜
乘裕初返。未暇整備。攻之可克。遲則恐難勝也。循於
是引兵逕進。時北師初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
盈一萬。毅敗之後。賊勢益強。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
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強。京師人情恟
懼。皆慮難保。孟昶欲奉琛輿過江。裕不許。先是昶料

無忌劉毅兵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
循此番却人皆信之王仲德言於裕曰祖言徒亂人
心耳公以雄才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
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孟昶不及仲德若先自遁逃勢同
匹夫何以號令天下此謀若立仲德請從此辭裕曰
卿意正與吾同昶固請出避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
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
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遷延日月耳將
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

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胸有定見。措語慷慨。我計決矣。卿勿復言。祖忿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固請死。裕怒曰。卿且再申一戰。死復何晚。祖知言必不用。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伐。衆並不同。惟臣獨贊其行。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將傾。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死得思極。後人有詩訊之曰。

持亂扶危仗有人。將軍何自遽亡身。

寄奴當日從君計。晉室江山化作塵。

裕聞昶死。慮人心不安。自屯石頭。命諸將各守要處。其子義降。始四歲。使劉粹輔之。以鎮京口。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邵。邵曰。若節越未反。民方奔散不暇。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然之。時賊信益急。裕謂諸將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衆皆不解其故。及盧循兵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直趣白石。焚舟而上。分數道攻裕。則裕軍必敗。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以大

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而徒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退而歎曰。盧公多疑少決。我終爲所誤。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盧循之才勝於孫恩。道覆之才又勝於盧循。非裕真能制之。裕登石頭城望之。初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迺泊蔡州。乃悅。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澹旬纔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丙寅。裕命沈林子。徐赤特築寨南岍。斷查浦之路。戒令堅守。勿動。自引諸將。結營於南塘。遙爲犄角之

勢。盧循引兵登岸。進攻查浦。徐赤特見其兵少。欲擊之。林子曰。此誘我耳。後必有繼。不可擊也。赤特不從。遂出戰。後隊大至。赤特戰死。林子據柵力戰。勢漸不支。裕命朱齡石急往救之。柵得不破。賊連攻三日。林子堅守不出。裕謂諸將曰。賊專攻查浦。而不以兵向我者。懈吾備也。今夜月黑。且有妖婦。勸之必來。劫營。須爲之防。因令營前連夜掘成深塹。上鋪木板。把沙土。蓋好。兩旁設大弩百張。伏兵四面。俟營中號炮一响。齊出擊之。諸將遵令而行。却說盧循是夜欲令羅

氏去劫大營。正好黑夜用法。道覆曰。劉裕狡詐。大營豈肯無備。不如去劫查浦小寨。可以必勝。循曰。吾連日專攻小寨者。正爲今夜用計耳。君何疑焉。孰知已被劉裕料羅氏曰。吾有神兵相助。以千人往。便足直破其壘。君等在後爲援。俟吾勝時。四面截擊可也。循大喜。等至更深。羅氏領兵前往。將近敵營。馬上作法起來。狂風大作。黑霧迷天。空中有百千萬人馬護從。那知纔及寨門。忽如天崩地裂。一聲把前面人馬陷入塹裏。羅氏收馬不及。亦跌下去。營中一聲炮响。兩旁弓弩

齊發如雨點一般射來。羅氏身中數箭而死。了結伏妖婦兵四起。火把齊明。盧循領兵在後。知是中計。只得退下。還船檢點前隊。一千兵馬皆被殺盡。又喪了愛妻。不勝大慟。謂道覆曰。吾不能留此矣。且還尋陽再圖後舉。汝引一枝人馬進取江陵。道覆從之。遂令范崇民以五千人斷後。大軍盡退。諸將見循兵退去。請裕追之。裕不應。大治水軍。命孫處沈田子二將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大將胸中自有調度眾皆謂海道艱遠。得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曰。大軍十二月之

交定破妖賊。此時必先顧其巢穴。使彼走無所歸。則
可以殲盡醜類。免貽後日之憂。諸君特未見及此耳。
衆皆稱善。今且按下。且說徐道覆來攻江陵。江陵守
將劉道規。裕之弟也。道覆未至。先有荀林桓謙
其攻江陵一段。趁手補出。初聞
賊逼京邑。遣其將檀道濟率兵三千入援。至尋陽。爲
賊將荀林所破。引師退歸。林遂乘勝伐江陵。兵勢甚
盛。又其時譙縱反於蜀。桓謙自秦歸之。引蜀師來寇。
荀林屯於江津。桓謙軍於枝江。二寇交逼。遙相呼應。
加以江陵士庶多桓氏義舊。並懷二心。道規乃會將

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人士頗懷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有胆衆感其誠。莫有叛者。襄陽太守魯宗之知江陵危急。率衆來援。道規單騎迎入。遂以守城事委之。而自率諸將攻謙。或諫之曰。今遠出攻謙。勝未可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庸才。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引兵向城。桓謙不虞吾至。攻之輒克。林聞謙敗。則心胆俱

破。豈暇得來。

兵法攻心爲上。

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於

是率領兵馬。水陸齊進。攻謙於枝江。謙果大敗。單舸

走。副將劉遵追斬之。還擊荀林。林亦走。江陵得安。至

是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或傳盧循已平。京邑遣

道覆來爲荊州刺史。江漢士民無不畏懼。道規曰。此

未可縱之。臨城也。於是築壘於豫章口。拒之。道覆屢

攻不克。

道規料敵如神。不愧寄奴之弟。

詔分兩頭。裕治水軍。畢以檀

韶爲前鋒。擊斬賊將范崇明。於南陵。循懼。馳報道覆。

曰。勿爭江陵。且還拒裕。於是道覆引軍急還。與循軍

令冬十二月。裕至雷池。賊衆揚言不攻雷池。當乘流
逕向建康。裕謂諸將曰。賊設此言。明日當來夾戰矣。
吾軍當嚴陣以待。詰旦果見賊舟蔽江而下。旂鎗密
布。金鼓震天。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乃命步兵屯於
西岸。先備火具。藏於岨側。戒軍士曰。今日西風甚急。
賊占上風。必泊西岸。可縱火燒之。步兵領命而去。又
令舟師悉出輕艦。分作數十隊。列於東岸。船上各設
大弓百張。戒之曰。初則擇利而戰。進退自由。一聞中
軍鼓起。萬衆齊奮。退者立斬。衆將皆奉令行事。
戰無
板法

平步瀟湘

卷六

三

只此一番布置已藏無窮變化。將戰賊舟果盡泊岸。此善用兵者所以百戰百克也。岸官軍若迎若拒。東逐西走。西逐東走。勢若遊龍。而賊陣中火陷冲起。裕命擊之。鼓聲大震。諸將無不奮勇殺入。後面火勢愈盛。樓船大半被燒。前面萬弩齊發。中者貫胸。賊兵大潰。岸上忽豎招降旗一面。上書降者免死。於是賊兵得脫者無不棄甲奔降。循其道覆見事急。遂收餘兵東遁。先是裕揮衆進戰。所鎗麾竿忽折。幡沉於水。衆皆失色。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平矣。至是果大捷。

獲士卒，芻糧無數。諸將入貨，裕曰：「賊今敗去，必還番
禹。斯時番禹諒已爲孫處等所據矣。然孤軍無援，恐
不足以制之。」乃命胡籥、孟懷玉率輕軍五千尾而追
之。務殲盡醜類而止。着着算到却說循與道覆率領殘兵
星夜逃回番禹。那知孫處、沈田子二將奉了劉裕的
將令，已於十二月之交引兵襲據其城，戮其親黨，嚴
兵以待。循在路不知其城已失，一到番禹，忙卽整衆
入城。行至城下，見四門堅閉，城上遍插旌旗。一將全
身披掛，立於城上，大喝曰：「盧循汝巢穴已失，今來何

首見海錄

卷一

爲番禹之失道循大驚。問曰：爾何人，敢據吾地？城上覆却，筭不到。將對曰：我振武將軍孫處也，奉太尉之命，領爾巢穴。絕爾後路，爾尙不知死活耶？循顧道覆曰：此城若失，吾無容身之地矣。奈何？道覆曰：事急矣，乘其孤軍無援，速攻之，可克也。於是揮令賊衆四面攻擊，城中亦四面拒之，相持二十餘日，漸不能支。孫處謂田子曰：救兵不至，矢石將竭，奈何？田子曰：風色已轉西北，不出三日，救兵必至矣。一日，忽聞城外砲聲如雷，賊兵紛紛退去，遙望海口，一枝人馬皆是官軍旗號，在賊

陣中左冲右突。賊兵抵死相敵。田子知救兵已至。遂留孫處守城。親率兵衆前來助戰。兩路夾擊。賊衆大敗。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正裕之謂也盧循狼狽逃去。道覆欲走。始興衆散。被殺戰罷。方知來援者乃胡藩孟懷玉也。相見大喜。田子請一將入城。胡藩謂田子曰。賊去未遠。追之可獲。君同孫將軍撫戢地方。我同孟將軍去擒賊徒。便了。談罷分手而別。但未識官軍追去果能擒得賊徒否。且聽下回分解。

慕容超雖無人君治國之道。乃能慷慨就戮。亦

不可盡非。至臨死以母相托。而敬宣能不負所
言。亦人所難得。韓範以燕臣降裕。而能救合城
性命。亦有可取。盧循劇賊。乘國家之急。恣其侵
掠。又輔以道覆。羅氏真是如虎生翼。無忌既敗
於前。劉毅復踵其後。非寄奴堅忍待之。料事如
鑒。幾於不可收拾。道覆智謀。迥出何劉上。早能
收而用之。亦一良佐。惜其窺身於賊。卒至隨賊
而沒也。羅氏妖婦。夫死而求婚盧循。已不足齒。
一見正妻。遽焉仗劍殺之。凶悍尤出人意。外孟

和雖料事多中。而其才不如劉裕。乃自信太深。仰藥先死。亦可謂智而愚者矣。

南史演義卷六終

古今小說叢刊 第二〇輯

一七二六

南史演義

卷六

下

南史演義卷七

正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七卷

除異已暗襲江陵

翦強宗再伐荆楚

諸說虛循大敗而逃。僅存樓船數號。殘兵數百。欲往
交州。又遇風阻。不得進。後面追兵漸漸赶上。自知不
免。乃召其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或云鼠雀偷生。
就死實難。或云官尙就死。何況我等。循乃釋願死者。

南史

卷八

不殺而殺諸辭死者。自殺於海而死。追兵至。取其尸。斬之。傳首建康。至。此方息。裕聞賊平。大喜。以交州刺史杜慧度鎮番禺。詔諸將班師。朝廷論平賊功。進封裕爲宋公。諸將進爵有差。獨劉毅兵敗無功。不獲進爵。裕念其舊勲。因命劉道規鎮豫州。而以毅爲荊州刺史。且說毅自柔。落敗後。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雖居方鎮。心常快快。伏下被誅之由又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尙書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薙結。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

廣二州。裕許之。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裕亦許之。僧施旣至江陵。毅謂之曰。昔劉先主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何以異此。語極誕妄。其毅有祖墓在京口。表請省墓。裕往候之。會於倪塘。歡宴累日。胡藩私謂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咏。自許以爲雄豪。於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若乘其無備。除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

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既而教還荊州變易守宰。改朝命招集兵旅反謀漸著。其弟籓為兖州刺史。引之共謀不軌。托言有病。表請移置江陵。佐已治事。裕知其將變。陽順而陰圖之。答書云。今已徵籓矣。其入朝後。即來江陵也。毅信之。裕智教愚裕深教淺於此可見九
 已卯。籓自兖州入朝。裕執之。并收謝混於獄。同日。死於。是會集諸將謀攻江陵。諸將皆曰。荆土強固。士馬衆多。攻之非旦夕可下。須厚集兵力。圖之。階下走過一將慷慨向裕曰。此行不勞大衆。請給百舸為計。

驅。襲。而。取。之。旦。夕。可。克。劉。毅。之。首。保。卽。梟。於。麾下。裕。
大。喜。衆。觀。之。乃。參。軍。王。鎮。惡。也。隨。手。挿。叙。且。說。鎮。惡。來。歷。
本。秦。人。丞。相。王。猛。孫。生。於。五。月。五。日。家。人。以。俗。忌。不。
利。欲。令。出。繼。於。外。猛。見。而。奇。之。曰。此。兒。不。凡。昔。孟。嘗。
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
年。十。三。而。符。氏。亡。關。中。亂。流。寓。岐。池。之。南。嘗。寄。食。里。
人。李。方。家。方。厚。待。之。鎮。惡。謂。方。曰。若。遭。遇。明。主。得。取。
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
富。貴。得。志。日。願。勿。忘。今。日。足。矣。後。奔。江。南。居。荆。州。讀。

孫吳兵書饒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廣固之役。裕求將才於四方。或以鎮惡薦。裕召而與語。意略縱橫。應對明敏。大悅。留與共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卽以爲中兵參軍。至是請爲前驅。裕命蒯恩佐之。將百舸先發。戒之曰。若賊可擊。則擊之。不可則燒其船。艦留水際。以待我。鎮惡領命。晝夜兼行。在路有問及者。詭云劉兗州在江陵省見。其時人尙未知劉藩已誅。故皆信之。已未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每舸各留一二人。對舸岸上各立。

六。七。旗。旗。下。置。鼓。戒。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擊。鼓。
兩。喊。盡。燒。江。津。船。隻。若。後。有。大。軍。狀。於。是。鎮。惡。居。前。
蒯。恩。次。之。徑。前。襲。城。正。行。之。次。江。陵。將。朱。顯。之。在。江。
口。遇。而。問。之。答。以。劉。兗。州。至。顯。之。曰。劉。兗。州。何。在。曰。
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士。擔。負。戰。具。遙。望。
江。津。烟。焰。張。天。鼓。嚴。之。聲。甚。盛。知。有。變。便。躍。馬。馳。歸。
驚。報。教。曰。外。有。急。兵。垂。至。城。矣。宜。令。閉。門。勿。納。教。大。
駭。急。下。令。閉。門。關。未。及。閉。鎮。惡。已。率。衆。馳。入。殺。散。守。
卒。進。攻。金。城。來。軍。固。密。而。殺。亦。疎。防。實。甚。金。城。者。教。所。築。以。衛。其。

府者也。守衛士卒皆在焉。猝起不意。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倉皇出拒。大將趙葵。毅手下第一勇將。素號無敵。纔出格鬪。中流矢而死。人益惶懼。自食時戰至申。脯城內兵皆潰。鎮惡破之而入。遣人以詔及裕書示毅。毅燒不視。督廳事前士卒力戰。逮夜。士卒畧盡。毅見勢不能支。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走。走將何之鎮惡慮闔中自相傷犯。止而不追。初。長史謝純將之府。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遂馳入府。與毅共守。及毅走。同官毛修之謂純曰。

吾○濟○亦○可○法○矣○純○不○從○爲○亂○兵○所○殺○誠純○敬○毅○出○城○左
 右○皆○叛○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桓○蔚○之○欺
 走○投○寺○中○十○師○匿○之○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留
 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若
 人○以○告○鎮○惡○收○其○屍○斬○之○後○人○有○詩○悼○之○曰
 蓋○世○勲○名○轉○眼○無○敢○誇○劉○項○共○馳○驅○
 呼○盧○已○自○輸○高○手○豈○有○雄○才○勝○寄○奴○
 先○是○毅○有○季○父○鎮○之○補叙鎮之○以作餘波○間○居○京○口○不○應○辭○召○
 嘗○謂○毅○與○籓○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

南史演義

卷七

五

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教導。從到門。輒詬之。教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步行至門。方得見。及教死。不涉於難。人皆高之。乙卯。裕至江陵。鎮惡迎拜於馬首。曰。仰仗大威。賊已授首。幸不辱命。裕曰。我知非卿不能了此事也。荊州文武相率迎降。收郗僧施斬之。餘皆不問。捷音至京。舉朝相慶。時諸葛長民已有異志。聞之不悅。長民被害。赴勢叙入。先是裕將西討。使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又疑其不可獨任。加膠之建武將軍。配兵力以防之。以故長民益自疑。猶冀

毅未卽平。與裕相持於外。可以從中作難。及聞毅死。大失望。謂穆之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吾與子皆同功共體者也。能無危乎。穆之不答。密以其言報裕。裕乃潛爲之防。以司馬休之爲荊州刺史。留鎮江陵。而身還建康。大軍將發。長史王誕請輕身先下。裕曰。長民邇來頗懷異志。在朝文武恐不足以制之。卿詎宜先下。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責育矣。乃聽先還。裕旣登路。絡繹遣輜重兼程而下。云於

通鑑綱目

卷之十

二

某日必至。長民與公卿等頻日奉候於新亭。而裕淹留不還。輒爽其期。使計步候者皆倦。乙丑晦。裕乘輕舟徑進。潛入東府。公卿聞之。皆奔候府門。長民亦驚趨而至。裕走伏。壯士丁盱於幔中。單引長民入。降座。握手殷勤慰勞。俄而置酒對飲。却人閒話。凡平生所不盡者。皆與之言。長民甚悅。酒半。裕僞起如廁。忽丁盱持刀從幔後出。長民驚起而刃已及身。遂殺之。裕命輿尸付廷尉。并收其弟黎民。黎民有勇力。與衆格鬪而死。長民事故時人語曰。莫跋扈。付丁盱。由是羣臣

恐懼莫不悚息聽命。再說朝廷相安未久。旋又生出
事來。費却一番征討。歷久方平。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你道此事
從何而生。先是司馬休之爲荊州刺史。勤勞庶務。撫
恤民情。大得江漢心。有長子文思。嗣其兄譙王尙之
後。襲爵於朝。與弟文寶。文祖。並留京師。文思性凶暴。
好淫樂。手下多養俠士刺客。離城十里。建一座大花
園。以爲遊觀之所。而兼習騎射。一日走馬陌上。見隔
岸柳陰之下。有一羣婦女。聚立觀望。內有一女。年友
十五六。容顏絕麗。體態風流。文思立馬觀之。目蕩心

搖禍端從顧謂左右曰此間何得有此麗人有識之
 此而起者曰此園鄰宋家女也婦女見有人看他旋即避去
 文思歸思念不置有寵奴張順性姦巧善伺主人意
 文思托他管理園務認得宋家因進曰主人連日有
 思得毋為宋姓女乎如若愛之何不納之後房張奴可殺
 文思曰吾實愛其美但欲納之未識其家允否張順
 曰以主人勢力求之有何不允文思大喜遂令張順
 前去說合却說宋女小名玉娟其父宋信已亡過三
 年與母周氏同居家中使喚止有一婢父在時已許

字郎更錢德之子。以年幼未嫁。宋姓雖非宦室。亦係清白人家。時值三春。隨了鄰近婦女。閒行陌上。觀望春色。却被文思隔岸。看見當時母女歸家。亦不在意。隔了一日。有人進門。口稱司馬府中差來。請周氏出見。周氏出來。問有何事。見諭其人曰。我姓張。係尊夫舊交。現在住居園中。又係近鄰。今日此來。特爲令愛作伐。周氏曰。吾女已許字人矣。有辜盛意。張順愕然曰。果真許字人了。可惜送却一場富貴。宋大嫂。你道吾所說者何人。乃郎府中玉子也。王子慕令愛才貌。

下步沙詩

卷十

欲以金屋置之。故遣吾來求此。今愛福星所照。如何
錯過。的是謀人。周氏曰。小女福薄。說也無益。便走過
一邊。張奴見事不諧。卽怏走歸。以周氏之言告知主
人。文思悵然失望。謂張順曰。你素稱能幹。更有何計
可以圖他到手。張奴曰。計却有。但恐主人不肯行耳。
文思忙問何計。張奴曰。今日午後。竟以黃金彩段。用
盒送去。強下聘禮。晚間點齋。我們僕衆。再用健婦數
人。徑自去娶。倘有不從。搶他歸來。與主人成其好事。
事成之後。他家縱有翻悔。已自遲了。

張奴
可殺文思點頭

稱善。遂命如計而行。却說周氏自張順去後。叮囑女兒。今後不可出門。被人看見。正談論間。忽聽扣門聲。急喚婢出問。小婢開出門來。見有五六人。捧着盤盒。一擁而入。早上來的人。亦在其內。便向他道。請你大娘出來。當面有話。周氏聽見人聲嘈雜。走出堂中。張順一見。便作揖道。大嫂恭喜。我家主人欲娶令愛。特送黃金百兩。彩段十端。以作聘禮。請即收進。今夜便要過門。周氏大驚道。我女已受人聘。你家雖有勢力。如何強要人家女兒。快快收去。莫想我受張順笑。

下步遺書

卷八

十

這受不受由你。我們自聘定的了。遂將黃金彩段。放在桌上。竟自去了。全以勢力壓制周氏急忙走出。喊叫四隣。鄰人不多幾家。又是村農。懼怕王府威勢。誰敢管這閑事。周氏喊破喉嚨。無人接應。痛哭進內。向女兒道。彼旣強聘。必來強娶。此事如何是好。母女相對而哭。思欲逃避他方。又無處可避。况天又漸黑下來。愈加惶懼。纔到黃昏。門外已有人走動。此時周氏真要急殺坐至更深。大門一片聲响。盡行推倒。燈毯火把。塞滿庭中。照耀如同白日。玉娟戰戰兢兢。躲在房中床上。周氏攔

在房門大叫救人。走過婦女數人。將他拉在一邊。竟到房中。搜着玉娟。將新衣與他改換。玉娟不依。一婦道到了府中。與他梳粧便了。遂將他擁出房門上轎。斯時玉娟呼母周氏呼女衆人皆置不理。一時忙人亂如見人一登轎鼓樂齊鳴。燈毬簇擁而去。鄰里皆閉門躲避。誰敢道個不字。花轎去後。方有鄰人進來。見周氏痛哭不已。勸道人已攪去。哭也無益。又有的道。令愛此去却也落了好處。勸你將錯就錯罷。周氏道。錢家要人。教我如何回答。鄰人道。錢家若來要人。你實說被

司馬府中搶去。只要看他有力量。與司馬府爭執便
了。初各怕事不敢出頭。及至去後。走來勸慰。說了一
說。幾句不着。痛癢話。局外人。大抵如是。說了一
回。鄰人皆散。周氏獨自悽惶。話分兩頭。玉娟擡入府
中。出轎後。婦女卽擁入房。房內紅燭高燒。器用鋪設。
皆極華美。走過數個婦女。卽來與他梳洗。始初不肯。
旣而被勸。不過只得由他打扮。送進夜膳。亦畧用了
些。不上一刻。文思盛服進房。婦女卽扶玉娟見禮。文
思執其手曰。陌上一見。常懷想念。今夜得遂良緣。卿
勿憂不如意也。喜極矣玉娟低頭不語。見文思風流體

態言語溫存。當夜亦一一從命了。却說周氏一到天明。卽報知錢家。言其女被司馬府搶去。錢德氣憤不過。卽同周氏赴建康縣。哭訴情由。縣至姓陸名徵。東吳人。爲人鯁直。不畏強禦。又值劉裕當國。朝廷清明。官吏畏法。接了狀詞。便卽出票。先拿豪奴張順審問。差人奉了縣王之命。私下議道。司馬府中如何敢去拿人。有的道。張順住在郭外園裏。早晚入城。吾們候在城門口。拿他便了。那知事有夤巧。差人行至城門。正值張順騎馬而來。差人走上勒住馬口道。張大爺

請下騎來。有話要說。張順下馬道。有何說話。差人道。我縣主老爺請你講話。現有珠票在此。張順道。此時府中傳喚。我不得閑。豪奴差人道。官府中事却出不得你快去。快去。張順道。去也。何妨。便同差人至縣縣主聞報。便即陞堂。張順昂然而入。見了縣主。立而不跪。縣主道。你不過司馬家奴。如何哄誘主人。強搶民家閨女。大干法紀。見了本縣。尚敢不跪。麼。張順道。這件事。求老爺莫管罷。豪奴縣主拍案大怒道。朝廷委我為令地方土事。我不管誰管。喝令扯下重砍四十。

左右便將張順按倒在地。打至二十。痛苦不過。只得求饒。原怕縣令道。既要饒打。且從實供來。張奴怕打。悉將強搶情由供出。縣主錄了口詞。吩咐收監候申詳。上司請旨定奪。有人報知文思。文思不怕縣令。却怕其事上聞。劉裕見責。王娟必斷歸母家。如何捨得。數次央人到縣說情。求他莫寃。縣令執法不依。文思計無所出。或謂之曰。府中俠士甚衆。縣既不從。不如潛往殺之。其獄自解。文思氣憤不過。遂依其說。潛遣刺客入縣。夜靜時。悄悄將縣令殺死。弄出大明日無

中親隨人等見主人死得詫異。飛報上司。裕聞。報道賊不在遠。着嚴加搜緝。既而踪跡漸露。訪得賊在司馬府中。遂命劉穆之。悉收文思門下士。考問盡得其實。裕大怒。從來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遂收文思於獄。其強搶之女。發還母家。聽行更嫁。奏過請旨。旨意下來。其黨與皆斬。文思亦令加誅。休之聞之。上表求釋。願以已之官爵贖其子罪。裕不許。然遽誅之。又礙休之面上。因將文思執送荊州。令休之自正其罪。休之不忍加誅。但表廢其官。使之閑住江陵。

所謂小不忍則亂大

謀。裕怒曰。休之不殺。文思以私廢公。目無國法。此風何可長也。因徵休之來京。并欲黜之。詔至江陵。休之欲就徵。恐終不免。欲拒命。慮力不敵。憂懼不知所出。參軍韓延之曰。劉裕剪滅宗籙。志圖篡晉。將軍若去。必不爲裕所容。如何遽就死。若不愛命。大兵立至。荆州必危。我嘗探得雍州刺史魯宗之。素不附裕。久懷異志。其子竟陵太守魯軌。勇冠三軍。今若結之爲援。併二州之力。以拒朝廷。庶州土可保。休之曰。今煩卿往爲我結好於宗之。延之領命往說宗之。曰。公謂

劉裕可信乎。宗之曰：未可信也。延之曰：司馬公無故見召，其意可知。次將及公，恐公亦不免於禍。今欲與公相約，併力抗裕，公其有意乎。宗之曰：吾憂之久矣。苦於勢孤力弱，若得司馬公為主，敢不執鞭以從。延之請盟於宗之，親赴荊州，與休之面相盟約，誓生死不相背負。盟既定，連名上表罪裕。裕閱其表，大怒。遂殺休之。次子文寶、文祖，下詔討之。差將軍檀道濟將兵三萬攻襄陽。一路江夏太守劉虔之屯兵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

伏下層
軌承襲

又命徐達之將兵一萬

爲前鋒王允之沈淵子蒯恩佐之出江夏口身統大
軍爲後繼諸將皆從。前伐江陵以偏師取勝此番
却用全力相圖勢不同也先
是韓延之曾爲京口從事與裕有舊裕密以書招之
延之接書呈示休之卽於座上作書答云
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
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知以譙王前事良
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當於古人
中求之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
事詢仰譙王徑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

過而當默然耶。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
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甲兵。所謂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
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
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
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
詭方。伯藁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歎。懷之士。閭外
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耻也。罵得貴府將
吏及朝廷賢德。皆寄性命以過目。心企太平久矣。

善識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
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
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其臧洪遊於地。
下。不復多言。

書竟。卽付來使寄裕。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
當如此矣。公道難沒其後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
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軌。以示不臣劉氏。却說休之。
知裕軍將至。飛報宗之。宗之謂其子軌曰。劉裕引大
軍攻江陵。道濟以偏師取襄陽。汝引兵一萬去迎。道

濟吾同休之。去迎劉裕。軌奉命輒行。將次三連。探得道濟軍尙未至。虔之全不設備。遂乘夜襲之。虔之戰死。一軍盡沒。軌旣勝。便移兵來拒徐達之等。達之等聞虔之死。皆大怒。欲戰。蒯恩止之。曰。魯軌驍將也。今乘勝而來。其鋒甚銳。不可輕敵。不如堅兵挫之。俟其力倦而退。然後擊之。可以獲勝。達之不從。遂出戰。兩軍方交。魯軌拍馬直取達之。達之不能敵。被軌斬於馬下。允之淵子大呼來救。雙馬齊出。夾攻魯軌。怎當軌有萬夫不當之勇。二將皆非敵手。數合內。軌皆斬

之。由是東軍大敗。荆思走免。魯軌所向皆捷。非寫官軍之弱。以見荆雍原是勁敵。非裕不能底定也。斯時裕軍於馬頭。聞前鋒敗。亦文章先抑後揚法。大怒。正議進兵。忽有飛報到來。言青州司馬道賜反。刺史劉敬宣被害。裕聞之大慟。揮淚不止。你道敬宣何以被害。先是裕慮荆襄有變。故於青齊兗冀數處。各用腹心鎮守。時敬宣鎮廣固。其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休之叛。潛與之通。密結敬宣親將王猛子等。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一日進見敬宣。言有密事。乞屏人語。左右皆出戶。獨猛子逡巡在後。

取敬宣脩身刀殺敬宣。道賜持其頭以出。示衆曰。奉
 密詔誅敬宣。違者立死。左右齊呼。司馬道賜反。外兵
 悉入。遂擒道賜。及其黨皆斬之。亂始定。文武佐吏守
 廣固。以待命。裕知敬宣死。禍由休之。一語恨不立平
 江陵。一面遣將去守廣固。一面會集諸將。刻期濟江。
 未識荆雍之兵。若何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劉毅才不及裕。悻悻自雄。欲以勝裕。無如基高
 一著。事事多不出裕意料中。為裕所滅。宜矣。司
 馬休之。始不能教子。繼又不知大義。滅親之訓。

結連宗之。挑裕致討。不智甚矣。至如韓延之答書。侃侃正言。裕亦歎其事。人當如此。若而人豈易得乎哉。

南史演義卷七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南史雜考

卷一

一七五〇

南史演義卷八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八卷

任諸將西秦復失 行內禪南宋聿興

話說休之宗之知東軍大上劉裕自來遂合兵五萬

臨江岸置陣以拒來師岸高數丈其壁如削陣前鎗

刀密布矢石列排真如銅墻鐵壁無懈可擊形容西陣嚴固

極是難克方敵出劉裕怒來裕驅兵直進下令曰先登者有賞於

是衆力同奮。那知登未及半。上面箭如雨下。紛紛俱墜。死者相繼。無一能登岸者。裕怒披甲欲自登。諸將勸止不從。主簿謝晦趨前抱住不放。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二語忠愛如見裕乃止。時胡藩領遊兵往來江津。裕呼之使登。藩有難色。不卽遽上。裕大怒厲聲呼左右收來斬之。藩見左右持刀趕來。顧而謂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身而上。胡藩原是虎將連殺數人。由是隨之者稍多。大軍因而乘之。遂皆登岸。呼聲動地。無不一

以當百。西軍大潰。宗之休之走。裕揮諸將追之。追下
數里。忽見一枝軍。喊殺而來。擋住去路。追者見有接
應人馬。便按兵不追。你道接應者何人。乃是魯軌在
後。知前軍交戰。恐防有失。趕來相助。恰好救了敗殘
人馬。休之宗之見魯軌兵到。心下稍安。收集逃亡。再
整軍馬。已喪十分之三。休之欲退保江陵。軌請再申
一戰。以決勝負。乃復結陣以待。軌請再戰。原可轉敗
爲功。其如只顧其前
不顧其後。何却說檀道濟從別路出師。探得荆襄之兵盡
聚江上。本州無備。乃引兵突至江陵。命勇將薛彤高

進之乘夜扒城而入。一鼓下之。既克江陵。復進兵襄陽。襄陽守將李應之開門出降。於是荆雍皆得。斯時休之方圖再戰。忽聞根本已傾。驚得竟不附體。謂左右曰。前有強敵。退無歸路。若何而可。左右勸其北走。遂同宗之焚營宵遁。行未數日。軍士不樂北行。散亡殆盡。虧得休之平素愛民。民見其敗。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追之不及。而還。於是休之宗之等並降於魏。休之事畢。裕嘉道濟之功。加號鎮北將軍。留守荆雍。而班師以歸。當是時。裕功業日隆。強藩盡滅。凡宗室之

有才望者。皆懼見害。出奔異國。然裕意中欲俟關隴
平定。然後受禪。故猶存晉朝。下叙伐秦而插此數語以間之文勢方不促
一日聞秦主姚興死。子泓立。諸子構難。關中大亂。裕
喜。謂穆之曰。吾今日舉秦必矣。乃下令戒嚴。以世子
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穆之爲左僕射。入
居東府。總攝內外。徐羨之副之。丁巳。裕發建康。命王
鎮惡將步軍一萬爲前鋒。自淮淝向洛。檀道濟及胡
藩將兵趨陽城。沈田子與傅宏之將兵趨武關。沈林
子同王仲德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身統大軍爲

後繼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此行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語甚決烈九月。諸將入秦境。所向皆捷。秦之諸屯守兵。皆望風降附。既而進攻洛陽。克之。引兵徑前。直灌關。秦主懼。命姚紹爲大將軍。督步騎五萬守潼關。鎮惡等不得前。久之。軍中乏食。衆心危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在遠。賊衆尙強。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

授命不顧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目以見相公之旗鼓耶。衆聞其言。乃不敢退。此表之鎮惡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進攻秦軍。大破之。遂克潼關。姚紹奔還。十三年五月。裕大軍至陝。沈田子傅宏之亦克武關。入攻曉柳。秦主欲自將拒裕。而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然後領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欲戰。傅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旣固。則我

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先往薄之。可以
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傅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
子撫尉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
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聞之。皆踊躍鼓譟。執
短兵奮擊。秦軍大敗。斬馘萬餘級。此表田子之功。秦王奔還。
與姚丕共守灞上。鎮惡引軍入渭。以趨長安。乘蒙衝
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
驚。以為神。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持仗登岸。後登
者斬。衆畢登。鎮惡暗使人悉斷艦纜。渭水迅急。艦皆

隨流去。倏忽不知所在。時秦兵尚有數萬。鎮惡諭士
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
楫衣糧皆已隨流而去。今進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
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乃身先
士卒。進擊秦軍。衆戰士無不騰踊恐後。大破姚丕於
渭橋。此表鎮惡之功秦主泓引後軍來援。反爲敗。卒所蹂踐
不戰而潰。左右親將皆死。單馬還宮。鎮惡乘勝馳入
平朔門。進圍其宮。泐涕泣無計。將出降。其子佛念年
十一。謂父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

自夢海身

卷二

三

淵。憮。然。不。應。佛。念。登。宮。墻。自。投。而。死。得。有。此。義。氣。矣。

亥。淵。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收。以。屬。吏。

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

姓。安。堵。七。月。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

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

鎮。惡。何。功。之。有。裕。入。秦。宮。收。彝。器。渾。天。儀。土。圭。等。其。

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東。平。公。姚。讚。帥。

其。宗。族。詣。裕。降。裕。皆。殺。之。送。秦。主。姚。泓。至。京。師。斬。於。

市。滅。秦。裕。既。平。秦。欲。留。長。安。經。畧。西。北。一。日。聞。報。劉。

事畢

穆之卒。如失左右手。謂諸將曰。本欲與諸君共事中原。今根本無托。不得不歸矣。乃留次子義真鎮關中。以王修王鎮惡。沈田子毛德祖四人輔之。而身東還。時義真年十二也。百戰得之。可惜一朝棄之。先是夏王勃勃聞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進據安定。及聞裕還江南。奮袂大喜。卽命其子赫連璜爲前鋒。帥騎二萬向長安。身督大軍爲後繼。沈田子出

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曹，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退？請自出擊。」至軍，責田子不進。田子素與鎮惡不睦，以其恃功驕縱，恨之切齒。至是，益怒。又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乃托以議事，請至軍中，斬之。幕下矯稱受裕令，誅之。報至長安，諸將皆大驚。義真與王修被甲登城，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騎至，言鎮惡反。修命執之，數以專戮罪斬之。夏，兵至。修同傳宏之出拒，連戰皆勝，赫連瓚乃退。又義真年少，賞賜

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乃譖修於義真
曰田子殺鎮惡坐以反罪殺之今修殺田子是亦反
也。義真信以為實遂殺修。田子殺鎮惡首悞大事修
數其罪而戮之當已至義
真復殺修於義何若
宜其一敗塗地也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壹夏兵
復來。義真悉召外兵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
降於夏。裕初聞田子殺鎮惡王修殺田子而義真又
殺修大駭。繼聞勃勃進攻長安。料義真必不能守。乃
命朱齡石赴長安代之。戒之曰。卿至救義真。輕裝速
發。既出關。斯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俱歸。那

知齡石未至長安義真已棄城而東。可見小兒赫連

瓚率眾三萬追之齡石遇之於途謂義真曰速行乃

可以免今載貨寶輜重日行不過十里虜至何以待

之義真不從。小兒不俄而夏兵大至傅宏之等斷後

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宏之齡石及諸將皆死會日

暮夏兵不窮追義真左右殆盡獨逃草中參軍段宏

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乃從草中出曰君

非段中兵耶身在此然不能歸矣可刎身頭以南使

家君望絕。想見義真是時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

涕淚交流矣

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裕聞青泥敗，未識義真存亡。大怒，刻日北伐。謝晦諫曰：「士卒彫敝，請俟他年。」不從。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乃止。伐秦事畢，裕至是絕意中原而專圖篡晉矣。十四年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十郡。建宋王府於京口，自置相國以下官屬，加殊禮。進蕭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先是，王以讖言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使侍郎王韶之結帝左右，密謀弑帝。帝既崩，乃稱遺詔，奉瑯琊王德文即皇帝位，改元元熙。是為恭帝。恭立一載，王欲受禪，而又難於發言，乃集朝

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
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
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卿等以為何如一片假話羣臣盛
稱功德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至外恍然
悟曰主欲自帝矣烏可不成其業遂復入行至宮門
而門已閉乃叩扉請見王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
暫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唯云卿去須幾人相送
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時已二鼓見長星

竟天拊髀嘆曰吾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夏四月亮
至建康以內禪事諭羣臣羣臣皆俯首聽命於是下
詔徵王入朝再說恭帝卽位以來明知此座不久常
懷疑懼一日傅亮叩闥來見帝坐便殿見之亮入再
拜啟於帝曰宋王功德隆重人心久歸願陛下法堯
禪舜以應天命帝曰如是當作禪文亮卽袖中取草
呈上請帝自書帝欣然捺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
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
所甘心木已成舟樂得遂書赤書爲詔

南史實錄

卷八

詔曰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尙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稽元興。禍難旣積。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已墮於地。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頽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絕矣。乃三季僞主。開滌五都。雕顏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元澤。故四靈効瑞。川岳啟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元象表革。命之期。華夷著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於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

哉。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於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禪詔既下。羣臣請帝出宮。以讓新天子。卽位。帝曰。天下猶非吾戀。况一宮乎。甲子。帝遷居於瑯琊舊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謝晦謂之曰。徐公得毋過戚。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同也。語極沉痛。丁卯。宋王裕至石頭。羣臣進璽綬。乃爲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文武百僚朝賀畢。自石頭

備法駕入建康宮。臨太極殿。建號大宋。改元永初。奉
帝爲零陵王。降褚后爲妃。優崇之禮。皆依晉初故事。
建宮於秣陵縣。以兵守之。庚午。立七廟。追尊父翹爲
孝穆皇帝。妣趙氏爲孝穆皇后。上事繼母蕭太后。素
謹。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及卽位。尊爲皇
太后。又大封功臣宗室。增賜從兄懷敬食邑五百戶。
報其母乳哺之恩也。補得傅亮。徐羨之。檀道濟等俱
增位進爵。追封已故左僕射劉穆之爲南康郡公。左
將軍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思念穆之。不置。謂左右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子劉邕。雖襲父爵。而上
不重用。左右或言於上。上曰。吾豈不知邕為穆之兒。
但其人。有奇癖。非人情不可近。穆之身。後餘波。蓋邕嗜食瘡
痂。以為味。似鮫魚。初為南康郡。其吏役二百許人。不
問有罪無罪。鞭之見血。結痂必送進。取以供膳。嘗詣
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
驚。問何食此。不潔。邕曰。吾性嗜此。靈休因將痂之未
落者。盡剝取。以給之。邕去。因與友人書曰。劉邕向願

見噉。遍體流血。聞者皆以爲笑。以故見惡於帝。却說
帝恐零陵尙存。人心未一。密以毒酒一瓶。授郎中令
張偉。使往酖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
自飲而卒。傳不愧爲忠臣先是零陵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
共處一室。自煮食於床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之手。
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侍中褚談之。褚妃兄也。帝令談
之探妃。比張偉何如妃出別室。與兄相見。兵士遂踰垣而
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
兵人以被掩殺之。帝聞其死。率百官臨朝堂。三日。葬

以帝禮謚曰恭帝。後人有詩悼之曰：

虛號稱尊僅一年。

牀前煮食劇堪憐。

晉家氣數應當盡。

一線如何許再延。

且說帝自受禪以來，勤於政事，力矯前代之弊。從此人民樂利，天下乂安。一日，帝視朝，百官皆集。問曰：當今之事，何者宜先？羣臣請立太子以固國本。帝從之。乃先封諸子：義真爲盧陵王，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追謚故妃臧氏爲敬皇后。而立義符爲太子。初，帝常在軍中，戰爭無虛日。年近五十，尚無子。至晉

義熙二年始生太子於京口。得之甚喜。及長。有勇力。善騎射。解音律。常命劉穆之輔之。留守京師。然性好淫樂。多狎羣小。帝以其長立之。屢戒不悛。已伏下見廢之由因謂謝晦曰。吾思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今太子多失。卿以爲盧陵何如。晦曰。陛下旣思存萬世。其事不可不慎。臣請往而觀之。出造盧陵。盧陵知晦從帝所來。殷勤相接。與之坐談。今古議論風生。語紛紛不絕。晦默然相向。數問數不答。還謂帝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帝乃止。儲位得不易。未幾。帝不豫。徐羨之

傅亮謝晦檀道濟入侍湯藥。越數月。帝疾甚。召太子
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
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
也。後日興兵犯順帝已料及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
委宰相。母后不許臨朝。此却一代良謀徐傅謝檀四人同受
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享年六十七。先是帝居大位。
節已愛人。嚴整有度。目不視珠玉。後廷無紈綺之服。
絲竹之音。寧州獻虎魄枕。光色燦麗。帝得之大喜。左
右疑其愛之也。帝曰。吾聞虎魄能治金創。命擣而碎。

南史演義 卷八

十三

之以給北征將士。平秦之日，得一美人，容貌絕佳。乃秦主興從妹，帝納之，寵愛無比。因之早臥，宴起頗廢政事。一日，謝晦進見，時帝方擁美人共寢，內侍不敢報。晦屏立門外，候至日午，帝方起。晦因諫曰：「陛下代英雄平生，不好女色，年近遲暮，而以有用之精神，耗於無用之地。臣竊以爲不可。」正言不磨帝立悟，卽時遣出。性尤坦易，出入儀衛甚簡，常著木齒屐，步出西掖門。幸徐羨之宅，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又徵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官載之簡策，以昭示來世。帝

拒而不答。疾既重。羣臣請禱上下神祇。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其豁達大度。有類漢高。故能誅內靖外。功格宇宙。爲宋高祖高祖既崩。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少帝。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后。徐美之傳亮爲左右僕射。謝晦爲衛將軍。同掌國政。時魏師南侵。命檀道濟領南兗州刺史。鎮廣陵。以拒之。是時新主當陽。舊臣在位。紀綱法度。一遵永初之政。正是上下相安。天下從此可以無事。那知新主卽位未幾。又生出一番變動來。且聽

南史演義
下回分割

劉裕既與休之構難。勢不兩立。而計謀之捷。將士之勇。休之百不能及焉。得不敗秦主姚興。既殂。嗣主及弟兄攘奪。正是有隙可乘。起兵圖之。當已。繼欲受禪。難於自言。傅亮會其旨。一言契合。及恭帝索禪詔。而亮出之袖中。何以逃千古史臣之筆。若徐廣之流涕。張偉之飲醜。足以愧叛晉歸宋之人矣。

南史演義卷八終

南史演義卷九

玉山杜綱革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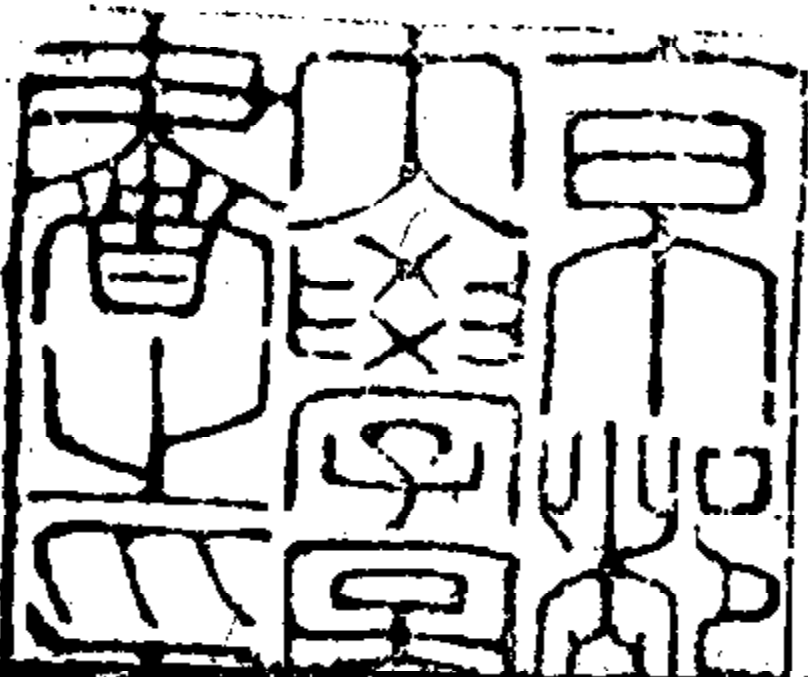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九卷

廢昏庸更扶明主

殺大將自壞長城

話說少帝即位以後。全無君人之度。狎匿左右。遊戲無節。時時使鎗弄棒。鼓鞀之聲。震於外庭。又在後園。鑿一大池。周圍數里。號天淵池。造龍舟於中。日夕遊。宴為樂。高祖所積內庫寶物。不上三月。耗費殆盡。羣



臣屢諫不從。徐羨之傳亮深以爲憂。謂謝晦曰。幼主所爲如此。高祖之業必爲墮壞。奈何。晦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廢之。吾儕寧負嗣主。不負社稷。羨之以爲然。於是密謀廢立。晦又曰。今若廢帝。次立者應在廬陵。廬陵亦非守成之主。此不可不慎也。先是廬陵性警悟。舉動輕易。向執政多所求索。執政不與。廬陵深以爲怨。數有不平之言。故諸臣不欲奉以爲主。乘其與帝有隙。先表奏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義真既黜。徐傅便欲廢帝。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同

受顧命。且有兵衆。威服殿省。必得與之共事。乃無後
慮。於是遣使兗州徵道濟入朝。有中書郎邢安泰者。
典宿衛兵。結之爲內應。俄而道濟至京。羨之等邀至
第中。告以廢立之事。道濟曰。廢之更何所奉。羨之曰。
宜都王素有令望。又多符瑞。可立也。道濟以爲然。則
非宜都道甲申。謝晦托以領軍府。敗起。工修治。聚將
濟必不從士於府內。明晨舉事。夜邀道濟同宿。晦懷恐懼。反側
不得眠。道濟則鼾呼而寢。晦因此服其臆。量詰旦。道
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後。入自雲龍門。邢安泰先誠

宿衛莫有禦者。直至內殿。問帝何在。宮人曰。昨帝於
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
衆遂入圍求帝。時帝未起。內侍報有兵至。帝大詫異。
方下床。軍士已躍入龍舟。殺二內侍。帝格之傷。指扶
出船頭。以兵衛之。擁入東閣。徐傅等卽矯稱太后令。
數帝過惡。收其璽綬。降爲營陽王。送歸故太子宫。羣
臣拜辭。後又遷帝於吳。使邢安泰弑之。并殺廬陵於
新安。聞者悲之。廢之可也。而必弑之。且廬陵何罪。而亦殺之。殘忍如此。徐傅何以自免。
是時九重無主。宜都王尙在荊州。羨之。與亮欲先樹

外。援。乃。除。謝。晦。都。督。荆。襄。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精。兵。舊。將。悉。配。麾。下。傅。亮。始。率。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入。承。大。統。亮。行。數。日。過。蔡。廓。於。途。問。以。時。事。廓。曰。管。陽。在。吳。宜。厚。加。供。奉。倘。一。旦。不。幸。諸。君。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管。陽。不。知。其。已。弑。也。亟。馳。信。止。之。已。無。及。矣。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耶。羨。之。不。肯。認。既。而。亮。至。江。陵。率。百。僚。詣。王。第。上。表。進。璽。殺。行。九。叩。禮。宜。都。王。時。年。十。八。不。教。曰。

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輒當
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彦。申寫所懷。望體
此心。勿爲辭責。

繼聞營陽廬陵二王死。大驚。駕不敢發。司馬王華曰。
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
改。徐羨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
大將軍之志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
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故先廢之。以殿下寬。愨慈仁。遠
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

位執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故此殺害。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至京。以副天人之心。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王乃命王華留總後任。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料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反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近之望也。數語朗朗可聽。有似宋目對代王辭氣。王乃止。令百官皆從行。而留彥之鎮襄陽。是日方引見傅亮。對之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及義真。少帝遭害本末。悲哭嗚咽。

南史演義 卷九

南史演義 卷九

自步沙言

卷八

四

侍側者莫能仰視亮跼躄不寧流汗沾背不敢對而
出王於是就道嚴兵自備臺兵不得近步伍行次大
江有黑龍躍負王舟左右皆失色王曰此大禹所以
受命也我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駕至建康羣臣迎
拜於新亭徐羨之私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
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搖首道未必亮
自知不免矣丁酉卽皇帝位於中堂是爲文帝脩法駕入
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元嘉文武賜位二等詔復
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徐傅等大懼詔謝晦赴

任荆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竟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縱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默然。然初懼不得去。旣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孰知禍原不免時會稽孔窋子爲帝詔議參軍。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望。疾徐羨之傳亮專權。構於帝曰。徐傳不除。大位終無安理。帝本欲誅二人。并發兵討晦。以其權尙重。故遲遲不發。聞二人言。益信。於是引用腹心。徵到

彥之於雍州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聞召。自襄陽南下。過荊州。謝晦慮其不過。已而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留名馬利劍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却說元嘉三年二月乙丑。帝已大權在握。乃下詔。暴徐傅謝晦專殺二王之罪。命有司收之。且曰。晦據有上流。若不服罪。朕當親率六師討其不臣。是日黃門郎謝暉在朝。聞之。飛報亮與羨之。羨之欲逃。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知不免。入陶灶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爲門者所執。上遣人以詔書示之。并謂

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莫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何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戮羨之屍。殺其二子。此殺二主之報。收謝朓於獄。帝將討朓。召道濟於廣陵。道濟聞召。卽來見帝於合殿。帝謂之曰。弑逆之事。卿不豫謀。卿無懼焉。今欲委卿西伐。卿以爲克否。對曰。臣昔與朓從先帝北征。入關十策。朓有其九。才略明練。始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恐朓智。朓悉。臣勇。今奉王命討之。可未

陳而擒也。此逆順帝大悅。却說謝靈聞徐傅等誅。帝將討已。於是先發二人。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曉從高祖征伐有年。指揮處分。莫不由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乃抗表上奏云。故司徒徐羨之。故司空傅亮。忠貞自矢。功在社稷。陛下不察。橫加冤酷。疑臣同逆。又下詔討臣。伏惟臣等若志欲竊權。不專爲國。初廢榮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瀘。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哉。故

廬陵王義真本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實效之亦何負於宗室耶。此皆王華王曇首等險踪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晦上表訖。以弟謝遜爲竟陵內史。司馬周超佐之。將萬人留守。自統精兵二萬發江陵。大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旗旌蔽日。歎曰。恨不以此爲勤王之師也。帝覽表大怒。欲自討之。乃命彭城王義康居守。親統大軍數萬。以到彥之爲前鋒。檀道濟繼之。卽日電發。

絡驛奔路。時謝晦在道。探得京軍已發。謂其將庾登之曰。彼旣西上。吾且俟其至而擊之。何如。登之曰。善。此乃反客為主計也。晦乃停軍江口。嚴陣以待。先是諸人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道濟鎮廣陵。各擁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秉權居中。可得持久。故到彥之軍至。晦猶不以爲意。及聞道濟率衆來。不覺失色。曰。道濟何爲來哉。然猶恃其強。欲力戰勝之。恰值西北風起。遂乘風帆而上。那知行未數里。風勢忽轉。前後連亘。急令落帆掉槳。而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此亦天欲

敗之故。先道濟親立船頭。揮衆迎擊。謂西軍曰。所誅
挫其勢。者一人。汝曹何爲與之俱死。西軍素服道濟。聞其言。
皆不戰而潰。晦見大軍瓦解。慌急無措。單傾心腹。數
人乘小船急走。連夜逃歸江陵。帝聞前師克捷。大喜。
遂自蕪湖東還。命到彥之率師追之。却說晦至荊州。
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遯七騎北走。遯體肥壯。不能乘
馬。晦每緩轡待之。不得速發。追兵至。執之。檻送建康。
到彥之收謝氏子弟及周超等。皆斬之。餘從逆者。並
受其降。晦至建康。帝命與謝朓同斬都市。臨刑。朓賦

詩曰

偉哉橫海鱗。

壯矣垂天翼。

一旦失風水。

翻為螻蟻食。

晦亦續之曰

功遂侔昔人。

保退無智力。

既涉太行險。

斯路信難陟。

其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抱晦而哭曰。大丈夫當橫
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晦有慚色。帝既誅晦。論平賊
功。進道濟為司空。封永修公。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

豫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侍中。委以國政。以下叙義康專
政。義康帝之次弟。性聰察。曾爲南徐州刺史。在州職
事。修治。與帝友愛尤篤。而帝自踐祚以來。羸疾積年。
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奉侍。藥石非口所親
嘗不進。或連夕不寢。總理內外。曲合帝心。故凡所陳
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
自斷決。帝亦不怪。由是勢傾遠近。朝野輻奏。每旦府
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引身相接。未嘗懈倦。復能彊
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間。標題所記。

以示聰明。賣弄聰明招攬權勢豈是邀福之器嘗謂左右曰王敬宏王

球之屬碌碌庸才坐取富貴那復可解然素無學術

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私置僮僕六

千餘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

帝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

佳者遣人還東府取之大於供御者三寸自謂兄弟

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也先是領軍將軍劉湛叙劉湛姦

仗與僕射殷景仁素相莫逆其進也景仁實引之湛

既進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

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忌漸生。知帝信仗
景仁。寵遇不可奪。遂陰與義康相結。欲因宰相之力。
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屢使義康毀之於帝。
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吾且避之。乃
稱疾解職。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景仁能忍。又湛與道濟不
睦。而道濟功名日甚。寵命頻加。益忌之。會帝久疾不
愈。自懼危篤。使義康具願命詔。義康之黨皆謂宮車
一日晏駕。大業當歸彭城。而慮道濟立異。湛於是說
義康曰。道濟屢立竒功。威名甚重。其左右腹心。並經

百戰。諸子又有才氣。主上若崩。道濟不可復制。非大王之福也。盍先除之。以絕後患。義康信之。乃言於帝。召道濟入朝。當是時。魏方入寇。道濟出師拒之。前後與魏三十餘戰。所向皆捷。軍至歷城。魏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乃自歷城引還。軍人有亡降魏者。告以食盡。魏人追之。衆怕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敵人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披甲。已白服乘輿。魏人疑有伏兵。不

敢擊稍稍引退。道濟乃全軍而返。臨機應變智勇兼備以見殺之可惜歸未逾月。忽有詔至。召之入京。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勲。自古所無。今無事相召。未識吉凶。若何？道濟曰：吾方全師保境。何負國家而致患生不測？汝無慮焉。遂行。向氏可為有識。若道濟全以人道待人不知。小人之為。猗篈也。既至建康。以帝疾未瘳。留之累月。會帝病稍聞。召而見之。慰勞甚至。命即還鎮。道濟方出宮。帝忽昏迷不省人事。劉湛謂義康曰：道濟既召之來。未可縱之去也。遂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不逞之徒。因朕寢疾。規肆鴆心。

薛以滄事

卷九

十一

收付廷尉。道濟見收，勃然忿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遂死并誅其子十一人。」何至慘毒乃爾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號萬人敵。時人比之關張者，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兒輩不足復憚矣。」後人作長歌挽之曰：「寄奴崛起開鴻烈，四方猛士歸心切。風虎雲龍會一朝，就中道濟尤環傑。身經百戰立奇功，血痕染得征袍紅。懾服強隣鎮西土，手麾旄鉞標雄風。一朝讒口紛紛集，烏盡弓藏從古說。韓侯

見執黥彭烹。千古冤魂同一轍。目光如炬髮衝冠。投憤狂呼白日寒。自壞長城真可惜。徒令志士心爲酸。嗚呼長城自壞亦已矣。宋祚傾頽魏人喜。

道濟既死。帝在病中未知。及疾瘳。義康奏之。帝深惋。惜謂義康曰。爾何勿遽若此。義康曰。劉湛爲臣言。不殺道濟。後必有患。臣故誅之。帝由是怒湛。却說湛初入朝。帝悅其才辨。每與談論。必竟日。始退。習以爲常。至是。帝爲左右曰。向吾與劉班言。每視日早晚。唯恐

其去。今與劉班言。吾亦視日早晚。惟恐其不去。湛亦覺帝寵漸衰。乃欲使後日大業終歸義康。陰結廷臣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爲死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推崇義康。無復人臣之禮。弄壞人事。不至大禍。帝聞之。益怒。殷景仁密言於帝曰。相王權重。羣小黨附。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帝深然之。於是決意黜義康。而誅湛等。一日以密旨召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夜帝出華林園。坐延賢堂。召殷景仁。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形

邊周密。莫有窺其際者。至是聞召。猶稱脚疾。坐小牀。輿入見。誅討處分。帝皆委之。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殺其三子。天道好還。小人何益。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先是驍騎將軍徐湛之與蔡廓尤親厚。帝惡之。事敗被收。罪當死。其母曾猶公。主於兒翁為長嫡。素為帝所敬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徵時。有納布衫襖。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

下以漢書

卷九

三

納布襖。擲於帝前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便欲殺我兒耶。慌急之帝乃赦之。又吏部尙書王球。簡淡有美名。為帝所重。其姪王履。貪利進取。深結義康。劉湛。球屢戒之。履不悛。誅湛之夕。履恐禍及。屢不及穿。倉皇奔至球所求救。依附者須着球命左右取屨與之。飲以溫酒。謂之曰。常日小人眼看。看球命左右取屨與之。飲以溫酒。謂之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能答。球徐曰。阿父在汝家。屢時帝本欲殺之。以球故。竟免其死。廢於家。帝以湛等罪狀示義康。義康叩頭謝罪。上表求贖。乃出為江州

刺史。幽之豫章。義康停省十餘日。見帝拜辭。帝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既發。帝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耳。先是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未幾早卒。義康因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及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此慧公所以恨我不讀書也。罪何以免。到此方悟。嗟其晚矣。今且按下。再說義康既出。不數月。景仁亦死。帝旁無信臣。唯詹事范蔚宗以文學見知。

百身計事

卷十

四

然亦不甚委任。有散騎郎孔熙先者。博學文史。兼通
數術。其父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救之得免。及
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天文圖讖。帝必以
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因欲弑帝。立
義康。見朝臣內。惟范蔚宗志意不滿。可引與同謀。乃
結蔚宗。甥謝綜。以交蔚宗。熙先家饒於財。數與蔚宗
博。故爲拙行。以財輸之。小人之用蔚宗既利其見。又
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欵洽。一日二人偶談時事。熙先
連稱可惜者。再蔚宗問何惜。熙先曰。吾惜丈人以蓋

世之才不立蓋世之功耳。蔣宗艾問若何立功。熙先
乃說之曰。彭城王英斷魏敏大神攸屬。失職自垂天
下憤懣。亦以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彭城之德。邇來人
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
或人謂天人之心。結英豪名。表裏相應。發難於肘
腋。然後謀除異己。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有違。小
人滿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應難於此。
或人以為何如。蔣宗愕然。不應。熙先曰。又有難於此
者。愚則未敢道耳。蔣宗曰。何為也。熙先曰。才人莖葉

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
耻之欲涇涇自守不亦惑乎。發其陰私蓋蔚宗門無
內行有中冓之羞為時鄙賤故熙先以此激之蔚宗
果以為大戚思欲建非常之事一洩其辱反意乃決。
正是在言頃起蕭牆禍治日偏多肘腋憂但未識弑
逆之計行於何時且聽下文再講。

少帝不君徐羨之等為社稷計廢之更立賢主不
謂無見但廢之可也乃必弑之又殺廬陵其惡已
極宜文帝之捐心痛哭而不能忘情於羨之亮晦

也。文帝與義康骨肉之愛。忘其形迹。從古少有。乃小人貪欲。從而構之。遂使弟兄之愛。不能保全。可爲痛恨。此聖人別嫌明微。所以必慎之於早耳。道濟有大功於宋。並無絲毫過失。義康聽小人之譖。竟爾專殺。自壞長城。豈不可惜。卒惑於邪說。妄希非分。以至喪身。小人之不可親近。至於如此。孔子所以教人遠小人也。

南史演義卷九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新編海防詩

卷七

二

一八一〇

南史演義卷十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卷

急圖位東宮不子

緩行誅合殿弑親

話說蔚宗聽了熙先一番言語。遂懷反意。密結其甥謝綜。府史仲承祖。丹陽尹徐湛之。及彭城舊時親厚者十餘人。又有道人法畧。女尼法靜。不倫不類。皆感彭城舊恩。願以死報。法靜有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

爲內應。一日探得帝將出遊。燕羣臣於武帳岡。曜領
臺兵侍衛。蔚宗湛之等皆從。遂謀以是日作亂。約定
晏飲之次。蔚宗托有密事奏帝。請屏左右。曜便進前
弑帝。盡殺左右大臣。蔚宗入居朝堂。奉迎義康卽位。
謀既定。耑待臨期行事。各如所約。那知蔚宗是日侍
飲。恐懼殊甚。曜在帝側。扣刀挺立。屢目蔚宗。蔚宗垂
首。默無一語。曜亦不敢動。俄而座散。徐湛之退而惧
曰。事無成矣。吾何與之同死。密以其謀白帝。帝聞之
大駭。急命有司收蔚宗熙先。謝綜等。訊之。熙先望風

吐欬辭氣不撓。蔚宗初猶抵賴。以熙先承認。亦不敢
辨。乃並下獄待決。上竒熙先之才。責吏部尙書何尙
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蔚宗
在獄爲詩曰。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初意入獄卽
死。而帝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
或當長繫。蔚宗聞之。驚喜謝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平
日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擗攘紛
紜。畏死乃爾。耶。臨刑。蔚宗母至市。涕泣責之。以手擊
其頸。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人到此時真情

乃見蔚宗謝綜謂之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蔚宗收淚
出醜極矣。而止。遂與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同日並誅。有司奏
治彭城之罪。帝初不許。後因魏師犯瓜步。帝慮不逞
之人奉其爲亂。賜死安城。義康事始畢下且說帝初
卽位立妃袁氏爲后。后性賢明。帝待之恩禮甚篤。初
生太子劭。后詳視良久。使宮人馳告帝曰。此兒形貌
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表后可謂英雄女子。見帝
微知者有如叔向之母。帝
聞之。狼狽奔赴。至后殿戶外。以手撥幔。禁之乃止。先
是袁氏家貧。后嘗就帝求錢帛給之。而帝性節儉。所

賜錢不過三五萬帛不過三五疋。及潘淑妃生始
安王濬。寵傾後宮。所求無不得。一日后向帝求錢。嫌
所得不多。宮人曰。后有求。帝不肯與。若使潘妃求之。
雖多必獲。后欲驗其言。因托潘妃代求三十萬錢。信
宿便得。因此深為恚恨。鬱鬱成疾。從此不復見帝。后素
尙是婦人見識及疾篤。帝至床前。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終
不答。直視良久。以被覆面而崩。時年三十六。帝甚痛
悼。所在徽音殿。五間設神位於中。其殿常閉。非有詔
不許擅開。有張美人者。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

東漢書

卷一

三

靈殿前過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有靈。當知吾冤。說聲未了。殿忽豁然大開。窻牖俱闢。職掌者馳白於帝。帝驚往視之。其事果實。美人乃得釋。人以爲袁后陰靈所護也。再說太子劬既長。美姿容。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商紂何嘗非美才意之所欲。帝必從之。既居儲位。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太子掌兵。又是大錯。初以潘妃承寵。致后含恨而死。深惡潘妃。及始安王濬濬。俱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劬。劬更與之善。歡洽無間。有王鸚

鵲者東陽公主之婢。貌頗姣好。太子嘗至主第。見而
悅之。托言身倦。假寢後園。呼鵲侍。遂與之私。鵲
狡而淫。苟合時。能曲盡太子歡。太子大喜。其後鵲
又與濬私。弟兄傳變之。公主弗禁也。公主直劭與濬
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常鬱鬱不快。一日鵲見
太子色不豫。問其故。劭曰。主上難事。吾安得早登大
位。得遂所欲乎。鵲曰。天子萬福。太子豈能遽登大
寶。莫若使女巫祈請天帝。使過不上。聞則太子可無
憂矣。劭深然之。鵲又薦一人。那你道女巫何人。此

女姓嚴氏名道育。吳興人。初為妓家。有妖人常來留宿。授以採陽補陰。役使鬼物之術。後遂為巫。往來於富家巨室。其術頗有靈驗。故東陽公主家亦得出入焉。鸚鵡尤與相善。常同床共宿。授以房中之術。故鸚鵡亦能蠱惑人。為太子所愛。一日道育謂主曰。天帝有寶物賜主。主後福無窮。主初不信。其夜主卧於床。忽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中。急起開視。得二青珠。大以為神。由是劬與濬亦惑之。多是宋漢遂使作法祈請。令過不上。聞道育曰。上天已許我矣。太子等縱有過。夾

不洩露。劾等益敬事之。歲曰天師。其後又爲巫蠱。琢玉爲帝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使官車早宴。駕其事者。惟道青鸚鵡。始安王濬及東陽府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數人。餘莫知也。會東陽主卒鸚鵡。例應出嫁。陳天與先與之通。欲得之後。鸚鵡又與濬之私人沈興遠交好。厭薄天與。遂嫁興遠。天與有怨言。鸚鵡唆劾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且事久終洩。不如先自首也。乃具以其事白帝。帝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劾懼。

以書告濬。濬覆書曰：彼人所爲如此，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先是二人往來書札，常謂帝爲彼人，或謂其人是。一兄一弟，真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皆咒詛巫蠱之言。其書並留鸚鵡處，至是皆被收去。又搜得含章殿所埋玉人，帝益怒，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時濬鎮京口，已有命爲荊州刺史。移鎮江陵，將入朝，而巫蠱事發，帝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或祈我速崩，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虎頭濬小字也。妃

叩首求解。帝遣中使切責之。猶未忍加罪也。道育亡命。後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逃之京口。匿於濬所。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在江陵。道育偶過其戚張。昨家爲人所告。帝遣人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始安王還都。今又逃在京口矣。帝方謂劭與濬已斥遣。道育今聞其猶相匿之。惆悵惋駭。乃與侍中王僧綽。僕射徐湛之。尙書江湛。密謀廢太子。賜始安王死。須俟道育捉到。面加檢覆。方治二人之罪。情真罪當。創待檢覆。豈帝於此尤欲寬其罪耶。時帝諸子尙多。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

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隋王誕皆爲
帝所愛議擇一人立之而鑠妃爲江湛之妹勸帝立
鑠誕妃爲徐湛之女勸帝立誕帝不能決僧綽曰建
立之事卽由聖懷臣請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去不忍之心不爾便應
坦懷如初無煩疑論宏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
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
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
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

能裁兒。僧綽侃侃而談帝默然既退。江湛謂僧綽曰。有大臣風度卿向所言。毋乃太傷切直。僧綽曰。第正恨君不直耳。帝自是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那知潘淑妃怪帝久不入宮。密密打聽。已知帝有廢太子殺始安意。乃召潘人抱之泣曰。汝前咒詛事發。猶冀刻意改過。何意更藏道育。帝怒不可解矣。我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盡。不忍見汝禍敗也。婦人每潘奮衣起曰。天下事尋當自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遽馳報劾曰。事急

百步沙亭

卷一

矣。須早圖之。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師張超之等共謀弑帝。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僧綽覺其異，密以啟聞。帝以嚴道育尙未解至，故遲不發。此不知動手。彼先動手。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平明帥衆入，因使張超之召集東宮甲士，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積弩將軍王正見等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敢對。良久，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

加三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勿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盼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宜中止。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可中止耶。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邵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日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高卧不起。劭停車奉化門。絡繹遣人催之。淑不得已。徐起至車後。劭呼之登車。又

辭不上。乃命左右殺之。與其死於後日不如死於今日。比蕭斌之死何如。俄而內城開。劬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乃以偽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討。呼令後隊速來。門衛信之。不敢詰。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進及齋閣。直衛兵尙寢未起。門階戶席寂無一人。超之遂拔双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超之揮刃。帝五指皆落。遂趨前弑之。湛之驚起。急趨北戶。戶未及關。兵人殺之。後人有詩頌袁后之先見云。

天生梟獍異帶兒。何事君王不殺之。
羽翮參戎行大逆。方知巾幗勝鬚眉。
劬進至合殿。甲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
立。呼中書舍人顧徽。徽震懼不卽出。旣至。劬問曰。欲
共見廢。何不早啟。徽未及答。卽於座前斬之。江湛直
宿。上宿內。聞號哭聲。知有變。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
於此。乃匿於屋中。兵士搜出。殺之。宿衛雜訓。徐罕皆
望風屈服。獨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疾呼左右
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此來。

百身之罪

卷十一

下

爲何。汝尙作此語。遂拔箭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奮擊。斷臂而死。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亦皆戰死。

天

與忠昭日月。朱張二公並垂不朽。劭遂殺潘淑妃及帝親信左右數

十人。急召始安王濬。時濬在西州府。未得劭信。未識

事之濟否。惟惶不知所爲。舍人朱法輪奔告曰。臺前

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言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

陽驚曰。今當奈何。法輪勸入據石頭。濬從之。將軍王

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

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

王慶正論鑿鑿

濬不聽。乃從南門

出。徑向石頭。從者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
濬。濬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之。不
從。王慶亦扣馬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殿下但當
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情事如此。
今豈宜去。濬大言曰。皇太子令。敢有復阻者。斬。旣入
見劭。劭謂之曰。潘淑妃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
由來所願。濬爲此言。天理滅絕。與劭真是難兄難弟。劭詐以帝詔。召大將
軍義恭。尙書何尙之。至則並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
纔數十人。劭遷卽位。改元太初。下詔曰。徐湛之。江湛。

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降詔畢。卽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不寢。以蕭斌爲尙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尙之爲司空。諸逆徒拜官。進爵有差。弒逆事畢下青州刺史魯秀將赴任。劭留之於京。使掌庫隊。謂之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舍人董元嗣乘間奔潯陽。具言太子弒逆。其事始彰。是時沈慶之爲武陵王司馬。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有爲。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

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
憂不濟也。伏下荆州起兵先是劾不知王僧綽之謀。用爲司
徒。及檢文帝巾箱。得僧綽所奏禱士啟。大怒殺之。僧
死得因誣北地諸王侯。云與僧綽同反。遂殺長沙臨
川桂陽新渝諸王侯等。密賜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
王駿。慶之得書來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笑入見王。
於中堂。以劾書示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別。慶之曰。
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焉肯輔逆。殿
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

之。卽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事在必行。豈容稍徇人言。王令竣向慶之謝罪。慶之曰。卿但任筆札事耳。勿預軍機也。王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服其才。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爲主軍元帥。襄陽太守柳元景爲冠軍將軍。隋郡太守宗慤爲中兵將軍。內史朱修之爲平東將軍。記室顏竣爲咨議。

參軍。移檄四方。於是各路州郡聞之。翕然響應。

第一路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

第二路兗州刺史臧質。

第三路司州刺史魯爽。

第四路青州刺史蕭思話。

第五路冀州刺史垣護之。

一時並起。舉兵赴難。單有隋王誕鎮東吳。有強兵數萬。將受勅命。其泰軍沈正諫之不從。退立於宮門之外。注謂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有。今以江南

驥鏡之舉。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嚮應。豈可使殿下
北面內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南忘戰日久。雖逆順
不同。然強弱亦異。當待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
為晚也。猶是顏竣見識正曰。天下未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
自安。譬雖而責義四方乎。名論今正以弑逆冤醜。義
不共戴。舉兵之日。豈必求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
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關國
家者哉。琛乃與正復入說。誕誕遂不受。劭命聞武陵
已建義。亦起兵應之。義兵紛紛四起。可見人心不滅。公惡猶存。先是文帝

北拒魏師。劭常從軍。自謂素習武事。及得志。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却說柳元景引兵先下。統領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淝口。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駕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讀之色變。以示太常顧延之曰。此誰筆也。延之曰。顏竣筆也。直認劭得奸曰。言辭何至於此。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欲盡殺從駿起兵者。士民家口何尙

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謀其家。室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詔。一無所問。又疑舊臣不爲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以軍事委之。肅斌勸劭。勸水軍。自上決戰。次之。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欲令劭敗。恐義兵起於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佯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

一片假話却似真心。為之義恭。此功不小。劭善其策。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暗練軍事。柳元景。崇愨久。經戰陳。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人情未離。尙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劭不聽。勇於執父法於拒敵徒具一副壞心腸耳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待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亦知為天下所不容耶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於是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悉焚淮水南岸民房。驅百姓域渡水北。以為却敵之計。詔分兩頭。

柳元景自發隘口。以舟艦不堅。恐水戰不利。乃倍道兼行。兵至江寧。捨舟步上。使薛安都帥鐵步數千。耀兵淮上。兵以速進。所謂疾雷。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劾黨大懼。先是王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士。唯顏竣出入卧內。擁王於牀。疾屢危篤。不任資。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者累旬。雖舟中甲士亦不知王疾之危也。此表顏竣之功。行至南州。疾始愈。出見將士。將士無不踴躍。是時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薊。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

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尙衆。輕進無防。實啟寇心。於是堅立營寨。周蔽木石。劬覘東軍。已在新亭。乃使蕭斌統步兵。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等合精兵二萬。直攻其壘。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將戰。下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斯時劬之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看看兵勢將敗。元景失色。忽聞敵軍中連擊退鼓。劬衆遽止。於是軍勢復振。但未識擊退鼓者何人。且聽

軍身以守

卷一

三

下回分解。

劭濟民盡天良。共謀篡弒。人神共憤。天地變色。從古未有。亦文帝優柔寡斷。有以致之。當此天翻地覆之時。爾卜天與張卬之。朱道欽能討賊以死。天理猶存。劭篡弒之後。誅戮大臣。并及長沙臨川諸王侯。可云慘虐。然父且不愛。何有於他。沈慶之不殺武陵。勸其討賊。勤王之兵起。四面應之。要知天地不容之人。豈能久竊大位耶。

南史演義卷十終

南史演義卷十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一卷

誅元凶武陵正位

聽逆謀南郡興兵

話說魯秀雖為劭將。陰欲叛之。新亭之戰。見劭兵將
勝。故擊退鼓以沮之。劭眾果退。元景乃開壘鼓噪以
逐之。劭軍大潰。陸淮死者不可勝數。劭自執劍手斬
退者不能禁。將士半遭殺戮。蕭斌身亦被傷。劭僅以

身免。單騎還宮。魯秀、褚湛之等皆降於元景。丙寅，王至江寧。江夏王義恭乘間南奔。見王於新亭，相對痛哭。劭聞其走，殺其子十二人。戊辰，義恭、沈慶之等上表勸進。己巳，王卽皇帝位。是爲孝武帝。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是日，諸路之兵並集。劭於是緣淮樹柵以守。魯秀等率衆攻之。王羅漢放仗降。緣淮守卒以次奔散。器械、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見勢不支，宣

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以求免死詔
不許斬於軍門。此袁淑之死何如劭欲載寶貨逃入海入情
離散不果行未幾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前
殿。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
士所殺。剗腸剖心。諸將齶其肉。生噉之。在天報即建平
等七王號哭俱出。勸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主高禽
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蕪亭。至殿前。臧質見
之曰奈何為此天地不容之事。劭謂質曰可得為啟。
乞遠徙否。質曰王土近在航南當有處分。縛劭於馬

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何在。劭曰在巖道
育處。搜得之。遂斬劭首。并誅其四子於牙下。濬率左
右數十人。領其三子南走。遇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
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
來得毋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汝當不死耶。義
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否。在刀
頭上猶義恭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行至中道。殺之。
及其三子。梟二逆父子首於大航。暴尸於市。汙緒其
所居齋。眷屬皆賜死於獄。大逆不道劭妃殷氏且死。人結局

謂獄吏曰彼自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獄吏曰
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事定當以鸚
鵡爲后也。可憐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血肉糜
爛焚尸揚灰於江收殷冲尹宏王羅漢等並斬之庚
辰解嚴帝如東府百官請罪皆釋之於是大封宗室
功臣進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義宣爲南郡王荆
州刺史誕爲竟陵王揚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江
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魯秀爲司州刺史徐遺
寶爲兗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柳元景宗慈爲

左右衛將軍顏竣爲侍中。追贈袁淑、徐湛之、江湛、皆
爵以公。王僧綽、卜天與、皆爵以侯。張洸之等各贈郡
守。或謂何尙之爲劭司空。其子假爲侍中。並居權要。
當與殷冲等同誅。而帝以其父子素有令望。且居劭
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又城破後。尙之左右皆散。猶
自洗黃閣以迎新主。故任遇不改。庸臣今且按下慢
表。再說江州刺史臧質。少輕薄無行。爲時所輕。既而
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立功前朝。自謂
人才足爲一世英雄。義宣之逆。皆由臧質起禍。故先叙之。亂。

潛有異圖。以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奉以爲帝。因
而覆之。至江陵。卽稱臣。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
今日情勢。大位合歸於王。義宣以奉武陵爲主。故却。
其計不行。及劭旣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益驕。
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強。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
合。事多專行。臧質到江州。巨舫千餘。部伍前後百餘
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輕之。政刑慶賞。不任
資稟。擅用溢口米萬石。臺符屢下。詰責漸致。猜懼因
密結魯爽。魯秀。徐道寶。以爲推戴。義宣之計。而義宣

未之知也。先是義宣有女四人。幼養宮中。義宣赴荆
州。其女仍留在宮。而帝性好淫。閨房之內。不論尊卑
長幼。皆與之亂。以故義宣諸女。並為所汙。身為人主
行同禽獸
何面目立其次女名楚。江郡主。麗色巧笑。尤善迎合。
帝愛之。誓不相捨。乃令冒姓殷氏。封為淑儀。以至醜
聲四布。義宣由是切齒。怨怒之色。時形於面。臧質欲
激之使反。乃以書說之曰。

人臣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
幾。今萬物係心於王。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

他人所先。若命徐道寶。督兵驅西北精兵來屯
江上。貨率九江樓船為王前驅。如是已得天下
之半。王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
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備關
之醜。豈可三緘。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為
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
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膂力。為王掃除於
時。悔之何及。敢布腹心。惟王圖之。

義宣得書。謀之左右。其將佐等。起民等。咸懷竊貴。之

望欲倚質威名以成事。其勸義宣從其計。遂許之。質乃以義宣旨密報魯爽。魯秀徐遣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大醉。失義宣指。謂宜速發。遂竊造法服等物。自號建平元年。建牙起兵。義宣等聞。藥也。反皆狼狽興師。板爽為征北將軍。爽亦板義宣等。其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賊今補丞相名質。是何見者皆駭愕。魯秀率兵赴江陵。見義宣畧談數語。而出。對膺歎曰。賊質悞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魯秀早知必敗當是時。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帥

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質爲前鋒。來亦引兵直趨歷陽。威震遠近。帝大懼。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固執不可。異日卽殺竟帝。乃命柳元景爲撫軍將軍。統領諸將。以討義宣。元景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堰。壘水陸。待之。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不受僞命。義宣乃使魯秀將兵擊之。王元謨聞秀不來。喜謂元景曰。若賊質獨來。可坐而擒也。冀州刺史

南史演義

垣護之遺寶姊夫邀之同反。護之不從。率衆陰襲其城。克之。遺寶敗走。奔魯爽。爽即處爽至。歷陽薛安都引兵拒之。敗其前鋒。爽不能進。又軍中乏糧。引兵退。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及於小岷。爽勒兵還戰。飲酒數斗。大醉。立馬陣前。指揮兵衆。安都望見。躍馬大呼。直前刺之。應手而倒。兵士斬其首。爽衆奔散。進攻壽陽。克之。并殺徐遺寶。又一處是時義宣至鶴頭。元景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一旦死於安都之手。義宣與質皆駭懼。三軍爲之奪氣。太傅義

恭遣使與義宣書曰

在時仲堪假兵桓元。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
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第所具悉。今藉西楚
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
第自思之。勿貽後悔！

義宣得書。頗懷疑慮。甲辰。軍至蕪湖。質夜來軍中。進
計於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綴
梁山。則元謨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
策也。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

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
遂不用質計。此因先入義恭之言故質又請自攻東城。劉湛之
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宣遣麾下自行。
義宣乃遣湛之與質俱進。頓兵兩岸夾攻東城。於是
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陣之東南。
陷之。斬湛之首。偏將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兵
亦敗。垣護之縱火燒江中舟艦。煙焰漲天。延及西岸。
營壘殆盡。全軍皆潰。義宣單舸急走。閉戶而泣。荆州
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

只得棄軍北走。其衆或降或散。一時俱盡。昔庸材宜
其一敗質有妹。丈羊冲爲武昌郡。往投之。至則冲已
塗地。爲郡人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食之。追
兵至。以荷覆頭。自沉於水。出其鼻。軍主鄭俱兒望見。
射之中心。兵刃亂下。腸胃縈水草。斬其首。送建康。爛
人結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已有軍守。回向江陵。衆
盡散。與左右十餘人。徒步而行。脚痛不能前。銳民露
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時竺超民留守城中。
遣人報之。超民仍具羽儀。兵衆迎之入城。城中士

尙有萬人參軍翟靈寶。囑其撫慰將士。授之言曰。茲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當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終成大業。衆將咸掩口笑。如此廢物。魯豈能成事。魯秀猶欲收集餘衆。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八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旣而聞魯秀北走。欲隨之去。乃攜愛妾五人。着男子服。相隨城中。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超民送至城外。以馬與之。歸而閉城。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還宿南。

郡空廨。旦日官軍至。執而囚之。義宣入獄。坐地歎曰。滅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乃真苦耳。身且不保。何有五妾。愚乃至此。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求入不得。走水而死。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大軍奏凱。柳元景。王元謨。薛安都等。各授封賞。義宣事畢由是朝廷無事。天下稍安。今且按下慢表。且說晉陵武進縣。生一異人。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特筆提起伏漢相國蕭何二

南史演義

卷十一

九

十四世孫也。父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詳先
其父功業仕於宋，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平蜀賊譙縱。
遷揚武將軍、汝山郡太守。元嘉初，徙爲濟南太守。到
彥之北伐魏，大敗歸魏，乘勝破青州諸郡。承之率數
百人拒戰，魏衆大集。承之偃兵息衆，大開城門，左右
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
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以強示之耳。」魏兵
果疑有伏，遂引去。文帝以有全城之功，遷爲中兵參
軍。貞外郎氏帥楊難當反於漢川，承之輕軍前行，敗

其將薛健於黃金山。健既歿，去承之，卽據之。難當引
 兵來攻，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承
 之命軍中造木槩，長數尺，以大斧搥其後。賊不能當，
 乃焚營退。梁州平，進爲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有惠
 政，封五等男，食邑三百四十戶。及沒，梁土士民思之，
 立廟於峨公山。春秋祭祀。可見道成先世本道成其
 長子也。生於元嘉四年。資表英異。龍額鐘聲鱗文遍
 體。宅南有一大桑樹，本高三丈，橫生四枝，狀如華蓋。
 道成年數歲，常戲其下。從兄敬宗見之，曰：此樹爲汝

南史演義

卷二

十

生也。年十三。儒士雷次山立學於雞籠山。往而受業。治禮記及左氏春秋。過目輒曉。及長。仕爲建康令。有能名。蕭惠開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俊。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及惠開鎮襄陽。啟道成自隨。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進爲左軍中兵。參軍。孝建初。襲爵五等男。復以中兵參軍爲建康令。見朝事日非。宗室將衰。結納四方豪傑。隱有澄清天下之志。嘗夢上帝謂之曰。汝是我第十九子。覺而異之。蓋自五帝三王已降。受命之次。至道成而

第十九也。可見天命已歸道成今且按下却說孝武在位八年。踈忌宗室。殺戮無度。與竟陵王誕不睦。誣以謀叛。殺之。又疑大臣擅權。而腹心耳目。多委寄近習。有戴法興。戴明寶者。向爲藩邸舊臣。甚見親昵。及卽位。皆以爲南臺御史。以預建義功。賜爵縣男。又有巢尚之者。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帝所知。亦以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奏門外成市。大臣義恭。柳元景。顏師伯等。皆畏罪避嫌。由是朝政日壞。俄而帝有疾。夏五月庚申。殂於玉

燭殿群臣臨喪奉太子子業卽位。時年十六。改年景和。是爲廢帝。尙書蔡興宗上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子業之不終。興宗已從細處看出。乙卯。悉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興宗慨然謂義恭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制度興造。一皆刊削。雖當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義恭不從。庸臣大體只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廢帝曰。病人間圖苟安。

多鬼那可行。召之再三不至。真正太后怒謂侍者曰：取刀來割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乙丑，太后殂。帝不一視性本狂暴，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內無所忌，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謂曰：官家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不能平，所幸闈人華顯兒賜與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顯兒恨之，謂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爲真天子，官家爲贗天子。且帝居深宮，與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相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法興是孝武左右久

在宮闈。今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座非復帝有。帝遂
召法興入宮。立賜之死。辣手先是孝武之世。王公大
臣。俱誅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及崩。義恭等皆相
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柳元景。顏師伯等。
張樂醜。飲不捨晝夜。此輩尋樂。真是燕巢幕上。不知粟麥者矣。可哀哉。及法
興見殺。無不震懼。皆恐禍及。於是元景。師伯。密欲廢
帝。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洩其謀於沈慶之。
慶之素與義恭不睦。又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慶之。恭
決。每謂人曰。沈公國之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深

以爲恨。乃發其謀。以白於帝。帝聞之。不及下詔。輒自帥羽林兵。掩至義恭宅。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密漬之。謂之鬼目粽。棗毒乃爾別遣使者。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其弟叔仁。有勇力。被甲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一門盡誅。元景臨死不亂。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又殺廷尉劉德願。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播曳如奴隸矣。先是帝在東宮。多過失。孝武欲廢

百身漢書

卷一一

三

之侍中袁顛盛稱其美。孝武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
 元景。以顛代其任。有由陰公主者。名楚玉。帝之姊也。
 尤物。下嫁駙馬都尉何戡。性淫縱。帝寵之。常與同輦。
 來。了。下。嫁。駙。馬。都。尉。何。戡。性。淫。縱。帝。寵。之。常。與。同。輦。
 出入。一日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
 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廉耻喪
 於帝笑曰。易耳。乃選少壯男子三十人。號曰面首。賜
 此。帝笑曰。易耳。乃選少壯男子三十人。號曰面首。賜
 之以選其欲。謂公主曰。今而後莫怨不均矣。如此異
 未吏部郎褚淵。字彥威。風度修整。容貌如婦人。好女。
 有。吏。部。郎。褚。淵。字。彥。威。風。度。修。整。容。貌。如。婦。人。好。女。
 公主見而悅之。請於帝。欲以自隨。帝命淵每侍公主。

淵辭不往。曰：臣唯一心事陛下，不敢私侍公主。帝笑而置之。公主思念彌切，乃遣人要於路，擁之以歸。閉之後房，謂淵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卿之美者，願同枕席之歡，無拂吾意。遽起身就之。潘態如見淵退立一旁，拱手言曰：名義至重，玷辱公主，卽玷辱朝廷，不敢公至。再三逼迫，淵抵死相拒，良久，事不就。大失所望公主走出，謂侍婢曰：備強乃爾，吾欲殺之，又不忍，若何使他心肯？以遂吾懷。侍婢曰：此是囊中物，主且耐心，何憂不諧？公主欲乘其睡而逼之。淵至夜闌，衣不解帶，乘

百六十一

卷二十一

四

燭危坐。難侍婢絡繹相勸。且以危言怵之。曰不從將

有性命憂。淵曰吾寧死不能為此事。公主謂之曰卿

鬚眉如戟。何無丈夫氣耶。相逼十日。淵卒不從。威真

錚錚。男子若在。熟滑一面首等。恐奪其寵。皆勸縱之。

流轉笑其不知世務矣。曰留此人在。適敗公主興也。公主遂縱淵歸。後人有

詩美之曰。

不貪滿欲守綱維。

如戟鬚眉果足奇。

堪笑山陰人不識。

彥威纔是一男兒。

彥威既歸。知其事者皆欽敬之。但未識朝廷播亂之

風作何底止。且聽下回分解。

劉劭天理滅絕。其敗必然。孝武靖亂代立。朝廷紀律不至大壞。惟宮闈之中。不修內行。淫及手足。與弑父者所殊幾何。在位八年。得全首領。幸矣。廢帝不知有母。禽獸不如。至爲姊置面首三十人。廉耻喪盡。幸褚彥回錚錚自立。不爲所染。然一人豈能挽滯亂之風哉。如此天下。焉得不喪。

南史演義卷十一終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righ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header.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righ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footer.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南史演義卷十五

玉山村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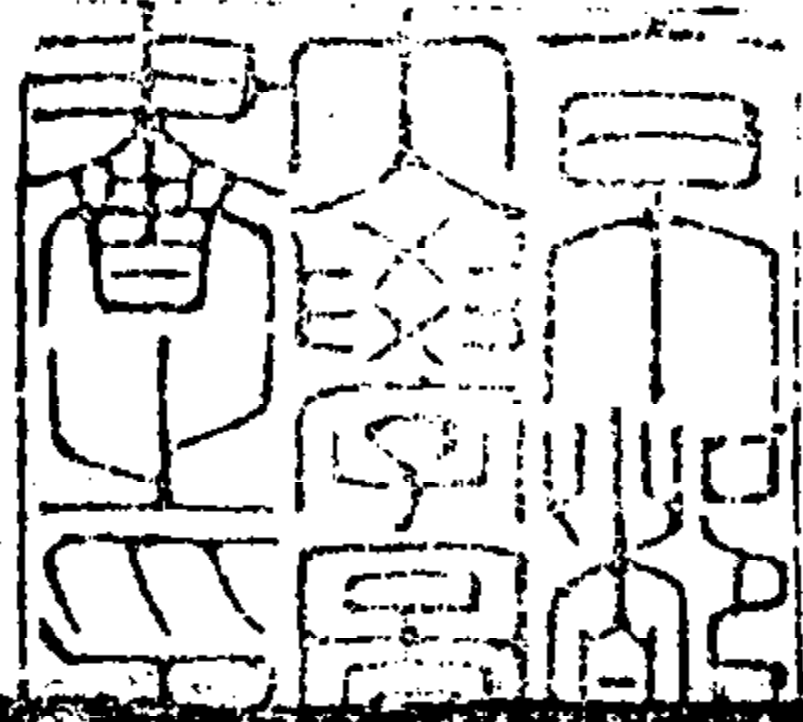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二卷

子業凶狂遭弑逆

鄧琬好亂起干戈

請說廢帝無道且甚嘗入太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
 雄生擒敷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
 見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黠鼻如狗不黠立召畫
 工黠之。世間庸妄人往往蔑視祖宗自謂勝於前人其子業之流亞歟又新安王子



南史卷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一十二

鸞向爲孝武寵愛。帝疾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帝舅王藻。尙世祖女臨川公主。公主至。藻妬。不悅其夫。譖於帝。藻下獄死。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處亂朝者可危袁顛始蒙帝寵。俄而失指。待遇顛衰。顛懼。求出。乃以顛爲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由虎口。遑顧其他。時興宗亦有南郡太守之

命興宗辭不往。顯說之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身命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顯在襄馮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聞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寒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難，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有遠見顯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得免矣。時鄧琬為

尋陽內史與顓人地本殊。顓與之歎洽過常。每相聚論。必窮日夜。見者知其有異志矣。今且按下。却說帝姑新蔡公主。名英媚。顏色美麗。下降寧朔將軍何邁。夫婦亦極相得。一日朝於宮中。帝見而愛之。遂留宴後宮。親自陪飲。以酒勸之。曰。卿吾姑也。今者之來。足令六宮無色。奈何。公主會其意。徐曰。妾係陛下。一本名教攸關。無福消受帝恩。帝曰。朕爲天下主。何不可之有。擁之求淫。公主笑而從之。事畢求歸。帝曰。吾將止卿爲妃。何言歸也。公主笑曰。妾承陛下不棄。私相

歡樂可耳。若以妾為妃，何以殞示天下？帝曰：朕自有計，可無妨也。遂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妃。其父以禽獸之行，亦是家傳。旋拜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以悅之。殺一宮婢，納之棺中，載還邁第，令行喪禮。却說邁素豪俠，公主入宮，遠死心已疑之。後聞謝貴嬪立，莫識其所自來，知必有中冓之醜，用以李代桃之計。於是大怒，因多養死士，謀俟帝駕出遊，乘間弒之。那知其謀未發，帝亦預防其變，一日親領兵士圍其第，殺之，合家盡死。奪其妻，滅其家，常人尚且不可況為親姑乎！人道絕矣。

先是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
帝浸不悅慶之惧杜門不接賓客蔡興宗往亦不見
乃語其門下士范羨曰公閉戶絕客以避悠悠請托
者耳僕非有求於公者何爲見拒范羨以告慶之邊
見之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此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
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所仰
望者亦惟公一人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皇
皇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
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

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
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
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與
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旦
夕之死耳。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
俯仰可定。况公統我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
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
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
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械。以配衣屨。

下使陸攸之率以前驅。僕在尙書中。與將軍帥百僚。兼
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定矣。又朝
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合不決。尚有先
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况聞車駕屢幸貴第。
附醉淹留。或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
也。慶之不從。與宗非好友者。其勸慶之廢立。却又請
是真心爲國。其如慶之不悟何。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姪。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
說慶之曰。王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
任萬民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

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兵力。圖之。易於及。寧機
會難值。願公勿失。文秀言之再三。至於流涕。慶之終
不肯從。慶之不忍爲廢立。亦是守經而自及於死。可哀哉。及帝誅何邁。量慶
之必當入誅。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不得進而
還。俄而帝使使者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使者以被
掩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文叔欲亡。恐如義恭被帝
攻解。謂其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藥而
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
慶之病死。贈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一日帝夢

王太后責之曰。汝不仁不義。罪惡貫盈。本無人君之福。加以汝父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夢中見責亦覺而大怒。欲去太后神位。左右諫之。乃止。由是蓋忌諸叔。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京師。拘於殿內。毆捶陵戾。無復人理。見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為竹籠盛而秤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使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尤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

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待之畧寬。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阱。實以泥水。使或裸體匍匐。匍匐中。以口就槽食之。用爲笑樂。卽待骨肉如仇讐。何必如此作惡。前後欲殺三王十餘次。賴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解之。故得不死。或嘗忤旨。帝命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腸。帝怒乃解。收付廷尉。一宿釋之。蓋帝無子。有少府劉璩妻。懷孕將產。迎之入宮。俟其生男。當立爲太子。故休仁言之以解。

其怒嘗召諸生妃主於前。除去粧束。身上寸絲不留。使左右亂交於前。身在旁指點。嬉笑以爲娛樂。逢者立死。作如此惡弄。令人髮指。南平王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其三子。鞭江妃一百。建安王太妃陳氏年近不惑矣。而容顏尙少。帝命右衛將軍劉道隆潛之。曰。爾形體強健。是以制此婦。呼休仁從旁視。惡極誠左右曰。俟休仁色變。卽殺之。太妃惧殺其子。只得赤體承受。道隆欲迎帝意。將太妃竭力舞弄。極諸般醜態。良久乃已。帝大悅。賞道隆酒。休仁目不他視。顏色無異。乃釋之。道隆縱淫

助惡休仁忍辱求登相形之下實難爲情後更愛憎無常刑一將旨節殺
左右宿衛之士皆懷異志惟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
太一等以勇力爲帝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
越等皆爲盡力懷異志者憚之不攻發一日帝忽怒
主表壽寂之見輒切齒曰明日必殺之自作寂之惧
乃結主衣阮細夫李道兒內監王道隆姜珪之錢藍
生隊主柳光世樊僧整等十餘人陰謀弑之奉湘東
爲帝使錢藍生密報三主阮細夫慮力少不濟更欲
招合壽寂之由謀廣或洩不煩多人且若人將南遊

南史

卷一

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今夜正好行事。勿憂不濟也。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體相逐。一人不從。殺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乃於宮中求得一人。似夢所見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汝死在目前。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於是巫言竹林堂有鬼。其夕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李道兒等皆隨其後。時休仁在旁。屋間行聲甚疾。謂休祜曰。事作矣。相隨奔景。

揚。而。帝。是。親。之。軍。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
走。大。將。救。殺。者。三。救。之。追。而。弑。之。弑得殊快人意宣。令。宿。衛
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矣。諸。人
其。毋。恐。時。事。起。倉。卒。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引。湘
東。王。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王。失。履。跣。足。猶。著
烏。鞋。知高坐定休。仁。呼。王。衣。以。白。絹。代。之。令。備。羽。儀。
乃。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篡。承。皇。極。
丙。寅。王。即。皇。帝。位。是。為。明。帝。封。壽。寂。之。等。十。四。人。為
縣。侯。先。是。宗。越。譚。公。董。太。一。等。為。廢。帝。所。寵。及。帝。立。

內不自安。因謀作亂。沈攸之以聞。皆下獄死。令攸之復入直閣。時劉道隆爲中護軍。建安王怨其無禮於太妃。求解職。不與。同朝。乃賜道隆死。道隆應死以建安王爲司徒。尙書令一應昏制。謬封。並皆刊削。中外皆欣。欣望治矣。纔得內難方平。諸分兩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孝武第三子也。年十一。長史鄧琬輔之。鎮尋陽。先是廢帝惡之。遣左右朱景雲以藥賜于助。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于助將吏聞之。馳告鄧琬。惶懼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托。豈得

惜百口門戶。誓當以死報効。且勿主昏暴。社稷將危。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復指帥。夾武直造京邑。與羣公。擲士廢昏。立明矣。鄧琬斯時大有見識乃稱子助。教令所部。戒嚴。子助。裝服。出聽事。集僚佐。諭以起兵。泰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命。乃使亮為軍事。泰軍太守沈懷寶等。並為將帥。時校尉張悅。犯事在獄。琬知其才。稱子助命。釋其桎梏。用為副馬。與之共掌內外軍事。收集民丁。器械。旬日之間。得甲士五千人。先遣別將斷大雷之路。禁絕商賈。以及公私使命。斯時尙未

知廢帝已弒也。及明帝卽位。頒詔四方。各賜新命。加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將吏得詔。皆大喜。其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而琬以晉陽次第居三。又在尋陽起事。與孝武同符。謂事必有成。因取詔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此何足慶。幸禍樂亂大悞人事衆愕然。琬乃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簡集士卒。寄書袁顛。囑令舉兵。又遇一喜。禍樂亂人顛亦詐稱奉太皇太后令。使其入討。任參軍劉胡爲大將。登壇誓衆。奉表尋陽。勸進。乙未。子勛

卽皇帝位於九江。改元義嘉。馳檄四方。指斥明帝。竊
害明茂。篡竊天寶。平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
有十三。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四方見檄。莫不舉兵響
應。當是時。提筆鄧州反了。安陸王子綏。荊州反了。臨
海王子頊。徐州反了。刺史薛安都。冀州反了。刺史崔
道固。青州反了。刺史沈文秀。而益州刺史蕭惠開。聞
晉安起兵。集將佐。謂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
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
不佞。醜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

遣其將費欣壽將兵五千東下。又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勤。四將方反者。一一點出。却說朝廷聞西方皆反。又慮東土以見平定非易。不靖。特遣侍郎孔操入東慰勞。那知操至會稽。反為叛計。說會稽長史孔覲曰。建康虛弱。必敗。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孔覲從之。遂馳檄各郡。又動一於是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廷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是歲四方貢獻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已有謀應。

子勤者。寫盡建康孤危宮省危懼。帝集羣臣。問計。蔡興宗曰。

今普天同叛。人盡異心。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

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

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戢心。要語六軍精勇。器甲

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願陛下勿憂。忽報豫

州刺史殷琰亦叛。附尋陽。帝益惧。謂興宗曰。諸處皆

反。殷琰亦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

逆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

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須知人心所在。但

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耳。老臣遠見先是帝使桓榮祖赴徐州說薛安都歸朝。安都曰：今京師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甲午帝命建安王都督征討諸軍事。王元譔副之。以沈攸之爲前鋒，將兵屯虎。又憂孔覲、殷琰二處爲難。問羣臣曰：誰能爲朕平此二處？與宗曰：朝臣中蕭道成、賀勇出衆，可令吳喜助之。去討會稽。劉劭素能禦下，可

令吳安國助之。去年壽陽帝從之。乃遣道成將兵三千東討孔覲。劉劭將兵三千西討殷琰。先安頓兩處征討下便專

叙一然自兩路分討。京師兵力益弱。屢遣人糾合四方。莫有應者。日夕計議。苦無良策。一日帝方坐朝。忽有一臣出班奏曰。臣保舉一人。可使伐叛除逆。衆視之。乃司法叅軍葛僧韶也。帝曰。卿所舉者何人。僧韶曰。臣真宛州刺史殷孝祖。請出一不

怕死的來手。下將勇兵強。爲人忠義。自矢。若徵之入朝。定獲其用。帝曰。孝祖若肯助順。固善。但恐徵之未必至耳。僧韶曰。臣請奉命

往以大義責之。彼必俯首來歸也。帝大喜。遂遣之時。薛索兒兵據津。逕要截行旅。僧韶幾爲所獲。聞行得免。旣見孝祖。孝祖問以朝廷消息。近日情勢若何。僧韶曰。朝廷兵力非細。糧儲亦足。特少擔當任事之人。深知我舅智勇俱備。戎事素長。故欲委以全驅之任。特來相召。主上虛席以待。願舅速往。孝祖猶豫無赴。召意。僧韶又曰。從來天下之勢。強弱無常。順逆有定。助順必昌。附逆終敗。一定之勢也。勸請爲舅言之。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

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勿弱。競懷希望。假使天道助逆。羣凶是申。則主幼事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身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順逆利害說得瞭如指掌。聽者焉得不從。孝祖奮然起曰。子言良是。吾計決矣。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將吏三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朝廷惟保丹陽一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而孝祖之衆忽至。並僮楚壯士甲仗鮮明。刀鎗犀利。人情大安。帝賜宴殿前。殷勤

百身漢事

卷一

三

慰接。孝祖亦慷慨自許。誓以死報。乃進號撫軍將軍。
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進屯虎檻。拒敵。却說鄧琬。性本
貪鄙。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酣歌博奕。日夜不休。
小人得志。卽便如賓客到門。歷旬不得一見。羣小橫
此。那有成事之理。行士民忿怒。而自以四方響應。事必克濟。遣大將孫
冲之領兵一萬爲前鋒。進據赭圻。冲之至赭圻。報琬
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効命。可以沿
流掛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琬信
之。乃加陶亮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之兵。一

時俱下建安王聞之急令殷孝祖沈攸之進拒那知
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
悉欲雅治。大快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虜得攸之
內撫將士。外諧羣帥。頗以得安。又孝祖每戰。常以鼓
蓋自隨。又大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
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
不難得手。於是衆軍水陸並發。進攻赭圻。陶亮引兵
救之。孝祖突出奮擊。手斬敵將數人。亮兵將退。忽有
一校流矢飛來。正中其喉而死。死得可惜軍皆驚潰。

攸之亦退。建安聞孝祖死，復遣寧朔將軍江方興將
五千人赴赭圻助攸之。攸之以爲孝祖旣死，敵有乘
勝之心，明日若不進攻，則示之以弱。但方興與已名
位相亞，必不肯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師克在
和攸之
得乃自帥諸軍。主來見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
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嚴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
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漢，否唯在
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
謂吾應統之。自卜懦弱，幹器不如卿。今輒推卿爲統。

一任指麾。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大悅。攸之既出。請將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高下。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其濟艱難。豈可自相同異。攸之能識大體。諸將皆服。却說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曰。沈攸之一軍尙全。須再破之。方可長驅而進。此時未可遽也。於是按兵不動。明日方興攸之。帥諸軍進戰。孫冲之憑城拒守。陶亮督衆奮勇相敵。自早戰至日中。兵交未已。正是鼓鞞震。處山河動。血肉飛時。

日月皆未識。兩下勝敗若何。且俟下回再講。
廢帝廉耻掃地。更加酷虐無常。不得其終。宜矣。湘
東代位。有蔡興宗。沈攸之等輔之。地雖褊小。尙成
局面。至各王各刺史。紛紛而起。多見其不知量耳。

南史演義卷十三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三卷

計身後忍除同氣

育嬰始暗絕宗祧

話說攸之方興二將進攻赭圻戰至日中未分勝敗。只見一枝人馬搖旗納喊飛奔而來衝入敵軍勢如破竹敵軍大敗紛紛退去。冲之懼棄城走遂拔赭圻。你道這枝人馬從何而來乃建安王在後聞報前軍

南史演義

卷十三

所殺恐其不勝。便差親將郭季之、杜幼文、垣恭祖統領精兵三萬前來助戰。果得其力，殺敗敵兵，奪了赭圻城一座。鄧琬知赭圻不守，乃請袁覲進兵。覲聞報，悉起雍州之兵，并來樓船千艘，鐵騎成羣，軍容甚盛。命劉胡帥眾三萬，東屯鵲尾，自引大軍與官兵相持於濃湖。今且按下慢講。此處畧一按，任接叙東路進兵，却說蕭道成全了吳喜東討孔顓。顓聞臺軍將至，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以扼官軍。兵勢甚壯，道成等所領寡弱，眾慮不敵。其日天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士

無固心。諸將欲退保破岡。道成。宣命。敢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甲。明日。乘天氣寒冷。出其不意。奮勇進擊。遂大破之。先是。吳喜。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臺軍所向克捷。既克。義興復拔晉陵。守將皆棄城走。此叙吳喜之功。孔操屯軍吳興。聞臺軍已近。大懼。墮牀。口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奔錢塘。大兵直至會稽。城中將士多奔亡。孔顯不能禁。乘夜帥數騎逃奔峭山。於是官軍入城。執孔璩。殺之。俄而峭山民縛

孫吳漢書

卷一三三

孔顛以獻亦斬之。餘將孫曇瓘顧琛王曇生袁標悉
詣官軍降。道成皆宥不誅。諸郡悉平。一處已定捷聞。帝大
喜。乃詔東征諸將悉以兵赴赭圻。軍勢大振。不一日
又得劉劭捷報。連勝。旻瑛數陣。奪得城池數處。瑛嬰
城自守。不日可平。又一處畧定朝廷聞之。益喜。乃合大軍
專伐尋陽。却說諸軍與袁凱相拒於濃湖。時凱衆猶
盛。胡又宿將勇健多權畧。連戰數陣。官軍不能勝。將
士憂之。龍驤將軍張興世謂建安王曰。賊據上流。兵
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

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不能顧。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一奇也。吾觀上流形勢。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洞泝。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過於此。為將者所以要識地理諸將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以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沂流西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而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鵝尾。

胡大驚。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東岸翼之而進。及夜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天明引兵據之。靈秀不能制。劉胡聞興世據錢溪。執意竟據爾上自將水步兵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築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泅泆。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斬首數百。胡敗走。收兵而下。時攸之未知錢溪消息。恐袁譚并力攻之。城不

得立。乃命吳喜蕭道成進攻濃湖。以分其勢。是日劉胡果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覲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還錢溪城。由此得立。胡既退歸。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興世被殺。衆聞之懼。沈攸之曰。是必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豈無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勸軍中不得妄動。識得透守得定軍心自固未幾錢溪捷報果至。衆心乃安。興世既據錢溪。梗其運糧之路。濃湖軍乏食。覲令劉胡急攻錢溪。胡謂左右曰。吾少習戰。未嫻水

百身滄海

卷十三

七

鬪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托瘡疾。在鵲頭不進。謂覬曰。與世營寨已立。其城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現有大雷諸軍。其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與世已墮圍中。不足復慮。劉胡徒作大言欺人。可謂不知死活。覬怒曰。今糧草餒塞。當如之何。胡曰。彼尙得沂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覬不得已。乃遣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趨南陵。以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

斛錢布數十舫。盛榜爲城。欲乘流突過。行至貴口。與世進擊破之。悉擄其資實以歸。仲玉單騎走還。覬大懼。謂胡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奈何。按兵坐待。蓋覬本無將畧。性又恇怯。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惟賦詩談義。不復撫接諸將。卽與胡論事。酬對亦簡。由是大失物情。胡心亦離。至是胡陰謀遁去。誑覬道。今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誓不與興世兩立。覬喜。悉以堅甲利兵配之。袁覬全不識人那知胡以兵往舍錢溪。不攻徑趣梅根。燒大雷諸城而走。

至夜。覲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
所乘善馬飛鷺。謂其衆曰。吾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別
算計只辦無得一走。三軍無主。一時皆潰。建安王勒兵入其營。
納降者十萬。命攸之等追覲。却說袁覲走至鵲頭。與
戍主薛伯珍謀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
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
後自刎。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可及且伯珍
請屏人言事。遂斬覲首。詣臺將俞湛之降。湛之斬伯
珍送首以爲已功。再表劉胡至尋陽。詐晉安王云。表

覲已降。軍皆散。惟已所領獨全。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軍溢城。誓死不貳。鄧琬信以爲實。厚給軍糧。令往溢城拒守。而胡至溢城。卽擁兵遠遁。鄧琬聞胡又去。憂惶無計。不知所出。張悅欲誅之。以爲已功。乃詐稱有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兵帳後。戒之曰。若聞索酒。便出殺之。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須知此等人。全無心肝。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耶。因呼酒。伏發。遂斬之。連夜乘輕舸。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於

是尋陽城中大亂。共執晉安王子勛。囚之以待命。沈攸之軍至。乃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可憐庚子。建安王休仁至尋陽。遣吳喜。蕭道成向荊州。張興世。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其在外諸王。詔並賜死。至是。諸郡皆平。單有殷琰。據壽陽。合肥未下。劉劭患之。召諸將會議。偏將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立平台。肥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也。劭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

馬與之。勳有名廣之往攻合肥三日而克。勳嘉其功。將風度擢爲軍主。廣之謂肅曰。將軍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識才。乃至於此。是時帝以壽陽未平。使中書爲詔。諭殷琰降。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爲非真。非所以安其心也。老成遠見帝不聽。及琰得詔。果疑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求附於魏。其主簿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社。且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

若遣使歸欵。必厚相撫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
出見勛。勛以帝命慰之。琰乃帥將佐出降。勛悉加慰
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百姓。秋毫無犯。壽陽人
大悅。時魏兵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去。琰至朝。仍還
舊職。却說泰始二年。帝以南方旣平。欲示威淮北。乃
命鎮東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
薛安都入朝。蔡興宗諫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
單使尺書。召之入朝。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
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國罪重。不可不誅。則向

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
兵強。攻圍難克。揆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
朝廷所食之憂。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
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
非國家之利。帝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
一得志遠。安都聞大兵北上。大懼。遣使乞降於魏。求以
爾自滿兵援。魏乃命大將軍尉元帥兵三萬出東道救之。
不出興宗道。官軍至彭城。魏兵與安都夾擊之。尉元邀
成所杜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元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

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
盡。墮與攸之。僅以身免。帝聞之。召興宗於前。以敗書
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盡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
之地。內亂方寧。卽欲示威。淮北以致喪師。失地。帝之不足爲善。已見於此。先是帝初卽
位。寬和有令譽。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
舊臣。人情安之。其後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
並斷俸祿。而帝奢侈無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
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賄公行。性復猜忍。多忌
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

百千品犯則必加罪戮。改驕字爲馱。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劊斫者。與商紂何異時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帝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惧。誅不欲內遷。而無計可留。參軍荀伯玉獻計曰。可使遊騎數十入魏境。抄掠其居民。魏必出兵相逐。朝廷聞魏師入寇。必令復任禦之道。成如其計。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果使復本位。禦之又。道成有祖墓在武進縣彭山。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嘗有五色雲起。蓋於

墓之前後左右人以為瑞。帝聞而惡之。潛使人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為厭勝。可謂愚極先是帝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有陳貴妃者。名妙登。建康屠家女也。最得帝寵。嘗謂之曰。得汝生子。我便以為太子。久之無出。一日李道見侍側。帝問曰。爾多男否。對曰。臣一妻一妾。歲各生一。已有十男。帝笑曰。卿可謂箭無虛發者矣。陳妃夫星照命了及夜與陳妃同寢。呼其小字曰妙登。今夜一叙。明日將以卿賜李道兒。卿願否。妃大驚曰。妾

雖微賤。曾與陛下接體。奈何賜以與人。帝曰無害。不
 過借汝腹去度種耳。有孕便召卿歸也。虧他妃曰妾
 一失節。何顏再事陛下。帝曰宗嗣事大。失節事小。卿
 莫以是為嫌。竟似大妃暗暗領命。明日帝佯怒。妃責
 以失旨。命賜道兒。道兒入謝。囑之曰。有孕便來報朕
 也。於是道兒為之盡力。道兒盡力陳妃旦夕未幾果
 有孕。帝便迎之還內。生蒼梧王昱。立為太子。生出一
海寶貝來。遂借他事。賜道兒死。後人有詩嘲陳妃云。
 數載承恩作嬪嬙。無端別就合歡床。

南史演義 卷三十三

只因欲覓人間種。

那管劉郎與阮郎。

至是帝以太子勿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旨非一。一日從遊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將闌遣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墜馬。拉其脅殺之。殺一親弟傳呼驟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至則氣已絕。載其尸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未幾帝寢疾。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以建安王人望所歸。欲除之以絕後患。運長等亦慮宴駕後休仁秉政。已輩不得專權。勸帝誅之。一日召休仁入內。

殿坐語良久。既而謂曰。今夕不必還府。就向書省宿。明早鄉可早來。其夜休仁方就枕。見武士數人。突至床前。呼之曰。王且起。天子有詔。賜王死。藥在此。可速飲之。休仁披衣而起。怒且罵曰。帝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帝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聞休仁死。乃入。爲他的骨血連殺自己親弟。吾不知其是何肺腑。然帝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相若。少便歎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爾。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

流涕不自勝。以其子伯融襲爵。又忌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人和厚。能諧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賜死。慮不奉詔。乃令移鎮江州。手書殷勤。命暫來京。共赴七月七日宴。休若至建康。賜死於第。又殺一親弟贈侍中司空。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帝諸弟俱盡。惟休範人才庸劣。幸而得全。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帝封銀壺酒。使吳喜持往淮陰。飲之以驗道成誠僞。道成懼不敢飲。喜乃密告之曰。帝無惡意。此酒可飲也。先自飲之。道成亦飲。盡歡而散。喜

還朝保證道成無二。帝乃釋然。俄而徵道成入朝。左右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關他人。今日惟應速發。若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遂星夜赴都。前欲入朝至是遽欲入朝所謂見機行事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先是帝在藩。與褚淵相善。及卽位。深相委仗。至是疾甚。淵方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淵既至。入見帝於寢殿。帝流涕謂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卿著黃襪耳。黃

襪者乳母之服。以托孤之任寄之也。淵惶惧受命。夏

四月乙亥。帝大漸。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左

僕射。劉劭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劉秉並受顧命。

淵素與道成相善。引薦於上。褚淵引詔又以道成為

右衛將軍。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帝見休仁執劍

入內。驚問左右曰。建安何以來。左右答不見。繼而連

呼曰。司徒寬我。司徒寬我。遂崩。人有大功而殺之。雖

其索命也。宜哉。庚子。太子昱即皇帝位。時年十歲。朝政皆委

袁粲。褚淵二人。承明帝奢侈之後。務行節儉。而阮佃

夫楊運長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一日羣臣在朝。方議國事。忽有大雷。戍主馳檄到京。報稱桂陽王休範反於江州。帥兵十萬。晝夜東下。當是時。幼主初立。羣情未附。武備廢弛。忽聞休範作亂。人心皇皇。上下危懼。乃召在位大臣。共集中書省。計議守戰之事。衆臣面面相視。茫無定見。道成慷慨言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徵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料敵已審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兵新亭。白下。堅

守宮城及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不待戰而勝負已判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顧謂張飛曰：「征北守白下，指劉劭曰：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法，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曲從，今不能也。』」離坐起執劉劭手曰：「領軍旣同鄙議，不可改易。」定大計須斷劭許之。於是

道成出頓新亭。張永屯白下。衛尉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所取。及道成至新亭。治營壘未畢。果報休範前軍已至。果不出所料。你道休範爲何而反。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兒所齒。物精亦不向之。故明帝之末。得免於禍。及蒼梧卽位。年在幼冲。素族秉政。近習用事。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旣不如志。怨憤頗甚。其謀主許公與。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收萬計。畜養才勇。繕治器械。會夏

口闕鎮。休範以爲必屬於已。朝廷又以晉熙王燮爲
郢州刺史。配以兵力。使鎮夏口。休範聞之。益怒。密與
許公興謀襲建康。公興以爲兵宜速進。朝廷卽聞吾
反。商議出兵。不能一時卽決。而我兵已擣建康。建康
一得。餘郡自服。休範從之。乃悉起江州之兵。使大將
丁文豪杜黑驪爲前鋒。兼程而進。那知已被道成料
着。賊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徐索白虎
幡登西垣。督衆拒守。休範有勇將蕭惠朗。乘初至之
銳。帥敢死士數百人。突入東門。殺散守卒。直至射堂。

城中皆避其鋒。道成親自上馬帥麾。下搏戰。偏將陳顯達從後擊之。惠朗乃退。許公與又爲休範謀曰。我衆敵寡。不必聚攻一處。王今留攻新亭。而遣丁文豪杜黑騾各領精騎直趣建康。新亭破。則建康愈危。建康破。則新亭不攻自下。休範從之。此計誠善。其如天命不屬何。正

是兵臨濠下。威風大將到城邊。戰伐深。未識建康若何禦之。且聽下文分解。

明帝嗣位。幸有蔡興宗持重以鎮定之。而沈攸之等各爲用命。諸路烏合之衆。人懷異心。卽次殄滅。

此其宜矣。南方既定。肆志淮北。不聽興宗之言。致薛安都結連北魏。喪師失地。悔之無及。此驕盈之所致也。至借人生子以繼身後。而本支骨肉。屠滅殆盡。是卽嗣世能久。已暗易他姓矣。雖謚曰明。糊塗已極。休範不度德量力。以憤興師。卽無道成謀。略亦不能有成。搃之天欲更興一朝。此特爲繼起者驅除耳。

南史演義卷十四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四卷

輔幼三道成懷逆 殉國難袁粲捐身

話說休範自以大衆攻新亭。而別遣文豪黑驃直擣建康。文豪大破臺軍於早茨橋。時王道隆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劭來助。劭至朱雀門前。命撤衛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奈何撤衛。

百身並尋

卷一

示弱。勔亦憤。遂度栢南。親自搏戰。那知戰陣方合。被黑驃一騎冲來。斬於馬下。兵士散亂。道隆不能支。亦棄衆走。黑驃追殺之。黃門郎王蘊負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爭傳新亭亦陷。人心惶惑。每有訛傳。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劭避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青必至。避豈得免。又勔晚年頗慕高尙。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

曲道成曾謂之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
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
從而果敗死詔分兩頭道成與休範拒戰自晡達旦
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角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
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危坐厲聲呼
叱如是者數四乃定所謂鎮之以靜明日復戰外勢愈盛眾
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其時麾下有
勇將兩員一姓黃名回一姓張名敬兒非二人休範
特表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

不中。素無賴。家貧。傭於城東吳泰家。泰有愛婢。敬兒與之通。事發。泰欲殺之。逃於空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得志。誣泰通袁凱爲逆。明帝殺泰。藉其家。僮役財貨。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初。敬兒母卧於田中。夢犬子有角。舐其陰處。遂有孕。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明帝嫌其名鄙俚。改爲敬兒。時從道成守新亭。與黃回共立城上。望見休範。白服乘肩輿。以數十人自衛。登城南觀戰。敬兒謂回曰。彼可詐而取也。休範疎忽。遂回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敬兒冠心。

成道成曰。卿能辦此。當以本州相賞。敬兒乃與同並。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前。黃回陽。致密意。休範信之。置二人於左右。命進酒。飲至半酣。笑呼道成名曰爾。腹心已潰。何可乃爾。古人受降如味自滿。托大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遂奪休範。宜其死也。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驚走。敬兒提頭。嫚罵與回。奔歸新亭。道成得首。便差隊主陳靈寶持送建康。靈寶行至中道。恰逢西兵阻路。棄首於水。挺身到京。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休範既誅。偏又無以衆莫之信。為驗情事多一曲折。

休範將士亦不之知。進戰愈力。俄而其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乎。因詐稱休範已殺道成。據新亭矣。士民惇惑。乘夜詣新亭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卿等勿懷憂懼也。安人心定當如此衆皆愕然而散。道成知臺軍屢敗。急遣陳顯達。張敬兒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於是臺軍之氣亦振。大破賊衆。遂斬丁文豪。杜黑驪於宣陽門。餘皆竄走。斯

時道成在軍。見大勢已寧。亦卽整旅還都。百姓緣道
聚觀。皆曰。全社稷者此公也。孰知奪社稷者亦此公也。及入朝。拜
爲中領軍。兖州刺史。留衛京師。與袁粲。褚淵。劉秉。更
日入直。號爲四貴。今日按下。却說蒼梧王之爲太子
也。年六歲。始就學。而惰業嬉戲。師不能禁。好緣漆帳
竿。去地丈餘。久之。乃下。年漸長。喜怒益乖。左右有失
旨者。輒手加撲打。蓬首跌足。蹲踞於地。以此爲常。頑
無耻從明帝屢救。陳太妃痛捶之。及卽位。內畏太后
勿已然外憚諸大臣。猶未敢縱逸。自加元服。變態百出。好出

外遊行。太妃每乘青犢車。隨路檢攝。其後漸自放恣。太妃亦不能禁。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或往營署。與嬖人解僧智張五兒等。恒相馳逐。夜開承明門以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戈矛。路逢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隨手刺死。無一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道絕。至鍼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囊。囊破裂。左右見之。有斂眉閉目者。蒼梧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之。洞胛而過。孟子所謂

人也。大內耀靈殿。本明帝臨政之所。養驢數十頭於內。已所乘馬。養於御床側。又知已非帝子。為李道兒所生。每出入去來。常白號李將軍。必欲出其母醜京營有女子年十五六。性痴憨。駕至不避。從旁嘻笑。蒼梧便入其屋。不避左右。與之苟合。女亦全不愧懼。任其所為。遂大悅。男女俱不知羞。耻自然相合。自是往來無間。人謂之路嬪。精妃。四字趣。又性極好殺。一日不殺人。則恹恹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懼。蹈不測。謀候其駕出遊。稱太后令閉城門。執而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收佃

夫誅死寸斬其家屬。或有告朝臣杜勿文、沈勃、孫超亦與仙夫同謀。遂帥衛士自掩三家。剗解鬻割嬰孩。不免時。沈勃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其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恨吾不獲見之。遂死。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怒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天生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陛下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人狝狗。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篴。執管便韻。若作貧賤人。可養家度活。自造露

車一乘其上施蓬乘以出入其捷如飛羽儀追之不
及又各慮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嘗
直入領軍府天時盛熱道成解衣袒腹晝卧堂中見
帝至倉皇起立帝指曰好大腹遂命立於室內畫其
腹爲的持弓引滿射之真如惡犬咬人不辨親疎道成歛手曰老
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塲一箭便
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
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又嘗自磨刀曰明日
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

誰復為汝盡力。乃止。有天命者到道成憂懼。密與袁
 粲褚淵謀曰。勿主所為如此。不惟吾等不免。社稷亦
 不可保。不先廢之。後悔奚及。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
 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
 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
 寄書蕭曠。令為之脩。却說曠字宣遠。道成長子也。擢
蕭曠方生之夕。母陳氏夢有龍據屋上。故又字龍兒。叙
 郎齊世祖武皇帝也。初為尋陽郡贛邑令。值晉安王

反。墮不從。被執下獄。衆皆散。門客桓康。驍勇多力。裝
筐。盤爲擔。一頭坐了。夫人裴氏。一頭坐了。兩位公子。
挑之以逃。匿深山中。繼與蕭欣祖會集舊伴四十餘
人。襲破郡城。救之出獄。及郡兵來追。桓康拒後力戰。
手斬其將。追兵乃退。桓康大有俠氣。及晉安旣平。朝廷徵墮
入京。拜爲尚書庫部郎。至是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
事。道成欲使以郢州兵爲援。故報之。道成又欲出奔
廣陵。起兵使人密告冀州刺史劉善明。東海太守垣
榮祖。隨手補叙榮祖字華先。少好武騎射。絕倫。尤善

彈嘗登西樓。見鴻鵠翔於雲中。謂左右曰。吾當生取之。彈其兩翅。毛盡脫。鵠墜地。養其毛復長。縱之飛去。其妙如此。與劉善明皆道成腹心也。善明報以書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後悔。榮祖亦報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床。恐卽有叩臺門者。大事去矣。道成雖得二人言。尚懷猶豫。紀僧真曰。二人之言是也。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

為安固。公百口北渡。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
深宮。施號令。日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之計也。
况今幼主出入無常。每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
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道成乃止。有王敬則者。臨
淮人。進叙敬出身少貧賤。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
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女子得為人吹角。
可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曰。我
若得為既陽令。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
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平時善拍張。以勇力補刀戟。

衛士前廢帝常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跳
罷。仍撫髀拍張。儼捷異常。後補旣陽令。昔日閩吏亡
叛。勒令出見。曰。我得旣陽令。汝何時得司徒公耶。其
叩頭謝罪。敬則曰。爾亦壯士。吾不汝責也。此舉絕至
是爲越騎校尉。見帝無道。欲自結於道。成夜着青衣。
扶匐路側。聽察帝之往來。復陰結內廷楊萬年。陳奉
伯等。爲內援。專伺得間。即便行事。是時蒼梧荒淫益
甚。每往來寺院中。城西有青園菴。乃女尼所居。房宇
深邃。徒衆數十。一日帝突至其處。羣尼倉皇跪接。帝

視之曰是皆禿耳見一幼尼尙未剃髮貌頗姘好問
之曰爾在此何欲對曰欲修行耳帝笑曰恐所欲不
在是便攜之入室裸而淫之淫惡事愈出愈奇又令左右擇
尼中年少者遍淫之問曰此舉何如左右曰此舉是
陛下大功德遂大笑而散又有一道人名曇度素無
賴與之親善所親善者愈降愈下一夜行至領軍府前左右曰
一府皆眠帝何不緣牆而入殺其一家帝曰我今夕
欲與一處作耍無暇爲此宜待明夕遂去明日乘露
車與左右向臺岡賭跳仍在青園尼寺留連半日晚

至新安寺偷狗就爨度道人煮之坐地而飲酣醉如
泥。巍巍天子直與乞丐無殊左右扶之還宮寢於仁壽殿內有楊
玉夫者常得帝意出入必與偕至是忽憎之見輒切
齒罵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和狗肉食是夜爲七
月七日臨睡吩咐玉夫曰汝於庭中伺織女度河見
郎報我不見則殺汝。逼他動手玉夫大懼乃與楊萬年陳
奉伯伺帝熟寢潛取帝防身刀劔之時年十五。如殺
先是帝出入無時省內諸閣夜皆不閉羣下畏相逢
值莫敢出走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故帝雖被

弒無一覺者。乃令陳泰伯袖其首。依常行法。開承明門。出遇王敬。則於外朝。遂以首付之。使報道成。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曰。大事已定。領軍速卽入朝。道成猶慮蒼梧誑之。不敢開門。敬則聳身牆上。投其首以示道成。道成洗視之。果帝首。大喜。不唯免死。兼可得志。其喜可知。便戎服乘馬而出。借敬則入宮。至承明門。詐稱駕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門孔處。呼門甚急。門吏開門迎之。只道帝歸。俱伏地震懾。不敢仰視。道成入殿。殿中驚駭。旣而聞蒼梧已死。咸稱萬歲。及旦道

成整宿衛出立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朝會議。三人既至。聞帝已被弒。皆驚愕不敢發言。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日光如電。秉俱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又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殿前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遂不出口。褚淵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狀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此段道成陽讓劉秉，膽怯，表祭敢怒不敢言。敬則將道成心事直喊出來。褚淵曲意迎合。乃下議立安成王為帝。作太后令曰：一如見。

豈以冢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宏。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日月滋甚。加以大馬是狎。鷹隼是愛。卑騎遠郊。獨宿深野。趨步闐闐。酣歌鑪肆。淫人子女。掠人財物。手揮矛鋌。躬行剝斫。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積。七廟陪危。四海褫氣。廢昏立明。前代令

範。况乃滅義反道。天人所棄者哉。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準。體自太宗地。隆親茂皇。歷攸歸。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

於是脩法駕。詣東府。迎安成王。準。卽皇帝位。時年十一。一是爲順帝。降封昱爲蒼梧王。葬之郊壇西。自是軍國大事。皆聽道成處分。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騎虎之勢。已成。先是劉秉初退朝。其從弟劉韞迎而問之曰。今日之事。當歸兄否。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

嘆曰。兄肉中詐有血耶。今年族矣。秉默然然。猶謂尙書一官。萬機根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庶可無變。孰事正。既而道成當國。布置心膺。與奪自專。褚淵素相不然。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却說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早喪父。祖母哀其孤幼。名之曰愍孫。少好學。有清才。不以權勢為重。平素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方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詔使出鎮石頭。卽時受命。又荆州刺史沈攸之。在明帝時。與道成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有女。攸之娶

爲子婦。其在荊州。有言其反者。道成力保其不反。攸之深以爲感。及蒼梧遇弒。道成遣其長子元琰。以蒼梧剝斫之具示之。攸之知道成將篡位。大怒。謂左右曰。吾寧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大義然猶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時張敬兒爲雍州刺史。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有異。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燈一隻。以示意。敬兒乃密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藏於襦褳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不忍坐視國亡。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

之指兩襠角示之。又會集諸將云。頃太后使至。賜我以燭。剖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吾不可負太后命。扶危定傾。願與諸君任之。衆皆應命。乃遺道成書曰。

少帝皆狂。宜與諸公密謀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積日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愧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官閣管籥。悉閉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之遺訓。固如此乎。蕭公應足下既有賊宋之心。語塞矣。

吾寧敢無包胥之節耶。

書去。卽建牙勒兵。蓋攸之素蓄士馬。資用充積。甲士十萬。鐵騎三千。兵勢甚盛。乃遣輔國將軍孫同爲前鋒。餘軍相繼東下。道成聞其兵起。卽自入守朝堂。命其子蕭凝代鎮東府。蕭映出鎮京口。內外戒嚴。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軍討之。先是道成以世子躡爲晉熙王。燮長史。修治器械。以防他變。及徵燮爲揚州。以躡爲右衛將軍。與燮俱下。命柳世隆行郢州事。躡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

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君守於內。我攻於外。破之必矣。未事。胡穆。已。孫。勝。弄。世隆領命。及攸之起。兵隨方行。至湓口。欲斂兵守之。衆將皆勸倍道趨建康。隨曰。湓口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衛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至此。天所使也。或疑城小難固。隨曰。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何患城小。識。權。達。變。不。讓。於。父。乃送晉熙王歸郢州而已。則留鎮湓口。遣使密報道成。道成聞之喜曰。真吾子也。乃以隨爲西討都督。詔分兩頭。湘州刺史王蘊遭母

百身漢書

卷十四

十四

喪罷歸。路過巴陵。與攸之深相結。還至京師。乃與袁
 粲。劉秉。劉韞。謀誅道成。而黃回。孫曇。權。卜伯興等皆
 與通謀。內先叙變當是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
 卜伯興為直閣黃回。出屯新亭。粲等定計。矯太后令。
 使韞與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黃回等為外
 應。劉秉等並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褚淵。眾謂淵與
 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
 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書生誤事淵
 卽告道成。道成聞之。乃使薛淵往石頭。陽為聊粲。陰

實防之。薛淵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之甚。對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者。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憂耳。但當努力。無復多言。道成旣遣薛淵防外。又恐內變難制。乃以王敬則爲直閣。與卜伯興共總禁旅。戒之曰。有變先殺伯興。劉韞敬則領命而去。是時案與諸人。本期壬申之夜。內外並發。而劉秉恠擾。不知所爲。纔及晡後。卽束行裝。毀美寫曾上。手振不自禁。此等無用。

之物何足與國事。日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無憾。孫曇權聞之。亦奔石頭。乃大露道。成密使人告敬。則時閣門已閉。敬則欲開閣。出卜伯與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帥禁兵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夜顧。特來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惶急走。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乃殺之。伯與倉皇出。敬則亦迎而殺之。王蘊聞劉韞死。嘆曰。事不成矣。

狼狽率部曲數百。向石頭。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
敗。卽散走。道成謂遣何等。荆密表粲同事。諸人皆倉皇失據。焉得不敗。道成又遣
其將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自倉門入。與薛淵并
力攻粲。孫曇權禦之。殊死戰。殺臺軍百人。僧靜乃分
兵攻府西門。縱火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秉
不顧。粲自踰城走。粲亦下城。欲還府。謂其子最曰。本
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重。不忍負耳。
僧靜乘暗獨進來殺袁粲。最在粲後。覺有追逐聲。急
以身衛父。僧靜直前斫之。最仆地。粲謂最曰。我不失

忠臣。汝不矢孝子。亦何害。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但未識粲死之後。宋事作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劉昱本李道兒子。旣竊位。無惡不作。至偷雞盜狗。醜濫已極。千古以來。無此樣子。禽獸猶知有母。昱以羽扇不華。至欲弑母。禽獸不如。爲楊玉夫所殺。蓋已晚矣。道成始而憂禍。繼則羽翼已成。不得歇手。亦是騎虎之勢。沈攸之一心輔國。不以姻戚交好。稍動其心。事雖不成。可謂忠臣。褚淵受顧命之

口貳心已見真反覆小人。誦白寧爲袁粲死。不作
褚淵生。公論自在人心也。

卷十四終

南史演義卷十五

玉山杜 網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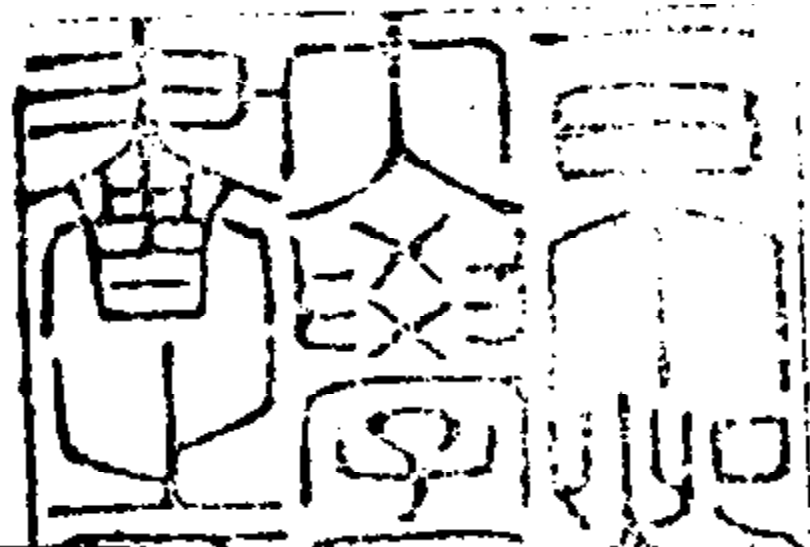
沈攸之建義無成 蕭紹伯開基代宋

諸說袁粲死後黨與瓦解。劉秉走至額擔湖。追兵斬

上蘊孫曇權皆被獲。誅死。唯黃回期於詰旦領兵

為應。關事洩。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伏下黃回粲有

門生狄靈慶。平時解衣推食待之甚厚。及粲死。守門



盡誅。遺下一兒。僅數歲。乳母竊之以逃。念無可投者。唯靈慶一家。素受袁氏厚恩。攜兒投之。求其庇護。靈慶曰。吾聞朝廷構袁氏兒。懸千金賞。今來吾家。富貴到矣。因卽抱兒出首。乳母呼曰。天乎。公昔有恩於汝。故冒死遠投。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重賞。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族不久。此乳母不讓。程嬰杵曰。先是兒在時。常騎一大氍狗。嬉戲朝夕。相隨。死後。靈慶常見袁兒跳躍堂上。或怒目視家中器物。常顛倒。本期朝有重賞。那知道成亦薄。其爲人絕不加賞。靈慶已失望。人

枉做小人一日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之於堂。猝起而噬其喉。靈慶仆地。狗至死不放。靈慶遂死。未幾妻與子相繼沒。此狗卽兒所騎大氈狗也。人以為靈慶之負恩。不若狗之報主云。畜生有義人無義。古今同慨。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沈攸之遣其將孫同以三萬人為前驅。劉攘兵以二萬繼後。分兵出夏口。據魯山。自恃兵強。頗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勞攻取。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不答。其將宗儼之勸攻郢城。無見識臧寅止之曰。不可。郢城雖

小而地却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援。若不時舉。徒然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留偏師攻郢城。自將大軍東下。世隆欲誘之來攻。置陣於西渚。挑戰。又遣軍士於城樓上大聲肆罵。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墮其術中丁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所謂小不忍則大謀亂是時內難雖平。外患未已。道成晝夜憂懼。問於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

有奇畧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攸之力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指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豕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言過矣。劉善明亦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旣險阻。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

備。決於一戰。而留攻郢城。以淹時日。今六師齊奮。諸
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不足慮也。竊以黃回素懷異
志。假以強兵。恐勞公慮耳。道成曰。其罪未彰。吾不忍
廢。且彼無能爲也。於是道成出屯新亭。却說沈攸之
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贖引兵據西塞。
爲世隆聲援。時范雲爲郢府法曹。以事出城。爲攸之
軍士所獲。攸之使送書入城。餉世隆犢一羸。魚三十
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
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釋之。
直訴

苦情自。然原諒。先是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獲。逃者稍多。攸之曰。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於是大怒。召諸將。吩咐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諸君定獲封侯之賞。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成。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事。近來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令一出。衆皆疑懼。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劉瓌兵雖為攸之將。心懷反復。一日。手下軍人。

亦有逃去者。俱坐其罪。密以書射入城中。請降。世隆約開門以候。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任劉天賜。女偕張平虜。斬之。向旦。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不聽吾言。至有此日。但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遂殺水死。臧寅可謂攸有謀有守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其遺取。以爲資糧。時郢城尙無追軍。而散軍亦畏抄殺。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那知張敬

兒乘篋之東下。卽起雍州之衆來襲其城。攸之子元不能抗。遂棄城走。爲人所殺。某城已爲敬兒所據。攸之士卒聞之。未至江陵百餘里。皆散。攸之無所歸。走至華容界。遂自縊。村民斬其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何必如此乃送建康。旣而悉誅其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敬兒貪殘初。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笞。錄事榮感其恩。誓以死報。及敬兒兵來。榮爲留府司馬。或勸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此大事。若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

也。城破。軍士執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已辦來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程邕之見榮將斬。前抱之曰。與邊公同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好漢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命先殺之。然後及榮。見者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却說道。成聞捷。還鎮東府。下令解嚴。以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贖為江州刺史。蕭疑為中領軍。褚淵為中書監。凡朝廷要職。皆用

腹心爲之。卑有黃回。屢懷異志。至京之日。尙擁部曲。數千人。道成欲收之。恐致亂。乃托以宴飲。召入東府。伏甲斬之。了結黃回由是異已悉除。內外咸服。駭異乎有代宋之勢矣。下叙道成受禪且說南朝最重聞望。時長史謝朓。負盛名。道成欲引之。參贊大業。深夜召之。屏人與語。久之。朓無一言。唯二小兒執燭侍。道成慮朓難之。取燭置几上。遣兒出。挑之。使言。朓又無語。乃呼左右。不樂而罷。右長史王儉知其指。迎合的他自請闕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

北面得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
公殊盼。所以世所難吐。何賜拒之深矣。宋氏失德。非公
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復推遷。則人
望去矣。儉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
不無有理。儉又曰。公今名位向是經常宰相。宜體絕
羣后。微示變革。儉請命。先令褚公知之。道成曰。少
日我當自在。卿不須去也。儉乃退。下便抽入却說儉
守仲寶。相。彙首。父。偕。綽。僧。處。偕。達。皆。其。叔。也。彙。首。暇
日。嘗。集。子。孫。於。一。室。任。其。戲。嬉。偕。達。跳。下。地。作。處。子

形。僧虔累固。碁子十二。既不墜落。亦不復加。繒綽採
蠟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曇首歎曰。僧
達俊爽。當不滅人。然亡吾家者。必此子也。繒綽當羽
儀王國。福澤之厚。終不如僧虔。後皆如其言。儉生未
期。而繒綽遇害。爲僧虔所撫養。性篤學。手不釋卷。年
數歲。便有宰物之志。賦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
周。是宰相賓客咸稱美。僧虔曰。我不思此兒無名。政
恐名太盛耳。一日袁粲見之。曰。此宰相種也。栝柏豫
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僧虔嘗有

齊民要術

卷一三

書誠儉曰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論至
主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祖宗不能爲汝蔭政
應自加努力儉因此益自勵至是爲太尉右長史知
道成將代宋欲輔成其業以建不世之勲故汲汲勸
其愛禪越一日道成自造褚淵攜手入室款語良久
乃謂曰我夜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
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
褚是未達理耳且褚雖位望隆重不過一惜身保妻
子之人非有奇才異節公有所爲彼必不敢立異儉

能保之。乃倡議加道成重爵。體絕羣臣。以議報淵。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太傅。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兼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又道成心重謝朓。必欲引參佐命。拜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仍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詔齊國宮衛禮儀。並

南史演義

卷十五

傲天朝。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
宮。一如東宮之制。褚淵求說於齊。引魏司徒何曾爲
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可謂老齊公不許。以王儉爲
齊尚書右僕射。儉時年二十八也。四月壬申。進齊公
爵爲王。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是時帝當臨軒。
不肯出。逃於後宮佛蓋之下。可憐王敬則勒兵殿廷。以
板輿入迎。拔刀指太后曰。帝何在。太后惧。自率闈人
搜得之。帝涕泣不已。敬則啟。譬令出。引使登車。帝收
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無恐。出居別宮。耳官

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果報帝泣而彈指曰。願後世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憐可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殺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走至殿側。引枕卧。傳詔。俱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登車還宅。乃以王儉權為侍中。解璽授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

是攀車後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褚淵率羣臣奉璽授。詣齊宮勸進。淵從弟昭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授在齊大司馬門。實實昭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爲。此語勝甲午。王卽皇帝位於南郊。是爲齊高帝。還宮大赦。改元建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之。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

褚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狂至此。此門戶不
 幸。復有今日之拜。向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
 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斯頤之壽。憤極淵固辭
 司徒之命。不拜奉朝請。一日淵入朝。以腰扇障日。有
 劉祥者。好文學。性氣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從車
 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
 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指車前驢曰。驢
 汝好為之。如汝人才。可作三公。淵顧僕曰。還驅之。速
 驅之。毋聽狂言。此種人受人輕時輕薄子。多以名節
凌亦所甘心

南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訊淵以其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爲宋氏亡徵也。河東裴頌上奏數帝過惡掛冠徑去。是褚淵對病藥帝怒殺之。太子璜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適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沛國劉瓛爲當時儒學冠。帝以爲政之道問之。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帝嘆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帝性節儉。卽位後不御精細之物。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爲鐵。內殿施黃紗帳。

宮人著紫皮履。見玉衣中有玉介導命卽打碎。曰留此政是興長疾源。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由是奢侈悉汰。風俗一變。夏五月乙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小人獻勤。上在如此。上不罪而賞之。并殺宋宗室諸王。無少長皆死。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封皇子焜爲豫章王。均爲衡陽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畢爲武陵王。嵩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鏐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立

太子噴為皇太子却說太子少歷艱難功名素著自
 以年長與帝共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
 度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侍中荀伯玉密啟之帝大
 怒不見太子欲廢之而立豫章王疑太子聞之憂懼
 稱疾月餘不出而帝怒不解父子之間不避嫌疑一
 幾至危殆何况其他
 日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駕往東宮以
 慰太子帝不語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
 敕大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候駕因呼左右索輿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披帝身扶帝上輿敬則此舉
 大有作用

遂幸東宮。召諸王大臣宴飲。太子迎帝遊元圃園。長
 沙王執華蓋。臨川王執雉尾扇。竟陵王子良持酒鎗。
 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與豫章王捧肴饌。暗回帝大
 悅。酒半。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
 歌。王敬則脫朝服去冠。挽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公
掃地盡矣然帝笑曰。豈有三公如此者。對曰。臣由拍
當此却好看張。故得三公。今日豈可忘拍張。帝大笑。賜太子以下
 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散。是日微敬則太子幾廢。明
 敬則之功以故太子德敬則而怒伯玉。伯玉事先是伯

玉少貧賤。賣卜爲業。帝鎮淮陰。用爲參軍。所謀皆合。甚見親信。嘗夢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飛。伯玉問翅何時飛。帝曰。尙待三年。伯玉於夢中叩首祝之。忽有龍出。帝腋卽翅。皆飛揚。醒以告帝。帝喜。後二年。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大權在握。謂伯玉曰。卿夢今日驗矣。至是因啟太子之過。帝愈信其無欺。使掌軍國密事。勢傾朝野。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其母死。朝臣無不在弔。褚淵王儉。五鼓往。未到伯玉宅三里許。王侯卿士已擁塞盈巷。至下鼓。尙

未得前。及入門。更倚廳事。久之。方得弔。待褚王如此。待他人可知。
 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憊然。恨之切齒。明日入宮。言於
 帝云。臣等所見。二宮及齋閣。以比伯玉宅。政可設雀
 羅。怪不得。外人有言。干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帝聞
 而笑之。寵任如故。後太子卽位。遂賜死。從來權所歸。卽怨所集。伯
玉勢耀若此。馬得不敗。初伯玉微時。有善相慕者。謂其父曰。君
 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
 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出嫁。是夕。隨
 人逃去。而伯玉卒至敗亡。此是餘話。今且不表。却說

帝得天下。年齒已高。自踐祚以來。勤勞萬幾。宵旰不
息。精神漸減。四年二月乙未。帝不豫。三月庚申。疾益
甚。乃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授遺詔。輔政。詔曰。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邁
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事太子如事吾。當令敦穆。
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宏宣簡惠。則天下之理
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壬戌。帝崩於臨光殿。年五十六。於是羣臣奉太子。即
位。是爲武帝。稱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左僕射

王儉爲尙書令車騎將軍喪禮悉從儉約遵遺詔也
 庚午以豫章王嶷爲太尉領揚州牧武帝諸弟中豫
 章最賢常慮盛滿難居求解揚州帝不許曰畢汝一
 世無所多言嶷嘗過延陵季子廟觀泝井有牛奔突
 部位左右欲執牛主推問嶷不許取縮一疋橫繫牛
 角放歸其家其爲政寬厚類如此表豫章之賢伏時
 臨川王映亦號賢王帝問其居家何事映曰唯使劉
 獻講禮儀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
 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帝大賞之他日謂嶷曰

南史演義

卷一五

七

臨川為善。遂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帝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次第為善更多也。相與大笑。時帝友愛甚篤，而太子長懋素忌諸叔。居心如此，焉得。不以天死。故諸王皆不願與政。未幾，豫章卒。年四十九。帝甚哀之。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墮月。帝見而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疑死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傳云取精多用，物宏則魂魄強。豫章枉我患，癱與痢未應便死。皇太子於膏中加藥數種，使癱不差。復於湯中加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

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向胸前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相好。爲吾呈上。言訖不見。交季大驚。秘不敢言。但未識太子有何報應否。且聽下回分解。

齊高帝當宋之季世。羽翼已成。不得不爲禪代之事。稽顙回屢受顧命。直以天下爲人事。其親弟尙不能忍。况他人乎。此名節之所以足重也。至高帝節候爲心。雖黃金與土同價之言。亦是驕人語。其好處不可沒也。

南史演義卷十五終

南史演義

卷十五

七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一九九四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三

南史演義卷十六

玉山社 網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六卷

縱敗禮官闡淫亂。臣廢君宗室摧殘。

話說豫章身故。人皆以得疾而卒。那知太子暗行毒害。一靈不散。忽見形於沈文季。述其致死之由。文季知之。不敢告人。俄聞太子疾。文季謂人曰。太子殆不起矣。越數日。太子果卒。帝哀痛殊甚。時竟陵王子良。

好文學。有令望。爲帝次子。人皆以儲位之歸。宜在子
良。而帝卒。以嫡嗣爲重。不立太子。而立太孫。却說太
孫名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始高帝爲宋相。
鎮東府。昭業年五歲。在床前。戲高帝。方對鏡。令左右
拔白髮。問之曰。兒謂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
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不
及長。美容止。工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
得妄出。以示貴重。性辨慧。進退音吐。皆有儀度。接對
賓客。欵曲周至。然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

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當太子在自。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其妃何氏白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知生帝王家。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反得快意。其言如此。嘗私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鈎。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營署中。淫宴。其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皇孫所爲若此。若言之二宮。則其事非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豈惟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數日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

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書於黃紙。許南面之日。依此
施行。卽平人待父待太子疾。衣不解帶。及居喪次。號
泣不絕聲。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
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
加敬信。武帝往東宮臨喪。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
虧他假帝自下輿抱持之。甚嘉其孝。帝以晚年喪子。
營營不樂未幾有疾。太孫入侍。憂愁慘慼。言發淚下。
每語及帝躬病重。輒哽咽不自勝。故帝益愛之。時何
妃在西州。一日得太孫手書。別無一語。中央作一大

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妃知大慶在郎。亦暗
暗歡喜。只恐喜得不久俄而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
侍醫藥。由是子良日夜在內。太孫問曰。參承却說中
書郎王融。字元長。融。插叙王少而神明警慧。其叔王儉
謂人曰。此兒年至三十。名位自立。常侍帝於芳林園
禊宴。爲曲水詩序。人爭稱之。會魏使宋弁來聘。帝以
融有才辨。使兼主客接之。弁見其年少。問主客年幾。
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弁又云。聞主客有曲水詩
序。甚佳。頗得一觀。融乃示之。弁讀竟。嘆曰。昔觀相如

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踪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時稱其善對。獨其性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可望公輔。嘗詣王僧祐。值沈昭畧在座。不識融。問。主人曰。是何年少。融聞而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勞卿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又嘗過朱雀桁街。路人填塞。車不能行。乃搥車歎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素。與竟陵王子。

良友好。於是乘帝不豫。爲之圖據大位。戊寅帝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惧。融因欲矯詔立子良。及太孫來。融戎服絳衫。立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王融頃之。帝復蘇。問太孫何在。因召東宮器甲並人。太孫因見帝痛哭。帝以其必能負荷大業。謂之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只怕到。若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復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妍作。詔子良善相毗輔。朝事大小悉與左僕射西昌侯鸞參懷。遂殂。却說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王

道生之子也。鸞係繼統之人早孤為高帝所養恩過
故特筆提出諸子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有嚴能名
故武帝亦重之以子良才弱遺詔委以朝政鸞聞詔
急馳至雲龍門融以子良兵禁之不得進鸞厲聲曰
有敕相召誰敢拒我排之而入既入指麾部署音響
如鐘殿中無不從命遂奉太孫登殿即帝位是為鬱
林王融知大事不遂釋服還省歎曰竟陵誤我悔已
先是鬱林王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
有謀并忌子良時子良居中書省慮其為變使虎賁

二百人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收王融於獄，賜死。融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計，當吐一言，蓋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惡也。人謂融險躁輕狡，自取其死。云却說鬱林自卽位後，大殮始畢，悉呼武帝諸伎奏樂於前。所寵嬖臣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霍者、徐龍駒等皆用事。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日之間，家累鉅萬。擅取官物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曰：寧拒至尊教，不可違命。命徐龍

百步流雲

卷一

五

駒為後閣主書常居含章殿著黃綸被貂裘南面向
 案代帝書敕左右侍直與至尊不具此放臣下驕橫如
 自山陵之後帝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
 作諸鄙戲賞賜嬖寵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
 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相乞可武帝聚錢上庫
 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財帛不可勝計未滿一年
 所用垂盡嘗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
 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后字靖英撫軍將軍何敢之
 女性亦淫亂一對好初為太孫妃太孫狎昵無賴之
 夫妻

徒后擇美少者。皆與之私。及爲后。淫蕩如故。帝旣好。淫后善於迎接。能曲暢其情。故帝寵愛特甚。恣其所爲。有侍書人馬澄。年少貌美。爲帝弄童。后悅之。托以有巧思。令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絲履。紫綿裘。與后同居處。后出素臂。與之鬪腕角力。帝撫掌以爲樂。開眼作龜又侍書楊珉。年十五。姣好如美女。而有嫪毒。其爲帝所幸。常侍內廷。后尤愛之。私語宮人曰。與楊郎。一度勝餘人十度。一日帝往后宫。后正與珉擁抱。未起。宮女急報。駕至。后遽起。見帝冠髮散亂。四體倦。

若無力。帝問何事。晝寢。后笑曰。吾夢中方與陛下取樂。不意陛下適來。使妾餘歡未盡。帝笑曰。阻卿夢中之興。還卿實在之樂。何如。好奏趣遂解衣共寢。恣爲淫蕩。武帝有寵姬霍氏。年少有殊色。帝欲烝之。在后前極口稱其美。后曰。陛下旣愛其美。何不納之。帝曰。惧卿妬耳。后曰。陛下所愛。妾亦愛之。語極蘊藉。其如奚。不論男女乎。妾爲妾。爲陛下作媒。何如。帝大悅。是夕與帝同輦。往霍姬宮。姬接入。后撫其背曰。今夜送一新郎在此。卿善伴之。說罷別去。帝遂就寢。霍氏宮深相寵愛。累日

夜不離。那知后亦爲着自己。使帝在他處留連。正好與楊珉任意取樂。可以晝夜無間。斯時穢聲狼籍。蕭鸞深以爲耻。嘗謂帝曰。外廷之事。臣得効力。宮禁之內。還期陛下肅清。無使取笑天下。帝深惡之。遂不與相見。一日謂鄱陽王鏘曰。公以鸞爲何如人。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默然。私謂徐龍駒曰。我欲與鏘定計取鸞。鏘旣不同。我亦不能獨辨矣。鸞聞之。惧陰欲廢帝。唯慮蕭湛。蕭坦之。典宿

衛重兵爲帝心腹。因謀之尙書王晏。晏曰：此二人可以利害動也。請往說之。必得如志。鸞因使晏密結二人。勸行廢立。二人初猶未許。及見帝狂縱日甚。無復俊改。恐禍及已。乃回意附鸞。在內廷陰爲鸞耳目。打了一局。先是帝居深宮。羣臣罕見其面。唯以譖與坦之爲祖父舊人。尙加親信。得出入後宮。凡褻狎宴遊。二人在側。不忌。故鸞欲有所陳說。唯遣二人入告。乃得上達。六月。鸞以楊珉淫亂宮掖。尤無忌憚。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方對鏡理粧。聞之。粧不及畢。急奔帝前。

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少年無罪過何可枉殺。爲了心
耻亦顧不得。坦之拊帝耳語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上人廉
着急如見。坦之拊帝耳語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
令第二人問帝平日每呼后爲阿奴。因呼后曰阿奴。
暫去片時。后不得已走入。坦之乃曰外間並云珉與
后有別情。彰聞遐邇。不令赴臺。一訊其事。益信。帝乃
赦珉。赴臺。珉至臺。鸞亦不問。卽押赴建康市行刑。俄
有赦原之。而珉已死。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
而心思鸞益甚。直閣將軍周奉叔。帝之爪牙臣也。挿
奉叔叙遺事。與其父盤龍。皆以勇力聞。先是魏攻淮陽。武帝

南史演義 卷一六

救盤龍往救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投箸而起。上馬奮稍直奔魏軍。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勇。聞其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殺傷無數。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尋之。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中魏軍敗走。形容奉叔之勇。父子並馬而歸。由是名播北國。其後奉叔給事東宮。帝嘗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卽位後。遷爲直閣將軍。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以單刀二

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叱。每語人云。周郎刀
不識君。鸞畏之。使坦之說帝曰。奉叔才勇。可使出守
外藩。乃以爲青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
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
中攘刀厲色曰。若不見與。周郎當就刀頭取辨耳。鸞
佯許之。及將之鎮。部伍已出。鸞復以帝命召入。殺之。
省中啟云。奉叔慢朝廷。當誅。帝不獲已。可其奏。又去一爪
牙當奉叔未誅時。侍讀杜文謙惡鸞專政。謂綦毋珍
之曰。天下事槩可知矣。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

計禍至何及。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從命？昨聞宿衛萬靈會與王範共語，皆攘袂搥床，心懷不平。君其密報奉叔，使靈會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尚書省，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異日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何后以楊珉之死，日夜切齒。勸帝殺鸞。時蕭湛、蕭坦之握兵權，大臣徐孝嗣、王晏、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等皆一心附鸞帝左右無可與
謀者唯中書令何胤后之從叔近直殿省欲以誅鸞
之事任之胤謝不能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
復關咨政府胤亦難之其事復止謀而不果鸞於是
逆謀益急日夕要結諸臣驃騎錄事樂豫謂徐孝嗣
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舉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
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
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富貴要緊帝謂蕭坦之曰人言
鎮軍與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若何坦之

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耶。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乎。官若除此二人。誰敢自保。帝信之。然逆謀漸洩。直閣將曹道剛。朱隆之等。深爲之防。鸞因謂蕭湛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內廷已相猜疑。明日若不舉事。恐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湛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湛先入。遇道剛。隆之於庭。皆殺之。直後徐僧亮見有變。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當以死報。又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

夫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皆隨其後時帝在壽昌
殿裸身與霍姬相對坐。平日在閨外有變使閉內殿
諸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之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
數百武士在西鐘樓下帝大驚曰是何人也話未絕
諶已引兵入壽昌閣帝見之急趨霍姬房兵士爭前
執之以帛纏頸扶出延德殿宿衛將士見帝出皆叩
刀欲奮蕭諶謂之曰所取自有入卿等不須動宿衛
素隸服於諶皆不敢發行至西弄遂弑之輿尸出寢
徐龍駒宅霍姬及諸嬖倖皆斬之鸞旣弑帝欲作太

后令曉示百官。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乃以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葬以王禮。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延熙。是爲海陵王。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宣城公。政事一稟宣城。處分先是鬱林王之將廢也。補叙鄱陽王鏘初不知謀。鏘每詣鸞。鸞倒屣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及鸞勢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長史謝朏說鏘曰。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

子坐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
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鏘以上臺。兵力悉屬東府。慮
事不捷。意甚猶豫。隊主劉巨武帝舊人。叩頭勸鏘舉
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
典籤知其謀。馳告鸞。鸞遣兵二千圍鏘第。殺鏘。并
殺謝粲。劉巨等。二人以忠死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
陽死。大惧。欲起兵。謂防閣陸超之。董僧惠曰。事成則
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死。二人曰。此州雖小而孝武
常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時太

妃在建康密遣書迎之。太妃有同母兄于瑤。之知其謀。遽以告鸞。瑤之鸞遂遣王元邈引兵討子懋。又遣裴叔業于瑤之先襲尋陽。叔業沂流直止。輕兵襲溢城。守將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溢城失守。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部曲多雍州人。皆勇健。奮叔業畏其銳。乃使于瑤之人城說子懋曰。今遣都必無過慮。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信之。遂不出兵。衆情大沮。瑤之弟琳之在城中說子懋。適路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行。琳之反說叔業。叔業取子懋。琳之反說叔業。

叔業遣兵四百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琳之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董僧惠被執，將殺。謂王元邈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得爲主人死，不恨。願至大殮，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具以白鸞得免死。子懋子昭基，年纔九歲，被囚於獄，以方二寸絹爲書，遺錢五百，使達僧惠。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或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閉門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

常有厚賞。密自後斬之。頭落而身不倒。元邈厚加殯殮。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人皆快之。
天報昭然。時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鸞遣徐元慶至江陵。以便宜從事。長史何昌寓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耶。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裴叔業自尋陽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鏡。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與叢叱左右斬之。

遂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鈇。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鑑。諸王皆枉死當時朝廷之上。以鸞有靖亂功。詔進鸞為大傅。加殊禮。封宣城王。鸞以兄子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鸞有異志。遙光皆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豫謀。任為腹心之佐。先是王脾上有赤誌。人以為貴徵。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王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播告天下。此正合一日桂陽王鐸至東府。見鸞出。謂人曰。向鐸公鸞意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

夕果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王。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又大言其非。鸞收而殺之。又遣人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匿床下。兵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殺之。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太守。鎮琅琊城。有守兵。法亮恐其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委之。伯茂手自執。酖逼子倫飲。子倫正衣冠坐堂。

上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殺其子孫殆盡。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自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山。事不獲已。但此酒非勸酬之爵。只可獨飲。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哀哉蓋齊制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故威行州郡。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表明典籤
權重南海王子罕在瑯琊。欲遊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遂止。沂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因何異。邵陵王子響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及鸞誅諸

南史演義

卷十六

三

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時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竟害之。若不立典籤。故當不至於此。其後宣城王亦知典籤之弊。不許入都奏事。典籤之任始輕。但未識宣城若何篡立。且聽下文再剖。

齊武帝雄才武畧。高蓋一世。但行事忍刻。與國家忠厚開基相背而馳。焉得繼體之悠久。太子早逝。太孫狡詐百出。宮闈淫亂。蒸及武帝姬人。何后王成之。以自恣其慾。肆無忌憚。蕭鸞誅殺淫亂之人。

廢帝更立。未嘗不可。乃大權獨握。誅戮宗室。至於
盡絕。子倫云。先朝殺滅劉氏子孫殆盡。今亦復如
是。理數宜然。可知天道好還。昭然不爽也。特當此
天翻地覆之時。而董僧惠。陸超之。慷慨赴義。如是。
天理不泯滅於人間。亦史冊之光哉。

南史演義卷十六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三〇號

百身遊草

卷之八

三

二〇一六

南史演義卷十七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七卷

救義陽蕭衍建績 立寶卷六貴爭權

話說宣城王志在竊國。惧宗室不服。先加殺害。於是朝綱獨攬。羣臣爭先勸進。冬十月辛亥。乃假皇太后令曰。

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櫻疴疾。弗克負荷。太傅

宣城王循體先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
封爲海陵王。

癸亥鸞卽帝位是爲齊明帝。改元建武。以王敬則爲
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王晏爲左僕射。徐孝嗣爲中
領軍。餘皆進爵有差。一日詐稱海陵有疾。數遣御醫
瞻視。因而殞之。既篡其位。又殞其身。無乃太忍。先是文惠太子在日。
素惡明帝。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見此
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解救。及帝
得志。太子子孫無遺焉。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明帝篡

位之時。正當魏孝文遷都洛陽時候。孝文久有南侵之意。一聞海陵見廢。明帝篡立。謂羣臣曰。今日伐齊。不患無名矣。乃命大將薛真度向襄陽。劉昶王肅向襄陽。拓跋珪向鍾離。劉藻向南鄭。自將大軍趣壽陽。起兵四十萬。分道並進。寫得來沿邊州郡。飛報入朝。帝聞魏師起。大懼。乃命左衛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發諸州之兵以拒魏。正月乙亥。魏王濟淮。二月至壽陽。虎士成羣。鐵騎彌野。甲辰。登八公山。賦詩。道遇大雨。命

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帥兵直臨城下遣使
城中人出見齊豐城公逢昌使參軍崔慶遠應之慶
遠至軍前問師出何名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
言之乎欲我舍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舍
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
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
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
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
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

聖之德。故周公得而輔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主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一問一答語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所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和親。抑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兩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兩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嘉其善對。賜以酒。

殺衣服而遣之。於是循淮而東。時魏兵號二十萬。塹
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勢甚危急。齊將
王廣之引兵救之。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諸將
皆有懼志。一將奮袂起曰。義陽危困。朝不保夕。吾等
奉命往救。卷甲疾趨。猶恐不及。聞敵強而不進。義陽
若失。何面目以見朝廷。公等不往。吾請獨進。辭氣激
烈。三軍聞之。皆有奮意。你道言者是誰。乃是一代開
創之主。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父名順之。齊高
帝族弟也。

重提蕭衍以伏後日繼齊少相欵狎嘗共
張本其父功業亦先叙出

登金牛山。見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帝謂之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愀然動色。順之由此知高帝有大志。嘗相隨從。高帝每出征討。順之嘗爲軍副。方宋順帝末年。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順之間難作。率家丁據朱雀橋。回遣人覬望。還報曰。有一人戎服。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此必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徵順之。回必作難於內。方武帝在東宮。嘗往問訊。及退。齊武手指順之。謂豫章王疑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至今日。其見重如此。及卽

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侯。衍
卽其仲子也。所謂有是父方生其子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
宅。時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母張氏懷孕時。忽見
庭前菖蒲花。光采異常。以問侍者。侍者皆云不見。張
氏曰。吾聞見菖蒲花者。當大貴。因取吞之。遂生蕭衍。
狀貌竒特。曰角龍顏。重岳虎頭。頂有白光。身映日無
影。兩鬢駢骨。額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
蹈空而行。見者皆知其不凡。及長。博學多文。好籌畧。
有文武才幹。始爲巴陵王法曹參軍。王儉一見。深相

器異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過此則貴不可言。時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焉。號爲八友。王融尤敬異之。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諮議參軍。尋以父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定策勲。封建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嘗舟行牛渚。遇大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衣冠甚偉。立於岸側。謂之曰。君龍行虎步。相當極貴。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宜善自愛。問

其姓氏忽然不見。衍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尋爲司州刺史。在州大著威名，嘗有餉以馬者，不受。餉者繫馬於樹而去。衍出見馬，以笞書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主衍身張宏策，與衍年相若，恒同遊處。每入衍室，嘗覺有雲氣繞之，體自肅然。由此特加敬禮。一日從衍飲酒，半酣，徙席星月之下，語及時事，謂衍曰：子善天文，近日緯象若何？國家故當無恙否？衍曰：其可言乎？宏策請言其兆。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漸東有急兵象。今冬之初，北魏兵必動，動則漢北必亡。

其後便有乘機而起者。是亦無成。徒爲王者驅除難耳。越二年。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盡矣。梁楚漢間。當有大英雄興。開開談論暗伏下文幾許事宏策曰。今英雄何在。其在朝廟乎。在草澤乎。衍笑曰。漢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衍曰。身欲效鄧禹乎。相與大笑。至是魏師圍義陽。帝命王廣之。王中軍。衍率偏師往救。衆莫敢前。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逕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

大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直當魏營。俄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急擊勿失。遂下令軍中曰。望塵而進。聽鼓而動。於是身先士卒。直逢魏軍。揚塵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魏傾壁來拒。衍親自搏戰。無不披靡。城中見援兵至。亦出軍攻魏柵。因風縱火。魏軍表裏受敵。因大潰。王肅。劉昶。單騎走。斬獲萬計。流血盈野。義陽得全。衍有兄懿。為梁州刺史。趙勢補序會魏將拓拔英引兵擊漢中。懿出兵拒之。進戰不利。櫻城自守。魏

兵圍之數十日。城中糧將竭。衆心洶懼。懿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何患無食。士民乃安。會魏王召英還。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尾其後。四日四夜。乃返。懿不知魏諸將請復攻義陽。魏王曰。蕭衍善用兵。今且勿與爭鋒。異日吾往禽之。是役也。齊果失漢北諸郡。諸將槩不加賞。獨以蕭衍有却敵功。除爲雍州刺史。行之大業基此今且按下不表。却說永泰元年春正月。

帝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帝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恐爲後累。奈何。因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意。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謂當以次施行。時遙光有足疾。帝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帝屏人久語。語畢。帝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帝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臨賀王于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推殘骨以鉉
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下詔不許。再奏。然
後許之。侍讀江泌哭于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
畢。乃去。那時激惱了舊臣王敬則。以為天下本高武
之天下。帝既奪而有之。而又殺害其子孫。於心何忍。
以故語及時事。懷怒切齒。屢發不平之語。時敬則為
會稽刺史。帝慮其變。乃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添置兵力以防之。敬則聞之。怒曰。東今有誰。只是
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鐃

南史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ノ

也。於是舉兵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懼禍亡走。未知所在。遙光勸帝盡誅高武子孫。使後有叛者無所假名。遙光何無人帝從其策。乃悉召諸王侯入宮。心一至於此命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子孫處西省。敕左右從者各帶二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內省辦棺木數十具。至三更當盡殺之。時刻已至而帝眠未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內侍單景儒共謀少留其事。以俟帝醒。二人保恰好子恪徒跣自歸。扣建陽門求入門者。

以聞。景儁急至帝前。奏言：「子恪已至。」帝驚問曰：「未耶？」未耶。景儁曰：「尙未行。」誅帝撫床曰：「遙光幾悞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却說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箆荷插隨之者十餘萬人。帝遣大將左興盛、崔恭祖、劉山陽、胡松等築壘於曲河長岡。又詔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兵湖頭。脩京口路。敬則兵至。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屢欲退走。而外圍不開。遂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走。敬則軍大敗。烏合之衆適足

育身滄言

卷十一

害事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遂斬之。傳首建康。戮及一門。是時帝疾已篤。秋七月己酉。殂於正福殿。遺詔軍政事委陳顯達。內外諸事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祐。江祀。劉暄。參懷。先是蕭湛自恃勲重。干豫朝政。一不如志。便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帝聞之。大怒。召入省中。遣左右莫智明責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但一門二州。况弟三封朝廷。相報已極。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餽與人耶。今賜卿死。湛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

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是卿來傳語報應何速。報應何嘗不速。但帝亦豈能久乎。未數日帝果崩。羣人特昧之耳。臣奉太子寶卷卽位。是爲東昏侯。東昏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逾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頭禿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鷲啼來乎。父死不哀而反笑人寧有乎。其在東宮。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遙光孝嗣江祐蕭坦之江祀劉暄更直內省。分日畫救。蕭衍聞之。

謂張宏策曰。一國三公。國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第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宏策修武備。招聚驍勇。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及聞蕭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宏策往說之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救。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已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竊神器。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宜之忌。克陵人孝嗣。聽人穿鼻。江福

無斷劉暄聞弱一朝禍發中外士崩無不曲中吾兄
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忌未生嘗悉召諸弟
恐異時拔足無路郢州挂帶荆襄雍州士馬精強世
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
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宏策又說懿曰
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
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堅子所欺
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卒不從衍乃
迎其弟蕭偉蕭憺至襄陽處處先初明帝雖顧命羣

南史演義

七

公而腹心之寄。則在江祐兄弟。故二江更直殿內。動息關之。帝有所爲。孝嗣等尙肯依違。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亦切齒於祐。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欲行意。詎可盡相禁制。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其後帝失德。彌彰。祐與諸臣議欲廢之。立江夏王寶元。而劉暄曾爲寶元行事。執法過刻。寶元嘗恚曰。舅殊無潯陽情暄。由是深忌寶元。不同祐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而亦未決。遙光自以年長。意欲爲帝。私爲祐曰。兄若立。我當與兄共富貴。祐遂

欲立之。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
軍。謂祚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
恐四方遷解。我期不敢言耳。坦之不吏部郎謝朓知
其謀。謂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
地徒以卿為反覆人耳。渢與晏皆遙光腹心臣也。暄
亦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因從朓言。力阻祚議。
遙光知之大怒。先奏謝朓煽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
宮禁。間謗親賢。詔收廷尉。下獄賜死。却說朓字元暉。
善草隸。長五言詩。帶叙謝朓遺事筆有餘閒沈約常云。二百年來

無此詩也。其妻王敬則女。有父風。朏告王敬則反。敬則死。妻常懷刃。欲報父仇。朏每避之。不敢相見。及拜吏部。辭讓再三。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吏部。但恨不可刑於寡妻耳。朏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今日之死。宜哉。劉暄既與褚異。褚復再三言之。勸立遙光。暄卒不從。褚怒。謂遙光曰。我意已決。奈劉暄不可。何。遙光於是深恨暄。密遣人刺之。同類相惡。一日。暄過青溪橋。有人持刀而前。若欲行刺。暄喝左右。搃之。其人

見救護者衆棄刀而逃衆大駭莫測其所自來暄以
近來江祐與吾不合故使來刺吾因謂帝曰江祐兄
弟頗有異志宜遠之帝本惡祐一聞暄言卽命收之
時江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當有異謀
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諒亦無奈我何也俄
有詔召祐入見與祀共停中書省帝使袁文曠誅之
初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侯祐執不與乃以刀環
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并殺江祀劉暄方晝寢聞
二江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

定還坐大悲曰。非念二江行自痛也。蓋暄雖惡。祗不
意帝遽殺之。恐後日已亦不免。故惶懼若此。帝自是
益無忌憚。日夜與近習在宮中鼓吹戲馬。常以五更
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至闈始出。
臺閣案奏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裹魚肉還
家。並是五省黃案。成何一日走馬後園。顧謂左右曰。
江祗常禁我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祗親
戚有誰。左右曰。郎中江祥。遂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却
說遙光初謀。本約其弟荊州刺史遙欣。自江陵引兵。

東下爲外應而後據東府舉兵以定京邑。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二江被誅。於是大懼。陽狂號哭稱疾不復入朝。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其弟豫州刺史遙昌亦率其部曲來送。大有甲兵。遙光謂藉此可以成事。乃於八月乙卯。收集二州部曲屯於府之東門。召劉渢。劉晏共謀作亂。是夜破東台出獄。囚開尙方取甲仗。召驍騎將軍垣歷生。命之爲將。歷生從逆遣人掩取蕭坦之於家。坦之露袒踰墻走。欲向臺道。逢隊主顏端執之。告以遙光反。不信。倉猝之際

備多端。自往問得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歷生
羈留。勸遙光乘夜攻臺。輦薪燒城門。曰公但乘輿在後。反
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
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戰。遙光專與內廷
有變。可以不戰而屈。不從。歷生言。却說臺中始聞亂。
衆情惶惑。向曉。徐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
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
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下詔。徐孝嗣屯衛宮。
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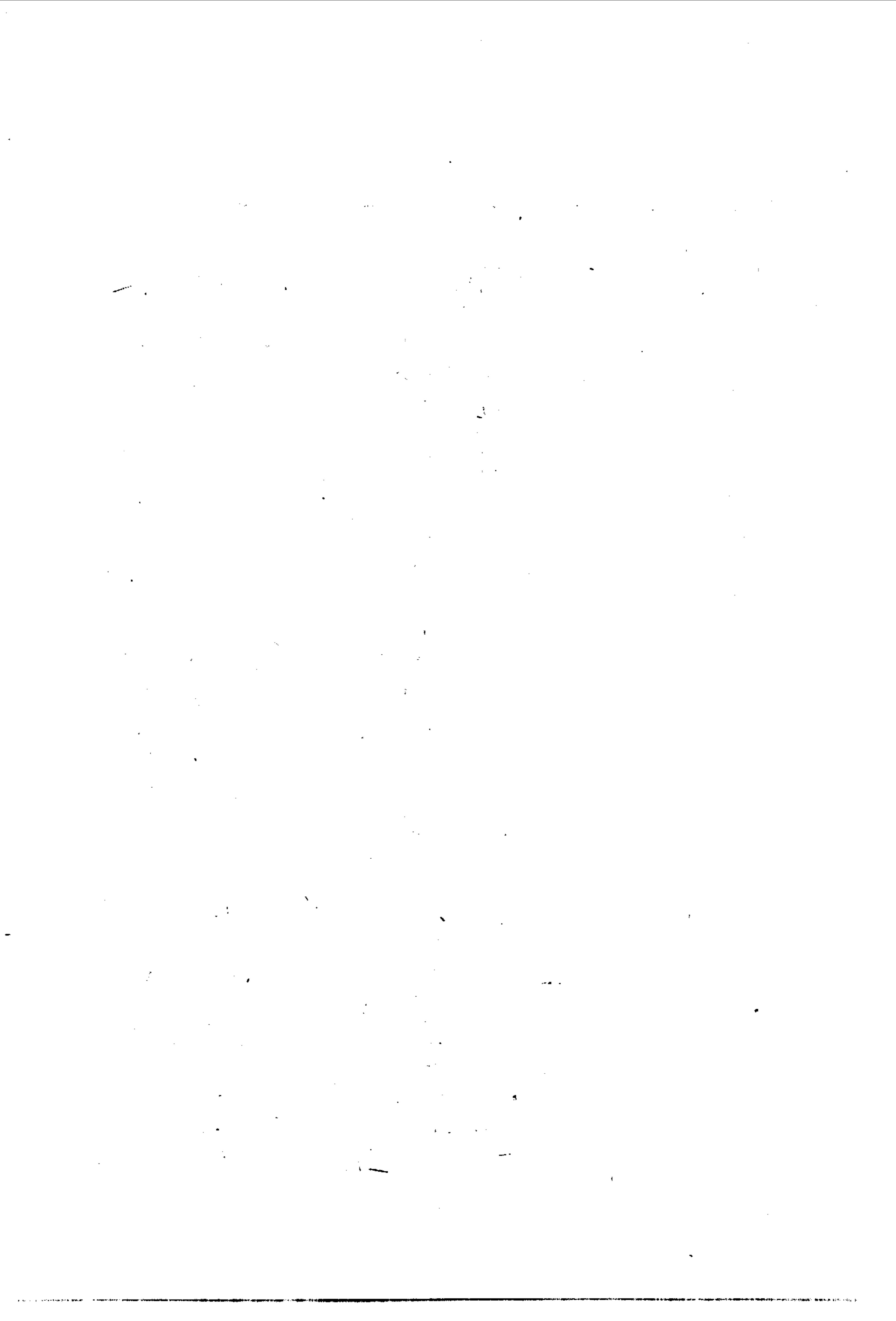
門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縱火燒司徒府，併力攻之。遙光遣垣歷生、參軍蕭暢、長史沈昭畧從西門出戰。暢及昭畧一臨陣，皆解甲降。衆情大沮。歷生見事無成，亦棄稍降。曹虎斬之。至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烟焰張天。城內兵大潰。遙光惶急，徒跣奔入小齋，令人反拒齋戶，皆重關穿戎服，坐帳中，秉燭自照。聞外兵至，滅燭扶筥牀下。何怕死左右並踰屋出走。臺軍排閣入於閣中，牽出斬之，十指俱斷。劉渢、劉晏倉惶欲逃，皆爲軍人所殺。其亂始平。已已，以徐孝嗣

爲司空。沈文季。蕭坦之。爲左右僕射。劉暄爲領軍將
軍。曹虎爲散騎常侍。賞平亂之功也。徐孝嗣進諫曰。
今者始安之變。幸天奪之魄。旋即敗亡。不然。置陛下
於何地。然皆陛下平日不以治國爲事。而專事逸樂。
以致釁生。骨肉願陛下戒之。慎之一改從前之失。庶
反側不生。天位常固。孝嗣此諫尙有大臣氣象但未識東昏聽與
不聽。且俟下文再述。

明帝覬竊帝位。殺戮宗支。慘酷已極。東昏不能繼
體。宜矣。蕭諶王敬則謝朓。妄貪富貴。不顧名分。不

顧義理。至臨刑之日。乃知天道好還。抑已晚矣。江
祐等六貴同朝。久生嫌鬯。互相讒殺。勢所不免。遷
光。妄希非分。致京城懼禍。尤爲可笑。東昏雖經此
變故。徐孝嗣提耳而諫。卒歸無用。真所謂下愚不
移。若蕭叔達。天挺人豪。超出庸衆之上。識見謀略。
固自不凡耳。

南史演義卷十七終



南史演義卷十八

玉山柱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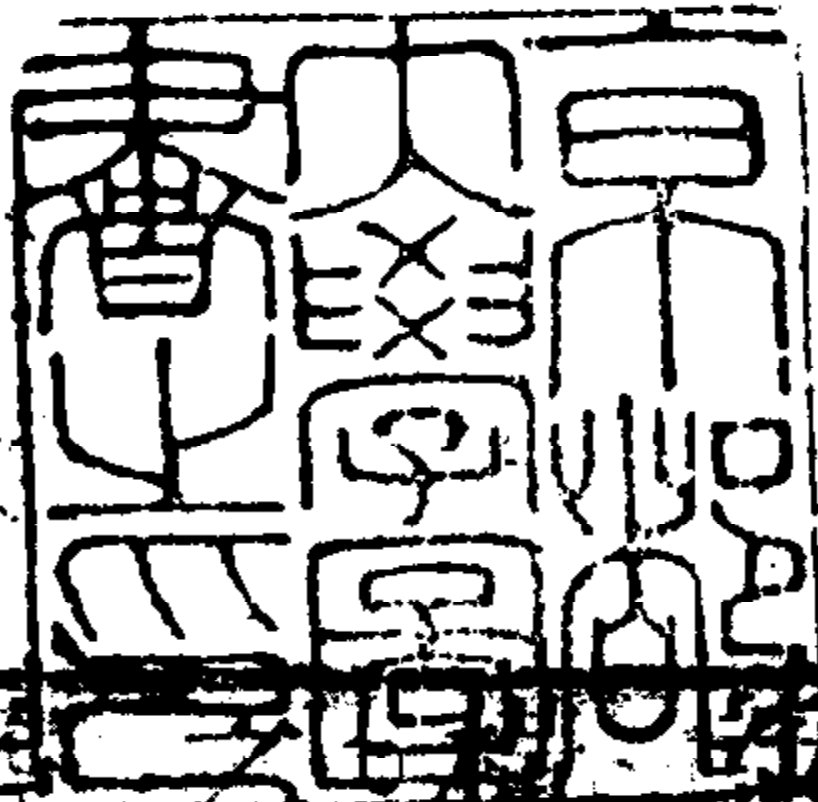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八卷

行亂政外藩屢叛

據雄封衆士咸歸

帝說二江既敗始安又誅左右捉刀應救之徒皆恣
費用事時人謂之刀救以蕭坦之剛狠而專勸帝殺
帝便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又諧劉暄有異志帝曰
暄是我舅豈應有此法珍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



下
卷之十一
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耶。遂召之入省。賜死。曹虎吝而富。有錢五千萬。他物稱是。帝利其才。殺之。三人所除新爵。皆未及拜而死。先是明帝臨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至行劫。始謀可不善哉。由是在位大臣莫能自保。中郎將許準。孝嗣心腹也。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俟帝駕出遊。閉城弗納。然後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而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豫朝權。

以求免禍。仍爲嬖佞所忌。其姪昭畧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負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朝野所望。惟叔父與孝嗣兩人。不行大事。豈唯身家不保。亦社稷何賴。文季不應。一日帝召孝嗣。文季昭畧並入。文季登車。顧左右曰。此行恐不反。及入。賜宴於華林園。省坐方定。忽見武士數人登階而上。茹法珍持藥酒前曰。有詔賜公等死。可飲此。孝嗣文季皆失色。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三人皆飲藥死。孝

百身演義

卷十一

二

嗣二子亦坐誅。昭晷翁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舍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姪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坑而死。孝子出於一門先是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明帝時已懷危懼深自貶損每乘朽敝車馬道從鹵薄止用羸弱數人嘗侍宴酒酣啟明帝借枕明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惟欠枕上一死特就陛下乞之。明帝失色曰卿醉矣。及東昏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治既而自

愈求欲善終不能及帝之屢誅大臣也。喧傳當遣兵襲江州。顯達聞之。嘆曰。死生有命。與其坐而待死。不若舉事而死。乃舉兵於尋陽。致書朝貴。數帝過惡。帝聞其反。命胡松帥水軍。據梁山。左興盛帥步騎屯杜姥宅。顯達晝夜進兵。敗胡松於采石。至新林。潛領精選。夜渡江。直攻臺城。諸軍聞之。皆奔還宮城。大駭。臺軍出拒。顯達執馬稍。引數百步騎。親自搏戰。手殺數將。臺軍屢却。俄而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而走。馬蹶墜地。爲臺軍所殺。命也如何。兵士見主將死。一時盡潰。大

難立平然。帝自誅顯達後。益事驕恣。漸出遊走。又不
欲令人見之。每出先驅。斥道路。所過人家。唯置空宅。
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居人便奔走不暇。犯禁者
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則不言定所。東西南
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後。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
戟橫路。士民喧走。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絕。不
知所適。四民廢業。樵蘇路斷。甚至吉凶失時。乳婦寄
遠處生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殮葬。街衢巷陌。悉懸布
幔。爲高障。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

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視其腹。以驗男女。忍心。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哉。左右射之。百箭俱發。矢集其身。如蝟而死。又帝有脅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好擔白虎幢。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跳躍雖折齒不倦。侍衛滿前。逞諸變態。曾無愧色。每乘馬。身著軟繡袍。頭戴金薄帽。手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窄。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兒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環回宛轉。

南史海集

卷一八

周遍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塲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畧不休息。一日行至西州。觀顯達墜馬處。忽疑豫州刺史裴叔業有異志。聲言必殺之。不圖安靜。又逼出一處。反亂。叔業兄子裴植爲直閣。聞之懼。先及禍。潛奔壽陽。謂叔業曰。朝廷將以輕兵來取公矣。宜早爲計。叔業憂之。乃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全之策。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南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乃以書報之曰。
承下問。大勢誠可慮。但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

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落落數言。而大勢已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敢布腹心。公善圖之。

叔業得書。雖以衍言爲是。然懼有兵來。孤城難保。仍致書魏將薛真。度陳歸魏之意。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於是叔業通款於魏。帝自裴植逃去。益怒叔業。乃命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

南史

卷之十一

三

設長圍於瑯琊城外。親出送之。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無一人隨之。慧景懼有變。裁數言。卽拜辭而退。旣得出。甚喜。大臣人人自疑。焉得不變。兵過廣陵。忽報叔業已卒。朝廷已有別旨。慧景乃召諸將謂曰。叔業卒。軍可不往。吾荷三帝厚恩。當顧托之重。勿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乃以其子崔覺爲前鋒。還軍向廣陵。守將崔恭祖開門納之。帝聞變。假左興盛節。督軍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衆濟江。遣使京口。密

奉寶元爲主。寶元斬其使以聞。帝遣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及慧景至。寶元又密與相應。殺黃林夫。開門納之。遂率其衆隨慧景向建康。時臺將張佛護引兵據竹里。築城以拒。王瑩引兵據湖頭。築壘。蔣山西巖實甲數萬。寶元遣使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與慧景軍戰。各有斬獲。而慧景軍衆輕行。不爨食。常以數舫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營中爨烟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得食。以

此飢困。崔恭祖進拔其城。殺佛護。又攻王瑩壘。不克。或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下臨城中。則諸軍自潰。慧景從之。乃於半夜帥精兵數千。魚貫上山。自西岩而下。黎明兵臨城外。揚旗鼓譟。臺軍驚恐。卽時奔散。慧景遂屯兵樂遊園。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逃匿荻舫中。慧景擒而殺之。斯時城中慌亂。單有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先是竹里之捷。崔覺與恭祖爭功。

歷叙

崔覺慧景不能決。恭祖怒。又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悞事。樓覺以大事垂克。後若更造。費用功多。阻其計不行。恭祖益不悅。時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使召之入援。懿方食。聞之。投箸而起。帥數千人。自采石濟江。張旗幟於越城。舉火相應。臺中人望見。皆鼓手稱慶。慧景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擊懿軍。大敗而還。適遇一隊東宮女伎。為恭祖所掠。覺見而奪之。恭祖積忿恨。遂帥眾詣臺降。軍心大亂。懿軍渡北岸。慧景軍皆走。父子俱死。自圍城至此。凡十二日而敗。師克在和。慧景

之敗病在覺。恭祖既降，帝亦斬之。且說寶元初，至建康，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附逆人名。帝命燒之曰：江夏尚爾，何況餘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放出斬之。自此以後，朝政益亂。帝所寵任左右，皆橫行無忌。慧景餘黨已蒙詔赦，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殺，而籍其貲。有直閣徐世勩者，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亦嫌帝淫縱太過，密

謂其黨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小人亦
法珍以其言白帝。帝遣禁兵殺之。世勳拒戰而死。由有真語
是法珍蟲兒專用事。口稱詔。敕人莫敢違。八月甲辰
夜。後宮火。會帝駕未還。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入。比
及門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
鬼。內有趙鬼。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栢梁旣災。建章
是營。帝乃大興土木。有潘妃者。號玉兒。又一亡國體
態輕盈。貌美而艷。最承寵幸。爲起玉壽芳樂等殿。以
麝香塗壁。內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牕間畫畫神仙。椽

稱悉垂玲珮服御之物皆飾珍寶鑿金爲蓮花貼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人作步步生金
蓮賦以贊潘妃之美其詞曰

彼美人兮神侔秋水狀比芙蓉擅東昏之寵幸
馳南國之芳譽雕飾則金應作屋輕盈則步亦
凌虛摹花影於波心天然綽約度香風於鳥下
行自紆徐爾其搜麗水之珍出尙方之帑鏤錯
輝煌精英晃朗金在鎔兮液流蓮布色兮花放
儷樂游之苑內千莖等太華之峯頭十丈信是

依○香○爲○國○歡○徵○並○蒂○之○緣○本○來○解○語○如○花○遠○結○
凌○波○之○想○妃○乃○啟○瑤○闈○開○清○廂○舉○蕙○幄○出○芝○房○
乍○踟○躕○而○獨○立○旋○予○予○而○迴○徨○渺○兮○若○仙○風○之○
吹○下○翩○兮○若○驚○鴻○之○將○翔○顫○釵○梁○而○不○定○暈○桃○
頰○而○分○光○鳧○交○時○化○分○飛○之○翡○翠○鳳○頭○迎○處○
想○雙○宿○之○鴛○鴦○裊○裊○兮○裙○羅○盈○盈○兮○眼○波○纖○纖○
兮○新○月○歷○歷○兮○圓○荷○憶○西○池○之○採○摘○疑○北○渚○之○
經○過○點○瓣○而○神○光○離○合○縈○花○而○舞○態○婆○娑○問○太○
乙○之○紅○船○游○仙○未○可○笑○窅○孃○之○素○襪○踵○武○如○何○

君王於是觀之。蒐銷卽之意。下樂且未央。歡真無價。穠華欲歛。是碧窻小坐之時。芳氣還留。應繡被橫陳之夜。

且說帝寵潘妃。荒迷益甚。妃父寶慶。帝呼之爲阿丈。一日寶慶家有吉慶事。往助其忙。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以爲笑樂。與其家人僕婢爲伍。全不知愧。寶慶恃勢作奸。沒入平民貲產無數。有司不敢詰。百姓怨之切齒。又有奄人王寶孫。年十三。號侂子。善迎妃意。尤得帝寵。雖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

救。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近則不通公卿見之。莫
不惕息。其後朝廷費用日繁。征求愈迫。建康酒租。皆
折使輸金。百姓困窮。號泣盈路。天下皆知齊必亡矣。
先是蕭懿之人。援也。蕭衍遣使謂之曰。平亂之後。則
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
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
時。若不欲爾。托以外拒爲名。身歸歷陽。則威振內外。
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
長史徐曜亦苦勸之。懿並不從。拜爵爲尙書令。弟暢

爲衛尉掌管籥。嬖臣茹法珍等咸畏忌之。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信之。將殺懿。懿將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向書令耶？吾寧坐以待之耳。蕭懿守經俄而奉召入省。以藥賜死。懿且死。但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諸弟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弟融捕得。被殺後。人有詩贊懿之忠云。

定傾扶危紓國憂。
敢因禍至爲身謀。
九泉遺恨難消處。
只空干戈起雍州。

語分兩頭。蕭衍在雍。深知齊祚將亡。日延攬豪傑。厚集兵力。以圖大舉。於是四方智勇之士。相率來歸。叙出一時。有一人。姓呂。名僧珍。字元瑜。廣陵人。家甚佐命之臣。寒微兒時。從師讀書。有相士至。書塾。歷觀諸生。獨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長。智識宏通。身長七尺七寸。容貌偉然。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之曰。卿有貴相。名位當出我上。幸自愛。方徐孝嗣當國。欲引與共事。僧珍知其不久必敗。謝弗往。未幾。孝嗣果敗。衍臨雍州。僧珍歸之。爲中兵參軍。衍嘗

齊身漢書

卷十一

積竹木於檀溪。人不解其故。僧珍會其意。私具櫓數百張。及後起兵。取竹木以造戰艦。獨缺櫓。僧珍出以濟用。人服其智。又一人姓王名茂。字茂先。太原人。好讀兵書。通武畧。齊武帝布衣時。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英俊。堂堂如此。異日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見齊政日亂。求爲邊職。遂爲雍州長史。衍一見。便以王佐許之。因結爲兄弟。事無大小。皆與商酌。茂亦爲之盡力。又一人姓曹名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逐羣鹿於澤中。鹿馬

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而箭之所及。不爽分毫。鹿皆應弦而斃。以此爲樂。嘗乘匹馬。將數十人於中路。逢蠻賊數百劫之。景宗身帶百餘箭。每箭殺蠻一人。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是也。徙鎮雍州。景宗深自結附。衍舉爲竟陵太守。但性躁動。不能沉默。嘗出行於車中。自開帷幔。左右顧望。或諫之曰。太守隆重。當肅官儀。不宜如是。景宗曰。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

餓鴟叫平澤中。逐麋鹿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爲太守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人輒以爲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如此邑。邑能不使人氣盡。而幕府勇將。則首推景宗焉。又一人姓韋。名獻。字懷文。杜陵人。其伯父韋祖征。常奇之。時同里王愷。杜暉。並有盛名。祖征謂之曰。汝自謂何如。二人獻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佐國家成功業。皆莫汝及也。後爲齊興太守。知行有大志。遣二子至。

雍深相結納。方顯達。慧景頻以兵逼建業。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於叡。叡口陳雖舊將。非濟世才。崔頰更事懦而不武。事必無成。天下真人。其惟蕭雍州乎。於是棄職歸衍。衍大喜。握其手曰。得君來此。吾事可成矣。又一人姓柳。名慶遠。字文和。元景之姪。將門子。有幹畧。爲雍州別駕。私謂所親曰。天下方亂。能定大業者。唯吾君耳。因事衍不去。又一人姓鄭。名紹叔。字仲明。滎陽人。徐孝嗣嘗見而異之。曰。此祖逖之流也。衍臨司州時。紹叔爲中兵參軍。相依如左右手。及衍罷

州。還。謝。遣。賓。客。衍。獨。請。留。衍。曰。以。卿。之。才。何。往。不。得。
志。我。今。閒。居。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就。紹。叔。曰。吾。闕。人。
多。矣。舍。君。誰。可。與。共。事。者。因。請。留。此。及。衍。爲。雍。州。遂。
補。紹。叔。爲。扶。風。太。守。紹。叔。有。兄。植。叙畢諸人隨手摺
行文率勇。力。絕。倫。官。於。京。師。一。日。來。至。雍。州。候。紹。叔。
連無迹於。家。紹。叔。見。之。問。曰。兄。在。天。子。左。右。朝。廷。有。何。事。而。
遣。兄。至。此。植。曰。朝。廷。深。忌。雍。州。托。我。以。候。汝。爲。名。潛。
刺。殺。之。我。豈。肯。害。之。哉。迫。於。朝。命。不。得。不。來。弟。見。雍。
州。審。致。此。意。紹。叔。遂。以。告。衍。衍。命。置。酒。紹。叔。家。招。植。

共飲酒酣。戲謂植曰：「朝廷遣卿相圖今日間宴，是可取良會也。何不取吾頭去？」植曰：「使君豁達大度如漢高。僕何敢害相與大笑。飲罷，令植遍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等項。植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請以此戰。」植曰：「吾復命後，朝廷必來征伐，時事可知矣。未識我與汝復得相見否？」弟兄洒淚而別。斯時雍州麾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皆有攀麟附鳳之意。眼見干戈卽起，及聞懿死，衍益悲憤，恨不踏平建康，以誅無道。但未識雍州

隋史遺書

卷十一

五

若何起兵。且俟下文再續。

東昏專任宵小。誅戮大臣。非時四出。貪殘更甚。比之桀紂。無以過之。崔慧景承命討裴叔業。已而中路叛去。設能布明大義。聲罪致討。擇應立者立之。成伊霍之業。豈非名正言順。乃雖奉寶元。不思大計。輒縱子覺與恭祖爭功。又不從恭祖之計。遂致恭祖離叛。卒歸無成。惜哉。東昏旣滅。慧景愈爲不法。縱虐宜淫。無所不至。無有不亡之理。蕭懿不聽雍州之言。盡心東昏。死而無悔。不失爲忠。未免近

於愚耳。雍州智略兼具。又能搜羅人材。豪傑歸心。雖欲不成大業。豈可得哉。殆天欲啟之耶。

南史演義卷十八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卷一八

三

二〇八八

南史演義卷十九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九卷

蕭雍州運籌決勝

齊寶卷喪國亡身

話說蕭衍素懷大志。又聞其兄蕭懿被誅。且悲且怒。會集諸將商議起兵。諸將無不踴躍從命。適有密報到來。朝廷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統領三千人馬。潛赴江陵。約會南康王行事蕭穎胄。起荊州之兵。共襲襄

陽諸將請於半路截擊之。衍曰：此不足慮。吾當以計制之。乃使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去後，衍謂諸將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能不與我為一。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矣。况以昏主役刀，救之徒哉。

成敗已料 定胸中 穎冑等得書，果大恐。越一日，衍乘山陽將到，復令天虎齎書於穎冑。餘人皆無。又書中但作通侯語，不涉時事，而云天虎口具。

此計 張宏策問故，衍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

存荆州人皆有書。今祇有一函與穎胄。而云天虎口
具。穎胄問天虎。天虎無所說。衆問穎胄。穎胄亦無所
說。衆必謂穎胄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衆口
沸騰。山陽聞之。必疑不敢進。則穎胄進退無以自明。
必入吾謀內。是馳一空函定一州矣。再說山陽至江
安。聞衍有書。連至江陵。果懷疑貳。遲回十餘日。不上。
穎胄大懼。計無所出。乃夜呼參軍席闡文。從事柳忱。
闡齊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已非一日。江陵
素畏襄陽之強。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

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屏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資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一而可。宜深慮之。其射類

達亦勸穎冑從闡文計。穎冑遂請天虎至府，謂之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以釋其疑。」遂斬之，送首於山陽。曰：「荆州之使已斬，速以兵來。」商議進討。山陽大喜，單車白服，率數十人來會。穎冑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送其首於雍州。果計出符以南康王教假符節使都督前鋒諸軍事衍大喜。於是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命王茂爲先鋒，曹景宗副之。身統大軍爲後繼。刻日進發，報知穎冑。乞卽興師。穎冑以年月未利，須俟

明年進兵。致書襄陽。戒勿遽動。衍復書曰。

來示兵當緩進。切以爲不可。凡舉大事。所藉者。一時驍勇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幸奮同舟之力。毋貽後時之悔。

穎冑得書。乃亦起兵。命將軍楊公則。引兵向湘州。參軍鄧元起。引衆向夏口。與衍同伐建康。其時朝廷開

山陽死。知穎胄叛。發詔并討荆雍。遣驍騎將軍薛元嗣。運糧百四十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又救臺將房僧寄。使守魯山。冲恐魯山難守。遣將孫樂祖將三千兵助之。二月甲申。衍次漢口。自冬積霰。不見日色。至是天光開霽。士卒大悅。可見此舉上合天心諸將請併力圍郢。分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相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逼沔漢。胸有成筭故不惑衆

說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王茂等帥衆濟江。逼郢城。張冲開門迎戰。茂等進擊。大破之。殺其偏將光靜。光靜冲麾下勇將也。一戰而沒。冲大懼。樓城自守。曹景宗進據石橋浦。下臨加湖。鄧元起將荊州兵。會於夏首。於是衍築漢口城。以逼魯山。遣張惠紹將兵。遏江中。以絕郢魯二城之信。又楊公則已克湘州。率衆會於夏口。時有殿中直帥夏侯直。荊州司馬夏侯詳子也。自建康亡歸。

江陵稱奉皇太后旨。令南康王纂承皇祚。南康遂即
帝位。是爲和帝。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
事。假黃鉞。軍勢益振。一日衍在軍中。正議進兵。忽席
闡文齋穎胄書來。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力圖郢
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
連和。猶爲上策。穎胄全無謀筭。可見前途之事非衍不濟。衍曰。漢口路通
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
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之兵。必
阻沔路。益吾咽喉。近日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尋

陽吾力止之。蓋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至若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爲今之計。且俟郢州旣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

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我狄。以示弱於天下。况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得透關。卿爲我還語鎮軍。前遂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克。但藉鎮軍靜鎮之耳。闡文歸以告穎胄。異議乃息。五月。東昏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之師。伯之卽命偏將吳子陽同其子虎牙。率兵三萬救郢州。衍聞之。遂進軍武口。命其將梁天惠屯漁湖城。唐修期屯白楊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僅以

烽火相應。張冲屢次求援。子陽不敢前。丁酉。冲憂憤成疾。臨沒。以後事托薛元嗣。命其子張攸共守。又魯山之糧。軍人於磯頭捕魚供食。衍命王茂引師逼之。孫樂祖懼。率其衆降。房僧寄自殺。郢城之勢益孤。曹景宗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子陽虎牙不能拒。棄軍走。郢人大恐。是夜守城者。見有數萬毛人。踰堞而泣。走投黃鵠磯。識者以爲此城之精也。精去不久必破矣。及旦。无嗣張攸向衍乞降。開門納其軍。計郢城被圍二百日。城中士民男女十萬口。疾疫流殍。死者十

之八積尸床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於此見既降。衍欲擇一良有司治之。苦無其人。時韋叡在座。因顧之笑曰。舍騏驥而不用焉。事皇皇而他索。卽以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叡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既得郢城。諸將請攻江州。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山陽兵敗。虎牙狼狽奔尋陽。人情理當洵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得伯之。舊人蘇隆之使說伯之曰。如肯納款。當用爲江州刺史。伯之卽使隆之返命。但云願降。而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

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伯之間軍至。退保湖口。懼擾不知所爲。既而親詣軍前。束甲請罪。衍厚納之。乃留鄭紹叔守尋陽。挾伯之東下。江州亦得衍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吾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涕泣受命。以故江湘糧運未嘗乏絕。張宏策熟悉道路形勢。繪圖以獻。自江口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等處。如在目中。故軍士上道不失寸刻。

却說東昏雖知荆雍兵起。狂暴如故。再叙東昏無道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五采。跨池水立飛閣。壁上皆畫男女私褻之像。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墻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插葉裝花取玩。俄頃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相販買。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市錄事。小有差悞。妃卽與杖。伏地求饒。佯作畏懼狀。行爲愈出愈奇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云。闕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又令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每於僻處遇

齊東野語

卷十一

之。或按草地。或倚石畔。私相淫媾。以爲大樂。散富人
求幸者。每潛身幽僻之處。以候之。又好巫覡。內侍朱
光尙詐云。目能見鬼。一日入樂遊園。人馬忽驚。以問
光尙。對曰。向見先帝。甚怒。陛下數出遊外。故鞭馬而
馬驚。東昏大怒曰。死鬼何敢驚生天子。乃拔刀與光
尙尋之。既不見。縛菰爲高宗形。跪而斬之。懸首樹上。
羣臣皆懷憤怒。內史張欣泰謂軍主胡松曰。昏人所
爲如是。吾儕受其榮寵。異日國亡。必將與之同戮。奈
何。松曰。吾亦憂之。但不舉大事。禍必不免。近聞侍郎

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皆有異志。不如密結二人相與廢之。立建康王寶實以主社稷。保國安而身家亦保。欣泰從之。乃密結靈秀鴻選共舉大事。二人亦欣然應命。秋七月甲子。東昏遣寵臣馮元嗣出外監軍。命茹法珍梅蟲兒楊明泰及張欣泰等餞之中興堂。欣泰等乃因以作亂。謀伏壯士於堂後。先殺元嗣。蟲兒法珍明泰於座。欣泰則陽爲告變。馳入宮中。與鴻選弒東昏。靈秀則往石頭迎建康王入宮。商議既定。各人照計行事。臨期元嗣等方入席。壯士突起。砍元

平身道言 卷一 二
嗣頭墜席上。又砍明泰破其腹。蟲兒法珍急走。蟲兒傷數創。手指盡落。卒與法珍走免。左右大呼。擊殺數人。餘皆走散。欣泰伴卽馳入告變。靈秀遂詣石頭迎寶寅。帥城中將吏數百。去車輪以載之。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且說欣泰之入也。冀法珍等在外。東昏必以城中處分見委。因得表裏相應。那知法珍亦復馳入。下令閉門上仗。不配欣泰一兵。故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又寶寅之衆。皆烏合無紀律。欲攻城。日已暝。城上人發弩射之。死數人。餘皆棄

寶寅去。寶寅亦逃。三日後詣宮門求見。東昏召入問之。寶寅涕泣以告曰。邇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棄我去。制不自由。今始得歸。東昏笑復其爵位。殺張欣泰。胡松。王靈秀。鴻。選等於市。此段頭緒紛如却叙得面面清楚先是郢魯既失。西師日進。有請東昏出師者。東昏謂茹法珍曰。師遠出不用命。須至白門前。當與一決。及衍次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一日問羣臣曰。誰能爲朕殺賊者。衆莫應。衛軍李居士趨而進曰。臣請得精騎三萬。保爲陛下。一鼓破之。臬蕭衍之首於闕下。東昏

大悅。遂命居士爲前鋒。率騎三萬。據新亭。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是日蕭衍前軍至燕湖。姑孰守將棄城走。衍進據之。命諸將進師。却說李居士屯兵新亭。望見一軍前來。人馬疲乏。器甲穿敝。笑謂左右曰。人謂東軍勇猛。此等兵何足畏。因率兵士鼓譟前薄。那知此軍主將。乃是曹景宗。因師行久。器甲敝壞。今見敵軍蜂湧殺上。景宗排開陣勢。正馬直出。高叫曰。來將們名。居士答曰。我乃前鋒大將張居士也。快快下馬受縛。免你一死。景宗更不

打話持刀直透居士左右兩將當先迎敵被景宗一
刀一箇盡斬馬下居士失弓而走景宗揮衆奮擊遂
大破之居士始知東軍難敵閉營不敢出鎮知夫於
言何益於
是景宗進據皂莢橋主茂進據越城鄧元起進據道
士墩陳伯之進據籬門呂僧珍進據白板橋征鼓之
聲達於內闕居士啟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
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甲戌衍至新林會集諸
將曰居士已敗城中所恃唯王珍國一軍尙擁精兵
十萬陳於朱雀航南併力破之則建康不戰自下矣

遂進兵東昏。遣宦者王寶孫持白虎幡臨陣督戰。珍國選精銳居前。老弱居後。嚴陣以待。東軍擊之不利。王茂怒。下馬單刀直前。表出王茂之勇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亦縱兵乘之。呂僧珍齎火具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直闕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素稱萬人敵。為一軍所恃。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城外諸軍非降即逃。張若士亦以兵降。初納之。

遂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大震。諸第皆自城中逃出。赴軍。壬午。衍分命諸將各攻一門。築長圍守之。獨陳伯之攻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反覆。恰值臺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語之曰。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以封賞。誘卿歸國。當生割卿手足。若不降。當遣刺客殺卿。宜深爲脩。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楊公則屯領軍府。與南掖門相對。嘗登高望戰。城中遙見塵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城中夜選

百身之計

卷一

三

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城中兵乃退。蓋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懦怯。城中輕之。每出擊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克獲更多。先是衍兵趣建康。穎胄恐其不捷。鬱鬱成疾。至是遂卒。穎胄之死却是衍幸夏侯詳秘之。密報於衍。衍亦秘之。及建康已危。諸處皆潰。乃發穎胄喪。以和帝詔贈寺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詔分兩頭。建康有蔣子文神廟。東昏素信奉之。前慧景之亂。東昏禱於神求援。事平。封子文爲鍾山王。及衍逼建康。尊子文爲靈帝。

迎神像入大內。使巫日夕禱祀。所謂國將亡。聽命於神。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以衛軍張獲爲之副。時城中實甲楯有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陣。每與黃門刀救之徒及宮人等。在華光殿互相戰鬪。詐作被剗勢。使人以板扛去。用爲笑樂。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城外鼓角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不及者數寸。又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卽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但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術之敗。衆情洶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閉門不復

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提。

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

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

死在日前。猶吝財。後堂物。真是下愚不移。

藏巨木數百。榜守城者。故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

不與。又督責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

爲致力。城中咸思早亡。莫敢先發。如法珍梅蟲兒說。

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

稷聞之大懼。乃謀弒東昏。降西軍。珍國密遣所親獻

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中兵參軍張齊後聞會

人錢強。燬即豐。勇之宦者黃平。皆同謀。丙寅夜。錢強密令人開雲龍門以迎外兵。珍國張稷引兵入殿。豐勇之為內應。時東昏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兒女子態。未寢。聞有兵入。趨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不得出。皇無所之。黃平從暗中以刀砍之。傷其膝。仆地。張齊趨前斬之。建康未破。東昏已弒。諸人直是代行出力。宮人皆走匿。珍國乃以詔召百官。至列坐於殿前。西鐘下。稷擁長刀遮之。告以故。百僚莫敢違。遂令署牋以黃紬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嘆曰。冠雖敝。

身法言

卷十一

一

不可加足。取庭中樹葉塞口。偽闕不署名。王志尙雲知有君雲。齋東昏首至。衍軍軍士聞東昏死。皆呼萬歲。衍覽百僚降牋。無王志名。心嘉之。雲入見。衍攜其手曰。卿吾故人也。遂留參帷幄。俄而百僚皆出見衍。衍謂左僕射王亮曰。吾至新林。諸臣皆問道送歛。卿獨無有。我不怪卿。但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衍大笑。城中出者或被刳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公則不失衍聞而善之。乃下令軍中曰。士

公則不失

衍聞而善之。乃下令軍中曰。士

卒入城。有擅取民間一物者。斬。由是兵不擾民。民大悅。但未識暴主雖除。衍將何以善後。且俟後文再講。

蕭雍州雄才大畧。處處周到。着着先手。雖其智識過人。亦天啟之也。東昏至。兵臨城下之日。猶復自恣荒淫。吝於貨財。刻於用刑。焉得無弑滅之禍。若茹法珍。蟲兒輩。瑣瑣小人。何足道哉。

南史演義卷十九終

南史演義

卷十九

七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日本書紀

卷之二十一

三

南史演義卷二十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閣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一卷

寶實潛逃投北魏任城經畧伐南梁

諸說東昏既弒百官紛紛投降迎接蕭衍入城衍一

撫慰乃命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收圖籍時城

內珍寶委積宏策築勒部曲秋毫無犯收嬖臣茹法

珍梅嶷兒等國士一人皆屬吏已已衍振旅入城居

閱武堂。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葬以侯禮。褚后及太子誦。並降爲庶人。凡昏制謬賊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斬嬖佞茹法珍等於市。以官女二千分賚將士。人情大悅。壬申。報捷於江陵。和帝進衍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爲梁公。自置梁國。以下官屬。識者皆知大業終歸於梁矣。先是衍圍宮城。州部皆遣使請降。獨吳興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衍遣人傳語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

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
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
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
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
軍含宏之太。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尙
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
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

衍得書歎息。深服其義。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
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

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不答。武康令傅映謂昂曰。昔元嘉之末。開關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指袁淑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指袁粲今嗣主昏虐。自陷滅亡。雍州舉事。勢如破竹。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思權變。無取後悔。昂然之。然亦不請降。但開門撤脩而已。又豫州刺史馬仙琕。方術引師東下。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實說之。降。仙琕斬之以徇。又遣其叔馬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亦欲斬之。軍中為之固

請乃免。及衍至新林，仙琚猶於江西抄絕運，雖殺害
士卒，後聞臺城不守，大兵將至，向南號泣，謂將士曰：
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
等爲孝子，各行其志，不亦可乎？悉遣城內兵出降，祇
擁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兵入圍之，數重。仙琚令士
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琚乃投弓於地，曰：諸軍但
來見取，我義不降。乃因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
俱入，曰：命天下見二義士及昂至，遂與仙琚並馬入
朝，衍以禮見之。謂昂曰：我所以不遽加兵者，以卿忠

義之門也。卿知之乎。昂頓首謝。又謂仙琚曰。射鈞斬
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琚謝曰。小人
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以犬自比語太卑
鄙仙琚何必如是
衍笑。昔厚遇之。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王茂。茂
曰。亡齊者此物。留之何益。乃賜死於獄。丙戌。衍入鎮
殿中。文武百僚莫不俯首聽命。初。衍與范雲。沈約。任
昉。以文學受知於竟陵王。子良。同在西邸。意好敦密。
至是。引雲爲諮議參軍。約爲驃騎司馬。昉爲紀室參
軍。共參謀議。沈約隱知衍有受禪之志。而難於出口。

一日徵叩其端。衍不應。他日又叩之。衍曰：卿以爲何如？對曰：今與古異。公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垂名竹帛。今兒童牧豎，皆知齊祚將終，明公當乘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攸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沈約首衍曰：吾方思之。先勸進約曰：公初建牙襄陽，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用復思？說得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梁公十郡之封，遺之子孫耶？若天子還都。

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同公作賊。衍心然之。約退。范雲入見。衍以約語告之。雲曰。今日時勢。誠如約言。願公勿疑。又勸進。衍曰。智者所見。乃爾。暗同耶。明早。卿同休文更來。雲出語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及明。約不待雲而先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禪受儀文等事。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傾。衍召雲入。極嘆休文才智。

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吾帝業者。卿與休文二人力也。甲寅詔祭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選擢授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爲吏部尙書。范雲爲侍中。今且按下慢講。却說明帝之子九人。其時諸王存者。唯邵陵王寶收。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寅。見梁業將成。皆有自危之志。而鄱陽王識慮深沉。尤懷憂懼。私語內侍顏文智曰。吾聞破巢之下。必無完卵。蕭衍卽日篡齊。齊之子孫。必遭其害。吾欲投北以求全。未識濟否。

寶寅投北情節。文智曰：殿下留此，必不得免。投北誠
文勢踈而不漏。爲上策，但須急走，乘此防守尙踈，或可脫身。遲則無
及矣。是夜寶寅遂與文智各易冠服，著烏布襦，腰繫
千許錢，穿牆而走。時正五更，挨至城門，恰好門開，遂
出城。放步便行，恐後有追者，途中不敢稍停。將近江
側，寶寅謂文智曰：此番若得過江，便有生路。但二人
同行，易招旁人耳目，不如分路渡江。在北岸相等。文
智曰：然。二人遂分路走。却說寶寅身居王爵，出入非
車，卽馬。從未步行路上。今處急難之際，躡屣徒步走。

了一日。足無完膚。不勝苦楚。及至江濱。舉目一望。白
茫茫。都是江水。無船可渡。心已惶急。忽聞後面人喊
馬嘶。知有追兵到來。益發慌張。只得走入蘆葦中藏
躲。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時候。恰見一漁船泊在
岸邊釣魚。絕處逢生。乍以手招呼道。漁翁快快渡我過去。
定當重謝。那漁人把他仔細一看。便道。謝到不必。但
要與我說明。方好渡你。寶寅道。吾實逃難者。後有兵
馬趕來。望速救援。漁人便把船攏岸。扶寶寅下船。便
道。你要我救。有笠帽破衣在此。須扮作漁人模樣。同

我坐在船上。執竿下釣。便令追者不疑。寶寅從之。遂亦詐爲釣者。隨流上下。追者至。見江邊並無一人。只有漁舟一隻。離岸不遠。便叫道。漁人曾見有少年男子。同着。一人行過去麼。漁人道。此間是一條死港。無人行走的。追者看着寶寅。坐在船上。全不疑是寶寅。遂各退去。漁人始問寶寅何往。寶寅以實情告之。漁人道。原是一位殿下。但天色已昏。且請用些夜膳。待月色上升。送你過去。俄而飯畢。月出東山。乃放船中流。渡至西岸。寶寅忙卽謝別。漁人道。一直走去。便是。

往北大路了。說罷便回棹而去。寶寅趁着月色一步
步向北而行。走到天明不見顏文智來。怕一時錯過。
立在路傍。暫歇。遠遠望見二人飛奔而來。等一人却
有二人趕
來令人驚
疑不定行到近處。一人不認得。一人却是顏文智。
文智見了寶寅。便道：天幸恰好遇着寶寅。忙問此位
何人。文智道：此乃義友華文榮也。曾充王府衛卒。見
朝廷禍亂相尋。避居於此。昨夜臣過江。卽投其家。告
知殿下將到。故同來迎候。文榮道：此間不是說話處。
快請到家再商。寶寅遂到文榮家。文榮延入內室。請

寶寅坐定。便道。殿下投北。大路上怕有盤詰。不便行走。今有小路一條。可以抄出境外。亦只好晝伏夜行。方保無事。文智曰。不識路徑。奈何。文榮曰。吾隨殿下同去便了。寶寅感且泣道。卿肯隨我去。恩孰大焉。但此後我三人。摠以弟兄相呼。切勿再稱殿下。二人點頭應命。文榮進內。亦不向妻子說明。但云有別處公幹。今夜卽要起身。等至黃昏。三人飽餐夜膳。包裹內各帶些乾糧。隨卽起身。向僻路而走。也不管山徑崎嶇。路途勞頓。真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

魚幸得文榮熟識路徑。不至錯誤。行了數日。來到一處。文榮道好了。此間已是北魏界上。前面卽壽陽城了。寶寅纔得寬心。正行之間。忽有軍士數人走過。喝道。你三人從何而來。敢是南方奸細麼。文榮道。你想是大魏的軍士了。好好快去報與你成主。曉得說有齊邦鄱陽王到此。原來壽陽乃北朝第一重鎮。特遣任城王元澄鎮守其地。地界南北各處皆有兵戍。當日成主杜元倫聞報。一面接三人入營。問明來歷。一面飛報任城王。任城卽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寶寅年

十六。一路風霜勞苦。面目黃瘦。形容枯槁。見者皆以
為掠至生口。流離顛沛。其狀如見。澄見之。待以客禮。問及禍亂
本末。寶寅淚流交迸。歷訴情由。井井有序。澄深器之。
因慰之曰。子母自苦。吾當奏知朝廷。為子報仇。寶寅
拜謝。澄給以服御器用。使處客館。寶寅請喪君斬衰
之服。澄使服喪。兄齊衰之服。帥百僚赴弔。寶寅居處
有禮。一同極哀之節。人皆賢之。其後入見魏王。魏王
賜以第宅。留之京中。今且按下不表。却說梁王聞寶
寅逃去。料他子身獨行。亦幹不出甚麼事來。遂置不

問。唯汲汲打算為帝。謂張宏策曰。羣臣爭勸我受禪。但南康王將到。若倩處之。宏策曰。王自發難。則王所乘舟恒有兩龍導引。借宏策口中補出前日祥徵左右莫不見者。天意可知。百姓緣道奉迎。皆如挾纊。人情可知。南康雖來。何敢居王之上。不如乘其未至。而先下禪位之詔。則人心早定矣。王大悅。乃使沈約迎帝。約至姑孰。正值和帝駕到。約以禪位意。徧諭侍從。羣臣無不應命。於是下詔。禪位於梁。詔至建康。假宣德太后令。遣太保王亮奉皇帝璽綬。請梁宮勸進。丙寅。梁王即皇

帝位於南郊。大赦天下。改元天監。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獻皇后。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奉和帝爲巴陵王。居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封文武功臣張宏策等十五人爲公侯。立諸弟皆爲王。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巴陵王居之。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事殊。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此言大帝聞之默然。乃遣親臣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吾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醉以酒而殺之。時年十五。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

言詩末句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時諸王皆死。寶寅虧唯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語。故獨得全。使爲得先走。巴陵王奉齊祀。一日齊南康侯子恪因事入見。帝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殺之。朝臣以疑似枉殺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才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於其手。我是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

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既知其故。何不并留和帝。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代。我與鄉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我自取天下於明帝。非取之於卿家也。昔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况卿在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懷自外之意。日後當知我心。子恪涕泣伏地謝自

是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於梁。並以才能知名。歷
官清顯。各以壽終。此亦是梁武寬仁處。此是後話。不表。却說寶
寅在魏。聞梁已篡齊。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寶寅此日無異秦廷之哭。魏主憐之。乃以寶寅
為鎮東將軍。封齊王。配兵一萬屯東城。令自召募壯
勇。以充軍力。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
至晨。既受命。以顏文智、華文榮皆為軍主。六月。魏任
城王澄進表云。

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且

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一不能。江西自可無虞。

魏主從之。乃發冀定瀛湘并濟六州人馬。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委澄經畧。寶寅一軍亦受澄節度。又遣中山王元英引師攻義陽。且說任城既受命。悉發壽陽兵。命將軍黨法宗傅監眼。王神念分路入寇。自以大軍繼其後。遂拔東關。賴川大峴三城。餘城皆潰。江

淮大震。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任。如敵
將至。修城隍。遠斥候。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
之謂也。城未畢。黨法宗等率軍二萬奄至城下。衆皆
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三百人出與
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閒。戰又不利。遂引退。
臨事安閒。全在末事。綱繆道根得之。梁將姜慶貞探得任城。王兵皆南
出。壽陽無備。遂從間道乘虛襲之。據其外郭。士民惶
懼。皆無固志。孤城危如累卵。任城太妃孟氏自勒兵
登陴。憑城拒守。時外兵已有登城者。太妃親自搏戰。

薛史遺事

卷二十一

三

手斬數人。女中將士見了。因各挺身致死。外兵稍退。俄而蕭寶寅引兵來援。城中出兵合擊。自四鼓戰至下午。慶貞敗走。城得不破。後人有詩贊太妃扞城之功云。

南將乘虛擣壽陽。

倉皇無計保金湯。

閨中膽勇真無匹。

擊鼓憑城却敵強。

却說任城王初聞壽陽被困。欲引兵還救。繼知敵兵已退。城池無恙。遂督元英進攻義陽。時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守將蔡道

恭隨方軌。禦皆應手。推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俾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其從弟蔡靈。及諸將。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疾必不起。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受命。既卒。魏人聞之。攻益急。馬仙琕帥步騎三萬救義陽。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營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處。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擊魏軍。英偽敗以誘之。至平地。伏四起。縱兵奮擊。老將傅雍。擐甲執槩。車騎先入。備將蔡山虎佐

之突陣橫過。梁兵射雍洞其左股。雍拔箭復入。仙琕
大敗。一子戰死。遂退走。英呼雍曰。公傷矣。且還營。雍
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今下官雖微。亦國家一將。
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雍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
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咸服其勇。仙琕既退。整頓軍
馬。復帥萬餘人。進救義陽。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
敗而返。城中見之。膽落。靈恩勢窮。以城降魏。三關戍
將聞之。皆棄城走。魏乃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
刺史。敗信到京。舉朝大駭。帝謂左右曰。魏兵敢於南

犯者欺吾大業新建。未遑外務耳。今須大集兵力。直
擣壽陽以挫之。不然患未已也。乃命臨川王宏都督
北伐諸軍事。在他手中送却全軍性命昌義之爲前鋒。諸將皆從
軍。調遣時宏以帝第將兵步騎十萬。器械精利。甲仗
鮮明。軍容之盛。人以為百年所未有。魏人聞之。不敢
輕進。先是韋叡鎮豫州。引兵攻魏小峴。城未拔。親行
圍圍。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者輕來。未有戰具。且還授甲。乃可進耳。韋叡曰。不然。
城中有二千餘人。足以拒守。今無故出兵門外。必其

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戲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軍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遂拔其城。旣而魏將楊靈首率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啟他處。益兵。戲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首破之。將勇者。戲體素羸。勝信然。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士皆樂爲之死。及至東臨。有詔班師。諸將恐兵退。

之後魏人必來追躡。戲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憚戲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却說歸川王宏軍次洛口。前軍昌義之已拔梁城。諸將請乘勝深入。宏性懦怯不許。又聞魏將邢鸞引兵度淮。與元英合攻梁城。傳者爭言魏師之盛。大懼欲退。於是會集諸將商議進止。但未識諸將若何議法。且俟下卷再講。

東昏待臣下無情無禮。可謂極矣。而袁昂馬仙琕二人廷守勿貳。真所難得。宜雍州之敬而禮之也。

雍州禪位。時勢使然。靈寘知必不免。微行投魏。亦
可謂先機之智。而况山半動有禮。不忘請兵復仇。更
所難得。雖成敗由天。而綱常大節。猶賴以不墜。若
馮道根之進止有節。江城太妃之登城捍禦。韋獻
之用兵變化。皆一時傑出之人也。

南史演義卷二十一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一卷

停洛口三軍罷解

救鍾離一戰成功

請說臨川王宏聞魏兵大至。恐懼欲退。謂諸將曰。魏兵勢大。此未可與爭鋒。不如全師而歸。再圖後舉。諸君以為何如。呂僧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亦行軍之道。王以為難。不如旋師也。柳惔曰。自我大眾所臨。

何城不服。而以為難乎。裴遂曰。是行也。以克敵為務。只宜決勝疆場。使敵人匹馬不返。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寧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時昌義之在座。怒氣勃然。鬚髯盡張。大聲言曰。昌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未經一戰。望風遽退。何面目見主上乎。朱僧勇拔劍擊柱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斯時諸將各懷憤怒。紛爭不已。宏別無一語。但云再商。猛將如雲而不一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我豈不知其不可。但殿下昨來

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又
進謂宏曰。衆議不可違也。宏乃不敢言退。只停軍不
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
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蕭娘謂臨川呂姥。謂僧珍。韋
虎謂叡也。僧珍嘆曰。若得始興吳平二王爲帥而佐
之。何至爲敵人所侮。若是。因謂宏曰。王旣不欲進戰。
不如大衆停洛口。分遣裴邃一軍去取壽陽。猶不至
爲敵所笑。宏不聽。下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
是。將士無不解體。自沮軍威。魏將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

梁將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今若進兵洛水彼自奔敗不暇矣。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尚有良將韋裴之徒未可輕也。宜且徐觀形勢以待之。於是彼此各不進兵。俄而一夜洛口風雨大作恍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臨川以爲魏軍大至。驚得神竄飛越。從床上跳起。急呼左右脩馬。遂不暇告知諸將。帶領數騎潛從後營拔開鹿角。冒雨逃去。無之物何及將士知之。宏去已久。於是合營大亂。各鳥獸散。棄甲拋戈。填滿道路。疾病羸老之屬不及奔走。

狼籍而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連夜渡江，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時守城者臨汝侯淵猷，登城謂之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尙未可知。恐有姦人乘間爲變，城不敢夜開。宏無以對，腹中饑甚。他餓得向城求食，城上繼食饋之。及明，門始開，宏乃入。淵猷大有見識時昌義之軍梁城，張惠紹軍下邳，聞洛口敗，皆引兵退。魏人乘勝逐北，至馬頭壘，一鼓拔之，載其糧儲歸北。帝聞師敗，徵宏還朝，敕昌義之守鍾離，急修戰守之備，命諸將各守要害，整旅以待。廷臣咸曰：「魏克馬

百身道壽

卷二二二

頭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特爲詐計以愚我。不出十日。魏師必至。冬十月。英果進圍鍾離。魏主恐不能克。復詔邢巒合兵攻之。巒以爲非計。上表諫曰。

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宜修復舊好。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隙。不患其無。

書上魏主不許。命速進軍。巒又上表曰。

今中山王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進取之計。出其不備。直襲廣陵。克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臣未見其可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坐至來春。士卒自弊。且三軍之衆。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以取濟。臣寧荷懦怯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老成練達之言

魏主不悅。乃召巒還。更命蕭寶寅引兵會之。却說鍾離北阻淮水。地勢險峻。英乃於邵陽洲兩岸樹柵立

橋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楊大眼據北岸。蕭寶寅從中接應。以通糧運。其時城中兵纔三千人。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邠人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與土同填塹內。俄而塹滿。乃用衝車撞城。車之所及。聲如霹靂。城墻輒頽。寫得攻勢可畏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城卒不破。魏人晝夜急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短兵相接。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屍與城平。而義之勇氣不衰。表出義之能守先是帝聞鍾離被圍。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之。時方各

路調兵命俟衆軍齊集然後進發。景宗恃勇欲專其功。違詔先進行至中流。值暴風猝起。覆溺數舟。舟人大恐。只得退還舊處。帝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兵未大集。而以孤軍獨往。魏軍乘之。必致狼狽。今被賊必矣。至是更命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景宗節度。叡得詔。刻日起兵。由陰陵大澤行。几遇澗谷。趣用飛橋以濟。軍無留頓。諸軍畏魏兵之盛。皆勸叡緩行。以觀變。叡曰。鍾離被困。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朝不保夕。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我腹中。卿

曹勿憂也。

決勝於未戰之先。名將所以不可及。

旬日至邵陽。與景宗軍

合。帝豫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待之甚謹。遂共進兵。叡軍居前。景宗居後。將近鍾離。叡停軍一日。卽去魏城百餘步。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偏將馮道根走馬步地。計馬足多少。以立營壘。不失尺寸。比曉而城立。元英見之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是時梁軍人馬強壯。器甲精脩。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人潛行水底。齎信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却說魏將楊大眼。自

恃其勇。將萬餘騎來戰。獻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胸。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元英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將卒。一日數戰。左右壯士皆遣出。鬪勇氣彌厲。英始退。俄而魏師乘夜來攻。飛矢如雨。或請獻下城以避箭。不許。軍中驚竄。獻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兵亦退。初梁軍士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大眼所擒。景宗募勇敢七千餘人。築壘於淮北。去大眼營數里。大眼來攻。景宗親自搏戰。却之。壘成。使別將守之。魏軍有

抄掠者皆擒以歸。自後梁人始得縱芻牧。連叙小戰以見彼此正是敵。敵謂景宗曰：敵所恃者以橋跨淮，使首尾相應。今欲破其軍，必先斷其橋。景宗然之，乃豫裝高艦，使與橋等為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計已定。閉壘不出，魏人莫測其故，疑為畏已，軍心漸懈。時交三月，大雨連日，淮水暴漲丈餘。敵下令使馮道根、裴遂、李文釗三將各乘鬪艦，同時競進，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油，乘風縱火，以焚其橋。風怒火盛，烟焰蔽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呼聲動天，無不一當百。水又漂

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火勢如見英方攻城見橋斷
梁兵大至。戒令軍士無動。忽見楊大眼正馬單鎗冒
烟突火而至。呼曰。軍敗矣。寶寅燒營遁矣。四面皆梁
兵。不去恐為所擒。言畢鞭馬疾走。英懼亦脫身棄營
遁。於是諸壘皆潰。悉棄甲仗於路。投淮水死者十餘
萬。昌義之聞魏師敗。不暇他語。但叫道。更生更生。諸
軍乘勝逐北。斬首無數。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
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摧敵兵百萬
勢若拉朽
捷聞舉朝相慶。帝喜謂羣臣曰。吾知二將和師必濟。

矣。詔增景宗韋叡義之等爵。邑有差。義之深感。二將
救援之德。因宴之於第。酒酣。設錢二十萬。供二人呼
盧。費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
遂作塞。又戰勝之後。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
後。帝尤以此賢之。後人有詩美之曰：

疾掃強鄰百萬兵。孤城歡洽慶重生。

功高闔外甘居下。大樹風流屬韋卿。

却說魏自敗後。收兵北去。邊將皆懷反側。有懸瓠軍
主白早生。本南人。素有歸梁之念。今乘魏師敗北。據

城以叛遣使求援於梁將馬仙琕。仙琕以聞帝命援之。仙琕進軍三關。遙爲聲援。魏聞早生叛。欲遣將擊之。時元英、蕭寶寅皆以喪師罷職。於是復起用之。引兵伐懸瓠。二人晝夜疾進。早生不虞兵至。迎戰大敗。魏師直薄城下。一鼓拔之。遂斬早生。於是乘勝前趨義陽。時馬仙琕據三關。嚴兵拒守。英將取之。先與寶寅計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自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寶寅帥步騎一萬向西關。以分其勢。自督諸軍。

百身進身

卷二十一

向東關六日而拔。西關亦潰。比段敘魏取三關與前梁師破橋遙相對待仙琿見三關俱失勢不能敵。亦棄城走。先是帝遣韋叡爲仙琿後援。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者當有怯時。不可專勇。元英急追仙琿。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梁亦有詔罷兵。自是各守疆界。今且按下。却說南海之外。提叙南海外事。以有一千陁利國。去中原不知幾萬里。從來未聞中國自國王以及臣民皆崇奉三寶。敬信佛。緇衣寺院遍滿中國。其王跋陀羅事佛尤

謹忽於梁天監元年四月八日夜夢一老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出十年之中。大興佛教。汝若遣使中國。稱臣納貢。則佛必佑之。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安。陀羅初不之信。既而又夢此僧謂曰。汝若不信我言。當與汝共往觀之。乃攜之而往。足下冉冉生白雲。倏忽之間。過大洋至中國。見一處朝廟巍峩。宮闕壯麗。文武百官。踳踳濟濟。一人端拱殿上。果然龍鳳之姿。帝天之相。老僧指之曰。此卽聖主也。不覺爲之屈膝跪而遥拜。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

乃寫夢中所見梁帝容質。一應威儀氣象。飾以丹青。遂遣使入朝。奉表納貢。獻玉盤等物。并所繪畫本。以爲信。使者在路。歷二載。始達建康。旣進表。帝大駭。以爲千陁利自古未通之國。今乃聞風向化。航海梯山而至。其王跋陀羅。又於夢寐先覲我顏。驗之畫本。一一相符。此真千古罕有之事。而佛法大興之驗也。遂禮待使者。厚加犒賚。另繪帝像一本。賜之。使者大悅而去。帝自是崇信釋典。建立寺院。招引高僧。朝夕持誦。以裕皇祚。佛法之興。全由於此。那知佛法雖興。只

因一念不仁。生出一件事來。費了無數錢糧。害却無窮性命。究竟一敗塗地。後悔無及。你道事從何起。時有降臣王足。淮堰之築。關南北生靈事極重大。故先叙王足獻計。梁主快聽之由。本仕魏為將。曾隨邢巒伐漢中。為前部先鋒。敗梁將孔陵於深杭。魯方達於南安。任僧褒於石固。所向推破。於是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自以為功勞莫大。而魏自胡太后當國。權貴用事。官以賂進。政以賄成。邢巒被纜。見黜。足亦不錄其功。於是心懷怨望。棄魏投梁。梁雖納之。亦未獲重用。常思

下步漢書 卷二十一 十一
建一奇策以爲進身之階。然欲陳之而未由路。適一日。帝集羣臣。問及禦邊之策。足遂出班奏道。前者魏取漢中。至今未復。實以鞭長不及。故挫於一朝。然臣料魏政不綱。武備日弛。雖得漢中。終必復失。安能與陛下相抗。臣今者委身明主。願陳一計。可不勞攻伐。使敵人坐失千里之地。陛下失之於漢中。可取償於淮北。願陛下採納臣言。帝問計將安出。對曰。壽陽去淮甚近。若堰淮水以灌其城。則壽陽不攻自破矣。帝大奇其計。被他感了。先是天監十二年。壽陽久雨。大水入

城廬舍皆沒。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丈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有。吾豈愛一身而悞重任，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渡之，使就高處以圖自脫。吾則誓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臨不避誠忠，時有治中裴綯帥城中民數千家汎舟南於爲國者。走避水高原。只道崇已還北。壽陽無主，因自稱豫州刺史。請降於梁。梁將馬仙琕遣兵迎之，而崇不知其

下步道言 卷二十一 二
叛遣使卑舸召之。絢聞崇尙在鎮。大悔恨。然懼見誅。不敢歸。因報曰。近緣大水顛沛。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我鋒。崇乃遣從弟李坤。將水軍討之。絢敗走。爲村民所執。嘆曰。我何面目復見李公。遂投水死。梁兵亦退。時淮南得以不失者。皆李崇之功也。原來崇爲人。沉深寬厚。饒有方畧。能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與同甘苦。寇來無不摧破。梁人謂之卧虎。帝屢欲取壽陽。憚崇不敢犯。至是聞王足之計。謂築

堰可以制敵。遂欣然從之。使將軍祖暉、水工陳承伯至淮上，相視地形。二人回奏：淮內盡皆沙土，性不堅實，恐功不可就。帝弗從。羣臣紛紛諫阻，帝亦不納。太子統諫曰：臣聞水有四瀆，所以宣天地之氣，非人力可得而塞。今敝民力以塞之，就使功成，亦非順天之道。敵人縱愛其害，內地亦未見其利。願陛下熟思而深計之。帝曰：此功若成，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兼併之業，基於此矣。豈可畏其難而不爲？統知帝志已堅，遂不敢再言。

以下叙太子統遺事且說統字德施，帝長子，卽昭

明太子也。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大義。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左右曰。是皆司獄之吏。獄成捧案來上。太子取其案視之。謂獄吏曰。是皆可矜。我得判否。獄吏以其年幼。隨口應道可。太子取筆判之。凡犯死罪者。皆署杖五十。吏見其判。大懼。只得以實奏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卽使太子決之。母丁貴嬪薨。水漿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不數日。減削過半。真孝子。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淚。

自加元服。帝使省理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所奏稍涉謬誤。立即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典。與學士商確古今文章著述。下筆便成。每一篇出。四方傳美。東宮積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所未有也。又愛山水。每遇幽泉怪石。則怡然自得。帝爲太子。建元圃一所。穿池築山。更立亭館。令與朝士名流遊處其中。嘗汎舟後池。或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詠左思招隱

百步流亭

卷二十一

十三

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高致類如此。昭明

兼備而又好學不倦風雅有餘。即不為太子亦一佳士。今聞淮堰將築。知民必

被困。故勸帝勿興此役。而帝方銳意為之。全不一聽。

眼見萬古長流從此斷。兩淮民命一時休。但未識淮

堰之築。若何起工。且聽下文再述。

臨川懦弱無胆氣。以之為帥。即有勇將。亦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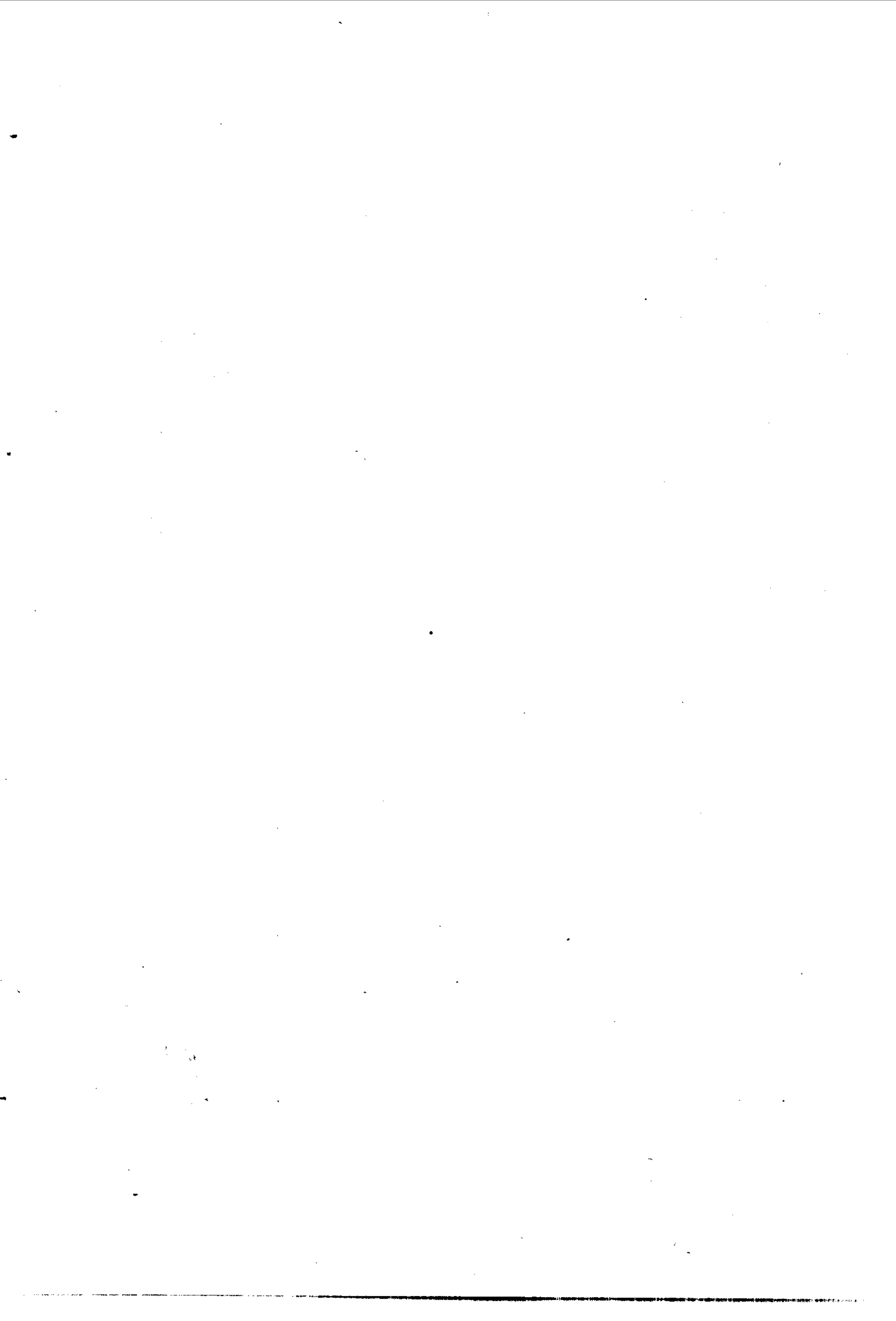
用。可知命帥之為要也。况敵將中山王英。楊大

眼。皆稱萬人敵。非景宗韋叡。智勇兼備。而又和

衷協力。其勢莫能支矣。梁武好大喜功。聽叛臣

王足之言興必不可成之大役。以致生民塗炭。雖有昭明太子之諫而不聽。仁心蕩然。魏之李崇寬仁多智。堅確不撓。卒保危疆。古云一將難求。豈不信哉。

南史演義卷二十一終



南史演義卷二十二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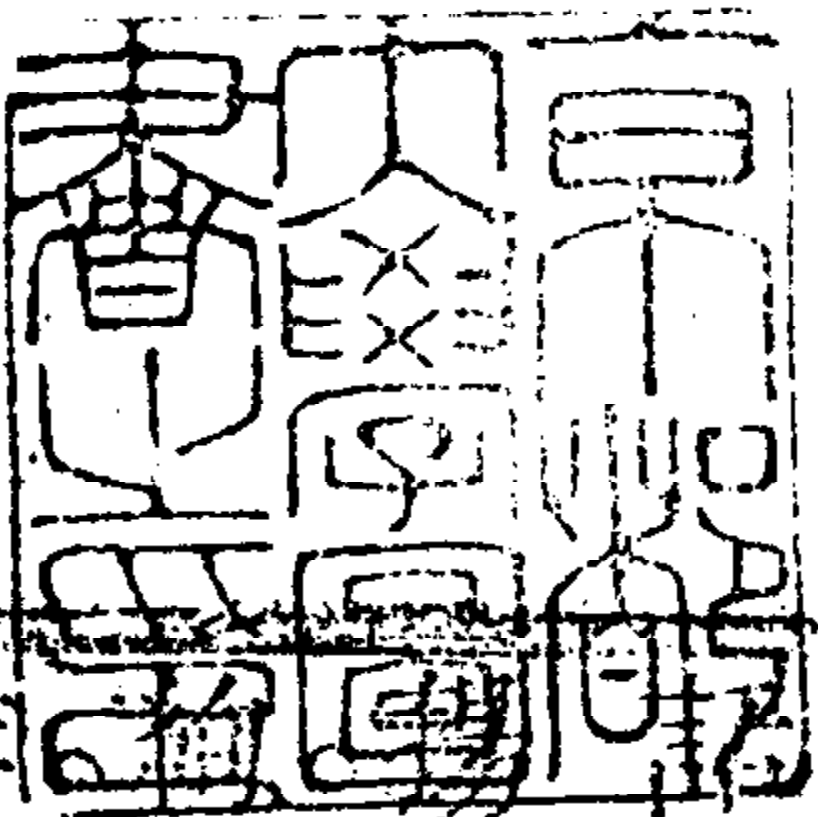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二卷

築淮堰徒害民生

崇佛教頓忘國計

說梁武不納諸臣之諫。欲築淮堰。大興功役。發徐之民。四戶一丁。縣官迫促上道。使太子右衛率康都督淮上諸軍事。專主其任。昌義之引兵監護堰。作統計役人以及戰士共二十餘萬。南起浮山。北抵



嶼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違者以軍法從事。於是軍民晝夜赴工。莫敢停息。魏邊諸戍。飛報入朝。左僕射郭祚言於魏主曰。蕭衍狂悖。謀斷川瀆。上反天道。下拂人心。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伐討。魏主從之。乃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以圖進取。其時堰將成。而復潰。兩岸已築之土。皆隨流漂沒。康絢懼。或謂絢曰。下有蛟龍。出沒其際。故能破堰。蛟龍之性畏鐵。必得鐵以制之。始不爲害。絢以上聞。乃詔括國中鐵器。數千萬斤。沉之水底。而波流

衝擊如故。仍不能合。極言成。絢於是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籍。蠅蟲晝夜聲合。見者慘目。帝不之省。及聞魏師起。慮妨堰作。先遣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碇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以擾亂魏疆。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蕭寶寅渡淮攻堰。一口破三壘。又敗田道龍於淮。北進攻碇石。克其外城。斬祖悅。盡俘其衆。而康絢

外拒內治。爲之愈力。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餘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兩旁悉樹杞柳。軍壘列居其上。車馬往來如履康莊。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皆成巨浸。帝聞堰成。大喜。封康綽爲侯。頒詔大赦。或謂綽曰。水久壅。必潰。勢太激。難禦。堽淮爲四瀆之流。豈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遊波寬緩。堰得長久不壞。綽從之。乃開黎東注。以殺其勢。又縱反間於魏。云。梁人不畏攻堰。惟畏開黎。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然水雖日夜分流。而勢仍

不減李崇作浮橋於碇石戍間。築魏昌城於八公山之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見者無不望流而嘆。先是徐州刺史張豹子。自負其才。宣言朝廷築堰。必令已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治。又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甚慚。遂賄囑近臣。暗進譖言於帝。云絢有二心。暗與魏通。帝雖不納其言。猶以事畢。徵絢還朝。絢既歸。堰不復修。叙堰壞之由九月乙丑。風雨大作。淮水暴漲。堰土決裂。其聲若雷。聞三百餘里。緣淮村落十餘萬口。

皆漂入海。民有登高望之者。但見黑雲迷漫。白浪拍天。其中如有千萬鬼神。奇形怪狀之屬。踏浪而行。大魚數十丈。跳躍激踴。接尾而下。不可勝紀。後人作長歌咏之曰。

梁王盛氣吞全魏。虎擢龍拏奮神智。欲將淮水灌壽陽。千尋長堰中流峙。康絢威行淮上軍。二十萬衆如雲屯。南起浮山北巉石。銀濤雪浪排崑崙。將成復敗皆天意。浪說蛟龍風雨致。東西運鐵沉水底。人工欲奪天工智。鐵沉億萬功難成。植木填石

如列城荷擔肩穿脚腫折君王築堰心如鐵疲勞
殘疾疫癘興死者如麻相枕籍勤勞三載功初完
上天下濶波中山杞柳環遮作屏障兵營土堡如
巖關俯視洪流應痛髮水清下見居民屋雨塵冢
墓期刻眉盡是前番潰流毒八公山石高城牆魏
人堵築防壽昌濤勢掀天宇宙黑風狂倒日龜鼉
翔形容得出天地節宣賴因瀆天心那得隨人欲淮波
瀑漲人盡魚天在傾頽拆坤軸三百里外聲若雷
城垣廬舍皆摧墮橫衝直捲赴滄海數十萬口真

南史演義

卷三

哀哉。沉鬱頓挫李平議論誠奇特危堰無煩兵士

力一朝潰敗勢莫支多智尚書傳魏北我今弔古

增餘悲輕視民命知為誰臺城荷荷何足惜淮流

千古常如斯。一結無限感慨

初魏患淮堰將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勒衆十萬出

徐州一路前往攻堰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

當自壞至是兵未行而其堰果破人皆服平之先見

云帝聞堰壞大驚悔不聽太子之言。悔已因念軍民

枉死者衆心甚戚戚遂延名僧設無遮大會以救援

之。創向泰寺。開涅槃經。晨夕講義。又敕太醫。不得以
 生類為藥。錦繡綾羅。禁織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裁剪。
 割裂者。乖仁恕。真婦人臣民犯罪者。槩從寬典。甚至
 謀反大逆。或涉及守節。皆置不問。以故政寬民慢。上
 下泄泄。莫不偷安。且夜一日。帝方視朝。與羣臣談論
 朝政。忽接邊報。奏稱豫章王綜投奔北魏。舉朝大駭。
 你道豫章王綜。為何投魏。說來話長。變出反常故初
 綜母吳淑媛。在東昏宮。寵愛在潘妃之亞。帝既受禪。
 欲納潘妃。以王茂一言。遂賜之死。而心常惜之。一日

開步後宮見有庭院一所重門深閉。地極幽寂。問內
待何人所居。內侍對道是東昏舊妃吳淑媛所住。帝
遂走入宮來。宮人忙報駕到。淑媛自東昏亡後。閒廢
在宮。卽留得性命。只好長爲宮人。沒世欲圖新主之
歡。今生料不可得。忽聞駕到。驚出意外。亦不及更換
衣飾。只得隨身打扮。急急走出。俯伏階前。口稱不知
陛下駕臨。妾該萬死。帝見其嬌姿弱質。不讓潘妃。淡
粧素服。態有餘妍。因命起。賜坐於旁。問其入宮幾載。
承幸東昏幾年。淑媛一一對答。嬌啼婉轉。愈覺可人。

帝不覺情動。遂吩咐設宴上來。飲他幾杯酒。正
新時。已不得新天子寵愛。三杯之後。丟開滿懷憂。露
露出舊日風流。殷勤勸酒。帝心大悅。是夜遂幸焉。那
知淑媛身懷六甲。已有三月。當時承幸之際。欲邀帝
寵。不敢說出。閏七月。遂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時。
帝嗣育未廣。得子甚以為喜。因於淑媛益加寵愛。但
得子那知非種。至天監三年。綜出居外宮。封為豫章郡王。食
邑二千戶。綜既長。有才學。善屬文。力能手制奔馬。帝
甚愛之。及綜年十六。常夢一少年。體極肥壯。穿袞服。

自挈其首與之相對如此者非一次。自夢見之後。心驚不已。求解其故。不得。其後帝尙佛教。斷房慾。後宮罕見其面。淑媛寵衰。頗懷怨望。而綜亦寵愛不及太子。母子皆以見疎爲嫌。一夜綜在夢中。復如前者所見。旦入宮。密問之母曰。兒夢如此。是何爲者。淑媛聽其所述。夢中少年形狀。頗類東昏。不覺泣下。綜愈疑。固問之。淑媛因屏左右。密語之曰。汝七月兒。何得比太子。諸王不瞞汝說。當國亡時。吾已懷汝。三月。當日欲全兒命。不敢言也。但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且

延齊氏一綫綜於是抱其母泣曰吾乃以仇人爲父
乎。此語母掩其口戒勿洩綜自是陰懷異志每於內
齋閉戶籍地被髮席藁又布沙地上終日跣行足下
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後爲南徐州刺史輕財好俠招
引術士練習武勇以伺朝廷有變每有詔敕至徐輒
恣恚形於顏色徐州境內所有練樹並令斬伐以帝
小字練兒故也又春秋歲時常於別室設席祠齊氏
七廟又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
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上血入骨內卽爲父子乃

道人暗發東昏墓。取其骨以歸。割臂血瀝之。血果入骨。又在西州生男。滿月後。潛殺之。既葬。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皆驗。必如是方。內外臣僚。皆知其所爲。然事涉暗昧。臣下不敢輕言。凡綜所行。帝皆弗之知也。會魏將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綜潛遣人通書蕭寶寅。呼爲叔父。寶寅亦將信將疑。久之。有詔徵還。綜懼入朝。之後。脫身更難。乃屏去左右。乘黑夜。潛開北門。涉汴河。徒步奔蕭城。自稱隊主。時魏安豐王元延明。鎮蕭城。召而見之。綜見

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但曰：殿下此問人。必有識我者。問之可也。延明召衆視之。有識之者曰：此豫章王也。延明大驚。不得急下座答拜。執其手而問曰：殿下何為來此？緣以實告。延明曰：奈父子何。綜曰：吾避仇也。非逃父也。延明見其語氣激烈。心甚異之。遂具車馬。送至洛陽。魏主召入見之。既退。拜寶寅為叔。改名續。追服東昏斬衰之喪。魏主及羣臣皆往弔焉。話分兩頭。當夜豫章奔魏。彭城中無一知者。及旦。齊內諸閣猶閉。左右啟戶尋之。莫知所在。衆

皆駭異。不得。反午城外有數騎魏軍高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乞降在我軍中矣汝輩留此何爲說罷大笑而去。不得。衆方知王已投魏只得飛報建康帝聞之大駭然亦不測其故訪諸左右始有密敕其不法事者方悟其逃去之故既而歎曰不爲天子兒而甘爲他人僕愚孰甚焉乃勅吳淑媛以綜小時衣寄之綜亦不答其後鬱鬱不得志依寶寅而死此是後話不表且說帝既崇信三寶屢幸寺院拈香出入往來儀衛甚簡斯時歲屢不登人民失業不逞之徒往

往乘間作亂。一旦將幸光宅寺。有懷逆者。伏路側。將行不軌。帝方起。駕心忽動。命左右緣道檢閱。果獲一人。身懷利刃。嚴刑訊之。而誣為臨川王宏所使。下便臨川貪鄙先是。宏以洛口之敗。罷職閑任。心常不滿。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蓋知帝素友愛。涉及臨川。有犯必赦也。至是。帝對之泣曰。我人才勝汝百倍。居此大位。猶兢兢恐墜。汝何為者。我豈不能誅汝。念汝愚下。故常加寬宥。宏伏地哭曰。臣為天子第尊榮極矣。復有何望。乞陛下察之。帝感其誠。遂置不問。然宏雖

無逆志而恃介弟之貴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
庭數十皆極天下之選所幸寵姬江無畏服玩備極
華美一寶屨直價千萬又恣意聚斂有庫室百間在
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或疑其內藏鎧仗密以上聞帝
雖素敦友愛聞之不悅欲自往勘知其愛幸江氏寢
膳不離乃賜以盛饌曰當來就汝歡飲并令無畏分
甘駕既至宏率江姬朝見遂同侍飲酒半帝曰吾欲
至汝後房一行遂起身進內徑往庫室命悉開戶宏
恐見其賄貨顏色佈懼帝心愈疑及開視室中有錢

百萬一聚。懸一黃標。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千餘標。帝屈指計之。見錢已有三億餘萬。餘屋貯積雜貨。皆滿。不知多少。帝見並無鎧仗。大悅。呼其小字曰阿六。汝作如此生活。便無妨礙。乃更入席。劇飲。至夜而還。時諸王並尚文藻。而汝成王秀尤精心學術。搜集經紀。嘗招學士平原鄧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於時疾。宏貪吝。以舊有錢神論。未暢厥旨。更作錢愚論。以譏之。貪鄙之形。形容曲盡。太子見之。曰。文則美矣。其如不爲臨川地。何。勸安成毀之。帝

聞之喜曰。太子居心厚。真吾子也。却說太子聰明仁
孝。好學不倦。遊嬉事絕不留心。時當五月。天氣明媚。
忽遊後池。乘小舟採摘芙蓉。有姬人蕩舟。舟覆而太
子溺於水。及出。傷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但以寢疾
聞。帝敕內使看視。太子勉自起坐。力書手啟。及篤。左
右欲啟聞於帝。太子不許。曰。奈何。令至尊知我如此。
因便嗚咽。未幾而薨。昭明有君人之德。竟以天時年
死。梁室不競。已基於此。時年
三十一。帝聞之。臨哭盡哀。歛以衾。冕謚曰昭明。葬於
安寧陵。都下男女奔走陵所。號泣滿路。四方咩庶及

壇微之人間喪者無不哀慟。帝既前星失曜，羣臣上言儲位不可久虛，請立賢明以定國本。時昭明有王子華容、公歡、枝江、公譽、曲阿、公晉，皆已長。議者謂上必立太孫，而帝以太子母弟晉安王綱有賢名，遂立之。朝野以爲不順。司議侍郎周宏正奏記於晉安曰：伏惟謙讓道廢，多歷年所。大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其如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

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盛於今世。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茲。豈不盛歟。

主不能從。帝既立晉安爲太子。乃使諸王子出守外藩。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又以不立太孫而立太子。內常愧之。乃厚撫歡等。寵亞諸子。封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督爲岳陽王。各典大都。旋又以督爲雍州刺史。單說督歸雍州。以帝年漸老。朝多秕政。欲爲自

強之計。蓄聚財貨。招募勇敢。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帝聞之大喜。孰知其已當懷異志耶當是時。北魏多故。盜賊蜂起。胡太后亂政於前。爾朱榮肆逆於後。朝無寧日。民不聊生。唯東南半壁。安若泰山。其後高歡誅爾朱。執國政。上陵朝廷。孝莊西奔。宇文泰撫定關中。與歡相抗。魏分東西。日夜治兵相攻。不暇南侵。梁自是國無外患。益得優遊無事。朝政之暇。君若臣。唯有講習經典。崇尚虛無。既而帝益佞佛。

拾身同泰寺。痴極釋御服披法衣升講堂法座為四

部大衆講涅槃經義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古千

奇聞可咸詣寺中奉表請帝還臨。發一多極三請乃許帝

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自是晝食一食止於菜菓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識者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

又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食天狗大小相警

日晚便閉門持仗以驅天狗數月乃止識者皆知不

祥時太子亦於元圃自講莊老宮僚環聽太子詹事

何敬容謂人曰昔晉尚虛無使中原淪喪今東宮復

爾江南亦將爲戎乎。有隱士陶宏景疾人土競談元
理不習武事嘗爲詩云。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

不意招陽殿。化作單于宮。

又天監中有沙門寶誌。帝甚敬之。問以國祚短長。嘗
爲隱語曰。

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

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沙際死三湘。

帝使周捨封記之。直至梁末皆驗。此是後語。今且按

下不表。却說大同末年帝臨御已久。當時佐治之臣。若張宏策。王茂韋。馭沈約。范雲輩相繼去世。所任新進。率以迎合爲事。有朱异者。字彥和。錢塘人。一云國塲年數歲。其外祖顧歡撫之曰。兒非常器。當大朱氏門戶。然恐壞人家國事。及長。折節讀書。從五館博士。明山賓遊。學業日進。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罔不通曉。帝尋有詔。廣求異能之士。山賓以异薦。帝召見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悉。大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後才。明山賓所舉。殊得人。乃除异爲中書郎。拜

命之日。時當秋日。有飛蟬集異武冠上。見者咸謂蟬
珥之兆。蓋異容貌魁梧。舉止閒都。雖出自諸生。甚悉
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一應詔詰。敕書
帝並委之。權重累時。然貪財冒賄。每欺罔視聽。以悅
人主。起宅東陂。窮極華美。晚日下朝。酣飲徹夜。又恃
帝寵。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勸其謙下。異曰。我寒
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
見蔑尤甚。我是以陵之。司農卿傅岐嘗謂之曰。今聖
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異曰。當今天子聖明。我

豈可以拂耳之言干犯天聽。小人怙過從。以故聲勢
來不肯認錯所驅薰灼內外。遠近莫不憤疾。而帝信任益深。正是
 聖明已被邪臣蔽。安樂那知禍事來。但未識內蠹已
 生。外患若何而起。且聽下回再講。

梁武築堰病民。見利而不知害。以致百萬生靈
 漂流大海。罪惡彌天。雖一心佞佛。捨身為犧。何
 益於事。納吳淑媛。致豫章反叛。已開國家之患。
 又舉朝信佛。太子好談元虛。禍亂焉得不興。蓋
 天不助梁。卽昭明之死。而其局已定矣。若朱昇

輩不過從而助之耳

南史演義卷二十二終

南史演義

卷二十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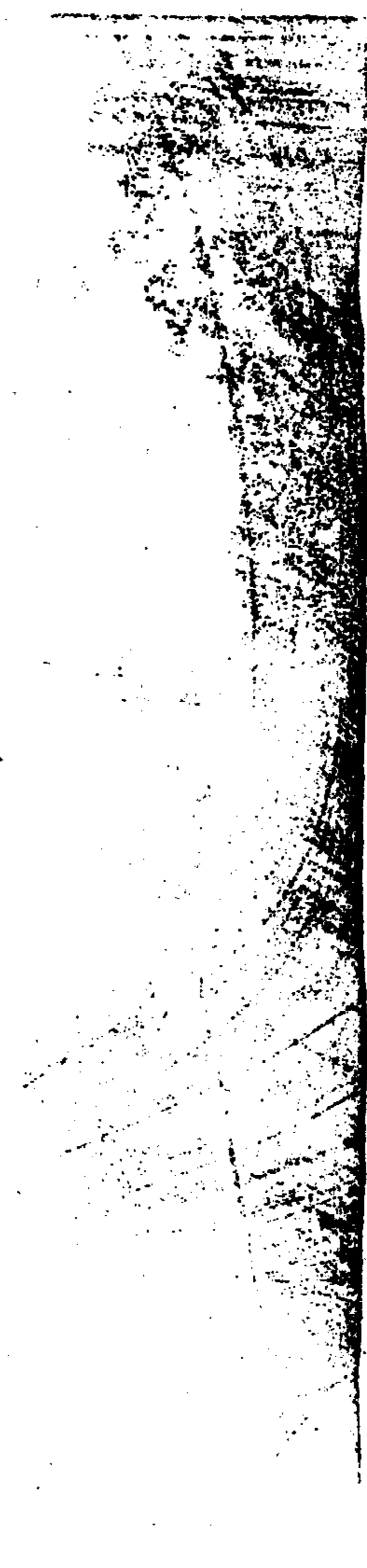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平家物語

卷二二二

三

三三〇六



南史演義卷二十三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三卷

伐東魏淵明被執

納叛臣京闕遭殃

話說梁政日衰。江南將亂。朱异之奸。既足敗人家國。那知又來一亂賊。傾覆社稷。其人姓侯。名景。字萬景。朔方人。自少不羈。爲患鄉里。及長。有勇多智。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謀算出人。始隨高歡起兵。屢立戰

隋書

卷二十一

一

功嘗言於歡願得精兵三萬西擒黑獺南縛蕭衍老
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及歡卒
與高澄不睦遂據河南叛歸於梁遣其將丁和奉表
至建康乞降於帝云。

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潁
荆襄兗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
黃河以南皆臣所統取之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
徐事燕趙臣當効力前驅爲陛下成此一統之功
帝得奏召羣臣廷議羣臣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

無事。今因高歡身故。遽納其叛臣。棄從前之好。啟將來之釁。竊謂非宜。帝曰。諸臣之言。雖是。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拒景則兼併無日。國家難得者。機也。不可失者。時也。機會之來。豈宜膠柱。羣臣唯唯而退。先是帝於正月乙卯。夢見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朱异告之。且曰。我生平少夢。若有夢。必驗。异曰。此乃宇內混一之兆也。臣敢爲陛下賀。及丁和至。稱景納地之計。定於正月乙卯。帝愈神之。定計日期暗與夢合。安知非朱异所囑。然意猶未決。嘗謂左右大臣曰。我國家如金

南史

卷二十三

二

既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因進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獲如志。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喪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勿疑。帝曰。卿言是也。乃定議納景。壬午。詔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大將羊鴉仁引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以應接之。先是。朝臣屬公主。請占侯。嘗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自姓流離。及聞納景。嘆曰。

亂階從此作矣。宏正有先見之明却說東魏聞景外叛大興兵馬討之。景懼不敵退保潁川。復割魯陽長社等四城賂西魏求救。西魏惡其多詐受其地而徵之入朝。景不欲往遂專意降梁。厚賂朱异以求出兵相接。异言之帝乃下詔起師五萬北伐東魏。命鄱陽王範爲元帥統領諸將前往。朱异與鄱陽不睦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曰淵明可乎。异曰陛下得人矣。

百身漢事

卷二十三

三

淵明寬厚得衆心。可使也。帝遂不用鄱陽而任淵明。
爲都督。梁武命將每私其所親。殊失將將之道。却說真陽侯淵明。性素
怯。御軍無律。雖受命出師。常懷退志。軍至寒山。欲堰
泗水以灌彭城。俟得彭城。然後進兵。懸瓠與侯景爲
犄角之勢。於是斷流立堰。使侍中羊侃監之。再旬而
成。當是時。魏遣大將慕容紹宗帥衆十萬來拒。日行
三百里。將近彭城。軍鋒甚銳。羊侃謂淵明曰。敵兵遠
來。乘其營壘未定。進而擊之。可以獲勝。不然未易克
也。淵明不從。及紹宗至。卽引步騎萬人直攻淵明。

明方醉卧不能起。將士擾亂。遂大敗。淵明被虜。失亡
士卒數萬。獨羊侃結陳徐還。一日敗書報到京中。帝
方晝寢。宦者白朱异啟事。帝遽起。升輿至文德殿。見
异。异啟曰。韓山失律矣。帝聞之。怵愴將墜牀。宦者扶
定。乃嘆曰。吾得無復有晉家乎。雖吃驚語然亦不祥之兆异曰。勝
敗兵家之常。偶爾小挫。陛下何出此言。帝不悅者良
久。却說紹宗乘勝進擊。侯景與景相持數月。景食盡。
紹宗擊之。景大敗。衆散且盡。乃自峽石濟淮。收散卒。
僅得步騎八百人。而羊鴉仁聞景敗。魏軍將至。亦棄

懸瓠走還義陽東魏引師據之。是時候景進退無據。不知所適。謂左右曰。吾今無容足之地。以隻身歸梁。梁若不納。奈何。遂去壽陽城五十里。停軍觀望。忽有數騎奔至軍前。乃是馮頭戍主田神茂。特來迎候。神茂首先。景欣然接之。因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君以爲不。我拒否。神茂曰。朝廷近除鄱陽王爲壽陽刺史。未至。韋黯權監府事。我與黯不協。故先來告王。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

手曰。今者卿來。此天意也。乃命神茂率步騎百人。先
爲鄉道。而身隨其後。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出。
授甲登陴。將拒之。景遣其徒告曰。河南戰敗來投。願
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救。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
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
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
何得不受。黯曰。我受命守城而已。河南自敗。
何預我事。執此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闔外之任。今
君不肯開城。若魏兵追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

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乃許容其入。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於是黯乃開門。景便疾入。卽遣其將分守四門。執黯至前。數其不卽迎納之罪。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邀與共坐。置酒極歡。黯韋獻子也。黯智達不及父朝廷聞景敗。未得實信。或云景與將士俱沒。或云景棄軍逃去。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尙書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近更有信。候景定得身免。不識然否。敬容對曰。候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對曰。景反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不以

爲然。甲寅景遣其將于子悅馳赴建康。奏言敗狀。并
自求貶損。優詔不許。景告乏糧。復求資給。帝卽以景
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
鎮合肥。時有光祿大夫蕭介知景必禍。國上表諫曰。
竊聞侯景以河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
復赦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
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牢之反王
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
狎之性。養虎畜狼。必見饑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

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此。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異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候景必非歲暮之臣。棄卿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寢不應干預朝政。

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下。亦有尸諫之。阻臣雖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忠。謹冒死以聞。

帝覽表。嘆息其忠。朱异忌之。竟不能用。却說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而欲使侯景不安。數以書來求申前好。帝未之許。時貞陽侯淵明被虜在魏。澄以好言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祝及魏主。并祝先王。此乃梁主美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卽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卿宜密

百身漢書

卷二二一三

致此意。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將諸人並卽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從之。乃遣其私人夏侯僧辨馳往江南。奉啟於帝。稱勃海王寬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國。帝得啟流涕。集朝臣議之。朱异進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彼旣願修前好。陛下不可不許。梁主意在通好。朱异便言宜和一。生伎倆。只以迎合爲事。豈計國事。安傅岐曰。不然。高澄師徒克捷。國勢方強。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羣臣聞岐言。皆曰。

事誠有之。不可不慮。朱异獨主宜和。謂東魏必無壞
意。帝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
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僧
辯得詔。星夜還北。一日過壽陽。被景竊訪知之。留住
攝問僧辯。具以實告。景大恐。乃使王偉作啓陳於帝。
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
滅待時。所以味比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
耳。澄苟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

平且漢書

卷二二二二二

兵扼其喉。胡騎追其背。故甘辭奉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立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狄。惡會居秦。求盟請和。與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願納。臣言則臣幸甚。

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令阻和議。异受金而不

通其啟。二月乙卯。復遣使東魏。弔獻武高王之喪。景
又啟稱。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
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
卿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乘乎。今高氏有
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卿但清
淨自居。無勞慮也。景疑上意叵測。欲試虛實。乃遣人
詐爲高澄使者。自鄴中至建康。以書呈帝。願以淵明
易景。帝將許之。傅岐曰。候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
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朱异笑道。景奔敗之將。執

南史遺事

卷二十一

之。無使之力耳。敢有他變。無見識奴。只帝從之。復書。言貞陽且至。侯景女返。使者歸壽陽。以書示景。景曰。我知吳老公薄心腸。今固然矣。顧王偉曰。計將安出。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反計乃決。又景初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以妻子被羈在北。請娶於王。謝帝以王謝門高。非偶。可擇。朱張曰。不配之。景恚曰。會將與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疋。爲軍火。作袍。朱異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營造兵器。敕並給之。先。

是景反河南請立元氏一人爲主以從人望詔以舍
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會景敗而
止元貞遂留景軍至是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
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那不小忍貞懼
與韋黯逃歸建康具以事聞帝聞貞言亦絕不以景
爲意蓋朱异以景必不叛唯忌之者衆故屢言其反
帝有先入之言故也今且按可一邊且說臨賀王正
德再提一叛父本帝弟靖惠王子少而麤險不拘禮
節初帝未有嗣養之爲子及帝踐極便希儲貳後立

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兩宮。覬幸災變。普通六年。逃奔於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帝方敦親親之誼。以寬仁爲度。不之罪也。復其封爵。仍除爲信武將軍。封臨賀郡王。正德自是益驕。招聚亡命。陰養死士。儲米積貨。日爲反計。特以孤掌難鳴。只得待時而動。一日。門上報進。有故人徐思玉來見。來得正好正德見之。問曰。卿從河南王在壽陽。何暇至此。思玉曰。因有密事相報。乞屏左右。言之。正德邀入密室。促膝與語。思玉曰。今天子年

尊。姦臣亂國。禍敗之來。計日可待。大王屬當諸貳。今被廢黜。四海業業。孰不歸心。大王河南有志匡扶實心。推戴欲助大王一臂之力。使主梁祀。以副蒼生之望。知臣與大王有舊。特遣臣到此。密布腹心。因呈景書示之。書中亦不過推他爲帝。兵至近郊。求爲內應等話。正德大喜。謂思玉曰。僕有心久矣。河南之意。聞與吾同。是天授我也。僕主其內。河南爲其外。何憂不濟。寄語河南。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思玉遂與訂約而去。歸告侯景。景大喜。時鄱陽王範密啟侯景將反。不

早剪撲禍及生民而帝以邊事專委朱异异以爲必無此理下詔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帝不許异引範使至前謂之曰汝王竟不許朝廷有客耶自是範有啟异皆匿不以上异罪景又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奴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由是益無所憚又聞朝廷遣常侍徐陵聘於東魏乃止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雖不武寧堪粉

骨投命讐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帥
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恐三公盱食。
帝使朱异宣語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尙能得
意。朕惟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由是中外皆知
有變。而朝廷仍不提防。至此猶不知悟。八月戊戌。景
反於壽陽。以誅朱异爲名。內外大駭。先是傅岐嘗謂
异曰。卿任泰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
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
苟無愧。何卹人言。岐退謂人曰。朱彦和殆將死矣。恃

諂以求容。肆辨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
奪其鑒。不死何待。帝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爲我折筆
管之耳。乃以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封山侯。正表爲
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散騎常侍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督衆軍以討景。
景聞臺軍討之。頗懼。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
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
掩建康。臨資亂於中。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
貴巧速。宜卽進路。景從之。乃留其將王顯貴守壽陽。

身率步騎逕進。陽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譙州將董
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進攻歷陽。太守蒞
鐵以城降。又是一附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
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懼。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
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
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兵百萬。不得濟
矣。景以為然。乃留其將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先
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帝始嘆曰。景果反
矣。因問討景之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兵急據采石。

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宣言於朝謂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小人悞事必悞到底却說臨賀王屯丹陽聞景兵臨江無船可渡潛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乃自橫江濟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遂襲姑孰執太守交成侯寧時南津校尉江子一見景渡江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之副將董桃生以家在江北兵未交卽與其徒先潰走子一不能留乃收餘衆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帝稟受方略帝

曰此是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老夫髦矣無能
爲也真梁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以宣城王大
武之謂乎器爲城內都督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諸王侯各守
要地是日景至板橋欲觀城內虛實使徐思玉詐逃
入城請間陳事帝召而問之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
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
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耶思玉見上遽出景表言异
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在旁惶愧失色
事事庇護亂賊卽爲亂賊宜宣揚其短异至此寧不差死高善寶請誅思玉帝不

許命舍人賀季郭寶亮隨思王同往。勞景於板橋。景
北面受敕。賀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
偉趨進曰。侯王忠於朝廷。爲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
景旣失辭。遂不放賀季歸。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賊
至。競奔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
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
侃立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在
位公卿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
震。又宿將已盡。餘皆後進少年。茫無主意。單有羊侃

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而朝廷
猶未知正德之情。命守宣陽門。何憤憤乃爾使東宮學士
庾信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守朱雀門。營於桁北。太
子命開桁以挫賊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
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賊至。信開桁擊之。見賊
軍皆戴鐵面。退隱於門口。方食蔗。有飛箭中門柱。其
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又一無用廢物正德率眾迎景於張
侯橋。馬上交揖。景軍皆着青袍。正德軍皆絳袍。既與
景合。悉反其袍。於是城中喧言正德反。帝及太子聞

之皆嘆息。但未識後事若何。且俟下卷再剖。
傳云善人國之紀也。自韋叡范沈諸人相繼而
沒。用事者皆少年不諳事之臣。其敗機已伏。又
專信朱异之言。雖有忠謀。顧畫檄置不聽。梁武
戡弱已深。焉得不為侯景所困。詩云。讒人罔極。
變亂四國。信哉。

南史演義卷五十五終

南史演義卷二十四

玉山柱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室批評

第二十四卷

羊侃竭忠守建業

韋粲大戰死青塘

話說正德既從賊。由下石頭之師。皆潰。景皆遣將據守。進兵直至關下。繞臺城三匝。旛旗皆黑。城中恟懼。羊侃詐稱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心稍安。景百道俱攻。鳴鼓吹角。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府。

東西華諸門。烟焰張天。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奉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親率壯士數人。踰城灑水。久之方滅。賊人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賊更作尖項木驢來攻。石不能破。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擲下焚之。立盡。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羊侃智勇兼備。惜不早用耳。當是時。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賊將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分番迭攻。侃隨方抗禦。賊不能克。乃築長

國以絕內外。却說正德初意。兵至建康。景卽立之爲帝。而景專事攻城。不相推奉。正德心懷疑慮。謀之左右。曰。侯王許過江後。卽奉我爲帝。今置不問。必有所不足於我也。我欲結其歡心。若何而可。左右曰。聞侯王子身南來。尙無妻室。前日求婚。王謝未遂。其志王何不以女妻之。使諧伉儷之私。則其好永固。彼必助王爲天子矣。正德曰。善。以幼女生得姣好。欲納之。景此計固好。但太難爲其女矣。其妻憐女幼小。不欲使爲景婦。正德曰。吾方仗侯公取天下。何惜一女。遂詣景營。謂之曰。

公軍中寂寞。僕有息女。性頗溫淑。願以待公枕席。景大喜曰。得王女爲婦。當使長共富貴。乃命設宴於東宮。卽日成婚。東宮去城不遠。其中動靜。城上皆見。一日忽見宮中懸燈掛綵。賊衆皆披紅往來。少頃鼓樂喧天。笙歌聒耳。莫測其故。旋有賊騎數十來至濠邊。指城上言曰。昔侯王欲娶王謝家女。尙謂門高非偶。今臨賀納女於侯王矣。比王謝何如。取笑太子聞之。怒遣人縱火。燒東宮殿臺。皆盡。景亦怒。縱火燒乘黃廐。上林館。太府寺。皆成灰滅。戊午朔。景遂奉正德爲

帝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爲丞相朱异聞正德僭號勸上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力勸擊之開口便卽快事帝從其言遂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卽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鷲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吾傾宗報國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爲

死矣。今猶在耶。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不之殺。但
聲言帝已晏駕。城中亦以爲然。於是太子請帝巡城。
以安衆心。百姓聞警蹕聲。皆鼓噪流涕。衆心粗安。先
是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
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
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
前。當死闕後。至是子一啟太子。願與弟子四子五師
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太子許之。子一直抵賊
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

出陣子一徑前引槊刺賊。連殺數人。從者莫之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歸。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子五傷脛。還至塹邊。一慟而絕。一門殉義。可謂難得。太子聞其死。傷悼久之。却說侯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城久不克。人心離阻。軍中乏食。乃縱兵掠奪。民米及子女金帛。自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乃更於城之東西兩處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皆充力役。疲羸者卽殺。以填山。號哭動

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拒之。太子宜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起層樓於山上。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軍士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朱异有奴出降於賊。景卽以爲儀同三司。奴乘良馬。衣錦袍。循行城下。仰見异在城上。呼而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吾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降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

恩爲之致死。景又射書城上，遍諭士民曰：

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雖是賊語，却切中梁病。僕趨赴闕庭，祇誅權奸，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吾一葦航之。景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當是時。勤王之詔四出。而各路藩鎮。皆懷觀望。或據強城。按兵不發。或托言糧缺。發而又止。或僅遣偏師入援。大軍不接。以故京師被圍已久。而外援杳然。先是邵陵王聞變。晝夜兼行。引兵入援。及濟大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衆請退。不許。遂帥西豐侯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合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聞之。遣軍迎拒。趙伯超謂綸曰。若從黃城大路進兵。必與賊遇。不如徑趨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賊

圍必解矣。綸從之。卷甲疾趨。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及旦。纔達於蔣山。賊不虞兵來。見之大駭。分兵三道。攻綸。綸力戰却之。會大雪。天寒甚。山巔不能立營。乃引軍下山結寨。邵陵此舉雖不成。功尙爲梁朝壯色。賊兵陳於覆舟山北。綸兵陳於元武湖側。與賊對陳相持。至暮不戰。景伏兵於旁。佯退以誘之。安南侯駿見其退。以爲賊將走。卽率衆追逐。景旋軍與戰。伏兵起。左右夾攻。駿大敗而走。趙伯超望見亦退走。諸軍皆潰。綸收餘兵入天保寺。景縱火燒寺。綸率數騎逸去。士卒踐冰雪。往

往墮足。景悉收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綸將霍俊等。而還。明日。陳所獲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軍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遂殺之。霍俊之氣。至死不弱。於是城中益恐。時朝野以候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死。死有人皆餘辜。人皆恨其死晚。而羊侃日夜守禦。心勞力瘁。未幾亦以疾卒。太子哀慟如失左右手。死得可惜。於是人益危懼。景聞之。喜曰。羊侃死。吾取城如拾芥矣。乃復大造攻具。大

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運土填塹進焚臺城東南樓
勢甚迫臺將吳景獻計太子卽於城內構地爲樓火
繼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吳景亦有禦變之才又賊乘火起於
其下穿城而入城中覺之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截
之賊不得進賊更作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取
其土外山崩厭賊且盡賊計窮乃徇於衆曰有能獻
計取城者封萬戶侯時有賊將宋嶷獻計於景曰決
元武湖以灌臺城則城立破矣景從之連夜決湖水
盡灌入城中闕前皆爲洪流百姓皆就高處避水今

下月身

卷二十一

一

且按下慢講。且說其時來援者。却有一位忠肝義胆。捐軀殉難的傑士。姓韋。名粲。字長蒨。車騎將軍獻之孫。徐州刺史放之子也。韋粲是出色人。故用特筆提出。粲少有父風。好學厲志。及壯。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嘗以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與太子深相愛敬。後遷爲衡州刺史。勤於政治。至是徵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臺城被圍。怒曰。堂堂天朝。爲犬羊所困。要吾輩臣子何用。因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以兵力尙弱。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豈可

輕信人言。妄自發兵。願且少待。乃置酒留飲。粲怒以
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
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目今巨寇滔天。君父在難。凡屬
臣子。皆當致命。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出。慷慨激
起敬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馳往見之。
謂大心曰。上遊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
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鎖。今宜且張聲
勢。移鎮湓城。賜以一軍相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乃
遣中兵柳昕率兵二千人隨粲進援。行至南州。忽見

百身進身

卷二十一

一枝人馬。步騎約有萬餘。旂號鮮明。甲兵堅利。浩浩蕩蕩而來。問之。乃司州刺史柳仲禮軍也。聞京師有難。亦來赴救。仲禮與粲本外兄弟。相見大喜。粲卽送糧仗給之。并出私財以賞其戰士。是時鄱陽王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州。以待上流諸軍之。高聞粲與仲禮兵至。遂自峩公洲遣船渡之。未幾。宣猛將軍李孝欽。殷州刺史羊鶚。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各率衆來會。又湘東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竟陵太守

王僧辨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於是援兵大集。有如此之衆而不能救。共屯新林。商議破賊。衆謂將不一心。致敗之道。必得一人爲主。乃克號令。畫一。因共議推仲禮爲大都督。以主軍政。獨裴之高。自以年位並尊。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衆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右。若論位次。柳在衆下。語其年齒。亦少於衆。直以社稷大計。不得復論官職高下。將貴在和方克協力。若人心不

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衆請爲諸君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朝不保夕。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責以禮聞。遂推仲禮爲大都督。衆將一稟指揮。合兵十餘萬。緣淮立柵。景見援兵大集。亦樹柵北岸以應之。先是景獲之高家室。囚於營。至是臨水。陳兵將其家室。連鎖列於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矣。之高召善射者。先射其子。再發皆不中。

賊仍囚之。俄而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將戰。夜至，韋粲營。部下衆軍時諸將各有據守，唯青塘無人守把。乃謂粲曰：「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此係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粲曰：「自分才弱，恐不足以當此任。然公有命，僕曷敢違。」仲禮乃遣其將劉叔育助之。丁巳朔，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韋粲引兵往青塘。忽大霧咫尺不相見，軍迷失道。此其中亦比及青塘。夜

已過半立棚未合。天已大明。侯景望見之曰。彼何人。斯而敢於此立寨。急擊勿失。遂親帥銳卒來攻。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育以舟師截其後。逸抵死相拒。久之賊來益衆。矢下如雨。逸不能支。叔育見賊盛。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直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親自搏擊。未幾一門皆爲賊殺。忠臣義士遽喪軍士。飛報仲禮言青塘被圍。仲禮方食。投箸而起。被甲握稍。帥麾下百騎馳往救之。此時仲禮與景大戰於青塘。所向披靡。斬首數百級。尚有人心。

沉淮水死者千餘人。景退走。仲禮挺稍刺之。刃將及景。景寬胆俱喪。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其肩。仲禮墜馬。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見主將墜地。奮死往救。力斬賊將數人。賊稍退。乃扶仲禮上馬。殺出重圍。仲禮傷甚。至軍中昏迷不省人事。親將惠珩爲之吮瘡。斷血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後人有詩挽韋粲之死云。

吹唇百萬逞凶狂。赴難無人到建康。
耿耿孤忠懸日月。令人千載憶青塘。

却說邵陵王綸自戰敗之後。奔于朱方。復收散卒。與東揚刺史臨城公大連。新塗公大成。自東道並至。列營於柝南。亦推仲禮爲大都督。時賊圍甚嚴。內外水洩不通。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或獻策於太子。作紙鴟繫以長繩。藏救於內。乘風放去。與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營望見。羣以爲怪。射而下之。援軍亦募有能入城通信者。許重賞。有鄱陽將李朗。應募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營。從此可以入城。鄱陽鞭而遣之。

朗卽投賊賊見其背有傷痕信而納之於是乘間入
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噪帝以朗爲直閣將
軍使還報命朗不敢復過賊營乃緣鍾山之後夜行
晝伏積日乃達諸將得救爭請仲禮進兵而仲禮自
韋粲死後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須知粲之一邵陵王
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仲禮不睦諸
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三軍之命繫於一人手先是
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
四十萬斛又收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

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御厨有乾苔數十石。味酸。搗取以分給戰士。其後米亦竭。軍士或煮鎧。或熏鼠。捕雀以爲食。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死。而侯景之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到。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我軍乏食。未可與戰。不如僞且求和。以緩其勢。因求和之際。運東城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

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歸舊鎮。太子以城中饑困。請帝許之。帝怒曰。和不如死。帝語尙有英氣。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坐視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帝遲回久之。乃曰。汝自斟量。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見朝廷受其和。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我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王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太子不得已。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出質。

于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此二語用之危下，以景爲丞相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巳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吏部蕭瑋與賊將于悅任約，登壇共盟。又遣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與景相對數十步外，殺牲插血，盟旣畢，城中士民只道景卽解圍。久之，景了無去志，專修鎧仗，托云無船，不得卽發。且欲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太子。雖覺其詐，猶依違從之。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巳據壽陽，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

及譙州侯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許之。欲求賊去。唯命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屢次隔棚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二人入城。卽當引路。帝便使尚書張綰召二人入城。趙威方奉命。確固辭不入。邵陵王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長圍不解。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

下

卷二二

四

事石珍曰。敕旨如此。即那得辭。確堅執如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眦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先是帝常蔬食。斷暈。及城圍日久。御厨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確入城。上鷄子數百枚。帝手自檢點。歔歔哽咽。謂確曰。釋在荊州。兵力最強。而竟不一至。何也。確泣而不言。當是時。湘東王繹隨手挿叙湘東擁數萬衆。軍於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舉以湘州兵軍於青草湖。桂陽王暕以信州兵軍於西峽口。皆彼此觀望。淹留不進。

有蕭賁者。骨鯁士也。爲荊州叅軍。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知其譏已。甚忿其言。至是得帝敕云。與景盟。便欲旋師。賁諫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衆。未見賊而退竊爲大王不取也。繹益怒。未幾因事殺之。繹業不終已見于繹既先歸。援軍皆解嚴。景乘其際。盡運東城米歸石頭。既畢。謂王偉曰。軍食已足。計將安出。偉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如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

不足數王之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提。自古多矣。願且留此。以觀其變。正德亦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曰。是吾心也。遂命王偉修啟。歷數朝廷之非。指帝十失以上之。但未識所指十失云何。且聽下卷分解。

侯景禽獸爲心。人人皆知。梁武惑於朱异之言。深信不疑。到得兵臨城下。遂至計無所出。羊侃實心爲國而死。韋粲忠義奮發而死。天心已可概見。臨賀送女結歡。湘東擁兵不救。全無心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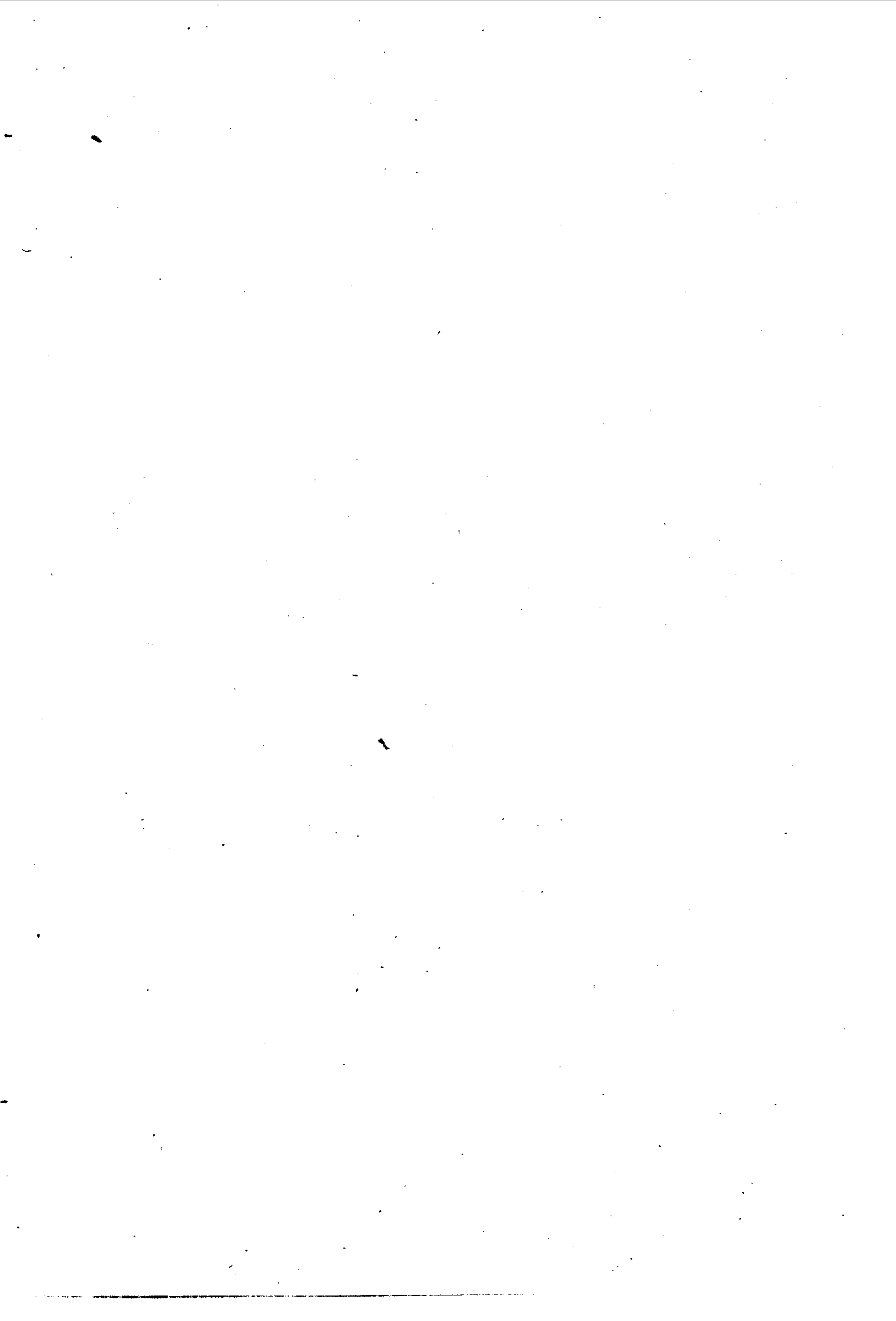
有愧韋粲蕭賁多矣

南史演義卷二十四終

南史演義

卷二十四

七



南史演義卷二十五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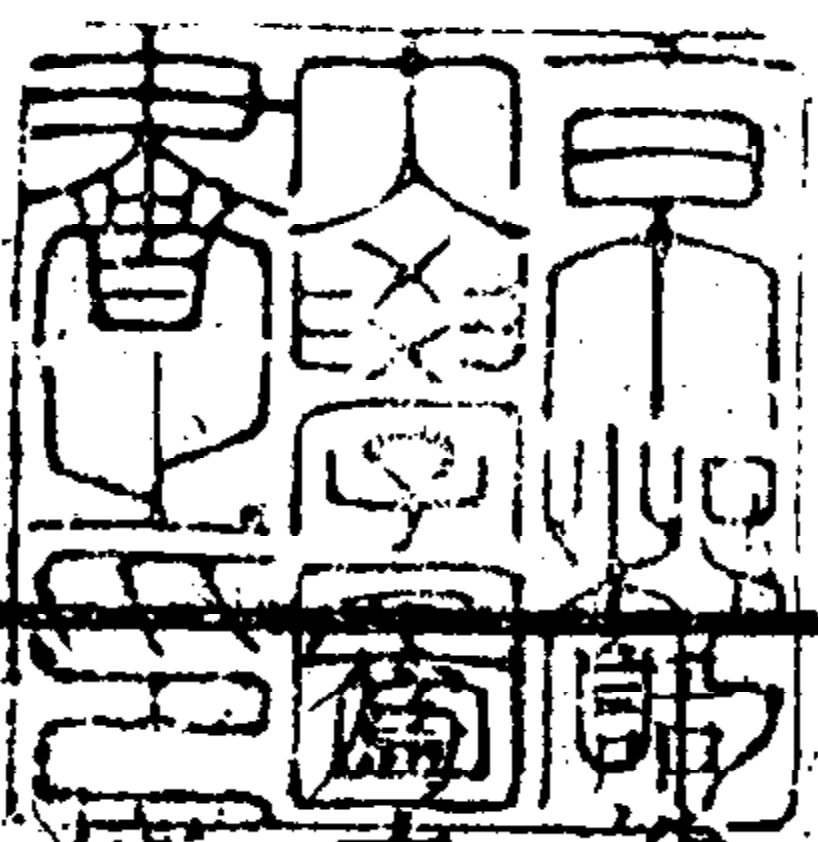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五卷

侯景背誓破臺城

諸王歛兵歸舊鎮



說侯景軍食既足志在背盟。謀臣王偉力勸之。以去必不克。於是數帝十失。上啟於朝。其畧云。竊惟陛下。踵武前王。光宅江表。躬覽萬幾。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人君藝業。

莫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今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同休共戚。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和好。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君。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陛下授臣以上將。委臣以專征。臣受命不辭。實思報効。而陛下欲分其功。不使臣擊河北。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旌旗。鳥

散魚潰。紹宗乘勝。席卷渦陽。使臣狼狽。失據。妻子
爲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
陽。衆無一旅。魏兵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
南。勢未可測。旣而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
蓄捍。方欲勵兵秣馬。剋申後戰。陛下反信貞陽謬
啟。復請通和。臣頻諫阻。疑閉不聽。反覆若此。童子
猶且羞之。况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
逗留。軍有常法。所以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
律。受戮於漢。今貞陽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

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憐其苟存，欲以微臣相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頽。臣舉州內附，羊鴉仁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不爲罪，臣得之不爲功。其失五也。臣在壽春，祇奉朝廷，而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慚懼，遂啟臣欲反，使臣果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不辨究，默而信納。其失六也。趙伯超任居方伯，惟知漁獵百姓。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以致隻輪莫返。其

罪因誅。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
論。賞罰無章。何以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裴
之悌。助成在彼。憚臣嚴制。遂無故遁歸。又故臣欲
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
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歸身有道。罄竭忠規。
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等皆明言求貨。非利不
行。臣無賄於中。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
肥與臣鄰接。臣以皇室重臣。每相祇敬。而臣有使
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陛下不察。任其見侮。臣

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

所陳十失切中梁武之病但不應出自賊口耳

臣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批政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帝覽表且慙且怒城中以景達盟舉烽鼓譟復詔援軍進兵先是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疲病橫尸滿路不及瘞埋國勢危如累卵而柳仲禮身為都督唯聚妓妾在營置酒作樂

君父在難。酒色是樂。可謂全無人心。諸將日往請戰。不許。安南王駿說。邵陵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其情可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能從。柳津遣人謂仲禮曰。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心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帝嘗問津。賊勢若何。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國何由解。帝爲之淚下。中丞沈浚憤賊背盟。請至景所。責以大義。帝遣之。浚見景。問之曰。軍何不退。景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

之景怒拔刀相向曰我斬汝浚曰負恩亡義違棄詛
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
爲以死相懼耶足令仲禮輩愧死徑去不顧景以忠直捨之
於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陷賊
衆皆從城西入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見
帝云城已陷帝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衆散
矣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
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且慰勞在外諸軍確
泣而退俄而景入城先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帝命

左右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啟。帝問景何在。可
召來。景遂入。見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
引就三公榻。帝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無乃爲勞。
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
子猶在。壯耶。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
子皆爲高氏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帝又問初渡江。
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
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卽退。復至永福
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

下多道詩 卷二十一 五
摘舍人殷不害侍側。景傲然登堦。摘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須知禮亦足以服賊。太子與言。又不能答。景退。謂其黨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綏。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見悉撒兩宮侍衛。縱兵入宮。盡掠乘輿服御。宮人以出。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殿堂。矯詔大赦。自加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旋命石城公大欵以帝詔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衆議之。邵陵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直視不對。

裴之高王僧辨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
悉力決戰。以贖前愆。何用躊躇。仲禮竟無一言。諸軍
見其無戰意。乃各引兵還鎮。柳仲禮及其弟敬禮。率
鴉仁趙伯超並開營降。仲禮入城。先拜景。而後見帝。
帝不與言。退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
見。不忠不孝。身是日景燒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
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任。朝臣皆還舊職。初
臨賀王正德與景相約。平城之日。不得全。帝與太子
故臺城一破。正德卽率衆揮刀入宮。那知景已使人

守定宮門。叱正德曰：侯王有令，擅入者斬。正德悚然而退。越一日，景令正德去帝號，遷為侍中、太司馬，入朝於帝。正德入見，拜且泣。帝曰：「噫！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自後常懷怨恨，未幾，景殺之。助賊為亂，即死賊手，天之報惡人亦巧矣。且說帝為侯景所制，心甚不平，怒氣時形於色。一日，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為便殿主帥，帝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見，泣且諫曰：「宗廟存亡，皆係景手，願少忍之。」帝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

不然。何惜一死而事流涕為。梁武到底不弱一日忽見省中。有驅驢馬帶弓劍出入往來者。帝怪之。問左右曰。往來者是何人。直閣將周石珍曰。侯丞相甲士。帝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帝有所求。多不遂志。飲食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帝卧淨居殿。口苦。索密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昔日英雄何在而乃年八十六。廟號高祖。景聞帝崩。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使王偉陳慶迎太子於永福省。如常入朝。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辛巳。

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群臣朝賀。改元大寶。是爲簡文帝。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詔敕詔令皆代爲之。帝拱默而已。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封皇子大心等七人皆爲王。以郭元建爲北道行臺總督。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却說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左右。確曲意承合。使景不疑。時邵陵王綸在郢州。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尙恨未得其便。卿還語家王。勿以吾爲念。一日景遊鍾山。確與偕行。見一飛鳥。景命

射之一發鳥落。又一鳥飛來。確彎弓持滿。欲射景。箭將發而弦忽斷。景覺其異。因叱曰。汝何反。確曰。我欲殺反者。而天不助我命也。景遂殺之。同為賊殺。比正德之死。直有天淵之時。東吳皆有兵守。景遣于子悅。侯子鑒等東略吳郡。所將兵甚少。新城戍主戴僧遇有精兵五千人。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願公勿附於賊。無如郡人皆恤身家。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爭勸君正迎降。君正於是具牛酒出郊。以迎子悅。子悅執之。而掠奪財物。子

女東人大悔恨。庸人不到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大
守張嶷合謀拒景時吳興兵力寡弱嶷又書生不閑
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以郡迎降嶷嘆曰袁氏世濟
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
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子鑒軍至嶷
率衆與戰敗還府整朝服坐堂上賊至不動子鑒執
送建康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嶷曰吾參任專城朝廷
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嶷
曰我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生。語極景怒盡殺

之。并殺沈淩。可謂死又賊將宋子仙攻錢塘。戴僧遇
降之。遂乘勝至會稽。時會稽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
人徵侯景殘虐。咸欲拒之。而刺史南郡王大連朝夕
酣飲。不恤士卒。軍事悉委司馬留異。異隱與賊通。遂
以衆降。大連被執。送之建康。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
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景志益驕。下
令採選吳中淑女。收入府中。有容貌出衆者。教之歌
舞。以資聲色之樂。賊黨有言深陽公主之美者。景卽
入宮。逼而見之。時深陽年十四。芳姿弱質。果有沉魚

落雁之容。景一見不勝驚喜。回顧左右曰。我初以正德之女爲美。今視公主之色。正德女不足數矣。因向深陽曰。公主深宮寂寞。此間無可快意。不如隨吾回宮。共享榮華。與公主諧老。何如。深陽羞慚滿面。低聲應曰。承大王不棄妾之願也。深陽景大悅。遂備小輿。載之以歸。是夕。召集賊臣。大排筵宴。以慶新婚。酒闌之後。與公主攜手入房。共效于飛之樂。可憐嬌花嫩蕊。狼籍於跛奴之手。帝聞之。封景爲駙馬。景益喜。三月三日。景請帝禡宴於樂遊苑。帳飲連日。還宮後。景

與公主共據御床南面並坐。文武羣臣列坐侍宴。越日又請駕幸西州。帝御素輦。侍衛寥寥。景甲士數千。翼衛左右。帝聞絲竹之音。悽然泣下。酒半酣。景起舞。亦請帝起舞。帝亦爲之盤折。可憐。宴罷。帝攜景手曰。我念丞相。景曰。臣亦念陛下。且臣得尙公主。則與陛下爲至親。陛下苟無異志。臣亦寧有變心。請與陛下設誓可乎。帝從之。因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共保始終。蓋景欲娛公主意。故與帝盟也。當是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猶甚。百姓流亡。相

與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死者蔽野。富貴之家。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而死。此皆平日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而景殘酷益甚。立大碓於石頭城。有犯法者。輒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每戰。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今且按下不表。再說湘東王繹。字世誠。高祖第七

子也。初高祖夢一眇目僧執香爐至殿前。口稱托生
皇宮。徑往內走。高祖夢覺而後宮適報皇子生。名之
曰繹。少患眼疾。遂盲一目。高祖憶前所夢。彌加寵愛。
及長。好學不倦。博極羣書。高祖常問曰。孫策在江東
立業。年有幾。對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遂封湘東
王。出爲荊州刺史。其在荊州。軍書行檄。文章詩賦。點
毫立就。常曰。我韜於文字。愧於武夫。人以其確論。性
好矯飾。多猜忌。有勝已者。必加毀害。忌劉之遴才學。
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是帝王之量。妃徐氏有美色。

嗜酒好淫。性又酷妬。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以王眇一日。每知王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王見。則大怒而出。王好讀書。卷籍繁多。每不自執卷。令左右更番代執。晝夜無間。以故左右出入無忌。妃擇其美者。常與之淫。有季江者。美姿容。尤爲妃愛。季江每嘆曰。植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又有賀徽者。年少而貌美。妃常往普賢寺禮佛。遇之心動。卽令寺尼招之入內。遂與之私。意甚慊。書白角枕爲詩。互相贈答。

後事露繹欲殺之。以其生世子方等。不忍。乃盡殺其
所私者。而幽之後宮。更作蕩婦秋思賦。以刺之。其詞
曰。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
樹。舍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
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
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
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
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

百身抄

卷二十五

十二

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
 之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髻飄蓬
 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縈翠眉歛啼多紅粉漫
 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
 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世子方等見之知為其母作也且慚且惧原來方等
 有俊才善騎射臺城被圍繹停軍郢州獨遣方等帥
 步騎一萬援建康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蕩婦
賢及宮城陷繹還荊州方等亦收兵還甚得眾和湘

東始歎其能。又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遊七十餘里。湘東見之。大悅。然方等以母故。恒鬱鬱不樂。嘗著論以見志云。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及之。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舉手動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又嘗謂所親曰。吾豈愛生。但恐死不獲所耳。今且按
下慢講。且說其時。賊據建業。兇勢滔天。然方收集三
吳。未遑經營江北。故京師雖破。外鎮猶強。荊州則湘
東王繹。襄陽則岳陽王詵。湘州則河東王譽。信州則
桂陽王憺。益州則武陵王紀。而鄱陽鎮合肥。邵陵據
郢州。唯荊州地居形勝。兵力最強。特推爲督府。各受
節制。提清當日形勢而湘東疑忌宗室。每與諸王不睦。先是
太清三年。河東王譽移鎮湘州。前刺史張纘恃其才
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關。譽怒。頗陵蹙之。纘忿爲非言。

輕舟夜遁。與湘東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榮人家國，乃奔江陵，求庇於繹。恰值桂陽王將還信州，欲謁督府。停軍以待。繹因說繹曰：「河東岳陽共謀不逞，欲襲荆州。桂陽留此，欲應譽。譽答湘東信之，遂殺慥。諸王由是不服。其後督糧於湘州，譽怒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竟不與。繹怒，欲伐之。世子方等請行。繹乃給兵三千，使之往討。譽出兵拒之，戰於麻溪。方等匹馬陷陣而死。雖以戰死，實因母死。湘東聞之，怒曰：『河東敢殺吾子，此仇必報。』乃命大將鮑泉率騎一萬進討。王

僧辨起竟陵之衆助之。刻日就道。僧辨因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求緩日期。釋疑。僧辨觀望。按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辨。中其左髀。悶絕倒地。臣之道。久之方蘇。卽下於獄。泉在旁。震怖不敢言。僧辨母聞之。徒行至宮。流涕入謝。自陳無訓。伏地求免。釋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泉獨將兵擊湘州。但未識湘州果得勝否。且聽下回分解。

侯景反覆小人。而又機變詭譎。其歸梁而畔。明

者早已知之。梁武以天挺之姿，壯時何等英邁。乃老而昏憤，但知佞佛，不惜民生。至呼荷荷而殂。哀哉！簡文爲景所制，悲笑由人，真是雖生猶死。設諸鎮兄弟合力同心，以誅侯景，何愁不克。乃湘東心懷猜忌，小人乘此播弄，弟兄叔姪互相殘賊，以致一敗塗地。可恨可憐，當爲千秋炯戒。

南史演義卷二十五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三

三三九八

南史演義卷二十六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六卷

陳霸先始與舉義王僧辯江夏立功

話說鮑泉師至湘州河東王譽引軍迎之連戰皆敗退保長沙鮑泉圍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與左右謀曰欲解長沙之圍不如去伐江陵江陵破則其圍自解乃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自帥精騎二萬二千

來伐荆州。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先是。晉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晉軍氣沮。繹將杜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則此圍自解。繹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晉母龔太妃登城拒戰。城得不破。晉聞之。懼。根本有失。連夜棄營遁去。江陵始安。却說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湘東怒之。以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賊不足平矣。拂席待之。

僧辯入營。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命直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情見期。乃宣釋命。鎖之床側。命自作啟。以謝淹緩之罪。呈湘東。湘東怒解。遂釋之。譽復求救於邵陵王綸。綸欲救之。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曰。從來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股肱。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古訪今。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

月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捐義。虧失多矣。痛心切骨之言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室強密。第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如是則家國去矣。唯望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幸甚幸甚。繹得書。全不動念。復書於綸。但陳河東過惡。罪在不赦。且曰。臨湘旦平。暮便返旆。綸見之。以書投地。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此。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且說繹既不從綸言。命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

遂斬河東王譽。傳首江陵。繹反其首而葬之。以僧茹
爲左衛將軍。斯時岳陽聞譽死。恐亦不能自存。乃遣
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之國。後湘東又遣柳仲禮鎮
竟陵。以圖之。岳陽益懼。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嶽爲質
於魏。乞出兵以擊仲禮。果應邵時魏宇文泰正欲經
畧江漢。得譽來附。甚喜。乃命楊忠爲都督。擊仲禮。以
援譽。忠選騎二千。銜枚夜進。大敗仲禮於滌頭。獲其
子弟。盡俘其衆。仲禮狼狽遁歸。於是義陽、安陽、竟陵
三郡守將皆以城降。漢東之地盡入於魏。忠遂乘勝。

進逼江陵。湘東大懼。遣舍人庾恪說忠曰。晉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如不助晉。願以次子方畧爲質。乞和大國。楊忠許之。繹乃與忠盟於石城。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好。忠乃還。却說邵陵王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惡之。使僧辯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迎綸。還荆。授以湘州。其實襲之。軍至鸚鵡州。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侄。今歲伐人之兄。而不聞一矢一旅加之於賊。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

言極痛切。僧辯送其書於江陵。繹命進軍。綸料不能敵。乃集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糧儲交絕。欲戰。則取笑天下。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爭請出戰。綸不從。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奔汝南。遣使請降於齊。欲圖安陸。爲西魏將所殺。邵陵。結時。鄱陽王在湓城。見宗室相殘。亦以憂死。由是賊未亡。而梁之宗室已死。亡過半矣。後人有詩譏湘東。

曰。

君父之讐甘共天。

摧殘骨肉劇堪憐。

詩書萬卷雖能讀。

忘却風人唐棣篇。

今且按下不表。且說一代將終必有一代開基之主。

應運而興。方天監二年。梁業正當隆盛。而代梁有天

下者。已生世上。其人姓陳。名霸先。特筆提出為霸字。先代梁張本。

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實

之後。世居潁川。實七世孫。達為長城令。愛其山水。遂

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

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越八傳至文讚，遂生霸先。少時儼有大志，不事生產。旣長，愛兵書，多武藝。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朱衣四人捧日而至，納之於口。及覺，腹中猶熱。霸先因自負，然困於貧賤，雖有冲天之志，無從施展。一日閒坐在家，聽見門前車馬聲喧，走出視之，乃是新喻侯蕭映爲吳興太守，今日走馬到任。映坐輿中，望見霸先形貌非常，心甚異之。因呼左右問其姓名而去。明日便邀霸先到署談論，竟日益。

嘆服。指謂左右曰：此人胸藏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畧。他日所就，正未可量。及映爲廣州刺史，遂引霸先爲參軍，令招集士馬，訓練武勇。境內賊寇無不推滅。先是交州刺史蕭諮，以殘刻失衆心。土豪李賁連結數州強勇，同時造反。臺軍討之不克。賊將杜天合、杜僧明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大恐。時霸先在外爲遊軍，率其衆卷甲兼行以救之。屢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乞降。霸先愛其勇，收爲偏將。廣州以安。蕭映乃詳列其功，奏於朝。帝深異焉。授

爲直閣將軍。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英雄初次建功便足傾動。
主人霸先益自激勵。其年冬。蕭映卒。詔以霸先爲交州
司馬。與刺史楊暕南討李賁。暕見霸先麾下士卒勇
敢。器械精利。喜曰。能剋賊者。必陳興國也。悉以軍事
委之。時值蕭勃爲定州刺史。相遇於西江。勃知衆憚
遠行。勸暕勿進。暕意猶豫。霸先謂暕曰。交人叛亂。罪
由宗室諸侯。不恤人民。以致亂靡有極。定州復欲昧
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豈
可畏憚宗室。輕于國憲。今若違詔不前。何必交州討

賊問罪之師。卽有所指矣。瞽從之。於是勒兵鼓行而進。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據蘇歷江口立柵。以拒官軍。霸先爲前鋒。所向摧陷。賁大敗。遁入典徹湖。其地已屬屈獠界。衆軍憚之。是夜江水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乘流先進。衆軍鼓譟而前。賊衆大潰。遂擒李賁。斬之。傳首京師。以功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時太清元年也。明年侯景寇京師。霸先卽欲率兵入援。會廣州刺史元景仲陰與賊通。將以廣州附賊。霸先知其謀。乃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自益。

霸先乃迎蕭勃鎮廣州。又值蘭裕等作亂，始興十郡皆從之。反勃令霸先討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興國在廣已有安定一方之功。霸先乃厚結始興豪傑，同謀赴難。郡人侯安都、張憊各率千餘人來附。霸先皆署爲將。及爭軍將發，蕭勃遣使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一旅，將何所之？況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岳陽邵陵親尋干戈，以君跡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

太山之安也。霸先泣謂使者曰。僕本匹夫。荷國厚恩。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蘭裕作亂。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臯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僕行計決矣。非詞說所能止也。乃遣使間道往江陵。受湘東節度。星夜進兵。至大庾嶺。忽有一軍擋住去路。霸先出馬。高聲喝道。何處兵馬。敢阻吾勤王之師。話猶未絕。只見對陣中旗門開處。冲出一將。高聲答道。吾乃南康郡太守。蔡路。

養也。奉蕭使君之命。教我把守在此。不許一人一騎放過嶺北。你是陳興國。莫想過去。且還始興去罷。霸先大怒道。誰爲我擒此賊。杜僧明一馬冲出。只見路養身邊閃出一員小將。年約十二三。手持大捍刀。身騎高頭馬。迎住僧明。便戰鎗來。刀在鬪至數十合。不分勝負。霸先暗暗喝采。便將鞭梢一指。大衆一齊殺上敵軍。披靡一時。大潰路養。脫身竄走。小將落後不能去。遂執而訊之。姓蕭。名摩訶。乃路養妻姪。侯安都愛其勇。收而養之。於是義軍進頓南昌。且說南昌一

路水道最艱。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往來行旅皆畏其險。霸先軍至。灘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舟行如駛。一日遂達西昌。天空無雲。有龍天矯水濱。長五丈。五采鮮耀。軍人觀者數萬人。莫不嘆異。又軍嘗夜行。咫尺難辨。獨霸先前後若有神光照之。數十步外。並得相見。親將趙知禮怪而問之。霸先笑而不答。由是遠近聞之。皆歸心焉。今且按下。霸先起兵。再講侯景既集東吳。復思西侵。探得諸王侯同室操戈。互相屠滅。不勝大喜。遂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以詔文呈帝。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耶。然不敢違。卽其號授之。景乃命任約將兵三萬進寇西陽。武昌。恰值寧州太守徐文盛募兵數萬請討侯景。義勇可嘉湘東以爲秦州刺史使引兵東下。與任約遇於武昌。約不虞文盛兵至。初不爲備。文盛進擊。大破之。斬賊將數百。約狼狽走。喪亡不可勝計。明日文盛進擊。又大破之。景聞任約敗。大怒。遂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留王偉居守建康。自石頭至新林。戰船千艘。舳艫相接。行至中途。任約來謝喪師之罪。

景曰。葛爾賊何畏。汝看我破之。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曰。景自恃無敵。必有輕我心。若不先挫其鋒。必爲所乘。於是策勵將士。乘其初至。攻之。士皆死戰。殺其右丞庫狄式。和景大敗。文盛此舉。差強人意。退營五十里。集諸將問計。諸將請再戰。克之。景曰。彼氣方銳。戰未可必。吾聞郢州刺史蕭方諸。湘東少子。不閤軍旅。吾以輕兵襲之。可虜而獲也。得江夏。文盛在吾圍中。彼且奔走不暇矣。諸將皆曰。善。乃使宋子仙任約。帥輕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文盛至不隄防。亦是有勇無謀。却說方諸

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狎侮之。或使伏於床中。騎其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走告鮑泉。泉曰。徐文盛大軍方勝。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蓋珣率江夏兵五百從文盛在外也。旣而告者益衆。始命閉門。而子仙等已馳入城。霎時殺進府中。方諸猶踞泉腹。以五色綵辯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床下。此等人使守重鎮。不敗何待。子仙見有五色綵。拖出床外。俯而窺之。乃鮑泉也。有綵辯在髯上。衆大

笑。遂殺之。江夏已拔。景乘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軍。入江夏。文盛軍聞之。不戰而潰。文盛逃歸江陵。王珣以家在江夏。降於景。先是湘東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王琳、杜龕等東擊景。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湘東乃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憂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搃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

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兵自岳陽往武州。刺史杜崩。兵自武陵往。共助僧辯拒景。却說景在郢州。停兵三日。留其將丁和守之。使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又遣任約將兵一萬。聲言直擣江陵。親率大兵。水步並進。於是緣江城戍。望風皆潰。將次巴邱。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寂若無人。景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守將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使人對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旣而執王珣。至城下。使說其弟王琳。琳曰。兄

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來誘我。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令軍士肉薄攻城。百道俱進。城中鼓譟。矢石雨下。賊死甚衆。乃退。僧辯又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所向皆捷。景怒。親自披甲乘馬。在城下督戰。呼聲動天地。僧辯緩服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臨敵不惧。僧辯有焉。再說湘東聞任約西上。遣蕭惠正將兵拒之。惠正謝不能舉。胡僧佑自代。僧佑時坐忤旨。繫獄。釋郎出之。拜爲武猛將軍。引兵前往。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陸戰。自可鼓掉直。

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佑受命而行。軍次湘浦。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墳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而上。約謂其畏已。率衆追之。及於芋口。約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向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引兵亦至。相見大喜。原來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方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如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豫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聞約向江陵。請於釋曰。

顯假一旅生擒此賊。繹乃遣之。使取僧祐。法和至。遂與僧祐合軍。是時任約自恃其強。全不以敵軍爲意。戒左右曰。速攻之。勿使遠去。遂直抵赤亭。法和謂僧祐曰。今日進戰。賊必敗走西北。可伏數十騎邀之。其帥可擒也。吾與將軍嚴陣待之。戒令軍士勿爲廷射。俟賊至柵前。聽吾鼓聲而起。寥寥數語僧祐從之。臨戰。任約鼓譟而至。僧祐法和伏不動。賊拔柵而入。中軍鼓聲忽起。於是萬眾齊奮。爭先衝擊。賊遂大潰。任約自出掠陣。以率退卒。不能止。見敵軍紛紛殺來。只

得單騎走西北。果遇伏兵，束手就縛。是役也，賊兵死
亡殆盡，收穫資糧器械無數。景聞之，不敢進。留宋子
仙丁和守郢城，焚營夜遁。任約執至江陵，叩頭乞降。
願殺賊立功以贖前愆，釋下之於獄。不遽誅。為下復用張本
并僧辯為征東將軍，兼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
使進復江夏。陸法和請還江陵。既至，謂湘東曰：「侯景
自然平矣。蜀寇將至，請往禦之。」蜀寇謂武陵王紀也。
乃引兵屯峽口。伏下武却說僧辯進攻郢州，辛酉克
其羅城，斬首千級。賊退據金城，四面起土山攻之。宋

子仙窮蹙乞輸郢城。身還建康。僧辯譎許之。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信之。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以樓船截其去路。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敗。遂與丁和同時擒。僧辯皆斬之。遂頓軍尋陽。以爲克復之計。却說景方遁時。戰艦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楊浦。船中腹心皆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流泗。嗚咽。卽命前進。遂返建康。父在不苟免。賢哉太子。再講景克京。

師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故不急。急於篡位。及兵敗而歸。猛將多死。不復以天下爲意。專與溧陽公主。日在溫柔之鄉。曲盡房幃之樂。朝夕歡娛。大廢政事。王偉屢以爲言。景因入宮。稍踈。溧陽不樂。怨恨形於顏色。景慰之曰。近日入宮。稍踈者。以王偉有言。暫相屈從。我二人恩愛如故也。溧陽大怒曰。王偉離間我夫婦。誓必殺之。溧陽醜極旋有以溧陽之言報知王偉者。偉恐爲所殺。因欲除帝。盡滅梁氏。以間其寵。乃謂景曰。今兵挫於外。民懷觀望。

不早登大位。無以一人心。但自古移鼎。必先廢立。旣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乃使衛尉彭雋帥甲士二百人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先是帝卽位以來。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入卧內。其後武陵以疑見殺。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至是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墻垣悉布枳棘。遂下詔。禪位於豫章王棟。棟。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歡之子也。時被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

張氏鈕葵。法駕奄至。棟驚愕。不知所爲。侍衛逼之。泣而升輦。今爲天子異日求爲匹夫不可得焉。得不泣。遂卽帝位於太極殿。改元天正。於是宗室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景皆殺之。并殺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勢未須見殺。我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何所益。或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異平日。何也。太子曰。我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

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被害時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時。郭元建在秦州。聞帝被廢。馳還建康。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旣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我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大悔悟曰。今使復位。以棟爲太孫。可乎。元建曰。及今爲之。猶愈已也。但未識簡文果得復位否。且聽後文再講。

湘東骨肉相殘。以至景賊猖獗。其罪大矣。陳與國本意。原欲爲國家出力。若謂遽有二心。非也。特天挺人豪。自有竒異。未免自負耳。侯景事事不愜人心。且更不成器局。乃至困迫。已見聽王偉小人之詞。遽害簡文父子。不但次筭。愈足使人悲憤。焉得不速之死也。

南史演義卷二十六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下

卷二二二六

二六

一三三三〇

南史演義卷二十七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七卷

侯景分屍懲大惡 武陵爭帝失成都

話說景聽元建之言復欲迎帝復位。王偉聞之遽諫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且立豫章為帝者。豈真之耶。不過為大主受禪地耳。奈何自沮大計。景喜。微子言。幾悞吾事。於是遣使殺南海王。大臨于吳。

南史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一

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元建尙景謂有人心王偉曰我今可以爲帝乎偉請先弒簡文以一衆心景曰卿快爲我了之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已久使臣等來此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復稱陛下此酒恐不盡此乎偉曰實無他意陛下勿疑於是儁等并齎酒餽侍坐陪飲偉彈曲項琵琶佐酒帝知將見殺乃盡醢謂曰不圖爲

樂一至於此。先是帝夢吞土數升。明日以告殷不害。不害曰。昔重耳餓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搖首曰。此夢恐別有應。至是大醉而寢。儻以土囊覆其面。修纂坐其上。而崩。果符吞土之夢。帝既崩後。加景九錫。已丑。豫章王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不脫國賊腔號曰漢。改元太始。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鎖之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載其諱於主上。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

隋書

卷二十一

二

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此噉飯衆皆掩口而笑其
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造爲之追尊
父標爲元皇帝先是景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
被引接及篡帝位身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
將多怨望又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
不容輕出景鬱鬱不樂謂左右曰吾何樂爲帝竟與
受擯不殊今且按下慢表却說霸先兵屯西昌遙接
進訓練士馬以候荊州調遣及聞侯景弑帝已奪梁
詐不勝大怒一面上表湘東請早正大位以繫人心

一面卽請進兵。克復京師。恰好湘東令旨到來。拜霸先爲盪寇大將軍。着往尋陽。與僧辯合軍進討。霸先受命。卽統甲士三萬。戰艦二千。往尋陽進發。將次湓口。僧辯全軍亦至。彼此相見大喜。僧辯曰。得君來助。賊不足平矣。停軍一日。遂於白茅灣會集諸將。築壇歃血共讀盟文。霸先流涕慷慨。誓不與此賊俱生。將士皆爲感動。大軍方動。已覺聲勢逼人。是日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賊將侯子鑒奔還淮南。癸酉。軍至蕪湖。賊將張熙棄城建。景聞之懼。乃遣侯子鑒率兵三

萬據姑孰以拒西軍。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戰，必獲大勝。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與霸先計曰：賊所以緊守不出者，欲老我師也。我當示弱以誘之。遂停軍蕪湖十餘日，不進。賊黨果以爲怯，大喜。告景曰：西師畏我之強，不敢直前，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引軍東下，直趨姑孰。子鑒乃率步騎度過西洲於岸上挑戰，以戰船千艘泊於水際。侯

官軍上岸。水陸夾擊。僧辯乃使霸先。此段以僧辯為主以犬艦夾泊兩岸。身領細船待退。賊兵望見。以為水軍將走。悉衆來追。追有里許。僧辯迴船奮擊。霸先以大艦橫截其後。鼓譟大呼。合戰中江。殺得賊兵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官軍遂入姑孰。僧辯曰。賊人破胆矣。急擊勿失。於是不暇解甲。引兵而前。衆軍繼進。歷陽諸戍相率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嘆曰。悞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乘潮入淮。

平身漢事

卷二十一

四

直至禪靈寺前候募。乃以大船運石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處處以重兵守之。僧辯問霸先曰：「賊方尙強，何計破之？」霸先曰：「此段以霸先爲主。」前柳仲通擁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塘，竟不度岸。賊望高墜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必須引兵先度北岸，入其腹中，方克有濟。欲得虎子須入虎穴，行兵亦然。請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行立柵。僧辯大喜曰：「微元言幾失制賊之術。」是夜霸先帥輕步三千先度北岸，築柵。衆軍依次連築八城，直出。

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亦帥侯子鑿等。於石頭東。北連築五城。以遏大路。景登石頭城。遙望官軍。大言曰。一把子人。何足打殺。望見霸先柵。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勝也。賊亦能望氣耶。丁亥。景帥精卒二萬。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謂僧辯曰。吾聞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彼此相應。今我衆賊寡。宜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鋒銳於一處。令賊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路置兵。調度得好。景見王僧志一軍。衆最寡弱。引兵先冲其陣。僧志小縮。霸先引

弩手二千橫絕其後。每發一矢。輒貫其胸。景兵乃退。繼又帥敢死士八百。棄鞘執刀。冲霸先陣。陣不動。王琳、杜龔等以鐵騎乘之。景殊死戰。僧辯以太軍繼進。賊遂大潰。諸軍乘勝逐北。霸先進破石頭城。遂入據之。景至闕下。聞追兵已至西明門。不敢入臺。召王偉至前。怒色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悞我。偉不敢對。景遂策馬欲走。偉執韉諫曰。自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惲。禮如反。

掌。今日天亡我也。先是景所乘白馬。矯健異常。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軻。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敗。精神沮喪。至是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景乃易馬。與腹心房世貴等。率百餘騎東走。其黨王偉。侯鑒等。皆倉皇遁去。城內無主。王克率臺中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卿良苦。朝夕拜手。賊廷克慚。不能對。又問璽綬何在。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鄉族。可惜一朝而墜。遂入臺城。迎簡文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

禮。先是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倘嗣君尚在。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忍心哉。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當其任。成濟之事。請別此言。使人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簡文及太子已殂。唯豫章王棟兄弟尙鎖密室。至是相扶而出。逢杜勣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倘伏難知。吾猶有懼。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飲未竟。船忽壞。並沉於水。聞者悲之。語分兩頭。侯景奔至晉陵。田遷引兵迎之。遂驅掠居民。東趨吳。

郡時謝答仁據富陽趙伯超據錢塘知其敗皆叛之
景至嘉興聞其叛不敢進乃退入於吳僧辯命侯瑱
率精騎五千追景及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
千人瑱進擊大敗之擒賊將彭雋田遷房世貴等瑱
素恨彭雋生剖其腹抽其腸雋猶未死手自取腸斬
其首乃絕景帥數十人单舸走入海向蒙山有羊
侃之子羊鵬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鵬爲庫直都督隨
景東走乃結同舟王元禮謝葦蕤等密圖之衆並許
諾乘景晝寢艙中密囑舟師迴船到京口景覺大驚

百身難報

卷二十一

問曰何故至此。鷓曰：欲送汝頭入建康耳。遂拔刀砍之。景倒船中，宛轉未死。衆並以長稍刺殺之。恐尸易爛，乃以五斗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叛逆人先是景未敗時，有僧通道人者，心志若狂，飲酒食肉，不異凡人。言人吉凶多中。景甚信之。一日，景召使侍宴。僧通取肉拌鹽以進。問景曰：好否？景曰：太鹹。僧通曰：不鹹卽爛，何以供人食。當時莫解其所謂。至景死，乃驗尸。至建康，僧辨暨諸將皆賀，斬其首，遣羊鷓送之。江陵截一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尸於市，士民爭取。

食之。并骨皆盡。其遺下妃屬。並斬於市。溧陽公主亦與焉。時郭元建尚據南兖州。遣使乞降於僧辯。僧辯遣霸先向廣陵。受其降。會侯子整逃至廣陵。謂元建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保爵位。元建從之。遂以城降齊。霸先至。聞元建復叛。齊將辛述已據廣陵。遂引軍還。行至半途。軍士綁縛一人解至軍前。云是王偉。見其躲匿草間。故執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偉自建業逃後。請郡皆已返正。無地容身。正欲越境投北。恰值霸先軍來。恐被擒獲。故匿草間。不意

爲軍人所執。霸先囚送建康。僧辯坐而見之。左右喝令下拜。偉曰。各爲人臣。奚拜爲。僧辯曰。卿爲賊相。敗不能死。而求活草間。可耻孰甚。偉曰。廢興與命也。使侯王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命書賊臣王偉於背。遍殉六門以辱之。偉曰。昨行八十里。足力疲極。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尙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曰。汝讀書乃爲作賊地耶。時趙伯超謝答仁亦降。僧辯囚之。與王偉並送江陵。丁巳。湘東王

下令解嚴。梟侯景之首于市。煮而漆之。以付武庫。下
王偉等於獄。偉在獄。尙望生全。作詩贈王左右要人。
以求援手。其詩曰。

趙壹能爲賦。

鄒陽解獻書。

何惜西江水。

不救轍中魚。

又上五百字詩於王。王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惡其
人。乃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其書更佳。王構而視
之內。有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
赤縣所歸。王大怒。立卽獄中取出。釘其舌於柱。剗腹

下以沙等

卷二十一

六

變肉而殺之。倘無此文竟赦其大逆之罪乙酉盡誅

逆臣呂季略周石珍等於市趙伯超賜死於獄以謝

答仁不失禮於簡文特宥之於是公卿籓鎮皆上表

勸進十一月丙子湘東卽帝位於江陵改元承聖是

為元帝乙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王子方智為

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喜王論平

賊功大封功臣以僧辯為司徒封長寧公鎮建康霸

先為征虜將軍封長城縣侯鎮京口其餘進爵有差

却說湘東雖卽大位頗懷憂懼嘗謂羣臣曰國家自

遭景亂。州郡半失。長江以外。皆入於齊。荊州之界。北盡武寧。西拒峽石。餘郡皆爲周有。嶺南一路。又蕭勃據之。詔令所行。不過千里。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今欲自強。何者宜先。侍郎周宏正請還舊京。以一人心。帝從之。乃下詔遷都建康。時大臣胡僧祐。黃羅漢宗慄等。多荆州人。不樂東行。進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雖悔無及。且古老相傳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何用他遷。

只圖目前之安。妄言以帝沮大計。宗黃之罪。難追。

令與朝臣議之。周宏正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都，謂是列國諸王無以慰四海之望，願陛下速還建康，勿惑人言。宗慄曰：宏正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是長策。上笑而止。明日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京，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我去者左袒，勸吾留者右袒。一時左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金陵舊都，山陵所在，荆鉅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

豈不願陛下留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帝
乃使術士杜景豪卜之。對曰：留此不吉。但陛下欲去
不果。退而謂人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帝亦以建康
彫殘。江陵全盛。不樂東下。卒從僧祐等議。元帝不都
江陵不至
遽亡。元帝不亡。霸先不能遽自為帝。此一日帝正視
天欲興陳。故使留滯荆州。坐待魏滅也。
朝忽報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稱帝號。舉兵大下。欲
奪江陵。帝聞之大懼。你道武陵王紀為何而反。紀字
世詢。高祖少子。最承寵愛。始命為益州刺史。以路遠
固辭。高祖曰：天下方亂。唯蜀地可免。故以處汝。汝其

齊以漢義

卷二十七

十一

勉之紀歛欲而去。性勤敏。頗有武畧。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篤。西通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
商賈。遠方之利財。財用饒多。器甲盈積。當臺城被圍。直
兵參軍徐怱勸其發兵入援。紀不應。梁武之子無不
心。及聞武帝凶問。遂有自帝之心。或報湘東王與師
進討。呼其小字曰七官。文士焉能匡濟。左右諛之曰
他日主天下者。非殿下而誰。紀大喜。一日內殿柏木
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靡麗可愛。狀如芙蓉。遍
召諸將視之。皆云主有大吉。豈知非大吉耶紀遂以爲

受命之符。乃於承聖元年四月。卽皇帝位。立子圓照
爲皇太子。圓正等皆爲王。以永豐侯攜爲征西大將。
軍益州刺史。徐曄苦口固諫。紀大怒。其後誣以謀反。
執之至殿。謂曰。爾罪當誅。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
曄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
於市。永豐侯攜嘆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紀也。今
先殺之。不亡何待。紀旣僭號。未卽舉兵入犯。時太子
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賊破。宜急
進兵。又是人紀信之。遂留永豐侯攜及其子圓肅守

神身沙事

卷二十一

三

成都親率大衆由外水東下。舳艫蔽川。軍容甚盛。將至巴東。知侯景已平。頗自悔。召圓照責之。照曰。景賊雖除。江陵未服。陛下既稱尊號。豈可復居人下。紀以爲然。遂進兵。陸法和豫知蜀兵必來。築二城于硤石。兩岸連石填江。以鐵鎖斷之。紀不得前。乃遣其將侯獻引衆七千。攻絕鐵鎖。法和不能拒。遣使告急。時任約在獄待決。帝赦而出之。以爲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者。本爲今日。因撤禁兵配之。又使將軍劉芬與之俱。帝嘗與紀書云。地擬

孫劉各安疆境。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紀不答。至是又復與書云。

甚苦吾弟。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憂如何。自獯醜。憑陵。侯景。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弟還西蜀。專制一方。我不禁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於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燕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孔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平愛

矣書不盡言

紀亦不報。先是帝患蜀兵難禦。遣使求援於西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時西魏宇文泰本有圖蜀之心。喜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矣。乃命大將尉遲迥統領精卒二萬騎萬匹。自散關進兵伐蜀。直攻閣守將楊乾運。聞魏師至。嘆曰。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國家巨寇初平。不思同心協力。保國安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我笑以禦魏哉。遂開關降迥。乃長驅直前。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

出戰大敗入城。迴遣人招之。遂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成都遂失。蛤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却說紀在軍中。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銀五倍之。錦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其將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由是士卒解體。及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欲前。則根本將傾。欲退。恐東軍乘之。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子江安侯圓正詣荊州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帝知其將敗。不許。下圓正於獄。密敕王琳截其後。任約攻其前。於是前後夾攻。拔其三壘。兩岸十四城。

俱降紀不獲退只得順流東下將士稍稍逃亡將軍
樊猛追之衆大潰紀以數艦自保猛圍而守之帝聞
紀敗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乃引兵直犯紀舟
紀在舟中繞床而行見猛登舟以金一囊付之曰用
此在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
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
照送江陵帝絕紀屬籍賜姓饗養氏圓正聞敗號哭
不絕聲及見圓照入獄責之曰兄何亂人骨肉使痛
酷若此圓照唯云計誤帝命並絕其食至齧臂相啖

十三日而死。慘極痛極遠近聞而悲之。斯時蜀患既除，境內咸服。江陵可謂安枕。但未識從此以後，果得相安無事否。且俟下文再述。

王偉不顧名義，勸侯景滅梁以圖大位。景雖有賊智，豈能竊據。偉欲爲賊之功臣，卒不可得。賊中之下愚也。湘東猜嫌成性，幸有僧辯、霸先輔之，始得殲滅。景賊卽位後，嗚懷懼心，何如保全兄弟，各鎮一方，治則有磐石之安，亂亦成犄角之勢耶。武陵當侯景叛亂，不知進討，乃惑於殿

百身漢書

卷二十一

三

在開花。輒生妄想。湘東書以講解。終不知變。卒
至魏師入蜀。轉眼之間。失其根本。父子受誅。愚
之甚者也。自古以來。無論家國。未有手足不和。
而能興發者。觀此可爲殷鑒。

南史演義卷二十八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八卷

魏連蕭登取江陵 齊納淵明圖建業

話說岳陽王警聞武陵被殺諸子皆餓死獄中嘆曰
高祖子孫盡矣唯我尙在彼豈能容我乎因乞援於
魏而身自入朝此魏代荆告丞相泰曰荆州所恃不
過僧辯翊先今鎮守南方精兵猛將皆隸其麾下國

內空虛。且繹自僭號以來。性更猜忌。專行殺戮。人心不附。大國若遣一旅之衆。直指江陵。僕率襄陽步騎會之。則反掌可克。大國可以拓土開疆。僕亦得紓已難。唯公盍之。秦猶未許。乃遣使聘梁。以覘虛實。會齊亦有使至。帝接魏使。不及齊使。且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使歸告秦。秦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乃遣常山公於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人。寇臨發。秦問謹曰。爲蕭繹之計。若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

策也。移郭內民居。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此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泰曰。揣釋定出。何策。謹曰。下策。泰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東。縣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力不能分。且釋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定出。下策。泰曰。善。却說武寧太守宗均。聞魏師動。飛報入朝。帝召羣臣議之。胡僧佑。黃羅漢皆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無此理。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

百身進身

卷二十一

二

曰吾至石楚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諸人多散騎
郎庾季才言于帝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中星今月
丙戌赤氣于北斗心爲大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
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
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
無慮無貪目前之安而上違天意也帝素曉天文亦
知楚地有災嘆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丙寅忽報魏
軍至樊鄧岳陽王率師助之帝始大懼命內外戒嚴
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又徵王琳於廣州使

引兵入援。先是琳本兵家子。補叙王琳前事為其姊後盡忠於梁張本。其姊妹皆入王宮。琳少侍帝左右。有勇略。帝以為將。能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功居第一。帝使鎮湘州。既而疑其部眾強盛。又得眾心。欲使居遠。乃遷為廣州刺史。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家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家爭為帝乎。卿口在帝側。何不一言於上。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

自見海峽

卷二十一

二

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啟至是帝聞魏
師將至乃徵琳爲湘州刺史陸法和朝夕登郢州城
樓望北而嘆乃引兵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以郢州重
地不可無兵守把乃使人止之曰此處自能破賊但
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望其城門着衰經坐鞦韆
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甲戌帝大閱於津陽門外步
騎交集行陣方列忽大風暴雨從北而來旗旛皆折
軍士不能存立遂乘輕輦還宮羣臣皆冒雨各散
之兆是夜帝登鳳凰閣徙倚嘆息曰客星入翼軫今
已見

必敗矣。連呼奈何者三。嬪御皆泣。癸未。魏軍濟漢。宇文護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以斷東路。進拔武寧。執太守宗均。是日。帝自乘馬出城。行柵。挿木。周圍六十餘里。以胡僧佑都督城東諸軍事。尙書張紱爲之副。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侍郎元景亮爲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其時魏軍去江陵四十里。將到柵下。帝集羣臣。方議出兵。忽報柵內失火。急令救之。已延燒數千餘家。焚城樓二十五所。帝乃自巡城上。臨所焚樓處望之。但見

魏師濟江千帆翔集乘風直進舟行如駛嘆曰長江天險彼穩渡中流若此耶四顧欷歔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若早從宏正等言何至於此于謹進兵城下築長圍守之由是

中外信命始絕胡僧佑請出蕩長圍帝許之乃引精騎三千開門出擊于謹伏兵營內俟其至弓弩並發軍不得進楊忠從旁橫擊之大敗走還帝益懼集羣臣於長沙寺問計朱買臣按劍進曰今日惟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

退入衆中却說王琳聞詔晝夜進軍行至長沙前有
敵兵阻路乃遣長史裴政從間道赴江陵報信政至
百里洲爲魏人所獲岳陽王呼而謂之曰我武皇帝
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于孫如曰不
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誓鎖之至城下使謂曰王
僧辯聞荆州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城
中人無與俱死政不從反告城上曰援兵大至各思
自勉吾以間使被執情願碎身報國不敢附逆監者
擊其口政曰吾頭可斷吾口不可改烈丈夫語誓命殺之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原 圖)

(原 闕)

南史演義 卷二八

一三七

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旣而召王褒謀之。褒又以為不可。答仁屢請不許。大慟歔血而去。答仁賊臣。子謹扎營於子城口。索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褒至周營。匍匐乞憐。謹予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書於後曰。枉國常山公家奴。上褒識者鄙之。斯是外圍益急。羣臣相繼出降。帝左右漸散。遂去羽儀法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見帝出。相率奔至馬前。牽其轡以行。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

遣長壯軍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於道。軍人牽使
帝拜。不勝屈辱。俄而岳陽王至。使鐵騎擁之入營。囚
於烏幔之下。面數之曰。桂陽無辜見殺。河東闔門受
誅。武陵既敗。斬首舟中。諸子啖臂。餓死獄底。汝心何
忍。而戕賊諸王。若此。向者人爲汝食。今亦爲人噬耶。
命左右食以草具。以困辱之。至夕。于謹遣人使帝爲
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逼之曰。王至今日。豈得自
出。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問何意焚書。
帝曰。謂書萬卷。猶有今日。不焚何待。想是未讀仁義
孝弟之書耳。

晉既囚帝請于謹曰。釋殺人多矣。願絕其命。以慰寃
意。謹卽使晉監刑。遂以土囊隕之。殮以蒲席。束以白
茅。葬之於津陽門外。并殺太子元良及始安王大略。
桂陽王大成等。蓋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
爲政尙嚴。城方圍時。獄中尙有死囚數千。有司釋之。
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梃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故其
死也。人莫之惜。後人有詩譏之曰。

摧殘骨肉疾如讐。

半壁江山要獨收。

剩有岳陽心未服。

統兵百萬下荊州。

且說魏既誅帝。盡俘王公以下。悉收府庫珍寶宮妃
絲女。送之長安。羣臣降者。亦歸關中。授職。乃立誓爲
梁主。取其雍州舊封。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居
江陵東城。魏將王悅將兵居西城外。未動。誓備禦。內
實防之。又選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
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符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
踐及凍死者。什之二三。由是荆人不勝其毒。而皆歸
咎於誓。先是誓將尹德毅說誓曰。魏虜貪琳肆其殘
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歿

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與
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
謹等爲歡。預伏壯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
大戮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
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
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
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恢宏遠畧。勿懷
匹夫之行。奈曰。此策固善。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
若如卿計。人將不食我餘。此言旣而合城長勿破虜亦確

又失襄陽。嘗乃嘆曰：悔不用尹德毅之言。魏卽既還，
嘗乃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
昭明皇帝。尊其母竈氏爲皇太后。立子歸爲皇太子。
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表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
至於官爵，仍依梁氏之舊。以蔡大寶爲侍中，僕射王
搽爲左兵尙書。大寶嚴整有智，雅達政事。文辭贍達。
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武侯，搽亦亞之。
故能外雖強鄰，內無遺虞。諸王盡亡，嘗獨延茲一線，
復傳二代，亦天厚昭明而
不遺絕也。今且按下不表。却說僧辯初聞江陵被圍，乃

命霸先移鎮揚州。使侯瑱、程靈先等爲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爲後軍。親自入援。未至而荊州陷。欲救無及。及聞元帝凶問。退守姑孰。以書寄霸先曰。

國家新破。故主云亡。朝無六尺之孤。野乏半年之積。人心漸散。宗社將傾。不有所奉。何以立國。意唯於宗室中。選立賢明。以主梁祀。庶三吳舊業。藉以相延。萬里長江。不至失守。然立君諒有同心。臨事尙期協力。願展分閩之才。以濟同舟之急。

霸先見書。痛哭報僧辯云。

身爲人臣不能救主於危萬死奚贖走下旣懷殉國之忠僕何敢昧捐軀之報與滅繼絕在斯時矣。定傾扶危是所望焉。今孝元令子尙有晉安父死子繼允協天人倘足下奉以爲主則社稷幸甚。時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於是僧辯從霸先之言率羣臣連名上表迎歸建康卽皇帝位時年十三以僧辯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霸先爲征西大將軍鎮京口如故當是時齊乘梁亂侵伐頻乘大江以外遍地烽烟僧辯霸先禦內靖外不遑朝夕一

日忽報齊清河王岳進兵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以
州降之。因隨岳歸鄴。獨留齊將慕容儼戍郢州。僧辯
曰。郢與江州爲唇齒。失郢是無江矣。因遣侯瑱率兵
攻之。儼堅守不下。且說貞陽侯淵明留齊有年。求歸
不得。今聞江南大亂。朝無共主。借此可爲歸計。收轉
歸國伏下齊陳連兵。乃乘間請於齊主曰。岳陽附魏。魏得據有
荆襄。今建康孤危。必至盡爲魏有。陛下何不放臣歸
國。以至梁祀。世爲附庸。奉齊正朔。則梁之卿士皆爲
陛下陪臣。梁之山河皆爲陛下屬國。又有存亡繼絕

之名而坐收天下之半。臣若留此，不過亡國一存於齊。何益？齊主召羣臣謀之，皆以為便。乃使上黨王渙將兵一萬送淵明歸國。渙請益兵，齊主曰：汝何怯也？渙曰：是行也不大集兵力以攝之。僧辯之徒未可說而下也。乃發兵五萬配之，進臨江口。征鼓之聲震驚百里。即緝以兵力之謂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僧辯書曰：嗣王冲範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武帝猶子，長沙後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爾國。卿

自少身身

卷二十一

十一

宜部分舟艦迎接新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倘或不然。大兵百萬已次江口。星馳電發。立至建康。主臣同燼。玉石俱焚。成敗在卽。惟卿自擇。

僧辯不從。下令戒嚴。飭內外諸郡各集兵馬以拒齊師。貞陽亦與僧辯書求請迎納。僧辯復書拒之曰。

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如明公不忘故國。緩服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匪公而誰。倘意在自帝。不敢聞命。

齊以僧辯不服。長驅進兵。破譙郡。攻東關。所向無前。

將軍裴之橫率兵禦之大戰於關下之橫陣亡全軍
皆覆歸者爭言齊師之盛前後莫測多少刻日將至
關下僧辯大懼自量力不能拒乃出屯姑孰決意改
圖遣使奉啟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僧辯執志不堅與
日為霸先藉口皆
由此繼遣尙書周宏正至齊軍奉迎乞以晉安王為
太子淵明許之救取衛士三千僧辯只給散卒千人
備龍舟法駕迎之淵明乃與齊師盟於江北誓為藩
臣不敢背德盟畢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渡齊師
北返僧辯擁楫中流向恐齊藏禍心不敢逕就西岸

齊侍中裴英起護送淵明入朝。會僧辯於江寧。謂曰。今而後非敵國而一家矣。僧辯勞之。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迎者以哭對。丙午。卽皇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詔解郢州之圍。送慕容儼歸國。齊亦以城在江外。難守。割以還梁。自是舉朝相慶。獨霸先不悅。四字領起下文無數情。先是。霸先與僧辯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彼此推心相待。及僧辯欲納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次。僧辯不從。霸先私謂所

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受托孤之任。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有相圖之意。具袍數千領。及錦彩金銀為賞賜之具。事未發。有告齊師大舉入寇者。僧辯遣其記室江旰來告。霸先使為之備。正好借此聚兵霸先因留江旰於京口。托言舉兵禦齊。實襲僧辯。謀既定。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徐度。杜陵告之。稜有難色。霸先懼洩其謀。以手巾絞稜。闕絕於地。因閉之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侄曇

朗鎮京口。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臨發。霸先控馬未進。安都怒且懼。追罵霸先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決于須臾。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砍頭耶。數語惶急如見霸先曰。安都喚我。乃急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城牆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地皆荒僻。無兵防守。安都被甲帶長兵。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不數步。卽僧辯署後。牆亦單一。躍而進。逢人卽殺之。遂及僧辯臥室。霸先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起視事。外白有兵。問曰。兵何來。語素竟。兵自

內出僧辯離座遽走出遇其子頽呼曰霸先反矣僧
辯遑迫遂與頽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斯時
外兵益集左右死傷畧盡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
乞哀霸先曰速下就縛不然我焚樓矣軍士將縱火
僧辯父子遂下霸先執之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
師賜討且身為大將何無備若此僧辯曰委公北門
何為無備且汝欲殺我乃謂我欲殺汝耶是夜鎖其
父子於別室皆縊殺之兩雄不並立霸先不殺僧辯
僧辯亦必殺霸先所謂先下
手為強耳乃列僧辯罪狀布告中外且曰斧鉞所加唯僧

南史演義

卷二八

辯一門。其餘親黨一無所問。貞陽遂遜帝位。出就外
邸。百僚奉晉安復位。大赦改元。以淵明爲司徒。封建
安公。加霸先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大權一歸霸
先。人謂霸先之殺僧辯。全爲國事起見。不知致二人
忝商者。尙有一段隱情在內。說也話長。且聽下文分
講。

岳陽投魏。皆因湘東殲滅宗支。欲藉以免禍。且
復讐也。乃引魏入境。直猶倒戈而授之柄。雖叩
首稱臣。庸得自由。貞陽旣投於齊。聞舉亂而欲

覬大位。亦是引狼居屋。况并不能久安其位。讓
由自取。王僧辯始與霸先議立晉安。慷慨仗義。
旋以貞陽倚齊。爭立。又復首鼠多端。宜霸先力
爭之也。爭之不聽。因而殺之。迎立晉陽。大權得
握。以至騎虎難下。有不得不受命之勢。殆亦天
啟之者耶。

南史演義卷二十八終



南史演義卷二十九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九卷

慕狻童紅霞失節

掃餘寇與國稱尊

說霸先襲殺僧辯其隙從何而起先是霸先有女紅霞其母張氏霸先妾也夢折桃花而生故以紅霞為名年及笄美而慧不特容顏出眾亦且詩畫兼備自江陵之陷霸先子弟之在荊州者盡入於魏而



百身夢事

卷二十一

一

紅霞常依膝下。母又早亡。霸先特愛憐之。恣其情性。不甚拘束。故常風流自喜。聞訓所是時霸先與僧辯結廉蔭之誼。僧辯有子名頽。饒丰姿。善騎射。霸先遂以女許焉。會僧辯有母喪未成婚。一日頽至京口。以子壻禮來見。紅霞方問省堂上。從屏後窺之。見其體態不羣。風流可愛。自以為得人。不覺春心撩亂。歸房之後。感想形於夢寐。私語其婢。巧奴曰。天下美男子。有勝於王郎者乎。口誦心維大有巧奴笑曰。王郎美矣。小姐特未見東閣公子。身邊隨侍的陳子高耳。其

美勝於王郎數倍。如並見之。當使王郎無色。紅霞曰。那人何在。巧奴曰。其人卽在府中。朝夕侍公子左右。公子亦愛如珍寶。紅霞曰。汝得令我一見乎。巧奴曰。見之甚易。俟其隨公子在堂。小姐亦從屏後窺之。可耳。一日探得公子在堂。卽往窺之。果然容顏姣好。遠勝王郎。遂移思慕之心。全注于高身上。見色卽慕人。豈可夫矣。看官你道。子高因何在府。先是子高世居會稽山陰。家甚貧。業織屨爲生。侯景亂。人民漂散。子高從父流寓都下。年十六。尙總角。容貌狀麗。織屨潔白如美婦。

人。螭首膏髮。自然蛾眉。見者靡不嘖嘖稱羨。卽遇亂
卒。揮白刃相加。見其姿態。噤不忍下。得免死者數矣。
及侯景平。干戈稍息。人民各歸故土。子高父已死。亦
思還鄉。一日走往江口。覓船寄載。路遇一相者。熟視
之。曰。觀子氣色。精光內露。富貴在卽矣。子高曰。貧若
若此。得免餓死。幸矣。何富貴之敢望。相者曰。子記吾
言。前途自有好處也。子高笑而置之。行至江口。見有
巨船廿號。旗旛招颺。排列江岸。詢之。乃是霸先侄。名
蒨。字子華。素具文武才。卽後陳文帝以將軍出鎮吳興。停

舟於此。子高不敢求載。呆立視之。時蓓在舟中獨坐。無聊。走向艙口外望。忽見一美少年。提一行囊。立在船側。雖衣衫籃縷。而顏色美麗。光采奕奕。大驚曰。不意塗泥中。有此美璧。艷色在前。正中下懷。蓋蓓素有龍陽之癖。一遇子高。越看越愛。不禁神魂飄蕩。便令人呼之上船。子高進艙。叩見。退立於旁。近視之。更覺其美。便問曰。若欲何往。子高曰。欲歸山陰。在此求載。蓓曰。汝歸山陰。量汝亦無出頭之日。若欲富貴。蓋從我去。子高忽憶相士之言。連忙跪下謝曰。如蒙將軍不棄。願充

執鞭之役。舊大喜。便令後艙香湯沐浴。衣以錦繡。使
 之侍側。是夜遂共枕席。其兄肆淫其妹桃花。舊頗偉
 於器。子高初嘗此味。相就之際。不勝痛楚。嚙被以忍。
 被盡裂。舊憐之。欲止。曰：得無創巨。汝太過耶。子高曰：
 身既屬公。則我身即公身也。死且不辭。創何害焉。舊
 益愛之。事畢擁抱而睡。目中不起。蓋于高膚理色澤。
 柔靡都曼。而性又柔順。善體主意。曲得其歡。故舊得
 之。如獲至寶。自此以後。恒執佩身。刀侍立左右。片刻
 不離。舊素性急。在吳興時。每有所怒。目若虓虎。齧齧

欲啖人。一顧子高。其怒立解。麾下稟事者。必俟子高在側。可以無觸。公怒。蒨常爲詩贈之曰。

昔聞周小史。今歌明下童。玉塵手不別。

羊車市若空。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

因教以武藝兼習詩書。子高從此亦工騎射。頗通文義。一夜蒨樂甚。私語子高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審爾當冊汝爲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曰。古有女主當。亦有男后。明公果垂異恩。奴亦何辭。作吳孟于耶。因請改姓爲韓。蒨大笑。年漸長。子高之具亦偉。蒨嘗撫

而笑曰。他日若遇娘子軍。當使汝作前鋒。衝堅陷陣。所當者破。亦足壯我先聲也。孰知先將其妹試起于高答曰。政慮粉陣繞孫吳。非奴鐵纏稍翼之。使前王大將軍不免落坑塹耳。其善酬接如此。荷又夢騎馬登高山之上。路危欲墮。子高從後推之。始得升。由是益寵任之。至是荷解吳興之任。佐霸先鎮京口。同居一府。子高亦住府中。故紅霞見而悅之。謂巧奴曰。汝固有眼。不意近在一家而幾失之也。自此朝思暮想。懃懃生起。病來巧奴會其意。乃曰。小姐近日精神消減。得毋爲

那人乎。紅霞曰。不瞞你說。我實想他。你有何計策。喚他進來。一逐吾懷。吾當重重賞你。巧奴搖首曰。奴亦有心久矣。但那人與公子時刻不離。無從近之。奈何。紅霞聞之。默默不樂。因作一詩寄意云。

錯認王郎是子都。

牆東更有霍家奴。

只憐咫尺重門隔。

暮雨瀟瀟暗自吁。

一日紅霞正在房中納悶。忽見巧奴笑嘻嘻走進道。小姐喜事到了。紅霞曰。何喜。巧奴道。今日大將軍出征。帶領公子同往。子高因有微恙。不便鞍馬。獨留書。

室我已打聽明白。到晚小婢以小姐之命喚他。那怕
他不卽進來。豈非平日相思。可以一旦消釋。若無紅
娘。崔張
焉能私合。紅霞大喜。巴不得立時相會。就囑巧奴點
觀此可見。燈後先把守門人打發開了。卽到東園。悄悄領他進
來。巧奴欣喜領命。却說于高隨公子在府所居。名曰
東閣。乃是內園深處。與小姐所住內室。僅隔一條夾
巷。公子愛其地幽雅。故獨與于高居此。其餘從者。日
間進來伺候。夜間俱宿外廂。將于高當作絕代佳人。
而以東閣爲藏妓之所。奈值軍事緊急。于高病體初

愈不能隨往。故留他看守東閣。且可靜心調養。當日
子高獨處無聊。到夜更覺寂寞。坐至更初。正欲閉戶
就寢。忽見一輕年女子。悄步入室。子高忙問道。姐姐
到此何幹。女微笑道。吾奉小姐之命。特來喚你進去。
子高愕然道。僕何人斯。而敢私入內室耶。巧奴再三
催之。堅不敢往。巧奴無奈。只得進內回覆紅霞。言其
懼罪不進之故。紅霞此時已等得不耐煩。聞其不來。
心愈着急。一腔春意。那裏按納得住。也顧不得千金
聲價。只得帶了巧奴。自往招之。時已更深。月明如晝。

府中上下俱已熟睡。唯子高被巧奴一番纏擾。坐臥不寧。門尙半啟。忽見巧奴復來。低語道。小姐自來喚你了。快去接見。子高大驚。連忙趨出。果見小姐立在門首。便道。何物小子。敢勞小姐降臨。紅霞以手招道。來。奴自有話問你。只此一招。一呼。滿態如見。回身便走。巧奴便催他進內。子高懼違小姐之命。只得帶上雙扉。亦隨後而入。幸喜一條長衢。曲曲折折。直至內宅門首。守門乃一老僕。已受紅霞囑咐。早早去睡。並無一人撞見。須知深閨內院。此等事。越做得易。心下稍安。及進宅門。小姐已歸繡

閣巧奴候在庭中。便引子高直至內房。諸婢知趣。各自躲開。單留小姐獨倚粧臺。子高見了小姐。忙卽跪下。紅霞便以手扶起道。不必行此大禮。但奴慕郎已久。渴欲一會。郎何作難。若此。子高曰。非不欲也。直不敢耳。紅霞曰。我爲父愛。府中人莫敢犯我。子毋畏焉。巧奴在旁道。夜深了。良辰有幾。請安睡罷。好奏趣斯時女固春心蕩漾。男亦慾火如焚。遂共解衣上床。要曉得紅霞情竇。雖開。尙屬含葩處女。怎禁得子高之具。已與主人相仿。嬌枝嫩蕊。豈堪承受。只因紅霞貪歡。

下步沙華 卷二十一

七

過。雖苦亦樂。我。勝。于。高。曲。意。漸。存。漸。入。佳。境。使。之。
 盡。忘。艱。楚。直。到。鼓。雲。收。雨。散。友。擁。抱。而。寢。沉沉。睡。
 去。巧。奴。見。天。色。將。曉。忙。催。手。高。起。身。二。人。只。得。披。衣。
 而。起。送。至。堂。前。重。訂。後。會。而。別。從。此。朝。出。暮。入。巧。奴。
 亦。謂。私。好。紅。雲。越。愛。情。濃。所。有。珠。玉。珍。寶。價。值。萬。計。
 悉。以。與。之。又。嘗。書。一。詩。於。白。團。扇。畫。比。翼。鳥。於。上。以。
 題。于。高。暗。裏。往。來。已。難。掩。人。耳。目。又。讀。賈。詩。曰。
 人。道。團。扇。如。圓。月。儂。道。團。月。不。長。圓。
 願。得。炎。州。無。霜。色。出。入。歡。袖。千。百。年。

子高亦答以詩云

團扇復團扇

宛轉隨身側

珍重手中擎

如見佳人面

久之事漸洩。合府皆知。唯事關閨閣。又係主人愛女。誰敢洩漏。故霸先全然不覺。其後子高恃寵。凌其同伴。同伴怨之。後獲其事。而慮主人庇之。反致罪責。乃竊其所贈團扇。逃至建康。以呈王願。且告之。故願大忿恨。訴其多情。辨僧辨怒。托以他故。絕陳女婚。霸先亦怒。謂僧辨無故絕婚。必有相圖之意。因此外和內

再身涉事

卷二十一

ノ

忌常懷異志。至是僧辨納淵明爲帝。又拂其意。遂發兵襲僧辨。併其子頴殺之。後蒨出鎮長城。子高隨往。不得與女相見。女日夜想念。鬱鬱而死。子高不能常得復合焉。得不以鬱死。此女子犯淫之報。此是後話。不表。再說僧辨既死。其親戚黨與之爲州郡者。皆不附霸先。於是杜龕據吳興叛。韋載據義興叛。王僧智據吳郡叛。徐嗣徽及弟嗣先皆以州降齊。欲爲僧辨報仇。霸先聞諸郡不服。謂其侄蒨曰。汝往長城。速收兵以備杜龕。吾使周文育進攻義興。蒨奉命晝夜馳往。纔至長城。收兵得

數百人。杜龕將周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皆失色。舊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此表陳泰攻之不克而退。却說文育進攻義興。義興縣多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遂却。韋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霸先聞文育軍不利。乃留侯安都宿衛臺省。親自出兵討之。那知徐嗣徽打聽霸先東出。密結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八千乘虛襲建康。且約齊師爲援。是日入據石頭。游騎

至關下。一路未平。一路復乘虛而入。此安都閉城門。
時霸先真有左支右紮之勢。藏旗幟示之以弱。下令城中曰。登陴矚賊者。斬。及夕。
城中寂然。外兵莫測所爲。不敢遽攻。安都乃夜爲戰備。明日帥甲士三百開東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
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却說霸先至義興。進攻韋
載。拔其水柵。載懼乞降。霸先厚撫之。引置左右。與之
謀議。忽報嗣徽任約率兵內犯石頭。已失。大驚。乃留
文育討杜龕。救長城。裴忌攻王僧智。收吳郡。自引親
軍卷甲還都。繼至建康。恰值齊將柳達摩赴嗣徽之

約率兵一萬。運米三萬石。馬千匹於石頭。兵勢甚盛。霸先問計於韋載。善用兵者。朝為寇。暮為心腹。霸先之謂也。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乃於大航之南。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先是嗣徽入犯。留其家於秦郡。安都覘其無備。襲破之。俘數百人。收其家得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第處得此。今以奉還。嗣徽大懼。當是時。柳達摩度淮置陣。霸先督

兵疾戰。縱火燒其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明日再戰。又大破之。盡收其軍資器械。齊師不敢出。亦退守石頭。霸先四面進擊。絕其水道。城中水一升。直絹一匹。達摩懼。遣使求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京師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和。請以霸先從子曇郎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郎。不恤國家。今決遣曇郎。棄之寇庭。但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卽背盟。見得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郎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

將士恣其南北。齊師乃退。嗣徽任約亦皆奔齊。詔分
兩頭。裴忌受命攻王僧智。率其所部精兵。倍道兼行。
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呼聲震天地。
僧智以為大軍至。懼不敵。輕舟奔吳。既而奔齊。忌
入據之。霸先即以忌為吳郡太守。一處陳蒨在長城。已平
收兵得八千人。與支育合軍進攻杜龕。龕勇而無謀。
嗜酒常醉。其將周泰隱與蒨通。屢戰皆敗。泰因說之。
使降。龕將從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警隙如此。降必不
免。何可屈已。因出私財賞募。得壯士數百。出擊蒨軍。

百步道

卷二十一

十一

大破之。龔喜飲酒過醉。

可惜英雄婦人嫁此酒鬼。

是夜周泰開門。

引敵入城。兵至府中。龔尙醉卧未覺。蒯遣人負出於

項王寺前斬之。盡滅其家。由是東土之不服者皆平。

再講齊師既歸。降將徐嗣徽等。日夜勸齊伐梁。謂江

南一舉可取。齊王從之。乃遣儀同蕭軌。庫狄伏連。與

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大舉入寇。晝夜兼進。直據燕

湖。霸先得報。謂諸將曰。何如。吾固知齊兵之必至也。

乃遣侯安都率領諸將。共據梁山。禦之。齊人詐言欲

召建安公淵明歸北。當卽退師。霸先欲具舟送之。會

淵明疽發背卒不果。於是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建康。大震。勳先乃遣文育將兵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爲犄角之勢。以拒之。齊人跨淮立橋。引渡兵馬。夜圍方山。而嗣徽則據青墩之險。大列戰艦。以斷文育歸路。兵勢嚴密。至明。文育鼓譟而發。反攻嗣徽所向。披靡。直出陣後。嗣徽有偏將鮑殍。力敵萬夫。勇冠一軍。獨以小艦殿後。文育乘舟舴艋與戰。相去數丈。躡身一躍。跳上殍船。手起刀落。將殍斬落水中。連殺數人。牽其船而還。此表。

文有嗣徽之衆大駭癸卯齊兵進及倪塘遊騎直至
之勇。臺城上下危懼。霸先因作背城之戰。親自出拒。恰好
文有軍亦至。士氣乃壯。將戰。大風從敵陣來。霸先曰。
兵不逆風。文有曰。事急矣。焉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
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齊兵乃却。俄而齊
師至。幕府山鋒甚銳。霸先不出。潛使別將錢明領精
卒三千。乘夜度江。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
由此乏食。只顧前而不顧後。焉得不敗。任約謂嗣徽曰。此時尙可
一戰。若相持不決。糧盡兵散。何以自全。嗣徽曰。然。乃

引齊軍踰鍾山。至元武湖。進據北郊。壇以逼建康。霸
先移兵壇北。與齊人相對。是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
平地水深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石
以爨。而臺中地高。水易退。道路皆燥。官軍每得更番。
相易。然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
所。人盡憂之。天少壽。霸先將戰。向市人調食。僅得麥
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恰好陳禱以米三千斛。鴨干
頭。從間道送至建康。霸先大喜。乃命炊米煮鴨。人人
以荷葉裹飯。分以鴨肉數臠。未明。辱食。比曉出戰。侯

薛平淮義

卷二十一

三

安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合公見之。及兩兵方合。安都挺鎗躍馬。冲入敵陣。手殺數人。忽馬蹶墜地。齊人圍之。奮鎗亂刺。摩訶望見。單騎大呼。直衝齊軍。刀舉處。齊將紛紛落馬。殺開一條血路。奪得敵馬。以與安都。安都乃免。此摩訶之勇。霸先望見曰。事急矣。遂與吳明徹等聚兵合擊。各殊死鬪。周文育又從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首尾並舉。齊師大潰。斬獲萬餘。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乘勢追襲。虜得齊將蕭軌。

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後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鬻水滿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是役也。梁大勝齊。齊喪師十萬。逃歸者不及什之二三。建康危而復安。軍士以賞俘換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蕭軌等於市。齊人聞之。亦殺陳曇郎。是時外寇既靖。疆土粗安。乃進霸先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於是大小臣工。皆知梁祚將終。霸先革命在卽。而相率勸進。霸先受命。亦將勢使然。猶之騎虎不能下也。大府卿何凱。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枚。皆

言草土中有紅光透出掘而得之。主有聖明治世。謹奉以獻。霸先受之。又大夫王彭稱於今月五日平旦。見龍迹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爲霸先賀。司天官奏慶雲呈於東方。慧星見於西北。主有除舊更新之象。又鍾山甘霖大降。嘉禾一穗六岐。羣臣爭勸霸先受禪。以副天人之望。於是進爵爲王。增封二十郡。自置陳國以下官屬。冕用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永定元年十月戊辰。敬帝下詔禪位於陳。是日陳主使將軍沈恪勒兵入殿。衛送梁帝如別宮。沈恪

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
受死耳。決不奉命。沈恪尙有良心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他
人代之。乙亥。王卽帝位於南郊。先是氛霧滿天。晝夜
晦冥。至於是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意焉。禮畢還
宮。臨太極前殿。受百官朝賀。改元大赦。奉敬帝爲江
陰王。降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辛巳。立七廟。追尊皇
考曰景皇帝。皇妣董氏曰安皇后。立夫人章氏爲皇
后。以太子昌留魏。故不立太子。先是侯景之平也。火
焚太極殿。敬帝時。議欲建之。獨闕一柱。遍索山谷間。

不得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江口。朝臣皆以爲天降神木助宏王基。上表稱賀。遂取以建殿。尺寸不爽。殿成詔以皇姪蒨爲臨川王。大封百僚。梁之舊臣莫不受命。那知四方皆服新朝。一人獨懷舊主。聞陳篡位。仗義興兵。誓必爲梁報讐。帝聞之。歎曰。吾固知其不服也。你道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講。

紅霞溪女何足重輕。所以曲折寫之者。爲陳霸先與王僧辨父子啟釁之故。蓋天之所興。魏不

得而奪之。齊亦不得而禁之。陳濤有龍陽之好。嬖人通其姝而不知。過淫說有云。我旣引水入墻。彼必乘風縱火。信矣。戒之哉。

前史演義卷二十九終

前史演義

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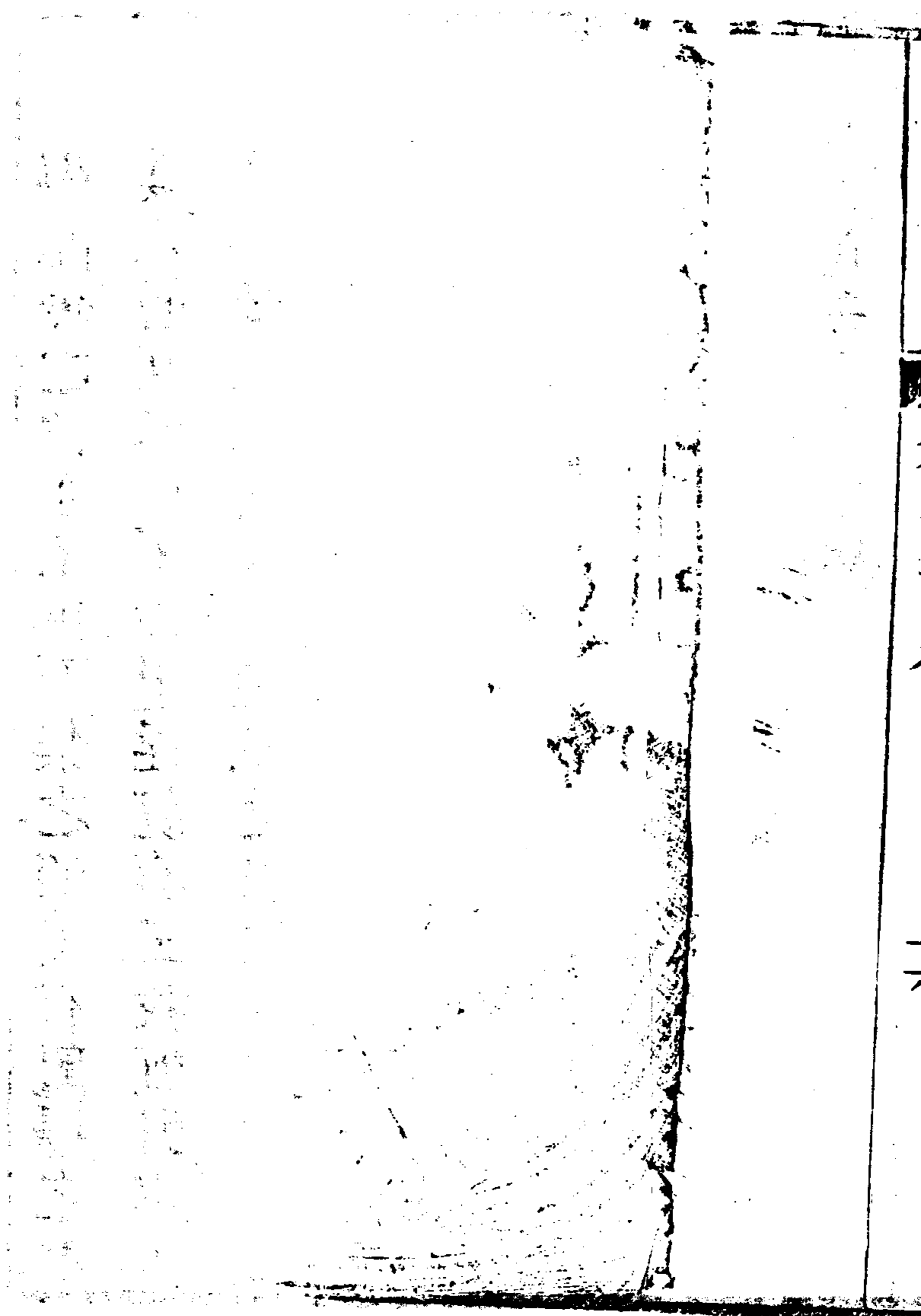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百身海集

卷二十六

其

二四三二



南史演義卷三十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卷

廢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徹立功

話說梁社既亡。舊臣皆服新朝。孰敢起而相抗。單有
湘州刺史王琳。素懷忠義。不以盛衰改節。先是江陵
陷。元帝被害。琳率眾發哀。三軍痛素。屯兵長沙。傳檄
州郡。為進取之計。補琳前事敬帝既立。琳復推戴。建康不

敢有二及霸先誅僧辨握大權隱有受禪之志心甚
不平繼聞敬帝禪位於陳不勝大怒乃求援於齊請
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齊乃送莊還江南琳便奉莊
卽帝位以元天啟莊以琳爲丞相建牙勸衆大治舟
艦欲攻建康帝聞其反乃假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
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於武昌以擊之謂
二將曰王琳蓄志已久練兵有年其下多驍勇之士
此未可以輕敵也二人素輕王琳以爲此殘梁遺寇
卒之易若反掌絕不爲意又兩軍並行不相統攝部

下交爭各無奮志。伏下致行至武昌。琳將樊猛懼不能敵。退守郢州。安都意益驕。遂進兵圍之。裨將周鐵虎謂不宜頓兵堅城之下。當先破王琳。則郢城自服。安都不可及。聞王琳大軍將至。乃釋郢城之圍。進軍弇口以拒之。當是時。琳軍東岸。安都等結營西岸。相持數日。先點明兩下形勢琳與諸將計曰。彼軍驕甚。必不以我為虞。可襲而取也。乃以老弱守營。夜引精兵從下流潛渡。抄出東軍之後。乘軍士熟睡時候。一聲號炮。奮勇殺入東軍。果不設備。及至驚醒。大營已破。軍士

皆抱頭鼠竄而逃。逃不及者，盡做刀下之鬼。安都、文育等雖勇，怎奈四面盡是梁兵圍裹上來。左右親將死傷畧盡，欲逃無路。以故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等皆被擒獲。及明王琳歸營，諸將皆賀，乃引見陳俘。謂安都等曰：「汝等皆號無敵，今乃為吾擒乎？」安都等不語。獨鐵虎詞氣不屈。琳殺之。而囚安都、文育，貫以長鎖繫之。坐側遂乘勝勢，襲據江州。帝聞報大駭，乃遣司空侯瑱及領軍徐度帥舟師三萬進討。帝親幸石頭送之。懲前之敗，頗有懼心。却說琳至湘口，水涸不得進。一

夜春水暴漲舟艦得通乃引合肥灊湖之衆舳舻相
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與琳隔洲而泊明
日合戰琳軍少挫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
舟艦並壞沒於沙中風浪大不得還浦琳此亦天不助
救有此失
天明風靜琳入浦治船瑱亦引軍退入蕪湖時侯安
都周文育乘監守稍懈帶鎖逃歸侯瑱接見大喜曰
公等得脫皆天意也破賊必矣遂奏聞於帝帝雖怒
其敗而甚喜其歸仍令隨軍効力先是王琳乞師於
齊齊遣大將劉伯球將兵一萬助琳水戰慕容子會

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將戰。侯瑛
下令軍士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瑛自謂得
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瑛俟其舟盡過。乃徐出蕪湖。躡
其後。西南風反爲瑛用。瑛命軍士擲火炬以燒陳船。
皆反燒其船。軍陣大亂。瑛乃以小船蒙牛皮衝其艦。
艦皆壞。琳由是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
登岸走。而齊兵之在西岸者亦慌亂起來。自相蹂踐。
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陳師逼之。束手就縛。遂擒齊將
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琳見衆軍瓦解。大勢難支。

只得冒陳急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以圖再舉。奈衆無附者，遂奉元莊王及妻妾左右數十人奔齊。以盡之梁敵方張之陳，雖將如王珠亦智勇無所施矣。其將樊猛等皆率部曲來降。由是郢湘盡平，江北無警。梁之舊境無不歸服於陳。雖有遠方倔強之徒，或降或叛，帝皆羈縻之，不忍勞師遠討。過用民力，卽位三年，四境粗安。當是時，南朝鼎遷於陳，西魏亦禪位宇文氏，改國號爲周。而陳太子昌尚羈關中，帝乃遣使通好，且求太子昌歸國。周人許而不遣，心常不樂。未幾，帝不豫，遣尙書王通。

以疾告太廟及郊射其後疾益甚庚午崩於璿璣殿
 時年五十七遺詔以臨川王禧入承大統於是羣臣
 向王勸進王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太子昌尙在周
 秀才肯下詔立君衆莫能決安都慷慨言曰今四方
 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先帝猶子有大功於天下須
 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拔劍上殿啟太后出
 璽手解臨川王髮推就喪次俯伏舉哀大位難虛自
應扶立臨川
 以至社稷安都哀畢升殿卽位是爲文帝甲寅遷殯
 此舉未可爲非
 於太極殿西階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高祖

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有核庶羞。裁令充足。後房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及乎踐祚。彌厲恭儉。以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文帝卽位以來。兢兢業業。治已用人。一遵高祖之舊。尊王后爲皇太后。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侯安都爲司空。徐度爲侍中。杜稜爲領軍將軍。竝妃沈氏爲皇后。子伯宗爲皇太子。大業已定。把一箇太子昌。竟置不問。新時昌驕恣。兆聞高祖崩。臨卽位。以爲奪了他。

卷二十一

五

五

基業不勝。憤怒於此。哀懇用人。求歸南土。時周朝宇
 文護國。因念陳已有君。留之無益。落得做人情。遂
 遣南歸。昌至安陸。將濟江。先遣人致書於帝。責其不
 待已至。猶奪大位。辭多不遜。極作遜退語。尙恐不能
 相容。况明示以爭位之意。帝視書不悅。然若拒而不納。臣下必有異論。乃召
 安都入內廷。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歸
 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乎。臣愚不敢奉詔。
 請自往迎之。向帝密語數言而別。太子死。遂以昌為
 驃騎將軍。封衡陽王。詔中書舍人綠道迎候。安都見

太子敬禮備主請卽登舟濟江。太子從之。那知船中待從皆其腹心。行至中流。執而沉之於水。以溺死。聞安都却有王意。而致太子於死。未免過甚。朝廷爲之發喪。後人有詩悲之云。

猶子巍巍握帝符。

前星失曜一身孤。

早知今日沉江底。

何不長安作匹夫。

衡陽旣死。帝心暗喜。時帝有母弟項。尙留在周。帝思之。遣使關中。通好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求放項。遣周乃遣上士杜杲。送項南歸。并其妃柳氏及子叔寶。

皆還建康。先是項在長安。軍主李總與項有舊。每同
遊處。一日項被酒。張燈而寐。總入其室。見一大龍卧
於床。上便驚呼而走。項覺。問何所驚。總曰。子必大貴。
異日無忘吾言。爲帝之兆。已見於帝。及歸。與帝相對泣。卽封安
成王。恩賞有加。帝謂周使杜某曰。家第今蒙禮遣。實
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某對曰。安成
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
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
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

之親。非使臣所敢聞也。帝甚慚。曰。前言戲之耳。且說侯安都既害衡陽。進爵清遠公。威名甚重。羣臣莫出其右。自以功安社稷。日益驕矜。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有微問。則奔歸安都。安都庇之。凡上表啟語。多不遜。庸人得志。亦有不恣肆者。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座上。傾倚席間。不復盡人臣之禮。一日陪樂遊苑。狹飲醉。謂帝曰。陛下今日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啟御前。供張賜借。一用將載妻妾來此歡會。帝雖許。

之。而心甚不平。明日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帝聞之。益怒。漸奪其權。於是羣臣爭言安都之短。勸帝除之。迎合主意。庸臣伎倆。又有言其謀叛者。召入省中。賜死。初安都與杜僧明。周文育。皆助高祖成大業。追補前事嘗為壽於高祖前。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皆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下而驕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僧僊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共言人。咸服高祖之明。見云。此是餘

誦不必細講。却說天康元年夏四月。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尙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尙書孔奐。中書舍人劉師知。共決之。疾篤。憂太子伯宗柔弱。不能守位。謂項曰。吾欲遵泰伯之事。汝能無負我托否。項拜伏於地。涕泣固辭。帝又謂諸臣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寧死不取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

於鄉乃以奐爲太子詹事。可見傳第之言並非真心癸酉上殂。羣臣奉太子卽位。是爲廢帝。以安成王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安成遂卽衛士三百人。居尙書省。以防非常。師知由舉雖居禁中。共決政事。而大權總歸安成。刑賞興廢。全不與衆人忝懷。師知由是忌之。謂仲舉曰。安成不與衆人忝懷。師知由是忌之。爲然。乃密結右衛將軍王暹。舍人殷不佞。右衛將軍陳子高。相爲黨援。原太子高自文帝繼統。以舊寵歷任要職。拜爲右衛將軍。統領軍府。在諸將中。士馬最盛。因

感舊君之恩。欲爲新主報効。故與仲舉相結。共謀出
項於外。然衆尙猶豫。未敢卽發。獨殷不佞。以爲機不
可緩。一日不告衆人。馳詣省中。矯勅謂項曰。今四方
無事。王可且還東府。經理州務。輕舉妄動。大悞人事。項聞之。愕
然。命駕將發。記室毛喜入見。項曰。陳有天下。日淺。國
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
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
臾間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
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耶。項卽遣喜與吳明徹

南史演義

卷三十一

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當
輔。安宗社。願留中。勿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至府。留
之。與語。使毛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
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因召帝問之。帝曰。此自師知
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報頊。頊乃因師知於室。親自
入朝。而奏二宮極陳師知之罪。帝曰。此等人任叔父
治之。手推出其才不頊出。卽以師知付廷尉。夜於
獄中。賜死。收王暹。殷不佞。並付獄。不佞少有孝行。頊
雅重之。故僅免官。而誅王暹。餘人皆置不問。一日。毛

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器甲。瑱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授以人馬器甲？喜曰：山陵始畢，遷寇尙多，子高受委前朝，權力正盛，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爲國患，宜推心安慰，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瑱深然之。再講，仲舉自師，知死後心益不安，乃使其子到郁，乘小輿，蒙婦衣，來于高家，謀誅安成。往返數次，踪跡漸露。瑱欲誘二人入朝而殺之，因托言議立皇太子，悉召文武共集尙書省，二人隨衆入，乃使壯士執之，付獄賜死。先是前一夜，子高夢見紅霞。

以手招之曰。郎今可以共往矣。覺惡其不祥。俄而聞
 召。謂家人曰。此行吉凶難保也。及入。果賜死。子高遇
 紅霞入
 夢而死。淫報不爽再說子高既誅。其黨皆懼。湘州刺史華皎
 亦于高黨懼。禍及已。以湘州叛。歸後梁。又乞師北周。
 勾連兩國之兵。來犯建康。軍勢甚盛。頊欲討之。而恐
 不克。因問計於吳明徹。明徹曰。王自秉國以來。未嘗
 立大功。皎雖外結強援。軍心不一。勢易摧敗。王自引
 大兵擊之。蕩定可必。如是則大功立。民心之戴王益
 堅矣。勸其立大功堅民心
 隱為受禪地步矣頊然其言。乃親引大軍三

萬禦之。庚辰戰於沌口。大破華皎。周梁之師亦潰。皎奔關中。湘州遂平。奏凱後。羣臣爭表安成之功。進位太傅。加殊禮。於是安成之權愈重。國中但知有安成。不知有帝矣。帝弟始安王伯茂。心懷不平。屢肆惡言。項惡之。乃黜爲溫麻侯。置諸別館。使人邀於道殺之。詐言爲盜所殺。大索國中三日。帝聞之怒。遂不與安成相見。於是近臣毛喜等。勸項早正大位。以一人心。項從之。甲寅。乃以大皇太后令。誣帝與師知華皎通謀。君與臣不可通謀。豈臣與臣不可通謀耶。上違太后下害宗賢。無人君

之度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象之懷又符
 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
 安成王入篡大統正月甲午羣臣上璽綬安成即皇
 帝位是為宣帝改元太建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
 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皇太
 子後曰陳國江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羣臣悉以本
 山送於其手征供職如故帝幼有智量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
 寸手垂過膝與文帝友愛甚篤以地處嫌逼遂篡天
 位有負文帝然少歷艱難深悉民隱故其作之後

勞庶政不動干戈。江南之民遂得少安。詔分兩頭王琳自奔齊之後。齊主命出合肥。召募餘楚。更圖進取。再題齊事為明徽立功。張本為王琳奔齊結局既而以琳為揚州刺史。大行臺鎮壽陽。屢次上表乞師南侵。尙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且請與陳和親。齊主從之。乃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愨王曇郎之喪。琳遂與潛有隙。更相表奏。齊主召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代之。由是二國聘問往來。信使不絕者數載。然是時齊政日壞。國勢漸衰。後主信任權倖。屏黜忠良。周人乘齊之亂。日

自身漢事 卷二十一

肆憑陵。汾晉之間。幾無寧日。消息傳入建康。陳主大喜。以為江淮舊境。乘此可復。乃集羣臣於內殿。商議伐齊。羣臣各有異同。獨吳明徹決策請行。齊亂陳治師行自捷兵法所謂見可而進也。帝曰。此事朕意已決。但元帥至重。諸卿以為孰可。眾議以淳于量。歷有大功。位望隆重。共署推之。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臣以為元帥之任。非明徹不可。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帥。裴忌亦良副也。帝從之。乃拜明徹為元帥。裴忌

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先取秦郡。歷陽兩路。刻日並發。齊人聞陳師來侵。共議出兵禦之。儀同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遣使江南。暫圖和好。然後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齊主不從。遣大將尉破胡率兵救秦州。長孫洪畧出兵救歷陽。侍中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陳師入寇。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

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卑下。公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何能制勝却敵。保有淮北耶。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江淮義勇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回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爭之卜口。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國家將危。老臣痛心。往往如此。

且說破胡將次

秦州去陳軍不遠。選長大有勇力者爲前鋒。號蒼頭。身披犀甲。手執大刀。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多力善射。弦無虛發。敵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張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曰。飲。明徹手中酒者。當令勇氣百倍。所向無前。摩訶飲畢。馳馬衝齊陣。大呼曰。有勇者速來一決。西域胡挺身出陣。十餘步。鼓弓方發。摩訶遙擲銑硯。大呼曰。着。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陣

中大力者十餘人出戰。摩禪刀皆斬之。易若拉朽。
此表摩齊人無不膽落。於是明徹乘敵之懼。縱兵大
戰。齊兵大敗。尉破胡走。遂克秦州。先是破胡之出師
也。齊使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輕銳。宜以長
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追。免奔還
彭城。又陳將黃法甌與長孫洪略大戰於滎陽城下。
歸陣斬之。遂克歷陽。由是兩路皆捷。大軍所至。勢如
破竹。不數旬。已獲二十餘郡。齊將非降。卽遣單有王
琳敗下。尙領殘兵數千。退保壽陽外郭。明徹乘夜發

之琳且戰且守。飛章告急。乃復遣大將皮景和率
師十萬來救。那知景和未去將才一聞敵強。更懷懼
怯。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僅虛張聲勢。以畏敵。陳
將皆懼曰。堅城未拔。人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
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
矣。何畏。急攻壽陽。拔之可也。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
攻。景和果不敢救。引兵退。遂克壽陽。生擒王琳。體
貌間雅。喜怒不形於色。有遺記才軍府佐吏千數。一
見皆能識其姓名。輕財愛士。得將卒心。流寓存鄴。

南史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舊時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之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琳有大將之才齊不能專用之以致死于期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織之手可惜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後人有詩悲之曰

故國江山已化塵

孤臣闕外尚捐身

壽陽野老收遺血

哭殺當時麾下人

從聞帝大喜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陸遜席

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乃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豫合六州諸軍事。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册命。築壇於城南。高數丈。士卒二十萬皆戎裝。環立壇下。旗分五色。兵列八方。明徹登壇拜受。三軍皆呼萬歲聲。震山谷。鋪張揚厲有大將軍八面威風之象。觀者如堵。人皆榮之。其餘有功將士皆進爵。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江淮舊境悉復。但未識齊人復來爭否。且俟下文再講。

王琳不忘舊主志圖恢復。雖與貞陽同一奔齊。

同一求援事雖不成其心可原矣。陳高祖明果節儉。雄略蓋世。在位三年。規模粗定。不愧一代開創之主。文帝克守舊章。迎回愛弟。欲效太伯之風。不惟能公天下。且見知人之明。廢帝並無失德。乃以眾臣推項。卒不終位。殊覺可憐。宣帝當國。始却實心輔政。繼以眾臣欲出之。後以眾臣共戴之。遂登天寶。亦有天焉。卽李總之預見。大龍此其明徵矣。

南史演義卷三十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一卷

張麗華善承寵愛

陳後主恣意風流

話說齊主閻壽陽陷頗以為憂。其嬖臣穆提婆曰：本
是彼物。從其取去。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
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小
只顧目前。工於媚悅。國
家理亂。原非若輩所知。左右嬖倖。共贊和之。齊主大
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喜因置邊事於度外。陳人悉復其故疆。而齊不復爭。先是王琳傳首建康。詔懸其首於市。人莫敢顧。其故吏朱瑒上書於僕射徐陵曰。

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尙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溝萇宏之菁。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朱瑒情懇

自不
可及

陵得書為之請於帝。帝乃詔琳首還其親屬。瑒奉其首
葬之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皆痛哭拜奠。
尋有壽陽義士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贈曰
忠武王。給輜輶車葬之。王琳事始畢今且按下不表。却說
宣帝廣選嬪御。後宮多內寵。生四十二男。長太子柳
皇后。生次始興王叔陵。又次長沙王叔堅。及下諸王。
皆眾妃所出。叔陵少機辨。狗聲名。為帝鍾愛。然性強
梁不羈。恃寵使氣。王公大臣多畏之。歷叙叔陵行事
伏下柩前為逆

年十六。出爲江州刺史。嚴刻馭下。部民畏懼。歷任湘
衡桂武四州。諸州鎮聞其至。皆股慄震恐。而叔陵口
益暴橫。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又夜間不卧。燒燭達曉。
召賓客嬖人。爭說民間細事。以相戲謔。自旦至午。方
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奉呼喚。不得上呈。瀟湘以南
詞人文士。皆逼爲左右侍從。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
家屬。妻子。民家妻女。微有色貌者。皆逼而納之府中。
州縣莫敢上言。以故帝弗之知。俄而召入。命治東府
事務。兼察臺省。凡執事之司。承意順旨者。卽諷上用。

之厚加爵位。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死，又好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至室內，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見有塋表為當世知名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玩弄之物。所好竒極郭外有梅嶺，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間。叔陵生母彭妃死，啟請梅嶺葬之。乃發謝太傅安石墓，棄去其柩，以葬母棺。初喪之日，偽為哀毀，自稱齋戒，將刺臂上血為母寫涅槃經。未及十日，庖厨擊鮮，日進甘膳，私召

三月廿一日

卷三十一

左右妻女與之宣淫。其行事類如此。又有新安王者。名伯固。文帝子。性嗜酒。用度無節。所得俸祿。每不足於用。酣醉時。常乞丐於諸王。帝聞而憐之。特加賞賜。後出爲徐州刺史。在州不理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百姓婦女同遊。動至旬日。所捕麋鹿等物。相與同享。成何體統帝知其不法。召至京。將廢棄之。而伯固善嘲謔。工諂媚。與叔陵相親狎。以故得帝歡。每宴集。必引之侍飲。又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古。出遊野外。必與偕行。一日。兩人對飲。旣酣。叔陵

謂曰。主上若崩。吾不能爲太子下矣。無事時已有此心焉。得安靜。伯固曰。殿下雄才大畧。豈太子所及。他日至天下者。非殿下而誰。吾雖不敏。當爲殿下助一臂之力。彼此大笑。於是情好大洽。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是時諸王皆畏叔陵。卑有長沙王叔堅。每與相抗。不肯下之。先是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女。宣帝微時。嘗飲其肆。遂與之通。家法原及貴。召拜淑儀。生叔堅。叔堅性傑黠。有勇力。善騎射。帝亦愛之。嘗與叔陵爭寵。彼此相忌。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

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帝於二子皆所鍾愛。故稍加責讓。仍置酒和解之。由是二人益無顧忌。一日帝方禡朝。忽報周已滅齊。大懼。謂羣臣曰。周人得志於東。必復闢地於南。如此江淮必受其害。慮是吾欲遣使於周。以修舊好。兼覘其動靜。諸臣以爲誰可使者。衆推表憲。帝乃命憲入關。憲至周。周亦厚相接待。旣成禮。遂遣建康復命於帝。曰。周雖滅齊。其勢可畏。然自周武死後。天元繼統。國政日亂。內外皆歸心丞相楊堅。臣料天元死後。堅必篡周。內務未遑。

何暇外圖。只恐堅既得志。必有并吞江南之意。他日之憂。正勞聖慮也。帝曰。堅亦何能遠代周家。遂不以爲意。未幾。隋果代周。帝聞之。懼而謂憲曰。卿料事如神。他日之憂。正不可以不防。憲曰。陛下能念及此。兢兢業業。隋亦無如我何也。於是飭邊事。修武備。以爲自強之計。時大建十三年也。伏下隋滅陳明年春。帝有疾。詔太子及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見帝疾將危。陰懷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蓋舊制諸王入宮。不許帶寸刃。故叔陵欲礪刀。

藥刀以行道也。甲寅帝崩，倉猝之際，合宮驚慌，而叔
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其旨，取朝服所佩木
劍以進。叔陵頓足大怒，叔堅在側見之，知其有變，乃
密伺所爲。俄而太子哀哭俯伏，叔堅偶如廁，叔陵猝
起於旁，抽劍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柳后
大呼救之。叔陵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
太子浴血而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奮身得脫。叔堅
行至殿廊間，內有喊聲急，卽奔入見叔陵行，竟遂從
後，媼之奪去其刃，牽之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媼

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乘間奮力掙縛，解脫走。此段極快，迫中寫得面面都到，歷歷如畫，與龍門叙荆刺秦王筆法異曲同工。笑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使左右斷青溪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躬自被甲戴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帛以賞士卒。遍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獨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其指揮，聚兵千人。據城自守，時衆軍並出防江，臺內空虛，人心驚亂。叔堅忙召蕭摩訶入內，使受敕討叔陵。摩訶受命出宮，卽帥馬步數百。

直趣東府。叔陵惶恐，遣人送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
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誘之曰：「須王心奪自來，方敢
從命。」叔陵乃遣所親戴溫、譚麒麟來見摩訶。摩訶執
以送臺，斬其首以徇東城。叔陵嘆曰：「事不成矣。」遂入
內，呼其妻妾十人，盡沉於井。身率步騎數百開城走，
欲趣新林，而後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
伯固奔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呼曰：「爾欲求免
耶？我先殺汝。」君子重義，不願獨生。小人重命，不願獨死。伯固不得已，復還。
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刺叔陵仆地，其將陳仲華就

斬其首。伯固亦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其亂乃定。叔陵諸子皆賜死。時太子劄甚。卧承香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决於叔堅。丁巳。太子劄愈。羣臣奉璽綬。卽位於太極殿。改元至德。大赦天下。是爲後主。以長沙王爲司空。驃騎大將軍。蕭摩訶爲車騎大將軍。封綏遠公。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賜二人。叔陵逆且事已畢且說長沙王旣定內亂。自以有救護大功。驕縱日甚。羣臣忌之。小人得意自恣。固爲常情。希寵者又從而間之。安得不見弟相殘。都官尙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有寵於帝。而惡叔堅所爲。

南史演義

卷三十一

百身清事

卷三十一

十

日夜求其短。構之於帝。帝遂疎之。以江總爲吏部尚書。奪其權。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黜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驗之有實。帝乃囚叔堅於內省。將殺之。令內侍宣敕。數其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於主上耳。今旣犯天憲。罪固當死。但臣死地下。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詞令絕妙帝感其言。遂赦之。免官歸第。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陳自武帝開國。綱紀粗備。天下漸安。繼以文宣承統。勤勞庶政。節已愛人。府庫充足。民食有餘。故大

建之末。江南號稱富庶。後主卽位。蒙業而安。天下欣
欣望治。然性耽詩酒。專喜聲色。始初尙有二三大臣。
輔以正道。軍國之務。稍爲留心。繼則佞倖日進。諛言
盈耳。內寵外嬖。共爲蠱惑。而君志日荒矣。再表後宮
有一美人。姓張名麗華。本兵家之女。亦是陳敷嘗畫
故天生尤物以蕩後主。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時。被選入宮。
撥爲東宮侍婢。時後主已得龔孔二妃。花容月貌。皆
稱絕色。並承寵愛。而於孔妃尤篤。嘗謂妃曰。古稱王
臨西子之美。自吾視之。卿美當不弱耳。及麗華入宮。

南史

卷三十一

一

年纔十歲。爲孔妃給使。後主未之見也。一日與孔妃
小飲。麗華捧卮以進。後主一見大驚。端視良久。謂妃
曰。此國色也。卿何藏此佳麗。而不令我見。孔妃曰。妾
謂殿下此時見之。猶嫌其早。後主問何故。對曰。其年
尚幼。恐微醺嫩蕊。不足以受殿下採折耳。後主微笑。
心雖愛之。憐其幼弱。不忍強與交歡。因作小詞以寄
情。其詞曰。

海棠初試胭脂嫩。翠珮歲蕤弱態難支。不許金風
用力吹。體恤新粧時樣慵梳掠。淡淡蛾眉雲鬢

雙垂欲護蘭芽不自持。

右調羅敷媚

後主做完是詞。以金花箋書付麗華。麗華叩謝孔妃。相顧而笑曰。殿下何多情也。原來麗華年雖幼小。天性聰明。吹彈歌舞。一見便會。詩詞歌賦。寓目卽曉。又善伺人顏色。雖孔妃亦甚愛之。年交十三。出落得輕盈婀娜。進止閑雅。容色益麗。每一盼睐。光彩照映。左右後主雖未臨幸。常抱置膝上。撫摩其體。此時麗華芳心已動。雲情雨意。盈盈欲露。引得後主益發動情。那能再緩佳期。一夜風景融和。月明如水。酒闌之後。

遂挽之同寢。再忍不麗華初承雨露。嬌啼宛轉。不勝
 羞澁。而後主曲盡溫存。方堪承受。直至靈犀一透。彼
 此歡樂無限。明日起身。後主滿心喜悅。遂作一詞以
 示麗華。其詞曰。

明月映珠簾。依約小闌干。昨夜芙蓉帳底。占幾
 分春色。艷極韻極 愁癡未諳。雨雲情嬌。羞更無力。為
 問溫柔滋味。有誰人消得。
 右調好事近

麗華亦依韻和之詞曰。

喜氣上眉梢。斗轉月輪初。側雨露恩濃。天上愧好。

花顏色。確是初柳條枝弱不堪攀。春風借微力。
繡帳夜闌情緒許。姮娥知得。

詞後書恭賀御興元韻。後主看了此詞歡喜不已。讚
道你小小年紀清詞麗句。乃能如此。結句帶着孔娘
娘。尤見靈心四映。真才女也。從此兩情膠漆如魚得
水。寵幸更出龔孔之上。未幾宣帝崩。後主卽位。拜爲
貴妃。當叔陵作逆時。後主受傷。卧承香殿中。養病諸
妃皆不得侍。獨麗華侍左右。進湯藥。衣不解帶者數
夜。及愈。益愛幸之。又內宮庭院雖廣。而武帝以來。昔

尚簡樸。後主嫌其居處不華。未足爲藏嬌之所。乃於
臨光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君心旣蕩必至侈
及宮室亦一定之
道高數十丈。並數十間。窮土木之奇。極人工之巧。凡
竈。甍。牆。壁。欄。檻。之類。皆以沉檀木爲之。飾以金玉。間
以球翠。外施珠簾。內設寶牀。寶帳。服玩珍奇。器物理
麗。皆近古未有。閣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
雜以名花。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
庭。月明之夜。恍如仙界。諸般設色全
爲麗華烘托後主自居臨春。
閣。張貴妃居結綺。閔黃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

往來又有王季三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
 江修容等七人。並以才色見幸。得游其上。麗華嘗於
 閣上覩粧。或臨軒獨坐。或倚欄遙望。見者皆疑姮娥
 出世。仙子臨凡。儼在縹緲峯頭。令人可望不可即。容形
麗華之美於是外廷臣工。率以迎合為事。有尚書顧
紙上如見總持。博學多文。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後王
 寵之日與遊宴。多作艷詩。好事者抄傳諷玩。爭相效
 尤詩體一新。又有山陰人孔範。字法言。容止都雅。文
 章贍麗。亦為後主親愛。後主惡聞過失。範必曲為文

隋書

卷三十一

十一

飾稱揚咎美。又與孔貴妃結為兒妹。

只圖內援。寵遇焉。惜廉耻。

優渥言聽計從。公卿多畏之。嘗語後主曰。外間諸將

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謀遠慮。非其所知。自是將帥

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邊脩之。地皆籠為之。

亡國之根。已伏於此。時朝廷有狎客十人。顧總為首。孔範次之。

王瑳施支慶沈客卿等。又次之。皆得出入禁中。侍宴

內庭。一日後主退朝之暇。正與諸臣飲酒賦詩。內侍

呈上短章一道。乃貴妃麗華所奏。其畧云。

妾聞陰陽無二理。男女本同揆。朝廷之上。不乏父

人。閨閣之中。豈無才女。大家續漢成一代之良史。
蘇氏。迴文。倡千秋之絕調。斯固巾幗增輝。鬢眉短
氣者也。自古有之。今豈無偶然空閨自蔽。美玉韞
於匱中。繡戶深藏。驪珠埋於澗底。胸羅錦繡。木著
芳聲。筆聚雲烟。難邀明鑒。蛾眉爲之痛心。脂粉因
之減價。伏惟陛下。睿思煥發。聖藻續紛。俾旁求之
典。兼及紅裙。微辟之加。不遺綠髮。庶三千粉黛爭
持風雅之才。與八百衣冠共佐文明之治。書絕佳
後主覽表大悅。遍示諸臣。皆勸宜允所請。於是發詔

四方採選淑女。不論士庶貴賤。凡有才色可觀者。皆要報名送進。州郡爭迎上意。各各遵行。不上數月。選得女子數千。送至都下。齊集午門。後主遂與張孔二妃並坐內殿。一一引見。先試其才。徐別其貌。有才色兼備者十餘人。賜爲女學士。才有餘而色不及者。命爲女校書。供筆墨之職。色甚都而才不足者。命充內府習歌舞之事。真箇艷冶滿前。笙簫聒耳。每遇宴飲。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雜坐。聯吟。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命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

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屈流相矣其如不久何

內有云壁

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最稱絕唱大畧皆美諸妃之

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同一亡國之君若蒼梧東昏直

不足比于人類後主雖以酒把軍國政事皆置不問

色悞事而風雅却不可沒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蛻兒李善度以進後主置麗

華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麗華並為條疏

無所遺脫因叅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麗華必先

知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

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以故上

下解體。國事日壞。時有中書舍人傅縡。負才使氣。嬖倖多怨之。日進讒言。後主怒。收縡下獄。縡乃於獄中上書曰。

臣聞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夏。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事。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侍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小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而百姓飢寒。流離蔽野。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若不改絃。易轍。臣恐東南。

王氣自斯而盡。語語抗直切中後主之病

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之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亦可。改。使者復命。後主益怒。遂賜死獄中。從此直臣鉗口。弼士噤聲。君志益侈。民生日蹙。消息傳入長安。正值隋文開皇之年。本有削平四海之志。提筆於是隋之羣臣爭勸其主伐陳。以救江南百姓。隋主曰。吾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手。乃下詔數後主二十大罪。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或謂兵行

西身法身 卷三十一 一
宜密。隋主曰。若彼懼而改過。朕又何求。否則顯行天
罰可也。奚事詭計。爲於是大治戰艦。陳師誓衆。命皇
子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爲行軍元帥。總管韓
擒虎。賀若弼等。率兵分道四出。凡總管九十。兵五十
餘萬。皆受晉王節度。以左僕射高潁爲晉王元帥。長
史軍中事。咸取決焉。其兵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
舟楫。橫亘數千里。無不奮勇爭先。盡欲滅此朝食。正
是全軍壓境。山河震大。敵臨江神鬼驚。未識陳國若
何禦之。且聽下回分解。

宣帝溺愛叔陵嫡庶幾於無別。良善者尙或生心。况叔陵之兇悍性生者乎。宴駕之日。以藥刀行弑。自取滅亡。皆宣帝貽謀之不善也。後主性格風流。青宮時已然。宣帝不知選正人以輔之。任其狂蕩。一朝繼統。爲所得爲。窮奢極欲。至於滅亡。哀哉。

南史演義卷三十一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二〇輯

二四八四

商山漫言

卷三十一

三

南史演義卷三十二

玉山村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二卷

陳氏荒淫棄天險

隋兵鼓勇下江南

話說隋文帝大舉伐陳將次臨江沿邊州郡飛報入朝上下泄泄咸不以為意獨僕射袁憲請出兵禦之。臣謂後主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三千並出金翅三百艘緣江上下以為防備後主曰此是常

隋書

卷三十二

一

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致驚擾。徒亂人心。不聽。忠言逆耳。焉得不亡。及隋軍深入。州郡相繼告急。後主從容謂侍臣曰。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而去。彼何為者耶。孔範進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斷南北。今日隋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小人誦佞。好為大言。

往往或妄傳北軍在道。馬多死。範曰。可惜。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後主大笑。深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如故。先是蕭摩訶喪耦。續娶夫人任氏。年甚少。嘗以命婦

入朝與麗華說得投機。結爲姊妹。任氏生得容顏俏。麗體態輕盈。兼能吟詩作賦。自矜才色。頗慕風流。嫁得摩訶富貴。亦已稱心。微嫌摩訶是一武夫。閨房中。惜玉憐香之事。全不在行。故心常不足。入宮見後主。與麗華好似並蒂蓮。比翼鳥。無刻不親。何等恩愛。綢繆不勝欣羨。故見了後主。往往眉目送情。大有毛遂自薦之意。况後主是一好色之主。艷麗當前。正搔着心孔癢處。焉肯輕輕放過。好色人見一裙一釵無不垂涎。况遇美貌女子。即只因任氏是大臣之妻。礙着君臣面上。未便妄動。又

相見時。妃嬪滿前。卽欲與他苟合。苦於無從下手。故此未獲如願。一日正當後主臨朝。麗華召夫人入內。留在結綺閣宴飲。你一盞。我一杯。殷勤相勸。麗華不覺酣醉。倚在繡榻之上。沉沉睡着。夫人見麗華醉了。乘着酒興。欲往望仙閣與孔貴妃閑談片時。遂悄悄從複道走去。那知事有湊巧。恰值後主亦獨自走來。夫人迴避不及。忙卽俯伏在旁。後主笑嘻嘻走近身邊。以手相扶道。夫人旣與我貴妃結爲姊妹。便是小姨了。何必行此大禮。夫人纔立起身。後主便挽定玉

手攜入密室。拉之並坐。曰：慕卿已久。今日可副朕懷。夫人垂首含羞。輕輕俏語道：只恐此事不可。然見了風流天子。態度溫存。早已心動。於是後主擁抱求歡。夫人亦含笑相就。絕不作難。翻雲覆雨。笑語盈盈。以爲巫山之遇。不過如此。宮人見者。皆遠遠避開。任其二人滯蕩良久。事畢。遂各整衣而起。宮人進來。捧上金盃洗手。二人洗罷。同往結綺閣來。斯時夫人髮亂釵斜。嬌羞滿面。麗華接見。忙上前稱賀道：此是陛下合享風流之福。故得遇姊姊。能曲體帝意。便是繡閣。

身漢身

卷三十二

三

功臣了何嫌之有。善於詞說乃為夫人重點新粧。閣中再開筵宴。當夜麗華留住夫人。使後主重赴陽臺之夢。較之初次。更覺情濃。明日夫人辭出。後主欲留。恐惹物議。因作小詞一闕。以訂後會。其詞曰。

雕闌掩映。花枝低亞。玉立亭亭如畫。巫山十二碧峯頭。喜片刻。雨沾雲惹。相逢似夢。相知如舊。一點柔情非假。風流况味。兩心同願。無忘今夜。

風流

右詞鵲橋仙

何等蘊藉

夫人亦答小詞一首。以紉思。辛巳詞曰。

滿苑嬌花人似醉。芳草情多。也是縈苔砌。多謝春風能做美。一番濃露和烟翠。
麗句令人心醉一霎匆匆。羅帳裏聚出無心散。却偏容易。窗外柳絲闌。上倚依依似把柔情繫。
右調蝶戀花

麗華見了。不勝嘆賞。曰陛下天縱之才。姊姊閨中之秀。然皆深於情者也。蓋麗華有一種好處。枕席之事。全不如忌。引薦宮中美色。常若不及。後宮多德之故。夫人於後主有私。不唯不好。愈加親熟。自此夫人常召入宮。留宿過夜。在摩訶面前。只言被麗華留住。不

肯放歸摩訶是直性人。始初信以爲實。也不十分查問。其後風聲漸露。知與後主有姦。不勝大怒。因嘆道。我爲國家苦爭惡戰。幹下無數功勞。纔得打成天下。今嗣主不顧綱常名分。姦污我妻子。玷辱我門風。教我何顏立於朝廷。因此把忠君爲國的心腸。遂冷了一半。伏下遇敵不戰之由今且按下不表。却說隋兵旣起。賀若弼自北道爭先。韓擒虎自南邊開路。軍馬渡江。如入無人之境。沿江守將望風盡走。俄而若弼進據鍾山。頰兵白土岡。擒虎帥步騎二萬屯於新林。內外大恐。

爲得隋兵時建康甲士尙有十餘萬人後主素懦怯
聲勢俱出臺內處分一委施文慶文慶務爲壅蔽諸
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先是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袁
憲請出兵迎擊後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憲又曰弼懸
軍深入營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及閩
隋兵百萬盡行歷境後主始懼乃召摩訶任忠等於
內殿商議軍事摩訶不語摠以辱其妻故忠曰兵法客貴速
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
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

給臣精兵一萬金翅艘三百乘江而下徑掩六合彼
大軍必謂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
皆與臣有舊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
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旣漲上江守
將周羅喉等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後主不能從明
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出兵一擊
孔範從旁贊之且曰殲盡醜虜當爲陛下勒石燕然
至此猶爲太當悅任忠叩頭苦請勿戰不從謂摩訶
曰卿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

之事兼爲妻子後至大喜乃使魯廣遠陳於白上崗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孔範又次之摩訶一軍最在
北諸軍相去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
若弼將輕騎登山遙望衆軍因卽馳下帥甲士八千
勒陣待之摩訶以後至通其妻全無戰意唯魯廣遠
與弼相當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殺死隋將士三百餘
人隋師退走弼見追兵至輒縱烟以自隱陳人旣勝
將士各將所得首級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情乃
引兵趨孔範範兵暫交卽退只持一旗依口諸軍顧
臨陣全無所用

之皆亂。隋兵乘之。遂大潰。死者五千人。摩訶既不退。又不戰。遂被擒於陣。弼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摩訶遂降。任忠馳馬入臺。見後主曰。兵已敗矣。臣實無所用力。奈何。後主與之金兩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具舟楫。就上流諸軍。臣當以死奉衛。言罷。卽出。後主信之。乃令宮人束裝以待。那知任忠已懷叛志。馳至石子岡。正遇韓擒虎軍來。便下馬迎降。擒虎大喜。遂相與並進。直入朱雀門臺。軍欲拒。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相抗。已既不忠。又教人叛。宜後日隋文之

悔不殺衆聞之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官並遁。斯
時後主身旁不見一人。唯袁憲侍側。因謂之曰。朕從
來待卿。不勝餘人。今人皆棄我去。唯卿獨留。不遇歲
寒。焉知松柏。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昏昏者亦
有覺悟言罷。遽欲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
犯。大事如此。去將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
梁武帝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下榻急走。曰。鋒刃之
下。未可見戲。朕自有計。從宮嬪十餘人奔至後堂。景
陽殿。將投於井。袁憲自後見之。以身蔽井。後主與爭。

百身

卷三二二

十

久之得入。可謂得繖頭時且縮頭。憲慟哭而去。時隋兵入宮。執

內侍問曰。爾主何在。內侍指井曰。在是。窺之。正黑呼

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及出。

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真廢物衆大笑。先是

沈皇后性端靜。寡嗜慾。後主遇之甚薄。張貴妃寵傾

後宮。后澹然退處。未嘗有所忌怨。及隋兵入。居處如

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獨舍人孔伯魚侍側。軍

士叩閣而入。太子安坐。勞之曰。戎旅在途。得無勞乎。

軍士咸致敬焉。不圖後主詔分兩頭賀。若弼乘勝至

有此佳兒

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復殺隋軍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執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可憐可恥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臣。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乃幽之德教殿。以兵守之。却說晉王廣素慕麗華之美。私囑高嬪曰。公入建康。必留麗華。勿害其命。嬪至。召麗華來見。曰。美固美矣。但太公蒙面以斬。姐已。我豈可留以

無德不報。我有以報高公矣。其後晉王爲帝。卒殺高。頰好色。心腸要與叔寶無二。於是晉王整旅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人主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郎。刑法監徐析。都令史暨慧。指爲五佞。並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之人。使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陳人賢之。且說當初陳高祖殺了王僧辯一家。只道王氏已絕。那知僧辯尙有一子遺下。名頰。當合家被難時。頰尙在襁褓。虧得乳

母挈之以逃。流離北土。及壯。仕隋爲儀同三司。隋師
伐陳。從軍南來。及陳亡。欲報父讐。乃結壯士數十人。
飲以酒而謂之曰。吾家與霸先有不共戴天之仇。願
藉諸君之力。發其墓。毀其尸。以舒夙恨。有罪我自當
之。雖死不悔。衆皆許諾。乃夜往發陳祖陵。開其棺。尸
尙不腐。跪而斬之。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曰。今而後
可以報吾父於地下矣。觀此可見盛衰無常。報復有時。天明自縛。叩
首於軍門。請正遭命之罪。晉王重其義。承制赦之。聞
者莫不感歎。再說水軍都督周羅喉守江夏。與秦王

後相持踰月。隋兵不得進。又荊州刺史陳慧紀與南
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於北岸。鑿石綴鐵鎖三條橫
絕中流。以遏隋船。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殺死隋
兵五千餘人。素不能克。此數人差強人意及建康平。晉王廣
以後主手書招上江諸將。羅暎乃與諸將大臨三日。
放兵降。隋慧紀忠肅亦解甲投誠。楊素乃得下。至漢
口。與秦王俊會。將次湘州。有兵守城不得進。素遣別
將龐暉進兵攻之。舉城欲降。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
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拍案嘆曰。君臣之義。

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司馬侯正理奮袂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大陳之臣乎。今國家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辱。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具牛馬幣帛。詐降於龐暉。誘之入城。叔慎伏甲門口。暉至。斬之以狗。此舉猶爲陳氏壯色於是建牙勒兵。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兵五千人。衛陽太守範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素聞暉死。率大軍繼進。叔慎與戰。大敗。遂被擒。秦王俊斬之於漢口。其黨與皆死。死得有又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士民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
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晉王遣柱國韋洸安撫嶺外。
至南康不得進。乃以叔寶書遺夫人。諭以國亡使之
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向北慟哭。女中謂其孫馮
寬曰。昔武帝起兵吳興。我決其必成。大事故使汝以
兵助之。補前未及後果代有梁業。我家累受其恩。曾幾何
時。子孫不能守。把錦繡江山。盡付他人之手。曷勝浩
歎。我以一隅之地。何敢與天下相抗。乃遣使迎洸。洸
至廣州。曉諭嶺南諸州。無不歸順。於是陳國皆平。得

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三月己巳送叔寶與其王公百司。並詣長安陳氏遂亡。後人有長歌一篇記其荒亡之跡云。

南朝天子愛豪華。芙蓉爲國顏作霞。不臨朝右明光殿。只戀宮中桃李花。自矜文藻超凡俗。咳吐隨風散珠玉。批風抹月興無涯。品燕評鶯意不足。風流性格誇作家。終朝相對人如花。新詞艷句推江總。淺笑輕顰鬪麗華。朱樓翠殿飄香遠。舞榭歌臺雲雨滿。蓬萊瀛海艷神仙。結綺臨春起池館。朱甍

薛史海義

卷三十二

七

畫棟接青霄。雲作窻。櫺虹作橋。龜網罟。恩金落索。
龍紋屏障。王鏤雕珊瑚。座映琉璃榻。繡帶珠簾銀。
蒜押。瓊踰海上錦雲來。翡翠瓶中瓊樹插。錦延羅。
列山海珍。猩唇龍脯堆。紛綸瑪瑙盤。傾霞燦爛珍。
珠紅滴。香氣氤紛紛。仙樂奏新聲。君王歡笑側耳。
聽共道昇平難際會。冰輪莫負今宵明。昭儀妙句。
矜無比。學士清詞雜宮徵。脂香粉膩惹朝衫。巧笑。
低吟喜嬌美。通宵藜狎兩不嫌。但稱麗句諧穠纖。
聲嬌語脆醉人魄。白入肺腑如膠粘。譜得新聲中。

音。律。後。庭。玉。樹。真。奇。絕。鶯。喉。慢。轉。神。欲。飛。蕩。志。驚。
魂。意。歡。悅。朝。歌。暮。樂。無。已。時。君。臣。放。浪。疑。狂。癡。只。
知。裙。底。情。無。限。那。惜。眉。頭。火。莫。支。一。朝。兵。馬。鄰。封。
起。百。萬。旌。旗。煥。羅。綺。交。章。告。急。如。不。聞。猶。說。妖。嬈。
貴。妃。美。陳。情。表。憲。拚。白。頭。痛。哭。欲。解。危。城。憂。邪。臣。
妄。議。恃。天。險。長。江。萬。里。輕。戈。矛。君。臣。大。笑。仍。歡。樂。
飲。酒。徵。歌。相。戲。謔。不。知。天。上。下。將。軍。御。座。孤。身。無。
倚。着。袁。憲。忠。言。摠。不。知。臨。危。猶。是。戀。宮。妃。三。人。入。
井。計。何。拙。千。古。胭。脂。辱。井。唾。王。氣。金。陵。且。消。歇。晉。

南史演義

卷三十二

十三

王好色心偏熱誰知宮裡貌如花化作營中劍鋸
血荒淫破國憶陳隋瞬息興亡致足悲虎踞龍蟠
佳麗地年年惟見鷓鴣飛沉鬱頓挫往復流連
氣骨魄力直逼唐人

先是武帝受禪之後夢有神人自天而下手執玉策
金字北面授帝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屈指興亡適
符其數歷叙遺事補
文所未及又後主在東宮時有鳥一足集
於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

獨足上高臺

盛草變為灰

欲知我家處

朱門當水開

後有解之者曰獨足指後主亡國時獨行無衆盛草
言荒穢之狀。隋承火運。草遇火則變爲灰矣。及後主
至長安。同其家屬。館於都水臺。門適臨水。故始旬言
上高臺。結言當水開也。其言皆驗。却說後主至京朝
見隋帝。帝赦其罪。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
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
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其愚較之此間帝
樂不思蜀尤甚帝
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
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

其飲既而曰任其性可耳若節其酒教他何以過日。又詔陳氏子弟在京城者分置邊郡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其降臣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俱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東稱首。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變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乎。又晉王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璞王儀沈攸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帝乃暴其罪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見周羅喉慰諭之許。

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
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
弼謂羅暉曰。聞公郢漢起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
涉。果如所料。羅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亦未可定
也。頃之拜儀同三司。暉有裨將羊翔。早降於隋。伐陳
之役。爲隋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班在暉上。韓擒虎
於朝堂戲暉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毋乃愧
乎。暉曰。僕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
言。殊乖所望。擒虎有愧色。羅暉之言。却是正。先是嘗
論擒虎焉。得不愧。

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帝謙謝不敢當。及至德之日。鼎在江南。盡賣其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異日當歸葬長安耳。至是陳平帝召鼎為上儀同三司。叔寶嘗從帝登祁山。侍飲賦詩曰。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

願上東封書。

因表請封禪。叔寶亦會奉承人帝優詔答之。他日復想從孔範輩學來

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朕聞賀若弼度京口。其下密啟告急。叔寶飲酒不省。高顯至。目猶見啟在枕下。尙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叔寶卒於仁壽四年之十一月。時年五十二。贈長城縣公。蓋自南北分裂。晉元帝建都金陵。號曰東晉。傳十一主。共一百零四年。劉宋受禪。凡八主。共六十年。蕭齊代興。凡七主。共二十四年。梁武繼統。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氏代梁。凡五主。共三十三年。統計南朝年代。共二百七十七年。金陵王。

氣始盡隋家併而有之天下遂成一統云一結大氣
包舉全體

詩曰

渠大英雄作帝王。
三秦纔覩衣冠舊。

威加海內氣飛揚。
何太匆匆歸建康。

右南宋

一木難支大厦傾。
褚王並是天家戚。

懸孫血染石頭城。
舅氏江山付道成。

右南齊

保。有。江。東。四。十。秋。
只。緣。梁。祚。應。當。盡。

疆。圉。無。恙。若。金。闕。
天。使。昭。明。不。白。頭。

右南梁

當。代。以。豪。數。霸。先。
後。庭。一。曲。風。流。甚。

文。宣。繼。統。亦。稱。賢。
斷。送。東。南。半。壁。天。

右南陳

陳。後。主。不。理。國。政。惟。以。風。流。為。事。諸。臣。正。直。者。
少。諂。佞。者。多。所。以。綱。紀。敗。壞。不。可。收。拾。及。敵。兵。
壓。境。不。聽。忠。言。尚。悅。佞。人。獻。諛。不。亡。何。待。

1876427



ZW 21101000787144

乃至其... 尚入於井。可羞之甚。其得保首領
 以沒... 皇后太子尚能不失大體。可敬可敬。
 袁憲雖亦降隋。乃忠於陳。竭盡心力。至不得已
 而降。之亦可原矣。結處統招... 分畫年代條
 理井然。不似時手做到後來全無收煞。只圖了
 事... 可比。此作手之書。超邁流俗。有目者自能
 辨之。

南史演義卷三十二終